# 民國叢書

第五編

·65·



# 民國叢書

第五編

·65

歷史·地理類

# 中國近百年史資料初編

左舜生選輯

上海書店

本書據中華書局1938年版影印

# 中國近百年史資料　初編

## 一　雅片戰爭與英法聯軍　一

## 二 太平天國 

# 中國近百年史資料 第一輯

## 一 鴉片戰爭與英法聯軍

### 林文忠公事略

李元度

道光三十年春，文宗皇帝既嗣服，下詔求賢，時太子太保雲貴總督侯官林公方引疾家居，大學士潘公世恩尚書杜公受田交章以公應詔。奉召入都，未即至，九月，上以粵逆洪秀全等稔亂，特命公爲欽差大臣，馳赴廣西督勦，尋命署廣西巡撫事。公故嘗督粵，威惠著聞，中外想望丰采，至是力疾出，粵民額手相慶，賊黨散大半。洪秀全懼，謀遁入海。十一月，公行次潮州，薨，遺疏入，上震悼，優詔議卹，賜祭葬，予謚文忠。自公薨後，軍民失所倚，賊寖不可制，未幾踰嶺涉湘，絕長江，踞金陵爲窟穴，蹂躪遍天下。又十四年，竭海內全力，廑乃克之。論者謂生靈多阨，致天不憖遺，使得假公數年，賊不足平矣。然公之身繫天下安危者，尤不始此也：先是公總督湖廣時，鴻

臚卿黃公爵滋疏請禁鴉片以塞漏卮，有旨下中外大臣議，公條上利害，深切著明，宣廟嘉焉。十八年冬，命以欽差大臣涖廣東查辦海口屯務，明年補兩廣總督，公宣諭德威，繕守備，於虎門各海口添建礮臺，設木桴鐵索，奏移高廉道駐澳門，撥隸水師資控馭。時通商之國以十數，咸傾心受約束，惟英吉利持兩端。九月，夷目義律等以索食為名，糾船犯尖沙觜，公遣參將賴恩爵擊走之，斷其接濟。尋六犯海口，皆受懲創，義律潛赴澳門，倩西洋夷目遞說帖求轉圜，公以其言未可信，奏請相機勦撫，並請敕福建浙江江蘇諸督撫嚴防各海口，復奏停其貿易，英人屢撼之不動，則大懼。既以粵之無隙可乘也，乃改圖犯浙，陷定海，掠寧波，沿海騷動，在事者莫能折衝禦侮，爭歸咎公，因中傷之，事垂成而敗。代者至，悉反公所為，恐利議之不速成也，撤公所設各隘兵以媚之，英人遂徑犯粵城。公知事不可為，具遺疏以待。閱解，命以四品卿銜赴鎮海軍營效力，尋謫戍伊犂，海疆事自此益棘。王相國鼎湯協揆金釗至以死生去就爭之，卒為忌者所持，不能得，向令公得始終其事，決裂不至此，公之為天下重也，可勝道哉。公諱則徐，字元撫，一字少穆，晚號竢村老人。父賓日，歲貢生，家

貧力學，以經術掖後進，有子三，公其次也。生警敏，長不滿六尺，英光四射，聲如洪鐘。每劇談隔舍數重聆之輒了了。年十三郡試冠軍，補弟子員。二十舉於鄉，就某邑令記室。閩撫張公師誠見所削牘，奇之，延入幕。嘉慶十六年，公年二十有七，成進士，選庶吉士，派習國書，授編修，益究心經世學，雖居清秘，於六曹事例因革，用人行政之得失，綜核無遺，識者知爲公輔器矣。典江西雲南鄉試，分校己卯會試，咸得士。二十五年，補御史。海寇張寶投誠後，累官副將，至是擢總兵，公慮其愈驕蹇不可制也，疏劾之，仁宗韙其言。授杭嘉湖道，修海塘，興水利，士民德之。會聞父病，卽引疾，不待命馳歸。道光二年，授淮海道。明年，擢江蘇按察使，決獄平恕，民頌之曰林靑天。尋丁母憂，明年，奉旨赴南河督修隄工，工竣，仍回籍。六年夏，命署兩淮鹽政，以未終制，辭不拜。七年，按察陝西，遷江寧布政使，父憂歸。濬福州西湖，以惠桑梓。十年夏，補湖北布政使，尋調河南。十一年，復調江寧，遂擢東河總督，疏辭，優詔不許。尋奏言稭料爲河工第一弊端，其門垛，灘垛，併垛諸名目，非抽拔拆覷，難知底裏，已將南北十五廳各垛逐查，玩弊者察治。得旨：「向來河臣查驗料垛，從未有如此認眞者。」十二年春，

調江蘇巡撫，吳中洊饑，公奏免逋糧，籌賑卹，清釐各屬交代，盡結京控諸獄，昧爽視事，夜過半方息，數年如一日焉。會考績，疏言：『察吏莫先於自察，必將各屬大小政務逐一求盡於心，然後能舉以驗屬吏之盡心與否，若大吏之心先未貫徹於此事之始終，又何從察其情僞，臣惟恃此不敢不盡之心，事事與屬僚求實際耳。』公此言蓋生平得力處也。先是公在江藩任內，以各屬水災建議倡捐，煮賑，資送，留養，收孩，瘞棺，捐衣，勸糶，養佃，典牛，借耔種，禁燒鍋，凡十二則，經江督陶公澍奏行，至是事竣，在事者得奬叙。公之爲臬司也，奉詔綜辦三江水利，以憂歸，嗣經陶公奏允孟瀆劉河分年籌辦，至是孟瀆工竣，公以劉河爲三江之一，淤墊尤甚，請勘辦，從之。又言江蘇錢漕倍他省，其中有緩有急，有舊有新，勢難一律清款，與其漫無區別，徒令剜肉補瘡，莫若專嚴於提新，而暫緩於補舊，新款果能全解，是州縣無新虧，而舊欠亦可冀彌補，得旨竭力爲之。江南人文甲天下，鄉試恒萬六七千人，入鎖院時，竭一晝夜之力不能畢，有擁擠仆斃者，公創設信礮，立燈牌，陰以兵法部勒之，日晡而畢。十七年春，擢湖廣總督，荊襄苦水患，歲以爲常，公修築堤工，躬自監視。奏籌襄陽等屬

鹽務緝私事宜，及辰沅道屬苗疆屯務事宜，皆如議行。尋疏報南北兩省拏獲奸民興販鴉片各情形，璽書褒美。又以江漢安瀾，請列漢神於祀典，從之。十八年冬入覲，賜紫禁城騎馬，遂有粵東之命。公之在粵也，奏虎門收繳英吉利躉船鴉片已十逾其八，得旨褒叙。及奏請勦撫兼施，手敕報曰：『既有此番舉動，若再示柔弱，則大不可，朕不慮卿等孟浪，但誡卿等不可畏葸，先威後德，控制之良法也。』尋請停貿易，又諭曰：『該夷自外生成，是彼曲我直，中外咸知，尙何足惜。』公前後所陳，皆稱旨，爲忌者所中傷，卒不安其位，而天下自此多故矣。公議成時，河決開封，首輔王公鼎出視工，疏留公督辦，工成，仍就戍，有門下士官於陝，迎謁公，竊爲不平，見公談笑自大，不敢言，退謁鄭夫人曰：『甚矣此行也。』夫人曰：『子毋然，朝廷以汝師能，舉天下若局付之，今決裂至此，得保首領，天恩厚矣，臣子自負國耳，敢憚行乎？』公在塞外奉命勘辦開墾事宜，親歷庫車、阿克蘇、烏什、和闐、喀什噶爾、葉爾羌及伊拉里克塔爾納沁等城，縱橫三萬餘里，水利大興，稍暇則以筆墨自娛。公書具體歐陽，詩宗白傳，在官事無巨細必躬親，家居必熟訪民間利病，白諸當道，求題詠者雖踵接，不暇

應也。至是始得肆意遠近爭寶之，伊犂為塞外大都會，不數月縑稰一空，公手贖徧冰天雪海中矣。二十五年秋，賜環，以四五品京堂用，十一月命署陝甘總督，會野番肆劫，先飭鎮將防護馬廠，時承平久，營政弛，公出按邊，命演巨礮，舉營無知者，一老卒能之，公立授以官，士氣爭奮，尋勦捕番族及漢奸殆盡。明年，授陝西巡撫，關中旱，民不能耕，爭殺牛以食，公曰：『如此，則來歲又饑也。』飭官為收牛，償其值，勸富民質牛，予以息，次年乃大有秋。二十七年，遷雲貴總督，滇中漢回搆釁垂數十年，焚殺無虛日，議者各有所袒，莫能決，公至，諭之曰：『止分良莠，不分漢回。』適回民丁燦廷赴京疊控漢民沈正達等，有司提犯解訊，保山民糾衆奪犯，燬官署，搜殺回戶，并抗拒鎮道兵，公提兵出勦，途次聞趙州之彌渡有客回句土匪滋事，遂就近勦彌渡，破其柵，殲匪數百，保山民股栗，縛犯迎師，公召漢回父老各諭以恩信，復乘勢搜獲永昌順寧歷年拒捕戕官諸匪，置諸法，得旨加太子太保，賞戴花翎，引疾歸，滇人繪像以祀。家居倡驅夷議，外夷方為斂迹，而當事思中傷之，會璽書召用，讒者乃止。時方以西洋為憂，後進咸就公請方略，公曰：『此易與耳，終為中國患者，其俄羅斯乎！吾老

矣。君等當見之』然是時俄人未交中國者數十年，聞者惑焉。公之甍於行臺也，易簀時，呼星斗南者三，年六十有六。公服官江南最久，以吳民苦賦重，講求漕政，不遺餘力。在粵時中旨詢江南漕務，公條舉四端：曰本原，曰補救，曰本原中之本原，曰補救中之補救，宣宗褒許，擬俟粵東事畢，次第施行。文宗之召公也，將使籌畿輔水利，即公前疏所謂本原中之本原者也。以二聖知公之深，任公之重，以公報國憂民之心，一往無所卻顧，而卒不果行，惜哉！然公於政事無所不盡心，而其尤關天下治亂之數者，則以辦夷務勦粵寇二者爲最鉅，而皆齎志以終，此海內士大夫下及婦人孺子聞公甍所由太息流涕共爲天下惜者也。公天性孝友，事事以養志顯親爲念，自奉儉而資助族戚歲必數千金，尤愛士，所至必擇其秀異者召入官署，勖以學行，家居凡族姻中子弟讀書者，約期治膳，集而課之，曰親社。性聰察，摘伏如神，馭左右嚴，每黑夜潛行，躬自微察，無敢因緣爲奸。然待人以恕，接人以誠，人咸樂爲之用。與人言必令反覆詳盡，得達其情，道人善孜孜若不及。善飲喜弈，服官後皆卻弗御。好勤勤，與處數十年者，未嘗見其袖手枯坐也。咸豐元年，滇撫請祀雲南名宦祠，陝撫

據輿情入告，請建專祠報可。子汝舟，官編修，聰彝，浙江補用道，拱樞，監察御史。

# 鴻臚寺卿黃爵滋請嚴塞漏卮以培國本疏

黃爵滋

編者按：是疏上於道光十八年閏四月，實清廷大舉禁煙之張本。黃爵滋，字德成，號樹齋，江西宜黃人，官至刑部左侍郎。

考諸純帝之世，籌邊之需幾何，巡幸之費幾何，修造之用又幾何，而上下充盈，號稱極富。至嘉慶以來，猶徵豐裕；士大夫之家，以及巨商大賈，奢靡成習，較之目前，不啻霄壤；豈愈奢則愈豐，愈儉則愈嗇邪？竊見近來銀價遞增，每銀一兩，易制錢一千六百有零，非耗銀於內地，實漏銀於外夷也。蓋自鴉片流入中國，我仁宗睿皇帝知其必有害也，故告誡諄諄，例有明禁。然當時臣工亦不料其流毒至於此極；假早知其若此，必有嚴刑重法，遏於將萌。查例載：凡洋船到廣，必先取具洋商保結，保其必無夾帶鴉片，然後準其入口。其時雖有保結，視爲具文，夾帶斷不能免。故道光三年以前，每歲漏銀數百萬兩，其初不過紈袴子弟，習爲浮靡，尚知斂戢；嗣後上自官府縉紳，下至工商優隸，以及婦女僧尼道士，隨在吸食，置買煙具，爲市日中。盛京等處，爲我朝根本重地，近亦漸染成風。外洋來煙漸多，另有躉船載烟，不進虎門海口，

停泊於洋中之老萬山大嶼山等處。粵省奸商，句通巡海兵弁，用扒龍快蟹等船，運銀出洋，運煙入口。故自道光三年至十一年，歲漏銀一千七八百萬兩；自十一年至十四年，歲漏銀二千餘萬兩；自十四年至今，漏至三千餘萬兩之多，此外福建浙江山東天津各海口，合之亦數千餘萬兩，以中國有用之財，塡海外無窮之壑，易此害人之物，漸成病國之憂，日復一日，年復一年，臣不知伊於胡底！各省州縣地丁，漕糧，徵錢甚多，及辦奏銷，悉以錢易銀，折耗太苦，故前此多有盈餘，今則無不賠墊；各省鹽商賣鹽俱係錢文，交課盡歸銀兩，昔之爭爲利藪，今則視爲畏途；若再數年間，銀價愈貴，奏銷如何能辦？稅課如何能淸？設有不測之用，又如何能支？今天下皆知漏在鴉片，所以塞之之法亦紛紛講求：或謂嚴査海口，杜其出入之路，固也；無如稽査員弁，未必悉皆公正，每歲計有數千餘萬兩之交易，分潤毫釐，亦不下數百萬兩，利之所在，誰肯認眞査辦？偶有所獲，已屬寥寥，況沿海萬餘里，隨在皆可出入，不能塞漏卮者一也。或曰禁止通商，拔其貽害之本，似也；不知洋夷載入呢羽鐘表與所載出茶葉大黃湖絲，通計交易不足千萬兩，其中沾潤利息，不過數百萬兩，尙係以貨

易貨，較之鴉片之利，不敵十分之一，故夷人之著意不在彼而在此。今雖割棄粵海關稅，不準通商，而煙船本不進口，停泊大洋，居爲奇貨，內地食煙之人，刻不可緩，自有奸人搬運，故難防者不在夷商而在奸民，不能塞漏卮者二也。或曰查拏興販，嚴治煙館，雖不能淸其源，亦庶可遏其流；不知自定例以來，興販鴉片者發邊遠充軍，開設煙館者照左道惑人引誘良家子弟例罪至絞，今天下興販者不知幾何，開設煙館者不知幾何，而各省辦此案者絕少。蓋粵省總辦鴉片之人，據該窰口，自廣東以至各省，沿途關口，聲勢聯絡。各省販煙之人，其資本重者，窰口沿途包送，關津書吏，容隱放行，轉於往來客商，藉查煙爲名，恣意留難勒索。其各府州縣開設煙館者，類皆奸猾吏役兵丁，勾結富家大族不肖子弟，素有聲勢，於重門深巷之中，聚衆吸食，地方官之幕友家丁等，半溺於此，未有不庇其同好者，不能塞漏卮者三也。或又曰聽開罌粟之禁，聽內地熬煙，庶可抵當外夷之所入，漸久不致紋銀出洋；殊不知內地所熬之煙，食之不能過癮，不過興販之人，用以攙和洋煙，希圖重利，此雖開種罌粟之禁不能塞漏卮者四也，然則鴉片之害終不能禁乎？實未知其所以禁也。夫

耗銀之多，由於販煙之盛，販烟之盛，由於食煙之衆，無吸食者，自無興販，無興販則外夷之煙自不來矣。今欲加重罪名，必先重治吸食。臣請皇上嚴降諭旨，自今年某月某日起，至明年某月某日止，準給一年期限戒烟，雖至大之癮，未有不漸斷者。倘若一年以後，仍然吸食，是不奉法之亂民，置伊重刑，無不平允。查舊例，吸食鴉片者罪僅枷杖，其不指出興販者罪止杖一百徒三年，然皆係活罪；斷癮之苦，甚於枷杖與徒杖等，該犯明知，不肯斷絕。若罪以死論，是臨刑之慘急，更苦於斷癮之苟延，臣知其情願絕癮而死於家，不願受刑而死於市。惟皇上旣愼用刑之意，誠恐立法稍嚴，互相告訐，必至波及無辜；然吸食鴉片者是否有癮無癮，到官熬審，立刻可辨，如非吸食之人，雖大怨深仇，不能誣枉良善；果係吸食者，究亦無從掩飾；故雖用刑，並無流弊。臣查余文儀臺灣志云：咬𠺕吧本輕捷善鬬，紅毛製造鴉片，誘使食之，遂疲羸受制，其國竟爲所據；紅毛人有自食鴉片者，其法集衆紅毛人環視，繫其人桿上，以礟擊之入海，故紅毛無敢食者。今入中國之鴉片，來自英吉利等國，其法有自食鴉片者以死論，故各國祇有造煙之人，無一食煙之人。臣又聞夷船到廣時，由孟買

經安南邊境，初誘安南人食之，安南覺其陰謀，立卽嚴禁，凡有食鴉片者死不赦。夫以外夷之人，尙令行禁止，況我皇上雷霆之威，赫然震怒，雖愚頑之沈溺旣久，自足以發聵振聾。但天下大計，非尋常所及，願聖明乾剛獨斷，不必衆意皆合。誠恐畏事之人，未肯爲國任怨，明知非嚴刑不治，託言吸食人多，治之過驟，則有決裂之患，今寬限一年，是緩圖也。在諭旨初降之時，總以嚴切爲要，皇上之旨嚴，則奉法之吏肅；奉法之吏肅，則犯法之人畏，一年之內，尙未用刑，十已戒其八九，已食者竟藉國法以保餘生，未食者亦因戒煙以全身命，此皇上止辟之大權，卽好生之盛德也。復請諭飭各省督撫嚴切曉諭，廣傳戒煙藥方，予限吸食。並一面嚴飭各府州縣清查保甲，預先曉諭居民，定於一年後取具五家鄰佑互結，仍有犯者，準令舉發，給與優奬，倘有容隱，一經查出，本犯照新例處死外，互結之人，照例治罪。至如通都大邑，五方雜處，往來客商，去來無定，鄰佑難於查察，責成鋪店，如有容留食煙之人，照窩藏匪類治罪。現在文武大小各官，如有逾期吸食者，以知法之人爲犯法之事，應照常人加等，除本犯官治罪外，其子孫不準考試。地方官於定例一年後如能實心任事，拏

獲多起者，照獲盜例議敘，以示鼓勵。其地方官署內官親幕友及家丁，仍有吸食被獲者，除本犯治罪外，該本管官嚴加議處。各省滿漢營兵每伍取結，照地方保甲辦理，其管轄失察之人，照地方官衙門辦理，庶幾軍民一體，上下肅清，無論窮鄉僻壤，務必布告詳明，使天下曉然於皇上愛惜民財，保全民命之至意。如是，則漏卮可塞，銀價不至再昂，然後講求理財之方，誠天下萬世臣民之福也。……

# 條陳禁煙辦法疏

林則徐

編者按：黃爵滋請嚴塞漏卮以培國本一疏既上，卽下盛京吉林黑龍江直省各督撫各抒所見，妥議章程。以則徐此疏爲最剴切詳盡。時則徐官湖廣總督，以各省章奏未齊，定議需時，慮民心一放難收，卽商之湘鄂兩巡撫大舉嚴禁。計前後搜獲煙鎗三千五百餘桿，煙土煙膏一萬二千餘兩。民婦多叩頭稱謝，謂其夫男煙癮服葯斷絕，身體漸强，平日不能斷者，至是皆恃國法有以斷之。則徐見民情如是，機不可失，又上疏略言：『煙不禁絕，國日貧，民日弱，數十年後，豈惟無可籌之餉，抑且無可用之兵。』宣宗大感動，故道光十八年十一月，則徐遂拜以欽差大臣馳赴廣東查辦海口事件之命。

查原奏內稱耗銀之多，由於販煙之盛；販煙之盛，由於食煙之衆；今欲加重罪名，必先重治吸食等語。臣伏思鴉片流毒於中國，紋銀潛耗於外洋，凡在臣工，誰不切齒？是以歷年條奏，不啻發言盈庭，而於吸食之人，未有請用大辟者。以大淸律例，早有明條，近復將不供興販姓名者由杖加徒，已屬從重，若遽坐死罪，是與十惡無

所區別，卽於五刑恐未協中。一則以犯者太多，有不可勝誅之勢，若議刑過重，則弄法滋奸，恐訐告，誣攀，賄縱，索詐之風，因而愈熾，所以論死之說，私相擬議者未嘗乏人，而毅然上陳者，獨有此奏。然流毒至於已甚，斷非常刑之所能防，力挽頹風，非嚴蔑濟，茲蒙諭旨飭議，雖以臣之愚昧，敢不竭慮籌維。竊謂治獄者固宜準情罪以折其平，而體國者尤宜審時勢而權所重，今鴉片貽害於內地，非難於革癮，而難於革心，欲革玩法之心，安得不立怵心之法，況行法在一年以後，而議法在一年以前，轉移之機，正繫諸此。惟是吸煙之猥，陷溺已深，志氣無不昏惰，今日安知來日；當夫嚴刑初設，雖亦魄悚魂驚，而轉思期限尙寬，姑俟臨時再斷，至期迫而又不能驟斷，則罹法者仍多。故臣謂轉移之機，卽在此一年之中，必直省大小官員，共矢一心，極力挽回，間不容髮，期於必收成效，永絕澆風，而此法乃不爲贅設。謹就臣管見所及，擬具章程六條，爲我皇上敬陳之：

一、煙具先宜收繳盡淨，以絕饞根也，查吸煙之竹桿謂之鎗；其鎗頭裝烟點火之具，又須細泥燒成，名曰煙斗；凡新鎗新斗皆不適口，且難過癮，必其素所習用之

具，有煙油積乎其中者，愈久而愈寶之。此外零星器具，不一而足，然尙可以他具代之，惟鎗斗均難替代，而斗比鎗尤不可離。今須責成州縣，盡力收繳鎗斗，視其距海疆之遠近，與夫地方之衝僻，戶口之繁約，民俗之華樸，由各大吏酌期定數，責以起獲，示以勸懲。除新鎗新斗聽該州縣自行毀碎，不必核計外，凡積油之鎗斗，皆須包封黏貼印花，彙册送省，該省大吏當堂公同啟封毀碎，無論此具或由搜獲，或由首繳，或由收覓，皆須核作州縣功過之斷數，若地方繁庶而收繳寥寥者，立予撤參；如能格外多收，亦當分別奬勵。

一、此議定後，各省應卽出示勸令自新，仍將一年之期劃分四限，遞加罪名，以免因循觀望也。查重典之設，原爲吸食起見，果能人人斷吸，亦又何求。各省奉文之後，應由大吏發給告示，徧行剴切曉諭，自奉文之日起，扣至三個月爲初限，如吸煙之人於限內改悔斷絕，赴官投首者，請照習教人首明出教之例，准予免罪。然投首非空言也，必將家藏器具幾副，餘煙若干，全行呈繳到官，出具改悔自新，毫無藏匿器具甘結，加具族鄰保結，立案報查，如日後再犯，或被告發，或經訪聞，拘訊得實，加

倍重辦。其二三四限之內投首者，雖不能概予免罪，似亦可酌量減輕，惟不投首者一經發覺，卽須加重。蓋四時成歲，三月成時，氣候不爲不久，果知畏法，儘可改悔，若仍悠忽遷延，再三自誤，揆以誅心之律，已非徒杖所可蔽辜。除初限以內拏獲者仍照原例辦理外，其初限以外四限以內未首之犯，拏獲審實，似應按月遞加一等，至軍爲止。其中詳細條款，並先後投首如何減等，首後首犯如何懲辦之處，均請飭部核議施行。似此由寬而嚴，由輕而重，不肖之徒，如再不知悔懼，置之死地，誠不足惜矣。

一、開館興販以及製造煙具各罪名，均應一體加重，並分別勒限繳具自首，以截其源也。查開館本係死罪，興販亦應遠戍，近因吸食者多，互相包庇，以致被獲者轉少。今吸煙既擬重刑，若輩豈宜末減，應請一體加重，方昭平允。但澆俗已深，亦宜予以自新之路，請自奉文之日始，開館者勒限一月，將煙具煙土全繳到官，準將原罪量減，如係拏獲，照原例辦理。地方官於一月內辦出者，無論或繳或拏，均免從前失察處分，倘逾限拏獲，犯照新例加重，自獲之員，減等議處。其興販之徒，路有遠近，

或於新例尙未聞知，不能概限一月投首，應請酌限三個月內，不拘行至何處，準赴所在有司衙門繳煙免罪，若逾限發覺，亦應論死。其繳到之煙土煙膏，眼同在城文武，加用桐油，立時燒化，投灰江河，匿者與犯同罪。至製造煙具之人，近日愈多，如煙槍固多用竹，亦間有削木爲之，大抵皆煙袋鋪所製。其鎗頭則裹以金銀銅錫，鎗口亦飾以金玉角牙。又聞閩粵間又有一種甘蔗鎗，漆而飾之，尤爲若輩所重。其煙斗自廣東製者以洋磁爲上，在內地製者以宜興爲寶，恐其屢燒易裂也，則亦包以金銀，而發藍點翠，各極其工；恐其屢吸易塞也，則又通以鐵條，而矛戟錐刀，不一其狀。手藝之人，喜其易售，奇技淫巧，競相傳習，雖照例懲辦，而製造如故。應請概限奉文一月內，將所製大小煙具，全行繳官毀化，免罪，並示諭煙袋作坊，瓦器窰戶，以及金銀銅錫竹木牙漆各匠，互相稽查，如逾限不首，及首後再製，俱照新例重辦；其裝成鎗斗可用吸食者，即應論死，保甲知情不首，與犯同罪。

一、失察處分宜先嚴於所近也。文武屬員有犯，該管上司於奉文三個月內查明舉發者，均予免議；逾限失察者，分別議處。其本署戚友家丁近在耳目之前，斷無

不知，應勒限一個月查明，若不能早令革除，又不肯據實舉發，即是有心庇匿，除本犯加重治罪外，應將庇匿之員，即行革職。本署書差有犯，限三個月內查明懲辦，逾限失察者，分別降調。

一、地保、牌頭、甲長，本有稽查奸宄之責，凡有煙土、煙膏、煙具，均應著令查起也。挾仇訐告之風，固難保其必無，但能起獲贓證，即已有據，且起一具便少一害，雖初行之時，亦恐難免滋擾，然凡事不能全無一弊，若果吸煙者懼其滋擾，而皆決意斷絕，不爲無裨。至開館之房主及該地方保甲，斷無不知之理，若不舉發，顯係包庇，應與正犯同罪，並將房屋入官。

一、審斷之法，宜預講也。此議定後，除簡僻州縣犯者本少，即有一二，無難隨時審辦外，若海疆商賈碼頭及通衢繁會之區，吸食者不可勝計，告發既多，地方有司，日不暇給，即終日承辦，而片刻放鬆，則癮已過矣；委人代看，則弊已作矣；是非問罪之難，而定罪之難也。要知吸食之虛實，原不在審而在熬，熬一人與熬數人數十人，其工夫一也。且專熬一人，容或有弊，多人同熬，轉可無欺。譬如省會地方，擇一公所，

彙提被控拘拏之人委正印以生候補者一員往審足矣臨審時恐其夾帶過癮，則必先將身上按名嚴搜，卽糕點亦須敲碎，然後點入封門，如考棚之坐號，各離尺許，不準往來。問官亦止準帶一丁二役，隨身伺候，不許擅離，自辰巳以至子丑，祇須靜對，不必問供，而有癮之人，情態已皆百出矣。其審係虛誣者，何員所審，卽令何員出具切結，倘日後別經發覺，惟原審官是問。以上六條，理合繕摺具奏。

# 林則徐飭英商呈繳鴉片諭帖

編者按：林則徐以道光十九年正月二十五日抵廣東，即嚴諭英商於三日內盡繳所蓄鴉片，義律初猶狡展，則徐乃張兵臨之，斷其薪蔬食物及婢僕人等，義律知無可挽回，乃具稟呈繳，至是年四月六日始全數收清。合計前後共繳出鴉片一萬九千一百七十九箱，二千一百一十九袋，共二百三十七萬六千二百五十四斤。初擬解送京師，會有人建議恐途中發生偷漏抽換等弊，乃命則徐就地銷毀。其銷毀之法，據則徐所奏係於『海灘高處，挑挖兩池，輪流浸化，其池平鋪石底，縱橫各十五丈餘尺，四旁欄樁釘板，不令少有滲漏，前面設一涵洞，後面通一水溝，池岸周圍，廣樹柵欄，中設棚廠數座，爲文武員弁查視之所。其浸化之法，先由溝道車水入池，撒鹽成滷，所有箱內煙土，逐個切成四瓣，投入滷中，泡浸半日，再將整塊燒透石灰，紛紛拋下，頃刻便如湯沸，不爨自燃，復雇人夫多名，各執鐵鋤木爬，立於跳板之上，往來翻截，務使顆粒悉化，俟至退潮時候，啟放涵洞，隨浪送出大洋，并用清水刷滌池底，不任涓滴留餘……

云云。自是年四月二十二日起，至五月十五日止歷二十餘日，始全數銷毀完畢。

諭各國夷商知悉。照得夷船到廣通商，獲利甚厚，不論所帶何貨，無不全銷，欲置何貨，無不立辦，是以從前來船，每歲不及數十隻，近年來至一百數十隻之多。我大皇帝一視同仁，准爾貿易，爾纔得沾此利。倘一封港，各國何利可圖？況茶葉大黃，外夷若不得此，即無以爲命，乃聽爾年年販運出洋，絕不靳惜，恩莫大焉。爾等感恩，卽須畏法，利己不可害人，何得將爾國不食之鴉片煙，帶來內地，騙人財而害人命乎？查爾等以此物蠱惑華民，已歷數十年，所得不義之財，不可勝計，此人心所共憤，亦天理所難容。從前天朝例禁尙寬，各口猶可偸漏，今大皇帝聞而震怒，必欲除之而後已，所有內地民人販鴉片開煙館者，立卽正法，吸食者亦議死罪，爾等來至天朝地方，卽應與內地民人同遵法度。本大臣家居閩海，於外夷一切伎倆，早皆深悉其詳，是以特蒙大皇帝頒給平定外域，屢次立功之欽差大臣關防，前來查辦，若追究該夷人積年販賣之罪，卽已不可姑容，惟念究係遠人，從前尙未知有此嚴禁，今

與明申約法，不忍不教而誅。查噸等見泊零丁等洋之躉船，存貯鴉片甚多，意欲私行售賣，獨不思海口如此嚴拏，豈復有人敢爲護送？而各省亦皆嚴拏，更有何處敢與銷售？此時鴉片禁止公行，人人知爲鴆毒，何苦貯在夷躉，久碇大洋，不獨枉費工資，恐風火更不可測也。合行諭飭，諭到該夷商等，即遵照將躉船鴉片盡數繳官，由洋商查明何人名下，繳出若干斤兩，造具清冊，呈官點驗收明燬化，以絕其害，不得絲毫藏匿。一面出具夷字漢字合同甘結，聲明嗣後來船永遠不敢夾帶鴉片，如有帶來，一經查出，貨盡沒官，人即正法，字樣。聞該夷平日重一信字，果如本大臣所諭，已來者盡數呈繳，未來者斷絕不來，是能悔罪畏刑，尙可不追既往，本大臣即當會同督撫兩院，奏懇大皇帝格外施恩，不特寬免前愆，並請酌予賞犒，以奬其悔懼之心。此後照常貿易，既不失爲良夷，且正經買賣，儘可獲利致富，豈不體面？倘執迷不悟，猶思揑禀售私，或託名水手帶來，與爾無涉，或詭稱帶回該國，投入海中，或乘間而赴他省覓售，或搪塞而繳十之一二，是皆有心違抗，怙惡不悛，雖以天朝柔遠綏懷，亦不能任其藐玩，應即遵照新例，一體從重懲創。此次本大臣自京面承聖諭，法

在必行，且既帶此關防，得以便宜行事，非尋常查辦他務可比。若鴉片一日未絕，本大臣一日不回，誓與此事相始終，斷無中止之理。況察看內地民情，皆動公憤，倘該夷不知改悔，惟利是圖，非但水陸官兵軍威壯盛，即號召民間丁壯，已足制其命而有餘。而且暫則封艙，久則封港，更何難絕其交通？我中原數萬里版輿，百產豐盈，並不藉資夷貨，恐爾各國生計從此休矣。爾等遠出經商，豈尚不知勞逸之殊形，與衆寡之異勢哉？至夷館中慣販鴉片之奸夷，本大臣早已備記其名，而不賣鴉片之良夷，亦不可不爲剖白，有能指出奸夷，責令呈繳鴉片，並首先具結者，即是良夷，本大臣必先優加獎賞，禍福榮辱，惟其自取。今令洋商伍紹榮等到館開導，限三日內回禀，一面取具切實甘結，聽候會同督撫示期收繳，毋得觀望諉延，後悔無及，特諭。

## 王鼎臨以死薦林則徐

薛福成

道光中，林文忠公則徐以欽差大臣馳赴廣東查禁鴉片煙，與英吉利兵船相持海上，宣廟倚任甚至。既而中變，命大學士直隸總督琦善馳往查辦，嚴劾林公革職，遣戍新疆，盡撤守備，與英吉利講和，於是輿論譁然，皆罵琦善之誤國，及宰相穆彰阿之妨賢，而惜林公之不用也。其後河決祥符，上命大學士蒲城王文恪公鼎臨塞決口，亦命林公赴工效力，蒲城一見林公，傾誠結納，且言還朝必力薦之。及大工合龍，朝命林公仍往新疆，蒲城還朝，力薦林公之賢，上不聽。是時蒲城與穆相同爲軍機大臣，每相見輒厲聲詬罵，穆相笑而避之。或兩人同時召見，復於上前盛氣詰責之，斥爲秦檜嚴嵩，穆相默然不與辯。上笑視蒲城曰：『卿醉矣！』命太監扶之出，明日復廷諍甚苦。上怒，拂衣而起，蒲城牽裾，終不獲伸其說，歸而欲仿史魚尸諫之義，其夕自縊薨。是時新城陳孚恩爲軍機京章，性機警，最爲穆相所寵任。方早朝軍機大臣惟蒲城不到，孚恩心知其故，乃駕而出，急詣蒲城之宅，其家方搶攘無措，尸猶未解下。蓋凡大臣自縊，例必奏聞驗視，然後敢解也。孚恩至，命其家人急解之，檢

衣帶中得其遺疏，其大旨皆劾穆相而薦林公也。孚恩謂公子編修某曰：「上方怒，甚不願再聞此言，若奏之，則尊公卹典必不可得，而子亦終身廢棄，子而猶欲仕於朝也，不如屏此疏勿奏，且可爲尊公邀優旨，子其圖之。」會張文毅公芾亦至，文毅故穆相最親厚之門生，而亦蒲城同鄉，且門生也，相與共勸編修，編修從之，孚恩代爲改草遺疏，以暴疾聞。上震悼，命成郡王奠茶酒，晉贈太保，入祀賢良祠，孫三人皆俟及歲時帶領引見，飾終之禮隆焉。孚恩袖蒲城原疏以去，返至樞垣，呈穆相，穆相大喜，於是推轂孚恩，不十年，至兵部尙書軍機大臣，而張公亦於數年間由翰林躋卿貳。惟編修以不能成父志，爲蒲城諸門生及陝甘同鄉所鄙棄，亦自愧恨，遂終身不復出。蒲城薨未幾，而林公召還，復爲陝西巡撫。世俗皆言自蒲城薨後，宣廟常聞空中呼林公姓名，故不久賜環，此說雖未盡然，然亦足見人心所歸仰云。

## 關忠節公家傳

魯一同

公名天培，字仲因，一字滋圃，姓關氏，山陽人也。起家行伍，歷淮安城守營守備，揚州中營守備，獲私鑄王國英等十八人；署溧陽營都司，獲逆嚴加烈等二十五人；移兩江督標左營守備，歷中軍都司，外海水師奇營守備奇營游擊。道光二年，外洋獲盜最。三年，署吳淞營參將，旋即眞。後二年，東南方議海運，海運自明以來輟數百年，議者紛錯，大府舉公任其事。六年二月，督米船千百四十五艘，米百二十四萬一千餘石，自吳淞抵天津，先期功最，署太湖營副將。明年，署蘇淞鎮總兵官，旋即眞。十三年，入朝，上御便殿召見，五軍機記名。明年，夷事萌芽。先是西南諸夷暹羅眞臘安南之屬，皆襲順受職貢，惟英吉利最遠强黠。嘉慶間一入貢，嚴衛出海，至是夷目律勞卑來，不如約，兵船駛至黃埔，兩廣總督盧坤，水師提督李增階坐疏防落職，而以公爲廣東水師提督。公至則親歷重洋，觀阨塞，建臺守，排鐵索，軍務肅然，東南倚以爲重。公容貌如常人，悛悛畏謹，而洞識機要，口占應對悉中。暇則習弓馬技擊，技絕精。在廣東著籌海集，識者比之戚少保云。公居虎門六年，而禁烟事起。當是時，洋烟

流毒徧天下。前侍郎黃爵滋發其事，上命內外大臣雜議，議定著爲令，而英吉利躉船適至。躉船者，販煙船也。公既習於海，而前欽差大臣林公則徐威略素著，與公尤協力，至則拘夷目，錮其船，船不得發，獲烟土二萬二百餘箱，焚之。奏聞，上大悅，敍功有差。夷計不得逞。明年四月，驟師入浙江，據定海，分船溯大洋上天津，詭投書乞和，而前直隸總督琦善馳傳赴廣東，林公以罪去，於是和議興，海防撤矣。廣東邊海門戶曰香山、虎門，香山奧衍易盤踞，去省少紆遠；虎門險狹，海道曲折，去省近。虎門外列十臺，最外大角砂角二臺，屹爲東南屏蔽。是年十二月，夷攻大角砂角，壞師船，而大帥日以文書與夷往來，冀得少遲緩，夷不報命而急戰，戰方交，則投書議和，書報復戰，晝夜攻掠不已。時諸軍集廣府者，駐防滿兵督標撫標兵，兵不下萬人，又調集客兵團練鄉勇民兵數萬，而大帥所遣助守臺者，撫標二百人，駐東莞提標兵二百人備策應，由是二臺日益孤危，相繼陷沒。二十一年春正月，夷進攻威遠靖遠諸臺，守者羸兵數百，公遣將慟哭請師，無應者。初公之以海運入都也，時從故人飲酒肆中，醉而言曰：『日者謂吾祿命生當揚威，死當血食，今吾年四十餘，安有是哉？』已

而歎曰：『丈夫受國恩，有急死耳，終不爲妻子計。』公老母年八十餘，長子奎龍，吳淞參將，前卒，幼子先遺歸，及是乃緘一匣寄家人，堅不可開，公死後啓視，則墮齒數枚，舊衣數襲而已。公既自度衆寡不敵而援絕，乃決自爲計，往靖遠臺晝夜督戰。已而夷大艓奄至，公率游擊麥廷章奮勇登臺，大呼督厲士卒，士卒呼聲撼山，海水沸揚，杳冥晝晦，自卯至未，所殺傷過當，而身亦受數十創，血淋漓衣甲盡溼。事急，呼其僕孫長慶使去，長慶哭曰：『奴隨主數十年矣，今有急，義不使主死而己獨全。』手持公衣不可開。公怒，拔刀築之曰：『吾上負皇上，下負老母，死猶晚，汝不去，今斬汝矣。』投之印，長慶號而走，比及山半，迴顧公隕絕於地，時二月六日也。長慶既去，懸厂自縋下，下負水多蘆根，刺體如蝟，卒負重創，送印大府所，而身復至臺，求公尸。夷人嚴兵守臺，則乞通事吳某情以告。吳某者嘗爲漢奸，公得之宥弗殺，給事左右，恆思所以報公，至是爲長慶說夷，誠懇反復，夷人義許之。入求尸，鈹交於胸，長慶膝行前，徧索不得，卒詣公所立處，舉他尸數十，乃得之，半體焦焉。事聞，天子震悼，予騎都尉世職，謚忠節，賜葬如禮。喪至之日，士大夫數百人縞衣迎送道旁，觀者或痛哭失

聲而長慶得公尸後，復求得麥廷章之半體，與公尸皆徒負以歸，水陸七千里公葬後，恆鬱鬱不樂，言及公，必泣下，未幾卒。

論曰：甚矣虎門之敗也，悲夫，可爲流涕者矣。方公之經營十臺，累戰皆捷，奏上，公卿相賀，主上爲之前席嘉歎至於再三。然而釁發於定海，詐成於天津，夷不爲無謀，要豈夷人能死公哉。詩曰：「誰生厲階，至今爲梗」厲有階矣。長慶義士，誠感犬羊，吳某奸耳，知感恩爲一日之報，異哉。

# 處州鎭總兵鄭公傳

李元度

鄭國鴻字雪堂，湖南鳳凰廳人。父朝柱，貴州上江協副將，素與溆浦嚴如熤善，國鴻少穎異，師事如熤，講求經世學。嘉慶初，伯父廷松以鎭筸千總征苗陣亡，無子，以國鴻爲嗣，承襲雲騎尉。時鳳凰廳同知傅鼐督兵防邊，引國鴻參籌畫，積功擢永綏屯守備，累升竹山協副將，以事鐫級，旋起湖州協副將，調任湖南。總督裕泰識其才，力薦之。道光二十年，由寶慶協副將遷處州鎭總兵。時海寇起閩浙，總督林則徐統諸軍進勦，國鴻充翼長，方收復定海，而則徐被譴解官去，後總督某至，則舉所部畧盡更易之，令壽春鎭總兵王錫朋守曉峯嶺，定海鎭總兵葛雲飛防半塘土城，而國鴻獨壁竹山門，俱當敵衝，所謂同時三鎭者也。二十一年八月，賊攻竹山，水陸並進，日久，營中矢礮皆竭，勢岌岌，或勸退保曉峰，與葛軍合力，國鴻不從曰：「竹山不守，曉峰烏能自存，武臣致命疆場，分也。」越十餘日營陷，國鴻身被重創，猶揮刀力戰，手刃悍賊數人而死，年六十五。中軍游擊托克布與士卒千二百人殉，定海曉峯胥陷，葛雲飛王錫朋相繼死，事聞，上震悼，照提督例議卹，賜祭葬，建立專祠，事蹟宣

付史館，予諡忠節，子鍔銛，均恩賞舉人，七品小京官，分部學習，孫鼎臣，歲貢，軍功花翎，運同銜，候補批驗所大使，曾孫肇白襲騎都尉世職。

# 王剛節公家傳

梅曾亮

英夷擾海疆，廣東福建死事者數人，惟浙江定海王剛節公與兩總兵皆力戰殺賊過當，以無救遂敗，人咸惜之。公諱錫朋，字樵慵，順天府寧河縣人。少雄武有俠氣，以武舉補兵部差官，援例得固原城守營游擊，遷慶陽營參將。道光六年，從大軍征張格爾，自大河拐至回莊，戰疾力，矢殪其酋，賞戴花翎。進戰至阿瓦巴特，陷堅賊，阻渾河，沿從大軍閒道渡河，進略什噶爾城，進收英吉沙，葉爾羌，和闐，皆有功。別將獲賊目玉努斯。十二年，苗民趙金龍亂湖南，殘常寧新田，公以臨武參將從提督羅思舉破賊羊泉街，首逆誅，別將逐賊高家坪，大捷，回就大軍楊家園，圍賊殲之，賞銳勇巴圖魯名號，擢寶慶協副將。時廣東猺亦煽動，趙仔青進擾湖南，兩廣總督檄以兵控兩省中地，殺賊背江口至濠江口，又破賊銀匠沖，獲其酋旗，仔青反走，追獲之，及其孥，湖南平。赴廣東大軍，戰連州大洪橋，乘勝入火燒排之蛇兒嶺，奪馬鞍山，遂平五排猺。又從定蓮花汎，冷水沖，金竹根，桃花沖，紅泥田各猺，及排後猺，亦就禽服，遷福建汀洲鎮總兵。服闋，改壽春鎮總兵。公自游擊從楊忠武公定回疆知名，及平

豨，功居最，嘗戒諭士卒曰：「戰利呼人共之，獲倍多，卽人不利，趨救之，可兩全。」故戰比有功，而定海事竟以無救敗。先是英夷陷定海，去之，公以壽春兵鎭其地。二十一年八月，夷再至，出守九安門，鄭國鴻駐竹山門，葛雲飛駐曉峯嶺，相去十餘里，賊先犯九安門，不利，退攻竹山曉峯，公馳往，兩營已先敗，賊爭鬬，公衆且盡，所親卒及身自盪殺數十百人，賊至益多，揮短兵陷陣死。是役也，賊可三萬，我兵計五千，公檄請益兵，大府不應，戰且五六日，勢足以待救，亦坐不救。：曰吾守鎭海者也，鎭海急則又走，人家賊至門，守室者不出鬬於庭，門焉者亦不知，但走告主人，賊至某所，過某所，自擁大軍爲偵候而已。三總兵皆坐是敗死。公殺賊獨多，死尤烈。事聞，天子震悼，以提督禮賜謚邮，建專祠，子承泗襲騎都尉。

梅曾亮曰：余讀公家書及祭所親文詞，旨溫雅，不知其爲武人，鄉人言待兄弟交友皆有至性，歸省親，更衣結韈履，身盡子職，可謂儒者風矣。夫逃兵多悍卒，不知義也，知義，雖儒者立焉，況公之武勇者哉。

# 葛壯節公墓表

邵懿辰

公姓葛氏，諱雲飛，生時大雲如蓋立庭中，故名。自英吉利猝突東南海上，數破陷城邑，濱海將吏覩巨舶利礮輒恇縮，所至潰靡，坐失律逮治者數十人。獨陳忠愍吳淞之戰，及定海三鎮苦戰六晝夜，殺傷過當，稱效死用命，而忠愍及三鎮死事爲尤烈云。三鎮者，壽春總兵王公錫朋，處州總兵鄭公國鴻，及公以本鎮將皆守定海。先是公嘗以副將攝定海總兵矣，尋憂歸。歸不逾年而定海破，大府稔公材，以書招公，公方督僮奴治田山陰，令持書見公隴上。公慨然白母，立馳之鎮海，畫守禦具甚悉。服除，補定海總兵，受事於鎮海，樹旗集散亡，旬月敎練，一軍復振。會節相伊里布視浙事，議以前夷艘膠餘姚海塗民所捕獲虜中貴女子及他酋數人易定海，既成說，命公率所部渡海收復其地，而以二鎮師從。時道光二十一年正月也。既而江督裕謙代伊公，一反前議，議戰守。其秋夷首樸鼎查遂以兵船二十九再犯定海。定海故海嶼，三面皆山，其陰曰曉峯嶺，陡絕臨海，有間道俯瞰縣城；其左山叢疊去海遠；右曰竹山門，濱海；其南曰衜頭，尤曠無蔽，爲海步往來所由。公曰：「二鎮客將也，俾王

公守曉峯嶺，鄭公守竹山門，而己駐所築衛道土城中當敵衝。八月癸巳，夷艘驀入，窺土城，公自然發大礮，擊斷其頭桅，賊懼而退。翼日自丑至午擊之退，又翼日，自巳至戌復擊之退。衛頭南小島曰五奎山，丙申，賊營其巔，將舉礮遙擊，我以礮仰擊，殪其紅衣酋一人，翼日賊匿五奎山後以礮仰天隔山而擊我，我兵亦隔山擊之。當是時，天大霪雨連旬，將士往來泥淖中，衣甲霑溼，日暮絞戾，常出水數斗。我兵合三鎮僅四千，賊每艘五六百，可二萬人，分番迭進，我兵乘厓踞守，晝夜不得息，主客勞逸適相反，餉給不時，益飢疲。而曉峯嶺竹山門皆無礮臺，所恃火鎗抬礮，不利遠擊。戊戌晨大霧，賊肉薄登曉峯嶺，遂失王公死之。下攻縣城，立破，攻竹山門，竹山門亦破，鄭公死之，乃萃於衛頭。公顧視賊衆瀰漫南下，命移礮內向，礮陷淤泥，不可轉，公力拔四千觔礮向賊，纔一發，而賊羣蠭至，公出懷中敕印付小校，手刀大呼跳盪入賊中，轉鬪二里許，格殺無算，浸及竹山麓，一酋自高阜以長刀斫去公首之半，公半面血淋漓，躍追之，酋愕避去。賊以火鎗攢擊，被四十餘創，一酋以抬礮逆擊，鉛丸洞公背自胸出，穴巨如盌，公遂立竹山門崖石而卒，尸植不扑，手擎刀作殺狀，左目炯如

生久之，賊乃敢諦視，熟詫。時公衣上下單色，青巾，鐵齒鞾，召土人辨之，哭且拜，乃我定海總兵葛大人也。大白板者，定海兵徐保慣市鷂，趫捷如飛，是夜四鼓，至竹山拜負公尸，祝曰：「不念太夫人乎？」乃輕而起，遂求得王公尸，疾趨內渡，而鄭公尸不可得。公先以自然礮擊夷奏入，加提督銜，卹典視提督世廕騎都尉兼一雲騎尉，賜長子以簡舉人，次子以敦武舉，既又授以簡直隸州牧，以敦營守備，並卽用，而予公謚壯節，祔昭忠祠，且立專祠祀焉。公字鵬起，世浙江山陰人，父諱承陞，武舉，官衞千總，母張太夫人。公中嘉慶二十四年武舉，道光三年成進士，授營守備府。改就水師，四轉而至總兵，皆在浙海，先後捕海盜甚衆，賊中語曰：「莫逢葛，必不活。」所撰名將錄，製械製藥要言，水師緝捕管見，浙海險要圖說及詩文凡數十卷，授命時年五十三。娶金氏，子二人，某年月日以簡等葬公某鄉某原。始公攝定海鎮時，命工製佩刀二，爲寶刀歌以見志，且銘其鐔，一曰昭勇，一曰成忠，卽臨陣所佩歿猶握不釋者也。甲辰十有一月，仁和邵懿辰表。

# 書裕靖節公死節事略

魯一同

道光二十三年四月朔，晨起發篋得吳人陳時上誠勇公書，論裕靖節公死節事。陳故靖節客，親見公死狀甚悉，獨恨其文弱，又不載舟山戰事。公既死，頗有異論，故謹次其事，明公非智窮數極倉黃於一決，而處心積慮成於死者蓋久。公起家兩司，巡撫江南，所至有威。東南事起，公駐節寶山，夷不敢犯。屬伊相以罪廢，天子命公督兩江，充欽差大臣，屬以東事。公聞命赴嘉興調度，而廣東和議屢敗，最後以銀大萬千餘爲城下之盟，飽而去。公知不足恃，守益嚴。二十一年七月，厦門失守，得報集兵鎮海，躬率文武僚屬刑牲釃酒，誓於衆曰：『逆虜悖天寒盟，得氣於廣，閩爲不備，罹茲瘏毒。今聞其乃揚飄起椗，捲衆北趨，鎮軍葛，鎮軍王，鎮軍鄭，先帥偏師，急趨定海，幕府總統大衆，相機援應。且虜數和以要我，今日之事，有死靡貳。幕府四世上公，勳烈不沫，受命專討，義在必克，文武將佐，敢有受夷一紙書去鎮海一步者，明正典刑，幽遭神殛。』音詞慷慨，聞者震奮。當是時，鎮海守兵數千，隸麾下者惟親兵及徐州兵，而提標兵隸提督，提督者，余步雲也。公與步雲約，分險而駐軍，公遣知府黃冕

守金雞山，而步雲守招寶。自夷入中國，戰則懸紅旗，和則白旗，變易耳目，以猜我師。至是公巡師登城，見招寶山之旗有異，懷而未發，而步雲果稱疾不行禮，怏怏懷兩端。步雲者，用鄉勇起家，勦川楚等賊，積功爲大將，趙金龍之叛，步雲功最，自以久歷行陣，頗易公。公治軍嚴，夷在廣東時，謁言公得虜必剝其皮，公聞之曰：『虜謂我不能爾邪？』遂捉兩夷目剝其皮，以故夷人怨公次骨，而詆步雲以牽制公。公之誓師也，道經學宮頖池旁，石刻巨字甚偉，而心動，私念脫不測，尸我於此矣，歸則不語左右。已而夷分兵寇盛嶴石浦，遣將擊走之。八月十二日，夷犯定海，先登自竹山門，總兵葛雲飛禦之於半塘土城，破其巨艦。明日復進竹山門，明日攻曉峯嶺，處州鎮總兵鄭國鴻卻之。是晚虜據五奎山。十六日入吉祥門，夜戰，火其舟。十七日，夷三道並進，壽春鎮總兵王錫朋首當其鋒，衆皆殊死戰，頗有所摧敗，而大䑸掩至，我軍連戰六晝夜，士卒饑疲，虜持皮梯登岸越嶺，勢如風雨。於是海風大作，濤奔山湧，文報斷絕，三帥同時畢命，軍中奪氣。公以定海既陷，虜必揚䑸深入，益激厲將士，憑城固守。而鎮海軍弱，援兵未集，公知不濟，歎曰：『昔先義烈公乾隆二十一年八月死於難，

今二十一年八月謙在此命也夫。』謂其客曰：『明日將戰，戰則不及言，今欲有言，凡軍中諭旨奏疏及他文簿置行館中。』又曰：『余無子，妻弱，一女在襁褓，可以德峻承祧，喪葬之費取給而已。』又曰：『吾所草諸疏，藏之家祠，朝廷有所推問，以此進。』將戰，又曰：『公等皆去西城數里外觀吾破賊，急草露布，不者與家人會於餘姚，勿顧我，我死，提督必以我說於夷，夷雖得鎭海，不能有也。朝廷復命大將斷曹娥江而西，東南尙可爲，勉之。』二十六日，夷淩晨而軍，公登城督戰，親援枹鼓，戰方交，而步雲單騎上城，有所謁，公不答，去，旋復來，曰：『我死固當，如百口何，且步雲有息女，今日嫁，何如哉?』公曰：『兒女情君固不免，然忠義事大。』既語步雲而急戰，自辰至未，所殺傷過當，而招寶山兵遽潰散，威遠城失守，金鷄之卒擾亂，公所遣黃冕不能軍，麾而退，夷乘勝蠭午，礮火雨下，延燒民屋，守兵皆散，公徒步下城，西北面叩頭，奮身入頖池，有呼救公者，聲未絕而逃。千總馬瑞鵬曰：『公之奴淩喜之聲也。』泅水而出公，公昏頓，縛一小肩輿，健卒負之，步而從，於是夷人以十萬金購公尸甚急，薄暮奔寧波，明日易舟奔餘姚，而息尙屬，僕余升者，追及舟登而號，少頃目微眴，

猶述城上語一二不可辨，舟行五里而公死矣。後五日渡江，貌如生，劉中丞斂之而瞑，見者莫不悲異。而余步雲以二十六日晡退保寧波，果以公死說於夷，夷繇是益輕中國。明年五月，遂寇寶山，掠上海，據京口以犯金陵，朝廷始歸咎步雲，逮捕至京師，斬於西市。

論曰：公可謂從容就義者矣。或曰，公爲大言多易，駐浙經年，不能止鴟張之寇，窮蹶而死耳。烏乎！心跡未易明，明者亦不易當。兒戲豕突，沿海七八千里壁壘相望也。老謀宿將，起家而推轂；重臣懿親，擁節而臨戎；虜以鳥翔蛇竄貪亂數千之衆，橫行溟渤之表，擇利而食，曾無門闌之限。中朝自一二武夫免冑喪元，僅乃不辱，其他奔息唾涕，望影驚風，或乃交通談讌，坐魍魎於堂皇，揖猰貐於壇坫，公常誚事夷如父母，其亦有所憤而然也。廣州之盟未寒，厦門之師旋辱，齰舌齧指，剝膚擢筋，少存顧畏，義不出於此。觀其忼慨誓神，從容遺命，此豈匹夫臧獲激烈一時者哉？而成敗之論，引繩批根，成人之美，固如是乎？方之朝衣就市，身首異門，又爽然失矣。

# 裕靖節公殉難

薛福成

道光年間，靖節公裕謙由知府薦擢封圻，英銳任事，亦頗講求吏治。自禁鴉片煙之事起，英吉利陷定海，踞之，於是林文忠公以兩廣總督被劾落職，而大學士文勤公琦善往代其任。琦相力主和議，許以香港割畀英人，以易定海。是時裕公已署兩江總督，每論時務，慷慨激發，堅持清議，疏糾琦相之咎，而推服林公甚至。廟謨亦已中變，褫琦相職，逮下刑部獄，命將分道出師，絡繹赴浙粵諸省，而裕公以欽差大臣馳抵鎮海視師，提督余步雲爲之副。當是時，英人因與琦相議和，已讓定海，而盡調兵船南駛，朝廷遣總兵葛壯節公雲飛、王剛節公錫朋、鄭忠節公國鴻率師駐守。裕公所攜制兵四千，皆由各省分調，畸零湊集，號令不齊，且承平日久，未經訓練，實不耐戰。余步雲尤恇怯巧滑，善結奧援，屢冒軍功，加太子少保，營外掘濠如淺溝，一孺子能踰之，遠近皆知其不足恃也。裕公駐鎮海城內，步雲駐招寶山。一日，裕公望見招寶山上有白旗，頗心疑之，乃勸步雲以竭誠報國，且與之盟，步雲僞稱足疾，勉强莅盟。有一英人名嗌哩，以舢板船擱淺，爲浙民所擒，送至大營，裕公命生剝其皮，

并抽其筋以爲馬韁，呼號三日而後死，其聲慘厲異常，英人聞之怒曰：『中國自命爲守禮義之國，而酷虐不仁如此乎？』會廣東亦旋和旋戰，久無成議，英遂駛兵船復攻定海，陷之，三總兵同日戰死。英兵進攻鎭海，用舢板船蟻附登岸，而余步雲守招寶山之師先潰，諸營繼之，裕公自投泮池，水淺不得死，一武弁負之以趨，僱得小舟，僅與幕友陳若木吳如渤二人退至寧波，寧波吏民皆已倉皇驚擾，莫之省者。裕公自登舟，卽吞金，堅臥不語，陳吳二幕友亦惟恐裕公之急切不能遽死。次日黎明，舟過慈谿縣城，幕友往艙中撫之，已冰，皆喜曰：『公薨矣，』遂往告縣令，殯斂之。余步雲始奏稱退守寧波，而英人陷寧波，步雲奏稱退守上虞，且言裕謙大營先潰，以致各營相繼奔逃。復奏言聞裕謙率其幕友家丁，舟過慈谿，不知所往。於是宣宗皇帝諭旨歎恨用人之難，謂柔懦無能者既僨事，而剛果有爲者復鮮效也。陳若木者，以字行，宜興人，習刑名，痛裕公之爲步雲所賣也，乃代裕公夫人草訴寃之辭，遣裕公舊僕赴都察院呈遞，而步雲始奉旨逮問。然步雲供辭狡展，又素通聲氣，朝貴多隱爲之地者，獄久不定，將待以不死矣。刑部尚書李莊肅公振祜堅執不允，加以刑

訊，步雲畏李公之威，一一吐實，不敢復有所隱。讞既上，得旨步雲正法，而裕公亦獲優卹，建祠予諡，飾終之典隆焉。若木由是名聞江南，凡兩江總督到任，必卑辭厚幣，敦請入幕，爲上賓者數十年。

# 江南提督陳忠愍公殉節略

袁翼

道光壬寅五月初八日，英夷陷寶山，江南提督賜謚忠愍同安陳公死之。公束髮投營，由偏裨從李壯烈伯屢殲海盜，洊升至金門鎮。道光十八年，授厦門提督。庚子夏，英夷擾粵東，天子神幾密勿，知賊必窺伺浙洋，浙吳接壤，而三吳重地，非威望素著者不能任，簡公移節江南，年七十餘矣。閩浙總督鄧公素倚重公，奏請回厦門，上弗許。任事五日，而浙警至，公帶兵馳赴吳淞口，駐帳操台基，節相伊公，駐寶山城。相度形勢，沿塘築二十六土堡。公枕戈海上二年，自備薪水，肩輿出入，不用儀從，嘗大雪壓帳，竟夕失寐，晨起徧閱部下，單寒者製棉衣給之。庚子秋，節相伊公奉命赴浙督辦軍務，江蘇巡撫裕公兼署總督，駐節寶山，初聞公狀，猶未信之深也。是夜颶風大作，曝雨傾注，潮溢塘面，部將請公移帳。公曰：『大帳一移，三軍驚擾，且我就高燥，而士卒湫隘，於心何安？』巖不動，而潮亦退。裕公度必移帳，使人驟馬覘之，公凝坐帳中，聞蹄聲出視。使曰：『大人以風雨非常，使某問候。』公笑謝焉。裕公移駐上海，聞公劇痾，遣醫來，公卻之曰：『櫛風沐雨，軍營常事，某以老憊偶疾，何獨張皇？』

不服藥而病愈。辛丑夏，節相伊公被逮入都，上以裕公爲欽差大臣，駐杭州，調狼山鎮謝爲前鋒；特命徐州鎮王率師助公，聽公節制，公令守塘北小沙背，不從，居城中書院。小沙背者，由崇明入淞口門戶也。徐兵獷悍滋事，公廉得其情，召徐鎮治不法者，鞭貫十餘人，徐鎮由是銜公。上命河南巡撫牛公總督江南，奏請督師於吳淞，知公忠勇，聞食粗糲，疑其矯澀，飭軍需局每十日餽白金二百五十兩，堅辭不受。公生日，客營某弁製金字旗以壽，立命裂之。閩安協周，外貌樸訥，公信爲誠，奏升蘇松鎮，留攝吳淞營參將事，守西礮台。時鎔廢鐵鑄礮子，周鎮監工，鐵汁精純，實勝新鐵，匠人抽鐵胚中，塡以碎磚，見者譁然，周爲掩飾。試礮礮裂，箍以鐵皮，公皆不知也。是年秋，賊再犯鎮定，旋陷寧波，裕公死難，壽狼二鎮死尤烈。公潸然出涕，謂諸將曰：『武臣衞國，死於疆場，幸也，爾等勉之。』當英夷犯乍浦時，有漢奸導攻上海，而吳淞扼其咽喉，將致死力焉。駛船滙頭，以千里鏡瞭公帳，見晝夜有備，未敢輕入。壬寅三月，賊遣一頭陀乞食於東礮台，逗留一月，實隱詗徐鎮情。四月二十三日，晝霧漫空，暴風動地，賊船齊泊口外。五月初一日，有火輪船三艘，列木人兩舷，繞小沙背直向西

礮台，欲試吾軍礮力耳。公知之，不發船，忽颺去。初五日，船集益多，礮聲震天，擊往來商船。初六日，賊插影旗於陣項，以水牌浮戰書來告，周鎮得之，請公緩師期，公弗許，擲書塘外，出口號誡戰備。初七日，牛公至帳，以賊鋒難犯，議迎犒緩師，徐圖後舉。公撫膺曰：『某經歷行陣，四十餘年，今見賊異議，是畏敵也。且某奉命勦賊，有進無退，大人勿怖。』牛公不答去。初八日，賊艦銜尾南進，兩兩相輔，空一艦於西以防西礮，若預知東台之不足慮者。揚帆出小沙背前，徐鎮按兵不動，公出帳揮旗發礮，賊飛礮對擊，所注摧陷。牛公聞礮聲雷動，飛輿至校場鳴鼓助陣，賊架礮桅頂，擊燬演武廳，弁兵擁牛公奔至胡巷鎮，遣守備姚雁字以令箭檄徐鎮急援，人馬中礮死。公燃礮燬賊頭陣一船，西船賊稍卻，東台參將崔等徒壁上觀，礮不發，東船賊併力擊西台，我軍礮子多磚心，比至賊船而灰，礮門且裂，全塘震動。部將韋印福錢金玉許攀桂徐大華等皆死，尸積公前，公麾旗痛哭，有飛礮拂旗角而墜，陷地一尺許，公見事急，亦以令箭召徐鎮，幷駐海神廟之王游擊等，皆已潛遁。周鎮上塘勸公退，公叱之曰：『曩謂爾誠，薦拔至是，今爾負我，以致負國。』時藥無布袋，礮無米囊，燃必躍子

心空，礮耳折架瓲，不可再用。公掬藥納子，礮震傷手，血流至脛，旋有巨礮沖陷土牛，擊公仆地，細子中股，紛如雨點。賊見公手執紅旗不偃，藥子已竭，礮熱炙手，迴帆欲退，而桅上賊見塘下弁兵潰散，遂麾大隊登塘，吳淞把總龔增齡迎戰，刃數夷，羣夷圍而禽之，入船脅降，不屈，釘手足於板，擲諸海。公部堂官許林，率帳下巷戰，洋鎗四出，林死，而公拔佩刀接仗，鎗亦洞腹。時在塘僅有三人，公呼投效武進士劉國標曰：「我不能復生，汝急免我首，擲體溝中，」一慟而絕。劉亦創甚，負尸掩叢蘆中，脫公涼鞋一隻懷之，以蘆葉對纈爲識，出葦而逃。初公中鎗時，賊頭陣船沖入土門，有衣周塘礮兵王某出賊不意，迎船燃礮，轟擊艦而如掃，塘上賊驚竄，公尸得匿。是役也碎賊八船，殺賊五百餘口，惟衣周塘礮斃黑白夷匪百餘口，皆其健卒。越八日，寶邑士民尋蘆中所識公尸，負之以出，殮諸嘉定，殺太牢以祭公，祭畢分食其肉。賊遂入寶山城，酌酒於鎮海樓，頭陀與焉。復得北門譙樓礮子五百石，運歸船中，繼而掠上海，陷鎮江，犯江寧，卽以我之礮子攻我郡縣，嗚呼！是誰之罪與？初八日申時，公方力戰，牛公退屯嘉定，越日退屯崑山，猶以手書促公暫避，豈知公已血濺征衣，騎箕尾

而去耶?公諱化成,號蓮峯,福建泉州府同安縣人,賜謚忠愍,詔於死事之地立祠,廕其子一等輕車都尉世襲罔替。

邃懷氏曰:公駐軍海上,百姓安堵,有陳老佛之稱。英夷窺伺二年,不敢遽發,又有陳老虎之稱。易曰:『師出以律,』孔子曰:『見危授命,』公其有焉。政權不屬軍令旁撓,卒以僨事,惜哉!

# 書漢陽葉相廣州之變

薛福成

西洋諸族初至中華，仰互市之利，其國地皆懸隔數萬里外，航海遄來，頗馴順不敢肆。後以禁烟肇釁，發難之地，實在廣東。自使相琦善撤防引敵以就和議，馴至割香港輸重幣，粵人固已決眥切齒，思一濯其憤而未得閒也。撫局屢變，倏戰倏和，使相耆英卒與英吉利訂江寧之約。約中既定於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港口通商，又有許英領事官居五處城邑專理商賈事宜之語。於是寧波上海廈門領事館雖不在城中，常得與道府以下官相見。福州城中烏石山頂建洋樓，大府弗能禁，且與行相見禮。粵人聞而詬病之，合辭訴大府，請毋許洋人入城，不省。乃大起團練，傳檄遠近，不支官餉，亦不受官約束，駸駸與官爲仇矣。是時耆英總督兩廣，英人復以入城請，納之懼激變，拒之慮啟釁，密告英人粵民驁悍，請徐圖之，期以二年後踐約。既鹿邑徐廣縉爲總督，漢陽葉名琛爲巡撫，英人以兵輪闖入粵河，申前約，總督密召諸鄉團練先後至者逾十萬人，自乘扁舟赴英船。告以衆怒不可犯，耆老十餘輩，迭入領事館，陳說百端，英酋方謀留總督爲質，兩岸練勇呼聲震天，英酋懼，請仍修

舊好，不復言入城事。於是粵人益自得，謂洋人固易制也。好事者宣言於外，欲遂乘勝沮敗通商事，英公使文翰貽書總督，願重定和約，粵人請爲戴書，嚴禁洋人入城，文翰見衆情洶洶，恐妨商務，遂莅盟。總督巡撫會疏入告，宣宗成皇帝嘉之，封總督一等子，巡撫一等男，時道光二十九年也。

咸豐二年，徐廣縉移督湖廣，巡撫坐遷總督。是時羣寇縱橫，而廣東差完，又爲中外通商都會，稱殷富地，凡鄰近諸行省調兵食，購器械，率仰給廣東；總督亦頗能選將募兵，擊平境內土匪，及羣寇之闌入者。五年，拜體仁閣大學士，名位愈隆，寵眷稠疊。葉相以翰林淸望，年未四十，超任疆圻，既累著勛績，膺封拜，遂疑古今成功者，皆如是而已，不知天下事多艱難也。然性木彊，勤吏事，治兩粵久，屬吏憚其威重，皆不敢違。初以拒洋人入城有賢聲，因頗自負，常以雪大恥，尊國體爲言。凡遇中外交涉事，馭外人尤嚴，每接文書，輒略書數字答之，或竟不答。顧其術僅止於此，既不屑講交鄰之道，與通商諸國聯絡；又未嘗默審諸國情勢之嚮背虛實强弱而謀所以應之。英人以入城之約爲粵民所撓，居常悒悒，兼憾葉相之摧沮；而懾其積年虛望，

未有以難也。東莞會匪倡亂，合他寇圍廣州，勢張甚，有議借洋人力禦寇者，葉相斥之退。諸寇旋敗散，按察使沈棣輝督軍勦賊，功尤多，列上官紳兵練之力戰者，請獎薦，葉相格不奏，兵練皆解體，棣輝憂憤而卒。葉相檄諸府州縣，凡昔通匪者，吏民格殺勿論；黠悍者皆假捕會匪名相仇殺，前後斬十餘萬人，從賊者不敢歸，或軼擾廣西江西，或遁入海，棲諸島中，英人以火輪船圍而降之。英方與俄羅斯爭雄，欲驅降賊以敵俄，賊首關鉅梁楫憚遠行，堅請英領事館官巴夏禮先攻廣東，可以得志。巴夏禮謂師出無名，留香港數月，日夜訓練。

六年九月，有水師千總巡粵河，遇一划艇，張英國旗，千總知奸民慣借英旗以自護也，登艇大索，執逸匪十三人，拔其旗，以獲匪報。西洋通例，以下旗爲大辱，巴夏禮馳與爭論，千總弗爲禮。巴夏禮大恚，照會葉相，謂按和約，拿匪當移取，不當擅執，毀旗尤非禮。且華民在英舟爲傭，實無罪，責歸所獲十三人，其駐粵公使包冷議讓書亦至。葉相曰：『此小事，不足校，其畀之。』遣一微員送十三人者於領事館。是時巴夏禮已與公使及水師提督密謀，欲乘此時求入城，翻前約；又見所遣僅微員，疑

有意折辱之，遂不受。曰：「此水師事，當送水師提督舟中，若併送千總來，乃受。」微員復命葉相，曰：「繫之！」遂繫十三人於獄。丁丑，英酋忽遣通事來告，越日日中不如約，卽攻城，亦不省。己卯，葉相方在校場閱武闈馬箭，忽聞礮聲從東來，吏報英兵艦進奪獵得中流礮台，文武相顧愕眙。葉相笑曰：「烏有是，日昃，彼自走耳。」令粵河水師偃旗勿與戰。英船進迫十三洋行。明日，英人趨鳳凰山礮臺，守兵以有勿與戰之令也，則皆走，不知所往。明日，英人奪踞海珠礮臺，遂駕礮注擊總督署，司道冒烟進見，請避居。葉相手一卷書危坐，笑而遣之。十月乙酉朔，日當午，礮聲震，城驟崩，缺口餘二丈，英兵既入城，復退出。葉相遣知府蔣立昂往詰領事用師之故。英水師提督亦在坐，同辭答曰：「兩國官不晤，情不親，誤聽傳言，屢乖舊好，請得入城而議之。」葉相堅守前約，亦心憚洋人詭譎，慮既見而受辱也，遂不許。巴夏禮請先議定相見禮，然後入見，或於城外設公所爲會議地，亦不許。是時英兵不滿千，而兵勇及團練赴援者數萬人，皆畏敵火器，未能力戰，於是炸礮連日，分五路入城。十一月，礮晝夜發。辛未夜，西關外洋樓大火，粵民火之也。先焚美利堅、法蘭西居室，次日，始延

及英館。凡昔十三行皆燼焉，喪失貨財無算。英兵亦攜火具，焚緣濠居民數千家以報之，遂悉衆登舟。己卯，退泊大黃滘礮臺，稍稍駛去。巴夏禮知法美二國館被焚，喜曰：「二國必與我矣。」大抵羣酋隱謀，初守便宜，欲以兵刼盟，改前約，俟得所欲，乃報國主。故其開礮入城，務作聲勢，恐嚇葉相。葉相亦微覺之，謂彼實無能爲，固不敢困我也。葉相狃前功，蓄矜氣，好爲大言以御衆，漸忘其無所挾持。每到危迫無措，亦常有天幸獲轉圜。默念與洋人角力，必不敵，既恐挫衄以損威，或以首壞和局膺嚴譴，不如聽彼所爲，善藏吾短。又私揣洋人重通商，戀粵繁富，而未嘗不憚粵民之悍，彼欲與粵民相安，或不敢縱其力之所至以自絕也，其始終意計殆如此。英商以洋行被燬，所喪貨財多，憤甚，馳報國主，羣酋知不能隱，亦馳報國主，遂斂船退舍以待命。國主下議院議，上議院大臣力主稱兵，下議院紳民不允。有調停其說者，謂宜先遣特使至中土，請重定盟約，并索償款以邺羣商，不許則先禮後兵，理直辭順，乃可激衆怒用之。國主以爲然，簡二等伯爵額爾金赴粵，調派兵輪，分泊澳門香港，俟進止，遣使告法美二國合從之利。額爾金貽書葉相，大略謂舊約凡領事官得與中國

官相見，所以聯氣誼，釋嫌疑，故兩國無難辦之事。自廣東禁止入城以來，浮言互煽，壅閼不通，致有今日之釁。粵民燬我洋行，羣商何辜，喪其資斧。請訂期會議償款，重立約章，則兩國相好如初，永無齟齬，否即以兵戎相見，毋貽後悔。葉相謂其語狂悖，置不答。額爾金再三趣之，皆不答。法美兩國領事官亦以燬屋失財照會葉相，請酌給賠償，且言英已決計攻城，願居間排解。議者或勸撫定法美以伐敵交，葉相謂彼皆比周以脅我也，遂不聽，且不設備。粵民揚言英使果來，當羣起擊之，額爾金淹留香港，久不得中國要領，欲與他省大吏議之，則皆以葉相握通商大臣關防，不敢攙越爲辭；欲入都，則是時未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無主之者。適法美兩國兵船至香港汲淡水，將赴日本，乃諷之同攻廣東，謂得志中國，則日本不戰自服，遂與聯盟。

七年五月，英師攻東莞，不克。己丑，瓊州鎭總兵黃開廣以釣船紅單船百餘與英師戰於三山，我軍潰，英師追至佛山鎭而止。九月，諜報英船驟至，將大舉攻城。葉相笑曰：『訛言耳，必無是事。』十月，戊申朔，忽有英法兩國小火輪船入粵河，豎白旗，示無戰意，遞照會，仍言入城索償及通商事。葉相答以通商而外，概不能從。於是

英法美三國兵船皆集黃埔。十一月，戊寅朔，進迫花地。癸未，進迫沙面，登河南岸。奪民屋以駐兵。法人美人皆不欲戰，謂我於中國素無怨，何必棄好尋仇。英人謂曰：「方今中國內寇益橫，又曹於外交之道，助之不知德，病之不知怨，貴國篤念交誼，中國且益自尊，謂小國不敢叛天朝也，貴國如不欲責償款，我將獨進，如有所得，我自擅之。」二國乃與約得利均霑，美船雖從而不助戰，英又兼供二國一月兵餉。當是時，文宗顯皇帝憂粵事，密戒葉相，海內多故，餉源在廣東，凡馭洋人務持平，勿偏執，釀釁端。葉相於英兵之退，既增飾擊勦獲勝狀以聞，累疏稱英國主厭兵，粵事皆爾金包冷巴夏禮等所爲，臣始終堅持，不爲所脅，彼技已窮，行自服矣。粵民疾視英人，互播流言，或稱英屬國印度已叛，英兵敗績，連喪其渠；或稱英船遭颶風，火器已蕩盡，葉相撫以入奏。又稱英兵縱火焚居民，自致延燒洋樓，今反索償款，此端萬不可開。因自陳布置之方，駁辯之辭甚具。天子又特戒之，謂浮言難盡信，當相機愼圖，勿存輕視意。顧南北相距七八千里，實狀無由上達，又以葉相駐粵，綜理洋務久，更事多，必有把握，故常優旨答之。葉相失事時，猶奉溫諭褒勉，蓋冀其措注得宜也。將

軍巡撫司道進見商戰守策，而葉相澹若無事然。或密詢其故，則曰：『彼第作戰勢來嚇我耳，張同雲在敵中，動作我先知之，我不與和，彼窮蹙甚矣。』張同雲者，本通事，葉相購爲外間者也。有識時者退而歎曰，强寇豈可以空言應哉，己則無備，輒謂人窮蹙，譬猶延頸受暴客白刃，倘告人曰彼懼犯法，窮蹙甚矣，自欺如此，禍其可紓乎。粵民自使相琦善莅粵後，嘗疑大府陽勦陰撫，葉相亦畏粵民之悍，遇事尤裁抑洋人，欲求衆諒。然粵民見葉相之夷然不驚，轉疑其與英人有私；及英人累致書不答，且不宣示，則愈疑之。僚屬見寇勢日迫，請調兵設防，不許；請招集團練，又不許。衆固請。葉相曰：『姑待之，過十五日，必無事矣。』乃乩語也。先是葉相之父志詵喜扶乩，葉相爲建長春仙館居之，祠呂洞賓李太白二仙，一切軍機進止咸取決焉。乩語告以過十五日可無事，而廣州竟以十四日先陷。人咸訝之。或曰，洋人賂扶乩者爲之也。然其事秘，世莫得而詳云。戊子，得密報，敵已分布巨礮，將攻城，或稱宜遣紳商赴船觀動靜，葉相盛怒，傳諭官紳士庶，敢有赴敵船者按軍法。英人復照會葉相，一欲相見，二欲在河南岸建洋樓，三欲通商，四欲進城，五欲索償欵及兵餉銀六百萬

兩，仍不見答。己丑，英香港總督會同法美二國提督張榜郭外，限以二十四時破城，勸商民暫避其鋒。庚寅日，敵據海珠礮臺，礮聲如百萬雷霆，併擊總督署，開花彈芒燄四射，火箭入南門，延燒市廛，火光燭天，闔城鼎沸，葉相微服奔粵華書院。千總鄧安邦率粵勇千人殊死戰，殺傷頗相當，以無後繼，遂不支。辛卯，日未中，洋人登城，城內礮臺及觀音山頂徧竪紅旗。葉相知城陷，始派弁持令箭出新城，懸萬金賞，調潮勇攻觀音山，戰良久，不能克。巡撫柏貴檄紳商伍崇曜等議和，往見葉相，仍以『斷不許進城』五字語之。壬辰，將軍穆克德訥豎白旗西北城上，開西門，縱居民遷徙，洋人塞城上礮門，分兵巡城瞭望，張榜禁止殺掠，謂此行惟仇總督，不擾商民也。癸巳，將軍巡撫會同出榜安民，謂和議可定，城內士民毋驚恐。伍崇曜等趨英船謁公使額爾金，不得見，見其繙譯官威妥瑪，領事官巴夏禮，及通事張同雲李小春。往返三四，和議不成。英人索葉相甚急，乃以乙未夜，移居左都統署圃之八角亭。戊戌，英人括總督署中財物，並取布政司庫銀二十萬兩以去，釋南海縣獄囚，分隊引路尋總督。己亥，突刼將軍巡撫都統至觀音山，詭云會議公事，旋搜至八角亭，擁葉相至

大轎中，尙冠帶翎頂如平時，遂登觀音山，度飛橋，踰城出。薄暮，舁入舢板小舟，携上火輪船，從者或以手指河，攝之以目，蓋勸之赴水也，葉相憕不悟。將軍巡撫等會疏劾葉相，旋得旨以乖謬剛愎之罪褫其職。壬寅，洋人送將軍巡撫等還署，挾葉相至香港，猶每日親作書畫以應洋人之請，從者力勸不可題姓名，乃自書海上蘇武。八年二月，英人挾至印度之孟加臘，居之鎭海樓上，惟武巡捕藍璸，與一櫛工二僕實從。葉相猶賦詩見志，日誦呂祖經不輟。九年正月，藍璸病卒，葉相綾疾，西醫治之，不效。三月，丁丑卒。英人斂以鐵棺松槨，伴以水銀，并所作詩還於廣東。時人讀其詩，未嘗不哀其志而憾其玩敵誤國之咎也。因爲之語曰：『不戰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相臣度量，疆臣抱負，古之所無，今亦罕有。』蓋反言以嘲之云。（詩曰：鎭海樓頭月色寒，將星翻作客星單，縱云一范軍中有，怎奈諸君壁上看。向戍何心求免死，蘇卿無恙勸加餐，任他日把丹靑繪，恨態愁容下筆難。又曰：零丁洋泊歎無家，雁札猶傳節度衙，海外難尋高士粟，斗邊遠泛使臣槎。心驚躍虎笳聲急，望斷慈烏日影斜，惟有春光依舊返，隔牆紅徧木棉花。蓋葉相在鎭海樓，洋官五日繪相一次，分報英

國主及香港上海洋官，而葉相之父當城破時倉皇出走，未得音聞，故其詩云然。）

英法兩國兵久踞粵城不去，而北門外九十六鄉之義師起，設團練局於佛鎮山。揚言刻期攻城，然心志不齊，號令不一，訖於無成。英人初志在得入城見大吏，藉以通隔閡，馭商民，乃粵民一激再激，葉相復一誤再誤，使拱手而有粵城，非英所望也。然其意終在更定約章，索償款，增商埠；又因粵事，益知中國易與，遂糾法俄美三國兵船北上，駛入大沽，阻我海運，立約而還，旣而約事中變，科爾沁忠親王以重兵扼大沽，九年，擊敗英法兵船。英人退至香港，益募閩粵亡命，操練不輟。十年，復悉銳犯大沽北塘礮臺，連敗官軍，陷天津，逼京師，寇燄披猖，海內震動，英法兩國乃迫索巨餉，別訂約章，大得便利，視舊約加培蓰焉。嗟乎！西洋諸國之勃興，亘古以來未有之奇局也。其得失利弊，與前史所著迥殊，非默究數十年，不能得其窾要，或視爲尋常，忽不加察，而大受虧損；或上下內外，堅持力爭而無關至計。粵民激於前此大府議和之憤，萬衆一辭，牢不可破，必阻其入城一事以爲快，屢請屢拒，紛紜者二十年，而大沽之失，天津之約，皆成於此，由今觀之，甚無謂也。英法兩國於和議定後，至同治元

年，始退出城，英人占將軍署爲領事廨，沙面造洋樓爲通商埠，法人占布政使署爲領事廨，并踞新城總督署，改建天主堂，而粵人固無如之何。夫民氣固結，國家之寶也，善用之，則足以制敵；不善用之，則築室道謀，上下乖睽，互相牽累，未有不覆敗者。觀於粵人己酉之役，官民一心，措注協矣，厥後志滿氣驕，動掣大吏之肘，微特中材以下不能用粵民，即使同治以來中興諸將相當之，恐有大費躊躇者，葉相之擯徬徨，進退失據，亦固其宜。尋至城陷帥虜，而粵人坐視不能救，其憤盈激昂之氣，亦稍頹矣，是果可常恃乎？昔侯官林文忠公初禁洋烟之時，洋人未識中國虛實，有顧忌心，若使林公久於其任，未必無以善其後。乃使相琦善繼之，而大局一壞不可振；耆英伊里布又繼之，和議遂定。彼時舍此固無以弭外患，而主和議者，例受人指摘，下流之居，未必如世俗所譏之甚也。粵民之與官相抗，亦琦耆伊三相有以激之。葉相見林文忠裕忠節諸公，或以挑釁獲重咎，或以壯往致撓敗，而主和之人，又皆見擯清議，身敗名裂，於是於可否兩難之中，別創一格，以蘄所以自全者。高談尊攘，矯託鎭靜，自處於不剛不柔不競不絿之間，乃舉事一不當，卒至辱身以大辱國，而洋

人燎原之勢，遂不可復遏。然則洋人之禍，引其機者琦相，決其防者葉相也。要之御非常之變，雖豪傑之士，鮮不智勇俱困焉，蓋因前事無可師，而俗論不可徇也。若以太平文吏翰苑侍從之才當之，豈不難哉，豈不殆哉。

葉相廣州之變，亦中外交涉以來一大案，紀載者不下十餘種，或怨誹過當，或傳聞失實，惟粵人李鳳翎洋務續記一卷，七絃河上釣叟英吉利廣東入城始末一卷所書較爲明覈。余病其選辭未盡雅馴，且月日尙有未審，事蹟尙有未確者，乃集十數種書，大加考訂删次，并參覈江上蹇叟所著中西紀事，復附益以余平日所素聞於粵人者，稍加論斷，以垂鑒戒焉。自識

中西紀事謂粵城之陷在十二月，洋務續記謂在十一月，英吉利入城始末謂在十月。觀洋人於是月七日賀元日，乃中國冬至後十日也，自以洋務續記爲確。又識

# 葉名琛傳

胡鳳丹

公姓葉，諱名琛，崑臣其字也。曾祖廷芳，始由江南溧水占籍湖北漢陽，遂爲漢陽人。祖繼雯，乾隆庚戌進士，官至刑科給事中，世稱雲素先生。考志詵，兵部武選司郎中，以公貴，三代皆贈如公官。公先世咸懷隱德，給諫公性尤至孝，嘗封股療大母疾，居二親喪，廬墓六年，至有枯木重榮燕巢互乳之異，鄉人士以爲孝感所致，朝廷聞而旌之，用能集慶篤祜，緜緜延延，大鍾其祥於公。公生而端靜，不苟言笑，循家法維謹，讀書目數行下。未弱冠中道光乙酉副車，詞筆奇奥，詫爲老宿。旋充武英殿校錄議叙教諭。辛卯舉於鄉。乙未成進士，授編修，直清祕堂，嘗進禱雨文，甘澍應期，宣宗稱爲忠孝所感，其受特達知自此始。上欲試以吏才，輟侍從，出公爲陝西西安知府，有能名。己亥，擢山西雁平道。庚子，調江西鹽法道，兼權布按兩使。壬寅，授雲南按察使。未一年，陞湖南布政使。癸卯，調藩甘肅，丁母憂去職。服闋，補江寧藩司，以原籍例迴避，改廣東，留署順天府尹，辦武闈事。丁未，始履廣東藩司任。公數歷中外二十餘年，遇事無險夷巨細，必躬必親，壹以答主知孚民隱爲念，故所至輒奏最，而治粵

爲最久，得粵人心亦最深，逐與粵事相終始。先是英人不恭，迫換和約，並索黃埔碼頭爲互市地。時琦相國主其議，以諜公，公持不可，積忤相國意，被劾。天子知公可大用，就擢巡撫，委以外事。粵東爲華夷交滙之區，民俗好亂而樂禍，且承平久，蘊孽尤深，最號難治。戊申，英德清遠二縣會匪起。己酉，羅定州土匪又起。公率兵勦辦，應機立斷，或數月或數十日而賊首鄧十富黃毛五林十八等悉就擒殄。未幾，海疆蠢動，公與總督徐公密畫勦撫兼施，卒能折其牙角，潛消逆萌。事聞，宣言大悅，賜一等男爵，加太子少保銜。庚戌，韶州紅巾賊倡亂，公先事防堵，賊不敢騁，賞頭品頂戴，兼總督銜，充欽差大臣。咸豐壬子，眞拜兩廣總督。癸丑，粵城北門外三元里紅頭賊又起，勢猖甚，公晝夜督勦，收復二十二屬，逆首李文茂竄至廣西境內伏誅，賊始平。乙卯春，上命以總督協辦大學士，次年授體仁閣大學士。無何，英人攻入省城，公感兩朝知遇恩，誓以身報，親登洋舶，陳說利害，詞色並厲。酋首相顧愕眙，挾以去，浮海涉印度，蹤數萬里。公窺意不善，卽欲死之以環守不得間，且冀深入彼地，得其要領，歸報天子，俾疆事不至大壞，姑忍須臾活，不爲匹夫溝瀆小諒，卒以事會不諧，莫伸隱志。

又大臣義不辱，乃絕粒扼吭以卒，時咸豐戊午三月二十有三日也，而公亦由是削職，爲虜，可哀也已。於某年月日，歸公櫬，蓋自是而海疆事亦稍定矣。公生平宅心忠厚，有祖父風，鄉里善舉，知無不樂爲之，嘗捐廉俸銀一萬兩修漢陽攔江隄，水不爲患。又以本邑文風日熾，捐俸銀二萬，請廣文武學額二名，著爲例，士林頌之弗衰。友愛出於天性，少與其弟潤臣舍人以詩文鳴一時，舍人中更家變，援例出爲浙江試用道，中途聞公喪，邑邑遂歿。配李夫人，早卒，繼配汪夫人，淮安惡庵先生女也，有淑德，生女三，無子，以弟子恩頤嗣。

論曰：宣廟之季，疆臣負才名赫赫卓有建豎者，陸沔陽外，公其尤也。公與陸同府人，受天子恩皆極重，倚畀皆極隆，而晚節則皆艱屯偃蹇，齎志以死，又何其不相謀而適相合歟？雖陸死於寇中，慷慨捐軀；公死於海外，從容就義；然大臣謀國，至事機決裂，卽以死報，亦未嘗不飲恨於九泉，而何敢云塞責也。

# 書科爾沁忠親王大沽之敗

薛福成

英吉利法蘭西以咸豐七年冬十一月，攻陷廣州，執總督葉名琛，久踞不退。注謀在改約章，索償款，增商埠，自謂據地爲質，必可如其所請，講解以罷也。於是總督兩廣兼通商大臣者爲侯官黄宗漢，宗漢亦承平文俗吏耳，盱衡厲色，操下如束溼薪。退駐惠州，既不激勵兵練，籌克會城；又不與英使會議立約退師事，習見通商以來，主和者例干清議，挑釁者亦膺嚴譴，舉凡馭遠綏邊，暨戰守方略，惟以閉口不言塞耳不聞爲能。英使額爾金久不得我要領，乃糾法美二國，駛兵船北上。咸豐八年夏，四月，駛至大沽海口，大沽綠營兵素不練，多恇怯，一見敵船，驚潰，洋兵據我南北岸礮臺。直隸總督譚廷襄，提督張殿元等，皆以疏防獲罪，遣戍監候，有差。洋兵以大小輪船七，暨舢板船，駛入內河，直薄天津。額爾金等照會內閣，此來非用兵，蓋欲修好，請面見天子訴其事。文宗特遣侍郎銜耆英諭止之，不能，耆英歸，賜死。遂命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以欽差大臣視師通州，遣大學士桂良尚書花沙納往議和約。英人多索償款及商埠，許之恐傷國體，拒之慮挑強敵，乃以兩江總督何桂清兼通商

大臣，特派桂良花沙納馳赴上海，會合桂清，先與英人商定稅則再議約章，亦欲姑退之以紓近患，修戎備也。六月，英法美三國兵船退去。秋七月，王移軍海口，修築大沽北塘營壘礮臺，購巨礮分布要害，檄州縣伐大木，輸之海壖，植叢樁水底以禦輪船。又奏請調吉林黑龍江察哈爾及蒙古兩盟馬隊，前後赴軍者可五千騎。九年春三月，辛未朔，怡親王載垣馳赴天津，察勘海防事宜。桂良等在上海與額爾金商定稅則。額爾金遣其弟卜魯士率兵船北駛，聲言將入京換約，桂良等告以大沽設防，當進自北塘。夏五月，庚寅，卜魯士至攔江沙外，壬辰，遣其兵船闖入大沽海口，先覘形勢，王故羸師以張之。癸巳，洋輪十七艘駛進雞心灘，用炸礮擢斷鐵練。甲午，鼓輪直進，毀我防具，皆樹紅旗催戰。直隸總督恒福派員持天津道照會告以桂相已由上海馳還，請移駐北塘口外，靜待換約，否則暫令換約官數人，由北塘至天津。英人摽使者，不受照會，開礮擊我礮臺，分遣步隊蟻傅登岸。王揮鞭上馬，督軍鏖戰，戒礮臺同時開礮，沈毀數船，擊殺登岸洋兵數百，生擒二人，英領隊官傷股而斃殪焉。洋輪入內河者皆已中礮，不能駕駛，惟一艘遁至攔江沙外。是役也，英人狃於往歲海

口之無備，且窺見臺中礮力輕弱，未知我增置大礮也，貿然輕進，迨我礮擊壞數船，洋兵相顧愕眙，心手瞀亂，縱礮轟擊，多不能中，海潮方上，易進難退，倉卒不能出口，而我臺瞭擊敵船，蔑不中者，是以獲捷。英船未入口者，留駐大沽以南，分嚮旅順，威海衛，大連灣，大孤山，遊泊測繪，皆海口形勝也。或在此購煤汲淡水，轉若爲濟寇後路焉。疆吏營將聞之憷然，咸謂荒島，無足扞者，會英船糧且盡，始悉南駛。當英兵開戰時，美使華若翰由北塘登岸，詣京師，呈遞國書，款以優禮，換約而返。華洋互商知英人恥其敗挫，必興師報復，懼妨互市也，自議集捐白金二百萬兩，輸償英餉，沮其再舉。於是英使法使照會通商大臣何桂清，若事事遵八年原約，卽可罷兵。桂清據以入告。得旨：『卜魯士輒帶兵船，毀我海口防具，首先背約，損兵折將，實由自取，並非中國失信，所有八年議和條款，概作罷論。若彼自知悔悟，必於前議條款內，擇道光年間曾有之事，無礙大體者，通融辦理，令其有以回報本國，仍在上海定議，不得率行北來。儻再有兵船駛入攔江沙者，必痛加攻剿，毋貽後悔。』當是時，廟謨以獲勝之後，欲改前約，冀英法二國或就範圍也。然猶申戒疆臣帥臣，不得見敵輒先開

礮，致礙和局。又命留北塘一口，爲通使議和地。顧北塘地勢扼要，不亞大沽，明代防倭，已有礮臺。康熙道光年間，皆修葺之。迨王督辦海防，營度於大沽北塘之間，已二三年，北塘用帑百餘萬金，僅成南北三礮臺。曾有言宜縱寇登岸擊之者，王心韙其說，旋奉旨撤北塘之備，退據大沽營城，移其巨礮置大沽南北岸礮臺。營城距北塘陸路三十七里，水路七十里，議者謂禦寇不於藩垣，而於堂奧，失計已甚。北塘紳士，御史陳鴻翊，密疏爭於朝，不聽；翰林院編修郭嵩燾在莫府，亦力爭之。王狃於大沽之捷，謂彼以船來，不能多攜馬隊，俟其登岸，我以勁騎蹙之，可以必勝，洋兵伎倆，我所深知，何足懼哉。嵩燾以議論不合，遂辭去。十年夏，英將額爾金法將噶羅，率輪船帆船百艘入寇。復至大沽口，詗我設備嚴，懲前敗，不敢闖入。徐闚北塘之弛防也，遂移嚮北塘。先縱小火輪船至海口岸，以鐵練繫巨樁，鼓輪拽之，須臾樁則自拔。一樁去，復拔一樁，不二三日而數百樁盡拔矣。六月丁丑，英法馬步隊各挽礮車登岸，先據礮臺，官軍猶以其來換約，不之禦也。一吏派員持照會，請其使臣入都換約，不應。王整軍以出，所部馬隊已調赴他軍，不滿五千，合京旗步隊幾及萬人。英軍馬步可

一萬，法軍八千。壬午，洋船由北塘進內港，我軍馳往扼之，適值潮縮，船不能動，懼爲我軍所襲也，高懸白旗，示欲議和狀，我軍信之，不敢縱擊。比潮長，洋兵出不意薄我師，我師被挫，洋兵由北而南，將逼大沽，抵新河，我軍禦之。洋兵先以七百人出戰，王覘其寡也，麾勁騎馳之。洋兵退，乘勢蹴之。洋兵各執一槍，精利無前，數十步外，卽不能近。俄而七百人爲一字陣，每人相去數十步，陣長數里，輅我馬隊三千，漸圍漸迫，我軍不能退，突圍欲出，洋兵發槍無不中，我軍如牆之隤，紛紛由馬上顚隕。近世火器日精，臨陣者以俯伏猱進爲避擊之術，騎兵人馬相依，占地愈多且高，遂爲衆槍之的，然後知槍礮既興，騎兵難以必勝，或反足爲累也。戊子，王師敗績於新河，收合馬隊，出者七人而已。精銳耗竭，勢遂不支，退保唐兒沽。英法軍張甚，出全隊攻軍糧城，又攻副都統德興阿之營於新河，皆陷之。大沽北塘如左右戶，新河復居大沽之背。是時洋輪由北塘分闖大沽，駕大礮，擬我礮臺以扼我前，步騎踞新河以躡我後，大沽礮臺益危。礮穴外向，不能反擊，王所經理三載之工程與數百萬之帑金，悉置無用之地，王始悔縱敵登岸之非計，而事已不可挽矣。庚寅，我軍復退，洋兵進踞唐

兒沽。辛卯，奉硃諭云：『僧格林沁握手言別，倏逾半載，大沽兩岸，正在危急，諒汝憂心如焚。天下根本不在海口，實在京師，稍有挫失，須退守津都，自北而南，迎頭截剿。萬不可寄身命於礮臺，以國家依賴之身，與醜夷拚命，太不値矣。南北岸礮臺，須擇大員代爲防守，汝身爲統師，固難擅自離營，今有特旨，非汝畏葸，若不念大局，只了一身之計，殊負朕心，握管悽愴，諄諄特諭，汝其懍遵。』壬辰，特派侍郎文俊，武備院卿恒祺，馳往北塘海口，伴送英法二國使臣入都換約。秋七月，癸巳朔，上命大學士瑞麟，尙書伊勒東阿，統京旗馬步官兵九千防通州。丁酉，黎明，洋兵攻大沽北岸石縫礮臺，一開花彈猋入火藥庫，訇然震發，雷砰電颺，土崩石飛，礮臺失陷，提督樂善死之。惟南礮臺尙存，王念屢挫之後，精銳傷亡，南礮臺孤立難持久，適奉密旨，退防後路，乃撤營城及南礮臺防兵，次於通州之張家灣，與瑞麟軍相依護。庚子，以疏防故，奪王三眼花翎，領侍衛內大臣，鑲黃旗滿洲都統。洋兵進至天津，會和議屢講不就，遂逼通州。八月，戊辰，光祿寺卿勝保率偏師邀戰於八里橋，勝保紅頂黃褂，驕而督戰，洋兵叢槍注擊，傷頰墜馬，師奔，瑞麟軍聞風兒懼，胥潰。王軍朝陽門外，己巳，天

子以秋獮巡幸熱河，洋兵縱火燔圓明園。甲申，王軍亦潰，聞恭親王在長新店，與瑞麟等皆往從之。英法按軍郭外，欲邀恭親王主和議。恭親王用恒祺居間排解，往復關說甚苦，浹兩旬，和約始定。九月，壬寅，暨英人法人平。當是時，曾文正公國藩督師祁門，胡文忠公林翼駐軍太湖，進剿粵寇，相持甚急。聞變，合疏奏請於兩人中簡派一人，率精兵萬人入援，會和議成，乃不果行。英法軍以海口封凍為虞，皆於初冬退去。議者始悟咸豐七年廣州被陷之後，未始不可善為講解，內外大臣無一諳洋情者，遂於剛柔緩急取與操縱之訣，未能適中機宜；又或專為身謀，玩視大局，瞢然置之不理，使彼激而生變；紛紜者數年，局勢乃彌棘矣。不然，則乘大沽挫敵之後，隱示轉圜，儻得能者善為迎距，則八年原許之款，或可擇其重者，抽去一二。卽使仍用前約，其愈於十年所定之款猶多。且敵情叵測，大沽北塘與各海口，皆當嚴備。夫瀕海設防，猶在海駕舟也，舟之大數十丈，鑿方寸之孔，縱水漏入，則全舟沈矣。寇一入口，內地震驚，防不勝防，彼且反客為主。又以津沽屏蔽京師，而能戰之兵，實不滿萬，亦覺軍勢過單，况騎隊不敵槍隊，更出人意計外乎。自古戰守和互相為用，兩國修好，

軍衛不撤，設防之無害於和亦明矣。是故戰愈奮，守愈固，則和愈速；不戰不守，和亦難久，要挾孔多，和固受蹉，自然之理也。北塘撤防，爲議和地，時論頗歸咎於載垣端華肅順之誤大計，彼時三人，贊襄密勿，其責自無可辭。蓋戰和兩歧，斷非萬全之策，若十年之役，仍能却敵，勿令深入，則彼已頻年動衆，師勞餉匱，勢當自沮。然後遣明練沈毅夙有威望之大臣，馳赴上海，揆時度勢，與之定議，豈不愈於天津立約哉，豈不更愈於京師立約哉。

# 二 太平天國

## 太平天國戰紀

羅惇曧

洪氏以匹夫起兵，播蕩天下之太半，垂二十年，其間可紀者多矣，而事蹟闕然；徵之紀載，類皆耀清室之武功，蓋采諸官書，且大難削平，亦頌德之常例也。忠王李秀成供詞數萬言，曲折備具，然多經當時改竄，去其觸犯，及短官軍者，舍此更無足重焉。夫果摧枯拉朽，不足抗天討，則何爲相拒十數年，竭天下之力，僅乃平之？然獻不足徵，則來者何述？王闓運湘軍志，於曾氏多貶詞，尚有燬其書者，況臣於洪氏者之記述乎？今已易代，無復忌諱，宜若有信史出焉；特無成本据依，則蒐采費時，且難徵信。永州楊時百宗稷，以章以成所撰天國志相授，以成爲北王韋昌輝嫡子，昌輝敗，以成逃之皖之宣城，迄金陵傾覆，忍痛覼述，秘之鐵函，比於心史，其志可哀，而其事可据。傳之其子師洛之手，今師洛出以示人，其述太平天國事，皆直筆，至詳備，庶乎足以備

史材矣。然詞繁猥而不文，慮不足以行遠，幸作者傳信之盛心。若僅取一臠，則全鼎可惜。乃奮發自撰述，盡取其事蹟，而行以吾之文詞，削其事之繁碎，存者猶十之八九焉，文減數千言，而事則既詳核矣。易名曰太平天國戰紀，蓋太平天國爲一名詞，曰戰紀者，始終皆述戰事，蓋紀實也。或疑載筆者爲昌輝之嫡子，何於昌輝顯暴其惡，不留餘地？吾亦以是致疑。或者椎心於國亡，乃不忍於曲筆，羽淵抱痛，遼海無方，遂忍而出此耶？吾但求洪氏之信史足矣，持與前人諸記據，其爲謗書爲信史，非所敢斷，並存焉尚足以資考證，亦大雅所樂聞也。文成匆遽，未暇取舊記互校之，時地人名，慮不無舛誤，或期諸達者，或俟之異時，更理正之。癸丑十一月順德羅惇曧并志。

洪秀全起兵粵西，先與中表馮雲山，共說楊秀清；秀清約其妹夫蕭朝貴，同說鄉紳韋昌輝；昌輝偕行，說富人石達開、六人共誓生死，立會召衆，勢甚盛。時水寇羅大綱，有衆千餘人，掠永安州、敗遁胡以光，秀全在焉，以光勸歸秀全，官捕秀全急，乃起兵於桂平之金田村，時道光二十九年某月也。張嘉祥方爲盜魁，造秀全，語不合，

去掠潯州据焉。廣西提督向榮，都統烏蘭泰，賽尙阿，方擊嘉祥，未暇及秀全，秀全衆益盛。嘉祥敗降向榮，改名國梁，移師擊秀全，屢敗，永安陷焉。秀全稱天王，而楊秀清，蕭朝貴，馮雲山，韋昌輝，稱東西南北四王，石達開稱翼王。烏蘭泰等軍圍之數重，羅大綱突圍出，烏蘭泰逐之，敗歿。大綱假烏軍旗賺桂林守軍，語誤不得入，攻月餘退，陷興安縣，屠全州。道州舉人胡孝先，謁秀全永安，疑爲諜，繫之。孝先於獄草檄數千言，暴清廷惡甚至，秀全方求文士，得孝先檄，大喜，釋之。與論大計，孝先曰：『關中天府之國，周秦之所以興，欲爭天下，必先取咸陽，然後出山右，定燕薊，天下可傳檄定也。』秀全置諸左右，寵甚至。秀清忌之，値退兵永安，殺諸道，以陷敵聞，秀全甚悼焉。

秀全移全州軍攻長沙，未至，南王馮雲山陣歿，秀全哭之慟曰：『天不欲吾定天下耶，何奪吾良輔之速也。』雲山能謀善斷，多所規畫，秀全深倚之。雲山歿，移攻道州，陷江華，永明，五王皆壁郴州，茶陵。蕭朝貴率李開芳林鳳祥，攻長沙。江督陸建瀛師潰，朝貴軍壓城而陣，黃袍立城下，中彈歿。秀全哀慟，自率全師逼長沙，三月不下，向榮賽尙阿自外圍之急，食幾盡，夜造浮橋渡江逸去。陷益陽，獲民船千餘艘，渡

洞庭湖，陷岳州，拔漢陽，武昌，中原大震。初，秀全議取常德，趨漢中，襲咸陽，出山右以規燕薊，從胡孝先之遺策。比陷武漢，乃命石達開將羅大綱、李開芳、林鳳祥、取蘄黃順流陷九江，安慶，皆唾手下。秀全欲棄安慶，九江，出襄樊，逼潼關，以取長安，括財賦入武漢，又慮載重行緩，爲清軍逼，潼關堅不易拔，乃仍順流圖金陵。陸建瀛棄師遁，城攻七日而下，時咸豐二年二月也。建瀛呑金死。秀全欲趨江北，圖汴，定都洛陽，渡黃河以困燕都，或進言明祖亦席金陵以有天下，宜先建國，俾天下知趨向，秀全納之。羣下上尊號，改金陵爲天京，改元太平天國，柴燎上帝，大赦，妻賴氏爲皇后，子眞福爲太子；設六官，立學校；進秀清爲左輔，正軍師，東王，錄尙書事；昌輝爲副軍師，北王；石達開爲前軍主持，翼王；胡以光爲春官正丞相，兼中東將軍；羅大綱爲冬官正丞相，兼平西將軍；賴漢英爲夏官正丞相，兼盪寇將軍；李開芳爲地官正丞相，兼平北將軍；林鳳祥爲天官正丞相，兼平南將軍；餘文武封賞有差。開科取士，試者二萬餘人，狀元王弢。軍制，每軍一軍帥，統五師帥；一師帥，統五旅帥；一旅帥，統五百長；一百長，統十司馬；萬二千五百人爲一軍。李玉成，李世賢，林紹璋，林啟容，白輝懷，各統

一軍。軍帥上有監軍總制，將軍，指揮，檢點，丞相。丞相爲一品，下至旅帥，皆武職。縣爲令，州爲牧，府爲太守，行省文武將帥各一，文方伯，武主將，佐將副之。

韋志俊陷大冶，陳玉成方爲糧官，清軍逐志俊急，玉成率糧卒助戰，因勝焉，志俊嘉其能，分兵授之，屢捷，遂爲大將。羅大綱將本部掠京口，揚州，天長，六合，進攻廬州。胡以光以本部出和州，含山，巢邑，與大綱會，遂拔廬州，合師攻英霍黃梅，皆下之。大綱渡江，攻克潯陽，林啟容留守。上掠彭澤，以達武昌。以光攻克黃州，下漢陽，韋志俊留守。林紹璋泝流取巴陵，渡洞庭，攻湘潭，敗焉，削職居武昌。大綱以光屯鄂，石達開出無爲，廬江，舒城，據六安，下桐城，遂破安慶。賴漢英取句容，溧水，太平，蕪湖，繁昌，南陵，池州；楊宜清輔清出溧陽，破廣德，徽州，黃文金留守。古隆賢，賴文鴻，破宣城，寧國，銅陵。咸豐四年甲寅二月，達開使漢英攻豫章，所過湖口吳城皆下。達開掠撫州，饒州，廣信，建昌，寧都，並下十三州，惟吉贛未破，合攻豫章，久不下，曾國藩來援，漢英退，國藩逐之，收吳城湖口。國藩逼潯江，秀清徵漢英，漢英畏罪棄室遁。三月，宜清輔清圖閩浙。

先癸丑秋，召羅大綱入議，圖河北。大綱曰：『欲圖北必北定汴，車駕駐汴，軍乃渡河，否則先定南九省，無後顧憂，然後三路出師：湘楚一出漢中，疾趨咸陽，以至皖豫，而達金陵；一出徐揚，席捲山左，咸陽既定，乃出山右，會獵燕都；雖諸葛不能禦也。若懸軍深入，犯險無後援，臣不敢奉詔。且既都金陵，宜多備戰艦，精練水軍，然後可戰可守，若待粵之拖罟已臨長江，則運道梗矣；今宜先備木筏，堵江以待戰艦之成，猶可及也。』秀清方專權，不納，以大綱老怯，乃命李開芳，林鳳祥，率兵五萬北犯。秀全詔之曰：『師行間道，疾趨燕都，無貪攻城糜時日。』大綱語人曰：『天下未定，乃欲安居此都，其能久乎，吾屬爲虜矣。』

開芳攻潁川，旬日未下，去之。攻汴梁，亦旬日未下，遂渡黃河，皆行間道。時隆冬，南兵不習寒，耳鼻凍裂，師止即熾火，潰爛者十六七。抵天津，甚憊，僧格林沁迎擊，大敗之，退屯商州。鳳祥出募兵，僧王決黃河水灌之，城不沒者三版，一軍皆哭！開芳衣黃袍張繖乘筏而出，僧王禽殺之，盡坑其卒。鳳祥聞敗，截鬚匿地穴中，亦搜殺之。

秋，羅大綱胡以光援潯江，夜以舟實蘆葦然之，鳴鑼數百，犯國藩軍，國藩驚醒，

燭江盡赤，棄舟遁，焚其船百餘艘，潯江圍解，遂援廬州，多隆阿都興阿拒戰敗走，廬州圍解。以光進爵豫王，兼大丞相；大綱進爵沛王，兼大丞相。

秀清威權日盛，國中惟知東王，不知有天王也。百官皆趨秀清府，天王深居，以時朝而已。章奏必先達秀清，乃上。軍政概不以聞。秀清敎令稱金諭，每諭至，太吏將帥於十里外列案跪迎，焚香誦，否則干重譴。閫外皆置監，喜石達開而惡韋昌輝，昌輝曲事之，秀清益驕。昌輝導以宮室聲伎之奉，窮極奢麗，妃妾數百，晝夜淫佚，執役皆好女，造龍車寘樓上，使侍妾裸曳之，久乃不能人。昌輝榜四方，爲求醫，能瘉者爵高官。秀清向昌輝道所苦，昌輝則泣下，秀清益德之。出入儀衞，擬於乘輿，輿置一榻，四寶座，二豎入侍，輿夫三十二，皆衣繡極麗，靑白二龍前驅，稱九千歲，日夜必演劇爲娛。咸豐五年乙卯，官文胡林翼之軍圍鄂急，秀清命胡以光將兵五萬赴援，未至而武昌陷，秀清罪以光，削其王號。秦日昌封燕王，秀清摘其短，亦削其爵。以光憤鬱病發，與林翼戰於江夏，林翼敗，以光卒於軍。韋國宗代將，復與林翼戰，敗之，復据武昌，軍中有韋國宗三打湖北之稱，以功加右軍主將。

咸豐六年丙辰，向榮張國梁破句容，遂圍金陵，壓朝陽門六十餘壘。秀清徵沛王羅大綱，將四丞相李秀成陳玉成陳仕章涂鎭興拒戰，敗之。大綱搏向榮壘，飛彈傷足，養疾金陵城中。秀成等屢戰，互有勝敗。向軍既久困金陵，秀清急欲行篡，忌大綱，乃使醫置毒殺之。大綱多謀善戰，識大體，與秀成爲刎頸交，自金田起兵至金陵，屢克大郡，不屠城，不殺降，愛士卒如子弟，用其謀無不中，功最高，爲秀清害，人爭惜之。

京口守將吳海孝，李世賢，爲張國梁和春所迫，秀清命李秀成等四丞相援之，秀成欲令一人由江面潛入京口，出兵夾擊，諸將無敢應者，陳玉成曰：『事急矣，吾當自行，公任其外，吾任其內。』乃夜乘小舟，潛越敵水寨，無覺者。既入，縱兵擊國梁軍。秀成憑高見城中兵出，遣鎭興仕章當敵，而自率奇兵繞國梁軍後，痛擊之，國梁大敗走京口，圍解。和春軍丹徒，秀成合京口兵擊之，和春敗走。乘勝渡瓜洲，攻揚州之扑樹灣，一戰而揚州陷，秀成令汝孝將揚州軍實置京口，周勝坤守湯頭舊營，爲清軍吉某所破，後路既阻，乃欲由六合通江浦浦口以還金陵，國梁軍阻之。秀成回

師疾渡南徐，猝擊湯頭，破之，吉某自殺，連破十餘營，國梁回救，已無及矣。秀成以揚州孤懸江北，留鎮不便，遂棄去。秋八月，抵金陵，秀清檄擊向榮軍。秀成與玉成入謁，言向軍久屯壘堅，不易猝拔，不如奇兵出溧水至句容，斷其糧道，不擊自潰。秀清不許。秀成出，乃激厲將士，進兵擊丹徒，張國梁以兵三萬馳救，秀成大破之。翌日，攻向榮軍後路，而達開之兵適至，夾攻之，肉薄搏壘，向軍大潰，退屯丹陽，盡奪向壘。論功加秀成合天侯，玉成成天侯，其餘封賞有差。達開加大將軍，仍率兵入閩，爲宜清援。秀清忌達開，不欲偪己也。秀成玉成追擊向榮張國梁，乘勝奪蘇州。

秀清屢圖篡，欲迫秀全禪位，秀全微聞之。秀清僞疾，亟諷天王臨視，盛陳兵衞。秀全至臨臥內，秀清仰臥旁，侍四女子，設小榻一以待天王。秀全言東王病苦可念，秀清作囈語曰：『人言天無二日，秦時二日相鬥，何也？』秀全卽勅從官九叩首三呼東王萬歲，秀清愕然。初秀清欲誘秀全正二日之誤，卽迫其遜位，不則弒之。秀全猝令從官呼萬歲，秀清反不能復言，瞑而息。秀全稱更衣，乘間逸去。秀清張目曰：『天王何在？』左右以告，秀清太息而止。秀全深自危，嚙血書詔，召北王韋昌輝入衞，

昌輝與秦日昌領精卒五百，馳至，夜深扣水西門，衞士不納，曰：『無東王令箭，城不得啟。』昌輝怒曰：『吾奉東王密書，星馳來汝輩敢阻，吾甯不能殺汝耶?』衞士懼，乃納之。至秀淸府，守者拒焉，昌輝奪門，衞士殊死戰，昌輝大呼奉詔討賊，順者釋勿罪，漸散去。昌輝迫秀淸臥內，秀淸獸伏水閣下，縶之以獻，族其家。秀全聞變閉宮，昌輝扣宮門稱獲賊，取中旨。秀全以昌輝族秀淸家，慮專橫難制，欲赦秀淸，昌輝怒，命左右殺秀淸。詔勿多殺，亦不褒昌輝功，昌輝益怒，慮秀淸官屬爲己患，矯詔秀淸黨自投者皆宥之，否則殺無赦，至者三千餘人，昌輝勒兵盡誅之，閉城大索，旬日未止。達開在鄂，聞變馳入，諫昌輝曰：『秀淸爲逆，誅之足矣，餘黨治過嚴，人人自危，亂將未已，徒快敵意。』昌輝以達開厚秀淸，且負人望，復謀殺達開。機泄，達開脫走，縋城遁。昌輝以兵入達開家，老幼悉戮之。達開走安慶，召兵靖難，大軍抵甯國，甯國方被困，乃先解甯國圍。昌輝聞達開將至，更日姿戮，秀全侍衞，日戮數人，皆哀訴昌輝之暴，謂臣等身不自保，豈復能翼陛下。秀全曰：『俟機至，恣爾等之便。』侍衞數十，約五鼓持械會昌輝宿東朝房，衞卒皆倦，侍衞蠭擁入，捽昌輝拉殺之，秀全命傳首甯國，

止靖難兵，達開留軍甯國，從百人入見。或奏達開兵衆功多，慾難饜，請留之京師，解其兵柄，否則又一楊秀清也。秀全爲之動，乃詔達開勞苦功高，宜留輔弼，兵柄以付李秀成，政事一倚仁達仁發，秀全之兄也。達開既閒居金陵，志不得申，其黨張遂謀諷之曰：『王得軍心，何鬱鬱受人制。中原不易圖，曷入川作劉玄德成鼎足之業？』達開從之，疏求去，又榜城市告衆行，以煽衆心，從之者十餘萬人。至安慶，約陳玉成李秀成以所部偕行，玉成軍已發往告秀成，秀成曰：『吾儕棄鄉井，捐生命，以圖功業，中道易心，後世其謂我何，吾決不行，君自裁之可也。』玉成曰：『非君言，吾幾爲所悞。』兵止不行。達開初謂二人必樂從，及皆謝絕，益失意，不能復還金陵，乃去皖，隨行兵數十萬，秀全聞而悔之。初向榮既敗於丹陽，江南大營盡沒，乃吞金死。國梁憤敗，力與秀成戰，秀成敗，引去，攻金壇未下，而金陵楊韋之難作，秀成退句容。七年春，桐城爲秦定三圍急，乞救，秀成奉命將李昭壽援桐城，而陳玉成奉命援甯國，皆不利。昌輝方欲誅達開，檄諸將縛以獻，秀成不奉命，昌輝將籍秀成家。陳仕章諫曰：『秀成能軍，又新招張樂行，兵號五十萬，實三十萬，若籍其家，秀成必反，何可當也，

不如厚遇之，』乃免。秀成在軍，傳言父母已爲昌輝殺，悲傷不已，昭壽曰：『大丈大不爲父母尋仇，作兒女子態何益也，今宜率張樂行之衆，鼓行而西，席捲咸陽，南據巴蜀，西定秦隴，東拒潼川，則霸業可成，何爲俯首受人宰割耶?』秀成曰：吾徐議之，數日，得家報，父母無恙，乃止。昭壽，河南固始人，咸豐初，霍邱之洪家集，有大盜陳玉，聚衆數萬人，清軍攻玉甚急，昭壽有衆百餘來坿玉，玉徵昭壽兵，限辰至，過午提首來見，昭壽怒，毀陳字旂，自稱壽王。數日，得衆萬餘，清軍擊敗陳玉，移師攻昭壽。爲所敗，主將陣亡，遂圍商邑，爲團練所敗，以餘衆降清軍於英山。使當前敵，又敗遁歸里，聚衆數千，復圍商邑，再敗，復投清軍。主將致書淮帥袁甲三，論昭壽罪，爲昭壽所得，昭壽遂殺驛夫，降於九江將檢點林啟容，啟容要以殺清主將爲信，乃去降於黃梅將黃某，黃某以兵千餘應之，使詐殺清主將，諸團練截擊之，昭壽敗走。六年，以所部歸李秀成，秀成特優禮之。論中原豪傑，昭壽言有張樂行者，今屯三河，馬步兵數十萬；亳州有孫奎星，亦有衆數十萬。秀成尋令昭壽持節招樂行，秀成方屯桐城，聞樂行將至，自率衆迎之，取霍邱六安，爲樂行置家屬，秀成得樂行兵，勢益盛。

桐城爲清將秦定三圍急，而無爲，巢縣，廬江，亦爲多隆阿，都興阿所破，秀成以桐城失，安慶不保，檄陳玉成解甯國之圍，以救桐城。玉成將萬人赴援，秀成繪進兵圖式授玉成，指陳方略，先攻無爲，抄巢縣以兜擊廬江。玉成晝夜馳二百餘里，兵突至，多隆阿猝不及備，敗走。玉成趨運漕，連破二十營，趨昭關，會逕天侯陳仕章，令屯巢縣，以障和含兩浦；仕章分兵千餘隨玉成夾擊東關敵營，破十餘壘，進軍巢縣，又破都興阿營二十餘壘，收巢縣廬江，疾趨桐城。秀成知援至，出兵夾擊定三，遂大破之，死傷數千，定三僅以身免。玉成還攻甯國，未入境，清將棄城走。論功加玉成成天豫，秀成合天燕時咸豐八年戊午二月也。清帥胡林翼，曾國藩，圍九江年餘，屢告急，陳玉成赴援未至，而九江陷，林啟容死焉。啟容善撫士卒，城破日，無一降者，國藩深佩焉。

玉成救九江不及，屯黃梅。時南徐爲和春張國梁久困糧絕，秀全命長兄仁發將御林軍萬餘人援之，敗績。更命秀成將兵二萬赴援，秀成命李世賢爲前部，李昭壽副之，戒世賢等勿輕戰，以俟大軍，仁發促之戰，大敗，十營潰其九，城中絕食已三

日矣，秀成至，乃令守將吳汝孝退出城，秀成自爲殿，全師而退，南徐永爲清有，清將馮子材守焉。仁發譖秀成專擅失地，陰請加世賢王將，與秀成並，以分其勢。南徐失後，敵軍愈盛，句容爲張國梁攻陷，人心動搖，秀全命秀成掌朝政，人心始定。自楊韋難作，達開遠徙，秀全日益削弱，賴秀成支拄。秀成得張樂行一軍以障江北，南陵銅陵並陷，秀成命李世賢進屯灣池，以政事付蒙得恩林紹璋李春發，自督師收二陵，命楊輔清守之。鎭江句容既失，張國梁和春乘勝破溧水，再逼金陵，秀全迭詔勤王，時清軍相拒四方，不暇相救：陳玉成堵黃梅黃州，與胡林翼曾國藩日有戰事；黃文金守祁門，與鮑超相持；韋志俊堵池州，與楊載福彭玉麟迭戰含山，和州，爲勝保所破；皆無暇援金陵。秀成以金陵糧富不足憂，乃親將譚紹光陸順德吳定彩陳坤書，兵三萬人，渡江北復合和，次大柳村，爲勝保伏軍所敗，退屯全椒，整兵援浦口江浦，張國梁合圍急，僅浦口得通，秀成自當之，能守不能戰。金陵困年餘，糧將盡，城中洶懼。自楊韋之難後，秀清以王位偪己，靳不以封，雖秀成玉成百戰功高，不得王。至是金陵困急，勤王兵皆不至，秀成以玉成兵最强，乃請加玉成王號，寄閫外，乃封玉成

英王，賜八方黃金印，便宜行事。玉成雖專閫寄，而威信遠不如秀成，無遑調者。時李昭壽已降勝保，領兵在滁州，致書秀成曰：『君何事不如陳玉成？智謀勇功，何者弗及？今玉成爲王，君尙爲主將，天王之闇可知矣。吾始投大淸，優禮有加，以君雄才，何爲鬱鬱居人下，盍從我游乎？』兵部尙書莫仕葵、以察軍在秀成營，書至，仕葵啟閱之，以示秀成，秀成大驚。仕葵曰：『公意如何？』秀成曰：『臣不事二主，猶女不更二夫，昭壽自爲不義，乃欲陷人乎。』仕葵曰：『吾知公忠義，當代奏天王。』乃持書去，戒秀成曰：『儻有敵將書，宜原封上進，以弭讒謗。』流言達於秀全，秀全命封江阻秀成兵，並縶其父母。仕葵聞詔曰：『若此則大事去矣。』乃偕蒙德恩、林紹璋、李春發，入宮切諫曰：『秀成前待昭壽有恩，今聞玉成封王，故爲敵行間，陛下奈何中其奸，自壞長城？京師一線之路，賴秀成障之，舍秀成無足當者，玉成總軍數月、不能調一軍，其效可覩矣。今宜優詔褒勉，以安秀成之心，臣等願以百口保秀成之忠義也。』秀全悟，撤封江之詔，召秀成入，慰之曰：『朕故知卿忠義，偶信謠傳，朕之過也，卿宜釋懷，戮力王室。』秀成頓首謝曰：『臣才庸力薄，不能早靖大難，以紓聖懷，臣罪

大矣；以外無專閫，遂薦玉成總師干，期早釋圍以安宗社，不意駸尋數月，勤王兵無應者，固玉成失人之故，微臣實尸其罪，聖明不責，反加温慰，碎身不足以酬。』秀全即進封秀成忠王，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賜上方劍，八方金印，便宜行事，自主將以下，先斬後奏。撤玉成金印。秀成還浦口，連日賚賜稠疊。時冬十二月，秀成羽檄諸鎮，期明春大會於安徽之樅陽。第一鎮，左軍主將李世賢；第二鎮，前軍主將陳玉成；第三鎮，中軍大佐將黃文金；第四鎮，王宗提督軍務楊輔清；第五鎮，右軍主將劉官芳；暨隆天福顧文鴻，受天福古隆賢，勷天福李遠繼，敬天福胡鼎文，謝天福張朝爵，奉天福黃呈忠，顧天福吳汝孝等，上將百餘，以九年二月，皆集樅陽。秀成馳至，告衆曰：『秀成荷聖恩，專軍政，實賴羣公戮力以匡王室。吾儕棄邱壠，冒鋒鏑，無非欲成大業，共安樂耳；今京師累卵，不保旦夕，諸公皆綰兵符，不併力釋圍，以固根本，將坐待爲虜乎？』皆興應曰：『願聽驅策。』秀成曰：『吾欲先取杭州，以斷張國梁糧道，使其分兵來救，我則返旆出不意擊之，蔑不勝矣，諸君整軍候調可也。』陳玉成爲多隆阿鮑超敗於德安，聞樅陽之會，馳至，並繳八方金印。浦口代任軍務陳坤書，疊

報國梁攻陷三營告急，乃與玉成馳解浦口圍，夾擊國梁，大敗之，國梁退屯江浦。秀成玉成乘勝取六合揚州，玉成攻六合久不下，秀成旣破揚州，以糧實庫藏送金陵，回軍攻六合下之。玉成軍拒昭壽，秀成軍拒國梁，玉成攻滁州，月餘未下，而黃梅，宿松，太湖，先後爲多鮑二軍所破；合肥，廬州爲李續賓所陷，玉成捨滁州與秀成合師，與李續賓大戰於三河，大敗之，續賓自殺，復合肥廬州。乘勝擊多鮑又勝之，復黃梅，宿松，太湖，追至二郎河，玉成前驅，爲鮑超伏軍所敗，秀成被困，達晚突出，不折一兵。玉成回黃梅，而秀成回巢縣，甫至，聞江浦薛元芝降於淸軍，追之不及，秀成仍堵浦口。十月，六合爲勝保所圍，仍逼浦口，與國梁合，秀成腹背受敵，兵單不任戰，飛檄玉成來援，玉成先援六合，一戰卽揚言去取邗江，朱某分兵守邗江，玉成遽返戈擊六合，國梁以兵二萬渡江來援，背水而陣，玉成曰：『見國梁藐我甚矣，誓禽之。』分兵綴朱軍，自以精銳突擊國梁，國梁大敗，走六合，圍不戰而解。乘勝逼浦口，秀成出兵夾擊勝保，幾爲虜，黃宿太湖，又爲多鮑攻急，玉成馳救，而秀成欲親攻杭州，秀全以秀成去無人拒國梁，止之。秀成入陳曰：『臣前與諸鎭約，攻浙江，斷國梁糧道，俟其

往救反旆擊之，此奇策也，否則徒自困。」諸臣交贊，乃許之。秀成以軍務付陳贊朋，黄子隆，自率精兵三千行，去三日而浦口陷，秀成由鳩江越清弋江，出甯國之後，甯國方被圍，秀成馳至解之，疾趨廣德，一鼓下之。十年庚申春，秀成至泗安，有浙兵十五營防守，連破之，命李世賢攻湖州，而自將譚紹光等，僞浙軍旗幟，趨錢塘，逼武林門，會百姓逃亡入城，城門閉，乃由清波門崩地道，三日破之。滿城未下，滿兵殊死戰，國梁使張玉良率兵八千來援，秀成徧插新幟以疑玉良，玉良不敢逼，駐離城四十里之塘西，秀成使贅者傳柝，三日城中寂然，乘夜全師退，走天目山，至孝豐，一日夜三百里，抵廣德，以所獲府藏數十萬沿途棄之，玉良兵利所獲，止不追，遂達建平。

秀成大集諸鎭兵五十萬，議解金陵之圍。乃命楊輔清進溧水，雨花臺；李世賢進溧陽，攻句容；劉官芳進秣陵，逼七甕橋；黄文金進高橋門，命所部譚陳吳陸四將進赤沙山，攻淳化鎭，國梁營二十壘，世賢既得句容，疾趨淳化，夾擊國梁，大破之，國梁退入大營，秀成命古隆賢賴文鴻攻東門，命世賢包北門之後，自屯鍾山之尾，以遏退兵，陳玉成兵馳至，大隊攻兩浦，自將精兵渡西梁，進江甯鎭，攻鐵線橋，城中亦

自十三門出兵夾擊之，刁斗之聲連數百里，旌旗若長虹之亙天。是日微雨，諸軍斬關入，勢若崩潮，國梁不能禦，大敗退。俄頃三百餘營，夷爲平地，金陵無清軍之迹焉。逐北攻鎮江，欲奪其城，以通蘇州饟道，雨甚乃止，黃文金再攻不克。諸將朝賀，大犒三日，賜秀成稱三千歲，黃金百斤，彩緞千疋，秀成悉以賚軍。賜玉成四千歲，黃金五十斤，彩緞五百疋。諸鎮封賞有差，次日賜秀成第宅一區，賞賚有加焉。

秀成既解金陵之圍，息兵五日，奉命出師蘇州，而潛山，太湖，宿松，又爲曾國藩所陷，玉成率本部赴援，以顧安慶。秀成命李世賢將本部取金壇。秀成次丹陽，張國梁自金陵退屯丹陽，出兵拒秀成，秀成勢盛，國梁新敗，不能拒，力戰敗退，躍馬渡河，馬蹶，死亂流中，清軍死傷萬餘，河水爲之不流。諸軍攀堞入，遂据丹陽。秀成以國梁忠勇名將，令其所部親兵尋得國梁尸，禮葬之。國梁阨於和春，不能行其志，死之日，天下惜之。秀成逐北奔牛鎮，破營二十餘座，据常州。

張玉良回救金陵大營不及，迎戰常州，大敗之，追至無錫，玉良新得朱某軍，再戰未決勝敗，秀成自將銳卒三千，登玉泉山，出玉良陣後，玉良軍不戰而潰，亂軍逃

入蘇州，沿途大掠，蘇民深恨北軍，而迎秀成，遂入無錫，進兵蘇州，道員李文炳，阿海等，開城迎降，玉良走杭州，其餘郡縣皆傳檄定。自出金陵，不一月，逐北七百餘里，克城六十餘，師止嘉興，以分軍守郡縣，兵單不任進也。亂民日掠，旬日不止，左右請勦之，秀成曰：『民苦鋒鏑不安家室，不得已爲暴吾甯忍以兵誅之。』乃親率數十人，巡鄉鎮，亂民千百，執戈環之，秀成曰：『我忠王也，奉命取姑蘇，爾民無罪，各甯爾居，以安生業，吾斷不戮爾。』皆釋戈羅拜，匝日而亂定。召官吏千餘人至，慰之曰：『若曹願留者留，願去者聽。』無川資者給之，農失業者給牛種，窮民失業者助其貲，散庫錢十餘萬緡，糧萬餘石，蘇民安輯。

五月，張玉良自杭州攻嘉興，陳坤書，陳文炳，告急。清巡撫薛煥自上海攻清浦急，秀成自將兵二萬先據清浦，大敗薛軍，乘勝克松江。上海英人合土兵爲內應，謀獻城，距城十八里，清軍十營，秀成部將蔡元隆，譚紹光，擊敗之，進兵入城，英兵二百來迎，未及預告，前驅疑爲敵，槍擊之，英兵怒，乃返門，江上英兵艦亦礮擊焉，紹光等退，薛煥賂英兵代守城，而殺陰通者，守益固。秀成回軍救嘉興，玉良餉屯石門，秀成

以奇兵抄擊，燒其積聚，玉良軍大亂，縱兵大敗之，破四十餘營。八月，師還蘇州。九月，湖北江西郡縣所在魁率，爭上書請以兵應秀成，諾之，會奉掃北之命，秀成奏已允楚豫義民之請，當收合南方忠義後乃北圖。十月，曾國藩圍安慶，爲久困計，陳玉成屢攻未下，請益兵，秀成自將兵五萬至蕪湖，繪進兵圖授玉成，聞玉成新得孫奎星之衆二十餘萬，秀成曰：『英王必驟驕，必止我兵，則皖危矣。奎星新降之將，兵皆烏合，焉可恃也。』師次鳩江，以待復書。果得玉成書言『兵已足用，勿勞馳救，糧不繼，請以兵進豫楚，斷敵糧道，則皖圍不戰自解。』秀成引軍行，次黟縣，遇鮑超，大戰敗之。次日，復戰，不利，繞道徽州，出常山玉山，度歲。

十一年春，秀成攻廣信，下之，傅忠信、譚體元將兵六七萬至自廣西，先蓋隨石達開入蜀，中途棄歸者也。秀成命隨征武漢。二將忽乘夜拔隊，欲私至金陵，秀成追獲，欲戮之，左右代哀免，乃收其衆，分將攻撫州。汪洋海挾衆十餘萬至，亦棄達開而歸者也，秀成亦命隨征，擊臨安，下之。童容海亦棄達開而歸，衆五六萬。秀成驟增二十餘萬衆，軍勢大振，江西除建昌、贛州、吉安三府外，其餘十郡皆拔之，又得新兵三

十萬。破李金賜軍於樟樹，獲之，意不欲降，縱之，至贛爲清巡撫所殺。前軍達武昌，隔江望黃州，見玉成旗幟，無船不得渡，聞玉成以攻國藩久不下，分攻蘄黃廣濟，欲國藩赴救以分其兵。秀成歎曰：「英王誤矣，正使國藩得全力以攻皖，彼豈暇救此閒城哉？彼有長江之利，而我無戰艦之能，安能絕其糧道，不能以我攻浙救京師爲例也。」既而得世賢報景德鎭與左宗棠戰至樂平，爲所敗，覆軍萬餘，不退必爲所扼乃悉移江西之師，還取杭州。秀成出師時，兵才五萬，及還師，兵百萬，至於金陵，遇世賢，令其將所部取浙江屬郡，翦其羽翼，嚴衢、溫台、甯波、金華，皆下之。秀成直趨杭州，命部將陸順德取紹興，徇其旁州縣，皆納降。攻杭城兩月，張玉良軍爲童容海擊敗，城中糧絕，爨骸而食，巡撫王有齡得民心，衆與死守，城垂破，有齡欲致書秀成，請勿殘百姓。幕僚曰：「秀成尙義，必不屠城，若與通書，假朝廷聞之，疑爲通敵，如公忠節何？」有齡頓足曰：「城破矣，吾當俟秀成至，爲百姓請命，然後死之。」幕僚曰：「彼方收天下人心，肯容公死耶？」有齡默然，乃入後苑柏樹下，投環死。秀成崩地道破城墻入，即欲救有齡，縱馬至後苑，見其尸，歎曰：「眞忠臣也！」還其冠服，禮殯之，遺

其親兵護櫬歸於上海。藩司林福祥被獲，勸之降，福祥曰：『吾義當死，今爲俘，不忠也，生降則先壟不保，宗族罹禍，不孝也，不忠不孝，公留之何益？』秀成曰：『子歸未必生，盍降乎？』福祥曰：『若苟生還，當永守先人之邱壟，朝廷或知吾不降，邱壟庶幾可保。』秀成曰『吾成子志。』訪其眷悉還之，厚資之行。滿城未下，秀成數遣人勸瑞將軍勿死，瑞不聽，屢槍擊秀成軍，斃多人，乃縱兵破城，瑞死之。秀成命其部下奉遺櫬北還，滿兵釋勿殺，欲行者資而遣之，安民一如蘇州。十二月杪，還師蘇州，留陳炳文鎭杭。於途得蘇民控陳坤書暴虐，以百計，坤書走常州，拒秀成，坤書本無大功，以秀成部將鎭蘇城，遂重賄金陵，圖王爵，無敢請者。玉成缺糧，使陳德才諷其助饟二十萬，遂爲請王號。玉成奏坤書屢立功，且助鉅饟濟皖軍，而秀成權太重，不如封坤書以分其勢。秀全本靳王號，以玉成兵最强，不得不如所請，乃封坤書護王。其後表求王號者紛起，胡海隆求封學王，黃文安求封望王，其他大藩列薦，不允則慮生變，王爵遂濫，皆玉成啟之。

秀成駐蘇州，邮鰥寡，興義學，豁租稅，問民疾苦，蘇民感之。日蒐軍實，期明春援

皖。皖困二年，糧盡仍死守，國藩深溝高壘，玉成久攻不下。秀全詔堵王黃文金，輔王楊輔清，顧王吳汝孝，天將龔長春，各率本部兵援皖；又詔龔德樹，孫奎清，繼至；環清壘而軍者十餘萬人。玉成不善馭將，故久無功，韋志俊憤玉成殺其愛將鍾廷生，因降於清軍，堵練潭絕玉成饟道，玉成攻國藩急，國藩將退兵，用志俊策復留。玉成命劉創林堵七星關，自回金陵奏事，創林爲鮑超所擊大敗，諸軍並潰。國藩併力攻城，遂破安慶，鎮將葉芸來死之，張朝爵駕小舟遁，秀成部將吳定彩死焉，玉成全家自焚。玉成至軍已潰，餘兵將爲變，不復成列，玉成不敢約束，隨之行，至廬州，秀全慮潰兵爲害，封江阻玉成軍，玉成溫語撫諸軍，始入居合肥。玉成上表自劾，秀全奪其俸，令堵廬州以自贖，多隆阿鮑超迫之，玉成所部隔絕，陳得才，賴文光，由潛山，太湖，上溯蘄黃入漢中而去，玉成所領僅二萬人。多鮑合圍廬州，糧絕啖樹皮，病者未絕已割啖之。玉成欲至江南依秀成，而巢邑亦被困，合肥不守，則巢難獨存，乃致書吳汝孝，令力堵一二日，待其至同渡江。汝孝聞玉成危急，遽引兵去。玉成不得已，走依苗沛霖，謂沛霖曾降己，保封王爵，屢助饟，必不見害。乃至壽春，殘兵僅二三千人，餓已

三日矣，既入城，沛霖縶之，獻於淸帥勝保。玉成入，勝保高坐𥉌眙曰：『成天豫何不跪也。』玉成曰：『吾英王，非成天豫，奚跪爲？爾本吾敗將，何向吾作態？』勝保曰：『然則曷爲我禽？』玉成曰：『吾自投網羅，豈爾之力？吾今日死，苗賊明日亡耳。爾猶記合肥官亭，爾騎兵二萬，與吾戰後，有一存否乎？』勝保默然，予酒食，勸之降。玉成曰：『丈夫死則死耳，何饒舌也。』乃殺之。死年二十六。玉成眼下雙疤，軍中號四眼狗，驍勇富謀略，十九當大敵，二十四封王。初爲檢點，善戰多能，湖北有三十檢點回馬槍之號。軍强冠諸鎭，與國藩相持數年，國藩深畏之。秀成聞玉成死，歎曰：『吾無助矣！』

咸豐十年春，李鴻章攻淸浦嘉定，自上海至松江二百餘里，連營二百餘，勢張甚。秀成率兵五萬禦之。鴻章藉洋兵戰屢勝，秀成至大敗之，破四十餘營，復淸浦嘉定，逼松江，連破七十餘營，困松江兩月，垂陷，而蕪湖太平爲曾國荃所破，逼雨花臺，金陵圍急，秀全一日三詔促秀成入援，秀成乃退軍蘇州，命其弟揚王世賢將二萬人先入衞。世賢夜襲國荃營，不利，數圍國荃營，國荃閉營不出。世賢入見秀全，秀全

勞之，曰：『卿兄弟屢赴國難，以紓朕憂，國家安危，惟卿兄弟是賴，宜速謀解都城之圍。』又曰：『卿宜致書若兄，毋聽吏人言，章奏太激，致人難堪。』蓋秀成以秀全兩兄鄙倍握大權，屢切劾之，故秀全以爲言。世賢頓首謝曰：『臣兄遭際殊遇，思糜軀以答高厚，覲疆宇日削，民心乖離，焦心廢寢，求所挽救，言過激切，以傷聖心，愚忠可憫，惟陛下哀而鑒之。』秀全嘉焉，進世賢首相，正掌率，執朝政，二王憚之，驕恣爲之稍斂。世賢盡心輔弼，朝綱一振，人心乃安。

秀成在蘇州，大集兵，議解金陵之圍，疏曰：『曾國荃兵力厚集，爲久困都城之計，我勢日蹙，利速戰，彼有長江濟饟，而我無戰艦之利，敵壘堅，猝不易拔，不如先圖甯國太平，斷其後路，我軍勢既振，敵乃可平也。』秀全以久困慮糧不繼，仍促其入援，秀成不得已，乃率兵十萬赴援，由東壩進攻鐵綫橋、截其糧道，屢破復失、斬鎮將范起照以徇。國荃從大勝關鑿斷湖堤，以通饟道，秀成圍之數重，國荃堅壘不出，攻十月不下。秀成召侍王軍來助戰，過金寶圩，圩衆截擊之，死傷甚衆，侍大怒，誓屠圩。僞汝爲左宗棠副帥，求救不赴；台州又告急，皆不應；攻圩破，乃蕩其居，卒不赴援，秀

成無策，方與國荃相持。而太倉爲李鴻章攻之急，命上將蔡元隆，將兵五萬馳救。元隆詐乞降，鴻章不疑。元隆請退兵五里，約以午出降，從之。及時不出，使騎促之，元隆見鴻章兵懈，整隊出，先令一人馳報來降，鴻章不爲備。元隆高揭白旗書降字前導，槍礮隱後，近鴻章軍，突擊之，鴻章倉卒拒戰，大敗走，兵多沒於水。元隆留鎭太倉數月，鴻章不敢逼焉。

秀成攻國荃，師久無功，鑿地道轟之，見缺口，國荃立馬親堵缺口，軍殊死戰，礮如雨擊，秀成軍死傷甚衆，乃罷攻。秀成糧將乏，世賢曰：『江北方空虛，彼必不料我遽敢渡江，不如權舍國荃，馳攻揚州六合，括其糧至軍，夾江擊之，又分兵攻國藩於安慶，彼必分兵馳救，我令屯秣陵之輔王，屯溧水之護王，乘虛擊之，則必勝矣。』秀成納之。十二月，命天將洪春元、次子李榮發，將兵五萬渡江，五鼓薄浦口，擊李昭壽營，破之。秀全詔張樂行之兵速解圍。春元等遂攻和州含山巢縣，皆下之。二年春，世賢將兵二萬攻橋陵李昭壽營，破之，獲其甥尤傑卿，殺之。秀成渡江攻江浦，昭壽義子李顯爵，棄城遁。進攻國藩軍於石澗阜，未下；去攻廬江，兩日未下，去之六安。秀成

非欲爲久攻計，特欲進與樂行合。迨抵六安，聞樂行兵敗，爲其姻李某誘獻之清軍，死焉。秀成欲召漢中陳得才張宗禹兵回援，慮道遠難達，乃仍用世賢策，渡淮，欲襲清江，倒擊維揚六合，然後襲通泰，而連蘇杭，則京口不擊自退，京口既得，通饟道燕子磯，乃屯大兵據高橋儀鳳，軍厚糧足，國荃不足患矣。詎所過荒墟，軍無所得食，不得已，趨滁州，道天長，以襲揚州，而鮑超軍破巢縣含山和州江浦相繼告警，國荃據雨花臺。秀全急詔還救，乃東還濟師，江湖盛漲，堤路淹沒，兵行艱阻，士有飢色，船少兵衆，半渡爲楊載福彭玉麟水師邀擊之，大敗，後軍不得渡，乃退降於昭壽軍，十萬之師，覆其太半，金陵愈危。

侍王禦左宗棠於浙，八府失其五，侍王不能救。侍王既敗於宗棠，紹興失，左宗棠蔣益澧逼杭州，聽王陳炳文大將汪海洋力守，不得下。慕王譚紹光守蘇州，兵薄糧缺，部將永寬張大洲汪安均汪花班范起發等，不遵調遣，鴻章攻太倉崑山清浦，永寬等皆不赴救。秀成回金陵，糧薄不足贍多軍，乃散之蘇常。國荃連營進七甕橋。初，秀成命楊輔清王坤書扼河築長牆，浚深濠，以堵國荃，因通蘇州饟道，輔清違命，國

荃乃得肆志。秀成屢徵蘇浙之軍，不至，乃請於秀全曰：『京師危困，坐斃非策，不如親征鄂贛，握上游以號令天下，襟帶蘇浙，以利饟源，即使金陵有失，猶擁兵五六十萬，尚足並驅中原，若戀此危城，征調不至，必亡之道也。』秀全不從。四方告急，爭乞秀成赴援，秀全慮秀成行，金陵不得守，不許。秀成曰：『臣不往，則蘇杭不守，京師益危，臣往則諸將用命，安定吳越，收諸軍以解都城之圍，尚有濟也。』秀全慮饟乏，秀成乃竭家財，括家人首飾，不足，更假之侍王金萬兩，合十萬輸助金陵守軍，然後行。馳至蘇，與李鴻章大戰於婁門，勝敗相等。時六月十六日，鴻章軍逼城而呼，言能同檢約今日獻城降，何反覆也。秀成執同檢訊之，知歷日各異，致誤會，將誅之，聽王陳炳文爲緩頰，言敵人反間，何反中計而誅宿將？時城中諸將，多炳文盟黨，而炳文爲之魁，不聽慮生變，乃宥同檢，奪職而已。秀成屢攻鴻章營不下，乃分兵馬塘橋，欲擊鴻章之後，爲所堵，不得前，互攻月餘。郜永寬等殺譚紹光，獻城於鴻章，秀成退屯無錫常州，連營丹陽，以遏鴻章軍。蘇州失後，軍心大亂，江浙兩廣之軍，互相屠殺，統將不敢約束，慮生變。格王陳時永，方屯丹陽，秀成召與密議曰：『大局決裂至此，丹常斷

難堵禦，乘敵未合圍，尚可完師突出[illegible]，若待圍合，必不免矣，盍同入請遷都？』時永然之。將行，而侍王書至，約秀成至[illegible]，[illegible]亂兵，可得十萬，同出豫章，攻其無備，得豫章以連錢塘，則軍威復振，期明春三月，還解京圍。秀成既無策，不從則慮其刼持，從之則緩不濟急，乃報之曰：『君謀甚善，惟京師圍急糧盡，方得樞臣林紹璋李春發書，言糧彈並缺，慮不足支幾年，豈能待明春三月之救？焦思實無良計，惟遷都一策，中興尚非絕望，僕即日回京，力懇天王，倘納吾奏，則僕爲前鋒，諸王殿後，乘太平門尚可出入，速來迎駕。僕居中調度，合浙省諸路之兵，尚可得數十萬，事尚可爲也。』乃與時永馳入，力請秀全曰：『今蘇州已失，杭州危困，陳炳文汪海洋屢戰無功，處處糧缺，京都斷難久持，臣已智窮力盡，無以爲謀，惟有力請親征，冀可挽回大局，陛下在外，猶能騰騫天際，若守危城，譬處籠中，以待食絕，萬不可也。』秀全不聽。秀成曰：『陛下若堅不行，則請太子與二殿下監軍，臣奉太子以徇諸君，尚可收拾人心，以圖進取，萬一京師不幸，臣奉幼主以圖恢復，唐肅宗靈武之事，尚可效也。』秀全不省。秀成退朝，諜報燕子磯，高橋門，九洑洲，江東門，皆失。至家，聞杭州，無錫，溫

州，台州，衢州，海甯，相繼陷。侍王羽書促秀成馳救，秀全愈不許。城中士民男婦老少，日數千人，哀秀成之門，丐無他行。秀成知大事已去，又父母在城中，惟死守以待同盡，乃止不行，人心始安，時二年甲子正月也。

格王陳時永還丹陽，而常州已失守，將王坤書死之，潰兵集於丹陽。時永欲退溧陽，依侍王，未出城，爲左右所殺，亂兵奔金壇，隨榮發走依侍王。二月，嘉興爲程學啟攻陷，榮王李某自焚，初郜永寬獻蘇州，學啟許以不死，指天爲誓，若食言，他日死於礮，學啟竟殺永寬，後卒中礮死。（按殺降爲李鴻章主之，及學啟憤爭，已無及矣。學啟與鴻章，幾大決裂，可知殺郜等非學啟意。）

陳炳文在錢塘，左宗棠，蔣益澧，圍之急，待秀成救兵不至，聞秀成決不出，乃走江西。侍王以常州，丹陽，金壇，敗兵，皆聚溧陽，索饟無所出，議棄杭州。鴻章兵至，侍王出戰，熊同檢託病不行，侍王戰敗還，城上揭白旗，皆白布裹首，發礮擊之。侍王曰：「爾等降，吾不怪，望還吾母。」同檢不顧，益擊之，侍王慟哭去。炳文中途遇鮑超軍，爲所敗，遂降。汪海洋收炳文殘卒數萬，與侍王入於江西。

世賢攻撫州，海洋攻廣信，皆不下。世賢欲約海洋入粤，海洋不聽，自率軍入閩，陷汀州。世賢攻南雄，半月，敗還。入閩與海洋合，各募新軍數萬，合二十萬，分將之。世賢陷漳州，一郡四縣；海洋陷邵武，一郡二縣；時甲子十二月也。

堵王黃文金拒湖州廣德之軍，宗棠益澧不能進。鴻章既收蘇州，乃進師金陵，城中糧絕，食草根樹皮，軍殊死守。秀成日夜登陴，溫語慰之，人相食，無怨言。秀成曰：『吾不德，致爾民於難，吾何忍焉，今國荃設局招撫難民，爾曹盍往求生？』衆曰：『王捐軀以衛社稷，吾儕何敢逃，當從王死耳。』秀成爲之泣下。民日自殺，恒數百人，秀成傷之，請於秀全，放之出城，秀全不可，秀成卒放之，宮中日出金珠首飾以勞軍，無所得食，兵皆持之泣。

秀全憂憤疾篤，足暴腫，悔不從秀成遷都之言。病革，遺命進秀成輔國君師，兼通天大主帥，託孤於秀成，遂卒，年六十有五，時同治二年甲子四月也。太子眞福即位，年十有六。

秀成日綜政務，夜則巡軍，輟食並廢，憔悴骨立。國荃開地道十餘，已壞其五，一

自南門穿河底而過,歷三年始抵城邊,秀成令銳卒縋城,橫鑿深濠以截之。國荃納藥萬觔,猝轟之,五月朔,夜分,藥暴發,山搖地動,幸鑿濠洩之,城崩無幾,國荃兵不敢撲。時扶王陳得才,方自漢中挾師百萬來解都城之圍,已抵英霍,國荃知城中藥盡,礮不得然,乃於太平門外積蒿秫成覆道,直達城下,明挖地道七日而成。秀成令士卒於內穿道截擊之,皆餓不能起。秀成知翌晨必崩地道,乃選死士三千人五鼓縋城突擊之,守道兵引去,既奪地道,卽散覓食,藥引未拔去。國荃於鍾山下瞰,計必成功,有秀全寵臣沈桂、松王陳得風、吏部尚書朱兆英,陰通於國荃。及午,地道崩,城陷焉。時甲子六月十六日也。章王林紹璋,投河死。顧王吳汝孝,投繯死。秀成領數十騎馳突堵禦,不得則馳入宮,見宮門大開,宮女紛逃出,妃嬪投御河以百十計,軍民男婦爭投河死,屍塡溢如橋。王后賴氏,手攜幼主,負一劍以出,遇秀成,揮涕曰:『天王創業一生,今竟覆亡,豈天絕我乎?此子幼弱,今以付卿,他日能復仇,吾死瞑矣。』秀成跪曰:『臣竭智力以報先王,不濟則以死繼之。』賴氏反身投御河死。秀成倉卒挾幼主出,扶上馬,至家別母,大慟,母麾去之,母方投繯,世賢見之,斷繯下,大呼曰:『

兄護幼主，吾護老母，以聽天命。』相將出，秀成欲突西門，世賢曰：『西門水險不可渡。』至西門，敵兵衆不得出。折至南門，敵兵已緣垣而入，陴堞皆滿。轉旱西門、遇兵部尙書劉慶漢曰：『王速登清涼山，聚殘卒數千，乃可出也。』世賢曰：『突缺口出彼不意，可出也。』遂衝缺口至白下山，望敵兵甚衆。又衝大北門，敵兵皆滿。退至鼓樓，時已薄暮。世賢曰：『昏夜彼不知我兵多少，不如仍衝缺口。』秀成然之，乃解黃帶，令慶漢縛竿上爲號，擁幼主居中，秀成當先，遇敵兵一人、掠罪，肩負而至，秀成執之，問其口號，殺之，遂賺出缺口。城上兵逐之，奮戰而卻，沿城邊走孝陵衞，過鍾山之腰，不遇一兵。天曙入街，飽食而行，無追者。將至下壩，日已暮，有楚將吉慶元曰：『除幼主外，吾曹皆薙髮，方可行。』衆贊焉。世賢聞之曰：『休矣，如此則人人自逃，焉置幼主？誰獻此謀者，當斬之。』乃不敢言。初慶元前驅，望大東壩而行，世賢知慶元奸，乃改後隊爲前隊，轉下壩，有敵營屯橋上。世賢曰：『敵雖寡，我敗殘之卒，慮不敵，不如僞降，出不意突之，乃可過也。』乃使一人前行報降，列隊近敵營百步，突掩擊之，敵不及備而敗，乃馳去，行三百餘里，皆荒蕪，無所得食。遇堵王黃文金敗軍，與之合，

僅餘數百人，突遇敵擊散，餘九騎，秀成奔方山，晝不敢行，乃伏於山廟中

秀成解帶納涼，帶嵌寶珠十餘，直十餘萬，至暮下山，忘攜焉。山下水道縱橫，若蟻旋磨，折旋至曉，始得路。河旁有舟，僅容三騎，六騎既渡，舟人覺有異，僞言呼伴，去入村中，鳴鑼召衆，村民坌集，殺已渡六騎。秀成棄馬伏深草中，搜獲之，一人手劍，欲斫村民，秀成止之曰：「此天絕我，毋傷良民。」乃出之。一民曾於秀成出師供擔役，識秀成，跪而自罪曰：「此忠王也，愛百姓厚，吾儕當護之。湖州廣德之間，王尙留大兵，盍送王至軍乎？」皆曰諾。秀成曰：「爾曹善意，吾當厚酬，他日與共富貴也。」既思帶遺山廟中，乃遣村民取而酬之，比至，已爲其他村民所得，互爭於秀成前，乃挾秀成送國荃軍。國荃盛陳刑衛，訊焉，秀成背立言曰：「何必爾，速以紙筆來，吾當書焉。吾史館實錄，爾曹焚掠，盡吾不述，奚以傳後？」乃因之木屋，爲置几榻，令二豎侍之，日給甘饌，授紙筆，秀成日書七千餘言，自六月十七日至二十七日，凡十日而畢，清將好事者，就詢遺事，秀成口對手錄，意氣安閒。松王陳得風，已降國荃，見秀成在虜，向之拜，國荃叱之，得風曰：「吾爲爾而降，事泄當死，蒙王不殺，今無以爲報，故拜耳。」

』秀成被殺，年四十。秀成廣西滕縣人，與陳玉成同鄉，篤厚忠勇，尙信義，富謀略，善用奇兵，所向奏奇績；恩撫士卒，皆樂爲之死；起小卒，隨羅大綱胡以光軍，多所謀畫，恒奇中；胡以光於楊秀清前，舉爲將，統四軍，遂以功致王位。自五王死後，內亂迭作，疆宇危側，賴秀成支拄。縱橫盪決於長江數省，亘六七年，秀全倚爲柱石者，秀成一人而已。廷爭直諫，有大臣風，去蘇州日，男女老幼，無不流涕。金陵破日，饑軍十餘萬人，無一降者，死之日人爭痛惜之。

世賢奉幼主眞福至廣德，降將蔡元隆，請於蔣益澧，統二十營攻湖州，陷之。堵王黃文金兵圍湖州，元隆不敢戰，守二十日，食盡，殺馬啖之。降將鄧光明，以兵五千來救，文金敗之。世賢自廣德詣文金，遇軍師洪仁玕，前奉命出召師，隔絕於外，聞眞福至，來朝，世賢約同詣文金，商大計，仁玕從之。世賢曰：『今京都雖失，幼主尙存，江南侍堵二王，合汪海洋兵，尙三十餘萬，江北扶遵二王，合張宗禹兵，尙六七十萬；挾百萬之衆，猶足以橫行天下。今宜勸堵王速與侍王海洋合，以厚其勢，奉幼主爲號召，直搗湖湘，取長沙，連漢中陳得才及張宗禹之兵，百萬之衆，不難集也。大兵既集，

乃疾趨關中，取咸陽，圖中興之業，徒久困湖州，曠時日，敵軍雲集，事不可爲矣。」仁玕然之，偕勸文金，文金不從，曰：「敵已絕食，旦夕必破，必滅此以洩吾憤。」月餘城破，元隆爲虜，守卒私釋之。文金自湖州退師，敵軍大至，文金中礮死，軍多降者，餘軍至圍屏河，遇左宗棠擊敗之。眞福至徽州，席寶田兵至，擊秀成次子榮發，覆其軍，榮發孑身逃，爲宗棠礮舟所得，隊官某爲秀成舊部，曰恩主也，匿之杭州，宗棠軍多秀成降卒，日饋食米酒食不絕，宗棠知之，以年少故，不之問。後聞其英鷙得人心，慮爲患，乃殺之。榮發穎悟，驍勇饒膽略，年十五，侍父軍中，殺敵當先，屢立功，秀成嘉之，使爲護軍。十六統兵萬人，戰輒勝，軍中稱奇童，行軍常自斷後，六合之戰，李昭壽圍之數里，榮發將數騎馳突，所向披靡，昭壽在高阜望之曰：「此二殿下也，當生致之。」榮發卒突陣去，無敢近者。昭壽歎曰：「虎父無犬子，惜哉吾不得而將之也。」死年十九。

眞福既過深渡，至福建延平府白水寨，兵僅二三千。寶田追至，距三十餘里，卽汪海洋大軍，寶田慮倘達彼，卽難奏功，夜半突擊之。眞福倉卒遁，與世賢等相失，匿

於山中。世賢與秀成子榮椿，六十餘騎，奔海洋軍，乞海洋發兵迎眞福，海洋方與鮑超相持，無暇分兵，比敗過白水寨，時眞福已匿山中三月，夜無所得食，足無履，强達山下，兩足泡起，坐地啜泣，海洋軍過焉，眞福不及赴。次日，難民數千迤邐過，眞福逐之行，流轉經月，誤投敵營，遇一人曾爲其叔仁政牧牛者，識之，引見營官蘇元春，元春欲釋之，寶田聞知，使人持令取焉，元春拒之，寶田自馳至，元春不得已獻之。或告寶田曰：『公勿以爲功，恐禍不遠矣，曾國藩奏洪氏無遺類，今忽獲眞福，能相容乎，不如釋之。』寶田默然，卒送贛撫沈葆楨軍，葆楨殺之。世賢匿民間，薙髮，奉秀成母隱跡以終。

海洋竄粵之嘉應州，爲鮑超左宗棠軍掃蕩之。初海洋隨石達開，以有功拔爲偏將，達開自安慶西行，歷廣西雲貴，山路艱阻，軍多怨言，以張遂謀主西行，皆大憤，夜譟呼殺遂謀，遂謀潛遁。達開素得士心，今所欲殺者遂謀，遂謀既遁，軍士必不相背。乃立赤白二幟營前曰：『三軍隨吾跋涉，良苦，至蜀則樂矣，如願入蜀者，立紅旗下，欲出江者，立白旗下。』皆鬨然立白旗下。海洋拔白旗大呼曰：『欲歸者隨吾行！

』從之者十餘萬人。至江西，隸於秀成，時官不過檢點，後至康天義，金陵陷後，海洋軍尚十萬人，而李遠繼，黃朋厚，賴世就，蕭三發等，皆擁王號，軍徽不足自立，並聽命於海洋。世賢乃與諸人謀曰：『海洋軍最盛，自擊敗左宗棠後，威名四播，今當錫之王號，使圖恢復，乃請加封康王。乙丑十二月，陣歿於嘉應。侍王既陷漳州，有異志，更易官制，乙丑夏，爲宗棠擊敗，竄入粵，霪雨盛漲，無舟可渡，康國器截擊之，兵不戰而降，侍王隻身遁。海洋方駐鎭平，往投之，圖再舉，海洋忌焉，遂殺之。南方既大定，江北有陳得才，賴文光，爲陳玉成舊部，及張樂行姪宗禹，三將之軍，皆在漢中，號稱百萬。甲子夏，回軍救金陵，前驅抵英霍，後軍尙在廝城，曾軍拒英霍，陣前大呼曰：『爾南京已陷，天王已死，不降何待？』皆愕然，獲村民詢之，蓋信，降者過半。時軍尙五六萬，得才欲回軍漢中，軍皆大譟，得才慮爲變兵所害，乃自殺。文光，宗禹聞變，乃入汴，兵尙四五十萬，時僧格林沁統兵十萬在汴，宗禹之弟小黑，年十九，素驍勇，與任柱猛擊之。僧王軍礮若雨下，小黑不顧，與任柱令馬隊脫銜猛衝之，僧王軍大敗，至落王橋，馬失足而墜，爲亂兵所殺，宗禹兄弟至，並刃碎其尸。共矯眞福詔，封宗禹爲沃王，

任柱爲魯王，李允爲衞王，小黑爲平北大主將，議仍入漢中，宗棠扼河築長牆拒之，乃仍入汴。過朱仙鎭，謁岳廟誓焉，翊日戰大勝，方慶神佑，再戰敗績，乃遷怒神像落其頭。

文光等聚謀曰：『敵軍甚衆，江南我兵絕迹，不如渡黃河，直搗燕京，成則取其國都，不成死耳，』遂臨河。而李左英劉陳宋二郭之兵相繼至，河無舟，方皇遽間，冰忽合乃履冰而過，諸軍逐之，一戰大敗，任柱小黑皆死，餘衆悉降。劉銘傳追宗禹，獲其騎，宗禹不知所終。文光李允逃揚州，文光被獲死，李允降於昭壽，昭壽貢之，獻於英翰，戮之。起道光己酉訖同治戊辰，共二十年，南北悉平。

石達開，於咸豐七年背秀全而行，衆百萬，比至川界，散殆盡，僅二三萬，至苗境隘口，苗人索萬金，始放行，達開以路險不敢戰，卒與之。旣度關，苗人伐木塞其歸路，大山壁立崎嶇脩阻，苗人閒道告川督駱秉章，截擊之，敗退無路，復前突擊，兵已餓二日不任戰，達開曰：『吾一人自赴敵軍，爾等可免死。』乃張黃蓋，服黃袍，從數人，乘白馬而出，清軍將擊之。達開曰：『吾求見爾制軍，速爲我報。』秉章納之，達開入，

長揖不拜。秉章曰：『爾欲降乎？』達開曰：『吾來乞死，兼爲士卒請命，九原當拜公賜。』秉章曰：『吾成汝志。』乃殺達開，而資遣其士卒，不戮一人。

陳金剛聚兵十萬，擾粵西之梧州，潯州，柳州，平南，太平，五郡，州縣五六十，稱平東王，衆數十萬，爲藩司蔣益澧，提督方耀，敗焉。先太平天國二年亡，起乙卯，終壬戌，凡八年。

# 書沔陽陸帥失陷江寧事

薛福成

兵部尚書總督兩江沔陽陸建瀛，字立夫，以道光季年由監司致大用，頗英銳任事，好談經濟，有綮然當官之稱。亦稍結納賢士大夫，一時名流如溆浦嚴正基仙舫、邵陽魏源默深、上元梅曾亮伯言、元和陳奐碩甫等，皆爲所羅致。又謹事當路諸公，得其驩心，諸公既驚歎其能，爭爲揄揚，由是聲望踔起，眷倚日隆，天下有大政，益埤之。咸豐二年，粵賊出嶺嶠，越洞庭湖而北，勢張甚。陸帥時在豐工，督辦南河合龍事宜，嘗從容語幕客，羣盜弄兵，無堅不摧，然實乏遠略，當今苦無任事者耳。因屬草疏，擬戰守事四條以上。文宗嘉之，諭令察度軍情，如必親往扼要調度，可即酌量籌辦，不爲遙制。又令分飭文武大員於水陸要衝節節嚴防，毋稍疏虞。陸帥疏言小孤山扼長江要隘，然在小孤山設防，不如在上游黃蘄等處設防。上授爲欽差大臣，並賞還頭品頂戴，命江蘇巡撫楊文定馳守江寧。冬十月，陸帥由豐工還江寧，與將軍巡撫等會籌防務。調兵募勇，倉猝未集，上游羽書狎至，寇警日棘。乃以十二月庚寅，祀纛出師，奏稱東西梁山及荻港各需兵千人防守，請由江蘇安徽巡撫如數酌撥，

從之。先是陸師派兵三千往防湖北武穴下游之老鼠峽，至是遴籌春鎮總兵恩長爲翼長以濟師，俾率松江提標兵二千先行，陸師自率續到兵數百，親軍數百，與員弁幕客乘舟溯江，倍道前進。三年春正月，丙午朔，賊去武昌，盡銳東趨，俘男女數十萬，舳艫十萬，中江而下，新舊賊循兩岸夾江分馳。當是時海內承平久，武備日弛，綠營兵尤積疲不可用，陸師兩次所遣進防老鼠峽之兵，皆畸零湊集，兵將不習，分數不明。既到防，檥舟江岸，並不度地爲營自固，綠營兵於濬濠築壘，亦本非所諳，偶或登岸操演，飾虛藝以炫衆，見者皆目笑之，聞賊將至，膽寒氣索，船已漸稀矣。乙酉夜，恩長與賊遭，麾兵進戰，中礮墮江死，師潰。陸師先以十二月乙巳晦次九江，休兵數日，已知賊棄武昌而東，乃命以舟上駛，逢潰卒白恩長敗狀，從兵聞之兇懼，返棹順流疾行，蓋距九江未遠也。今紀載家謂陸師以丙辰日抵廣濟之龍坪，不知龍坪在九江上游百餘里，賊於甲寅日已陷九江，豈有安行兩日不遇一賊之理？此殆奏牘鋪飾之辭，非事實也。江西巡撫張芾駐守九江，亦引軍退，賊居九江五日，九江已空無人，賊無可戀，悉衆進蹴安慶。陸師遄小舟，夜過小孤山，是時有標兵數百駐營山

椒，安徽按察使張熙宇督礮船泊山趾，名爲防守，衆固知其不足恃也。然小孤山兀峙江中，巍然爲東南屛障，其峯斜對南岸彭郞磯，南寬里許，北寬半里，兩岸縱礮均及中流。彭郞磯背倚江濱，尤宜置堅臺巨礮，若使豫爲措注，憑要害以格勍寇長驅之勢，卽可徐籌戰守，相機截擊而乘其敝。惟築臺製礮，非經營數年不爲功，且必有精練陸軍及海師互相聯絡，方收實用，無論當事者未見及此，卽使知之甚明，復有其事權才力，而賊勢如潮涌如風雨之驟至，亦斷不暇辦此，則亦不能盡爲不辦者咎也。陸帥徑越小孤，不敢留，標兵礮船，一夕不知所往，自是賊直躪瀕江數千里，如入無人境矣。陸帥乘肩輿過安慶城外，巡撫蔣文慶登陴問戰事，陸帥憑軾搖手曰：『賊勢浩大，萬不可敵。』蔣公邀入城同守，不聽。壬戌，賊陷安慶，蔣公殉焉。甲子，陸帥至江甯，隨行僅十七人，並兩舟而已。蓋自九江以下，水陸兼行，凡七晝夜而達省城。並撤蕪湖荻港板子磯防兵，歸東西梁山。梁山聲言將親督廣艇舺舢板船進防東西梁山，未及行，師船已不戰而退。將軍等致書趣令仍赴上游迎剿，不答；請結營城外爲犄角，亦不答；將軍等詣商戰守事，稱疾不出，凡閉閤謝客者三日。楊文定稱總督

已歸，卽日拜疏，移守鎭江。於是將軍祥厚，提督福珠洪阿，副都統霍隆武，布政使祁宿藻，會疏劾總督巡撫喪師避寇狀。有詔陸建瀛前已革職，著交祥厚拏問，委員解刑部治罪；楊文定革職留任，率同文武防守鎭江；祥厚兼署欽差大臣兩江總督。然驛程相距二千里，比奉詔旨，已在城將陷時矣。賊居安慶三日，運藩庫銀三十餘萬兩，漕米四十餘萬石，登舟去，仍留賊守安慶。丙寅陷太平，庚午陷蕪湖，辛未，福山鎭總兵陳勝光以水師迎戰蕪湖，衆潰，勝光中礮墮江死。壬申，賊前隊薄江甯，周視城外形勢，城上槍礮齊發，賊斂軍不動。甲戌，大隊悉到，聯營二十四座。賊船自新洲大勝關至七里洲，鱗集蠭萃，莫紀其數。明日，賊衆傅於城下，攜具仰攻，晨夜不息。兵民協力固守，聚寶門外米商自募練勇殺賊，賊將敗矣；城上開礮助威，誤中數人，練勇駭散，祁宿藻望見，憤甚，嘔血死。賊在儀鳳門外靜海寺中，掘隧道百餘丈，抵城隅，實火藥其中。二月乙酉旦，震聲訇然，地雷發，城隤，賊驟登，第二雷又發，殪賊數百，官兵驩踊，獻馘領賞，守陴兵轉寡。賊大至，因調西北隅防兵，北門堵禦，相持正急，別隊賊門於水西門，噭噑衝入，官兵潰，祥厚等退保內城。旗營男女登陴守禦，內城又陷，死

者四萬餘人。忠勇公祥厚，果毅公霍隆武，壯敏公福珠洪阿皆力戰死之。知上元縣劉同纓公服堂皇罵賊，死之，前廣西巡撫鄒鳴鶴隨辦團防，亦死焉。前定海鎮總兵湯貽汾告休僑寓，從容賦絕命詩自縊。官民被驅脅屠戮者無算。陸帥乘小輿往謁將軍，還至十廟前，遇賊，叢刃斫之死。上命賞還籍沒家產，給卹典贈謚。御史方俊疏論之，乃撤卹贈，仍還總督銜。江南士庶追怨陸帥不能禦賊，浮議籍籍，謂陸帥實已降賊，建陽守備汪大臣稟報大帥向忠武公，謂親見陸帥首裹黃巾，與官軍接仗。向公訪城中逸出兵民，陸帥實於城陷時被殺，劾大臣誣衊上官，抵罪遣戍。賊既陷江甯，踞爲僞都，翕縱悍黨四出，大江南北十餘行省皆爲之震撼，前後用兵凡十二年而始克之，嗚呼！何其失之易而復之難也。夫數百年一逢之浩劫，若有數焉存乎其間，或非人力所能挽回。當道咸之際，民不知兵，强寇竊發嶺外，其勢猋忽震蕩，是時楚軍淮軍風氣未開，疆臣武臣但倚疲窳渙散傭丐充數之營兵，當彼黠悍方張之寇，譬若驅羣羊咋餒虎，撥槁葦以燎於洪爐，至則靡耳。此由吏治軍政錮習積弊釀於百年之間，其咎不在一人，亦非一手足所能爲力，卽使中興諸賢驟值此變，亦將

束手。陸帥總督四布政司，權力最廣，受人責備亦最嚴；然總督之權，統轄綠營耳，彼閩境營兵，按其籍當不下十萬，而虛額冒頂去其半，守汛及武員私役再各去其半，所以徵調半年，僅得數千人而止。此數千人者，皆未習戰陣，遇敵輒北，不曾竟無一兵，是總督亦徒手耳。以徒手之人，責其扞蔽江東西全境，庸有濟乎？嗟乎！膺天下之威柄者，負天下之指摘者也。陸帥狃於承平之時，憑藉國家寵靈，令肅風流，無嚮不濟。不悟兵事之難，須實有歷練，更非河工諸事可比。乃欲藉出境禦寇，塗飾庸衆耳目，上希寵眷，邀取軍符以爲榮，貿然一行，茫無布置，固無不僨事之理。向使陸帥於賊未出嶺之時，豫籌巨款，甄拔良將，募練一二萬人爲生力軍，以備迎剿，最爲上著；然此等深識遠慮，未可以責之陸帥。且賊蹤剽疾，亦實措手不及。其次則專駐江甯，就所有之兵與餉，力保會城，並在采石磯東西梁山相機堵遏，但能固守一月，待向帥大軍一到，可以不陷。乃計不出此，挈數千疲弱之師，進守鄰疆不必守之地，而於部勒之規，控扼之方，策應之計，懵然不知爲何事；躬未到防，輒已敗潰，又復倉皇退避，窮日夜力狂奔以爲民望，至使沿江上下將吏兵民，聞風逃徙，無一堅城，稍阻賊

勢；既返會城，自慚喪敗，不與將軍等會議防務，以致城中無所適從，坐失事機，此其誤國殃民之大者也。蓋總督不出則已，既出而九江失守，惟有駐守小孤山爲死所，均之一死，較之死於江甯則愈矣。陸帥不善自爲計，及既遁逃失勢，威望掃地，官民交譏，殆無一事可爲，而其始則尤誤於遠出也。然則人生不幸丁多事之秋，都崇高之位，苟無閎識以慮之，毅力以居之，其不至誤全局而自蹈僇辱者幾希。

# 江忠烈公殉難廬州

薛福成

新甯江忠烈公忠源生平忠孝大節，出於天性，猿臂長身，目炯炯有神，顧盼磊然，與人交披肝瀝膽，終始不渝，尤愛才服善，聞人孝友節義事，務成就闡揚之。嘗以公車至京師，曾文正公目送之曰：『此人必立名天下，然當節烈死。』是時天下尚承平也。後江公知浙江秀水縣事，卓著循聲，丁憂歸里，會廣西洪楊等賊勢燄日張，江公出參副都統烏蘭泰公軍事，甚相契洽。烏公既遇伏殉難，江公遂自募楚勇千餘人與賊搏戰，楚勇出境勦賊由此始。全州蓑衣渡之役，以寡擊衆，殺賊數千，礮斃賊渠馮雲山，威名大著。嘗率所部援桂林，保長沙，守南昌，厥功甚偉。由縣令未及二年超擢安徽巡撫。是時江公方在武昌庀守具，奉詔云：『楚皖一體，當相其緩急爲去留，不必以成命爲拘。』江公以廬州事急，率所部千餘人力疾遄行，至六安州城，病益劇，復有旨令暫駐六安，俟兵餉齊集，相機前進。廬州知府胡元煒具稟告急，詭言廬州糧械極富，團勇多而得力，江公以爲廬州重地，有可守之資而棄之，可惜也，乃分所部之半留守六安，自率其半馳赴廬州。問元煒以守具，則糗糧軍火一無所有，

守城兵僅元煒腹心徐淮所募勇及公所募六安勇各數百人，皆新集不足恃。廬州城大而圮，兵勇人數不敷一門之守，江公悟爲元煒所紿，且知廬州城萬無可守，然既已至廬，不肯爲棄城退守計，又怒元煒不能布置於平日，復詭詞貽誤於臨時，每見必斥責之。元煒遂伏匿不敢出。江公巡城，見水西門枕高阜，環城一面皆山，度賊必據山俯攻，因部分文武吏守城，而自守水西門，下令有能助守城者悉聽，廬民赴之者萬餘人，部署稍定，越日賊大至，環城急攻，駕雲梯攀堞，官軍屢擊卻之，賊穴東城威武門爲隧道，公募死士迎隧出，有賊黃禧據隧口下窺，外委馮貴引刀劈削其面，賊驚譟，官軍自城上擲火彈擊之，皆反奔。公守水西門，賊據山引矢射及公幄，公久病，益不支，衆力請公宿城下。賊復穴水西門伏地雷轟城，城崩數丈，公躍而起，手大旗緣堞上督衆連斃賊目，堵築闕口。會援師數道皆爲賊所敗，城中勢益孤，元煒部勇分守北城拱宸門，勇首徐淮故縣役也，素無賴，與賊交通，夜開門引賊，城上兵與賊鏖戰竟夕，天且明，霧藪藪如雨，江公左右擁公行，公手劍自刎不殊，都司馬良勳負公疾馳，公齧其耳，良勳負痛，因墮地，至水關橋自投古塘，死之。從公死者曰布政

使劉裕鈐，知府陳源兗，同知鄒漢勳，胡子雝，副將松安，都司馬良勳，戴文瀾，縣丞艾延輝與福時咸豐三年十二月十七日也。胡元煒竟降於賊。或云元煒之初仕也，告貸戚友，得數百金，將入都，捐從九雜職，方在渡口僦舟，忽有一人來共渡，與語甚洽，因結伴同行，入都後僦屋共居焉。越月餘，其人忽問元煒曰：『子來何事？』曰：『將捐官。』曰：『然則盍將履歷示我？』元煒示之。數日後，忽謂元煒曰：『吾已爲子上兌捐知府矣，子攜來之物即可作歸費，大丈夫生當斯世，何必齷齪爲小官，且朋友有無相通，我有餘財，豈敢不爲子良圖也。』元煒且驚且喜，遂拜謝云，不敢忘德而已。出都到省未久，即奉檄署理廬州府知府，元煒貪望尙淺，忽得權守雄郡，復出意外，蓋亦其人爲之經營，而元煒初不知也。及在圍城中一日，忽有人持名帖入署，元煒視之大驚，蓋即代捐知府之人也，出都後已久不相聞矣。屬元煒毋衣冠迎我，恐涉張皇，令外人知也。元煒迎入，拜述前德，其人謂元煒曰：『子毋然，吾將以十二月十七日下廬州，子能迎降，必受封王之賞，不然，則命在今日矣，且子受我德甚大，今廬州兵餉兩絀，決不能守，與其執迷而自速厥死，孰若報德以取富貴乎？』元煒躊

躇良久，旣已無可奈何，乃決意從賊，屆期果由元煒所守之門入城。廬民聞元煒通賊狀，方城破時，相率入府署滅元煒之家，元煒降賊，賊使擔水執爨，旋授以僞職，後官軍克安慶，執元煒戮之。噫！捐例之開，仕途龐雜，其流弊一至於此，可不懼哉！當元煒飾詞具稟時，不知其用意何在，或陰受賊計以陷江公固未可知。夫以江公之忠勳才略，若稍假之年，其所建樹當與曾文正公胡文忠公相頡頏，不幸中道摧折，未竟厥施，此余所以詳書其事而感唏隨之也。

# 科爾沁郡王擒獲林鳳翔李開方

薛福成

粵賊洪秀全之陷金陵也，遣其僞將吉文元林鳳翔李開方等率悍黨萬餘人北犯，由皖入豫，由豫入晉，由晉入畿輔，連陷郡縣，裹脅日衆。而欽差大臣勝保躡擊其後，頗有斬獲，圍之靜海及獨流鎮。科爾沁郡王僧格林沁統領蒙古諸部兵及京營各將軍都統等，馳往會勦，適金陵賊遣其黨黃生才等率衆北援，陷臨淸州，脅從至五六萬人。勝保與領侍衞內大臣土默特貝子德勒克色楞等，督兵迎勦，賊無食可掠，脅從者解散大半，沿途復被鄉團截殺，勝保晝夜窮追至豐縣，剿滅全股。黃生才被山東官軍擒獲伏誅。其靜海獨流鎭之賊南竄阜城，僧邸追圍之，賊聞黃生才一股爲勝保所滅，相謂曰：『莫余援也已。』遂幷力突圍奪越三濠三壘，竄至連鎭，立木栅掘深濠守之，復分其馬隊竄踞高唐州。當是時，吉文元已被吉林兵射死；林鳳翔在連鎭，僧邸圍之；李開方在高唐，勝保圍之。高唐賊衆皆百戰精銳，糧食充足，緣城複立木栅，悉用土壅，週挖濠溝陷坑，又挖地窟，賊皆潛居，幷有地道直通城外，每黑夜劫營，官軍頗有失亡。勝保鑄大礮樹雲梯攻城，皆不能克，遂築壘挖濠以困

之。僧邸以咸豐五年正月十九日攻克連鎭，搜捕餘匪，悉數殲滅，惟不見林鳳翔，詰賊供稱在窟室中，官軍窮搜得之，則見林鳳翔方在地洞挾二美人宴飲讙呼，已將長髮薙去，蓋欲乘間潛逃也。遂與其黨十一人一幷生擒解京誅之，僧邸晉封博多勒噶台親王，即移得勝之師馳赴高唐，自德貝子以下，俱受節制。勝保以師久無功，逮京治罪。僧邸故撤高唐南面站牆兵勇，誘賊出巢，賊果出城，棄其馬隊，全數步行，竄踞馮官屯。屯距高唐四十五里，距茌平十八里，賊脅民夫用各種大木器週圍堵住，內又徧掘陷坑，排列鎗礮，守禦嚴密。屯內本多豪富，皆高樓大厦，外帀甎牆，十分堅固，礮不能入。僧邸追至屯外，用馬步隊圈圍，賊目持旂登樓眺望，見我兵近前即放鎗礮，勢難驟進。僧邸相度地勢，知非水攻不可，即擬引運河水以灌之。衆謂屯中地勢墳起，恐非水力所能及。僧邸內斷於心，神機密運，先於屯外週築圍牆，牆外掘濠溝甚寬廣，又以掘濠之土加倍內牆，布置周帀。旋據已革廣西左江道張晉祥稟稱，願捐貲獨任其事，僧邸許之，遂挑挖運河自東昌三孔橋起，至馮官屯石橋止，共一百二十三里，計長二萬二千一百七十六丈，口寬一丈七八尺，底寬六七尺，深五

六尺不等，計需工價京錢五萬二千餘貫。自二月初旬起，至三月初四日工竣，竟引水入濠。僧邸旋卽飛飭僱集民夫二三千人，或用水車，或用巴斗，灌入牆內，牆外築墩，排列鎗礮。一面令兵勇站立瞭望，防賊突出挖牆倒浸；一面督役晝夜輪流灌注不息；由是漸灌漸滿，牆內水深三四五尺不等，賊穴糧草火藥盡溼，賊聚居樓上，我兵用礮不時轟擊，賊之柴米漸乏，勢甚窮蹙。四月十三日巳刻，李開方遣其心腹百餘人混入難民內泅水出降，意欲藉爲內應。僧邸心知其僞，訊出被脅難民，遣回原籍，其餘賊黨一百四十餘人，分撥各營，乘夜盡誅之。遂令兵勇越牆逼近土堰，放火燒燬賊巢，賊萬分窮蹙。十六日黎明，僧邸又令兵勇越牆四面進攻，忽大風驟起，飛沙揚塵，瞬息不辨南北，僧邸卽命撤隊。巳刻，李逆遣一賊呈送降稟，僧邸諭令限本日午時先繳軍器，方准投誠。約半時許，果來繳軍器，遙見賊隊數十人，高張紅傘，擁李逆前進，志在乘此脫逃。僧邸偕德貝子等逆探其詐，暗令馬步隊數萬人張左右翼以待之。李逆既入彀中，遂與其黨八十八人俱在濠邊擒獲。僧邸傳令將八十八人撥入各營，其賊目八人在營外帳棚守候，但令李逆進見。李逆頭戴黃綢繡花帽，

身穿月白綢短襖，紅綢褲，紅鞋，年約三十二三。擄兩賊童，身穿大紅繡花衣褲，紅鞋，年約十六七美如女子，左右揮扇，隨李逆直入帳中。李逆僅向僧邸德貝子等各屈一膝，卽盤腿坐於地，兩童東西侍立。帳內總兵以下，皆持刀環立，怒目視之。李逆與二童仰面四顧，毫無懼色，但稱能寬貸其罰，願說金陵諸賊來降，並求賜飯。遂開懷大嚼，笑語如常，旁若無人。僧邸知其心叵測，飯畢遣出。又令八賊目進帳，皆跪見求赦，亦卽遣出。遂將李逆與八賊目解至京都，淩遲處死。僧邸查明連鎮高唐馮官屯三處陣亡官弁兵勇八千餘人，設立祭案，將就擒餘匪八十人並二賊童綑縛，挖心祭之。作祭文曰：『爾官爾民，爲國忘身，沙場戰死，英靈未泯，天鑒爾志，振我軍聲，渠魁既殲，賊黨悉捦，剖其心肝，慰爾忠魂，尙饗。』僧邸放聲大哭，官弁兵勇無不墮淚，僧邸前經晉封親王，於是奉旨世襲罔替，並賞肩輿，其餘文武各員賞賚爵秩有差。

# 敍曾文正公幕府賓僚

薛福成

昔曾文正公奮艱屯之會，躬文武之略，陶鑄羣英，大奠區宇，振頹起衰，豪彥從風，遺澤餘韻，流衍數世，非獨其規恢之宏闊也，蓋其致力延攬，廣包兼容，持之有恒，而御之有本，以是知人之鑒，爲世所宗，而幕府賓僚，尤極一時之盛云。

竊計公督師開府，前後二十年，凡從公治軍書涉危難，遇事贊畫者：則太子太傅大學士肅毅伯合肥李公，禮部侍郎出使英吉利總理各國事務大臣長沙郭公嵩燾筠仙，（郭公原籍因避家諱，改書其郡，下從此例。）兵部侍郎巡撫陝西長沙劉公蓉霞軒，雲南按察使平江李元度次青；明練則四品卿銜內閣侍讀長沙郭崑燾意城，候補道長沙何應祺鏡海，武岡鄧輔綸彌之，歙程桓生尙齋，主事甘晉子大，直隸清河道溧陽陳鼐作梅，河南河北道奉新許振禕仙屏，四品卿銜吏部員外郎嘉興錢應溥子密，候補道長洲蔣嘉棫蒓卿，定遠淩煥曉嵐；淵雅則知和州直隸州長沙方翊元子白，江蘇按察使中江李鴻裔眉生，四品卿銜刑部主事歙柯鉞筱泉，候補道黟程鴻詔伯旉，候選知府陽湖方駿謨元徵，江蘇知縣溆浦向師棣伯

常，出使日本記名道遵義黎庶昌蒓齋，知冀州直隸州桐城吳汝綸摯甫。右二十二人，李公功最高，公之志業，李公實繼之。郭公劉公與公交最深，所議皆天下大計。

凡以他事從公，邂逅入幕，或驟致大用，或甫入旋出，散之四方者：雄略則太子太保大學士恪靖侯長沙左公，兵部尚書衡陽彭公玉麟雪琴，前布倫托海辦事大臣漢軍李雲麟雨蒼，權福建布政使護巡撫事益陽周開錫壽珊，候補直隸州贈太常寺卿雲騎尉長沙羅萱伯宜，安徽布政使權巡撫事新建吳坤修竹莊，甘肅甘涼道合肥李鶴章季荃；碩德則兵部尚書總督兩江開縣李公羲宗雨亭，兵部尚書總督湖廣合肥李公瀚章筱泉，前兵部侍郎總督東河河道南昌梅啟照筱巖，前兵部侍郎巡撫安徽衡陽唐訓方義渠，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吳川陳蘭彬荔秋，兵部侍郎巡撫山東桂陽陳士杰儁臣，光祿寺少卿江夏王家璧孝鳳；淸才則太僕寺卿瑞安孫衣言琴西，監察御史烏程周學濬縵雲，前知建昌府江陰何栻蓮舫，候補直隸州湖口高心夔碧湄；雋辯則候選道陽湖周騰虎弢甫，前湖南布政使劍州李榕申甫，兵部侍郎巡撫廣東望江倪文蔚豹岑，前山西冀甯道東湖王定安鼎丞。右二十二

人，左公彭公功最高，李雲麟聞公下士，徒步數千里從公，皆才氣邁衆，練習兵事，而受知於公最先。

凡以宿學客戎幕，從容諷議，往來不常，或招致書局，並不責以公事者：古文則瀏陽縣學教諭巴陵吳敏樹南屏，前翰林院編修南豐吳嘉賓子序，候選內閣中書武昌張裕釗廉卿；閎覽則前翰林院編修德清俞樾蔭甫，芷江縣學訓導長沙羅汝懷研生，諸生新城陳學受藝叔，知永甯縣當塗夏燮謙甫，江蘇知縣獨山莫友芝子偲，舉人衡陽王開運紉秋，秀水楊象濟利叔，刑部郎中長沙曹耀相鏡初，出使俄羅斯參贊道員武進劉翰清開生，知易州直隸州陽湖趙烈文惠甫；樸學則海甯州訓導嘉興錢泰吉警石，知棗強縣桐城方宗誠存之，候補郎中海甯李善蘭壬叔，舉人江甯汪士鐸梅村，候選道石埭陳艾虎臣，諸生南滙張文虎嘯山，德清戴望子高，儀徵劉毓崧北山，其子壽曾恭甫，海甯唐仁壽端甫，寶應成蓉鏡芙卿、候選知府金匱華衡芳若汀、候選縣丞無錫徐壽雪村，右二十六人，吳敏樹羅汝懷吳嘉賓名輩最先，敏樹與張裕釗之文所詣皆精，莫友芝俞樾王闓運李善蘭方宗誠張文虎戴望，

皆才高學博，著述斐然可觀。

凡刑名，錢穀，鹽法，河工及中外通商諸大端，或以專家成名，下逮一藝一能，各效所長者：幹濟則蘇松太兵備道南海馮焌光竹儒，徐州兵備道歙程國熙敬之，候選主事海甯陳方坦小浦，候選教諭宜興任伊棣香，候選知縣江甯孫文川澄之；勤樸則前兩淮鹽運使涇洪汝奎琴西，候選直隸州漢陽劉世墀彤階，候補道瀏陽李興銳勉林，候補知府衡陽王香倬子雲；敏贍則監察御史武昌何源鏡芝，江西知縣忠州李士棻芋仙，候補同知宣城屠楷晉卿，候補知府富順蕭世本廉甫。右十有三人，皆能襄理庶務，劇繁應瑣，雖其用之巨細不同，亦各有所挾以表見於世。

凡福成所嘗與共事，及溯所聞而未相覿，或一再晤語而未共事者，都八十三人，其碌碌無所稱者不盡錄。

古者州郡以上，得自辟從事參軍記室之屬，故英儁之興，半由幕職。唐汾陽王郭子儀精選幕僚，當時將相多出其門。降及晚近，舍實用而崇科第，復爲一切條例以束縛賢豪，而登進之途隘矣。惟公遭值世變，一以賢才爲夷艱定傾之具，其取之

也，如大匠之門，自文梓楩柟以至竹頭木屑之屬無不儲；其成之也，始之以規矩繩墨，繼之以斧斤錐鑿，終之以礲磨文飾；其用之也，則楹棟榱棁，欂闑扂楔，位置悉中度程，人人各如其意去，斯所以能迴乾軸而變風氣也。昔公嘗以兵事餉事吏事文事四端，訓勉僚屬，實已囊括世務，無所不該，幕僚雖專司文事，然獨克攬其全，譬之導水，幕府則衆流之滙也；譬之力穡，幕府則播種之區也；故其得才尤盛。卽偶居幕府，出而膺兵事餉事吏事之責者，罔不起爲時棟，聲績隆然。然夫人必有駕乎天下之才之識之量，然後能用天下才，任天下事，福成居公幕僅八年，於未及同遊者，知之不詳，然於公知人之明，與育才之心，粗有所睹矣。謹詮次公賓僚姓名，并叙其爵里著於篇，而於所未知者則姑闕焉。

# 書益陽胡文忠公與遼陽官文恭公交驩事

薛福成

伯相遼陽文恭公官文總督湖廣時，宮保益陽胡文忠公巡撫湖北，文忠才氣卓犖，以一行省之力，經綸天下事，文恭拱手以聽，遂成大功，海內兩賢之。然二公離合之始末，議者或未之知也。咸豐五六年間，粵賊陷踞武昌漢陽，蔓及旁郡，蹂躪數千里，是時文恭由荊州將軍改總督，凡上游荊宜襄鄖諸郡兵事餉事悉主之。文忠駐軍金口，進規武昌，凡下游武漢黃德諸郡兵事餉事悉主之。二公值湖北全境糜爛之餘，皆竭蹶經營，各顧分地，文忠尤崎嶇險阻，與勍寇相持，獨爲其難。督撫相隔遠，往往以徵兵調餉，互有違言，僚吏意嚮，顯分彼此，牴牾益甚。文恭於鉅細事不甚究心，多假手幕友家丁，諸所措注，文忠尤不謂然；既克武昌，威望日益隆，文恭亦欲倚以爲重，比由荊州移駐武昌，三往拜而文忠謝不見也。或爲文恭說文忠曰：『公不欲削平巨寇邪？天下未有督撫不和而能辦大事者。且總督爲人易良坦中，從善如流，公若善與之交，必能左右之，是公不翅兼爲總督也。合督撫之權以辦賊，誰能禦我？』文忠亟往見文恭，推誠相結納，謝不敏焉。文恭有寵妾，拜胡太夫人爲義母，

兩家往來益密饋問無虛日，二公之交亦益固，文忠於是察吏籌饟，選將練兵，擘不少勸，文恭晝諾仰成而已，未嘗有異議。每遇收城克敵，及保薦賢才，文忠輒陰主其政，而推文恭首尸其名。朝廷以文恭督湖廣數年，內靖寇氛，外援鄰省，成功甚偉，累晉大學士，授爲欽差大臣，寵眷隆洽。文恭心感文忠之力，而文忠亦益得發舒，凡東南各省疆吏將帥之賢否進退，與大局一切布置，每有所見，必進密疏，或與文恭會銜入告，文忠所引嫌不能言者，亦竟勸文恭獨言之。訏謨所定，志行計從，人謂文忠有旋乾轉坤之功，不僅澤在湖北也。既而文忠遘太夫人喪，得旨賞假百日，營葬後即起視師，駐軍皖鄂之交，省中大政，皆歸文恭主持。文恭聽已革總兵樊燮之訴，奏劾湖南巡撫幕賓今侯相左公。左公爲文忠同學友，文忠嘗薦其才可大用者也。既被嚴劾，文忠慍不言，貽書曾文正公，密解其獄，且薦左公襄辦江南軍務。文恭有門丁，頗爲姦利，奔競無恥者，多緣以求進；文忠所素欲參劾者，文恭或薦之，得居要地；府中用財無訾省，不足則提用軍饟，耗費十餘萬金。文忠積不能平，獨居深念，若重有憂者。當是時，令協揆朝邑閻公以戶部員外郎總理糧臺，兼運帷幄籌，往謁文

忠，請間言事。文忠屏人，以督府事告之曰：『方今籌餉如此艱難，而彼用如泥沙；進賢退不肖，大臣之職也，而彼動輒乖謬；今若不據實糾參，恐誤封疆事，爲朝廷憂，吾子以爲奚若？』閻公對曰：『公誤矣，夫本朝二百年中，不輕以漢人專司兵柄，今者督撫及統兵大臣，滿漢並用，而焯有聲績者常在漢人，固由氣運轉移，亦聖明大公無私，劃刮畦畛，不稍歧視之效也。然湖北居天下衝，爲勁兵良將所萃，朝廷豈肯不以親信大臣臨之？夫督撫相劾，無論未必能勝，就使獲勝，能保後來者必勝前人邪？而公能復劾之邪？且使繼之者或勵清操，勤庶務，而不明遠略，未必不顓己自是；彼官至督撫，亦欲自行其意，豈必盡能讓人；若是則掣肘滋甚，詎若今用事者胸無成見，依人而行？況以使相而握兵符，又隸旗籍，爲朝廷所倚杖，每有大事，可借其言以得所請，今彼於軍事餉事之大者，皆惟公言是聽，其失祇在私費奢豪耳。然誠於天下事有濟，即歲捐十數萬金以供給之，未爲失計。至其位置一二私人，可容者容之，不可容則以事劾去之，彼意氣素平，必無迕也，此等共事人，正求之不可必得者，公乃欲去之何邪？』胡公擊案大喜曰：『吾子眞經濟才也，微子言，吾幾誤矣。』由是

益與文恭交驩無間言，文恭亦敬服之終身。迨文忠薨於位，未幾而文恭劾巡撫嚴公澍森去之，威毅伯曾公巡撫湖北，又劾文恭去之，湖北從此多事。其閎整富强之績，亦稍隤矣，後人於是益以文忠之能用文恭爲美談云。

# 敍益陽胡文忠公御將

薛福成

咸豐之世，粵寇傲擾，益陽胡文忠公治湖北七年，威名滿天下，環東南萬里彼賊之區，其民喁喁相告皆曰胡公援我。以余所聞，凡公所以察吏理財養民睦鄰之具，罔不精絕一時；然公所以能指揮羣英而爲天下雄者，其御將之略，尤超軼古今云。

初公以道員募鄉兵擊賊，隸曾文正公部下，追賊至江西，文正密薦公才可大用，俾率師還援湖北，旋拜巡撫之命。公初起角巨寇，軍弱，連戰不利，潰而復集者數矣；會羅忠節公澤南以湖北上游地不可不爭，請於曾公，引所部三千人，由江西轉戰而前，連拔數城，薄武昌而壘，朝命聽公節制。羅公故以名儒講學，學者所稱羅山先生者也。曾公初練鄉兵，招之出，楚軍規制，皆所手定，門弟子多崛起爲名將。當是時，羅公以甯紹台道赴援湖北，公一見執弟子禮甚恭，雖與僚屬語，必稱羅山先生，事無鉅細，諮而後行，詢其軍將吏之勇怯材鄙而擢汰之，羅公亦稍稍分其衆隸公，俾部勒其士卒，由是盡傳楚軍規制，變弱爲強自此始。

羅公力攻武昌，被重創，三日薨，公哭之慟，以女弟妻羅公長子，舉其裨將李忠武公續賓代領其軍，勇毅公續宜佐之。二李者，故羅公高第弟子，沈毅多大略，公以昆弟遇之，而漸增其餉，俾益募兵，遂克武昌，盡收湖北諸郡邑，悉銳攻九江，將沿江以瞰金陵。時李公父母皆篤老，方事之殷，以不能歸省爲憾，公爲迎養其父母，晨昏定省，如事父母，日發書慰二李，二李皆感激，願盡死力。忠武既克九江，鼓行而東，師銳甚，會援賊大至，戰沒廬江三河鎮。公方奉太夫人諱，有旨百日後起視事，公具疏懇辭，忽聞忠武死綏，遂投袂起，以大事屬勇毅公，俾鳩潰散，修守備，弔死療傷，期年而後用之。且謂之曰：『迪庵自任滅賊，而賫志長瞑，吾誓爲竟前功，以報死友於地下，當與吾弟勉之。』迪庵者，忠武公字也。勇毅於是日夜訓厲其衆，衆益奮，南解寶慶之圍，北奠淮西地，大敗悍賊陳玉成之衆於挂車嶺，賊再竄湖北，再平之，勳望隆然，不數年，超擢安徽巡撫。

先是從曾公起兵者，羅公李公皆以陸師稱彊，其專領水師，則楊公岳斌，彭公玉麟，功名與羅李相上下。羅李既皆爲公用，而水師諸將亦奉曾公命先後援鄂，分

布江漢間。當是時，兵將駢集，客主牴牾，往往違言，公傾心調和，泯其異同。具餉必豐，獎薦愈隆，務揚善表功以聯諸客將，諸客將皆親附公，與曾公等。曾公久駐江西，不莞吏事，權輕餉絀，良將少，勢益孤，列郡多陷者。公名位既與曾公並，握兵餉權，所以事曾公彌謹，饋餉源源不絕。湖北既淸，乃遣諸將還江西受曾公節度，軍勢復大振。曾公素有知人鑒，所識拔多賢俊，公常從問士大夫賢否，聞曾公有一言之獎，輒百方羅致，推轂惟恐不盡力，或畀以軍寄，致大用。

是時公所擢任於儔人中者，又有忠勇公多隆阿，今一等子提督鮑公超。多公性頗忮，而老於兵事，饒智勇；鮑公後起，以驍果克敵，功尤多；二人不相下，公因激勵而兩用之。謂多公曰：『鮑超蠢悍非兵家所貴，賴吾子庇蔭以有今日，超之功，皆子之功也，幸始終左右之。』謂鮑公曰：『多公言汝勇而無謀，汝能奮功名無蹉跌，則可以間執人口矣，勉之。』二郎河之戰，賊來益衆，超將退矣，公遣騎馳書告曰：『寇深矣，如林翼輩生死無足重輕，君威名蓋世，宜自重，盍少退。』超益疾鬬，遂大捷。公知多鮑二人皆好勝，各予卒萬人，當一面，二人爭以戰功相掩，勳伐皆爲天下最。

湖北當四戰之衝，爲賊必爭地，備多力分。公乃整榷政，通蜀鹽，改漕章，每月得餉金四十萬兩，養兵五六萬人，驅除羣寇。又謂守疆當戰于境外，分兵援江西，援湖南，援安徽河南浙江，未嘗不以天下大局爲兢兢，而天下之求將才者，亦不之他省，而之湖北，一時以善戰名者，若都興阿，舒保，劉騰鴻，蕭翰慶，皆公麾下之選也。公量能授事，體其隱衷而匡其不逮；或家在數千里外，輒饋資用，問遺其父母，珍裘良樂，使歲月至。公嘗言天下無不可造之才，惟汨於仕宦與綠營舊習者，皆屏勿進。其人忠樸有志節，雖無巨績，捻獎必逾其量；或選耎貪冒不事事，敗軍政，罰亦不少貸；以是人咸感其遇而服其公，莫不樂爲之用。昔李勇毅公嘗告曾公曰：『胡公待人多血性，然亦不能無權術。』公答之曰：『胡公非無權術，而待吾子昆季，則純出至誠。』勇毅笑應曰：『然，雖非至誠，吾猶將爲盡力以滅此賊也。』是時將師同心如此，故卒有成功云。

## 藎臣憂國

薛福成

有合肥人劉姓，嘗在胡文忠公麾下爲戈什哈，既而退居鄉里。嘗言楚軍

之圍安慶也，文忠曾往視師，策馬登龍山，瞻眄形勢，喜曰：『此處俯視安慶，如在釜底，賊雖强，不足平也。』既復馳至江濱，忽見二洋船鼓輪西上，迅如奔馬，疾如飄風，文忠變色不語，勒馬回營，中途嘔血，幾至墜馬。文忠前已得疾，自是益篤，不數月薨於軍中。蓋粤賊之必滅，文忠已有成算，及見洋人之勢方熾，則膏肓之症，著手爲難，雖欲不憂而不可得矣。閻丹初尚書向在文忠幕府，每與文忠論及洋務，文忠輒搖手閉目，神色不怡者久之，曰：『此非吾輩所能知也！』噫！世變無窮，外患方棘，惟其慮之者深，故其視之益難，而不敢以輕心掉之，此文忠之所以爲文忠也。

# 書昆明何帥失陷蘇常事

薛福成

兵部尚書總督兩江昆明何桂清，字根雲，家世微甚，弱冠入翰林，循資八遷而至侍郎，督學江蘇，值粵寇俶擾江南北，頗屬幕客草疏陳兵事，糾劾疆吏之退縮僨事者，持論多侃侃，文宗奇其才氣，改官浙江巡撫，年未四十也。撫浙數年，通判徐徵枝其同官王有齡之驟遷道員，訐告巡撫獎薦不公。何帥奏陳顛末，語稍亢激，天子責之，引疾罷歸，已首塗矣，適闕兩江總督，上詢軍機大臣此官以籌餉爲命脈，孰能勝任者？大學士彭蘊章奏稱何桂清在浙江，餉徽州全軍數萬人，未嘗闕乏，上韙其言，彭相亦傾心推轂，以謂夷艱濟變，英傑者儔也。何帥復力薦王有齡籌餉精敏，擢江蘇布政使，由是總督藩司呼吸一氣，攬巡撫徵餉察吏之柄。有齡愈益發舒，巡撫趙德轍不能事事，移疾去。未幾，幫辦軍務提督張忠武公國樑攻克鎮江，何帥以籌餉功加太子少保。咸豐十年春正月，張公總統諸軍，攻克九洑洲，何帥又以籌餉功加太子太保。當是時，何帥渥承眷倚，慷慨談兵，訏謨輻湊，聲譽翔洽，與湖北巡撫胡文忠公林翼相上下，天下稱何胡兩宮保云。張公既克九洑洲，進克上關下關，遂與

欽差大臣江甯將軍忠壯公和春濬濠築壘，爲長圍以困金陵。賊渠洪秀全告急於江北皖南諸巨酋陳玉成李世賢楊輔清李秀成等，秀成慓悍不如諸賊，最後起，頗狡黠，欲披官軍之勢，與其黨謀曰：『官軍精銳，悉萃金陵，其餉源在蘇杭，今金陵城外長濠已成，官軍內圍外禦，張國樑又嘎唶善戰，攻之難得志，不如輕兵從間道疾搗杭州，杭州危，蘇州亦必震動，金陵大營懼我絕其餉源，必分師奔命以救之，我瞯大營虛弱，還軍急擊，蹋破大營，則蘇杭皆我有也。』乃自率悍賊千餘，襲破涇縣防軍，遂陷旌德。二月，戊戌，進陷廣德，攻陷四安防營，總兵李定泰逃遁，賊由安吉武康直犯杭州，諸路同時告警，上命和春兼督浙江軍務，提督張玉良總統援浙諸軍，分大營兵勇五之二以畀之。玉良過蘇州，布政使王有齡留之二日，俾閱城垣。壬戌，賊陷杭州，將軍瑞昌等退保子城。三月，丁卯，玉良軍至杭州，與瑞昌軍內外夾擊，賊黨寥寥不耐戰，遂宵遁，官軍追復臨安孝豐安吉等城，何帥奏稱玉良受有齡密計，攻復杭州，上擢有齡巡撫浙江。己卯，和帥遣總兵熊天喜曾秉忠率水陸軍攻復長興，賊諷知大營留兵愈單，由浙境風馳而西，陳李楊諸酋各挾全部先後麕至，大會於

東壩。乙酉，攻建平及東壩，皆陷之，進陷溧陽，圍金壇。先是金陵大營兵勇七八萬人，月支餉銀五十萬兩，皆取辦於蘇松常太及浙江之杭嘉湖甯紹諸郡，兩江總督駐常州，專主餉事，未嘗闕乏，故能措持八年之久。及和張二帥益募壯勇，增築長圍，需餉有加，浙江告警，大營分兵馳救，驟加行費，浙江自顧不遑，餉亦不繼，糧臺收款驟絀，月短二三十萬金。何帥馳書告和張二帥，請自後閱四十五日發一月餉，是時頓兵日久，將卒雖習戰事，實已驕佚，酗酒狎妓，酣嬉無度，月支足餉尚不敷用，及驟聞減餉事，則悢悢如有失。翼長提督王浚爲和帥所倚，把持軍政，藉勢侵剋，衆情蓄憾，互相傳播，賊若來攻，吾輩堅勿出戰，任大帥翼長自爲之。賊欲圖大營，詭若將嚮蘇常者，以縻官軍，遣別隊由溧陽逼宜興進躪武進之夏溪隍里埠，烽火去常州四十里。王有齡將之杭州，己丑，如常州，議兵餉事，何帥奏令會辦軍務。庚寅，有齡調駐蘇之威武振軍一千人至。辛卯，副將周天孚由浙江率數營至大營新募潮勇數千亦至自浙江，和帥先後調防守揚州之總兵馬德昭及援浙之參將羅希賢各以兵三千往援金壇，何帥檄令德昭等援常州，遣天孚及潮勇往金壇，賊遽退出武進界，盡

趨金壇。閏三月丁酉，攻陷句容，自是大營後路斷矣。戊戌，張玉良全軍至常州，中途疊接和帥檄調援大營，及抵常州，和帥連馳羽書令箭調之。何帥曰：『彼不知我欲守常州邪？』留不遣。和帥復調馬德昭往援，亦不許。己亥，羅希賢一軍自宜興至。庚子，熊天喜一軍自廣德至，前後到郡兵勇二萬數千人。王有齡蒞官浙江，何帥如失左右手，有齡由郡日發一書，爲何帥規畫甚備，戒勿離常州一步。且曰：『艱難之秋，萬目睽睽，瞻大帥爲進退，一搖足則衆心瓦解，事不可爲矣。』有齡蓋洞見何帥癥結而鍼砭之也。是時常州無賊，何帥飛章報捷，奏陳常鎭軍情，凡常州宜興鎭江丹陽金壇爲路五，共需兵若干，統歸張玉良節制，自任力保蘇常，辭氣甚壯。何帥意在擁衆自衞，蓋已置金陵大營於度外矣。辛丑，羣賊悉詣金陵城外，進瞰大營，大半多空壘，羣賊環攻橫突，死咋不退。副帥張公激勵將士，搏戰七晝夜，賊來益衆，餉又不繼，外無援應，諸軍能戰者，多留駐常州，九檄而不至。戊申，甚雨，雷電以風，大雪厚尺餘，寒甚，人多僵凍，兵勇連日譟至王浚帳下，索餉不得，則肆掠通衢，將吏不能詰。己酉夜，諸營火起，王浚部下先遁，和帥部下繼之，全軍遂潰，和帥及幫辦軍務光祿寺

卿許乃釗翼長王浚等，狼狽走鎮江，委棄餉銀鍋帳軍械無算。張公部衆尙未動，聞大帥已退，張公頓足曰：『八年心力，墮於一旦』憤激欲自裁，部將苦止之。明日，乃自殿其師徐退至鎮江，賊不敢逼。何帥恐和張尅己也，亟致書慰勞，請移守丹陽。和帥先至丹陽，遣熊天喜進營白垷，張公招集潰衆越二日，統一萬三千人抵丹陽，俾總兵馮子材以萬二千人守鎮江。張玉良自常州城西南五里，袤至西北，結二十營，何帥奏稱丹陽以上軍務和春張國樑主之；常州軍務臣與張玉良主之，俟布置稍定，進圖溧陽，實皆空言也。何帥趣和張進援金壇，新敗之後，士氣不振，未及休養，賊已由金壇之珥村，繞出丹陽南路，馬德昭迎剿於奔牛，賊趨呂城，隔絕常州丹陽大道。熊天喜軍潰於白垷，自殺。癸亥，李秀成率賊十萬至丹陽，憚張公威名，未敢輕進，步步爲營以造城下。張公開南門出戰，秀成望見徽志，人馬辟易。既潰復集之軍，因連日索鍋帳軍械於常州，不能得，復大潰。賊按兵未動，張公揮親軍奮馳擊之，潰卒塞途，蔽隔不得前，賊溷入潰卒中，狙擊張公，創甚，猶手刃數賊，躍馬入尹公橋下，死之。明日，和許二帥以十二騎奔常州。何帥聞丹陽失守，大驚，總理糧臺前按察使查

文經希何帥意，挈諸司道薛煥，王朝綸，英祿，聯銜稟請退保蘇州。何帥得稟牘大喜，卽拜疏言和春已至常州，軍務仍歸督辦，臣卽駐蘇州，籌餉接濟。紳民耆老數百人，卽夕執香赴轅門跪請留常，文經諭之不散；執鞭之士出抶之，猶不退；何帥怒，遽令開洋槍縱擊，死者十九人。先是何帥密遣親軍護送其父及兩妾至通州，特張榜禁遷徙，並派兵嚴查諸門。紳民曰：『彼置吾輩死地，自示不走，無非便其獨走之私，毋寧留之，俾與吾輩同死。』夏四月，乙丑朔，紳民復相聚遮留，聲勢益洶洶，何帥懼，微服由間道脫走，步行出東門，上馬，遇知府平翰在城外巡徼，疑其追己也，手洋槍擬翰以嚇之，翰退避，乃怒馬絕塵馳去。從者待十里外，檥舟運河之皋，遂率親兵五百赴蘇州。查文經以護運餉銀爲辭，先一日登舟去，城中文武皆奔散，惟通判諾穆歡布兀坐危城中。諸軍聞總督已走，宵熸，悉奔蘇杭，縱火刼殺，爲賊前導，惟張玉良尙在城外，爲守禦計，先燔附城民屋，軍士因肆剽掠，丹陽潰兵繼之，賊隊踵至。丁卯，玉良赴西路輅賊接戰，賊分隊由間道來襲城，守營兵叛應賊，玉良率餘兵退營無錫之高橋。城外民屋被焚者既無可居，皆入城助守，糧臺尙存銀七十四萬兩，米鹽薪

油雜貨稱是紳士中一舉人一醫士倡議，擁通判爲城主，苦守數日。庚午，常州陷，通判及二紳死之，紳民遭屠戮者尤衆，以何帥禁遷徙故也。何帥至蘇州，巡撫徐莊愍公有壬不納，下令從總督者毋許一人入城，遂劾何師棄城喪帥，暨親兵在道焚掠狀，奉旨革職拏解來京審訊。何帥次於滸墅關，和帥亦由常州奔至，自殺。何帥走常熟，紳民遞稟牘謂常熟小邑，不足煩督府親駐，請免稅駕以召寇。何帥告以親兵乏餉，紳民致餉銀千兩，贐儀二百兩，約毋逗遛。檥舟三日，宣言當借洋兵，遂之上海。申戍，張玉良禦賊於高橋，會合宜興守將劉季之退來之兵，苦戰一晝夜，兵敗復振，賊由間道繞出九龍山之西，襲陷無錫。玉良前後受敵，收餘衆退至蘇州。蘇州兵餉皆被何帥徵集常州，稍有留存者，王有齡又挾以赴浙。徐公以撫標兵不可用，俾玉良入城助守，潰兵復爲內應，丁丑，蘇州陷，徐公死之，遺疏劾何帥蠹國殄民，玉良奔杭州。何帥奏稱，『和春遽逝，兵勇解體，大局搖動，非臣書生所能支持。』得旨：『平時侈談彼短，一旦決裂，不知認罪，猶以書生自居，可歎可恨，殊有愧書生二字。』何帥簡任兩江也，軍機大臣長洲彭相力薦之，金陵大營既陷，上慮蘇常必危，彭相輒奏

云：『何桂淸駐常州，籌畫精詳，又有張國樑張玉良驍建絕倫之將，文武協力，戰守有餘，寇奚能爲？』不數日，警報狎至，則蘇常相繼陷矣。上訝彭相言不讎，且無知人鑒，解彭相軍機大臣，尋自陳衰病請致仕，許之。賊旣據蘇常，分黨長驅，數月間連陷大倉松江嘉興諸州郡，及杭湖屬縣，惟鎭江上海兩城，孤懸賊中，越一年，浙江全境遂淪於賊矣。夫粵賊長技在批亢抵巇，多方誤我，善應之者，當厚集兵力，攻所必救，稍遣偏師能戰者與彼別隊相角逐，稍久，則彼情見勢絀，狡謀自敗矣。且兵家之忌，莫患乎爲人所致，彼聲東則我分兵以東趨，彼擊西則我悉師而西騖，銳氣耗竭，根本空虛，倉卒之間，爲寇所乘，向和二帥圍攻金陵皆坐此以致潰退。然當和張二帥徵兵之時，使何帥不撓其權，亟令張玉良馬德昭等能戰之師，倍道兼行，併力犄角，相機運奇，遙張聲援，廣庀餉械，源源接濟，則勍寇可卻，大營可全，蘇常亦可保也。乃無事則籌略紛紜，臨變已張皇失措，一聞賊至，心隕膽破，明知大營萬分危急，稽留勁軍，置之無用之地，是誠何心！卒至老營勢孤援絕，賢將精卒，併命同殉，悍夫驕兵，乘機鼓譟，大軍旣覆，常州遂危，輒復率先倡逃，不能爲一日之守，曩者被留之勁旅，

轉瞬悉化，潰卒，羣賊踵而驅之，勢如黃河奔流，一瀉千里，遂令東南都會，財賦奧區，爲豺虎窟宅者五年，荼毒生靈，全局震岌，誰之咎也！君子於是平情衡量，謂何帥之罪浮於陸帥多矣。至若陷紳民以規自脫，殪父老以拒攀留，斯又陸帥所不屑爲者，釁盈罪積，中外共棄，無地措身，爲天下僇，雖曲護何帥者欲有解免，夫孰得而解諸。

## 書兩江總督何桂淸之獄

薛福成

總督何桂淸棄常州也，巡撫徐莊愍公有壬嚴劾之，上命褫職逮問。乃由常州奔上海。屢以激團練購內應，謀復蘇州爲名，遷延兩年，竟不就逮。江蘇巡撫薛煥，浙江巡撫王有齡，皆桂淸舊時屬吏夙所薦達者也，頗力庇桂淸，合疏奏請棄瑕錄用，俾奮後效以贖前罪，詔不許。薛煥奏稱嘉興軍營將士，請桂淸馳往督勦，俟克復蘇州，再赴京伏罪，亦不許。言路論劾不已，給事中郭祥瑞御史卞寶弟兩疏，尤懇摯明切，海內交口傳誦。同治元年，夏四月，逮入刑部獄。是時蘇常紳民憾桂淸尤甚，總辦秋審處刑部直隸司郎中余光倬，常州人也，實

司定讞，引封疆大吏失守城池，斬監候秋後處決律，謂桂清擊殺執香跪留父老十九人，忍心害理，罪當加重，擬斬立決。爰書既定，詔大學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會議，議皆如刑部讞。諭旨復以何桂清曾任一品大員，用刑宜愼，如有疑義，不妨各陳所見。於是上疏申救桂清者十七人，大學士銜禮部尚書祁文端公寯藻爲之首，疏引仁宗睿皇帝諭旨，刑部議獄，不得有加重字樣爲辭，不知此特就承平時尋常罪名言之，若身爲大帥，失陷封疆千餘里，則不當援此爲例也。又有工部尚書萬青藜，通政使王拯，順天府尹石贊清，府丞林壽圖，九卿彭祖賢，倪杰，給事中唐壬森，御史高延祜，陳廷經，許其光，李培祜等，或一人自爲一疏，或數人合具一疏，其五人則余忘之矣。王拯林壽圖之疏，最愎橫無理，祁公之疏，尤令人不敢指駁，御史卞寶第疏糾之，大旨謂道光年間提督余步雲，咸豐年間巡撫青麐，皆以失陷封疆伏法，彼時祁寯藻爲軍機大臣，不聞有言，何獨於何桂清護惜若此？聞者頗以爲快。當是時天下無貴賤賢愚，莫不謂桂清死有餘辜，即十七人在廷會議，初無異言，自朝廷下愼刑之諭，輒思乘間

翻案，然都中輿論，皆謂與桂清頗有深交者也；不則爲人本在下中，無是非之鑒者也；不則自謂與桂清同隸邊籍，篤守方隅之見者也。獨祁公與王拯石贊清以文章操守雅負時望，乃亦蔽於阿黨之私，力戰公論，則君子不能無病焉。適會李文清公棠階以耆舊起用，爲太常卿，密疏言刑賞大政，不可爲謬悠之議所撓，今欲平賊而先庇逃帥，何以作中興將士之氣。於是上意始決。李公亦遂遷侍郎，入政府，豐采隱然，爲中外所歸仰矣。桂清對簿，自辯所以退至蘇州者，從江蘇司道之請，欲保餉源重地也。因引薛煥等四人稟牘爲左證。廷旨下曾文正公查覈。文正疏言：『蘇常失陷，卷宗無存，司道請移之稟，無庸深究，疆吏以城守爲大節，不宜以僚屬一言爲進止；大臣以心迹定罪狀，不必以公稟有無爲權衡。』而貴州廩貢生黎庶昌伏闕上書，亦頗論及桂清，遂以是冬棄市。余光倬爲桂清黨所嫉，旋摭他案劾之，撤銷記名御史，暨京察一等，竟廢不復用。

## 書陳玉成苗沛霖伏誅事　丁亥

薛福成

粵賊據金陵，控長江，垂十二年，自楊秀清死，賊所仗以力抗官軍者，惟陳玉成李秀成最強。玉成黠猾與秀成頡頏，而驚勇慓銳則過之，海內稱爲四眼狗者也。嘗攻李忠武公續賓於三河鎭，覆其軍。與張忠武公國樑相持江上，迭有勝負。大敗德興阿勝保二帥之師，縱橫死㕦，所陷城殺將爲最多。胡文忠公在上游，與曾文正公協謀，以安慶玉成分地，其父母妻子皆在焉，進規安慶以致玉成，玉成果悉銳西上。是時大帥則曾胡二公，左文襄公與今伯相合肥李公，皆在幕府，合多隆阿忠勇公鮑武襄公超諸將之力，苦戰累月，初不利，後乃大創之。玉成反旆而南，攻陷金陵大營，張忠武公死之，蘇常諸郡皆陷，於是道員今威毅伯宮保曾公以兵萬人急圍安慶，多公率萬人圍桐城禦援賊，李勇毅公續宜以萬人駐靑草塥，爲兩軍援；鮑公以萬人爲游軍，東西馳勦；水師將楊公岳斌扼駐濱江要隘，并助守圍軍內外長濠，集厚力，張遠勢以待敵。玉成自江南掃境而至，與多公李公鏖戰於挂車河，大敗；進薄圍軍，不克。玉成私念湖北江西楚軍根本，衝其腹心，必撤圍自救，乃從英霍閒道入

犯湖北，連陷黃州，德安，隨州，武漢襄樊皆大震。㗋悍酋李世賢黃文金各挾其全部，躪徽饒信三府，李秀成糾賊十餘萬圍撫州，攻建昌，進陷吉安瑞州以逼南昌九江，皆援安慶也。曾公胡公分遣諸軍且防且戰，竟不撤圍軍，玉成乃分黨踞所陷城，自率悍賊東援安慶，多公邀擊於練潭，於高河舖，於挂車河，皆大敗之。玉成之黨入自集賢關，築壘菱湖赤岡嶺以圍我圍軍，曾公憑濠拒賊，與鮑公軍夾擊，破賊四壘，賊將劉瑲林跳而逸，水師撿礫之，復展外濠，環賊十八壘於圍內，俘斬無脫者。瑲林玉成部下驍將也，既失之，軍勢遂不振，告急金陵，金陵賊益縱，玉成復率楊輔清等三僞王分援安慶桐城，晝夜疾鬬，屢進屢北，賊衆崩潰，其江西援賊則左文襄公以一軍特起，鮑公亦以全軍馳往，連與賊遌，大敗之於樂平，於景德鎮，於豐城，於河口，羣賊失勢東遁，官軍遂拔安慶桐城，徇瀕江郡縣，皆下之，李公由青草塥回援湖北，悉復所陷城，玉成退入廬州拒守。同治元年夏四月，多公軍克廬州，玉成以皖鄂脅從數萬人，奔苗沛霖於下蔡，欲與同拒官軍。

苗沛霖者，以諸生爲團練長，劫其衆以叛，大帥勝保招降之，猶持兩端，意叵測，

受官於朝，不肯冠帶，使其下呼己爲苗先生。攻巡撫翁同書於壽州，陷之，殺豪族之不附己者，有詔褫沛霖布政使銜，川北兵備道，將進兵討之，沛霖乃復求撫於勝保，亦陰通款玉成，玉成僞封爲平北王，累書招玉成，謂鳳穎二府形勝可踞，諸鄉寨練丁皆習戰守，足備徵調，玉成信之。既去廬州，多公以勁騎蹂其後，脅從敗散略盡，惟餘親兵三千人，沛霖出城迎玉成，執禮甚恭，見其親兵皆百戰精銳，欲奪有之，乃紿玉成駐衆城外，僅以百餘人入城，沛霖分兵防守諸門，多具酒食，陰令部卒引玉成從者入帳酣飲，而以盛饌饗玉成，伏兵齊起，遂擊之，送勝保軍中。勝保欲降之，不屈，因述勝保敗狀以爲誚，檻送京師，行至延津，有詔磔死。玉成既死，親兵三千皆降於沛霖，爲致死力，沛霖以是益橫。明年，科爾沁忠親王追剿捻酋張洛行於穎北，沛霖引兵掎其後，設伏守隘，而洛行就禽，自謂建立大功，當受上賞，顧以前罪削籍，三年未復，鞅鞅不平，進據壽州懷遠，斷臨淮大營饟道，南畏楚軍之威，欲北趨中原，號召羣捻，而蒙城扼其衝，乃悉起練衆攻圍之，連營百餘里，勢張甚。將軍富明阿，總兵王萬青，詹啟綸等引軍赴援，皆堅壁不敢戰。俄而科爾沁親王督大軍南下，以總兵陳

國瑞爲先鋒。王之誅張洛行也，獨雉積寇無遺種，淮甸之民震其餘威，聞王將至，則已心膽欲碎，竊私語謂苗先生陷我於死也。陳國瑞以數千人先至，連日夜攻擊，破沛霖數壘，沛霖之黨皆夜驚，曰：『王爺率大軍數十萬至矣，今其先鋒軍威尙如此，況王爺親至，我輩其能免乎？』親兵三千人相與謀曰：『我輩故英王舊部也，苗先生肆其詐慝，誘殺我英王，復以威劫我使爲之用，是苗先生乃吾仇也，我輩何苦爲之盡力卒令自就死地，孰與報讎雪恥，以邀爵賞而紓死乎？』一夕，沛霖登營牆有所指揮，親兵二人掖以赴之外，挺矛舂之，殞，報啟綸，啟綸不信，拒之，遲明報王萬靑，萬靑往驗之，信，剄其首，迎獻於王。淮南北練黨聞沛霖死，數百里間皆啟城寨降，王嘉王萬靑之功，奏賞黃馬褂，萬靑悉二親兵之分其功也，殪之以滅口，還至高郵，暴病以卒，人謂二親兵爲祟也。

# 李傅相入曾文正公幕府

薛福成

合肥傅相肅毅伯李公，始以丁未翰林供職京師，其封翁愚荃先生與曾文正公戊戌同年也。傅相未第時，嘗以年家子從文正習制舉文。既得翰林，亦常往問業。咸豐二年，文正丁憂回籍，傅相與其封翁從侍郎呂文節公賢基奉旨回籍治團練，自是遂不甚通音問。厥後皖北糜爛，呂公殉舒城之難，而團練事遂無可爲。傅相旋入皖撫福元修中丞濟幕中。中丞蓋傅相座主也。然中丞本不知兵，措注未盡合宜，傅相亦不甚得志。會粵賊勢益橫，傅相病官軍之退避也，力請大舉一戰。是時鄭軍門魁士爲總統，謂賊强如此，君旣欲戰，如能保其必勝，願書軍令狀否？傅相毅然書之。官軍與賊戰而大敗，賊漫山徧野而來，合肥諸鄉寨皆被蹂躪，傅相所居寨亦不守。封翁先已捐館，傅相與諸兄弟奉母避之鎭江，而自出謁諸帥，圖再舉。旣落落無所合，久之，聞曾文正公督師江西，遂間道往謁焉。謂文正篤念故舊，必將用之，居逆旅幾一月，未見動靜。此時在文正幕府者，爲候補道程桓生尙齋，前翰林院庶吉士陳鼐作梅，今江甯布政使舉人許振禕仙屏。陳鼐與傅相本係丁未同年，傅相使往

探文正之意，不得要領。鼐因言於文正曰：『少荃以昔年雅故，願侍老師，藉資歷練。』文正曰：『少荃翰林也，志大才高，此間局面窄狹，恐艨艟巨艦，非潺潺淺瀨所能容，何不回京供職？』鼐曰：『少荃多經磨折，大非往年意氣可比，老師盍姑試之？』文正許諾。傅相入居幕中。文正每日黎明必召幕僚會食，而江南北風氣，與湖南不同，日食稍晏，傅相欲遂不往。一日，以頭痛辭，頃之，差弁絡繹而來；頃之，巡捕又來曰：『必待幕僚到齊乃食。』傅相披衣踉蹌而往。文正終食無言，食畢，舍箸正色謂傅相曰：『少荃！既入我幕，我有言相告，此處所尙惟一誠字而已。』遂無他言而散。傅相爲之悚然。蓋文正素諗傅相才氣不羈，故欲折之使就範也。傅相初掌書記，繼司批稿，奏稿，數月後，文正謂之曰：『少荃天資於公牘最相近，所擬奏咨函批，皆有大過人處，將來建樹非凡，或竟青出於藍，亦未可知。』傅相亦自謂從前歷佐諸帥，茫無指歸，至此如識南鍼，獲益非淺。既而文正進駐祁門，傅相謂祁門地形如在釜底，殆兵家之所謂絕地，不如及早移軍，庶幾進退裕如；文正不從，傅相復力爭之。文正曰：『諸君如膽怯，可各散去。』會皖南道李元度次青率師守徽州，違文正節度，出

城與賊戰而敗，徽州失陷。始不知元度存亡，久乃出詣大營，又不留營聽勘，徑自歸去。文正將具疏劾之，傅相以元度嘗與文正同患難，乃率一幕人往爭，且曰：『果必奏劾，門生不敢擬稿。』文正曰：『我自屬稿。』傅相曰：『若此，則門生亦將告辭，不能留侍矣。』文正曰：『聽君之便。』傅相乃辭往江西，閒居一年。適官軍克復安慶，文正移建軍府焉。傅相馳書往賀，文正復書云：『若在江西無事，可卽前來。』傅相乃束裝赴安慶，文正復延入幕，禮貌有加於前，軍國要務，皆與籌商。明年，吳中紳士僱輪船來迎援師，文正奏遣傅相募淮軍赴滬，而密疏薦其才大心細，勁氣內斂，可勝江蘇巡撫之任。抵滬未及一月，奉命署理江蘇巡撫，練兵選將，克復蘇常嘉興等郡，遂實授巡撫，加太子少保，賞黃馬褂，雙眼花翎，封一等肅毅伯，勳名幾與文正相並。距出幕府時僅逾兩年耳。未幾績望日隆，卒蕆文正未竟之緒，文正之志業，傅相實繼之。同治十一年，文正薨於兩江總督官廨，傅相郵寄輓聯云：『師事近三十年，薪盡火傳，築室忝爲門生長。　威名震九萬里，內安外攘，曠世難逢天下才。』蓋紀實也。

# 書合肥伯相李公用滬平吳

薛福成

咸豐庚申辛酉間，粵賊陷據蘇浙兩省郡縣，江蘇之境，自大江以南，皆淪於賊。其僅存者，則提督馮子材以一軍守鎮江府城，巡撫薛煥與署布政使蘇松太道吳煦等皆棲上海，僅保松江上海兩城，與黃浦以東三縣而已。既而浦東之奉賢南匯川沙等城皆被賊擾，松江亦失而復得，上海屢受圍逼，勢岌岌。吳煦在滬，頗諳洋人性能聯絡爲用，以厚餉募勇數千，使洋將華爾以泰西陣法部勒之，名曰「常勝軍」，一戰稍有功。復以重利囑英法兩國兵官，兵官欲保通商口岸，皆盡力助戰守。上海當江海綰轂口，雖寇氛日迫，而商賈輻湊，關稅釐金，視承平時旺數倍。煦執利權，亦頗有綜覈才，然宦江蘇久，爲積習所漸，不能自祓。且素不知兵，僅倚洋將禦賊，洋將恃功驕倨，綏則索重賞，急則坐觀成敗。巡撫以餉權在煦，而才又不如煦，傫然不能有所爲，嘯諾而已。前後募勇五萬餘人，以不能訓練，遇賊輒北。吳中紳者避寇在滬者，皆知其危，屢議赴曾文正公安慶大營乞師，巡撫以下皆弗善也，然意雖不懌，而無辭以阻之。

會巡撫爲言路所劾，朝廷密令曾公薦能勝撫蘇任者，曾公初欲薦沈文肅公葆楨，既念沈公雖精吏治，而軍事閱歷不甚深，乃薦幕僚延建邵遺缺道今伯相合肥李公。欲令創開淮軍風氣，以彌楚軍之闕。又議鎮江爲上游形勢必爭地，欲令駐軍鎮江，與揚州防軍聯聲勢，上可以會剿金陵，下可以規復蘇常。是時在籍戶部主事太倉錢鼎銘與紳士十餘人附輪艦西上，謁見曾公，力陳東南百姓阽危狀，欷歔流涕，縱聲長號。退至幕府見李公，復言滬濱商貨駢集，稅釐充羨，餉源之富，雖數千里腴壤財賦所入，不足當之，若棄以資賊，可惋也。李公乃入言於曾公，定計徑趨上海。吳中士民不支官帑，醵財得白金十八萬兩，租西洋巨艦五，絡繹迎師，鼓輪東下，穿賊境千餘里，賊以其行之捷也，又心畏洋人，皆在江岸遙望，不敢何問。李公遂以同治元年三月率所部楚軍及新募淮軍共五千五百人至上海，軍於城南，甫一月，奉命署理江蘇巡撫，而總兵黃翼升亦率水師十營東下，受李公節度。初薛煥等聞李公將至，內不自安，乃以鉅餉購英法兩國提督代攻嘉定青浦兩城，下之，洋人欲令李公分兵守兩城，李公曰：「吾所將數千人皆戰兵也，能合不能分，豈區區守此

二城者乎，侯鉅寇自來送死，觀我勝之。』已而僞忠王李秀成糾賊數十萬來攻，洋人皆斂手不出戰，欲試李公能否，亦畏賊之悍且衆也。李公督諸軍力戰，破走劇賊，洋人始同聲歎服。賊復糾黨麇至，李公三戰三捷，滬防肅清，洋人益傾心奉約束，維謹，其兵官皆奮欲自效，以隨同殺賊爲榮，始漸得洋人死力矣。

李公初奏明以籌餉責吳煦，既念煦筦餉權，多牽掣，前在安慶出兵時，曾文正公謂不去煦，政權不壹，滬事未可理也。如是製造局支應局，咸擇人任之以分其權，一夕，李公便服跨馬踏月，直入道署，煦倉猝出迎，李公與談他事，款語良久，忽謂曰：『我忝爲巡撫，而此間所收稅釐確數，尙未周知，聞君有簡明計簿，可借我一觀乎？』煦揣李公匆匆繙閱，未必能得要領，因檢十數本呈之。』李公曰：『當尙不止此』。煦復檢呈數本，李公復索之，煦復呈之，如是者三。李公乃曰：『此事條目繁重，非今夕所能徧閱，我將攜歸詳閱之』。顧命從者取懷中黃袱挈之馳去。煦出不意，而無如之何。李公閱簿籍，益知上海餉源不竭，可大有爲也。於是疏劾道府數人，去煦羽翼，奏調安徽道員王大經總辦牙釐局事，已拔煦權太半。金陵官軍被賊圍甚急，徵

援師於滬，李公乃奏派署督常勝軍往援，以法蘭西人白齊文爲將，未及拔隊，白齊文倡衆索餉，大譟，因褫白齊文兵柄，署亦以不善統馭罷職，自是餉權無旁撓矣。

當是時，每月稅釐所入不下五六十萬金，而薛煥所募五萬餘人，皆疲弱不耐戰，李公稍稍淘汰幾盡，輒募淮勇補其闕，用楚軍營制練之，皆成勁旅。最後得水陸軍六萬餘人，四出攻擊，威聲隆然。西洋諸國火器精利，亙古無匹，中國初不知購習，諸軍皆畏其鋒，而未能得其用。李公既與洋人習，聞見漸稔，以英吉利人戈登領常勝軍三千人，俾總兵程學啟挾以攻戰，精勁爲諸軍冠。又采用委員丁日昌條議，益購機器，募洋師，設局製造，頗漸窺西洋人奧窔。而淮軍各營皆頗自練洋槍隊，助軍鋒。所用開花礮大者可攻城，小者以擊賊陣，破賊壘，遂能下姑蘇，拔常州，連克嘉湖諸郡，設非借助利器，殆不能若是勍且捷也。

夫上海彈丸小邑，迫臨海濱，形如釜底，論古今用兵常理，謂之絕地可也。曾文正公議進軍必由鎮江，取高屋建瓴之勢，有深意焉。然上海自洋船互市以來，後路既無不通，西人各願保護口岸，駕馭如法，可得其力。程忠烈公學啟嘗有言曰：「滬

地四面臨水，汶港紛歧，雖賊衆數十萬來前，我軍卽數百人，踞一卡，扼一橋，足以拒守。且由滬趨蘇二百餘里，則處處皆捷徑，此之謂天然形勢。』殆閱歷有得語也。自古用兵勝負，祗爭數端：曰訓練精，器械利，財用足，形勢便。然焯然之財用形勢，爭之者衆，其用易窮；惟上海初與各國通商，隱爲勝地，而世猶見謂庳陋迫蹙，故賊不以全力爭之，卽傑士藎臣，欲憑尺寸樹功名者，亦所不爭也。蘇浙兩省皆爲賊踞，道路壅隔，商貨流馳，必以上海爲樞紐，稅釐遂冠絕一時，而世但見謂創痍拮据，自顧不遑，故戶部無徵調之檄，鄰省無受協之款，惟如是而形勢財用乃可專恃。然後招淮上之健卒，傳楚營之規制，研西法之窾要，開華軍之先聲，將士同心，上下齊奮，既克蘇州，而上下游之賊震惶失措，金陵杭州相次戡定，所謂擊中則首尾俱應者也，豈天特留此數者以貽李公而啟中興之運者邪？夫既遭逢時會，當世尙忽不及覺，而李公之籌略閎遠，英氣蓋世，足以任之；淮南之豪彥雲興，策力兼懋，又足以輔之；且得程公智勇絕倫之將當一面，由是與楚軍代興，功濟寰宇，有以也夫！有以也夫！余於是憬然於大功之成，必先由蒼蒼者之默爲布置，非盡可以人力求也。

# 書桐城程忠烈公遺事 并序

薛福成

贈太子太保記名提督忠烈程公學啟，發迹在安慶，授命在嘉興，而其下蘇州一役功最高。雖三尺童子聞其名，莫不敬悚。余嘗病官書載公戰功雖具，而公之雄略偉節有未詳者，謹再摭拾所聞，以俟作史者采擇云。

公幼不喜讀書，亦不事生產，然倜儻有大志。粵賊陷桐城，聞其名，購求不得，乃執其父母以招之。其父貽以密書曰：『忠孝不兩全，汝可爲我一出，伺賊之瑕，得當以報國，亦大丈夫事也。』公乃出詣賊，而父得釋。僞英王陳玉成奇愛之，稍任以兵事，俾屬僞將葉芸來守安慶，芸來倚如左右手，妻以女甥高氏。今尙書威毅伯曾公之圍安慶也，陳玉成自江南大舉來援，累爲楚軍諸將所折挫，圍益急。芸來分其悍黨授公，俾出駐城外爲犄角，公私忖圖賊數年，迄未得間，今其時矣，遂以其衆降官軍，日呼賊黨出降，賊窘且惱，縛公妻子於城上。公率降衆導官軍晝夜環攻，未匝月而城拔，賊衆殲焉。曾文正公自祁門來，公進謁，文正奇之，使將千人，而未大用也。會今大學士肅毅伯合肥李公以道員率師赴援上海，乃命公屬李公東下。李公既巡

撫江蘇，僅有上海彈丸地，賊糾黨數十萬來攻，李公督諸軍大創之，又至，又大創之，凡三郤悍賊，而公之功爲最多，賊自是不敢窺上海。公領偏師，進克旁縣十數，李公察公才可獨當一面，漸令增募其衆至七八千人，使洋將戈登以常勝軍三千人與俱，進逼蘇州，公批亢蹈危，力爭要害，稍翦城外賊壘，僞忠王李秀成自金陵聞警赴援，累戰皆敗。當是時，李公遣諸軍由常熟趨無錫，以斷賊常州之援，秀成以謂無錫道不通，則蘇城危。乃大會諸酋，與我軍鏖戰無錫境上，喪其衆十萬，復遁入蘇城拒守。適李公由滬至蘇，督軍破婁門外石壘長城，燬賊營略盡，公亦盡奪蠡口黃埭滸墅關諸隘，水陸軍三面傅城，賊衆兇懼。是時秀成之黨，惟僞慕王譚紹洸所部皆粵賊，每戰猶致死，自僞納王郜雲官以下，皆有貳志。副將鄭國魁與雲官有舊，雲官密致款於國魁，爲介紹於公，公與國魁及戈登以單舸會雲官等於洋澄湖。賊黨謀殺公，雲官苦止之，公與雲官等約爲兄弟，俾斬秀成紹洸以獻。諸酋不忍於秀成，請圖紹洸，公與諸酋指天誓曰，自今以往，富貴相保，匿悃不告，必死於礮。諸酋亦指天誓曰，自今以往，反正輸誠，有渝此盟，必死於兵。誓畢，各歸其軍。既而秀成察雲官等戰

不力，覺有變，自度力不能制，而上游官軍攻金陵甚急，秀成迫欲赴援，乃以守城事屬紹洸，執手泣別曰：『好爲之，無幾相見，』遂率死黨及其孥賄乘舟宵走。官軍以西洋炸礮攻城，賊益不支，越三日，紹洸召雲官等焚香設誓，雲官使其從者刺殺紹洸，遂據紹洸僞府，夜開齊門迎降。公令鄭國魁以二營入城，時同治二年十月丁卯也。明日，賊獻紹洸首，公親入城撫視，精壯猶逾十萬，降酋列名者八人，僞納王郜雲官，僞比王伍貴文，僞康王汪安均，僞甯王周文佳，僞天將范啟發，張大洲，汪懷武，汪有爲，方歃血誓死生，乞公請於李公，求授總兵副將等官，署其衆爲二十營，仍屯閶門胥門盤門齊門，雲官猶未薙髮。公欲無許，恐有變，乃姑許之，而密白李公請誅之，李公爲殺降不祥，恐嘉興常州賊黨聞之，堅守不下。公固爭之曰：『今賊衆能戰者十倍於我，粟支五年，即令憑城拒守，我軍攻之，非數年不下，徒多殺士卒與脅從之民無爲也，僇八人而全數百萬生靈之命，不亦可乎？人責鬼譴，某自當之，公不從某言，請公自爲之，某不敢與聞軍事矣。』李公曰：『既若此，任汝爲之，毋僨吾事。』公乃復入城，與雲官等要約，以李公命盡許所請，勸令出城，行參謁禮。明日日方中，李

公臨公營，雲官等詣營，請李公受謁，公分軍守婁門，且陰遣營遮其歸路。李公見八人者，慰勞周至，漸引其從者宴於外，肅八人者設宴帳中，稱有公事，遽歸大營。俄而礮聲舉，營門閉，婁門軍亦舉礮應之，八人者相視色動，回顧從者，皆不在旁，欲出不得，忽聞大呼殺賊，蒼頭卒百餘人挺矛直入，八人者驚起止曰：『願見撫軍，惟命是聽。』卒遽前斫之，皆死，八人者將死，皆頓足曰：『乃爲程某所賣。』公自婁門馳入雲官僞府，以雲官之令召賊酋桀黠者數百人，皆誅之，俾賊衆盡繳軍器，賊衆皆慴伏聽命。明日，李公整部入城，傳令誅止其魁，藉其老弱及丁壯願歸農者，資遣歸鄉里，能戰者編入營伍，得其貲財積粟以贍軍，蘇城大定。李公由是遣軍分道攻拔常州嘉興，以蹙上下游之賊。賊備多力分，而杭州金陵相繼恢復，論者謂不克蘇州，則金陵杭州不能遽拔，微公設計招降，則蘇城不下，下蘇城而羣酋不誅，則後事未可知，而淮軍亦不能盡銳出征，迭摧堅城也。夫始約而終背之，其事譎而不正，無以服羣酋之心，然公亦若願當其禍而設誓者，公所謂不有其躬以狥功名者邪？卒之大局轉旋，生民蒙福，公之成功甚偉，而忠孝之忱，亦於是盡矣。公之進薄嘉興也，涉自

浮橋，麾衆登城，死傷甚衆，城上發礮，飛鉛貫公左腦，暈絕舁歸營，部下將士奮攻入城，遂殲賊衆，而公創甚，歸蘇。溫詔詢公傷狀，賞賚稠疊。李公旦夕往問候，及將出視師，公猶爲李公籌軍事，流涕執別。創漸合，留敗骨爲梗，醫言不可去，公自拔之，血涌不止，傷腦及喉舌，不能食飲，遂以同治三年三月庚戌卒。將卒之數日，口中唸吚，皆蘇城降酋事，時奮拳作格鬬狀，忽瞋目叱曰：『汝等敢從我乎？』或曰公平日意之所注，疾革神瞀以至此也。公廉於財，馭軍紀律嚴，所過肅然，目不甚知書，而行軍披覽地圖，指撝不爽銖寸。或以事怒將吏，旋覺其誤，立起自責，往謝不敏，故得人死力。每遇敵，登高望之，即知其彊弱堅瑕，偏正分合，隨宜應之。臨機果斷，赴敵迅疾，每爭一隘，必斷賊援師絕糧道，動中窾要，其將略殆天授也。戈登初與公爲昆弟交，每戰必偕，及誅降酋，戈登詈公，誓不相見。聞其卒，乃哭之，乞於李公，以公督戰時二長旂，攜歸國爲念，其爲遠人推服如此。

# 威毅伯攻克金陵

薛福成

宮保威毅伯曾公之圍金陵也，猛攻二年，盛暑鏖兵，迄不能下，自朝陽門至鍾阜門，開地道三十三處，篝火而入地，崖崩而窟塞，則縱横聚葬於其中；賊或穿隧以迎我，薰以毒煙，灌以沸湯，則趫者倖脫而慤者就殲；蓋每穿一穴，爲賊所覺，而將士須臾殞命者，率常數十百人。一日，穴地已過城根，賊尙未覺，會賊有以槍插地者，穴內軍士見槍首入地，疑賊已覺而刺之也，急以手引槍入地數尺，賊始知官軍在地下，復迎擊之。官軍或退或死，復開他道，或爲山石所隔，或將近城根，賊酋李秀成登陴遥望，見其上草色，輒知下有地道。官軍既克僞天堡城，即所謂龍脖子者也。在太平門外，高踞鍾山之頂，俯瞰城中，提督李臣典與曾公密商，排巨礮三層於其上，晝夜對城轟擊，無一息停，城堞皆頽，賊不能立足，曾公始下令軍士，各持柴草一束，擲之城下，高與城齊，示將由此登城者，賊併力嚴備，不暇他顧；又隔於柴草，不能瞭望。官軍於近城龍脖子山之下，覓得一隧，乃前數月所開，爲賊所覺而中廢者，曾公知賊不復防此道，派千人由此挖至城下，實火藥三萬斤於其中，封築完固，塡以大石。

口門留一穴，以粗竹數丈爲引綫，貫入穴中，竹內用大布數匹，包火藥實之。及期，各軍嚴陣以待，火始入時，但聞地中隱隱若雷聲，約一點鐘之久，俄而寂然，衆又以爲不發矣，忽聞霹靂砰訇，如天崩地坼之聲，城垣二十餘丈，隨煙直上，萬衆屬目，咸見是城聳入雲霄也！大石壓下，擊人於一二里外，死者數百人。諸軍由缺口衝入，其上有黑雲一陣隨之，既而城中火起，共見火光中有若金星一箇，騰入雲端，繼有白光一道衝上，蓋皆寶氣所化也。先是咸豐三年，粵寇之陷金陵也，募得一黔人善挖煤者，掘地道自儀鳳門入，及官軍圍金陵，黔人復在軍中，曾公使掘地道自太平門入。噫！一省垣也，而得失係於一挖煤者之手，亦異矣。曾文正公既至金陵，修治缺口，鐫石識其處，銘曰：『窮天下力，復此金湯，苦哉將士，來者勿忘。』

# 李秀成被擒

薛福成

金陵之拔也，僞忠王李秀成偕一僮遁走方山，突遇樵者八人，有識之者，嗜曰：『若非僞忠王乎？』秀成長跪泣曰『若能導我至湖州，願以三萬金爲壽。』樵夫相與聚謀，以爲不如執獻大營，金其焉往，且可獲重賞，遂縻之以歸，其村名曰澗西。是時秀成與其僮兩臂金條脫皆滿，又以一騎負箱篋皆黃金珠玉寶貴之物，約値白金數十萬兩，村民盡拘之一室，其珍寶尙未敢分也。村民陶姓者，八人之一也，時有族人在太平門外李臣典營中，將往告之，道過鍾山，腹中饑渴，時提督蕭孚泗駐營鍾山，營中有伙夫素與陶姓相識，遂入少憩，語及獻俘事，伙夫以語親兵，親兵以告統領，乃使一人留陶姓與之酒食，雅意縶維，不使得行。孚泗自率親兵百餘，馳抵澗西村，以秀成歸，盡收其珍寶，將并殺陶姓以滅口，伙夫陰告之，分以寶珠五枚，良馬一匹，俾乘夜逸去。孚泗竟以擒獲秀成膺一等男爵之封。其後威毅伯曾公微聞其事，賞村民八人白金八百兩，復爲營中親兵分去，僅以五十兩畀八人者共分之。

# 書石達開就禽事

薛福成

粵賊石達開與洪秀全楊秀清同起潯州之金田，僞稱翼王，踰嶺涉湖，乘勝循江而下，攻陷金陵。旋叛秀全不與通，糾黨踞江西八府，與曾文正公相持連年，既乃突入浙江，由福建江西以擾湖南，聲勢震盪。巡撫花縣駱文忠公多調宿將，與力角於洞庭衡山以南，僅驅出境。達開乃還竄廣西諸郡，仍繞湖南北，徑窺四川邊境，退入滇黔之交，奔突萬餘里，蹂躪數百城。厥性慣走邊地，避實蹈瑕，每爲官軍所蹙，則跧伏山中，倏伺形便，飄然遠颺。自謂生長嶺嶠，善陟奇險，躡幽徑，恣其出沒，使官軍震眩失措，莫之能防，然亦卒以此禽滅。

同治二年三月，由雲南犯四川，使其先鋒賴裕新率賊萬餘，由甯遠冒險深入，裕新敗死，餘衆窮日夜力兼行，飄忽如風雨，闌入陝西，欲引官軍追之北上，俾南路空虛，達開遂自率大隊渡金沙江，將北窺大渡河。大渡河爲西南巨塹，賊由越嶲冕甯大小兩路而來，必走安慶壩及萬工汛，緣河二百餘里，有渡口十三處；若西繞土司轄境，皆仄徑，可北越松林小河，由上游瀘定橋及化坪林徑渡，入薄天全雅州。是

時駱文忠公總督四川，長沙劉蓉爲布政使，綜理營務，贊畫軍謀。偵知松林地諸土司受賊賂，將讓路，駱公乃調總兵唐友耕一軍，專防安慶壩至萬工汛，檄知府蔡步鍾率雅州勁勇馳往助之，檄諸軍陸續馳扼雅州滎經及化坪林以張聲援，檄松林地土千戶王應元率所部士兵，駐守松林小河，檄邛部土司嶺承恩統夷兵截斷越巂大路，逼賊使入土司境，伺賊入險，卽鈔其後路，使不得退。先重賚嶺承恩王應元夷兵士兵，竝許獲賊財物悉賞之。布置既定，達開率衆可四萬，繞越巂冕甯前進，知越巂諸要隘嚴兵以待，果由小徑趨王應元所轄之紫打地，其旁兩山壁立，隘口險仄，易進難退，前阻大渡河，左阻松林河，右阻老鴉漩河，達開以土司之納其賕也，夷然信之，長驅入險。是時大渡河北岸尙無官兵，達開使其下造船筏速渡，渡者已萬餘人，會日暮，忽傳令撤還南岸，謂其下曰：『我生平行軍謹愼，今師渡未及半，儻官軍卒至，此危道也，不如俟明日畢渡。』遲明，遣賊探視，忽見大渡河及松林河水陡高數丈，達開謂山水暴發，一二日可平也，當少俟之，越二日，水勢稍平，忽見官軍已到北岸，用槍礮隔水擊賊，有死者。達開欲退出險，遣其黨回視隘口，則土司已斷千

年古木六大幹偃於地以塞路，且有夷兵把守。欲索兩旁小徑，則皆千仞絕壁，無可攀躋。賊衆遊弋大渡河松林河南岸，晝夜伺間衝突，皆被官兵士兵擊退，死亡者萬餘人。嶺承恩復由後路鈔入，攻奪馬鞍山賊營，絕其糧道。夷兵或三五爲輩，伏險狙擊，或自山巔隕木石殺賊，官兵亦不時渡河雕勦，達開進退無路，約書於矢，隔河射入王應元營，啗以重利，求讓路，應元不應；復以利誘嶺承恩，承恩攻之益急。達開徇於衆曰：『吾起兵以來十四年矣，跋險阻，濟江湖，如履平地，雖時遭艱難，亦常蹷而復奮，轉敗爲功，若有天祐，今不幸受土司迋，陷入絕地，重煩諸君血戰出險，毋徒束手受縛，爲天下笑，則諸君之賜厚矣。』因泣稽顙，衆皆泣稽顙。尅日加造竹筏，誓於死中求生。夏四月，癸巳夜，達開盡斬嚮導二百餘人祭旂，悉衆分撲大渡河松林河，每數十人乘一筏，人以攩牌蔽身，皆披髮銜刃，挺矛植立。衆筏同時齊奮，爲官兵土兵槍礮所擊，悉隨驚湍飄沒，浮尸如羣鶩蔽流而下。達開在圍中匝月，糗糧既罄，殺馬而食，繼啖桑葉草根皆盡。官軍與承恩應元四面兜勦，直入紫打地，盡燬賊巢。達開喪其輜重，率餘黨七八千人，奔至老鴉漩，復爲夷兵所阻，妻妾五人攜其二子，自

沈於河。達開望見官軍暨投誠免死大旂，乃攜一子及僞宰輔等三人，與其餘黨呼曰：『石達開降！』嶺承恩等羈之營中。訊其餘黨之尫倪及脅從者，逾四千人，分途遣散。其積年老賊二千餘人，唐友耕派營分駐彈壓。五月，丙午朔，達開等五人過河，至唐友耕營中。越二日，解送成都。明日，官軍夜以火箭爲號，會合夷兵，圍擊僞官二百餘人，悍賊二千餘人殲焉。達開到成都對簿，有司訊其前後抗官軍事甚悉，口如懸河，應答不窮。自稱年三十三。於當世諸將負盛名者皆加貶辭，惟謂曾文正公雖不以善戰名，而能識拔賢將，規畫精嚴，無間可尋，大帥如此，實起事以來所未覩也。乙卯，磔達開於成都市。是役也，達開不自入絕地，則不得滅；即入絕地而無夷兵四面扼剿，亦不得滅；然使諸土司中始無得賄縱賊之人，以達開之審於行軍，亦決不肯竟入絕地也。知土司之隱情而善用之，則視乎當事者之籌略矣。至賊衆臨渡而山水忽發，又似天意滅賊云。

按達開初到大渡河邊，北岸實尙無官兵，而駱文忠公奏疏謂唐友耕一軍已駐北岸，似爲將士請獎張本，不得不聲明其防河得力，因稍移數日以遷就之。

當時外省軍報，大都如此，亦疆吏與將帥不得已之辦法也。達開之衆，半渡撤回，係唐友耕親告余弟季懷者，余追憶而書之，其他月日與地名人名，則仍攷駱公奏疏以免譌舛云。自識

## 駱文忠公遺愛

薛福成

駱文忠公（秉章），以咸豐初年巡撫湖南，適值粵寇臨張，曾文正公以在籍侍郎，幫辦團練，旋創籌餉募勇之議，益陽胡文忠公，新甯江忠烈公實左右之。風氣既開，人才蔚起，於是塔忠武公（塔齊布），羅忠節公（澤南），李忠武公（續賓），李勇毅公（續宜），王壯武公（鑫）及前總督楊公（岳斌），前侍郎彭公（玉麟）等，先後卓著戰功，名聞海內，其他以殺賊躋顯秩者，尤不可數計。當是時，精卒偏於畎畝，良將布於閭閻，但患招之不能盡，不患其無可用也。駱公以休休有容之度，適莅是邦，而逢其盛，每與諸公共事，頗能不掣其肘，不掩其長，以故勳望日隆。會今大學士恪靖侯左公以在籍舉人，就駱公前任張石卿中丞（亮基）之幕，張公既去，駱公復賓禮之。左公練習兵事，智略輻湊，駱公專任以軍謀，集餉練兵，選用賢將，屢卻悍賊，兩敗石達開數十萬之衆，復分兵援黔援粵援鄂援江西，豐采幾與曾胡二公相並，則左公帷幄之功也。駱公每公暇，適幕府，左公與幕賓二三人慷慨論事，證據古今，談辯風生，駱公不置可否，靜聽而已。世傳駱公一日聞轅門舉礮，顧問何事，左右對曰：「左師爺發軍報摺也。」駱

公領之。徐曰：『盡取摺稿來一閱。』此雖或告者之過，然其專任左公可知，惟時楚人皆戲稱左公曰左都御史，蓋以駱公官銜不過右副都御史，而左公權尙過之也。然駱公外樸內明，於賢不肖之尤著者，口雖不言，而辨之甚精，既能推轂賢才，賢才亦樂爲之用，至其清介自守，尤爲一時封疆大吏所不及，此其建樹之本也。余往嘗游湖南，聞楚人皆曰：駱公治吾楚十年，而吏民安堵，羣寇遠遁，此吾楚福星也。厥後督師入蜀，蜀中値藍朝鼎李短搭搭等羣寇蠭起，揭竿烏合之徒，所在屯聚，全省被蹂躪者四十餘州縣，駱公僅募楚勇萬人以行，是時黃子春觀察醇熙爲統將，劉霞軒中丞蓉實以同知佐戎幕，旋超授四川藩司，贊畫軍事者二年，楚軍入蜀，一戰大捷，鼓行而西，驅殄羣孽，連解定遠緜州之圍，而黃觀察亦遇伏戰沒，駱公選裨將代領其衆，會合蜀軍，分途追勦藍李等巨酋十餘人，以次捦戮，未一年而全蜀肅清。蓋藍李各寇，皆起於草竊，聲勢雖盛，並無遠略，實不耐戰，駱公以楚中節制之師，進與之角，鮮不克捷，旣捷之後，羣賊望風瓦解，自就夷滅，故其摧陷廓清之功爲甚捷也。蜀民見駱公用兵如此之神速，以爲諸葛復生，且出水火而衽席之，皆曰駱公活我。

石達開率其悍黨竄犯蜀疆，自入絕地，諸土司扼守險隘。會合官兵捦滅之，天下聞之謂石達開著名劇寇，不過稍亞於洪秀全，而駱公捦之易於反掌，莫不仰其威名，蜀民亦謂駱公用兵果不可測，於是感之如父母，而望之如神明矣。蜀中地大物博，駱公既削平羣醜，省中司道建議整理財賦，因而籌餉籌兵，南援滇黔，北援秦隴。當是時，曾文正公督兩江，凡湖廣兩粵閩浙等省大吏之黜陟，及一切大政，朝廷必以諮之。駱公督四川，凡滇黔陝甘等省大吏之黜陟及一切大政，朝廷必以諮之。二公東西相望，天下倚之為重，而駱公所陳大計，亦多能統籌全局，不愧老成典型。先是蜀中童謠曰：『若要川民樂，除非馬生角。』蓋俗稱駱字為馬各，駱而南方又各角同音也，然則駱公當立勳名於蜀，其數早已前定矣。駱公既薨，成都為之罷市，居民皆野哭巷祭，每家各懸白布於門前，或書輓聯以誌哀思。適文勤公崇實，以將軍署總督，謂為不祥，遣使禁之，蜀民答曰：『將軍脫有不諱，我輩決不敢若此。』聞者為之粲然。迄今蜀民敬慕駱公，與諸葛武侯相等。駱公專祠，蜀民亦呼之為丞相祠堂，雖三尺童子入其祠，無不以頭搶地者。或謂駱公生平不以經濟自命，其接人神氣

渾穆，人視之固粥粥無能，而所至功成，所居民愛，在楚在蜀，自有諸賢擁護而效其長，豈其大智若愚耶？抑駱公之旂常俎豆，早有定數，大功之成，不在才猷而在福命耶？余謂駱公之當享勳名，固由前定，然其德器渾厚，神明廉靜，推誠以待賢俊，亮直以事朝廷，斯其載福之大端也。同時張石卿制軍，其初名位與駱公相埒，而才調發越，則十倍駱公，然有爲不能有守，好用權術，多謀少斷，又所居皆貧瘠之地，所與共事多庸妄人，其遭逢不如駱公遠甚，崎嶇二十年，不能以功名終，蓋其德不足以運其才，器不足以載其福，適若與駱公相反云。

# 左文襄公晚年意氣

薛福成

左文襄公自同治甲子與曾文正公絕交以後，彼此不通書問，迨丁卯年文襄以陝甘總督入關勦賊，道出湖北，與威毅伯沅浦宮保相遇，爲言所以絕交之故，其過在文正者七八，而亦自認其二三。文襄常與客言，我既與曾公不協，今彼總督兩江，恐其隱扼我餉源，敗我功也。然文正爲西征籌的餉，始終不遺餘力，士馬實賴以飽騰；又選部下兵最練將最健者遣劉忠壯公松山一軍西征，文襄之肅清陝甘及新疆，皆倚此軍之力，是則文襄之功，文正實助成之，而文襄不肯認也。文襄每接見部下諸將，必罵文正，然諸將多舊隸文正者，退而慍曰：『大帥自不快於曾公斯已矣，何必對我輩煩聒，且其理不直，其說不圓，聆其前後所述，不過如是，吾耳中已生繭矣。』迨壬申二月，文正薨於位，文襄寄輓聯云：『謀國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輔。同心若金，攻錯若石，相期無負平生。』又致書唁劼剛襲侯，措辭頗爲懇摯，余謂文襄自此意氣可平矣。庚辰辛巳間，文襄奉旨召入樞廷，文武官僚於中途進謁者，皆云左相言語甚多，大旨不外自述西陲設施之績，及詆譏曾文正公而已。談次

不甚及他事。既入軍機，文襄奏言直隸永定滹沱等河水患日劇，請自出相度機宜，督率舊部數營，挑濬修治，閱數月，文襄奏報河工藏事，頗多鋪張，并有數十年積弊一掃而空之語，於是清議之士，漸多失望，咸謂左相之疏，未免虛誇，遠不逮李相節次治河之奏周詳覈實，意者其西陲功績皆不過如是乎？余謂議者推崇文襄始固不免過當，因而責望亦太重，不知北河末流之弊，本非歲月所能奏功，且距京師咫尺，有效無效，衆所共知，文襄出筆太易，乃其習慣使然，殆不始於此日也。頃之文襄總督兩江，官紳有赴金陵者，皆云文襄見賓客無他語，不過鋪陳西陲功績，及歷詆曾文正公而已。蘇紳潘季玉觀察，以地方公事特赴金陵，欲有所陳，歸而告人曰：「吾初謁左相，甫寒暄數語，引及西陲之事，左相即自述西陲功績，刺刺不能休，令人無可插話。旋罵曾文正公，語尙未暢，差弁侍者見日已旰，卽舉茶杯置左相手中，並唱送客二字，吾乃不得不出。翼日左相具柬招飲，方謂可乘間言地方公事矣，乃甫入座，卽罵曾文正公，迄終席言尙如泉涌也。既撤席，吾又不得不出。越數日禀辭，左相始則罵曾文正公，繼則述西陲之事，終乃兼罵合肥李相及沈文肅公，然其意若

謂本不如己遠甚，初無待其力攻也。侍者復唱送客，吾於起立時，方欲陳地方事數語，左相復引及西陲之事，吾乃疾趨而出云。』潘君之言如此，可謂形容惟肖矣。又李相覆陳海防事宜一疏，卽余代草，刊在庸盦文編者也。疏上時，適文襄在關外奉召將至，恭邸及高陽李協揆，以事關重大，靜俟文襄至乃議之，文襄每展閱一葉，每因海防之事而遞及西陲之事，自詡措施之妙不容口，幾忘其爲議此摺者，甚至拍案大笑，聲震旁室，明日復閱一葉，則復如此，樞廷諸公始尙勉强酬答，繼皆支頤欲臥，然因此散値稍宴，諸公並厭苦之，凡議半月而全疏尙未閱畢，恭邸惡其喧聒也，命章京收藏此摺，文襄亦不復查問，遂置不議。

# 代李伯相擬陳督臣忠勳事實疏

薛福成

奏爲督臣忠勳卓越，始終盡瘁，謹陳大略情形，請旨宣付史館以備查覈，恭摺仰祈聖鑒事。竊惟大學士兩江督臣曾國藩，因病出缺，業經欽奉恩旨，軫念忠良，飾終典禮，至優極渥。伏讀二月十二日上諭，稱其學問純粹，器識宏深，秉性忠誠，持躬清正，天語褒許，允爲千古定評。至其生平戰功政績，昭昭在人耳目，并有歷年奏報可稽，無俟臣之贅述。惟臣昔佐曾國藩戎幕數年，邇來共事亦爲最久，知之稍詳，其前後所歷困苦艱難之境，隱微曲折之情，與其夙昔志行之所在，有外人所不能盡知者，請爲聖主敬陳之。

伏查咸豐初年，粵賊蔓延東南各省，分黨北竄，羣寇和之，流毒幾徧海內。承平已久，民不知兵，綠營將士既未得力，各省辦團練者，尤鮮成效。曾國藩以在籍侍郎，奉文宗顯皇帝特旨出治鄉兵，於舉世風靡之餘，英謨獨奮，不主故常，雖無尺寸之權，毅然以滅賊自任，奏請仿前明戚繼光束伍成法，募勇訓練。旋駐衡州，創建舟師，凡槍砲刀錨之模式，帆檣槳櫓之位置，無不躬自演試，殫竭思力，不憚再三更製以

極其精，初次出師，援岳州，援長沙，皆不利；世俗不察，交口譏議，甚者加意侵侮。當是時，勢力既不行於州縣，號令更難信於紳民，蓋不特籌餉籌防，事事掣肘已也。曾國藩忍辱負詬，堅定不搖，庀材訓士，奮兵復出，湘潭岳州，連戰大捷，盡驅粵賊出湖南境，遂克武漢，蘄黃，肅清湖北。咸豐四年秋冬之間，長驅千里，席卷無前，湘勇之旌旗，遂爲海內生色。厥後各路之殺賊立功者，咸倚爲重，以一縣之人而征伐徧於十八行省，以捍衛鄉閭之舉，而終以底定四方，前古未嘗有也。

湖北既清，遂率水陸諸軍，循江東下，駸駸乎有直擣金陵之勢；無如事機不順，進圍九江不克，而督臣楊霈之師，潰於上游，賊復竄踞武漢。曾國藩以孤軍困於江西，其部下得力良將，皆遣回援湖北，金陵巨寇，勾結楚粵諸賊，乘間飈至，曾國藩兵分餉絀，又無地方之任，事權掣肘，一如在湖南時，崎嶇數年，僅支危局。然其所規畫設施，非僅爲屏障一方之計，豐采隱然動天下矣。

咸豐七年，丁父憂回籍，三疏懇請終制，文宗顯皇帝鑒其孝思肫切，准令暫守禮廬。既復奉命視師，廓清江西，進剿安慶。旋以蘇常淪陷，授鉞東征，畀以兩江重任。

當此之時，賊勢如飄風疾雨，蹂躪大江南北，幾無完土，蘇皖兩省，糜爛尤甚。曾國藩於無可籌措之時，多方布置，奏薦左宗棠襄助軍務，募勇湖南，徵鮑超於皖北，調蔣益澧於廣西，定計不撤安慶之圍，自率所部萬人，馳入祁門。甫接皖防，而徽甯復陷，諸路悍賊，麕集祁門左右，疊進環攻，幾有應接不暇之勢。曾國藩示以鎮靜，激厲諸軍，晝夜苦戰，相持數月之久，羣賊望風授馘，喪膽宵遁，自是軍威大振，而時局遂有轉機矣。迨安慶告克，沿江名城要隘，以次底定，而全浙復陷，吳越之民，接踵告急，曾國藩以賊勢浩大，定議分道進兵，其弟曾國荃統得勝之師，進薄金陵，攻守並施，鏖兵連歲；楊岳斌彭玉麟專率水師，掃蕩江面；鮑超以霆軍東西馳擊；外此則左宗棠援浙之師爲一路；臣鴻章援蘇之師爲一路；其淮潁一帶，則有袁甲三、李續宜、多隆阿諸軍，分途並峙。將帥聯翩，羽書絡繹，曾國藩總持全局，會商機宜，折衷至當，數年內軍情變幻，奇險環生，風波疊起，其籌兵籌餉議剿議防憂勞情狀，殆難縷述。朝廷復虛衷延訪，凡天下大政，及疆吏之能否，無不殷殷垂問。曾國藩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聖明鑒其忠悃，每有論奏，立見施行，用能庶政一新，捷音頻奏，議者以爲戡定粵

逆之功，惟曾國藩實倡於始，實總其成，其沈毅之氣，堅卓之力，深遠之謀，卽求之往古名臣，亦所罕覯也。

方臣之初募淮勇也，曾國藩授臣以手訂水陸營制一編，臣披玩數四，覺其所定人數之多寡，薪糧之隆殺，皆參酌時勢，簡要精嚴，允爲久遠不敝之規。又酌撥湘勇數營俾獲觀摩練習，臣抵滬之後，擴充訓募，實以此軍爲發軔之始。迨金陵旣克，累函囑臣勿撤淮勇，以備剿捻之用。同治四五年間，曾國藩剿捻齊豫，雖未見速效，然長牆圈制之策，實已得其要領，臣得變通盡利以竟全功，其創始之勞，實不可沒，臣於七年七月，曾經附片奏明，初非推美之辭也。

致治之要，莫先察吏，曾國藩之在江南，治軍治吏，本自聯爲一氣，自軍旅漸平，百務創舉，曾國藩集思廣益，手定章程，期可行之經久，勸農課桑，修文興敎，振窮戢暴，獎廉去貪，不數年間，民氣大蘇，而宦場浮滑之習，亦爲之一變。其在直隸，未及兩年，如清積訟，減差徭，籌荒政，皆有實惠及民，前後舉劾屬吏兩疏，尤爲衆情所翕服，其法於莅任之始，令省中司道將所屬各員，酌加考語，開摺彙進，以備校覈，一而留

心訪察，偶有所聞，卽登之記簿，參伍錯綜，而得其眞，俟賢否昭然，具疏舉劾，闔省驚以爲神，官民至今稱頌。曾國藩平生未嘗專講吏事，然其培養元氣，轉移積習，則專精吏治者所不逮也。

兩淮鹺務，自兵燹以後，疲滯極矣；商本既虧，引岸漸廢，加以營弁把持，票法全壞。曾國藩自駐安慶，卽將淮南北鹺綱，次第整理，奏定新章，以運商運鹽到岸，弊在爭售，則立督銷總局以整輪規；場商收鹽入垣，弊在搶跌，則立瓜州總棧以保牌價；以商本宜輕，方利轉輸，則定緩釐以紓商力；以正課所入，絲毫爲重，則定奏報以務稽查；計自同治三年春初九年冬杪，共收課銀至二千萬兩以外，釐錢至七百萬串以外，近來湘淮各軍餉項，及解京之項，實以鹽利爲一大宗，而商民樂業，上下獲益，則其平日用意之公且溥，尤有在立法之外者矣。

自泰西各國通商以來，中外情形，已大變於往古。曾國藩深知時勢之艱，審之又審，不肯孟浪將事，其大旨但務守定條約，示以誠信，使彼不能求逞於我，薄物細故，或所不校。曾國藩自謂不習洋務，前歲天津之事，論者於責望之餘，加以詆議，曾

國藩亦深自引咎，不稍置辯，然其所持大綱，自不可易。居恒以隱患方長爲慮，謂自强之道，貴於銖積寸累，一步不可蹈空，一語不可矜張，其講求之要有三：曰製器，曰學技，曰操兵，故於滬局之造輪船，方言館之繙譯洋學，未嘗不反覆致意。其他如操練輪船，演習洋隊，挑選幼童出洋肄業，無非求爲自强張本，蓋其心兢兢於所謂綢繆未雨之謀，未嘗一日忘也。

臣於曾國藩忠勳之蹟，謹略舉其大端若此。至其始終不變，而持之有恒者，則惟曰以克己爲體，以進賢爲用，二者足以盡之矣。大凡克己之功未至，則本原不立，始爲學術之差，繼爲事業之累，其端甚微，其效立見。曾國藩自通籍後，服官侍從，卽與故大學士倭仁，前侍郞吳廷棟，故太常寺卿唐鑑，故道員何桂珍講求儒先之書，剖析義理，宗旨極爲純正，其淸修亮節，已震一時，平時制行甚嚴，而不事表襮於外；立心甚恕，而不務求備於人；故其道大而能容，通而不迂，無前人講學之流弊。繼乃不輕立說，專務躬行，進德尤猛，其在軍在官，勤以率下，則無間昕宵，儉以奉身，則不殊寒素，久爲衆所共見。其素所自勖而勖人者，每遇一事，尤以畏難取巧爲深戒，雖

禍患在前，謗議在後，亦毅然赴之而不顧。與人共事，論功則推以讓人；任勞則引為己責；盛德所感，始而部曲化之，繼而同僚諒之，終則各省從而慕效之，所以轉移風氣者在此，所以宏濟艱難者亦在此。曾國藩秉性謙退，受寵若驚，從戎之始，即奏明丁憂期內，雖稍立功績，無論何項褒榮，概不敢受。迨服闋之後，戰功益著，寵命迭加，其弟曾國荃累以戰功晉秩，亦必具疏懇辭，至於再四。其深衷尤欲遠避權勢，隱防外重內輕之漸，故於節制四省節制三省之命，辭之尤力，非矯飾也。臨事則懼大功之難成，終事則懼盛名之難副，故位望愈重，而益存欿然不足之思。前歲回任兩江，朝廷許以坐鎮，聞曾國藩仍力疾視事，不肯少休，臨歿之日，依舊接見屬僚，料檢公牘。其數十年來，逐日行事，均有日記，二月初四日絕筆，猶殷殷焉以曠官為疚，戰兢臨履之意，溢於言表。此其克己之功，老而彌篤，雖古聖賢自強不息之學，亦無以過之也。

自昔多事之秋，無不以賢才之衆寡，判功效之廣狹，曾國藩知人之鑒，超軼古今；或邂逅於風塵之中，一見以為偉器；或物色於形迹之表，確然許為異材。平日持

議，常謂天下至大事變至殷，決非一手一足之所能維持，故其振拔幽滯，宏奬人傑，尤屬不遺餘力。嘗聞江忠源未達時，以公車入都謁見，款語移時，曾國藩目送之曰：『此人必立名天下，然當以節烈稱，』後乃專疏保薦，以應求賢之詔；胡林翼以臬司統兵，隸曾國藩部下，即奏稱其才勝己十倍；二人皆不次擢用，卓著忠勤，曾國藩經營軍事，卒賴其助。其在籍辦團之始，若塔齊布，羅澤南，李續賓，李續宜，王鑫，楊岳斌，彭玉麟，或聘自諸生，或拔自隴畝，或招自營伍，均以至誠相與，俾獲各盡所長，內而幕僚，外而臺局，均極一時之選。其餘部下將士，或立功既久而浸至大顯，或以血戰成名，臨敵死綏者，尤未易以悉數。最後遣劉松山一軍入關，經曾國藩拔之列將之中，謂可獨當一面，卒能揚威秦隴，功勳卓然。曾國藩又謂人才以培養而出，器識以歷練而成，故其取人，凡於兵事餉事吏事文事有一長者，無不優加奬借，量材錄用。將吏來謁，無不立時接見，殷勤訓誨，或有難辦之事，難言之隱，鮮不博訪周知，代爲籌畫，別後則馳書告誡，有師弟督課之風，有父兄期望之意，非常之士，與自好之徒，皆樂爲之用，雖桀驁貪詐，若李世賢陳國瑞之流，苟有一節可用，必給以函牘，殷

勤諷勉，獎其長而指其過，勸令痛改前非，不肯遽爾棄絕。此又其憐才之盛意，與造就之微權，相因而出者也。

竊嘗綜叙曾國藩之爲人：其臨事謹愼，動應繩墨，而成敗利鈍，有所不計，似漢臣諸葛亮，然遭遇盛時，建樹宏闊，則又過之；其發謀決策，應物度務，下筆千言，窮盡事理，似唐臣陸贄，然涉歷諸艱，親嘗甘苦，則又過之；其無學不窺，默究精要，而踐履篤實，始終一誠，似宋臣司馬光，然百戰勳勞，飽閱世變，則又過之。臣於曾國藩師事近三十年，旣確有聞見，固不敢阿好溢美，亦何忍令其苦心孤詣、湮沒不彰，反覆籌思，義難終嘿，謹撮叙大略，據實瀆陳，相應請旨飭付國史館，查照施行，以彰先帝知人之明，而示後世人臣之法，所有督臣忠勳卓越，始終盡瘁情形，恭摺由驛馳陳，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伯相初聞文正公之喪，亟欲具疏臚陳事蹟，請付史館。惟以相隔較遠，於近事未能周知，乃馳書金陵幕府屬福成與錢子密京卿就近攷覈。福成遂草此疏寄呈。輾轉稽延，倏逾兩月，時則署兩江總督何公，湖廣總督李公，安徽巡撫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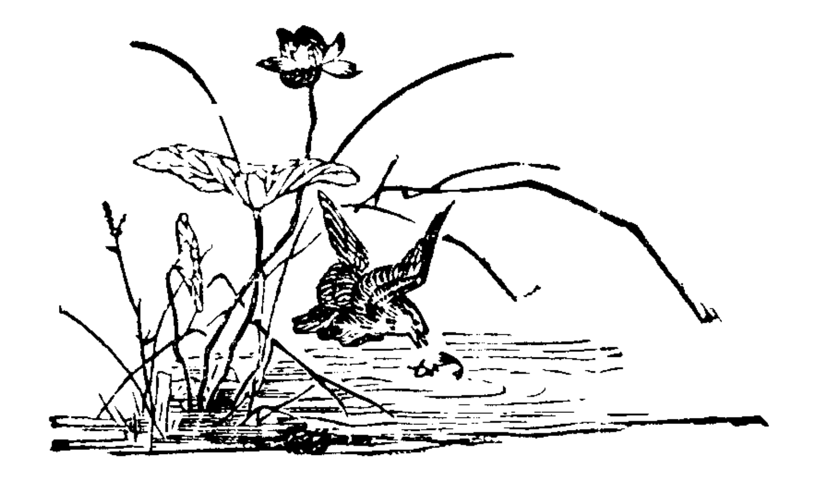
公，皆已陸續具疏表章，朝廷恩禮優渥，至再至三，伯相以謂若再陳奏，近於煩瀆，因寢不上。然其後每與幕僚談及，頗惜當時未用此稾，又謂此等大文，其光氣終自不磨滅也。自識

## 肅順推服楚賢



肅順於咸豐年間始爲御前大臣，貴寵用事，後遂入值軍機，屢興大獄，竊弄威福，大小臣工，被其賊害，怨毒繁興，卒以驕橫僭擬，獲罪伏法，其人固無足論矣。然是時粵賊勢甚張，而討賊將帥之有功者，皆在湖南，朝臣如祁文端公、彭文敬公，尙瞢焉不察，惟肅順知之已深，頗能傾心推服。平時與座客談論，常心折曾文正公之識量，胡文忠公之才略。蘇常既陷，何桂淸以棄城獲咎，文宗欲用胡公總督兩江。肅順曰：『胡林翼在湖北措注盡善，未可挪動，不如用曾國藩督兩江，則上下游俱得人矣。』上曰：『善。』遂如其議，卒有成功。左文襄公之在湖南巡撫幕府也，已革永州鎭樊燮控之都察院，而官文恭公督湖廣，復嚴劾之。廷旨敕下文恭密查，如左宗棠果有不法情事，可卽就地正法。肅順告其幕客湖口高心夔碧湄，心夔告衡陽王闓運紉秋，闓運告翰林院編修郭嵩燾筠仙，郭公因與左公同縣，又素佩其經濟，傾倒備至，聞之大驚，遣闓運往求救於肅順。肅順曰：『必俟內外臣工有疏保薦，余方能啓齒。』郭公方與京卿潘公祖蔭同值南書房，乃挽潘公疏薦文襄，而胡文忠公上

敬舉賢才力圖補救一疏，亦薦文襄才可大用，有『名滿天下，謗亦隨之』之語。上果問肅順曰：『方今天下多事，左宗棠果長軍旅，自當棄瑕錄用。』肅順奏曰：『聞左宗棠在湖南巡撫駱秉章幕中，贊畫軍謀，迭著成效，駱秉章之功，皆其功也，人才難得，自當愛惜，請再密寄官文，錄中外保薦各疏，令其察酌情形辦理。』從之。官公知朝廷意欲用文襄，遂與僚屬別商具奏結案，而文襄竟未對簿。俄而曾文正公奏薦文襄以四品京堂襄辦軍務，勳望遂日隆焉，此說余聞之高碧湄，未[illegible]確否。碧湄與紉秋皆嘗在肅順家教其子者也。



# 三　湘淮合軍平捻記

捻之患，不知其所自始。或曰，鄉民行儺逐疫，裹紙然膏爲龍戲，謂之捻。其後報讎嚇財，掠人勒贖，浸淫爲寇盜，或數人爲一捻，或數十百人爲一捻，白晝行刧，名曰「定釘」。山東之兗沂曹，河南之南汝光歸，江蘇之徐淮，直隸之大名，安徽之廬鳳潁壽，承平時在在有之。嘉慶中，河南巡撫始奏定豫捻結夥，三人以上，比照回民例加等科罪。而山東亦言結捻結幅之案，以人數多寡定罪名重輕。其後安徽仿行之，然必曳刀會方論斬梟，其僅結捻訛搶者擬以斬絞發遣，蓋猶未視爲叛逆也。咸豐元年，廣西寇起，豫皖之間，奸徒竊發，南陽壽州皆有捻患。三年，洪秀全陷安慶，踞金陵，遣黨徇臨淮鳳陽，出歸德以擾河朔，于是皖豫捻患益熾。其酋曰李士林，劉疙瘩，劉元吉，任二皮，龔瞎子，而張樂刑尤爲羣捻之魁。樂刑起蒙城雉河集，雉河集者，今渦陽縣治是矣。當是時，文宗憂中原，慮捻粵勾結，命周天爵駐徐宿禦盜，旋以給事中袁甲三代之，駐潁亳，前總督牛鑒駐陳州，而以軍事責河南巡撫英桂總其成。其

年李兆受起霍邱，掠商固光州，與皖捻應。四年，英桂遣兵捕兆受不得，兆受圍商城，捻衆益衆益盛。其年安徽巡撫福濟久攻廬州不克，命民間築圩寨自保。寨各置渠，率犄角相救助，于是寨長圩長出入于兵捻之間，悍練漸不可制矣。五年，袁甲三罷，甲三號能軍，已擢副都御史，以擅委宿州牧落職。文宗益倚任英桂，屢促其進師圖英桂藉詞防邊，徘徊境上不敢進，雖嚴旨日至，弗顧也。六年，起袁甲三助英桂，甲三攻張樂刑于雉河集，屢有斬獲。七年春，復命勝保助英桂，捻圍固始，勝保戰屢捷，皖。李兆受糾捻粵陷六安霍邱，圍壽州，陷正陽，自光固息商西至商南三千里，烽火相望。三月，勝保破張樂刑于柳溝。五月，勝保大捷于三河尖，樂刑走霍邱依兆受。七月，勝保克霍邱。八月克正陽，而英桂以舞葉宜嵩有捻，駐禹密防之。其年冬，捻游騎至開州，東明，入直隸境。八年，英棨爲河南巡撫，勝保援臨淮，納降李兆受，至清流關撫其衆，而練酋苗沛霖亦平濱渦諸捻圩隸于勝保。詔勝保以欽差大臣督安徽軍，袁甲三專三省討捻事。秋，捻掠山東，還走河南，陷周家口。九年二月，捻破官軍于舞陽，總兵邱聯恩戰死，袁甲三劾免，以傅振邦代之。振邦率苗練攻鳳陽臨淮，下之。七月，

捻陷定遠，巡撫翁同書退壽州。八月，捻復踞鳳陽臨淮，勝保以母憂歸，起袁甲三爲欽差大臣。甲三既至克臨淮。十年正月，捻陷清江，淮揚道吳葆晉副將舒祥死之。漕督聯英河督庚長皆走淮安。詔奪官。河南捻趨鞏洛，秦晉皆警，以府丞毛昶熙總河南團練。其年秋，英夷款成，海防無事，乃命科爾沁郡王僧格林沁移師山東討捻。時菏濟之間皆寇氛，僧王率萬二千人至濟寧。十一月，攻捻鉅野不利，十一年正月，僧王遣軍援菏澤復敗還，詔責其輕進。捻自曹州趨鄆城，渡汶，掠泰安，都統伊興額總兵滕家勝戰死，遂圍靑州，而河南捻蹤充斥連二十餘縣，西及淅川荃范，盜北侵畿輔，復命勝保領萬人出屯景州。九月，苗沛霖陷壽州，皖北捻滋益甚，僧王遣詹啓綸募軍防淸淮，僧軍南下沂郯，論功進爵親王。冬，僧王攻亳北諸捻圩，連破平之。同治元年二月，苗沛霖合粤捻犯潁州。三月，湘軍解潁州圍。四月，廬州克，安徽粗定，而河南捻入商州，與粤賊合連陷鎭安孝義渭南華州，陝西大擾。詔勝保多隆阿入關，多隆阿率楚軍攻商南捻破之，捻還走河南，由宛郡趨棗陽，陷隨州、應山京山。七月，袁甲三乞病，李續宜以母喪辭欽差大臣，以唐訓方權安徽巡撫，總兵事，臨淮不復置帥。

時苗沛霖與湘軍搆衅，聲言入陝隨勝帥，穆宗大怒，逮治勝保，降捻宋景詩本山東劇盜，聞勝保獲罪，叛于郃陽，率黨千人走山西直隸，云赴京爲勝保訴冤，官軍不敢遮遏，遂與東匪張錫珠合，錫珠亦降捻也。于是直東教捻蠭起，畿輔頗震，山東巡撫譚廷襄罷，以閻敬銘代之，詔兩廣總督劉長佑航海入津討東匪。冬，僧王攻渦河捻圩，誅其酋楊興太，羣捻多降。二年正月，授劉長佑直隸總督。僧王攻雉河集克之，擒斬捻張樂刑姜台淩等。樂刑兇悍，爲捻中渠魁，及其誅，遠近稱快。其從子張總愚領餘衆與陳大濬合，賊中號小閻王。（參看薛福成記張洛行被擒）二月，僧王移軍攻淄川，三月克之，移攻教匪于白蓮池。東匪犯深州，掠廣平，劉長佑自衡水親擊之，匪還走山東，僧王遣蘇克金敗之平原，乃分五旗掠畿南，長佑親敗之曲周，降其酋楊鵬嶺，解散千人。四月，命長佑兼直東豫三省邊界勦匪事。時東昌匪巢林立，巡撫安坐省城不之問，長佑乃檄直隸臬司王榕吉赴東昌治其黨，捻酋蘇老夢相盤等掠永亳，程四坎等侵固始。六月，劉長佑誅張錫珠于陣，責楊鵬嶺等勒降衆繳械馬歸農，東匪平。七月，長佑討宋景詩于館陶，以堂邑空虛，東撫不設備，奏飭閻敬銘移

營東南期夾擊，而自督軍刈禾進，誘匪入伏，抄擊敗之，宋景詩走開州。僧王破平白蓮池，遣陳國瑞將三千人援臨淮，諸捻圩閘王且至，爭反正。十月，僧軍誅苗沛霖于蒙城，擒捻酋相盤葛小年鄒煥林龔耀駢誅之，程二坎李大個魏羣兒乞降，皖北始稍靖。張總愚等西掠南陽襄陽，其年劉長佑始議設直隸六軍，諸行省練軍自此始。三年春，豫捻犯隨州應山，僧王自歸德躡之，官文遣舒保擊捻德安西，大破之，窮追入山谷，爲賊乘力戰死。舒保名亞于多隆阿，每軍所至，百姓焚香鳴爆竹迓之，惟恐其去，及其歿，士民悲悼。六月，曾國荃克金陵，粵賊餘黨自陝西東援者皆萃楚境合于捻。八月，僞扶王陳得才等自麻城犯羅田，僞遵王賴汶光合張總愚犯黃安，而亳捻任柱牛老洪李允等復與總愚合。九月，捻犯蘄水，石清吉戰歿，圍成大吉于蘄北，官文出黃州，僧王軍乖城。詔兩江總督曾國藩督師援鄂，國藩自請駐安慶，且言四百里內駐欽帥三人，恐羣盜輕朝廷。是月，僧王敗捻蘄州，張總愚走太湖宿松間，陳大澮走英山，東逼近商城，會粵賊爲僧王擊敗，數萬衆皆降，惟賴文光張總愚北趨豫境。十一月，僧王擊捻襄陽，末交綏，降賊復叛，僧軍大挫，羣盜由南陽趨魯山，僧軍

躡敗之，因走尉氏，入鄢陵。四年二月，捻掠中牟，侵黃河邊。三月，捻入山東，突騎慓疾數日，曹單定陶菏澤鄆城鉅野，逆氛遍野，宋景詩率馬賊二千趨堂邑，直邊皆警。詔責僧格林沁縱賊北竄，命湖北巡撫吳昌壽率師赴豫，接替僧軍，旋移河南巡撫。捻已至曲阜，東南走滕嶧，復渡運東北走蘭山，南走郯城，趨贛榆青口，勢將南下。朝廷憂裏下河，詔曾國藩李鴻章備淮揚防。四月，捻復還走山東，自曹州北至濮范，東至鉅野嘉祥，西至東明定陶，蔓延數百里，河北大震。當是時，河南安徽山東諸省既久罹捻禍，居人築寨自衞，寇至無所掠，則大呼圩民餉錢米，違且攻寨，民亦略輸賊冀免禍。僧王度寇糧匱，令軍士橐餱餌，晝夜窮追，輒數十日不離鞍馬，手疲不能舉繮索，以布帶繫肩上馭馬。捻知僧軍疲益奔狂，或分東西走，誤我軍。穆宗憐其勞，諭擇平原休養士馬，且誡其勿輕臨敵。曾國藩亦言賢王不可久勞，宜假休息養銳氣。而王性忠勇，期日夕滅賊，至是躡捻曹州，捻佯敗，自汶上渡河，走鄆城西北水套，結土匪，聚馬步十數萬以待。王軍追至，伏賊盡出，圍我軍，王奮斬數百人，圍益厚，乃率百餘騎突圍走，捻依林伺之，王騎被矛傷，驚逸墮地，被八創，死之。部弁奪遺骸壓麥田

中。事聞，上震悼，遣侍衛克興阿等偕王世子伯彥諾謨祜赴山東迎柩，諸督撫將帥以陷王皆獲嚴譴，惟陳國瑞苦戰免議。（參看薛福成科沁忠親王死事略）是時中外震驚，謂捻且乘勢犯畿輔，詔曾國藩督師北征，且促曾國荃銷假入覲，募舊部隨同勦賊。五月，國藩奏言：『僧格林沁督兵重臣，猝爾捐軀，震遠近之人心，長逆賊之兇燄，朝廷責臣討賊，至切且速，然有萬難迅速者數端：金陵楚軍僅三千人，作為護衛，此外惟調劉松山寧國一軍，如楚軍不願北征，當酌帶楚軍將弁，另募徐州勇丁，存楚師之規模，開齊兗之風氣，約須三四月乃可訓練成軍，此其不能迅速者一；捻匪戰馬極多，馳驟平原，其鋒甚銳，臣不能強步兵以當騎賊，擬派員前赴古北口採買戰馬千匹，加以訓練，此其不能迅速者二；扼賊北竄，惟恃黃河天險，若興辦黃河水師，亦須數月乃能就緒，此其不能迅速者三。僧格林沁之忠勇絕倫，婦孺皆知，華夷傳誦，其統兵追賊，日行七八十里或百餘里不等，然步隊不及馬隊，駑馬不及良馬，勢必參差不齊。聞僧格林沁于三月馳至汶上，步隊後七日始到，兗州馬隊亦有後三日始到者。行走太速，勢不能自帶米糧，埋鍋造飯，行文州縣，令其供支麵飯，

兵燹困苦之餘，州縣力難具數千人之食，又或倉猝得信，家丁逃匿，或兩縣交界，彼此推諉，將士爭先落後，飢飽不均，有連日不得一餐者，其隊伍難整在此，其行軍神速亦在此。臣處行軍，每日支帳埋鍋造飯，不向州縣索米供應，略師古法，日行僅四十里或二三十里，李鴻章之淮勇亦仿楚師之法，其步步穩妥在此，其行軍遲鈍亦在此。僧格林沁一年以來，周歷湖北、安徽、河南、江蘇、山東五省，臣接辦此賊，不能處處兼顧，如以徐州為老營，則山東祇能辦兗沂曹濟四郡，河南祇能辦歸陳兩郡，江蘇祇能辦徐淮海三郡，安徽祇能辦廬鳳潁泗四郡，此十三府州者，縱橫千里，捻出歿最熟之區，以此責臣督辦，而以其餘責成本省督撫，則汛地各有專屬，軍務漸有歸宿。此賊已成流寇，宜練有定之兵，制無定之賊，方今賢帥新隕，劇寇方張，臣不能速援山東，不能兼顧畿輔，為謀迂緩，駭人聽聞，然籌思累日，計必出此。』時李鴻章遣潘鼎新率淮勇五千浮海入天津，比至，捻已休息南還。詔曾國藩兼制直隸山東河南旗綠營及文武員弁，皆聽節度，國藩固辭不拜，優詔慰勉之。先是東撫閻敬銘聞黃家園教匪謀變，發兵掩捕，屠男婦二千餘人，案驗無實，其所指教酋張某者，署

陝西巡撫張集馨弟也，山東士民寃憤已久；及僧王陣亡，敬銘洶懼，棄東昌急走濟南，物議益譁，朝士交章論劾，僉謂僧王之敗，由敬銘不應口糧，且于王薨之次日，佯爲不知，密疏請添幫辦，以逞先見；該撫回省後，潛使家眷扮民婦逃匿齊河，又臚濫保親戚多款，事下曾國藩，國藩覆奏：『閻敬銘請添幫辦之疏，實在該親王陣亡後一日所發，果若所言，心術豈復堪問。且賢王已逝而僞奏以詡先見之明，此至愚之小人所不忍爲，豈閻敬銘而爲之。該撫自負清正，輒以不肖待人，故僚屬怨其刻覈。至其戚李均，貪鄙妄爲，衆論相符，應請褫革。』詔允之。張總愚趨宿亳，皖軍迎擊于龍山，總愚陷高爐集，賴汶光牛老洪任柱等繼至，遂圍雉河集。雉河集者，總愚老巢也，布政使英翰駐軍防守，羣捻併力死爭，冀復據之，英翰率二十餘騎走西洋集，留史念祖死守待援。國藩檄黃翼升水師赴臨淮，周盛波援蒙亳，劉銘傳自濟寧赴徐州，嚮皖北。時山東肅清，侍衞克興阿等率馬隊四百護僧王柩北行，所過士女焚香哭送者數十萬，自山東達京師，絡繹千里，各處建祠私祭，遇忌日設齋醮如祀其祖禰焉。閏五月，曾國藩出屯臨淮，始委員搜查圩寨，造良民莠民册，擇良者給執照

爲圩長，其梟黠不法者，悉案誅之，蒙亳奸宄始知畏法，馴懦者亦得重見天日矣。六月，周盛波敗賊渦河北，劉銘傳敗賊龍山石弓山，豫軍張曜宋慶攻破陳家團，進兵余樓，皖軍張得勝克高爐集官軍環偪雉河，捻糧罄潰遁，雉河解圍。賴汶光李允走歸德陳州，張總愚任柱走睢州，張曜等軍自鹿邑柘城躡擊敗之，乃西趨汝洛。劉長佑遣礮船西巡河壖，黃河水師自此起。七月，張總愚等由南召魯山趨荊紫關以窺湖北，賴汶光等西走舞陽，將與總愚會合南奔。八月，曾國藩移駐徐州，張德愚等東走鄧州，復西北走鎮平。張曜迎擊于黑龍集，大敗之，遂走唐縣。任柱賴汶光等走沈邱，劉銘傳要擊，敗之，乃走項城，越周家口，渡沙河而北，道西華入太康，銘傳躡之，至睢州，復大敗之。捻走考城，定陶，窺入靑石關，靑石關者，登萊靑三郡要衝也。張總愚圍新野，弗克，遂犯南陽，張曜等擊走之。九月，上以總愚游弈皖境，慮闌入秦晉，命李鴻章馳赴河洛扼山陝門戶，時任柱陳大濆賴汶光牛老洪等馬步六七萬衆，徧布菏澤曹定間，分黨掠銅山濟寧，勢將渡運而東，曾國藩檄色爾固善張樹珊由濟寧迎戰，潘鼎新自鉅野會之，而留劉銘傳屯周家口，周盛波屯歸德，顧西路，張樹聲屯

徐州，劉松山屯臨淮，顧中路，因言：『捻勢東趨河洛，現無可辦之賊，臣所部楚師，除留劉松山勦捻外，餘擬全撤，今所倚以辦賊者，如劉銘傳潘鼎新張樹珊周盛波皆淮勇最勁之兵，所駐皆三省最要之地，李鴻章豈能撤臣布置已定之兵挾以西行！』詔罷前議。潘鼎新張樹珊合擊捻魚臺豐縣間，連敗之，捻還走單縣。十月，張總愚犯棗陽新野，鄂軍江長貴姜玉順等敗之。總愚自裕州折走魯山，窺嵩洛，復折而東。十一月，任柱賴汶光走虞城，趨睢州，將道舊黃河北繞汴梁，與張總愚合。周盛波迎擊于睢州，敗之，捻走太康，與總愚併圍扶溝。劉銘傳自周口援扶溝，復大敗之。國藩更令張樹珊屯周口，劉銘傳率師遊擊，捻走襄葉舞陽，後股奔西平，遂平，復分爲二，賴汶光走魯山，張總愚走唐縣，鄂軍劉維楨設伏敗之，斬其弟張總忠。十二月，張總愚走新野，賴汶光牛老洪走光州，分掠商城固始，犯信陽，湖北大震，成大吉軍譁宋埠，叛卒勾捻大掠黃岡，黃安黃陂孝感皆受荼毒。官文飛書乞援，國藩遣劉銘傳援黃州。五年正月，張總愚犯樊城，鄂軍江長貴卻之，捻還走新野，賴汶光牛老洪陷黃陂，鄂軍梁宏勝迎擊于黃岡之衞埠，力戰死之。劉銘傳克黃陂。 詔曾國荃爲湖北

巡撫。國荃自克金陵，散武歸農，養病湘鄉，前已起爲山西巡撫，未行，朝廷以鄂事棘，促募舊部赴鎮。二月，徐州湖團案結，曾國藩移駐濟寧。湖團在銅山沛縣之交，故微山湖灘地，咸豐四五年間，黃河溢曹州，山東難民唐守忠率衆居之，墾地百餘里，衆數萬人，徐州官吏已升科定賦矣，其地膏腴，歲收數倍，銅沛民豔而爭之，湖團乃結捻自助，讎殺無已，銅沛民訴之國藩，國藩下令驅逐，或謂寇氛方熾，激之且盡變爲捻，國藩遣劉松山引兵屯團中，團民皆攜農器回山東，撥銀四萬令原籍牧令撫卹之，徐境以安，乃設同知治其地。張總愚自新野北走舞陽郾城禹州至中牟，窺渡黃河，直隸水師擊卻之，捻走曹州，掠菏定鉅鄆，東軍楊飛熊王心安敗績。任柱賴汶光自光息正陽走項城沈邱，張樹珊率隊出擊，捻一日夜南行二百里，至江口集，嚮蒙亳，劉銘傳躡至穎州，戰良久，其部將黃桂蘭被捻圍抄甚急，銘傳發炸礮擊之，皖軍來助，始大奔。三月，捻走槐殿，張樹珊要之苑寨，捻復左右翼包抄，幾爲所困，樹珊與其弟樹屏頭尾夾擊，捻從周口渡河，東走鉅野，銘傳緊躡之，與捻旌旂相望，連擊於烏官屯，龍堌集，皆大敗之，捻南還城武。曾國荃汰湖北冗軍，增湘軍六千，以記名布

政使彭毓橘提督郭松林爲大將統之，時賊騎數萬，東奔西突，相去動三千里，官軍常失之不及。國藩已增調李昭慶劉秉璋楊鼎勛備遊擊。又以閩粵新平，調鮑超萬二千人北行，合之湘淮諸軍，所部逾八萬矣。四月，張總愚等走豐單，任柱等走睢寧，犯亳州，國藩奏言：『徐州居四鎭之中，東北則畿輔爲天下根本，東南則江蘇爲臣軍根本，東路既重，不得不藉運河衣帶之水，爲流寇阻截之界，惟河淺汛長，千有餘里，擬與直隸山東增隄置柵，畫地分防。』乃約閻敬銘同巡運河，劉長佑自張秋來會，定議自范縣豆腐店以下，並張秋東河隸山東防，豆腐店以上，至東明長垣，隸直隸防。蓋張秋爲黃河要津，山東向不設守也。又于運河築牆濬濠，北起安山戴廟，至沈家口，南訖八閘宿遷至窰灣成子河，分段設戍，是爲守河防運之始。劉松山敗張牛于湖團，躡至曹縣，合李昭慶夾擊，走之，捻自豐沛犯徐州，董鳳高李祥和卻之。五月，劉松山追捻徐州西，屢破之，張總愚走虞城睢州，圍陳州，犯周口，北寨，牛老洪亦由宛寨渡河與之會，劉松山張詩日潘鼎新追奔數百里，張樹珊分隊雕勦，捻渡沙而南，任柱賴汶光自懷遠渡渦踞下蔡，王永勝劉秉璋躡之，捻自潁州留陵口偸渡

沙河，遇周盛波軍、折走西。國藩以運防已固，復建議扼守沙河，自周口至淮殿，槐店至正陽，均守沙河，國藩與喬松年任之。自周口上至朱仙鎭，守賈魯河，曾任之。自朱仙鎭北四十里、至汴梁，又北三十里至黃河，無水可扼，李鶴年挖濠守之。正陽以下皆濱淮、水師與皖軍任之。于是劉銘傳潘鼎新張樹珊督軍士築長牆，皖蘇官民助之，蜿蜒七百里以達于運防，屹然若長城矣。劉松山朱式雲等擊捻西華上蔡，連敗之，七月，捻圍南陽尹寨，劉松山會宋慶夾擊之。張牛等走郟縣禹州、而任柱賴汶光盤踞葉縣舞陽以窺湖北。曾國荃出屯德安，檄鮑超自棗陽趨淅川內鄉防西路、郭松林自桐柏唐縣橫截而出防東路、劉維楨嚮新野爲霆軍聲援。捻偵南路備嚴、折而北走。是時曾國藩自濟寧道運河微山湖入洪澤，浮淮泗至臨淮，患病，以雉河亳州皆捻巢、迂道渦河、令章合才率親軍五百先導，國藩乘輕舸浮渦而上，至亳登陸。八月，至陳州周口駐營，上疏乞假。捻合四股趨中牟、偵沙魯河牆已成，惟汴梁近地未訖功，乘夜東趨，撫標三營皆潰，捻急走山東，劉銘傳遣馬隊追至杞，截其後部，國藩急檄劉銘傳潘鼎新趨處單，劉秉璋楊鼎勛自徐州韓莊東援張樹珊，衛護孔林。

時論以長牆千數百里，功虧于一簣，頗咎李鶴年，于是運防黃防同時皆警。國藩焦憤增疾，頗自陳衰狀，請以李鴻章駐徐州顧山東，曾國荃駐南陽顧河南，國藩自駐周家口扼其中，兼顧皖豫，並請飭直隸山東礮船巡黃河，屏蔽畿輔，旨皆報可。捻合犯鉅野，東軍王成謙王正起卻之，捻猛攻運牆，三晝夜不克，乃引去。九月，劉銘傳潘鼎新要擊于梁山，大破之，追至菏澤曹縣東明，連敗之，鼎新至杞，銘傳至睢州，捻悉衆集河南，復分爲二，自此稱東捻西捻。東捻任柱賴汶光徘徊黑岡，掘滎澤壩二十餘丈，冀引黃河灌汴梁，河南礮船會宋慶陸師擊走之，乃自中牟一晝夜行三百里，至曹縣，夜撲袁口東南突開河，圩牆皆阻，東軍不得過，遂由安山戴廟擾長溝。西捻張總愚走許州，牛老洪死，其子牛喜領其衆，捻至襄城，鮑超自裕州迎剿，捻已走汝郟，超至魯山，捻由宜陽永寧乘夜狂奔，超自汝洛緊躡之，捻道閿鄉太峪口繞潼關入陝，犯商州，于是國藩檄劉銘傳潘鼎新張樹珊專剿東捻，鮑超劉松山劉秉璋楊鼎勛專剿西捻，捻亦不再合，以訖于滅。十月，西捻自華陰走朝邑，窺渡黃河，陳湜水師卻之，適涇州勇潰，甘回又犯寧州，陝西大擾，巡撫劉蓉飛書乞援，鮑超奔馳千里，

未及賊，回軍南陽，劉秉璋楊鼎勛已至陝州，回軍新鄭。朝廷以陝省危急，促鮑超入關。東捻走豐，劉銘傳橫擊之，捻分爲兩，任柱北走，賴汶光東南走，銘傳復敗之渠家寨，捻併入沛縣湖團，走曹縣，至太康，劉銘傳張樹珊周盛波連戰敗之。是月，曾國藩乞開缺留營，詔俟病痊來覲，以李鴻章暫代督師。鴻章謙讓，改命國藩回兩江本任，授鴻章欽差大臣。國藩四上疏懇辭，穆宗溫旨慰勉之。東捻道光山走信陽，曾國荃出屯武勝岡，遣軍迎擊，捻折走羅山趨光山，英翰截之，還竄麻城宋埠，掠黃岡之新州倉子埠，國荃遣譚仁芳敗之孝感。捻陷雲夢應城，突攻德安，遣郭松林破走之，應城雲夢皆克復，敗之皂河。楊浲劉銘傳軍次麻城，周盛波張樹珊次隨，鮑超次棗陽，劉秉璋駐隨棗間，宋慶亦率軍赴鄂，援師羣萃湖北。西捻至華陰，陝軍大挫，捻聚灞橋，西安戒嚴。時鮑超及淮軍諸將皆不樂西征，國藩檄劉松山援陝，松山毅然自任，其後剗平秦隴，討定西域，所成大矣。十二月，郭松林追捻臼口，深入中伏，傷脛，不能起，至夜，部弁負之出，其弟郭芳鉁敗死，獨沈鴻賓五營苦守獲全。彭毓橘譚仁芳等追捻至沙港，敗之，捻犯安陸，國荃遣劉維楨等擊卻之，西捻自臨潼走新豐，陝軍阻

于雩，捻逕犯西安，諸軍躡之灞橋，捻突以馬隊包抄，三十餘營皆潰，湘軍將蕭德揚戰死，遂圍省城，時劉蓉已罷巡撫，喬松年飛章告急，詔陝甘總督左宗棠督軍討西捻。張樹珊擊東捻于德安之新家閘，敗績，死之。捻復走臼口，詐稱難民，將渡漢而北，國荃遣水師擊走之，捻復犯安陸，劉銘傳追擊，敗之。六年正月，東捻屯尹漋河，鮑超劉銘傳約期會戰，超後期，銘傳先至，戰不利，陣歿六百餘人，超已引軍東，久之，知銘軍敗，隔河而陣，寇騎如潮湧，超以劈山礮還擊，馬多踣，相持至黃昏，捻漸不支，超麾衆壓之，捻披靡，馬步自相蹂，死者萬人。超乘勝渡河，追逐十餘里，銘傳亦回軍猛戰，盡奪所失騾馬，捻由臼口北逸，超追殺五晝夜，俘斬甚衆，捻狼狽走河南。超既大捷，銘傳怨超寶己，超亦謂李鴻章偏袒，互有違言，超乞病，屢詔慰留，曾國藩李鴻章使問相望，卒不應，乃罷其軍。（參看薛福成書霆軍銘軍尹隆河之役）劉松山擊捻于西安雨花寨，編修張錫嶸率百餘騎遇伏，死之，官文坐事罷，授李鴻章湖廣總督，以江蘇巡撫李瀚章攝其任。初左宗棠佐湖南軍幕，洊保部郎，坐樊燮案下官文鞫訊，簿責頗急，及其罷，宗棠已授欽差大臣，自福建道湖北，因以官文關防授之，閩

時繼九載，世尤歎其殊遇云。二月，李鴻章自徐州移駐周口，東捻犯麻城，掠蘄水廣濟黃梅，游騎至宿松。劉秉璋周盛波至太湖，捻還走鄂境。彭毓橘軍次黃州，聞捻至，急進兵迎擊。毓橘本湘軍宿將，新平金陵有功，自負才勇，輕騎覘地勢，至蘄水六神港，遇捻大至，率其部將羅朝雲等直前搏戰，軍中初不知陷圍，久無援至，與道員葛承霖均戰死。湘軍以久勝之餘，輕于犯險，致爲賊誤，時論惜之。三月，劉松山擊西捻于鄜，大破之。時張總愚與回匪合，其燄益熾。松山既攻破銀渠金渠，復有此捷，軍勢頗振。左宗棠留屯德安，請緩赴陝。詔俟援鄂軍至，仍即入關。四月，東捻掠桐柏信陽，周盛波自北迎擊，提督劉啟福歿于陣，捻南走應山孝感，入黃安，劉銘傳敗之紫屏。捻還走安陸，游弋于雲夢應城臼口天門間，值天旱湖河盡涸，官軍憊甚，捻亦飢散，宋國永遇于隨州西，襲破賊館，斬馘數百，捻北走新野南陽，游騎至鎮平鄧州。捻苦乏食，破民寨綑載新麥。劉銘傳自襄陽躡之，豫章，自河南進擊，捻走唐縣。五月，捻掠舞葉臨潁，遂走許州，張曜橫擊之，捻北走洧川尉氏中牟。時山東梁山土匪使使迎任賴，捻晝夜馳數百里，五日至鉅野，合梁山匪陷戴廟，隄墻渡運而東，犯泰安，登萊

青三郡皆震。自捻擾鄂中，運防士卒久懈，天旱水涸，竟不能爲一日守，嚴旨切責，論者以曾國藩創設運防，未嘗有失，頗咎李鴻章，鴻章移駐歸德，朝廷猶嫌其遠，乃駐濟寧。劉銘傳獻倒守運河之議，移運東長牆于西岸，又議防守膠萊河，鴻章從之。會劉長佑英翰亦言驅賊海隅，可收聚殲之效，旨下曾國藩等籌辦。東捻走青石關，由青州趨登萊。六月，捻自萊陽北趨招遠黃縣，全股聚海濱。李鴻章丁寶楨會軍扼膠萊河以蹙之。膠萊河者，元至正間所開新河，以通漕運，而避海道之險者也，延袤幾三百里，其北口水淺沙洳，不能築牆，西距三十里，有濰河入海道，乃議從新河西築墻接濰河東，以達于海，令淮軍東軍分段守之，而調防運軍赴膠萊，他軍替運防。是時捻已深入海曲，咸謂成功可指日待，獨曾國藩憂其難恃，貽書鴻章，力主倒守運河。七月，捻屢撲膠萊河，爲淮軍豫軍所郤，改道走濰河，東軍王心安築壘方成，而隄墻未竣，捻長驅渡河，自安邱臨朐南走，將由沂莒窺江淮，丁寶楨以聞。穆宗怒，鴻章交部議，寶楨褫職留任。先是東道守濰河，本潘鼎新汎地，潘軍方南移，而北路遽失守。詔斬王心安，丁寶楨上疏爭辨，乃宥心安而切責鴻章。鴻章仍議防運：英翰遣張

得勝等率皖軍萬人扼仰化集，東迄于海；曾國荃遣譚仁芳劉維楨等率鄂軍萬二千人扼靳口，至亨濟閘；劉長佑遣唐訓方張樹聲率直軍五千人扼齊河張秋；鴻章復徵浙兵五千扼六塘河，其運河中段，淮軍東軍分守之。東捻南趨贛榆靑口，折北走郯城蘭山，劉銘傳牛師韓姚廣武屢擊敗之。八月，李鴻章移駐臺莊，捻撲宿遷運河，牛師韓等拒郤之。復撲老劉澗，姚廣武截擊敗之。乃北走邳郯，爲潘鼎新所要，還走海州。漕督張之萬疏論牛師韓姚廣武功，請增軍萬五千人，英翰亦言宿遷之戰，未見淮軍。劾鴻章觀望，丁寶楨復屢疏相詆，詔責鴻章忌刻縱賊。鴻章疏辨云：『英翰遠在潁郡，繫念運防，派程文炳等出境助勦，臣與該撫交好有年，何至稍存忌刻，縱賊觀望，爲此悖義昧良之舉。至丁寶楨以濰河前事，謂臣徇私諉咎，倒置是非。仰蒙聖明詳切訓誡，臣敢不懍遵。臣與丁寶楨本無嫌怨，自夏間賊入東後，彼卽欲逐賊出境，固責任地方之常情；惟臣專辦勦捻，必思所以制賊之方，扼膠萊爲上策，次則蹙之運河以東，無論能否辦到，勢固不能不辦。臣擬出三大支爲合力兜勦之計，但捻逆人馬衆多，不能不稍待時日。』于是鴻章憂悴致疾，曾國藩貽書慰勉之。九

月，潘鼎新敗捻海州，劉銘傳復敗之王堰牛山，捻自贛榆趨蘭山，入嶧縣山中，温德勒克西馬隊兜勦，捻奔滕縣，趨濟寧，將撲運防，値黃水盛漲，沈口戴廟亘浸汪洋，灌入運河，捻不能飛渡。鴻章回駐濟寧，飭諸軍嚴堵下游，捻乃走泰安，由蒙陰而南。時郭松林創愈，鴻章畀萬人統之，號武毅軍。十月，曾國荃乞病，以郭柏蔭爲湖北巡撫。東捻走淄川長山章邱，將由齊河渡黃，阻水，師弗能過，東南走濰。劉銘傳要擊于松樹山，大破之，捻繞安邱走高密諸城，銘傳追及于日照，任柱耳受槍傷，急奔贛榆。銘傳既屢勝，捻黨潘貴升獻款，請殺任柱自效，銘傳許奬二萬金，比至贛榆，銘傳自當牛賴，令善慶當任柱。捻皆百戰之餘，殊死鬬，善慶令騎兵下馬結陣，以洋槍排擊，捻死亡相藉，猶進不已，天忽大霧，銘傳令丁壽昌等乘霧繞捻後，牛賴兩酋皆遁，我軍萃于任酋，潘貴升自後狙殺，呼曰，任柱槍斃矣，捻遂大奔。柱原名化邦，亳人，粵逆僞封魯王，兇猛善戰，張總愚李允皆不及，剽掠十餘年，荼毒數省，及其誅，遠近稱快，餘黨推賴汶光爲首，而捻勢衰，不復振矣。潘鼎新追擊賴汶光于海州上莊，大破之，斬捻首任金保，降者五百人。十一月，捻走諸城高密，潘鼎新躡之，捻由昌邑北蒙折走

濰，劉銘傳先至濰捻大驚散走，追至壽光，俘降四千餘人。郭松林要之杞城，復敗之。于是銘傳松林盡棄輜重裹乾糧與捻相逐，捻將沿海南走，阻瀰河不能遁，乃踞壽光王胡城誓死戰，銘傳松林分左右進，馬賊數十圍潮至，善慶温德克勒西率馬隊拒之，追至鳳凰臺，捻步隊猶列十餘里，牛喜子率白旗直犯銘傳，賴汶光率藍旗分數支犯松林，戰良久，我軍無不一當十，捻大潰。壽光民圩皆從壁上觀見官軍勝，開圩助殺，捻多死于瀰河，浮尸二萬餘，俘一萬餘人，奪獲騾馬二萬匹，僞列王徐昌先，僞首王范汝增，任柱兄任定皆伏誅，賴汶光率千餘騎凫水南奔沭陽。十二月，捻渡六塘河，牛師韓程文炳俘百餘人。劉銘傳郭松林由山東疾馳六百里追至淸江，黃翼升李昭慶追至淮城，捻由高寶趨揚州，吳毓蘭迎擊瓦窯鋪，陣俘賴汶光，殘黨走六合天長盱眙，薙髮而散，僞魏王李允逆酋牛喜子任三厭詣李世忠降。賴汶光本粵賊悍黨，僞封遵王，洪酋誅，始變而爲捻，與任柱相依，柱善戰，汶光善謀，其兇悍視他賊爲甚，自書親供千餘言，述粵賊事甚詳，詔凌遲處死，幷牛喜子李允任三厭駢誅之，東捻平。李鴻章疏請休兵籌善後，劉銘傳假還，諸將爭請解兵歸農，而西捻擾

畿南，京師大震。同治七年正月詔李鴻章急赴河北會勦。先是六年六月，左宗棠率師入潼關，西捻張總愚遂渡渭北，往來蒲富高渭間。宗棠遣劉松山郭寶昌黃鼎惠擊破之。七月，捻走臨潼三原咸陽，劉攸忠擊之，走興平。八月，宗棠移駐臨潼，捻自興平渡渭而北，復由臨涇渡涇而東，大雨阻水，官軍不能進。九月，宗棠遣劉松山等進富平，劉典高連陞等進相橋康橋，捻由蒲城入北山。十月，宗棠遣軍敗之洛川，捻圍鄜州甘泉不克，犯宜川，劉松山追至洛川，遇回匪大至，李祥和戰死，捻燄大張，陷延州綏德。十一月，劉松山郭寶昌躡至清澗，克綏德，捻自宜川渡黃河犯山西，連陷吉州鄉寧。山西河防故隸按察使陳湜，湜初聞捻在綏德，注意防葭州，及捻渡河，湜先至省城白事，聞報馳至，捻已南擾河津，逼解州運城。穆宗大怒，湜與巡撫趙長齡俱得罪。詔張曜宋慶陳文炳分道防河北，宗棠親率劉松山郭寶昌等軍入晉，克吉州鄉寧，解稷山圍。十二月，松山破捻洪洞，捻走平陽，自垣曲趨濟源，循河至原武，犯衛輝，宗棠令喜昌全福安住率馬軍偕松山寶昌趨彰德嚮直隸。是年正月，捻自內黃渡漳，大股走平鄉雞澤南和邯鄲順德，至定州，保定戒嚴。神機營偵捻已近易州，直

隸總督官文奏捻在涇陽驛，有詔詰責，並促李鴻章馳赴畿輔，左宗棠扼保定，以北捻犯雄縣，張曜等方至湯陰；劉松山至保定，李鴻章尚在徐；詔切責李鴻章，李鶴年，左宗棠，官文，俱奪職。丁寶楨先至河間，溫旨嘉獎。捻陷獻縣，詔恭親王會神機營王大臣總京師巡防，侍郞李鴻藻請派親王爲大將軍，左李爲參贊，詔恭親王節制左李及諸督撫，以宗棠總前敵諸軍，令侍衞陳國瑞領萬人，隸神機營，英翰率師入援。二月，左宗棠師次保定，李鴻章至德州。劉松山等敗捻獻縣商家林，捻走深州博野，劉松山郭寶昌躡及，敗之，捻走安平，遇郭松林軍，納降數百人；捻走深澤，劉松山，郭寶昌會張曜宋慶夾擊，破之；捻還走饒陽深州，郭寶昌誅其酋張和尚張五孩，捻走肅寧，程文炳追及于博野，拔難民數千人；捻自晉州渡滹沱，劉松山張曜郭寶昌等追至河干，捻之未渡者殲焉。時援師大集，晝夜與捻馳逐，迄不得要領，捻一人挾數馬，避兵急行，李鴻章乃議驅之太行黃河間，而李鶴年奮請任攻戰，均無效。三月，捻渡漳走清化，伐木爲矛，張曜等追之，捻走封邱。郭寶昌迎戰不利，被二創，提督周盈瑞敗歿，遂走滑，破唐仁廉軍，提督陳振邦中矛死，左宗棠親督喜昌馬德順等擊捻

于滑，敗之，捻自南樂清豐走莘，趨東昌，郭松林要擊于茌平，俘數十人。捻自平原走陵縣吳橋。四月，乘雨至東光，將渡運河，迫追軍，改走南皮，遂至天津、道靜海鹽山入山東，掠陽信海豐。恭親王奏蹙賊海隅，限一月平捻。李鴻章復議防北運河，丁寶楨英翰會東昌，議分守汎地，自臨清至魏家灣六十餘里，皖軍駐防；自東昌南至張秋，九十餘里，淮軍駐防，諸軍分段修墻。時漳衛盛漲，導之減河，自運達黃，戰艦通行無阻。詔徵劉銘傳赴營。南捻掠平原高唐，走淸平博平，窺渡運河，値黃水入運，折而東南。淮軍東軍築隄墻成，左宗棠至鹽山，以防軍足恃，還駐吳橋。閏四月，劉松山張曜追捻至慶雲滄州，其酋高老步等率數百人降。捻自泊頭撲運河，松山與水師丁長春夾擊，走之，捻至連鎭吳橋，聞左宗棠駐守，折走平原高唐茌平，陳國瑞連擊破之。朝廷以平捻限滿，增命都興阿管神機營，授爲欽差大臣，率春壽馬隊並張曜宋慶陳國瑞等軍均歸調遣。捻走武定，掠海豐，陳國瑞追擊，敗之。五月，左宗棠令劉松山息兵運東甫數日，捻騎已進海豐，松山喜昌自鹽山橫出截之，捻不及陣，狂走滄州，張曜自南夾擊，大敗之。捻奔陵縣臨邑。先是李鴻章遣郭松林潘鼎新周盛波王心

安等自臨邑築墻屬之馬頰河，空出西南河濱餌捻，至是張曜宋慶追至臨邑，捻不肯深入，走濟陽。鴻章知計不售，乃遣諸軍兜勦，張曜宋慶趨武定，郭松林潘鼎新王心安扼隄墻，周盛波駐吳橋寧津，捻走海豐。張曜等遇于濱州，大敗之，乃走信陽。郭松林王心安至樂陵，捻自陽信還奔海豐，郭松林唐仁廉春壽追擊敗之，乃出寧津吳橋間，西南馳百五十里，至德州，左宗棠自連鎮親督軍追之，與郭松林馬步相繼，捻不得喘息。是役諸軍追剿，歷十六晝夜，斬馘無算，捻益不支。六月，郭松林潘鼎新擊捻于沙河，大破之，俘斬四千，張總愚中槍落馬，數十騎翼之逃，時大雨，平陸劉松山等軍為積水所阻。張曜等駐臨邑，捻走寧津西南。松山令軍士避淖而行，追至吳橋，俘斬二千，羣捻多降。初曾國藩檄黃翼升歐陽利見姚廣武各率所部礮船自張秋渡黃，水忽大漲，乘流進口入德州，于是運防益固。劉銘傳至德州，謁鴻章，聞各軍大捷，不肯攘功，力辭兵事，鴻章仍令率舊部赴前敵。捻自湘軍擊敗後，走德平，郭松林潘鼎新陳國瑞張得勝等追師集商河，張總愚涉水走西南，至高唐，鼎新追及，乃獅博平清平，圖撲運防，時東昌臨清張秋閘河水深，馬頰河黃水漫入，各營嚴守，捻

不得近，乃由博平向東昌迤南犯河牆，守軍卻之，銘傳等乃議守徒駭河，銘傳由桃橋守至南鎮，松林由桃橋守至博平，袁保恆張曜宋慶由博平守至東昌，圍捻于黃運徒駭之間，是時水溜泥濘，捻無所掠食部黨解散數萬衆，不知所之。松林銘傳馬隊五六千，縱橫要擊，斬數千人，張總愚率數十騎北遁，馬勇及之，乃棄馬入禾叢，久之不得脫，總愚赴水死，獲其子張葵兒其從子張正江走南鎮，銘傳追獲之，俘老捻四千人，餘匪悉爲善慶溫德勒克西所殲，西捻平。李鴻章協辦大學士，與左宗棠並晉太子太保，劉銘傳封一等男，餘給奬有差。

## 記張洛行被擒

薛福成

張洛行爲撚寇渠魁，跳梁十年，官軍無如之何。同治癸亥，洛行爲僧邸所敗，以五千人保於尹家溝，僧邸率大軍圍之，洛行自知勢不敵，以數百人突圍出，僧邸召騎將恆齡率數千騎追之，搜斬賊黨略盡，洛行以二十人奔西洋集。圩主陳天保，故賊黨也，甫於是日降官軍，而洛行夕至，天保納之，陰遣人馳報宿州署中。時西林宮保翰英署宿州知州，率壯丁二百人赴之，直至洛行臥所，洛行

方吸洋煙，英公呵之起曰：『汝非張洛行乎？』曰：『然。』曰：『從我走。』乃併其甥姪數人皆捦以歸，解送僧邸軍前淩遲處死。僧邸保獎英公，候補直隸州，後以知府用，朝廷頗嫌其賞薄，未數月，擢知潁州府，旋遷鳳潁六泗道，兩年間遂至安徽巡撫。

## 科爾沁忠親王死事略

薛福成

咸豐同治之間，科爾沁忠親王視師山東，初戰不利，久之，始削平教黨及諸土寇，乘勝南征，擒張洛行於宿州，殲苗沛霖於下蔡，淮潁以北揭竿烏合之徒，掃刮無遺種，威聲赫然震中原。既而追撚寇於光黃汝鄧之間，多山谷沮洳，騎不得騁，累中賊伏，喪其良將恆齡、舒通額、蘇金克等。王益憤，日夜追一二百里，宿不入館，衣不解帶，席地而寢，天未明，傳爨畢，士皆囊糗糒，王手一鞭，上馬猋馳。一日，王先其大軍，自率親兵數千與賊十餘萬夾水而軍。賊久怖追軍，無所掠食，步賊足皆腫裂，不能行，會薄暮，未測我軍虛實，願就撫，總兵陳國瑞爲之關說，已有成言矣，賊先遣二渠來謁王，王見賊渠，怒甚，語未半，趣命斬之。賊衆大

驚，皆散走，迸入山東境，王益疾追。當是時，官軍與賊皆重趼羸餓，環寒暑不能休息，勢且俱踣。賊揚言王少寬我，卽降。同治四年夏四月己丑，王督陳國瑞，郭寶昌，成保，何建鰲等軍，與賊戰於曹南，敗，退入空堡，賊圍之數里，且欲掘長濠以困之，官軍糧草俱乏，逮夜洶洶欲潰。諸將咸啟王請突圍出，不許；固請，乃許之。王部分諸將，自與成保馬隊俱，使降賊桂三率數百騎爲前驅。王飲酒至醉，上馬，馬踶逸不肯行，乃易馬以出。時已二更矣，天星昏黑，桂三有異志，旣出堡，卽反走，突衝我軍，賊乘之，陳國瑞所部步隊四千，覆潰幾盡，國瑞僅以身免。餘軍與賊不相辨識，長驅並騖於昏黑中，遲明，見道旁小圩，收隊入保，不知王所在。俄有賊首戴三眼花翎紅頂，揚揚過圩去，官軍望見慟哭曰：『嘻！吾王死矣！』比賊去，跡至麥塍中，見王已遇害，身受數傷，旁一僮同死焉。乃以騎載王尸，告有司斂之。總兵何建鰲，內閣學士全順，皆死於陣。王前後督師逾十載，斥私財數十百萬以充軍費，自恆齡，舒通額戰沒，常懷必死之志。性友愛，王弟至營，與同寢處，將別，忽引上坐拜之，告無生還意，戒善事太妃，卒無他語。王子來省

王，中塗有司館之，王子固辭未能卻，王聞，大怒，將殺之，僚屬爲請，猶罰跪良久，且役以勞賤事，困苦之。王每安營定，展馬鞍帳外，獨坐飲酒，一卒奏炙肉於前，諸騎卒環而乞肉，王徧啖以片脯，乞者踵至，至盡一蒸豚，日以爲常。王薨之夕，京師中皆聞怪風自南起，鬼聲數千喁啾隨之，須臾向北去，蓋忠靈不泯云。

## 書霆軍銘軍尹隆河之役

薛福成

同治五年冬，捻賊僞魯王任柱，僞遵王賴汶光，僞荆王牛洪，僞衛王李允等，糾合步馬精銳，由河南趨湖北，緣道驅脅衆逾十萬，盤旋德安安陸之間，謀以一枝越襄河，躪蜀疆，一枝屯湖北爲聲援，一枝闖武關，聯西捻張總愚。十二月辛卯，松軍統領提督郭松林被圍於沙岡集，受傷突走，其衆大潰。丙午，樹軍統領總兵張樹珊戰死於楊家河。是時賊騎數萬，雲翔風馳，勁疾慓悍，常以前隊挑戰，別選健騎，繞出官軍後路以輅之，官軍畏避其鋒，輒凴村堡自固，罔敢與遻，遻之尟不挫者。賊勢張甚，連陷應城，雲夢，天門，旋棄城去，屯踞臼口尹隆河以闚安陸。於是浙江提督一等子鮑武襄公超總統霆軍二十二營，合萬六千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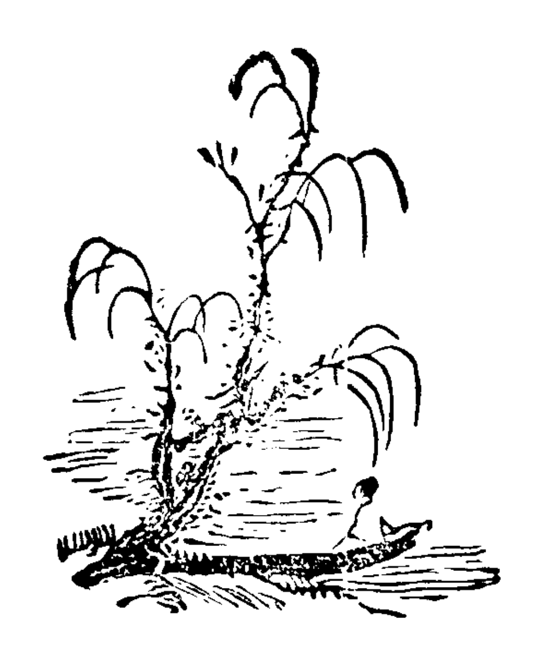
今福建台灣巡撫前直隸提督劉公銘傳總統銘軍二十營，合萬人，皆從南陽南下。銘軍由隨棗，霆軍由襄樊，分路進剿，迭有斬捦。當是時，陝西回黨四擾，官軍又敗於西捻，二寇交訌，鮑公疊奉廷諭及大帥疆吏急檄，趣令西師以援關中，然因楚軍敗績，東捻死咋不休，霆軍遂爲所絆，不得西。賊將北趨，遇霆軍，折而南遁，復踞臼口。六年春正月，霆軍銘軍會於安陸，賊走踞楊家峰、尹隆河等處，於是霆軍駐臼口，銘軍駐下洋港，期以庚午日辰刻進軍夾擊。先是劉鮑二公意氣不相下，鮑公自謂宿將，殲勍寇，功最多，劉公後起，戰績不如霆軍遠甚，乃亦比肩爲總統，意稍輕之。劉公謂鮑公勇而無謀，僅一戰將才耳，顧聞其威名出己上，尤邑邑不怡。然此時鮑公志在協力剿賊，無他意也。劉公召諸將謀曰：『度我軍之力可以破賊，若會合霆軍而獲捷，霆軍必居首功，人且謂我因人成事，不如先一時出師，俟翦此寇，使彼來觀，亦當服我銘軍之能戰也。』乃於庚午日卯刻，秣馬蓐食，由下洋港逼尹隆河，賊隊盡在隔岸，劉公分五營留護輜重，躬率馬步十五營，渡河擊之。任柱以馬隊撲左軍，牛洪撲右軍，賴汶光

李允合撲中軍。左軍劉成藻五營先過賊騎，不能支，敗退渡河；任柱來攻中軍甚急；惟右軍唐殿魁擊退牛洪，來援中軍，中軍亦亡敗退矣。羣賊萃於右軍，唐殿魁及其營官吳維章田履安等力戰死之。殿魁銘軍之良也，師大奔，賊益縱，渡河追擊，銘軍崩潰。適霆軍以辰刻踐期而來，勢如風雨，張兩翼以蹴賊，酣戰良久，呼聲震十餘里，大敗賊衆，劃燬楊家峰淹船埠尹隆河賊館數百，生擒老賊八千有奇，殺賊萬餘，奪獲騾馬五千餘匹，救拔劉公及劉成藻等於重圍之中。暨銘軍將士二千人，奪還銘軍所失洋槍四百桿，號衣數千件，一切輜重軍械，及劉公之紅頂花翎，俱於次晨送還劉公營中。是役也，銘軍不先期出師則不敗，既敗，無霆軍救之，則必全軍盡沒，鮑公彊自抑，若無幾微德色。劉公內慚，不可以言，自以訾謷霆軍久，邂逅擊賊，一敗一勝，慮爲霆軍所笑，益恚不能自釋。謀之主文案者，具牘報大師合肥李公，大旨謂霆軍既約黎明擊賊，未能應時會師，銘軍孤進，初獲小勝，忽後路驚傳有賊，隊伍稍動，不知實霆軍也。我軍抽五營過河，還保輜重，賊瞷暇來撲，以致大敗。我軍復奮與相持，會合霆軍迎

擊，遂獲全勝，李公據以入告者如此。蓋歸咎他營，歸功本營，固咸同間用兵以來數十年之積習，不獨銘軍爲然，李公之右銘軍左霆軍，亦事勢所必至。李公新握兵符，亦頗慮鮑公不秉節度，鮑公疏陳獲勝狀，並據實咨報李公，李公已先入劉公言，幕府執筆者又稍有揚抑，軍機大臣左都御史汪公元方，謂鮑超虛張戰功，言盡不讎，彼既愆期貽誤，又驚動銘軍，以致大敗，若科以失機與掩飾之罪，鮑超可斬也，先是左文襄公嘗密疏言鮑超驕橫，已而折之，左公方將入關勦回寇，屢請廷旨趣霆軍入關，其意蓋欲朝廷稍摧折之，然後羅爲己用也。汪公不省左公權略，頗篤信其辭，又不知鮑公實有大功也。故平生遇事不甚可否，此次持議獨堅，且云不一懲艾，不足儆驕將，同列均以爲疑，乃僅擬嚴旨責之。鮑公自敗賊於尹隆河後，次日卽拔隊窮追，連蹙之於直河，於豐樂河，於襄河邊，殺賊一萬數千，生擒四千，解散脅從萬餘，拔出難民二萬，縶任柱賴汶光李允之妻，追至棗陽唐縣界。鮑公自念破彊賊，救銘軍出險，功高冀邀褒獎，爲榮塗次忽奉嚴飭，方悟銘軍之歸咎也。會湖北巡撫威毅伯曾公奏報軍

情，誤謂銘軍所勦者任柱，霆軍所勦者賴汶光，故霆軍勝而銘軍敗，是時賊勢任彊賴弱，其言與鮑公自奏之疏又頗牴牾。鮑公憤鬱成疾，引發舊傷，日益危篤，奏請罷歸調理。曾文正公已解兵符，還任兩江總督，聞之，馳書慰解，檄召總兵婁雲慶乘輪船駛往接統霆軍，並派員攜遼東人蔘往問鮑公疾。大帥李公旋奏稱鮑公功高，請加獎護，威毅伯亦奏推鮑公之功，蓋二公皆已得文正手書也。於是溫旨稠疊，頒賞人蔘，幷令俟疾愈後留勦東捻，暫緩入關，調治數月，疾未瘳，曾公乃爲奏請解浙江提督，遣撤霆軍十八營，留十四營改爲遠峻軍，隨同淮軍勦賊。曾公稔知鮑公與淮將不能相下，若不令歸休，恐遂一病不起，鮑公既歸，則霆軍未必能得力，儻竟檄令西征，則金口之變，前鑒不遠，環顧大局，兼權統籌，不能不如是措注也。是年冬，汪公薨於位，曾文正公語幕賓曰：『嘯庵在樞府，未聞有謇然當官之聲，獨於鮑春霆事斷斷露鋒穎，彼於將之賢否，事之曲直，不能體察，以致顛倒黑白，得非將死而耄及之與？』蓋曾公心不平之，故見於辭氣者若此。嘯庵，汪公字也。鮑公既養疴家居，十年不出，曾文正

公別遣大將劉忠壯公松山率萬人入關，馳勦回捻二寇，戰比有功，左文襄公之平關隴新疆，得忠壯一軍之力爲多。銘軍雖敗，邺死撫傷，簡率補伍，峙糧穀械，休養半年而後用之，李公之滅東西捻也，銘軍功最，蓋古之將帥，必倚所習用之軍以集事，不自今日始矣。然余遇銘軍將士，及隨從劉公之僚友，皆云尹隆河之戰，一敗塗地，總統營官與幕僚等俱脫寇服，坐地待死，霆軍拯救之功，實不可忘，議者於是歎劉公始終不肯讓人，其氣盛不撓，固不可及，而以怨報德爲已甚也。



# 四 戡定西域記

踰嘉峪關西行千五百里曰哈密，爲古伊州，回部親王食其地。其北百二十里有天山，天山者，祁連也。旁有蒲類海、鄯蒙古喀爾喀部。天山以北自巴里坤西北行千三百里而强，曰烏魯木齊，爲古車師後庭，今都統提督分治之，屬城十有六。其西千三百里曰伊犂，爲古烏孫國，今將軍參贊大臣治之，屬城九。其地沙磧沃土相間，皆漢書所謂北道也，乾隆間，分設道府州縣治之。自哈密迤西而北避白龍堆行七百里，至吐魯番，爲車師前庭，其東柳中，漢戊己校尉居之。由此以達天山南道，其名城八。自吐魯番西南行千里而强曰喀喇沙爾，爲古焉耆國。又西南行三百四十里至車爾楚台，（卽漢烏壘）爲漢都護所治。又西三百六十里爲漢輪台。又西南三百二十里，凡千里而强，曰庫車，爲古龜兹國，唐安西都護治焉。自庫車西行千里而紬曰阿克蘇，爲古温宿國。又西北行二百四十里曰烏什，爲古尉頭國，此所謂東四城也。自阿克蘇西南行千四百里而强曰葉爾羌，爲古莎車國。又迤西而北三百六

十里曰英吉沙爾，爲古伊耐國。又北二百里而强曰喀什噶爾，爲古疏勒國。皆漢唐建庭之所。自葉爾羌南行八百里而强曰和闐，爲古于闐國。此之謂西四城也。其俗皆城郭土著，耕織商賈，依堡而居，堡以百數，皆漢書所謂南道，今則回疆也。乾隆中，設參贊大臣駐喀什噶爾，總制南路，他城設辦事領隊大臣分治之。其各回堡，則以伯克理其事，自三品至六品，皆隨年班入覲，不得專生殺。自伊犁訖和闐南北三千餘里，東西七千餘里，號新疆，總制於伊犁將軍。凡漢時西域三十餘國皆隸焉。

道光中，張格爾平，西陲無事者三十餘年。至同治初元，陝回倡亂，遣其黨四出招誘，而後新疆回亂大起。先是陝回阿渾妥明（一名妥得璘）假星命遊蕩金積河隍間，比寇興，竊三婦人出關，至烏魯木齊，客參將索煥章家。索煥章者，前甘肅提督索文子也，素蓄異志，師事妥明。妥明掌教演經，妄言禍福，愚回多惑之。同治三年春，烏魯木齊都統藉防餉勒州縣畝捐，綏來知縣毛遂吾，奇臺知縣恒頲，皆不應，獨迪化知州孔福允之，都統乃自遣員搜括。州役馬全，馱戶馬八，皆回民無賴，倚勢苛斂，敲比無虛日。漢民怨憤，陰約木壘漢民結團練以抗捐而禦回，馬全亦結回民備

之。四月，漢民與馬全戰奇臺市，回敗，遁入南山匿不出。會庫車回叛，提督聶布沖遣兵赴南路討之。標兵固多回人，行至喀喇沙爾潰歸。六月，遂舉烏城反。索煥章手刃提督，戕其家屬，據漢城，推妥明爲主，索煥章自爲僞元帥，書吏馬升爲先鋒，進圍滿城。八月，陷之。知州孔福縋城跳，都統平某盛服往議和，死亂兵。索煥章脅鎭迪道尹某至其家，將囚之。其母罵曰，爾父官一品，爾官三品，今乃作賊，縛職官，罪當族，吾不忍見也，乃舍之。尹某仰藥死，其家四十餘口殉焉。其時奇臺捕役馬福等率回衆陷奇臺，分掠綏來、昌吉、阜康，吉木薩、古城皆陷之，而哈密，吐魯番，呼圖壁，庫爾喀喇烏蘇先後失守。於是妥明益自尊，僭號清眞王，降索煥章爲散目，令守吐魯番，以其母屢誡煥章反正也。馬升，馬泰，馬仲，馬明，馬官皆爲僞元帥，結纏頭共取南八城，比城拔，纏頭竟自踞之。當是時，俄羅斯破滅浩罕，其國都塔什干已爲俄據。安吉延者，浩罕八城之一，古大宛地也，與喀什噶爾鄰，其酋帕夏曰阿古柏，收餘衆自稱和碩伯克，保安集延而王。値布魯特酋思的克等肇亂，喀什噶爾奸回金相印迎帕夏出山，圍喀什噶爾，破之，遂次第攻奪南八城，安撫漢回商賈纏頭，以其同類，頗歸附，安夷

亦禁刼殺要結之。四年，妥明遣黨分陷山北諸城。五年，纏頭攻伊犁九城陷之，塔爾巴哈台亦不守。詔烏魯木齊提督成祿自肅州赴奇台，會李雲麟辦新疆軍務。雲麟自罷陝軍，上惜其才，以侍衞充布倫托海辦事大臣，崎嶇赴漠，遙權伊犁將軍。築城布倫托海，旋爲賊襲陷，論罪讁戍。其後左宗棠奏調赴營，薦保副都統，所著西陲論略，識切時事，其言頗有可採云。八年，索煥章詭詞乞撫，哈密幫辦大臣景廉弗納。自烏城之亂，北路邊氓結團自保，寇至則戰，寇去則耕，其田公種公收，立壯士爲之長，兵事田事皆屬焉。於是徐學功起迪化，趙興體起綏來，劉鄉約起河西，馬進福、鄧生玉起古城奇台，又有張和、張興率團數千，日與回戰，先後歿於陣，而徐學功勇略冠一時，中外回皆畏之。徐學功者，少貧賤，喜技擊，鄉里號無敵，年弱冠，值寇作，乃結健兒數十，掠回莊，貲貨自贍，遇漢民則保護之，雖邊外悍回，罔已憚之矣。其後依附者日衆，有民兵五千人，每戰以馬隊陷陣，驟若風雨，賊槍礮不得施，見之輒走。安酋帕夏聞其名，使使約和。九年，妥明遣馬泰與安集延戰庫車，敗績，安酋潛句馬仲自吐魯番共攻妥明。妥明乞降，帕夏仍令爲清眞王，踞守烏垣，以馬仲爲阿奇木，總回務。

其後徐學功陣斬馬仲，其子馬人得襲阿奇木僞職，與妥明積不相能，復糾安夷來攻，於是帕夏約徐學功圍吐魯番，妥明遣黨三次赴援，皆卻之。閏八月，遂拔吐魯番，帕夏揀精壯者縛送南八城，與徐學功進攻烏魯木齊，距城四十里，妥明傾巢出戰，徐學功馬隊馳擊，安夷助之，回大奔斃其僞元帥馬官，妥明不敢還烏垣，走綏來，數日病死，昌吉綏來呼圖壁皆下。帕夏踞烏垣，徵地稅，榷商賈，令漢回薙髮易服，效其國俗，光頂圓領，儼然異域矣。初帕夏聞徐學功善戰，故與友善，冀其柄用薦己爲哈密王，以南八城歸獻朝廷。已而知其驍勇無遠識，且白戰不得一階，益輕之，令學功還南山，仍以甘回馬人得爲阿奇木，縮烏垣回務。學功大恚，常使馬隊閒出，邀安夷商貨，安夷患之，與回纏合縱拒學功，乘中秋襲其營，學功僅率二百騎拒戰，退走綏來南山，帕夏乃縱安夷大掠，以夷自守烏垣，土回纏頭不堪其擾，還降學功，學功率大隊至烏垣，與安夷鏖戰數月，殺傷相當，以糧罄還南山，土回纏頭見學功去，仍投安夷。十年五月，俄羅斯代收伊犁。初康熙中，俄夷與我畫界，中國常住卡倫外有哈薩克，布魯特，烏梁海諸部游牧，均羈屬於我，其外復有甌脫地，遠或千里，近數百里，

兩無所屬，所謂閑田也。咸豐十年，俄夷重修條約，始以常住卡倫爲界。中國方有事東南，以其地絕荒遠，未暇較，而甌脫地延袤五千里及哈布諸部，悉爲所侵，伊犁塔爾巴哈台遂與俄夷偪處。自回纏陷伊犁，黨衆時相爭殺，索煥章初遣數千人往襲，敗還，至是俄夷以兵六百入據伊犁，且聲言進收烏魯木齊，其酋銅線自悉畢爾聞於京，詔署伊犁將軍榮全赴伊犁，收回城池。直隸提督劉銘傳道肅州出關，規復新疆各城。景廉成祿規復烏魯木齊。左宗棠穆圖善撥兵顧關外，宗棠方擊回河州，奏言：『俄羅斯與我素無釁端，其取伊犁名爲收復，詞近順而心則狡。關外回部，向本愚弱，不似內地諸回之狡悍，而富庶過之，所云收復伊犁，揆諸弱肉強食之常，乘閒抵隙之事，亦毋足怪。惟尚欲收復烏垣，則舐糠及米，漸近中邊，於理不協，於勢尤不可。臣現規河湟，未能興師遠舉，然當此強鄰覬覦，未敢拘執，已咨商劉銘傳酌定進兵道路，飛飭徐占彪馳赴肅州，以便成祿拔隊出關。』會劉銘傳乞病還皖，以曹克忠接統其軍，未幾克忠亦乞病，以臬司劉盛藻統之，仍屯乾州，成祿亦未果行。其時肅州回出掠安西、玉門、敦煌，竄犯新疆、哈密，大臣文麟，烏魯木齊都統景廉以聞。詔

催徐占彪迅赴肅州，換成祿出關。是年冬，俄夷糾土回纏頭，將襲烏垣，陽稱赴綏來易市，驅駝馬羊隻數千，載洋貨銀鈔以行。至石河，距綏來八十里，徐學功率馬隊截之，誅俄夷回纏數十人，餘悉縱還，盡奪其駝馬羊隻洋貨並俄鈔二萬兩，自此俄夷不敢東窺，以徐學功爲之障也。十一年春，景廉率師抵古城，使使招學功至綏來之沙山，集舊部三千餘人，開屯田，且戰且耕。時文麟亦招團首孔才自哈密赴古城，修堡興屯。孔才復收學功散勇二千餘人，任耕戰，於是古城吉木薩屯田大興，兵食稍裕。其後徐學功孔才皆擢提鎮，然事事承將帥風指，英氣漸減，異於初起血戰時矣。十二年三月，陝回白彥虎援肅州，敗走出關。四月，竄安敦玉。金順遣軍躡擊，副都統明春、辦事大臣文麟亦遣馬隊追之，白彥虎遁入山。六月，掠阿畢米特，署烏里雅蘇台將軍常順奏催金順出關。秋，白彥虎率悍回數千分掠烏垣綏來，徐學功橫出截之，殺數百人，奪駱駝五百疋，貨物無算。白彥虎自揣勢孤，益結安集延自固，帕夏有所誅求，悉索以供。於是安夷日富，土回日貧。九月，左宗棠克肅州，陝甘平。詔曰：「現在關內肅清，急應乘此聲威，掃除關外各匪。金順迅赴古城，會景廉規復烏魯木齊。

穆圖善久駐涇州，置兵無用，卽赴安敦玉以壯聲援。哈密尙未解圍，張曜宋慶久歷戎行，辦事奮勇，卽馳往哈密，會文麟明春勦賊。各軍糧餉，左宗棠源源接濟，勿任缺乏。』蓋朝廷稔知宗棠積勞，但責餉事，未忍令其馳驅沙漠也。十三年，宗棠汰陝甘防軍，改營爲旂，以節餉，時日本犯澎湖，李鴻章調銘軍之在陝者赴山東，將渡海援臺灣，宗棠慮邠乾空虛，咨穆圖善撥涇軍五營接乾防。秋，張曜出屯哈密，大興水利，墾荒田二萬畝，歲獲數千石以濟軍。哈密土質善滲，其耕墾用土工石工及毛氈包裹工，爲他處所無，張曜躬率所部，經營締構，功亦勤矣。是時關外諸軍皆隸烏魯木齊都統景廉，金順出屯巴里坤，頗與景廉不洽，有旨垂詢。宗棠奏：『景廉方正有學，迴翔臺閣，足式羣僚，而泥古太過。金順寬和服善，爲衆情所附，平時粥粥無能，臨陣奮勉，臣所目擊。既居前敵，似宜以戰事責之。』光緒元年三月，詔景廉補正白旗漢軍都統，與侍郎袁保恒回京供職。左宗棠以欽差大臣督辦新疆軍務，金順爲烏魯木齊都統副之。陝西巡撫譚鍾麟督西征餉事。布政使裕寬陝安道沈應奎兼綰糈臺。四月，左宗棠奏起前署陝西巡撫劉典赴蘭州。詔劉典以三品京堂候補，幫辦陝

甘軍務。五月，金順抵古城，接統景廉軍，汰三十餘營爲十九營，合金順原部共四十餘營。是時宗棠所部汰除四十餘營，猶存馬步一百四十一營，每歲需餉銀六百十四萬兩有奇，金順歲餉銀二百六十四萬有奇，穆圖善一百八萬兩，雷正綰三十萬兩，均由西征糧臺收放，而駝乾屯費運貲，不在此數。諸省關積欠銀二千六百萬有奇，文牘咨催弗應也。譚鍾麟奏言：『自五月陝藩司接管西征糧臺，迄於八月，僅收各省關協餉銀八十餘萬，督臣左宗棠每月需的餉四十餘萬，近於新疆南北兩路，創設採運數道，計程皆四五千里，運費月需銀二十餘萬，而舉辦屯田有費，購買車駝有費，製備軍火器械有費，整頓營伍裁撤勇丁有費，出款日增，入款愈少，數月來得以勉強支持者，恃借到洋款三百萬，然隨到隨放，現亦告罄矣。袁保恆前奏每屆年終一關，悉發滿餉，本年各營月餉，固未滿發，轉瞬年關，需餉如命，若仍不發一月足餉，何以泯觖望之心，而作効忠之氣。今出關諸軍，整理待發，月餉之外，益以糧運，窘乏情形，尤甚往年，乞飭部指提各省關欠餉六十萬，爲年終一月滿餉，並將出關糧運的餉一百四十餘萬兩，限十月內外到陝，轉運前敵，以資支發，西事幸甚。』旨

如所請。時劉典因病辭幫辦，詔罷陜甘之行。譚鍾麟復言：『宗棠出關，後路防軍百數十營，遠者距三千里，倉卒有事，無所禀承，劉典與諸軍相習，若令駐蘭州顧後路，督臣得一意前敵，迅赴戎機，早蕆一日之功，卽可省一日之餉。』詔促劉典自湘西行。二年正月，左宗棠檄劉錦棠等軍自涼州赴肅州。二月庚午，劉典至蘭州，宗棠以善後事畀之。癸未，禡旗啟行。時朝議紛紜，多以遠征勞費，欲棄南八城，封帕夏為外藩，英酋威妥瑪復為之請。宗棠奏言：『烏城之賊，土回居多，白彥虎復挈陜甘悍回，分踞紅廟、古牧、瑪納斯與相聯，而皆南與安酋帕夏通。自帕夏踞喀什噶爾各城，吐魯番闢展以西土回皆附之。帕夏能以詐力制其衆，又從印度多購西洋槍礮，勢益猖獗，土回纏頭皆倚之為重，然不敢顯與俄夷較，俄夷亦頗言其狡悍異諸賊。今官軍出塞，自宜先勦北路烏垣等處，而後加兵南路，當北路進兵時，安集延或悉其醜類與白彥虎合勢死拒，當有數大惡戰，如天之福，事機順利，白逆殲除，安集延悍賊亦多就戮，由此而下兵南路，其勢較易，是致力於北，而收功於南也。若賊情先圖自固，但作守局以老我師，則曠日持久，亦在意中。外間議論，或以為事可緩圖，或以為

功可速就，或主撤兵節餉，或言難得易失，其命意皆因裨益洋務起見，豈眞由衷之言哉。臣一介書生，高位顯爵，爲平生夢想所不到，豈思立功邊域，覬望恩施？況年已六十有五，日暮途長，乃不自忖量，妄引邊荒艱鉅爲己任，雖至愚極陋，亦不出此。而事固有萬不容已者：烏魯木齊各城不克，無總要之地以安兵，今伊犁爲俄人所據，喀什噶爾爲安集延所踞，若此時置之不問，後患環生，必有日蹙百里之勢，此區區愚忱，不敢不盡者也。』其後攻北路而南路遂平，竟如所策。三月乙巳，宗棠駐軍肅州。肅州至哈密中隔戈壁，水泉不能供千人，宗棠令諸軍抵安西後，分起遞進。漢中鎭譚上連爲前鋒，寧夏鎭譚拔萃繼之，陝安鎭余虎恩又繼之，均聽三品卿銜西寧道劉錦棠節度。四月，劉錦棠出嘉峪關，譚上連師次巴里坤，譚拔萃次哈密，余虎恩越安西出戈壁西進。烏垣回分掠塔爾巴哈台，刼俄糧，自布倫托海出紅柳峽、金順遣軍躡之，回繞古城走吐魯番，還入烏垣。上以北路空虛，飭左宗棠派兵兼顧。宗棠乃檄領隊大臣錫綸赴沙山護俄運，桂錫楨馮以和各軍隸之。金順復調參將徐學功馬步四營助錫綸。時譚上連進古城，分兵屯芨芨台色畢口大石頭三箇泉護運

道。金順自吉木薩飛書乞糧，宗棠撥巴里坤哈密存糧三百六十萬觔濟之。宗棠雇商駝萬隻負糧出哈密達古城，比至肅州，復以官民車載糧道戈壁赴哈密，而歸化包頭寧夏商駝負糧往巴里坤者，絡繹於道，俄人復以糧市我，轆轤轉輸，遠者五千里，近亦三千里，雖儲峙稍裕，而費已不訾矣。五月，劉錦棠令軍士取哈密存糧踰天山，遞運巴里坤，復由巴里坤遞運古城。閏五月，錦棠次巴里坤，進駐古城，分兵屯木壘河。偵馬人得踞烏魯木齊，白彥虎踞紅廟子，土回馬明踞古牧，地法當先取古牧，撤烏垣紅廟藩籬，而阜康當賊衝，距古牧才百里，宜先據之。六月，錦棠輕騎赴吉木薩，與金順計事，約金順屯阜康城，自屯城東之九營街圖進取，左宗棠增遣徐占彪接防巴里坤，而張曜哈密之軍分屯安西，宗棠令歸併哈密以厚哈吐之防。白彥虎聞官軍大出，自紅廟移踞古牧，糾土回拒官軍，薙髮易服，竄附安集延，安夷亦遣纏回助戰。錦棠覘阜康城西野潦縱橫延二十里，可疏廢渠供飲啜，自此行戈壁五十里，達黑溝驛始有泉，戊中令軍士開溝引水，傍廢渠而營。次日赴戈壁佯掘井以懈賊，其夜，錦棠約金順潛襲黃田，破其卡，遙聞古牧角聲四起，錦棠金順先踞山岡，余

虎恩黃萬鵬等馬隊自山馳下，與賊騎戰良久，步賊來助，譚拔萃譚上連董福祥等步隊出中路，馬軍分左右抄之，賊大敗，守卡者皆跳、官軍逕抵古牧。錦棠以城堅難驟下、還駐黃田，時古牧回酋馬明爲帕夏逮赴南路、王治金中萬率土回堅守。壬子，錦棠圍古牧，帕夏遣夷目阿托愛率騎賊來援，錦棠令余虎恩馬隊列山前嚴陣以待、遣步軍分攻山壘南關皆下之，阿托愛棄馬跳。丙辰，錦棠昇開花礮攻城，垜堞多坍，丁巳，克古牧，守賊六千殲焉。錦棠度烏垣賊且他遁，戊午，自將趨之，抵城東，安夷土回纏頭皆宵逸，遂克烏魯木齊迪化州及僞王城。僞王城者，妥明所築也。錦棠遣諸將分追二十里，至鹽池、阻戈壁而返，於是吉昌呼圖壁瑪納斯北城守賊皆棄城遁，帕夏所遣援賊五千騎已至達板，距烏垣二百里，聞敗不敢進，新疆北路略定，惟瑪納斯南城未克。捷聞，賞劉錦棠騎都尉世職，譚上連譚拔萃余虎恩等雲騎尉世職、諸將給獎有差。七月，宗棠以北路既淸，咨金順錫綸分扼各城堡要隘，搜餘匪，檄張曜徐占彪與劉錦棠進規南路、錦棠下令搜山陶生林譚和義等趨東山，黃萬鵬譚上連譚拔萃余虎恩等趨大小二池、東南至柴窩，小有斬擒。當是時，帕夏踞托克

遜，築三城自衞。托克遜者，噶孫營也。北守板達拒劉錦棠烏垣之軍，南守吐魯番拒張曜哈密之軍，而烏垣敗黨麕集板達。白彥虎于小虎踞南山小東溝，遣黨四出刈禾備乾糧，圖繞官軍後。戊辰，劉錦棠趨小東溝，白彥虎先一日走金口峽，次日，錦棠急行九十里及之，金口峽老弱婦女數萬踉蹌驚走。白彥虎于小虎已併入托克遜，錦棠還軍烏垣，帕夏以白于勢日蹙，待之見倨，勒其衆薙髮易服，傍三城以居。宗棠檄張曜嵩武軍道奇克騰木鬻闢展，徐占彪蜀軍搜巴古諸山出木壘河，與張曜夾攻吐魯番。木壘河地寬衍，容萬騎，亦饒水草，雍正中岳鍾琪奏稱以重軍駐此，可保必效者也。時金順攻瑪納斯南城久不下，咨湘軍助勦。八月，劉錦棠派道員羅長佑與譚拔萃黃萬鵬董福祥等十一營赴之。宗棠以錦棠兵單，增遣總兵章洪勝方友升桂錫楨等歸調遣。九月，復奏調金運昌軍五千人自包頭西行助錦棠。己丑，金順錫綸會湘軍克瑪納斯南城，掘僞清眞王妥明尸戮之，俘僞元帥海玉馬受馬有才等，並其悍黨殲焉。十月，金順移駐昌吉，令提督孔才駐瑪納斯，方春發駐呼圖壁，副將徐學功等分屯北路要害，湘軍羅長佑等還烏垣。自後大雪封山，諸軍不能踰嶺

而南，帕夏與白彥虎乘暇移達板新城兩山間，以大通哈守之，大通哈猶言大總管也。吐魯番故有滿漢兩城，帕夏次子海古拉又日役萬夫造僞王府，雄闊異常度。是冬帕夏令白彥虎馬人得守吐魯番，海古拉守托克遜、大通哈守達板、自居喀喇沙爾爲中權策應之。三年三月，冰解，劉錦棠自垣烏踰嶺攻達板，張曜自哈密西進，先遣提督孫金彪與徐占彪會師鹽池趨吐魯番。己未，劉錦棠抵柴窩、留營守之。柴窩距達板二十里，夜初鼓，錦棠令軍士銜枚疾走，期五鼓集達板城下。大通哈引湖水衛城，泥深及馬腹，余虎恩陶生林夏辛酉等馬隊，掠過深淖，列城左山岡，譚上達譚和義戴宏勝等率步隊列城後山阿，降人崔偉等以馬隊承彌縫。羣回方臥，未覺也。天明霧收，城回望見，始大驚，發西洋槍礮下擊，自卯至午不絕，我軍小傷亡，屹立如故。劉錦棠策馬周覽城濠，坐騎中槍，易馬而前，飭各營築壘掘濠困之。辛酉，傍城東築礮臺。海古拉遣騎賊番進赴援，陶生林等截之隘口，分左右包抄，援騎皆返奔。城回盼援不至，議突圍出走，錦棠誡諸軍嚴備。壬戌，侯名貴昇開花礮三寘礮臺，連環擊之，城身多坍，有頃，礮中火藥房，瓦屋甎石皆飛，大風驟起，引燒開花礮子，城中

人馬碎裂，羣回奪門走，官軍遮之不得出。錦棠使人呼曰，縛異裝者有賞，於是大小頭目悉致麾下，無一脫者，遂克達板城，擒其酋愛伊德爾呼里，卽安夷所號大通哈也。又獲胖色提六人，玉子巴什六人，胖色提者，華言營官，玉子巴什者，華言哨官，其餘夷職甚多，則華言管理執事什長之類，於是大通哈暨諸胖色提同聲代帕夏乞款，願縛白彥虎獻南八城贖罪。錦棠聽其致書招帕夏，釋安集延南八城纏頭及土爾扈特種人數千勿誅，悉給衣糧縱歸原部，夷回大懽。戊辰，錦棠進駐白楊河，聞嵩武軍孫金彪與徐占彪已下奇克騰木，進攻闢展及魯克沁連木沁台勝金台，盡破其城壘，兩軍會於哈拉和卓，距湘軍僅兩日程，錦棠遣羅長佑率五營赴之。己巳，徐占彪孫金彪引軍至吐魯番，白彥虎先一日遁，城東守賊殊死鬭，乃麾馬軍兩旁抄襲，賊陣大亂，躡至城邊，城回傾巢出戰，戰正酣，羅長佑領湘軍合力攻之，賊西奔，馬人得詣嵩武軍降，纏回萬餘跪地乞命，孫金彪悉宥勿誅，遂克吐魯番滿漢兩城，分駐之。是日，劉錦棠急馳百里，抵托克遜，海古拉亦先遁，守賊與官軍戰城外，敗績，舉火焚糧藥棄城跳，錦棠遣軍士入城滅火，纏回二萬餘人跪馬前降，錦棠令繳馬械

候安插，於是托克遜三城皆下。自吐魯番告克，南八城門戶洞開，帕夏日夜憂泣，不知所爲。白彥虎益掠人畜焚村堡，負纏回同奔，纏回皆怨，而達板托克遜吐魯番諸降衆官軍皆釋不問，夷回無復疑懼，轉相告語，南八城皆延頸盼官軍出水火。帕夏夙遇纏回虐，怨毒中人深，人人思報復之。四月，帕夏在庫爾勒飲藥死，其子海古拉淹屍水中，三日始出，裹香牛皮舁之西行，將達庫車，伯克胡里使使截之，半途殺海古拉，安夷所呼小帕夏也。帕夏名阿古柏，自稱畢調勒特汗，有子六人，長哎哥，卽伯克胡里，非所愛也，次卽海古拉，次引上胡里，次邁底胡里，其二子無名。海古拉既誅，伯克胡里保南境而王，夷回推白彥虎守庫爾勒，彥虎自踞開都河西岸，覬入俄羅斯，是時侍郎郭嵩燾出使英吉利，英人威妥瑪爲安夷緩頰，事下左宗棠議，宗棠奏言：『竊惟立國有疆，古今通義，必合時與地通籌之，乃能權其輕重，而建置始得其宜，伊古以來，中國邊患，西北恆劇於東南，蓋東南以大海爲界，形格勢禁，尙易爲功，西北則廣漠無垠，專恃兵力爲強弱，兵少固啟戎心，兵多又耗國用，以言防，無天險可限戎馬之足，以言戰，無舟楫可省轉餽之用，非若東南之險阻可憑，集事較易也。

周秦至今惟漢唐爲得中策及其衰也舉邊要而捐之國勢遂益以不振我朝定鼎燕都蒙部環衛北方百數十年無烽燧之警不特前代所謂九邊皆成腹地卽由科布多烏里雅蘇台以達張家口亦皆分屯列戍斥堠遙通而後畿甸宴然蓋皆祖宗朝削平準部兼定回部開新疆立軍府之所貽也是故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衞京師若新疆不固則蒙古不安匪特陝甘山西各邊時虞侵軼防不勝防卽直北關山亦將無宴眠之日而況今之與昔事勢攸殊俄人拓境日廣由西而東萬餘里與我北境相連僅中段有蒙部爲之遮閡徙薪宜遠曲突宜先尤不可不豫爲綢繆也方今北路已復烏魯木齊全境祇伊犁尚未收回南路已復吐魯番全境祇白彥虎率其餘黨偷息開都河喀什噶爾尙有叛弁逃兵終煩兵力此外各城則方去虎口而投慈母之懷自無抗拒顏行者新秋採運足供餘糧栖畝鼓行而西宣布朝廷威德且勦且撫無難挈舊有之疆宇還隸職方此外如安集延布魯特諸部則等諸邱索之外聽其翺泳可矣英人爲安集延說者慮俄之蠶食其地於英有所不利俄方爭土耳其與英相持我收復舊疆兵以義動彼將何以難之設有意外

爭辯，枝節橫生，在我仗義執言，亦決無所撓屈。新疆南路，以吐魯番爲腴區，其八城以喀喇沙爾所屬地多磽瘠，餘雖廣衍不及北路，而饒沃或過之，全境收復，經畫得人，軍食可就地採運，餉需可就近取資，不致如前此之拮据憂煩，張皇靡措也。區區愚忱，實因地不可棄，兵不可停，而餉事匱絕，計非速復腴區，無從著手，局勢所迫，未敢玩愒相將，至省費節勞，爲新疆畫久安長治之策，則設行省改郡縣，事有不容已者。』又言：『自浩罕爲俄人所併，安集延詔附英吉利，英人亦陰庇之，茲復以護持安集延爲辭，保護立國爲義，其隱則恐安集延爲俄人所有。夫安集延非無立足之處，何待英人別爲立國，即欲別爲立國，則割英地與之，或即割印度與之可也，何乃索我腴地以市恩。且喀什噶爾爲古疏勒國，漢代已隸中國，固我舊土也，而英人直以爲帕夏固有之地，其意何居？從前恃其船礮橫行海上，猶謂祇索埠頭，不取土地，許則並索及疆土矣。彼陰圖爲印度增一屏障，公然强我於回疆撤一屏障，此何可今我愈示弱，彼愈逞强，勢將伊於胡底，臣奉職邊方，惟有勉竭駑鈍，不顧目前，成敗利鈍罔之。郭嵩燾片奏乘阿古柏冥殛之時，席捲埽盪一語，尙無不合，現在南路之師，

劉錦棠三十二營，擬於八月中旬，分起西進，張曜擬於九月初旬繼發，前聞英人遣使赴安集延，臣已馳告劉錦棠張曜，屬其善爲看待，如論及回事，則以我奉令征討侵佔疆宇之賊，以復我舊土，他非所聞，如欲議論別事，請向肅州大營，彼如來營，臣自有以折之。』上嘉其奏，如所議行。七月，劉錦棠遣湯仁和等自托克遜進兵。八月，癸未朔，董福祥張俊等自阿哈布拉沿途置哨壘，張春發繼之，均至曲惠而營，士卒曳糧濬泉，接程以俟大隊。癸卯，錦棠率大隊行，五日至曲惠，余虎恩出庫爾勒之背，錦棠自趨開都河，開都河源出天山之麓，滙而南趨，貫庫爾勒喀喇沙爾之中，下流注於博斯騰淖，古所謂泑澤者也。白彥虎壅開都河水，溢百餘里以遏我軍，錦棠馬步繞淖行鹻地，紆折達開都河東，白彥虎先期走庫車。九月癸丑朔，錦棠收復喀喇沙爾，城中水數尺，廬舍蕩然，召其台吉，還蒙民數百戶實之。乙卯，余虎恩收復庫爾勒，城空無人，食罄，掘窖糧數千石濟軍。錦棠偵白彥虎脅纏回走布告爾，急行四百里，至洋薩爾，見各堡火光燭天，知回去未遠，令後隊救火，前鋒及之布告爾，黃萬鵬譚拔萃與戰，破走之。次日，追四十里，以西洋測微鏡瞭回衆，尚數萬，持槍矛者才千

人，錦棠令曰：執械者誅，餘勿問，亟逐之，賊委難民狂奔，錦棠悉遣歸復業，仍領精騎躡賊。甲子，至托利賴纏回萬餘伏地號呼，復慰遣之。乙丑五鼓，蓐食行，數十里，至庫車，白彥虎方驅纏回西走，纏回不從，皆散布郊原，見官軍至，倉卒列隊，錦棠麾馬步突之，皆大奔，遂復庫車。是役自庫爾勒六日馳九百里，拔難回約十萬，左宗棠遣員設善後局安撫之，籌籽種，招耕牧，治塗造船，以通商賈，纏回附者益衆。白彥虎在拜城與安集延胖色提等日夜掠城外纏回爲助，村堡皆墟，拜城回閉關拒之。丁卯，錦棠軍至，遣通事諭之，拜城回目買賣提托呼達等開城迎降。錦棠留方友升鎭撫，而自履冰夜行。戊辰，至銅廠，與回遝賊糾二萬衆列河岸拒戰，錦棠鼓之，騎賊皆靡，積尸塞河，水爲不流，遣難回悉還拜城，復促所部亂流而渡，擊回於上銅廠，連敗之，遂越察爾齊克台而西。己巳，度戈壁百四十里至哈拉裕勒，庚午，至札木台，解鞍小憩，進薄阿克蘇，遙望城上槍矛林立，西南飛塵蔽天，遣候騎覘之，則前一夕回目將獻款，爲胖色提縛去，其閉關設守者，城回十萬餘人嚴備以待官軍者也。錦棠召回目出城，諭以威德，羣回膜拜乞撫，遂復阿克蘇，駐軍漢城，遣將躡擊白彥虎於胡馬納

克河，敗之，獲哈密回王邁合默特之母，送歸其部，貲遣難回還庫車。白彥虎見官軍日迫，患之，乃嗾安夷竄葉爾羌，自竄烏什，冀分兵力以緩死。錦棠舍安夷勿追，專力討白逆，令黃萬鵬張俊趨烏什，譚盛典夏辛酉自西會之。辛未，渡胡馬納克河，行戈壁八十里，俘黨魁馬有才等。壬申，擊回於烏什城東，敗之，遂復烏什。次日至阿他伯什，阻戈壁而返，於是南疆東四城皆下。上念湘軍冒寒遠征，一月中馳驅三千餘里，劉錦棠開西寧道缺，晉秩三品京卿，諸將給獎有差。十月癸未朔，張曜由哈喇沙爾進庫車。庫車迤南曰沙雅爾，其酋厮木爾叛附安集延，聞官軍已下東四城，遁匿哈番。哈番在阿克蘇西南四百里，錦棠率席大成等親攻之。辛卯，擊賊哈番西，厮木爾受創遁，部衆解散。錦棠還軍阿克蘇，當是時，帕夏長子伯克胡里踞喀什噶爾，猶保西三城，而和闐伯克呢牙斯圖反正，乘隙圍葉爾羌，遙爲官軍聲援。伯克胡里僅餘一城，憤甚，率五千騎與呢牙斯戰於葉爾羌，呢牙斯敗走，降於我，伯克胡里進奪和闐踞之。而喀什噶爾守備何步雲章京英韶及滿漢兵弁陷賊中者尚數百人，相率守漢城，使使迓官軍，安酋阿里達什保回城以攻漢城，且約白彥虎來助伯克胡里

乃棄和闐走英吉沙爾，併入回城。十一月，劉錦棠分三路進軍，黃萬鵬等由烏什道布魯特邊爲奇兵，桂錫楨等由阿克蘇道巴爾楚克爲正兵，均聽進止於余虎恩以取喀什噶爾。錦棠自駐巴爾楚克瑪納爾巴什，扼葉爾羌和闐衝要。甲子日中，余虎恩師次喀城北，黃萬鵬次喀城東，相距六十里，賊候騎猝遇官軍，馳歸呼於城曰：「大軍至矣」。纏回皆駭潰，安酋禁殺不能止，伯克胡里白彥虎分路跳，留其黨守城，綴我軍。是夜三鼓，兩軍抵城下，城回縱火燒廬舍，以騎賊出拒戰，余虎恩進中路，蕭元亨等出其左，戴宏勝等出其右，比交綏，回大敗，俘僞元帥王元林。降弁何步雲英韶等憑漢城大呼，回城恟懼失措，開西門出走，遂克喀什噶爾，時天色猶未明也。乙丑，余虎恩留張俊守喀城，黃萬鵬出西北追白彥虎，余虎恩出正西追伯克胡里，俘于小虎馬元於陣，白彥虎伯克胡里及阿里達什遁入俄羅斯。時劉錦棠師次阿耶格爾，遇安夷百餘騎，殲之，疾驅而前，戊辰，至葉爾羌城，回先遁，遂復葉爾羌，錦棠入居新城。辛未，錦棠收復英吉沙爾。庚辰，董福祥收復和闐，於是南疆西四城皆下，俘故帕夏妻女及其子引上胡里邁底胡里並兩少子三孫，按律治之，于小虎馬元麻

木里暨倡亂之金相印父子磔於市，誅悍黨一千一百六十人，新疆平。詔曰：『溯自同治三年布魯特叛亂，逆回金相印陷喀什噶爾，蠶食南八城，而吐魯番烏魯木齊等城相繼淪陷，於今十有餘年，朝廷龔行天罰，特命左宗棠為欽差大臣，督辦新疆軍務，該大臣勦撫兼籌，議定先規北路，首復烏魯木齊以扼其總要，旋克瑪納新數道，並進規復吐魯番等城，力爭南路要隘，然後整旅西行，勢如破竹，現在南八城一律收復，該領兵大臣櫛風沐雨，艱苦備嘗，允宜特沛殊恩，同酬勞勩。左宗棠籌兵籌餉，備歷艱辛，卒能謀出萬全，膚功迅奏，著由一等伯晉為二等侯。三品京堂劉錦棠智勇深沉，出奇制勝，用能功宣絕域，著由騎都尉世職晉為二等男。』其餘諸將，給獎有差。是時湘軍聲威遠懾諸番，夷僑寓南八城者，皆翕然聽命，凡獲英吉利商官一人，隨從商賈九人，乳目洋操教習二人，商三人，阿剌伯三人，温都斯坦三十餘人，鄂勒推帕二十餘人，克什米爾一千七百餘人，巴達克山三千餘人，巴爾替一千餘人，科拉普一百五十餘人，哈普隆二百五十餘人，劉錦棠以諸種人既自稱商賈，殺之不武，悉宥勿誅。其英人乳目人給文返國。布魯特十四部落願隸中國者納之。

四年十月，安酋阿里達什自俄境入寇，糾纏回出奈曼，謀襲喀什噶爾，劉錦棠親擊於玉都巴什，大破之，奈曼回目庫彌什設伏誅阿里達什以獻，並其餘黨悉殲之。左宗棠以俄人庇匿逋寇，慮諸將忿極啟釁，請飭總理衙門與俄人議之。時侍郎崇厚出使俄羅斯，議交還伊犂事，有旨垂詢宗棠，宗棠奏言：『俄人自佔據伊犂，於西面舊有拱宸、瞻德、廣仁、塔勒奇四城均棄而弗守，傾圮殆盡，綏定一城，近以之雜置陝回，距伊犂僅三十里，伊犂大城人煙甚少，俄兵及商戶均萃居東南惠寧、熙春、寧遠三城，而金頂寺煙戶尤多，伊犂管事俄官名馬依爾，品秩不過中國同知、通判之類，主伊犂之事者，七河巡撫也。所駐阿圖瑪爾地屬俄境，在伊犂西八百餘里，其兼轄之官爲圖爾齊斯坦總督，自稱代國大臣，駐浩罕故都塔什干城，距我喀什噶爾不過十數程，自喀什噶爾至俄邊納林河，中隔俄屬布魯特部，喀城馬行六日可至。從前伊犂本不與俄境相連，近年俄人先後脅誘哈薩克、布魯特種人，又攻奪浩罕三部，據其都城，而浩罕屬安集延，亦隨風而靡，故我北路伊犂、南路喀什噶爾之邊境，皆與俄屬相連，距俄亦近也。臣前疏所謂地不可棄者，竊以腴地不可捐以資

寇糧，要地不可借以長敵勢，非乘此兵威迅速圖之，彼得志日驕，將愈近愈偪，而我饋運艱阻，勢將自絀，無地堪立軍府，所憂不僅西北也。伊犂收還以後，應於邊境擇要築壘開濠，安設大小礮位，挑勁兵以增其險。其西北之塔勒奇廣仁瞻德拱宸各城，戶口鮮存，水草卻便，應暫駐各營分屯其間。其東惠寧熙春寧遠各城民戶商戶願遷往者遷往，願歸業者歸業，邊圉既奠，人安其土，耕其野而出其途者，不待招徠矣。現在北路戶口日增，開墾日廣，南八城地方富庶，劉錦棠張曜開溝築堡，鑄錢徵釐，開設行省，機有可乘，失今不圖，未免可惜。』上可其奏。五年正月，安集延布魯特寇邊，劉錦棠迎擊於烏帕爾，大破之，斬二千餘人，賊還遁俄羅斯。時崇厚與俄人定約，議以伊犂歸我，償兵費銀二百八十萬，而劃伊犂西界數百里予俄，又割南界數百里跨天山以隔南八城，其他侵佔口岸尤多。崇厚已赴黑海畫諾矣。電報至京，中外大譁，或疑崇厚既充全權大臣，渝盟且啟釁，或以新約妨民病國，宜誅崇厚以拒俄，上亦怒崇厚輕率褫職逮問，而令疆臣策萬全。左宗棠奏言：『中國剷平髮捻，兵力漸强，制礮造船，已著成效，彼如思逞，亦有戒心，而渝約稱兵，各國先失商賈之利，

必且知難而退，此時惟有先之以議論委婉，而用機次之，以戰陣堅忍而求勝，臣雖衰庸無似，敢不勉旃。」上壯其言，嘉許之。宗棠乃自請出屯哈密，規復伊犂。六年正月，詔毅勇侯曾紀澤自英國赴俄議約，通政使劉錦棠幫辦新疆軍務。二月，左宗棠分兵進取伊犂，奏：『以精河一帶為東路，伊犂將軍金順主之，所部馬步萬人，檄卓勝軍二千為之助。自阿克蘇沿特克斯河為中路，廣東提督張曜主之，所部馬步五千人，增募皖勇千人，土爾扈特馬隊數百人，復檄湘軍二千五百為之助。自烏什經布魯特游牧為西路、幫辦軍務劉錦棠主之，所部馬步萬餘人，而分遣譚上達步兵二千餘人屯喀什噶爾，譚拔萃等二千餘人屯阿克蘇，陶鼎金王福田等二千餘人屯哈密為後路聲援。塔爾巴哈臺與俄逼處，參贊大臣錫綸兵不足，募徐學功孔才舊部二千畀之。』四月乙卯，宗棠發肅州，舁櫬以行。五月乙亥，抵哈密，俄人聞王師大出，增兵守伊犂納林河，而以兵船翔海上，冀震撼京師，於是天津奉天山東皆警。七月，詔左宗棠入京備顧問，劉錦棠署理欽差大臣，張曜幫辦軍務，楊昌濬護陝甘總督，山西巡撫曾國荃督辦京東軍務，屯山海關，提督鮑超屯樂亭，直隸總督李鴻

章整飭天津海防。八月，劉錦棠軍至哈密。十月，張曜移駐喀什噶爾總西四城邊防，分嵩武軍屯英吉沙爾，移董福祥等屯和闐葉爾羌，羅長佑等屯阿克蘇瑪納爾巴什，譚上達屯葉和西城，余虎恩屯烏什，譚和義屯吐魯番，譚拔萃屯庫車喇沙哈爾，左宗棠道甘陝山西赴京，令知府王詩正率旌善馬隊親軍步隊行草地赴張家口備調遣。七年正月，和議成，海防諸軍皆罷。二月，左宗棠至京，授軍機大臣，曾國荃擢陝甘總督，乞病還湘，以譚鍾麟代之。時曾紀澤與俄人更定約章，已允協，詔金順往接收伊犁，按圖劃界，參贊大臣升泰錫綸佐之。八月，劉錦棠眞除欽差大臣，屢疏懇辭，上慰勉之。八年三月，譚鍾麟劉錦棠奏設新疆郡縣，自哈密南至吐魯番，北至精河，照鍾麟原奏無須另設多員，其回疆東四城設兵備道一員，駐阿克蘇，阿克蘇爲古溫宿國，設溫宿直隸州知州一員，治阿克蘇。拜城知縣一員隸之，喀喇沙爾撫民同知一員，庫車撫民同知一員，烏什撫彝同知一員，統轄於東四城巡道。西四城設兵備道一員，駐喀什噶爾。喀什噶爾爲古疏勒國，設疏勒直隸州知州一員，治漢城，疏附知縣一員，治回城，隸之。英吉沙爾撫彝同知一員，葉爾羌爲古莎車國，設莎

車直隸州知州一員，治漢城，葉城知縣一員，治回城隸之。瑪納巴什水利撫民通判一員。和闐爲古于闐國，設和闐直隸州知州一員，治和闐，于闐知縣一員，治喀拉噶什隸之，統轄於西四城巡道。初左宗棠議設新疆總督一員，駐烏魯木齊，新疆巡撫一員，駐阿克蘇，譚鍾麟則謂設省應從州縣起，然後遞設督撫轄之，至是劉錦棠奏言：『臣自出關辦賊，歷今七載，熟度關外形勢，固舍設郡縣易舊制別鮮良圖，惟將新疆另爲一省，則臣頗以爲不然。現在新設南路同通州縣，合之哈密及鎭迪道原有各廳州縣，不過二十餘處，卽將來地方富庶，增亦無多。嘗考各省州縣最少者莫如貴州廣西。新疆尙不及半，其難自成一省明矣。且新疆與甘肅形同唇齒，從前左宗棠以陝甘總督辦新疆軍務，凡兵餉製辦，皆以關內爲根本，臣受代兩年，尙未僨事者，皆賴譚鍾麟楊昌濬力顧全局，故能勉强支持。向使甘省大吏稍分畛域，則邊事已不堪問，若將關內外劃爲兩省，以二十餘州縣孤懸絕域，其勢難以自存。惟新疆歸甘肅節制，鞭長莫及，以仿江蘇建置大略，添設甘肅巡撫一員，加兵部尙書銜，以烏魯木齊爲省治，哈密以西南北兩路道廳州縣皆隸焉，新疆布政使一員，隨巡

撫駐紮鎮迪道，加按察使銜，管刑名驛傳，改迪化直隸州爲知府，添設迪化知縣，並昌吉綏來阜康奇台爲五縣，俱隸迪化知府。伊犁滿營，照各省駐防將軍營制。鎮迪道無須都統兼轄，伊犁將軍亦無庸總統全疆，移烏魯木齊提督駐喀什噶爾，烏垣自設撫標，南北兩路另設額兵，添設總兵副將參遊都守千把等官，吐魯番暨南路舊有參贊辦事領隊各大臣，一律裁去。自哈密北至伊犁都統辦事領隊各臣，酌量裁撤。」疏入下吏部議行。九年四月，劉錦棠譚鍾麟始委員試署南疆道廳州縣，設吏戶禮兵刑工六房，以舊有伯克經收糧賦者充之，令與習漢字書吏雜處，互授漢回文，另設義塾訓回童，督兵勇修補城垣，造壇廟倉敖監獄，通驛傳，設塘站，南疆歲征糧至二十餘萬石，兵食充然有餘，百廢具舉，民氣漸蘇，回疆積弊，湔除殆淨矣。十年十月，詔授劉錦棠爲甘肅新疆巡撫，魏光燾新疆布政使。十一年三月，劉錦棠進駐烏魯木齊省城，奏移烏垣巴里坤旗兵併入古城，設城守尉治之，增設布政司經歷一員，布庫大使一員，鎮迪道庫大使兼按司獄一員，迪化府經歷兼司獄一員，改迪化州吏目爲縣典史，迪化州學正爲府教授，裁庫爾哈喇烏蘇糧員，設撫民同知

一員，照磨兼司獄一員，裁精河糧員，設分防驛糧巡檢一員，隸於同知，其哈喇巴爾噶遜糧員以迪化知縣兼之。又奏裁伊犂參贊大臣，增副都統二員，佐將軍同駐惠遠大城。十二年春，劉錦棠奏修新疆省城，拓迪化滿漢兩城而一之，始建撫藩衙署。四月，奏增伊塔兵備道一員，駐寧遠城。升伊犂撫民同知爲伊犂知府，治綏定城。增設綏定知縣一員，以廣仁、瞻德、拱宸、塔勒奇四城隸之。寧遠知縣一員，治寧遠城，以惠寧、熙春兩城隸之。俱隸於伊犂知府。又設伊犂分防通判一員，兼理事銜。精河撫民同知一員。改塔爾巴哈台理事通判爲撫民同知，仍兼理事銜，俱隸於伊塔道。其他首領雜職如內地。於是新疆南北郡縣之制大定。至光緒十三年，綜計漢回纏民及入籍安民二十六萬六千九百五十九戶，男女大小一百二十三萬八千五百八十三丁口，丈量荒熟地一千一百四十八萬一百九十四畝有奇，額徵本色糧二十七萬六千五十一石有奇，本色草一千四百九十萬二千七百斤有奇，折色糧草及地課銀五萬九千一百四十八兩有奇，其已墾熟地現徵本色糧二十萬三千石有奇，本色草一千三百九十五萬八千二百斤有奇，折色糧草及地丁課銀計共五萬

七千九百五十二兩有奇。古史所稱西域城郭諸國，兵弱易擊，以爲古之孱弱小邦，然竭天下之全力而底平之，與漢之經營西域，其功烈之偉赫殆有過焉。

## 五　中英滇案交涉本末

羅惇曧

光緒元年正月，英繙譯官馬嘉理被殺於雲南。初印度遣副將柏郎等來華，英繙譯馬嘉理領總理衙門護照，赴緬甸迎之。旣相遇，折歸滇，行至騰越廳屬蠻允地面，爲野人所戕。英人以爲署滇督岑毓英實主使之，嚴責言。廷議以英人涎滇通商久，欲借此開釁，爲要挾計，命滇督劉嶽昭回本任，會毓英議辦，幷派兵防邊。英使威妥瑪持之急，總署力拒之，威妥瑪下國旗出都，時中外洶洶，謂將興戰事，威妥瑪出京時，俄使就商英兵入滇，俄亦進兵伊犂，以圖佔地。英兵五千，自緬甸藍貢海口進屯滇界，廷議滇督備兵。諭稱：『滇省野人，雖居鐵壁關外，其地尙屬中國，不得謂非中國管理，設馬嘉理非野人所戕，而諉之野人，或實係野人所戕，而謂野人非王法所能及，勢必如上年臺灣番社之事，彼族卽可派兵自辦，遂其奸計，大局所關，實非淺鮮，著劉嶽昭岑毓英恪遵前旨，迅將此案確切情形，據實奏聞，並一切持平妥辦。』復命湖廣總督李瀚章赴滇查辦，瀚章奏滇地通商不便，諭相機辦理。繼命前侍

耶薛煥入滇會同查辦，瀚章煥毓英會奏言：『查馬嘉理前赴滇赴緬，持總理衙門護照，沿途護送無誤。嗣馬嘉理等由緬回滇，中隔野人土司地界，該處向多匪徒，與野人勾結，劫掠行旅，其時騰越紳民紛紛傳播，謂洋人等帶有洋兵多名，將入關內，該紳民素未識洋兵舉動，恐其入境欺辱，是以集團自衛身家，而不法匪徒，乃與野人伺隙乘機擊殺，釀成事端。雖該洋人自緬境折回，未先知會地方官，派人護送，而騰越廳同知吳啟亮，於紳民聚團時，未能開導彈壓，預防其漸；及至中途失事，迨經臣毓英嚴檄勒拿數月之久，始行獲犯，緝捕遲延，致外國有所藉口，實屬辦理不善。署騰越鎮總兵蔣宗漢，於專轄地方出此巨案，毫無覺察，亦有應得之咎。應請旨將吳啓亮蔣宗漢撤任，暫行革職，歸案審訊。如查有調兵阻止，及指使戕害情事，再行嚴究。』先是威妥瑪出都，北洋大臣李鴻章慮即致失和，自天津乘兵艦追至煙臺遮留之，以交涉自任。威妥瑪感其意，留居烟臺。六月，命李鴻章爲全權大臣，赴烟臺議約。七月，鴻章議成烟臺條約三端：第一端，昭雪滇案。威妥瑪自擬滇案奏稿底本，與鴻章商定，交總署或鴻章列名具奏。俟奉旨後，通行各省，詳列告示張貼，并照會

英使。英使於兩年內派員至各省查核被害家屬，及因滇案用費，共賠二十萬兩。朝廷惋惜滇案璽書，特派使臣剋日赴英國書底稿使臣及隨員銜名，先期送英使閱視。第二端，上年所定中外大臣往來相待，及兩國審辦案件交涉事宜。第三端，上年八月議定整頓通商事宜，添開湖北之宜昌，安徽之蕪湖，浙江之溫州，廣東之北海，四處口岸。設領事。又四川重慶，可由英派員駐寓查看英商事宜。沿江安徽之大通安慶，江西之湖口，湖廣之武穴，陸溪口，沙市六處，均屬內地，得暫停起載貨物，另專條，英國派員由京師至甘肅青海入藏，至印度，護照由總署給發，知會地方官妥為辦給，其由印度與西藏交界地方派員赴華，由駐藏大臣派員照料，並給發護照。議既定，鴻章奏言：『前奉諭旨派為全權大臣，馳赴烟臺，與威妥瑪會商一切。六月二十九日，行抵烟臺，七月初三日，會晤議商雲南戕害馬嘉理一案，該使堅求將全案人證提京覆訊，若不允行，他事無可商辦，其注意尤重在岑毓英主使，請觀審之格維訥，由滇回緬，沿途查訪，情節更眞，彼已令格維訥於閏五月杪回英面陳。又將全案文卷證據，齎送該國查核，約一月內該國必有辦法回信，此時卽與議商，仍須咨

請本國作主等語。臣與反覆駁辯，以滇案業經欽派大員往查，訊取供證確鑿，斷無再行提京覆訊之理。若必欲提質，須將所得岑毓英指使文札信據，交出查驗，當據以請旨定奪。若聽信傳聞之言，並無確證，遽將督撫大員提審，中外各國，皆無此辦法。該使允將格維訥所記簿據，譯送，日久總未送交。初五初八等日，威妥瑪梅輝立來晤。十一日，臣又赴威妥瑪處會商，仍執前詞以相抵拒。該使又提及去秋在總理衙門議定辦理滇案，優待駐京大臣，整頓通商事宜三大端，須一併議辦，乃能結案。其欲甚奢，而所言甚肆，適俄德美法日奧六國駐京大臣，及英德兩國水師提督，均會集烟臺，臣故示整暇，往來談讌，並詣其鐵甲大兵船，閱看操練，該兵官等迎送禮儀恭謹。臣於十二日萬壽聖節，邀請各國公使提督至公所燕飲慶賀，自威妥瑪以次，各舉觴起立稱頌，情誼頗爲聯絡。於是各國使臣公論，亦謂無確實憑據，擅請提京爲非。十三日，威妥瑪始允另議辦法，謂前在京時擬有八條，英國臣民，皆不滿意，現格維訥到後，朝議尚未知如何，若另想辦法，必得比八條所索更多更重，方可服國人之心，所擬條款，須全允許，即轉本國結案，不必再說提京等語。十五日，該使先

送來一函，堅明要約，以條款當通盤合併酌議，如不允行，決然停議，如可允行，彼此畫押爲憑。臣即覆函，以如於彼此有益無損，各省地方均能照辦，自可酌允，倘有中國體制所未協，及力量辦不到者，亦未便勉强允行，俟定議後，再據情具奏，請旨定奪各等語。十七日，該使來寓，先譯述英文大略。十八日，將譯漢條款，送交臣逐加查核，其昭雪滇案六條，皆總理衙門已經應允，惟償款銀數未定。其優待往來三條，一京外兩國官員會晤禮節，似因今春部院大臣往來，多未拜會，各省督撫接見外國官員，儀制互有歧異，欲商訂以免爭論。一通商各口會審案件，一中外辦案觀審兩件，可合併參看。查近來各口關道與領事，雖照約有會審之名，仍歸承審者定斷，會辦亦屬虛文，若照所擬分別妥議定章，或稍經久。觀審一節，亦經總理衙門於八條內行矣。至通商事務，原擬七條，一通商各口，請定不應抽收洋貨釐金之界，並欲在沿海沿江沿湖地面，添設口岸。該使以道光二十二年江寧和約第十款，英國貨物在海關納稅後，准中國商人徧運天下，經過內地稅關，照舊輕納，不得加增等語，厥後因此議改子口稅爲他口毫不另征之據，是第一子口，似應在內地舊設常關處

所，遂謂必須離海口數十里，或百餘里，定爲子口界址，其界內免再收洋貨釐捐，名爲照約，似亦近情。臣查各省釐捐，多在通商口岸，百貨鱗集之處，若准定子口界，所失過多，斷不可行。一請添口岸分作三項，以重慶，宜昌，溫州，蕪湖，北海五處，爲領事官駐紮。湖口，沙市，水東，三處，爲稅務司分駐。安慶，大通，武穴，陸溪口，岳州，碼斯，六處，爲輪船上下客商貨物，長江一帶，竟欲一網打盡，用意極爲貪狡。以上二條，係該國注意多年，所必欲得者，疊與總理衙門議論未就。本年德國修約，又嗾令合力要求，幾有不允不休之勢。一洋藥准在新關併納稅釐。一洋貨半稅單，請定畫一款式，華洋商人，均準領單，洋商運土貨出口，商定防弊章程。一洋貨運回外國，訂明存票年限。一香港會定巡船收稅章程。一各口未定租界，請再議定。以上五條，如洋藥釐捐，由新關併徵，既免偸漏，亦可隨時加增土貨報單嚴定章程，冀免影射冒騙諸弊；香港妥議收稅辦法，均尚與中國課餉有益，其餘亦與條約不背。該使又擬明年派員赴西藏探路，請給護照，因不便附入滇案優待通商三端之內，故列爲專條。臣緣該使先既約定各條，須通盤合併酌議，有允有不允，則卽停議，恐又事敗垂成，因就其

稍可通融者，酌量允行，改添字句，免滋弊混，而全力專注免定口界，添設口岸兩事。與之反覆爭論，該使忽允忽翻，自十九日起，逐日會議，至二十四日，彼乃肯確允免定口界，僅於租界免抽洋貨釐金。臣查洋人租界，爲地無幾，各通商口惟上海租界，有抽釐局卡，他處釐局皆在租界之外。且指明洋貨，則土貨仍可抽收，將來洋藥加徵，稍資撥補，似於大局無甚妨礙。至添口岸一節，總理衙門已允宜昌，溫州，北海，三處，赫德續請添蕪湖口，亦經臣奏准在案。今仍堅持前議，准添四口，作爲領事官駐紮處所，其重慶派英員駐寓，總理衙門已於八條內議准，未便即作口岸。臣知川江峽灘險阻，輪船萬不能行，姑聲明俟輪船能上駛時，再行議辦。至沿江不通商口岸，上下客商貨物一節，自長江開碼頭後，輪船隨處停泊，載人運物，因未明定章程，礙難禁阻，該使既必欲議准，似不在停泊處所之多寡，要在口岸內地之分明。臣今與訂上下貨物，皆用民船起卸，仍照內地定章，除洋貨稅單查驗免釐，有報單之土貨，只准上船，不准缺賣，其餘應完稅釐，由地方官一律妥辦等語，是與民船載貨查收釐金者一律。旋與赫德密商，據稱如此辦理，該總稅司敢保洋稅毫無偷漏，釐課並

無耗損，只須各地方關卡員役查察嚴密耳。該使先請湖口等九處，臣與釐定廣東之水東，係沿海地方，不准驟開此禁。岳州距江稍遠，不准繞越行走。姑允沿江之大通，安慶，湖口，武穴，陸溪口，沙市六處輪船可暫停泊，悉照內地抽徵章程。臣與德國使臣巴蘭德議及該國修約添口，卽照英國定議辦理，亦一舉兩得之計也。威妥瑪諄請半年後開辦口岸，俾英人知滇案有此補貼，早沾利益。租界免洋貨釐金，洋藥並納釐稅，須與各國會商，再行開辦，因准另爲一條，倘以後各國不允，亦於我無損。至派員赴西藏探路一節，將來恐有棘手，而條約應准游歷，亦無阻止之理，臣於原議內添由總理衙門駐藏大臣查度情形字樣，並與言明如有阻滯，切勿勉强，致有後悔，該使頗以爲然。屆時應由總理衙門妥愼籌酌，縱難阻其勿往，但爲沿途加意護送，自無他虞。其餘節目，關係尙輕，茲爲迅速結案起見，未便過於拘執，致因小故，或生他變。迨至諸議就緒，商及滇案償款一節，該使謂不敢自專，須請本國定數，惟去冬專爲此事，調來飛游幫大兵船四隻，保衞商民，計船費已近百萬，難保不向中國討取等語，意極閃爍。臣謂兩國並未失和，無認償兵費之例，諄囑其定數，乃可結

案，庶幾一了百了。該使謂吳淞鐵路，正滋口舌，如臣能調停主持，彼卽擔代，仍照原議二十萬。臣思鐵路一事，洋商既經購地興築，豈肯中廢，若久擱置，亦屬可慮，當允派員往商，該使遂欣然定議矣。因訂於二十六日，率同中外在事各員，齊集公所，將繕就會議條款華英文各四分，校對無訛，彼此畫押蓋印互換，該使復具結案照會，由臣轉咨總理衙門照辦，照錄恭呈御覽，仰慰慈廑。』報聞。約既議定畫押，是爲中英煙臺條約。鴻章復將辦結滇案始末上奏：『查同治十三年六月間，經英國駐京大臣，以印度派來官員，由緬入滇，並派繙譯官馬嘉理前往迎接，商請總理衙門照案發給蓋印護照，並咨沿途各省及雲南督撫，一體知照。旋經英國聲明繙譯官馬嘉理，已於是年十二月，由滇安抵緬甸新街地方，迎接印度派來副將柏郞等，折回滇境。迨光緒元年正月十七日，馬繙譯行至騰越廳屬之蠻允地面，遽遭戕害。十八日，柏副將被人持械攔阻等因。五月間，欽派湖廣總督臣李瀚章前往查辦，並派前侍郞臣薛煥會同辦理，一面由英國駐京大臣選派參贊格維訥等往滇觀審。二年三月，李瀚章等查明覆奏，據稱英國繙譯官被戕，係因野匪索取過山禮不遂，致被

殺害，其同行各員被阻，係由已革南甸都司李珍國主謀。案關中外交涉，未便遽擬罪名，請飭下總理衙門會同刑部議覆。奉旨允准，由總理衙門恭錄照會英國大臣，並將李瀚章等原摺，及供招信函件一併鈔送知照。查該革員李珍國及各犯等各有供證可憑，自應酌照中國定例，分別科罪，惟據英國大臣開送節略，內稱參贊格維訥等所報情形，逐層核對，查湖廣總督臣李瀚章等原訊供證，指出李珍國等，爲案內要犯，雖按中國律例，可作爲定罪之據，若按英國例法評議，仍似難稱信讞，如將前項人犯治罪，英國未能視爲允協，轉恐更滋疑慮。此案被戕被阻，皆係英員，因思西國理教所重，倘僅責其既往，莫若保其將來，竊請將現在帶案候辦之人，毋致懲辦等語。臣欽奉諭旨馳赴烟臺，與英國大臣會商中西律例既殊，辦法亦異，似應據情權宜擬結，除署騰越鎮總兵蔣宗漢，騰越廳同知吳啓亮，業經革職，毋庸議外，其已革都司李珍國，及匪犯而通凹臘都等十一名，可否仰懇天恩，特施法外之仁，俯如英國大臣所請，酌予寬免罪名，伏候聖裁。第念繙譯官馬嘉理，係我和好之國所派職員，復經發有護照，遭此戕害，其同行之員，並被擊阻，未免有傷兩國睦誼，朝

廷篤念邦交，自必深加惋惜，擬請旨宣示中外，俾釋羣疑。況中國與各國，早經立有條約，彼此均當恪守。上年九月間，總理衙門具奏申明條約，將各國人民請照游歷保護之條，通行各省，務須細核條約本意，分別辦理，應請旨飭下各省督撫臣，懍遵上年九月十一日諭旨，再行嚴飭所屬，仰體國家敦睦友邦之意，嗣後遇各國執有護照之人，往來內地，於條約應得事宜，務必照約相待，妥爲保護，若不認眞設法，致有侵陵傷害重情，卽惟該省官吏是問。並於各府廳州縣張貼告示，使之家喻戶曉，洞悉中外交際情形，以後釁端，自可不作，如蒙俞允，卽由總理衙門擬定告示，咨行各省照辦。」又奏：「此次辦理滇案年餘之久，英國使臣威妥瑪反覆要挾，忽請提京，忽請免罪，且牽涉通商，多增口岸，臣雖權宜擬結，實屬憤恨塡膺，若使此案未出之先，該省督撫詳愼開諭地方官紳，何敢如此橫肆。迨案出後，卽爲辦獲正兇，何至該使得以藉口。乃前雲南巡撫署雲貴督臣岑毓英，始則慢不經心，延不奏報，迨經寄諭飭查，總理衙門疊函諮詢，又未能據實奏辦，以致外國疑爲指使，議論繁多，幾開兵釁，是該撫原有應得之咎。惟既經權宜辦結，該使於李珍國及臘都等犯，尚爲

請免罪名，此時復將該撫請予處分，恐又啓該使之疑，應否加恩免議之處，臣未便擅擬。惟查各口通商以來，各省口岸及內地，徧設教堂，均有洋人雜處，且時有執持護照外國官員人等游歷往來，愚氓無知，豈能盡諳法紀，或緣細故而啟忿爭，或因傳譌而致滋鬧人民案件本難保其必無。竊維朝廷丕冒之仁，中外既無歧視，情法自應持平，自來地方命案，辦理速，則怨忿易消，辦理遲，則訛言易起，況洋人性多貪急，尤宜杜其借端。臣聞上年日本有戕殺德國領事官之事，該國君臣，立卽撫慰德國駐日公使，數日內辦獲正兇，其案遂結，今年土耳國屬地，同時戕殺法德兩國領事，亦不過數月之間，已獲犯償款完案。況中國素爲萬國所尊仰，若我滇案辦理迅速，自不致波瀾疊起，上煩聖廑。各省地方官吏，於洋務隔膜既多，當此時勢艱難，又罕能爲國家分憂遠慮，倘均如岑毓英之任性貽誤，誠恐後患方長，應請旨嚴飭各直省督撫，督飭所屬地方官，講求條約，先事防維，倘遇有外國官民被戕之事，迅卽飭屬查明，嚴緝眞正兇犯，勒限辦結，倘有任意遷延，虛飾等弊，致開邊釁，立予重懲。庶期消患未萌，免蹈前轍。』又奏：『擬結滇案摺稿，按照威妥瑪所擬節略，大致敘

入，先與閱看，會商妥當，本年五月間，總理衙門，業經允行，該使任意挑剔，以爲聲敘未協，此卽出京罷議之一端。此次會議，該使復申前請，送來節略，與在京而遞者，大意無殊，而詞氣稍順，臣旣查照妥晰聲叙，仍略參以己見，期於中國體制稍合。該使索閱後，字字推敲，往復數日而後定，成議之難，實非局外人所得知。此案刑部尙未覆奏，該官犯罪名出入，本與內地尋常辦法有別，臣初擬將李珍國及而通凹等請旨酌予減等發落，威妥瑪執意不肯，必欲改爲寬免罪名，詢其何故，則以此事實係騰越官紳，唆慫李珍國爲之，而官紳又係稟承岑毓英意旨，今旣不懲辦岑毓英與騰越官紳，斷不可專辦李珍國與野匪。談次並謂李珍國家屬，現爲緬境新街英領事留養，難保非其家屬藉詞狡賴，圖爲李珍國乞恩，而該使遂深信不疑。惟李珍國從前守騰越城，久著勞績，茲因一時冒昧，遽罹法網，其情亦有可矜。野匪而通凹等，化外愚頑，更無足論，可否懇恩卽如該使所請，概從寬宥，免致饒舌。至滇邊通商一節，據該使面稱英國擬暫緩開辦，但慮中國將來失信，求於結案諭旨之末，帶叙一層，則因辦通商而免罪，較爲有詞。該使奉到後，卽譯出英文寄呈本國，以爲光榮，併

乞俯准施行。』諸奏並報可。二年八月諭：『馬嘉理一案，現已辦結，雲南邊界通商事宜，俟英國派員到時，卽著雲貴總督雲南巡撫，選派妥幹大員，前往該省邊界，查看情形，商訂章程，隨時奏明辦理。』

# 六　中俄伊犁交涉始末

羅惇曧

同治十年，西域回部叛，俄人以接壤故，藉代守之名，舉兵佔伊犁全境，設官治之。時新疆俶擾，方用兵，未暇問俄。洎光緒四年，回亂平，五年四月，以吏部侍郎崇厚，爲出使俄國大臣。朝議索伊犁，乃以崇厚爲全權大臣，便宜行事，旋轉官左都御史。崇厚既懵於外事，以奉朝命索還伊犁，俄人但許見還，其他皆非所計，遂與訂新約十八條。其第六款，俄既歸還伊犁，中國願給俄國銀五百萬羅布。第七款，伊犁既還中國，當以可西河之西，及麗山之南之地，以至於底克斯河，盡讓與俄。第十款，除喀什噶爾，及庫倫兩地，已照先立和約，俄國立有領事外，今議定在嘉峪關，科布多，哈密，吐魯番，烏魯木齊，庫車，各地各再設立領事。第十二款，蒙古天山南路，天山北路等，俄商貨物往來，無庸付稅。第十四款，凡俄商販運貨物，至張家口，嘉峪關，天津，漢口，等處者，可過同州府，西安府，漢中府，各路；其將中國貨物運入俄國，亦由此路。約文咨送回國，朝野駭然。諭旨言：「若照所擬條約，所損已多，斷不可行。口岸既多，與

華商生計大有妨礙，允行則實受其害，先允後翻，則曲仍在我應設法挽回，以維全局。』修撰王仁堪庶吉士盛昱，交章論劾，朝士激昂議戰。洗馬張之洞疏言：『新約十八條，他姑勿論，其最謬妄者，如陸路通商，由嘉峪關，西安，漢中，直達漢口，秦隴要害，荆楚上游，盡爲所據，馬頭所在，支蔓日盛，消息皆通，邊圉難防，堂奧已失，不可許者一。東三省國家根本，伯都訥吉林精華，若許其乘船至此，卽與東三省全省任其游行無異，陪京密邇，肩背單寒，是於綏芬河之西，無故自蹙地二千里；且內河行舟，乃各國歷年所求而不得者，一許俄人，效尤踵至，不可許者二。朝廷不爭稅課，當恤商民，若準回兩部，蒙古各盟，一任俄人貿易，槪免納稅，華商日困猶末也，以積弱苦貧之蒙古，徒供俄人盤剝，以新疆鉅萬之軍餉，徒爲俄人綏輸，且張家口等處內地，開設行棧，以逐漸推廣，設啟戎心，萬里之內，首尾銜接，不可許者三。中國藩屏，全在內外蒙古，沙漠萬里，天所以限夷狄，俄人卽欲犯邊，迤北一面，總費周折；如蒙古全點，供其役使，彼更將重利以昭蒙古，一旦有事，音信易通，必撤藩屏，爲彼先導，不可許者四。條約所載，俄人准建卡三十六，延袤廣大，無事而商往，則譏不勝譏；有事而

兵來，則禦不勝禦；不可許者五。各國商賈，從無許帶軍器之例，今無故聲明，人帶一鎗，其意何居？若有千百爲羣，闖然徑入，是兵是商，誰能辨之？不可許者六。俄人商稅，種種取巧，若各國希冀均霑，洋關稅課，必然歲絀數百萬，不可許者七。同治三年，新疆已經議定之界，又欲內侵，斷我入城之路，新疆形勢，北路荒涼，南城富庶，爭磽瘠，棄膏腴，務虛名，受實禍，不可許者八。伊犁，達爾布巴哈臺，科布多，烏里雅蘇臺，喀什噶爾，烏魯木齊，古城，哈密，嘉峪關等處准設領事官，是西域全疆盡歸控制，有洋兵斯有洋商，有洋商斯有洋兵，初則奪我權勢，繼則反客爲主，馴至彼有官而我無官，彼有兵而我無兵；且各國通例，惟沿海口岸，准設外邦領事，若烏里雅蘇臺，科布多，烏魯木齊，古城，哈密，嘉峪關，乃我境內，今日俄人作俑，設各國援例，將十八省腹地，均布洋官，又將何以處之？不可許者九。名還伊犁，而三省山嶺內，卡倫以外，盤踞如故，據高臨下，險要失矣；割霍爾果斯以西，格爾海島以北，屯墾無區，游牧無所，地利盡矣；金頂寺又爲俄人市廛，現與約定俄人產業不更交還，是伊犁一線東來之道，必穿俄巢，出路絕矣；寥寥遺黎，彼必盡遷以往，人民空矣；擲二百八十萬有用之財，

索一無險阻，無地利，無出路，無人民之伊犂，將焉用之？不可許者十。俄人索之，可謂至貪至橫；崇厚許之，可謂至愚至謬。皇太后皇上赫然震怒，遣使臣，下廷議，可謂至明至斷；上自樞臣，總署王大臣，以至百司庶官，人人皆知其不可，所以不敢公言改議者，誠懼一經變約，或召釁端，然臣以爲不足懼也：必改此議，不能無事；不改此議，不可爲國；請言改議之道，其要有四：一曰計決；二曰氣盛；三曰理長；四曰謀定。何謂計決？無理之約，使臣許之，朝廷未嘗許之，崇厚誤國媚敵，擅許擅歸，國人皆曰可殺者也，伏望拿交刑部，明正典刑，治使臣之罪，則可杜俄人之口，按之萬國公法，既有不准違訓越權之例，復有臣執全權可否仍在朝廷之條，正與崇厚不遵密函，不請諭旨之罪相合，耆英之案，成憲昭然，故力誅崇厚則計決。何謂氣盛？俄人欺我使臣軟懦，逼脅畫押，施一償百，意猶未饜，不料俄羅斯靦然大國，乃至出此；不特中國憤怒，卽環海各國，亦必不直其所爲；至俄使不待定約聲明歸國，外洋亦無此例，況凱湯德係署理公使，豈能徑歸，其爲恫喝無疑，情形顯然，儘可聽其去留，不必過問；莫如明降諭旨，將俄人不公平，臣民公議不願之故，布告中外，行文各國，評其曲直；兼

屬各國將我國家情理秉盡之處，刊諸新聞紙；明諭邊臣，整備以待；據衆怒難犯之情，執萬不可從之志，俄國雖大，自與土耳其苦戰以來，師老財竭，臣離民怨，近聞其國君有防人行刺之舉，若更渝盟犯順，圖遠勞民，必且有蕭牆之禍，行將自斃，焉能及人，故明告中外，則氣盛。何謂理長？種種要挾，皆由伊犂而起，若盡如新約，所得者伊犂二字之虛名，所失者新疆二萬里之實際，而每年尚須耗五百萬餉需，以供邊師防軍建城開屯之用，是有新疆尚不如無新疆也。索伊犂而盡拂其請，則曲在我；置伊犂而仍肆責言，則曲在彼；況使臣畫押，未奉御批示覆，一如載書未歃血，豈足爲憑？俄人理屈詞窮，焉能生釁，故緩收伊犂則理長。何謂謀定？俄人而講信義，兵端可以不開，若俄人必欲背公法，棄和好，設防之處，大約三路；一新疆，一吉林，一天津。左宗棠席屢勝之威，兵素强，金順，劉錦棠，錫綸，張曜，亦皆戰將，以靜待動，俄人必敗，遏其歸路，則彼將隻輪不返。若出吉林邊地，遼東山谷叢集，其地去俄二萬餘里，懸軍深入，饋餉維艱，不能用衆，特簡兼資文武之將帥，畀以重權，資以鉅餉，分南北洋海防之費，爲經略東三省之資，命左宗棠金順，選籍隸東三省知兵之將官數人，速

來聽用，招集索倫嚇津打牲之衆，教練成軍，其人素性雄勇，習與俄鬭，定能制勝，卽小有挫衄，堅守數月，必委而去。天津一路，逼近神京，然俄國兵船，扼於英法公例，向不能出地中海，卽强以商船載兵而來，亦非若西洋有鐵甲等船者比。李鴻章高勳重寄，歲縻數百萬金錢，以製機器而養淮軍，正爲今日，若並不能一戰，安用重臣？伏請嚴飭李鴻章，諭以計無中變，責無旁貸，及早選將練兵，仿照法國新式，增建礮臺，戰勝酬以公侯之賞，不勝則加以不測之罪，設使以贖伊犂之二百八十萬金，雇募西洋勁卒，亦必能爲我用。俄人蠶食新疆，併吞浩罕，意在捎印度之背，不特我之患，亦英之憂也，李鴻章若能悟英使輔車脣齒，理當同仇。近來之立功宿將，如彭玉麟、楊岳斌、鮑超、劉銘傳、善慶、岑毓英、郭松林、喜昌、彭楚漢、郭寶昌、曹克忠、李雲麟、陳國瑞等，或回籍，或在任，酌量宣召來京，悉令其詳議籌策，分駐京通津站，及東三省，以備不虞，山有猛虎，建威銷萌，故修武備則謀定。臣非敢迂論高談，以大局爲孤注，惟深觀事變日益艱難，西洋撓我政權，東洋思啟封疆，今俄人又故挑釁端，若更忍之讓之，從此各國相逼而來，至於忍無可忍，讓無可讓，又將奈何？無論我之禦俄，本有

勝理，即或疆場之役，利鈍無常，臣料俄人雖戰，不能越嘉峪關，雖勝，不能薄寧古塔，終不至掣動全局；曠日持久，頓兵乏食，其勢自窮，何畏之有？然則及今一決，乃中國強弱之機，尤人才消長之會。此時猛將謀臣，足可一戰，若再越數年，左宗棠雖在而已衰，李鴻章未衰而將老，精銳盡澌，欲戰不能，而俄人行將城於東，屯於西，行棧於北，縱橫窟穴於口內外通衢，逼脅朝鮮，不以今日捍之於藩籬，而他日鬭之於庭戶，悔何及乎？要之武備者，改議宜備，不改議亦宜備；伊犂者，改議宜緩，不改議亦宜緩；崇厚者，改議宜誅，不改議亦宜誅；此中外羣臣之公議，非臣一人之私見，獨謀在疆臣，作氣在百僚，據理力辯在總理衙門，決計獨斷，始終堅持，則在我皇太后皇上。」奏入，諭大學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議奏。是時方詔求言，士氣奮發，又值回部盪平，士夫多言兵可用，乃爭言戰俄。尚書萬青藜，侍郎長敘，錢寶廉，司業周德潤，少詹事寶廷，中允張楷，給事中郭從矩，余上華，吳鎮，胡聘之，御史孔憲穀，黃元善，田翰墀，鄧承修，員外郎張華奎，贊善高萬鵬，御史鄧慶麟，侍讀烏拉布，王先謙，編修于蔭霖，御史葉蔭昉，肅親王隆懃，檢討周冠，員外郎陳福綬先後陳奏，大半主戰。諭一併付議，

並命醇親王奕譞，一同會議具奏。崇厚不候朝命，擅自回京，下詔褫職逮獄，旋定斬監候，中外駭愕。按公法無全權定約後罪其使臣者，俄謂將決裂，欲以兵力迫挾，期約必成。一等毅勇侯大理寺少卿曾紀澤，方奉使英法，至是改命使俄，另議條約。俄兵艦已集遼海，乃命沿邊江海備兵，命北洋大臣李鴻章，簡戰艦於烟臺大連灣，彭玉麟李成謀，簡長江水師，通政司劉錦棠，帮辦新疆軍務，加吳大澂三品卿銜，赴吉林帮辦防務，起劉銘傳鮑超曹克忠於籍，令治軍，詔求將材。前出使英國大臣侍郎郭嵩燾，方引病在籍，至是疏言：「左都御史崇厚，在俄國立定條約十八款，不察山川阨要之形勝，不明中外交接之事宜，種種貽誤，無可追悔。然西洋各國，遣派使臣，相與議定條約，原應由政府覈准施行，是此案准駁之權，仍制自朝廷。所有派遣各國使臣，凡兩國交涉事件，應責成料理，總理衙門可但諭飭駐俄公使，轉達俄國外部，伊犁條約，暫緩覈准，權聽俄兵駐紮伊犁，以俟續議。俄人雖甚猖獗，亦不能違越萬國公法，以求狂逞，祇權應之一法，可以稍戢俄人之志，卽在我亦稍有以自處，臣請統前後事情，分別陳之。一曰收還伊犁，應由甘督核議。乾隆年間，戡定準回各部，

設立各城，駐紮兵弁，外設屯卡，與各屬部畫分疆界，百餘年來，哈薩克布魯特諸部，日見衰微，其地多爲俄人侵佔，又西滅浩罕諸部，與西域壤地緊相毗連，而自回疆畔亂二十餘年，屯卡毁棄殆盡，即令俄人繳還伊犂一城，清理疆界，極費推求，陝甘督臣左宗棠平日講求地理之學，經營西域，已逾十年，形勝險要，爲能詳知，並非數萬里外遣一使臣憑空定議之事，臣所謂收還伊犂，應由甘督核議者此也。二曰遣使議還伊犂，當徑赴伊犂會辦，俄人占踞伊犂時，但以保護疆界商民爲言，原約中國平定西域，仍行退還，是收還伊犂，並無他慮，惟慮俄人索取兵費太多，此須至伊犂相度情形，乃可置議。左宗棠以戰功平定西域，不肯居贖回伊犂之名，揀派大員會議，著緊亦專在此，無舍伊犂而徑赴俄會議之理。即令議辦已有端緒，應遣使赴俄定約，亦必須由肅州取道伊犂，兼與左宗棠商定一切。臣在倫敦、日本遣使恩倭摩的赴俄議換庫頁一島，即所謂蝦夷島也，在該島爭持多年，乃遣使赴俄計議，其使臣即由庫頁島徑達黑龍江。取道伊犂，繞烏拉嶺赴俄，爲其水陸交通險隘形勝，及其兵力所注，非身親考覽，無由知也。俄酋高福滿駐紮伊犂，兼統浩罕諸部，其與

崇厚議還伊犂，二萬里調高福滿回國會辦，此在中國，關係絕大，而俄人則進退皆利，無關得失之數，而其任勞厥實如此，臣所謂遣使議還伊犂，當徑赴伊犂會辦者此也。三曰直截議駁伊犂條約，當暫聽從駐紮，其勢萬不能急速收還。臣查天山南北兩路，所以號稱肥饒者，正以河道縱橫灌輸之故。俄人所踞西伯利部一萬餘里，並屬荒寒之地，近來侵奪塔什干浩罕諸部，蓄意經營，前歲見俄國新報言其提督斯哲威爾，探尋巴米爾郎喀拉湖一帶，報稱喀拉庫拉湖至阿克蘇，有通長不絕河源，深入俄國荒漠之地，為歷來人跡所未到，舉國相為慶幸，其睨視西域，蓄謀已深。伊犂一城，尤為饒沃，自伊犂河以南曰哈爾海圖，產銅；曰沙拉博和齊，產鉛；其北山曰空鄂爾峨博，產煤；曰關里箐，產金；曰索果，產鐵。往時河南設有銅廠，鉛廠，並近距特克斯河，而辦理不甚如法，山北煤鐵各廠，則尚未開採，西人羣視為上腴之地。伊犂所設九城，專駐兵弁，其膏腴並在河南山北，西至霍爾果斯，亦設有一城，距伊犂不逾百里，所設額爾齊齊罕諸卡，皆在五百里以外，今畫分霍爾果斯河屬之俄人，則伊犂一河，亦截去四之三，而五百餘里之屯卡，皆棄置之矣。畫分特克斯河屬之

俄人，則舊設銅鉛各廠，亦與俄人共之，而特克斯河橫亘天山以北，其南直接庫車拜城，聲氣皆致阻隔，所設屯卡，直達特克斯河源，皆棄置之矣。塔爾巴哈台，距伊犁東北，尚在千里以外，聞亦有畫歸俄人之地，以一城孤懸浮寄，盡割置其膏腴之地，名爲收還伊犁，而實棄之，此時置議，較之從前其難萬倍，當據萬國公法，由國家徑行議駁，無可再行商辦之理，以此時獨棄伊犁，與收還伊犁，其勢幷處於兩窮，惟有申明權聽駐紮，以杜其狡逞之心，而仍以從緩計議，稍留爲後圖，庶自處於有餘之地，而亦有餘地以處俄人，臣所謂直截議駁伊犁條約，暫聽俄人駐紮者此也。四曰駐紮英法兩國公使，不宜遣使俄國。西洋各國，互相聯絡，各視其國勢緩急輕重，與其恩怨，以爲之程。數百年來，攻伐兼幷，事變百出，而目前大勢，則英法兩國爲私交，俄德兩國爲私交。德與法仇恨方深，英與俄尤爲累世積怨，其心意所向背，卽其喜怒好惡，亦皆爲之轉移。臣嘗謂英法共一公使，俄德亦當共一公使，凡爲公使駐紮，非但以虛名通兩國之好而已，實有維持國體之責，與商辦事件之權。遣使會議，當在伊犁，而其難通之情，與其兩不相下之勢，由駐俄公使達之俄國朝廷，以持其平

而分其責。此亦萬國公法所當準情據理、通論其節要者。似此加派使臣，改議已定條約，恐徒資俄人口實，以肆行其挾制之術，俄國新報，已言伊犁條約，由英人播弄翻悔，亦可窺見其用心矣。臣所謂駐紮英法兩國公使，不宜遣使俄國者此也。五曰定議崇厚罪名；於例本無專條，亦當稍準萬國公法行之。臣查崇厚貽誤國家，原情定罪，無可寬假。然推其致誤之由，一在不明地勢之險要，如霍爾果斯河近距伊犁，特克斯河截分南北兩路，均詳在圖志，平時略無考覽，俄人口講指畫，乃直資其玩弄。一在不辨事理之輕重，其心意所注，專在伊犁一城，則視其種種要求，皆若無甚關係，而惟懼繳還伊犁之稍有變更。一在心慴俄人之強，而喪其所守，臣奉使出洋，以崇厚曾使巴黎，就詢西洋各國情形，但言船礮之精，兵力之厚，以為可畏，崇厚名知洋務，徒知可畏而已，是知其勢而不知其理，於處辦洋務，終無所得於心也。一在力持敷衍之計，而忘其貽害，臣在巴黎，與崇厚相見，詢以使俄機宜，僅言伊犁重地，豈能不收回，頗心怪其視事之易，而亦見其但以收回伊犁為名，於國事之利病，洋情之變易，皆在所不計。故常以謂於西洋交接，亦當稍求通悉古今事宜，中外情勢，

而後可以應變。是以崇厚之罪，人能知而能言之，而當定議條約之時，崇厚不能知也；參贊隨員亦皆不能知也；置身數萬里之遙，一切情勢，略無知曉，有聽俄人之恫喝欺誣，拱手承諾而已。朝廷以議駁條約，加罪使臣，是於定約之國，明示決絕，而益資俄人口實，使之反有辭以行其要挾，崇厚殷實有餘，宜責令報捐充餉贖罪，而無急加刑以激俄人之怒，卽各國公論，亦且援之以助成俄人之勢，臣所謂定議崇厚罪名，當稍準萬國公法行之者此也。六曰廷臣主戰，祇是一隅之見，亟宜斟酌理勢之平，求所以自處而無急言用兵，臣查西洋搆患以來，凡三次用兵，廣東因禁烟，寧波天津因換約，皆由疆臣措置失宜，以致貽患日深，積久而益窮於爲計，然其時中外之勢，本甚懸絕，一切底蘊，兩不相知，徒激於廷臣之議論，憤然求一戰之效，至今日而信使交通，准情處理，自有餘裕。俄人之狡焉思逞，又萬非比英法各國專以通商爲事，釁端一開，搆患將至無窮。國家用兵三十年，財殫民窮，情見勢絀，較道光咸豐時，氣象又當遠遜。俄人蠶食諸回部，拓土開疆，環中國萬餘里，水陸均須設防，力實有所不及。卽使俄人侵擾邊界，猶當據理折之，不與交兵角勝，何況以伊犁一城，

遣使與之定議，准駁應由朝廷，縱彼以兵力要挾，亦可准度事勢之宜，從容辨證，何爲貿然耀兵力以搆釁端，取快廷臣之議論。臣所謂廷臣主戰，祇是一隅之見者此也。竊以爲國家辦理洋務，當以了事爲義，不當以生釁搆兵爲名。名之所趨，積重難返，雖稍知其情狀，亦爲一時氣燄所懾，而不敢有所異同。臣之愚昧，直知今日之急務，固不在此，應懇飭令駐俄使臣轉達俄國外部，以伊犂一城，爲天山南北兩路關鍵，中國必待收回，而此次崇厚所定條約，萬難叢准，所有俄兵駐紮伊犂，應暫無庸撤退，從前喀什噶爾曾經與俄通商，應否照舊舉行之處，由陝甘督臣左宗棠與俄國督兵大臣會商叢辦，以期妥善，毋得輕易率請用兵，致失兩國交誼。開誠布公，正辭明辯，或冀挽回萬一，以後與俄人交涉，亦可於此稍得其端倪，關係大局，實非淺鮮。臣以庸愚奉使無狀，萬口交謫，無地自容。積年以來，心氣消耗，疾病日增，里居踰歲，足跡未嘗一出門戶，自分衰病餘生，無復犬馬圖効之望，而軫念時艱，重以崇厚之皆庸貽誤多端。幾至無可補救，臣粗有所見，誠知一時公論，於此必多觸牾，然求之事理，徵之史策，準之國家之利病，驗之各國之從違，尤宜及早斷行，以免多生枝

節。爲時愈久，議論愈繁，則益難於處理，是以不避訕譏，而終甘緘默，謹略獻其愚忱，上備聖明採擇。』諭旨：『郭嵩燾所奏，不爲無見，前經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明將俄國約章，分別可行不可行，咨行曾紀澤遵辦，原就已定之約，權衡利害，以爲辯論改議之地。第思俄人貪得無厭，能否就我範圍，殊不可必，此時若遽責其交還伊犂全境，而於分界通商各節，未能悉如所願，操之太蹙，易啓釁端。若徒往返辯論，亦恐久無成議，曾紀澤前往俄國，當先將原議交收伊犂各節關繫中國利害，礙難覈准之故，據理告知，看其如何答覆。如彼以條約不允，不能交還伊犂，亦祇可暫時緩議，兩作罷論。但須相機引導，歸宿到此，卽可暫作了局，惟不可先露此意，轉知得步進步，別有要求。至舊約分界通商事宜，應修約章，本與交收伊犂之事，不相干涉，俟事定之後，當再令左宗棠及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分別辦理，此意亦可向俄人告知也。』曾紀澤既奉使命，未至俄，以崇厚遽擬大辟，俄人大怫，恐交涉無從轉圜，請貸其死。諭言：『崇厚違訓越權，所議條約，諸多窒礙，經廷臣會議罪名，定以斬監候，實屬罪有應得，乃近聞外論，頗以中國將崇厚問罪，有關俄國顏面，此則大非朝廷本意。

中國與俄國和好，二百餘年，實願始終不渝，無失友邦之誼，崇厚奉命出使，於中國必不可行之事，並不向俄國詳切言明，含糊定議，罪由自取。朝廷按律懲辦，以中國之法，治中國之臣，本與俄國不相干涉，第恐遠道傳聞，於中國辦理此案緣由，未能深悉，或因誤會而啟嫌疑，未免有妨睦誼，茲特法外施恩，將崇厚暫免斬監候罪名，仍行監禁，俟曾紀澤到俄國後，辦理情形若何，再降諭旨，着曾紀澤知照俄國，並告以爲中國與俄國和好之據。」紀澤以朝論紛挐，慮輕議啟釁，乃熟權情勢，豫爲論列，疏言：「伊犁一案，大端有三：曰分界，曰通商，曰償款。籌辦之法，亦有三：曰戰，曰守，曰和。言戰者謂左宗棠，金順，劉錦棠諸臣，擁重兵於邊境，席全勝之勢，不難一鼓而取伊犁，似也。臣竊以爲伊犁地形嚴險，攻難而守易，主逸而客勞，俄人之堅甲利兵，非西陲之回部亂民所可同日而語。大兵履險地以犯強鄰，直可謂之孤注一擲，不敢謂爲能操必勝之權。不特此也，伊犁本中國之地，中國以兵力收回舊疆，於俄未有所損，而兵戎一啟，後患方長，是伊犁雖倖而克復，祇可爲戰事之權輿，而不得謂大功之已蕆也。俄人恃其詐力，與泰西各國，爭爲雄長，水師之利，推廣至於東方，是

其意不過欲藉伊犂以啟釁端，而所以擾我者，固在東而不在西；在海而不在陸。我中原大難初平，瘡痍未復，海防甫經創設，布置尚有未周，將來之成效，或有可觀，第就目下言之，臣以爲折衝禦侮之方，實未能遽有把握。又況東三省爲我根本重地，迤北一帶處處與俄毗連，似有鞭長莫及之勢，一旦有急，尤屬防不勝防。或者謂俄多內亂，其君臣不暇與我爲難。臣則以爲俄之內亂，實緣地瘠民貧，無業亡命者衆也。俄之君臣常喜邊陲有事，藉侵伐之役，以消納思亂之民，此該國以亂靖亂之霸術，而西洋各國之所稔知，凡與之接壤者，因是而防之益嚴，疑之益深，顧未聞有幸其災而樂其禍者，職是故耳。又或者謂連結歐洲各邦，足以怵俄人而奪其氣，是固欲以戰國之陳言，復見諸今日之行事。不知今日東西各國之君，非猶是戰國時之君，各國之政，非猶是戰國時之政也。各邦雖不盡民主，而政則皆於議院主持，軍旅大事，尤必衆心齊一，始克有成，今日之使臣，雖得辯如蘇張，智如隨陸，亦不能徧赴各國議院之人而說之。卽令激之以可怒，動之以可欲，一旦奮興，慨然相助，試思事定之後，又將何以厭其求？曩者俄土之役，英人助土以拒俄，大會栢靈，義聲昭著，卒

之以義始者，實以利終，俄兵未出境，而賽卜勒士一島，已入英人圖籍矣。況各邦雖外和內忌，各不相能，而於中華，則猶有協以謀我之勢。何也？一邦獲利，各國均沾，彼方逐逐耽耽，環而相伺之不暇，豈肯顯違公法，出一旅以相助，是戰之一說，今固未易言也。言守者，則謂伊犁邊境，一隅之地耳，多予金錢，多予商利以獲之，是得邊地而潰腹心，不如棄之，亦足守我所固有。伏維我朝自開國以來，所以經營西域者至矣，康熙雍正之間，運餉屯兵，且戰且守，邊民不得安處，中原不勝勞敝，而我聖祖世宗，不憚勤天下之力，以征討之，良以西域未平，百姓終不得休息耳。迨至乾隆二十二年，伊犁底定，西陲從此安枕，腹地亦得以息肩，是伊犁一隅，夫固中國之奧區，非僅西域之門戶也。第就西域而論，英法人謂伊犁全境，爲中國鎭守新疆一大礮臺，細察形勢，良非虛語。今欲舉伊犁而棄之，如新疆何？更如大局何？而說者又謂姑紓吾力，以俟後圖，然則左宗棠等軍，將召之使還乎？抑任其逍遙境上乎？召之使回，而經界未明，邊疆難保無事，設有緩急，不惟倉卒無以應變，即招集亦且維艱；任其久留，則轉餉浩繁，不可以持久也。夫使歲費不貲，而終歸有用，猶之可也，若竭天下之

力，以注重西陲，歷時既久，相持之勢，漸有變遷，典兵者非復舊人，將帥之籌畫不同，兵卒之勤懈不一，誠恐虛糜餉糈，仍歸無用，而海防之規模，亦因之不能逐漸開展，則貽誤實大。此固廷臣疆臣所宜及今妥籌全局，不可視為日後之事而忽之者也。我皇太后皇上憫念遺黎，不忍令其復遭荼毒，遣派微臣，思有以保全二百年來之和局，則微臣今日之辯論，仍不外分界、通商、償款三大端。三端之中，償款固其小焉者也。即就分界通商言之，則通商一端，亦似較分界為稍輕。查西洋定約之例有二：一則常守不渝，一可隨時修改。常守不渝者，分界是也；分界不能兩全，此有所益，則彼有所損，是以定約之際，其愼其難。隨時修改者，通商是也；通商之損益不可逆睹，或開辦乃見端倪，或久辦乃分利弊，或兩有所益，或互有損益，或偏有所損，或兩有所損，是以定約之時，必商定若干年修改一次，所以保其利而去其弊也。中國自與西洋立約以來，每值修約之年，該公使等必多方要挾，一似數年修改之說，專為彼族留不盡之途，而於中華毫無利益者。其實彼所施於我者，我固可還而施之於彼，誠能通商務之利弊，酌量公法之平頗，則條約之不善，正賴此修改之文得以挽回

於異日，夫固非彼族所得專其利也。俄約經崇厚議定，中國誠爲顯受虧損，然必欲一時全數更張，則雖施之西洋至小極弱之國，猶恐難於就我範圍，俄人桀驁狙詐，無端尚且生風，今於已定之約忽云翻異，而不別予一途，以爲轉圜之路，中國人設身處地，似亦難降心以相從也。臣之愚，以爲分界既屬永定之局，自宜持以定力，百折不回；至於通商各條，惟當卽其太甚者，酌加更易，餘者似宜從權應允，而採用李鴻章立法用人之說，以補救之。如更有不善，則俟諸異日之修改，得失雖暫未公平，彼此宜互相遷就，庶利局終可保全，不遽決裂，然猶須從容辯論，虛與委蛇，非一朝一夕所能定議也。俄約之准駁，應經廷臣分別奏明，而臣未至彼都，已先進通融之說，未免跡涉畏葸，以致物議沸騰。顧臣竊思之，秉一定之規模，但責臣以傳答兩國之語言，臚列應駁之條，屢辯而力爭之，事之成敗，非所敢知，是臣之責任，較輕於臣之私計。伏念微臣世受國恩，濫躋卿貳，卽使身在事外，苟有一知半解，猶宜盡獻芻蕘，以備採擇，況旣膺使職，責任攸歸，豈敢緘默唯阿，鹵莽從事，自避嫌疑之謗，上貽宵旰之憂？臣所䚡䚡過慮者，竊恐廷臣所議，除償款以外，所有通商分界各條，逐條

均須駁改，在議者固屬蕩蕩平平之道，堂堂正正之辭也，然言經而不言權，論理而不論勢，俄人之必不見允，則不待智者而後知之。如此則日後之事，不外三途：一曰俄人不允，則稱干比戈，聲罪致討，此戰之說也；廟堂自有勝算，非使臣之所敢議也。一曰，俄人不允，則暫棄伊犁，存而不論，此守之說也；是邊界不可稍讓，而全境轉可盡讓，臣亦未敢以爲是也。一曰俄人不允，然後取現今之所駁者，陸續酌允，委曲求全，此和之說也；然則目前之所駁，是姑就吾華之公論，聊以嘗試之耳，嘗試不效，乃復許之，此市井售物擡價之術，非聖朝所以敦信義，以馭遠人之道也。俄人本以夸詐爲能事，若此時逐條駁改，日後又不得已而允，則將益啟其狡譎之謀，且使西洋各國，從而生心，誠恐此次伊犁約章所挽回者無幾，而從此中外交涉之務，議論日以滋多，臣所以言分界之局，宜以百折不回之力爭之，通商各條，則宜從權應允者，蓋以准駁兩端，均貴有一定不移之計，勿致日後爲事勢所迫，復有先駁後准之條，此臣愚昧之見也。事體如此重大，本非一人之見所能周知，請旨飭下總理衙門王大臣及大學士六部九卿原議諸臣，詳細酌覈，臣行抵俄都，但言中俄兩國和好

多年，無論有無伊犂之案，均應遣使通誠，此次奉旨前來，以爲眞心和好之據，至辯論公事，傳達語言本係公使職分，容俟接奉本國文牘，再行秉公商議，云云。如此立言，則入境或不致遂見拒絕。至於約章如何辯論，計原議諸臣，此時必業經奏明准駁，知照前來。惟軍國大政，所關實非淺鮮，似不厭再三詳審，精益求精，當俟廷臣細行商定之後，由總理衙門咨行到臣，始敢與該國平情爭論。若臣言力爭分界，酌允通商之說，稍有可採，則在廷諸臣，自必考究精詳，斟酌盡善，乃定准駁之條。即臣說全無是處，通商各條，必須全駁，臣俟接准總理衙門文牘，自當恪照指駁之條，逐一爭辯。臣自惟駑下，勉效馳驅，際此艱難，益形竭蹶，惟有謹遵不激不隨之聖訓，殫竭愚忱，冀收得尺得寸之微功，稍維大局。』又奏：『臣於光緒六年四月十七日，接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密電云：「到俄先告以難准之故，如因條約不准，不還伊犂，大可允緩，能將崇厚所議，兩作罷論，便可暫作了局，意在歸宿到此，惟勿先露，舊約通商分界，俟後商辦，亦可告知。初五日有寄諭，先電聞。」等因。臣答電謂緩索伊犂，係最後一著，須說明是暫緩，非徑讓，此亦西例也，等因，去訖。竊思俄人趁我之索還伊

犂，恣意要挾，索之愈急，則挾之愈多，暫置不論，自係權衡利害之輕重，而明絕其覬覦之心。查西洋各國，有因辯論之事，兩國爭持，不能平允，而又不欲輕於用兵，於是知照該國，且布告各與國，謂某事本國未經應允，特以不欲用兵，姑從緩議。英人名此法曰「嗜嚕太司特」。無論强橫無理之國，見有「嗜嚕太司特」文牘，卽應將所議之事，作爲暫緩之局，暫緩者，少則數月，多則數年，數十年，並無期限，遇有機會，仍可將前事提出商論，此固西人辦理交涉事件之通例，而中國於伊犂琉球等案，皆可仿而行之者也。臣摺中以伊犂邊界，不可稍讓，全境轉可盡讓爲疑，如用「嗜嚕太司特」辦法，自可免棄地之嫌。惟是伊犂一域，實我要區，暫置不論，終是未了之案，況舊約亦有通商分界諸事，虛懸未定，是暫置伊犂而爭論仍不能遽息者，在我本有萬難遽息之勢也。臣愚以爲緩索伊犂，姑廢崇厚所訂之約，總理衙門所謂意在歸宿到此者，自係專指目前局勢而言，至於將來之歸宿，似仍宜辦到通商稍予推廣，伊犂全境歸還，乃可眞爲了結。臣未赴俄都，並非受俄人之挾制，而妄進通融之說，徒以揆度敵情，熟權事勢，稍有所見，不敢不言，請旨飭下原議諸臣妥議具

奏。臣到俄之後，卽當恪遵奏定准駁之條，硜硜固執，不敢輕有所陳，不敢擅有所許，齧雪咽旃，期於不屈而後已。』諭言：『伊犁係中國土地，從前俄人祇稱代收代守，是尚不敢公然居侵佔之名，中國向其索還舊疆，本係名正言順。至通商一事，自當權其利害輕重，予以限制，其必不可行者，亦未可遷就從事，致貽後患。該少卿當就原約各節，妥愼辦理，如有應行量爲變通之處，仍當隨時察看情形，奏明請旨。』紀澤既至俄，俄方遣前駐華使臣布策來華，促定約，紀澤請於俄外部，令布策折回，議於俄京，既與外部大臣吉爾斯，副大臣熱梅尼及布策，迭次會議，俄言全權簽約後，無再商者。紀澤言崇厚所許，大溢出朝旨之外，不能不酌改。俄言中國罪使臣，廢成約，悖公法。紀澤言中國以使臣失職，悖朝旨，故罪之，無預外國事，旋慮礙貴國顏面，已釋之矣。俄言中國備兵，將失和。紀澤言備兵非緣俄而起。俄言中國既備戰，俄不得不遣兵，釁由中國起。紀澤言中國亦云爾，然兩國方敦睦，不當有此言。俄謂紀澤非全權，紀澤言吾駐使，以有議約之權爲斷。逮俄既允議，紀澤所更實多，俄謂與全廢約同，必不可，迭會議，均不決。俄既迫愈甚，紀澤請於朝，謂伊犁自我索之，今約不

成，盡緩之，俟諸他日，報可。紀澤既以爲言，俄謂不索還，請使臣署約爲信。紀澤謂吾特少緩之，俟貴國之轉圜，各國原有此例，若自我割地，吾何以對吾國人。俄許還地，索償甚奢，紀澤堅却之。朝旨屢備兵，俄屢詰焉。紀澤言設防非爲備戰，萬難中止。俄言中國既備兵，我國不能不設備，他日兵費當取之中國。紀澤言未戰而索兵費，古無此例，若必索之，則中國寧一戰而後償，惟兩國敦睦二百餘年，不當出此。俄言中國不能守伊犂，俄代守之十年，既不我德，兵費尙靳之乎。紀澤言俄厚誼還伊犂，償款則可，不當稱兵費。俄言二五之於十，又奚辯乎？紀澤執不可。久之互讓步，乃於光緒七年正月，議定條約二十款，專條一，陸路通商章程十七款。崇厚原約收回伊犂地廣二百餘里，長六百餘里。紀澤增索伊犂南境要隘各地，廣二百餘里，長四百里。償代守伊犂費及賠償損失盧布九百萬元。伊犂西邊地歸俄管屬，自別珍島山，順霍爾果斯河，至該河入伊犂河滙流處，再過伊犂河，往南至烏宗島山，廓里札特村東邊，往南順同治三年塔城界約所定舊界，自奎峒山過黑伊魯特什河，至薩烏嶺，畫一直綫，由分界大臣就此直綫與舊界之間，酌定新界。俄國照舊約，在伊犂，塔爾

巴哈臺，喀什噶爾，庫倫設立領事官外，亦准在肅州，(按卽嘉峪關)及吐魯番兩城，設立領事。其餘如科布多，烏里雅蘇台，哈密，烏魯木齊，古城，五處，俟商務興旺，始行續議。俄人在中國蒙古地方貿易，其蒙古各處及各盟設官與未設官之處，均准貿易，不納稅，將來商務興旺，方議稅則照納。俄商販貨由陸路運入中國內地者，可照舊經張家口，通州，赴天津，或由天津運往別口，及中國內地，幷准在以上各處銷售，俄商在以上各口，及內地購貨運送回國者，亦由此路，並准俄商往肅州貿易，至關而止。約既定，電請朝旨允之。自光緒五年至六年冬十二月，和約成，紀澤乃以所歷曲折，覼列備陳，疏言：『臣於七月二十三日，因俄國遣使進京議事，當經專摺奏明，在案。八月十三日，接奉電旨「著遵疊電與商以維大局」。次日又接電旨，「俄事日迫，能照前旨爭重讓輕，固妙，否則就彼不强中國槪允一語，力爭幾條，卽爲轉圜地步，總以在俄定議爲要」各等因，欽此。臣卽於是日往晤署外部尙書熱梅尼，請其追回布策，在俄商議。其時俄君正在黑海，熱梅尼允爲電奏，布策遂召回俄。嗣此往返晤商，反覆辨論，疊經電報總理衙門，隨時恭呈御覽，欽奉迭次諭旨，令臣據理相

持，剛柔互用，多爭一分，卽少受一分之害，聖訓周詳，莫名感悚。臣目擊時艱，統籌中外之安危，細察事機之得失，敢不勉竭駑庸，以期妥善。無如上年條約章程，專條等件，業經前出使大臣崇厚蓋印，畫押，雖未奉御筆批准，而俄人則視爲已得之權利。臣奉旨來俄商量更改，較之崇厚初來議約情形，難易迥殊，已在聖明洞鑒之中。俄廷諸臣，多方堅執，不肯就我範圍，自布策回俄後，向臣詢及改約之意，臣卽按七月十九日致外部照會大意分條繕具節略付之。布策不置可否，但允奏明俄君意若甚難相商者。臣屢向熱梅尼處催詢各條，彼見臣相逼太甚，遂有命海部大臣呈遞戰書之說。臣不得已，乃遵疊次電報，言可緩索伊犂，全廢舊約，熱梅尼又欲臣具牘言明，永遠不索伊犂，經臣嚴詞拒絕，而微示以伊犂雖云緩索，通商之務，尙可以商。旋接俄外部照會，除歸還帖克斯川外，餘事悉無實際，爰據總理衙門電示，分列四條，照覆俄外部，又與之逐節而爭，熱梅尼等嫌臣操之太蹙，不爲俄少留餘地，憤懣不平。布策又以通州准俄商租房存貨，暨天津運貨准用小火輪船拖帶兩事，向臣商論，臣直答以原約之外，不得增添一事。雖其計無可施，而蓄怒愈深矣。臣日夜焦

思，深恐事難就緒，無可轉圜，適俄君自黑海還都，諭令外部，無使中國爲難，於無可讓中，再行設法退讓，但經此次相讓後，卽當定議，外部始不敢固執前議，於十一月二十六日，送來照會兩件，節略一件。第一照會言此次允改各條，中國若仍不允，則不得在俄再議，且將外部許臣商改之事，全行收回。第二照會言交收伊犂辦法三條，節略中則歷叙允改之事，約有七端，臣請逐款詳其始末。第一端曰交還伊犂之事。查原約中，伊犂西南兩境分歸俄屬，南境之帖克斯川地，當南北通衢，尤爲險要，若任其割據，則俄有歸地之名，我無得地之實，緩索之說，誠屬萬不得已之舉，否則祖宗創業艱難，百戰而得之土地，豈忍置爲緩圖。臣奉命使俄後，通盤籌畫，必以界務爲重者，一則以伊犂喀什噶爾兩境相爲聯絡，伊犂失，則喀什噶爾之勢孤，此時不索，再索更待何時；一則以伊犂東南北三界，均與俄兵相接，緩索後不與議界，恐致滋生事端，若竟議界，又嫌跡近棄地，而又慮其得步進步，伊犂雖已緩索，而他事之爭執如故也。嗣因挽留布策，非將各事略爲放鬆不可，遂舍西境不提，專爭南境，相持不下，始允歸還。然猶欲於西南隅割分三處村落，其地長約百里，寬約四十餘

里。臣檢閱輿圖，該處距莫薩山口最近，勢難相讓，疊次厲色爭辨，方將南境一帶地方全數來歸。其西南隅，允照前將軍明誼所定之界。第二端曰喀什噶爾界務。從前該處與俄接壤者，僅正北一面，故明誼定界，祇言行至葱嶺靠浩罕界爲界，亦未將葱嶺在俄國語係何山名，照音譯出，寫入界約。今則迤西安集延故地，盡爲俄踞，分界誠未可索。崇厚原約所載地名，按圖懸擬，未足爲憑，臣愚以爲非簡派大員親往履勘不可。吉爾斯必欲照崇厚原議者，蓋所爭在蘇約克山口也。臣答以已定之界，宜仍舊，未定之界，可另勘。吉爾斯躊躇良久，謂此事於中國無益，非俄所求，既以原議爲不然，不妨罷論。臣慮界址不清，則釁端易啟，特假他事之欲作罷論者，相爲抵制。布策又稱原議所分之地，卽兩國現管之地。臣應之曰，如此何妨於約中改爲照兩國現管之地勘定乎？最後吉爾斯乃允寫各派大臣秉公勘定，不言根據崇厚所定之界矣。第三端曰塔爾巴哈臺界務。查該界經明誼奎昌等，分定有年，迨崇厚來俄，外部以分淸哈薩克爲言，於是議改，考之輿圖，已占去三百餘里矣。臣每提及此事，必抱舊界定論，吉爾斯知臣必不肯照崇厚之議，始允於崇厚明誼所定兩界之

間，酌中勘定，專以分清哈薩克爲主，所稱直線自奎峒山至薩烏爾嶺者，卽指崇厚所定之界而言也，日後勘界大臣辦理得法，或不至多所侵佔。以上界務三端，臣與俄外部先後商改之實在情形也。第四端曰嘉峪關通商，允俄商於西安漢中行走，直達漢口之事。總理衙門駁議，以此條爲最重，疊議商務者，亦持此條爲最堅。蓋以我之內地，向無指定何處，准西商減稅行走明文，此端一開，效尤踵至，後患不可勝言。外部窺臣著重在此，許爲商改，及詢以如何商改之處，則云須各大端商定，再行議及。臣親詣布策寓所，告以事關大局，倘不見允，則餘事盡屬空談，詞意激切。布策言於吉爾斯，於是允將嘉峪關通商，仿照天津辦理，西安漢中兩路，及漢口字樣，均允删去不提。第五端曰松花江行船至伯都訥之事。查松花江而直抵吉林，愛琿城定立條約時，誤指混同江爲松花江，又無畫押之漢文可據，致俄人歷年藉爲口實，崇厚許以行船至伯都訥，在俄廷猶以爲未滿志也。現將專條徑廢，非特於崇厚新約奪其利，直欲爲愛琿舊約辯其誣，臣初慮布策據情理以相爭，無詞可對，故擇語氣之和平者，立爲三策：一徑廢專條，二稍展行船之路，於三姓以下，酌定一處，爲之

限制；三仍允至伯都訥，但入境百里，即須納稅，且不許輪船前往。布策均不以爲然。適奉電旨責臣鬆勁，於是拖定第一策立言，務期廢此條約。布策猶糾纏不已，吉爾斯恐以細故傷大局，不從其言，遂允將專條廢去，聲明愛琿條約，如何辦法，再行商定。第六端曰添設領事之事。查領事之在西洋各國者，專管商業，其權遠在駐紮中國領事官之下，故他國願設者，主國概不禁阻。臣此次欲將各城領事刪去，外部各官，均以爲怪。隨將中國不便之處，與之說明，吉爾斯謂領事之設，專爲便商起見，係屬賓主兩益之事，中國既有不便，即僅於烏魯木齊添設一員如何。臣因其多方相讓，礙難再爭，而總理衙門電鈔編修許景澄摺內，稱科布多，烏里雅蘇臺，烏魯木齊三處，毋設領事，其次爭烏魯木齊，烏里雅蘇臺兩處等語。臣乃復見布策，懇其商改，節略內始將烏魯木齊改爲吐魯番，餘俟商務興旺時，再議添設。第七端曰天山南北路貿易納稅之事。新疆地方遼闊，兵燹之後，凋敝益深，道遠則轉運維艱，費重則行銷益滯，招商伊始，必限以行走之路，納稅之章，商販實多未便，閱總理衙門來電，曾言收稅爲輕，臣因將原約內均不納稅字樣，改爲暫不納稅，俟商務興旺，再訂稅

章。査西例納稅之事，本國可以自主，日後商情，果有起色，卽伊犂等處，亦不妨逐漸開徵，以充國庫。以上商務四端，臣與俄外部先後商改之實在情形也。此外又有償款一端，凡商減之事，益於我則損於彼，熱梅尼布策等，本有以地易地之請，臣稱約章事祇可議減，不可議增，彼遂謂中國各路徵兵，顯欲搆釁，俄遣船備邊以相應，耗費盧布一千二百萬元，向臣索償，且言如謂未嘗交綏，無索兵費之理，則俄正欲一戰以補糜費等語。臣答以勝負難知，中國獲勝，則俄國亦須償我兵費，彼之言雖極恃强，臣之意未爲稍屈。旋據總理衙門覆電，囑臣斟酌許之，至多不得逾二百萬兩。又電言如無別項糾纏，統計約五百萬兩，償款卽可商定云云。臣見吉爾斯，熱梅尼等，始則爭易兵費之名，繼則爭減代守伊犂償款之數，久之熱梅尼謂遲一年收回伊犂，又加還帖克斯川，以代守費論，至少亦須加盧布四百萬圓。臣照會中，但允加代守費盧布二百五十萬元，若幷歸伊犂西境，猶可略議增加。吉爾斯不談西境，僅稱連上年償款，統算非盧布一千萬元不可。臣嫌爲數過多，吉爾斯笑曰，俄國豈以地出售者，果爾，則以帖克斯川論之，豈僅值五百萬元乎？不過改約多端，俄國一無

所得，面子太不光彩，假此以自慰耳。臣察其意甚決，乃言熱梅尼所說僅四百萬，何得又增百萬？吉爾斯無詞折辯，故節略內仍以添償盧布四百萬元定數。查上年崇厚所議兵費償款，盧布五百萬元，合銀二百八十餘萬兩，此次俄國認出自華至英滙費，則金磅之價較賤，合前後盧布九百萬元而統算之，約計銀五百萬兩以內。臣綜觀界務，商務，償款三大端，悉心計較，與總理衙門來電囑辦之意大略相同，卽摘錄照會節略大意電請總理衙門代奏，並與俄外部說明，俟接奉電旨再行畫押。一面與布策先行商議法文條約章程底稿，逐日爭辯，細意推敲，稍有齟齬，則隨時徑赴外部詳晰申說，於和平商權之中，仍示以不肯苟且遷就之意，且以有益於中國，無損於俄人等語，開誠布公而告之。於崇厚原訂約章字句，陸續有所增減。如條約第三條，删去伊犂已入俄籍之民入華貿易游歷，許照俄民利益一段。第四條，俄民在伊犂置有田地，照舊管業，聲明伊犂遷出之民，不得援例，且聲明俄民管業既在貿易圈外，應照中國人民一體完納稅餉。並於第七條伊犂西境安置遷民之處，聲明係安置因入俄籍而棄田地之民，以防遷民雖入俄籍，而仍有佔據伊犂田土之

弊。第六條，寫明所有前此各案，以防別項需索。第十條，吐魯番非通商口岸，而設領事，暨第十三條，張家口無領事，而設行棧，均聲明他處不得援以爲例，以杜效尤。第十五條，修約期限，改五年爲十年，章程第二條貨色包件，下添註牲畜字樣，其無執照商民照例懲辦，改爲從嚴罰辦。第八條車脚運夫繞越捷徑，以避關卡查驗，貨主不知情，分別罰辦之下，聲明海口通商，及內地不得援以爲例。凡此增減之文，皆係微臣與布策商草法文約稿之時，反覆力爭而得之者，較之總理衙門三月十二日所寄廷臣奏定准駁之議，雖不能悉數相符，然合條約章程計之，則挽回之端，似已十得七八，此臣與吉爾斯布策等商量條約章程底稿，於節畧七端之外，又爭得防弊數端之實在情形也。十二月十七日，接奉電旨：『該大臣握要力爭，顧全大體，深爲不負委任，卽著照此定約畫押，約章字句，務須悉心斟酌，勿稍疏忽。』臣告知俄外部，轉奏俄皇，此邦君臣同深欽感，俄皇諭令外部尤曆崇厚原定約章，另立新約，又飭催布策速行繕約畫押。臣因節略七端之外，所爭諸端，字句尙未周妥，日夜與布策晤談而筆削之，直至光緒七年正月初九日，始得將法文約章底稿議定。又彼

此商定漢文俄文條約章程，各繕二分，而將先訂之法文，繕正二分，以資考證，逐條參酌，較對無誤。於正月二十六日，與外部尙書吉爾斯，前駐京使臣布策，公同畫押，蓋印訖，電請總理衙門代奏，仰慰宸廑。奏入報可。紀澤又慮俄約雖定，恐啟國人易視交涉之心，因備陳所經艱困，以資觀省，乃奏言：「臣於定約之摺，須宣示內外臣工，甚或流傳海外，是以未敢將委曲難言之隱，據實奏明，然微臣辦事之難，與尋常出使情形，迥不相同，有不能不瀝陳於聖主之前者。西人待二等公使之禮，遠遜於頭等，而視定議復改之任，實重於初議，原約係特派頭等全權，便宜行事之大臣所訂，臣晤吉爾斯布策諸人，咸以是否頭等，有無全權相詰，臣答以職居二等，不稱全權大臣，乃彼一則曰頭等所定，豈二等所能改乎？再則曰全權者所定，尙不可行，豈無全權者所改，轉可行乎？臣渥承眷遇，豈復希非分之寵榮，且西洋公法，凡奉派之公使，無論頭等二等，雖皆稱全權字樣，至於遇事請旨，不敢擅專，則無論何等，莫不皆然。前大臣崇厚，誤以師心自用，違旨擅行，爲便宜行事之權，蓋考之中國之憲章，各國之成例，無一而合者也。俄人亦未嘗不腹誹之，及至與臣議事，稍有齟齬，則故

以無全權非頭等之說折臣，每言使者遇事不敢自主，不如遣使前赴北京議約，較爲簡捷等語。臣亦知其藉此詞以相難，非由衷之言也，但彼國既以無全權而相輕，微臣既不免較崇厚而見絀，此其難一也。按之萬國公法，使臣議約，無不候君主諭旨，不與外部意見相合，而敢擅行畫押者。間有定而復改之事，亦不過稍有出入，從無與原約大相逕庭者。往歲崇厚急於索地，又急於回京，遽定遽歸，諸多未協，外部見臣照會，將約中要領，痛行駁斥，莫不詫爲奇談，屢以崇厚違旨擅定之故曉之，奈彼聞所未聞，始終不信，此其難二也。原約所許通商各條，皆布策駐京時，向總理衙門求之多年，而不可得者；崇厚甘受其紿，求無不應，一經畫押，彼遂據爲已得之權，再允熟商，彼卽示其莫大之惠，吉爾斯賢於布策，而不明中俄商情，經臣剴切敷陳，彼仍茫然不解，此其難三也。泰西臣下，條陳外務，但持正論，不出惡聲，不聞有此國臣民，詆及彼邦君上者，雖當辯難紛爭之際，不廢雍容揖讓之文，此次廷臣奏疏，勢難緘秘，傳布失眞之語，由於譯漢爲洋，鋒稜過峻之詞，不免激羞成怒，每謂中國非眞心和好，卽此可見其端，若於茲時，忍辱改約，則柔懦太甚，將貽笑於國人，見輕於

各國等語。臣雖設詞慰藉，而俄之君臣，懷憾難消，此其難四也。自籌兵籌餉，疊見邸鈔，而俄之上下，亦惴惴焉時有戒心，遣兵船以備戰，增戍卒以防邊，臣抵俄時，彼已勢成騎虎，若仍在俄議事，則前此之舉動為無名，故欲遣使晉京議約，以歸功於海部，無怪一言不合，俄使卽以去留相要，維時留之則要挾必多，不留則猜嫌滋甚，更恐留而仍去，適示怯而見輕，此其難五也。俄皇始命布策，向臣詢明中國意嚮，予限一月，滿限之時，經臣援引總理衙門照會駐京署使凱陽德展限三月之意，復請外部婉奏俄皇，乃許添展兩月，與臣議事。我皇上因俄事日逼，意在轉圜，一切情形，許臣由電徑達總理衙門，代奏請旨，已屬破格施恩，而事勢無常，日期甚促，有時於立談之頃，須定從違，臣於未經請旨之條，卽不敢許之過驟，然既奉轉圜之旨，又不得執之過艱，良由自滬至京，無電綫以資迅速，故雖由電請旨，非旬日所能往還，敵廷之詢問益多，專對之機權愈滯，此其難六也。猶幸我朝與俄羅斯通好二百餘年，素無纖芥之嫌，未肇邊疆之患，俄國自攻克土耳其後，財殫力竭，雅不欲再啟釁端，加以聖明俯納臣言，釋放崇厚以解其疑，辦結各案以杜其口，故其君臣悅服，修好輸

誠，布策諸人，雖堅執各條，不肯放鬆，而俄國皇帝，與其外相吉爾斯，實有和平了結之意，故得從容商改，大致就我範圍。此則列聖以來，懷柔之效，而我皇太后皇上公溥慈祥之德，有以感動之也。臣之私心過慮，誠恐議者以爲俄羅斯國如此強大，尙不難遣一介之使，馳一紙之書，取已成之約而更改之，執此以例其餘，則中西交涉，更無難了之事，斯言一出，將來必有承其弊者。竊以爲兵端將開而復息，關乎生民之氣數，而氣數不可以豫知；條約已定而可更，視乎敵國之邦交，而邦交不可以常恃。臣是以將到俄以來，辦事艱難情狀，據實直言，不敢稍存隱飾，請旨密飭海疆暨邊界諸臣，仰體聖朝講信修睦之心，至誠以待鄰封，息事而全友誼，庶幾遐荒悅服，永叶止戈爲武之休，海宇淸平，益臻舞羽敷文之盛。』諭『曾紀澤奏進改訂條約章程，著惇親王奕誴、醇親王奕譞、潘祖蔭、翁同龢，會同總理各國事務王大臣，妥核具奏。』至是王大臣等會同核覆，請予批准，從之，旣蓋印，互換於俄京。

# 七　中法兵事本末

羅惇曧

余編庚子國變記，極推李鴻章議約之功，繼編中日戰記，於鴻章深致貶詞，茲更編中法兵事本末，責鴻章尤嚴。蓋自海通以來，當外交之衝者，實惟鴻章，鴻章於庚子之役，折衝八國，終媾大和，功不可揜。而甲午甲申兩役外交之巨謬，竟以弱中國而迄於亡，則邦人所言之痛心者也。大夫君子，甯忘前車之覆哉。著者志

光緒七年，英人要求通商雲南，諭雲貴總督劉長佑議復，長佑復陳通商不便，議遂寢。是歲秋九月，長佑以法人志圖越南，以窺滇粵，上疏略云：「越南爲滇粵之脣齒，國外之藩籬，法國垂涎越南已久，開市西貢，據其要害。同治十一年，復通賊將黃崇英，規取越南東京，思渡洪江以侵諒山，又欲割越南廣西邊界地六百里，爲駐兵之所。臣前任廣西巡撫，卽命師往援，法人不悅，訐告通商衙門，謂臣包藏禍心，有意敗盟，賴毅皇帝察臣愚忠，乃得出助勦之師，內外夾擊越南，招用劉永福以折法

將沙曾之鋒，廣西兩軍，分擊賊黨，覆其巢穴，殲其渠魁，故法人寢謀，不敢遽吞越南者，將逾一紀。然法人終在必得越南，以窺滇粵之險，而通楚蜀之路。入秋以來，增加越南水師，越南四境，皆有法人之迹。東埔人感法恩德，願以六百萬口獻地歸附，越南危如累卵，勢必不支。同治十三年，法軍僅鳴砲示威，西三省已入於法，今復奪其東京，卽不圖滅富春，已無能自立。法人志吞全越，既得之後，必請立領事於蒙自等處，以擭鑛山金錫之利，現已時有法人闖入滇境，以覘形勢。儻法覆越南，逆回必導之內寇，逞其反噬之志，臣受任邊防，密邇外寇，不敢聞而不告。」奏入不報。十月，駐英法使臣曾紀澤，以越事迭與法廷辨詰，福建巡撫丁日昌，亦疏法越事，備告總署，總署以聞，諭令與北洋大臣李鴻章籌商辦法，幷諭沿邊沿江沿海督撫密爲籌辦。光緒八年二月，法人以兵艦由西貢駛至海陽，將攻取東京，直督張樹聲以聞，諭滇督相機因應。三月，移曾國荃督兩廣，法人攻越南東京，破之，張樹聲令滇粵防軍守於城外，以勦辦土匪爲名，藉圖進步，幷令廣東兵艦出洋，遙爲聲援。五月，命滇督劉長佑遣道員沈壽榕，帶兵出境，與廣西官軍連絡聲勢，保護越南。旋召劉長佑入覲，以

岑毓英署滇督長佑奏法人破東京後，每日增兵，懸萬金購劉永福，十萬金取保勝州。劉永福屢請越廷決戰，廣西提督防軍統領黃桂蘭屯諒山，永福自保勝赴越之山西，與總督黃佐炎籌禦敵，經諒山謁桂蘭言方分兵赴北甯助守，保勝有所部嚴防，法人當不得逞，惟兵力不足，丐天朝援助。劉永福者，廣西上思州人，咸豐間，粵西亂，永福率三百人出鎮南關，時粵人何均昌據保勝，永福逐而去之，遂據保勝，所部皆黑旗，號黑旗軍。同治十二年，法人破河內，法將安鄴勾結賊首黃崇英，謀占全越。黃崇英擁衆數萬，號黃旗，勢張甚。越南使諭永福歸誠，永福率所部越宣光大嶺，繞馳河內，一戰而斬安鄴，越命議和三大臣適至，法人囚之舟中，督師黃佐炎亟檄永福罷兵，旋就和，而授永福三宣副提督。黃崇英餘黨，爲廣西提督馮子材所滅，永福屢自備餉械勦匪，黃佐炎不上聞，越臣亦多忌之，永福積怨於佐炎。佐炎爲越南駙馬，大學士，督師，督撫均受節制，若清初之年羹堯也。馮子材爲廣西提督時，佐炎以事來見子材，坐將臺，令以三跪九叩見，佐炎銜之次骨。越難已深，國王阮福時憤極決戰，責令佐炎督永福出師，六調不至，法軍忌永福，故越王始終思用之。時法人佔

東京後，焚而去，以兵艦東下海陽，分駛廣南西貢，劉長佑奏謂：「山西有失，則法人西入三江口，不獨保勝無障蔽，而滇省自河底江以下，皆須步步設防，非滇粵併力以圖，不足以救越國之殘局，非水陸並進，不足以阻法人之貪謀。」廷諭長佑密爲布置。長佑命藩司唐炯率舊部屯保勝，會國荃至粵，命提督黃得勝統兵防欽州，提督吳全美率兵輪八艘防北海，廣西防軍提督黃桂蘭、道員趙沃，相繼出關。法人要中國會議越事，諭滇粵籌畫備議。法使寶海至天津，命北洋大臣會商越南通商分界事宜。吏部主事唐景崧自請赴越南招撫劉永福，中旨發雲南交岑毓英差遣。景崧乃假道越南入滇，先至粵謁曾國荃，甚韙其議，資之入越，見永福爲陳三策：上策言越爲法偪，亡在旦夕，誠因保勝傳檄而定諸省，請命中國，假以名號，事成則王，此上策也。次則提全師擊河內，驅法人，中國必能助餉，此中策也。如坐守保勝，事敗而投中國，恐不受，此下策也。永福曰：微力不足當上策，中策勉爲之。三月，法軍破南定，諭廣西布政使徐延旭出關，會商黃桂蘭、趙沃籌防。李鴻章丁憂，奪情回北洋大臣任，鴻章懇辭。至是命鴻章赴廣東督辦越南事宜，粵滇桂三省防軍，均歸節制。鴻章

奏擬赴上海暫駐，統籌全局。法使臣寶海商界事久不協，奉調回國，以參贊謝滿祿代理。劉永福與法人戰於河內之紙橋，大破法軍，陣斬法將李威利，越王封永福一等男。徐延旭奏留唐景崧防營効用，併陳永福戰蹟。朝旨促李鴻章回北洋大臣任，並詢法使脫利古至滬狀，令鴻章定期會議。脫利古詢鴻章，中國是否助越，鴻章仍以邊界勦匪爲詞。法國新簡使臣德理就任，法兵攻克順化，迫越南議約。鴻章與法使議不就，法兵聲言犯粵，廣東戒嚴。總署致法使書言越南久列藩封，歷經中國用兵勦匪，力爲保護，今法人侵陵無已，豈能受此蔑視，倘竟侵我軍駐地，惟有開仗，不能坐視。朝旨令徐延旭飭劉永福相機規復河內，法軍如犯北甯，即令接戰。命滇督增兵防邊，唐炯迅赴前敵備戰，并濟永福軍餉，旋命岑毓英出關督師。法兵破越之山西省，將犯瓊州，以彭玉麟爲欽差大臣督粵師。彭玉麟奏：『法人逼越南立約，欲中國不預紅河南界之地，及許在雲南蒙自縣通商，顯係圖我滇疆，冀專五金之利，不特滇粵邊境不能解嚴，即廣東天津，亦須嚴備，彼以虛聲，我以實應，疲於奔命，必至財力俱窮。據候補道王之春言，有鄭官應者，幼從海舶，徧歷越南暹羅，暹王粵人

鄭姓，其掌兵政者，皆粵人，與官應談法越戰事，皆引爲切膚之痛，伊國與越之西貢毗連，嘗欲出其不意，攻其不備，由暹羅潛師以襲西貢，先覆法酋之老巢，又英國屬地曰新嘉坡極富庶，粵人居此者十餘萬，擬懸重賞，密約兩處壯士，俟暹國兵到時，舉兵內應，先奪其兵船，焚其軍火，此二端較有把握，擬密飭鄭官應潛往結約，該國素稱忠順，鄉誼素敦，倘另出奇軍，西貢必可潛師而得。擬再派王之春改裝易服，同往密籌，屆時密催在越各軍，同時並舉，西貢失，則河內海防無根，法人皆可驅除，越南可保。』奏入，諭言：『暹羅國勢本弱，自新嘉坡孟加拉等，爲英所據，受其挾制，朝貢不通，豈能更出偏師，自挑強敵？鄭官應雖與其國君臣有鄉人之誼，恐難以口舌游說，趣令興師。且西貢新嘉坡，皆貿易之場，商賈者流，必無固志。懸賞募勇，需款尤鉅，亦慮接濟難籌，法人於西貢經營二十餘年，根柢甚固，中國無堅輪巨砲，未能渡海出師，擣其巢穴。即使暹羅出力而無援兵以繼其後，法人回救，勢必不支，況英法迹雖相忌，實則相資，彼見暹羅助我用兵，則猜刻之心益萌，併吞之計益急，恐西貢未能集事，而越南先已危亡，該尚書所奏，多采近人魏源成說，移其所以制英者轉

而圖法，兵事百變，未可徇臆度之空談，啟無窮之邊釁，倘機事不密，先傳播新聞紙中，爲害尤鉅，該尚書所稱言易行難者，諒亦見及於此。』越南王阮福時薨，無子，以堂弟嗣立，法人乘越新喪，以兵輪至富春，攻順化海口占之，入据都城。越嗣君不賢，在位一月，輔政阮說，啟太妃廢之，改立阮福昇，至是乞降於法，與立約二十七條，其第一條，即言中國不得干預越事。此外政權利權，均歸法人，越王諭諸將退兵，重在逐劉團也。滇撫唐炯屢促永福退兵，永福欲退保勝，黑旗軍士皆扼腕憤痛，副將黃守忠言公可退保勝，請以全軍付末將守山西，有功公居之，罪歸末將，永福乃不復言退。徐延旭奏言：『越人倉卒議和，有謂因故君未葬，權顧目前者，有謂因廢立之嫌，廷臣植黨搆禍者。迭接越臣黃佐炎等鈔寄和約，越誠無以保社稷，中國又何以固藩籬？越臣輒以俟葬故君，即須翻案爲詞，請無撤兵，劉永福仍駐守山西，法人擬添兵往攻。越王阮福昇嗣位，具稟告哀，并懇准其遣使航海詣闕乞封，越國人心渙散，能否自立，尚未可知。』并將法越和約二十七款，及越臣黃佐炎來稟，錄送樞府。大學士左宗棠出爲兩江總督，嚴備長江防務；粵督張樹聲，自請出關，得旨命帶兵

輪赴富春。樹聲奏廣東無鉅艦可出大洋，乃不果行。左宗棠請飭前藩司王德榜募勇赴桂邊扼紮，得旨歸徐延旭節制。十一月，法人破興安省。拘巡撫布政按察至河內槍斃之，進攻山西，破之，劉團潰，永福退守興化城。雲軍統領總兵丁槐來撫潰師。十一月，越嗣王阮福昇暴卒，或云畏法偪自裁，或云奸黨進毒，國人立前王阮福時第三繼子爲王，輔政阮說之子也。徐延旭奏報山西失守，北寧斷無他虞，廷旨責其夸張。光緒十年，正月，江督左宗棠以病乞免，命裕祿署江督。李鴻章奏：『越南山西之戰，滇軍與劉永福所部，憑城固守，殺傷相當，卒致退舍，非鏖戰之不力，實器械之未精，近年北洋所購新式槍，皆精堅適用，淮練各軍，皆改習洋操，而滇粵閩浙防軍器械缺乏，操法尚未講求，臣已分購德美新式槍砲，咨商滇粵閩浙各督撫，先令分撥之數，照原價領撥，各省誠能嚴督練習，庶折衝制勝，稍有把握。』得旨報可。唐景崧在保勝，上樞府書言：『滇桂兩軍偶通文報，爲日甚遲，聲勢實不易聯絡。越南半載之內，三易嗣君，臣庶皇皇，類於無主，欲培其根本以靖亂源，莫如遣師直入順化，扶翼其君，俾政令得所，以定人心，而清匪黨，則敵燄自必稍戢，軍事庶易措手。若不

爲藩服計，則北圻沿邊各省，我不妨直取，以免坐失外人，否則首鼠兩端，未有不歸於敗者也。』劉永福謁岑毓英於家喩關，毓英極優禮之，編其軍爲十二營，法軍將攻北寧，毓英遣景崧率永福全軍赴援，桂軍黃桂蘭趙沃，方守北寧山西之圍，桂蘭等坐視不救，永福憾之深，景崧力解之，乃赴援。景崧勸桂蘭離城擇隘而守，桂蘭不從。二月，法兵攻扶良，總兵陳得貴乞援，北寧援師至，扶良已潰，法兵進逼北寧，黃桂蘭趙沃敗奔太原，劉永福坐視不救。延旭老病，其下多所欺蔽，與趙沃有舊，偏信之。趙沃庸懦，其將黨敏宣作奸欺肆，以蔽延旭，敵犯北寧，敏宣先遁，陳得貴爲前廣西提督馮子材舊部，驍勇善戰，子材曾劾延旭，延旭怨之，幷怨得貴，及北寧陷，乃奏戮之，敏宣亦正法，延旭方寸亂，調度失宜，有旨革職留任。三月，命湖南巡撫潘鼎新，辦廣西關外軍務，接統徐延旭軍。黃桂蘭懼罪仰藥死。時樞臣屢被劾，孝欽后亦極不慊於恭親王，乃降旨言：『恭親王奕訢等，始尚小心匡弼，繼則委蛇保榮，近年爵祿日崇，因循日甚，每於朝廷振作求治之意，謬執成見，不肯實力奉行，屢經言者論列，或目爲壅蔽，或劾其委靡，或謂其簠簋不飭，或謂其昧於知人，本朝家法綦嚴，若謂

其如前代之竊權亂政，不惟居心所不敢，亦法律所不容，只以上數端，貽誤已非淺鮮，若仍不改圖，專務姑息，何以副列聖之貽謀，將來皇帝親政，又安能臻諸上理？若竟照彈章一一宣示，即不能復議親貴，亦不能曲全耆舊，是豈朝廷寬大之政所忍爲？恭親王奕訢，大學士寶鋆，入直最久，責備宜嚴，姑念一係多病，一係年老，茲特錄其前勞，全其末路，奕訢着加恩仍留世襲罔替親王，賞食全俸，開去一切差使，並撤去恩加雙俸，家居養疾。寶鋆着原品休致。協辦大學士吏部尚書李鴻藻，內廷當差有年，祇爲囿於才識，遂致辦事竭蹶；兵部尚書景廉，祇能循分供職，經濟非其所長；均開去一切差使，降二級調用。工部尚書翁同龢，甫直樞廷，適當多事，惟既別無建白，亦有應得之咎，着加恩革職留任，退出軍機處，仍在毓慶宮行走，以示區別。』命禮親王世鐸，戶部尚書額勒和布，閻敬銘，刑部尚書張之萬，均在軍機大臣上行走。工部左侍郎孫毓汶，在軍機大臣上學習行走。故事召見樞臣，皆全班進，亦間有首輔獨對者，是日獨召領班章京入見，御前擬諭旨以上，硃書授之以出，前此所未有也。三月，諭言：『徐延旭株守諒山，僅令提督黃桂蘭，道員趙沃，駐守北寧，該提督等

遇敵先潰，殊堪痛恨，徐延旭革職拿問。黃桂蘭趙沃潰敗情形交潘鼎新查辦。」以王德榜署廣西提督，德榜辭不拜。唐炯未奉諭旨，擅行回省，不顧邊事，以致山西失守，唐炯革職拿問，以張凱嵩爲雲南巡撫，奕劻管理總理各國衙門事務，諭江督曾國荃嚴備江防。北寧敗後，延旭以唐景崧護軍，收集敗殘，申明約束，延旭謂景崧曰：「吾誤信黃趙，致事敗至此，悔不早用君。」把總石中玉，謁延旭於諒山，痛數北寧將帥之誤，延旭曰：「汝胡不早言？」中玉曰：「吾數請謁，而左右拒我，何言耶？」中玉寓延旭行館側，嘗詈延旭左右弄權蒙蔽，達旦不休。延旭從容呼曰：「石中玉怒何太盛耶？休矣，吾知之矣。」醇親王奕譞，奉太后命，會同商辦軍機處要政，俟皇帝親政後，再降懿旨，蓋隱若首輔，以天子父不令入直也。宗室國子監祭酒盛昱奏言：「醇親王自光緒建元以後，分地綦崇，不當嬰以世事，當日已自請開去一切差使，今奉入贊樞廷之旨，綜繁賾之處，則悔尤易集，操進退之柄，則怨讟易生，嘉慶四年，以軍機處事煩，暫令成親王永瑆入直，後以國家定制未符，仍令退出，誠以親王爵秩較崇，有功而賞，賞無可加，有罪而罰，罰所不忍。恭親王參贊密勿，本屬權宜，況醇親

王又非恭親王之比，請收回成命。』左庶子錫鈞言：『若令醇親王入直內廷，聖心有所未安，若令樞臣就邸會商，國體亦有未協。以尊親之極，處嫌疑之處，反諸初衷，未能相副。』御史趙爾巽言：『樞臣恃有商辦之名，遇事便於諉卸，設有貽誤，廷臣論列，莫得主名，醇親王謀國之苦衷，與引嫌之初志，亦不能自白。』奉懿旨言：『垂簾以來，揆度時勢，不能不用親藩，進參機務，此不得已之深衷，當爲在廷諸臣所共諒，此次諭令醇親王奕譞與諸軍機大臣會商，本爲軍機處辦理要政而言，幷非尋常諸事概令與聞，奕譞已一再堅辭，當經曲加獎勵，並諭俟皇帝親政，再降諭旨，始暫時奉命。軍機政事，樞臣亦不能諉卸。』王德榜力辭廣西提督，遂以唐仁廉署。法軍近據興化，粵稅司美人德璀琳告李鴻章，願居間議和，鴻章以聞，命鴻章妥籌辦理，又諭言：『李鴻章屢被參劾，畏葸因循，不能振作，朝廷格外優容，未加譴責，兩年來法越搆衅，任事諸臣，一再延誤，挽救已遲，若李鴻章再如前在上海之遷延觀望，坐失事機，自問當得何罪？此次務當竭誠籌辦，如辦理不善，不特該大臣罪無可寬，即前此總理衙門王大臣，亦一併治罪。』法人以兵艦八艘窺廈門，命沿海邊防，力

籌守禦。朝廷以將帥多撓敗，思用宿將，前湖南提督鮑超引病在籍，命川督丁寶楨存問，幷察其能否出膺重任。前直隸提督劉銘傳亦引病在籍，命直督李鴻章促召來京。署左副都御史張佩綸奏法人將來必索劉永福，請飭李鴻章岑毓英顧全大局加意保全。諭鴻章等先事籌計。前大學士左宗棠奏目疾稍愈，朝旨促其來京。法艦窺上海吳淞口，江督曾國荃命提督李成謀，李朝斌嚴防。命通政司通政使吳大澂會辦北洋事宜，內閣學士陳寶琛會辦南洋事宜。翰林院侍講學士張佩綸會辦福建海疆事宜，均專摺奏事。是時大澂等好談兵事，佩綸寶琛，尤以彈劾大臣著風節，與張之洞，寶廷、鄧承脩，劉恩溥，好論時政，陳得失，一時有清流黨之目。孝欽后亦紓懷聽從，以海疆多故，同時有會辦之命，蓋欲試其才也。是時李鴻章與法總兵福祿諾議和，條欵將就緒，諭滇桂防軍，候旨進止。鴻章旋以和約五款入告：其一，中國南界毗連北圻，法國約明，無論遇何機會，並有他人侵犯，均應保護。其二，中國南界，既經法國與以實據，不虞侵佔，中國約明將北圻防營，撤回邊界，幷於法越所有已定與未定各條約，均置不理。其三，法國不向中國索償兵費，中國亦應許以毗連北

圻之邊界，法越貨物，聽其運銷。其四，法國將來與越改約，決不插入傷中國體面語，並將以前與越所立約，關礙東京者，全行銷廢。其五，兩全權簽押三月後，另訂細款。朝旨報可，予鴻章全權畫押。鴻章奏言：「自光緒七年以來，曾紀澤與法外部總署，曁臣與寶海，脫利古等，往復辨論案卷盈帙，均無成議，愈變愈壞，迨山西北寧失陷，法燄大張，越南臣民，望風降順，事勢已無可爲，和局幾不能保。今幸法人自請言和，删改越南條約，雖不明認爲我屬邦，但不加入違悖語意，越南豈敢藉詞背畔。通商一節，諭旨不准深入雲南內地，既云北圻邊界，則不准入內地明矣。兵費宜拒一節，該國本欲訛索兵費六百萬磅，經囑馬建忠等，歷與駁斥，今約內載明，不復索償，尙屬恭順得體。中國許以北圻邊界運銷貨物，足爲中法和好互讓之據。至劉永福黑旗一軍，從前乘法兵單寡之時，屢殪法將，法人恨之，必欲報復。上年曾紀澤迭與法外部商議，由中國設法解散，而法廷添兵攻取，意不稍回。去冬克山西，黑旗精銳，傷亡甚多，已受大創，今春劉永福增募四千人援北寧，亦不戰而潰，其禦大敵何怯也。華人專採虛聲，欲倚以制法，法人固深知其無能。此次福祿諾絕未提及，我自不便

深論，將來另派使臣，若議及此，當令滇桂疆臣，酌定妥置之法。惟目下和議已成，法人必無翻覆，法兵必漸減撤，滇桂邊防各軍，亦宜及早整頓。聞劉永福所部冗雜騷擾，與越民爲仇，實爲邊境後患，擬請旨密飭滇桂嚴明約束，酌加淘汰，妥籌安置，則保全多矣。』鴻章始終主和，而士論皆主戰，彈劾鴻章無虛日。法越搆釁，綿延三年，致法占越南，和戰仍無定見，鴻章堅持和議，而法約已明認越南歸法保護，尙飾言不傷中國體面，越南不敢藉詞背畔，當時外交，皆以推宕粉飾，致喪主權，多此類也。

岑毓英以興化萬難駐師，轉饟不繼，退守邊境，毀興化城樓而去。劉永福軍退駐保勝。其時電報未通，奏摺往返，須五十餘日，滇桂軍隊相距遠，常月餘不通問，而每事必候旨進止。毓英旣退館司，中旨切責，粵督張樹聲，請展辦廣州至龍州電線，關外始通電報。樹聲以病乞休，命山西巡撫張之洞署粵督。法總兵福祿諾臨行，言派隊巡察越境，及驅逐劉團，鴻章不以聞，疊旨申斥。法使以簡明條約，法文與漢文不符相詰，朝旨責鴻章辦理含混，責成竭力籌備，爲自贖之地，輿論均集矢鴻章，指爲通夷，致比諸秦檜賈似道，朝廷亦屢切責之，然舍鴻章外，更無練習外事者，故洋務仍

一倚鴻章。當同治九年，天津戕教，焚法國領事館。法人要挾甚奢，英美助其迫挾，曾國藩爲直督，置天津知府知縣重典，戮戕教十六人以謝法人，朝野大詬國藩，呼爲賣國賊，湘人擯國藩，欲除其籍，通商大臣崇厚，密請免國藩，以鴻章代之，鴻章受任時，普法之戰起，法人倉皇自救，天津教案，遂漸銷滅，時論以鴻章外交之能，百倍國藩，朝廷遂倚之，洋務必以付鴻章，總署諸臣無習外事者，鴻章亦益自負，外事始終託鴻章，前後三十餘年。然法越之役，及與日本公同保護朝鮮之約，皆貽無窮之害，當定約時，鴻章固自詡甚當也。法使借端廢約，朝旨令關外軍嚴防，若彼竟來撲犯，當與之接仗。命岑毓英諭劉永福率所部來歸。潘鼎新奏法兵分路圖犯谷松屯梅二處，桂軍械缺糧乏，恐不可恃，諭責其飾卸。鴻章仍欲始終維持和議，詔予議約全權，便宜行事。續命錫珍，廖壽恆，陳寶琛，吳大澂，會同鴻章妥籌法約。當時朝廷不知全權爲代表君主，既率意與鴻章，又續派錫珍等會同議約。時淸議既皆擊鴻章，朝臣皆不敢附鴻章，議益相左矣。法軍欲巡視諒山，抵觀音橋，桂軍止之，令勿入，法將語無狀，乃互擊，大勝之。奏入，諭進規北寧，川督丁寶楨奏鮑超病愈，諭率五營赴滇

助防。並令提督黃少春，率五營赴滇南關外助戰。并照會法使，責其先行開礮，應認償款。并令告法外部，止法兵。諭各軍如彼不來犯，不必前進。法使續請議和，諭前敵桂軍調回諒山，滇軍回保勝，不得輕開釁。左宗棠病愈，以大學士入爲軍機大臣，法將孤拔欲以兵艦擾海疆，諭沿海疆臣嚴備迎擊。法使巴德逗留上海，不肯赴津，乃改派曾國荃全權大臣，陳寶琛會辦，派邵友濂劉麟祥，隨同辦理。諭言：『兵費卹款，萬不能允。越南須照舊封貢，劉永福一軍，如彼提及，須由我措置，分界應於關外空地，作爲甌脫，雲南通商，應在保勝，不得逾直白抽五，現在福州馬尾有警，如已開仗，曾國荃等無庸赴滬。』六月，法將孤拔，以兵艦八艘窺閩海，欲踞地爲質，挾中國議約，何璟張佩綸以聞。諭粤浙酌撥師船協助，法艦至臺灣之基隆，購煤，臺撫劉銘傳拒之，遽攻基隆礮台，曾國荃陳寶琛等與法使議約於上海，國荃許給撫卹費五十萬，奉旨申斥。并言陳寶琛向來遇事敢言，亦隨聲附和，殊負委任，并傳旨申斥。寶琛與國荃論事不合，國荃恆輕之，寶琛亦力詆國荃，自申斥後，愈齟齬矣。美使居間調停和約，諭國荃等候之。粤督張之洞，請飭南北洋各派兵船，合力援閩，諭南北洋商

定。彭玉麟請飭彭楚漢，程文炳，率兵赴閩助防。滬中議約，久不就，諭言曾國荃電送巴德諾照會無理已甚，不必再議，惟有一意主戰，著曾國荃陳寶琛，卽回江寧辦防，許景澄同往助理，劉麟祥隨同辦事，幷婉謝美國。又諭岑毓英令劉永福先行進兵，迅圖規復北圻，岑毓英潘鼎新關內各軍，陸續進發，以法人失和布告各國。李鴻章以戰事起，慮招商局輪船或淪於敵，因命道員馬建忠，以招商局產歸美國旗昌洋行認售，由律師担文保證，候戰事定，原價收回。爲言官所劾，朝旨責鴻章，鴻章言：「各國通例，本國商船，改換他國旗幟，須在兩國未開衅之前，黑海之戰，俄商皆懸德美旗，有二艘換旗於戰事三日前，遂爲法人所奪，復有二艘易旗於戰前，暗立售回之據，亦爲英國所奪，非實在轉售他國必不能保護，此萬國通行之公例。馬建忠知法事將行決裂，毅然定議，將來收回關鍵，惟担文是問，不容稍有反覆，法人疑招商局輪船，並非實售與美，尙思乘間攫拿，故未便入告，求默鑒而曲原之。」

七月，法國公使謝滿祿下旗出京。鮑超以兵少不願出關，命招集舊部赴前敵。法兵攻破基隆礮臺，總兵曹志忠，提督章高元等戰却之。朝廷忠倚劉璈擊法軍，乃

賞劉永福記名提督；以連絡劉團爲唐景崧功，賞景崧五品卿銜。以總署乏才，命李鴻章令道員馬建忠入見。諭旨宣告法人罪狀，言：『越南爲我封貢之國，二百餘年，載在典册，中外咸知，法人狡焉思逞，先據南圻各省，旋又進據河內，戮其人民，利其土地，奪其賦稅，越南闇懦苟安，私與立約，並未奏聞，挽回無及，越亦有罪也，是以姑與包涵，不加詰問。光緒八年冬間，法使寶海在天津，與李鴻章議約三條，當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會商妥籌，法人又撤使翻覆，我存寬大，彼益驕貪，越之山西北寧等省，爲我軍駐紮之地，淸査越匪，保護屬藩，與法國絕不相涉，本年二月間，法兵竟來撲犯，當經降旨宣示，正擬派員進取，力爲鎭撫，忽據該國總兵福祿諾，先向中國議和，其時該國因埃及之事，汲汲可危，中國明知其勢處迫逼，本可峻詞拒絕，而仍示以大度，許其行成，特命李鴻章與議簡明條約五款，互相畫押，諒山保勝等軍，應照議於定約三月後調回，迭經諭飭各防軍扼紮原處，不准輕動開釁，帶兵各官，奉令維謹。乃該國不遵定約，忽於閏五月初一初二等日，以巡邊爲名，在諒山地方，直撲防營，先行開礮轟擊，我軍始與接仗，互有殺傷，法人違背條約，無端開釁，傷我官兵，

本應以干戈從事，因念訂約通好二十餘年，亦不必因此盡棄前盟，仍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與在京法使往返照會，情喻理曉，至再至三。閏五月二十四日，復明降諭旨，照約撤兵，昭示大信，所以保全和局者，實屬仁至義盡。如果法人稍知禮義，自當翻然改圖，乃竟始終怙過，飾詞抵賴，橫索無名兵費，恣意要挾，輒於六月十五日，佔據臺北基隆山礮臺，經劉銘傳迎剿獲勝。本月初三日，何璟等甫接法領事照會開戰，而法兵已自馬尾先期攻擊，傷壞兵商各船，轟壞船廠，雖經官軍焚燬法船二隻，擊壞雷艇一隻，並陣斃法國兵官，尙未大加懲創。該國專行詭計，反覆無常，先啟兵端，若再曲予含容，何以伸公論而順人心，用特揭其無理情節，布告天下。』時總署大臣至十餘人，奕劻，福錕，崑岡，閻敬銘，徐用儀，錫珍，許庚身，周德潤，陳蘭彬，周家楣，吳廷芬，張蔭桓，獨陳蘭彬曾使美國，而才識庸闇，餘皆不達外事者也。張蔭桓以道員入爲太常寺卿，精敏號知外務，以最後輩務攬權，爲同列所忌，又非出身科舉，士論恆卑之。御史孔憲瑴，乃摭其致上海道私函，爲洩漏秘密，劾之，諭退出總署。太后亦以總署大臣，多不勝任，乃並罷周家楣，吳廷芬，崑岡，周德潤，陳蘭彬，皆緣蔭桓被

劾而起，朝列乃益恨蔭桓矣。漕督楊昌濬，赴閩督師。潘鼎新以越南瘴重，方暑艱于進攻，請俟秋後出師。諭言劉永福一軍，久居越南能耐瘴，令先進。御史吳峋以法國交涉事劾總署諸臣，尤痛詆閻敬銘，時敬銘以精刻得太后歡，屢降旨辨敬銘，斥吳峋。左宗棠在樞府怙功偏執，同列苦之，以閩省軍務，出爲欽差大臣，以將軍穆圖善，漕督楊昌濬充帮辦，學士張佩綸充會辦，兼船政大臣，召詹事何如璋還京，命宗棠駐兵於閩浙之處，主調度。法艦攻毀江蘇之長門礮台，將攻吳淞口，曾國荃嚴備之。張佩綸奏：『法提督孤拔，以兵輪入馬尾，窺伺船廠。閏五月二十八日，臣親率黃超羣兩營，駐防馬尾，其時法船僅五艘，我船揚武及兩蝨船，共三艘，尋何如璋將振威伏波調回，張之洞亦以飛雲濟安來援，我軍聲勢略壯。法乃增大兵輪二號，魚雷二號，入口相逼。臣屢請先發，請互援，不得，勉以藝新福星兩小船，及艇船商船，雜而牽制。及至六月二十以前，船略相等，而我小彼大，我脆彼堅，六月二十以後，彼合口內外常有十二三艘，出入便活，而我軍則止於兵船礮船兩號，臣以爲憂，密調諸將，以兵不厭詐，水戰尤爭呼吸，欲仍行先發之計。而諸將枕戈待旦，多者四十餘日，少亦

二三十日，均面目枯槁，憔悴可憐，加以英美來船，與法銜尾，奇謀秘策，不可復施，臣知不敵，顧求援無門，退後無路，惟與諸將以忠義相激勸而已。前月二十八日，及本月初一日之電報可覆按也。當六月下旬，美提督晤何如璋，以調處告，稅務司賈雅格，函告督臣，又有英提督英領事欲調處之說。其辭甚甘，其事則嚴，臣亦知其意而無如與國牽制何。初一二日大雨如注，風勢猛烈，初二日子夜，初三日黎明，臣以手書飭諸管駕相機合力，有初三日風定，法必妄動之語。未刻，而法人礮聲作矣。臣一面飭陸軍整隊，並以小礮登山，爲水師相應，一面與何如璋各升山巔觀戰。緣是日法以潮大風順，於口外驟入一大船，發礮爲號，猛攻我軍，我船本約以各輪萃攻其上游各船，而以艇船商船夾攻其下游各船。法大船入，則以六艘截振威飛雲濟安於下，而以五大輪一魚雷船合攻揚武。比臣至山，則揚武已爲敵魚雷所碎，法船方圍攻福星，該管駕陳英轉捩甚靈，放礮亦捷，酣戰不退，兩蝨船用礮助擊，相持至一時之久，一大船中礮退駛，他船亦皆桅斜枝洞。奈大小過懸，衆寡不敵，未幾而該船及兩蝨船，相繼沈燬，伏波藝新，亦各中礮駛上中岐，則我上流之船已沒。其下流之

船，法以雙桅三筒鳥波鐵船爲最大，振威爲其所擠，立斷爲兩，飛濟二輪還礮之聲，猶相應答，法駛一魚雷船近之，則騍爲我台上一礮所中，立沒於水，而鳥波亦爲我礮攢擊，火藥艙立時焚沒，飛濟兩艘，卽帶火流下，則高騰雲已爲礮擊中而死。我所餘之艇哨各船，及所製雷船，與木牌引火之具，以潮力牴牾，逆激不能上，皆爲法乘勝轟擊，都盡，併泊近廠河之商船亦焚。計法焚一輪，壞一輪。沈一雷船；我則七兵輪，兩商船，及艇哨各船，均燼。惟餘伏波藝新兩輪，少受傷損，卽行駛回。此次法人譎計百出，和戰無常，彼可橫行，我多顧慮，彼能約從，我少近援，一月之久，彼稔知我鄰疆畛域，士卒孤疲，輒乘雨後潮急，彼船得勢，違例猝發，天實爲之，謂之何哉。各船軍士，用命致死，猶能鏖戰兩時，死者灰燼，存者焦傷，臣目擊情形，實爲酸痛。臣甫到閩，孤拔踵至，明不足以料敵，材不足以治軍，妄思以少勝多，露廠小船，圖當大敵，卒至寇增援斷，久頓兵疲，軍情瞬息萬變，臣既制於洋例，不能先發以踐言；復狃於陸居，不能登舟以共命；實屬咎無可辭，惟有仰懇將臣革職交刑部治罪，以明微臣惶悚之忱，以謝士卒死綏之慘。至連日洋商及我軍傳說，或云法燬六船，或云孤拔受傷已

死，或曰烏波管駕已死，或云法焚溺三百人，要之我軍既已大折，彼亦應稍有死傷，傳聞異辭，卽確亦不足信，惟此奏就臣所目見，參以各軍稟報，不敢有一字揑飾，一語含糊，再蹈奏報不實之罪。』何如璋亦奏，內海各師船，被法艦隔林礮掃盡，輪船被燬九艘，與佩綸奏略同。諭言：『此次因議和之際，未便阻擊，致法人得逞狡謀，各營將士，倉猝抵禦，猶能殄敵，並傷其統帥，其同心效命之忱，實堪嘉憫。』提督黃超羣等賞賚有差，閩督何璟，閩撫張兆棟，下吏嚴議，以學士張佩綸措置無方，意氣用事，奪三品卿銜，下吏議。將軍穆圖善，功過相抵，免議。命許庚身入樞府，鴻臚卿鄧承修入總署。八月，李鴻章拜大學士。諭言：閩廣東督撫出示曉諭沿海居民，忠義報效，令在海面將法船帶水淺擱，食置毒物等語，并新嘉坡檳榔嶼等處華人，一併備及，此等告示在內地張貼，措詞轉失正大，新加坡等處既非屬地，恐輾轉訛傳，反生事端，彭玉麟張之洞等，均傳旨申飭。諭關外軍逼西貢以綏攻臺之兵，命劉永福迅攻太原北甯，永福意不欲行，諭岑毓英促之。馬江之戰，張佩綸漫無布置，倉卒敗衂，閩人恨之深。李鴻章力持和議，屢戒佩綸勿輕啟衅；閩督何璟，自以書生不諳兵事，屢

請解職，朝令楊昌濬代之，旋命大學士左宗棠督閩師，皆未至軍，事皆主於佩綸，佩綸實不知兵，而意氣極盛，總督何璟，巡撫張兆棟，皆曲意事之。佩綸狃於鴻章之議，謂和約旦夕成，戒軍士勿妄戰，聽法船入閩口，及法艦大集，船政大臣何如璋，仍嚴諭各艦，不得妄動，及法人遽發礮，各艦熸焉，閩人切齒於佩綸如璋，并詆如璋通款於敵。及佩綸飾詞入告，皆大憤，編脩潘炳年等，呈都察院代奏，言『臣等於馬江敗後，迭接閩信，皆言張佩綸何如璋，聞警逃竄，竊以挫敗情形，衆目昭著，朝廷明見萬里，諒諸臣不敢再有揑飾，是以未敢率行上聞。讀八月初一日諭旨，方審該大臣前後奏報，種種虛揑，功罪顚倒，乖謬支離，與臣等所接閩信，判若歧異，不得不披瀝上陳。初一日，法人遞戰書於揚武管駕張成，張成達之何如璋，秘不發。初二日，各國領事商人均下船，衆知必戰，入請亟備，張佩綸斥之出，軍火靳不發，嗣洋教習法人邁達，告學生魏瀚，明日開仗，魏瀚畏張佩綸之暴，不敢白。初三早，見法船升火，起椗，始馳告，而法已照會未刻開戰。張佩綸怖，遣魏瀚向孤拔乞緩，以詰朝爲請，比登敵舟，而礮聲已發，戰船猶未啟椗裝藥，敵發巨礮七，福星，振威，福勝，建勝殊死戰，船相繼

碎，餘船放火自焚。是役也，燬輪船九，龍槽船十餘，小船無數，伏波藝新二艘，均逃回自鑿沈，林浦陸勇盡潰，而法船僅沈魚雷一艘，此初三日大敗之情形也。張佩綸，何如璋，甫聞砲聲，卽從船局後山潛逃，是日大雷雨，張佩綸跣而奔，中途有親兵曳之行，抵鼓山麓，鄉人拒不納，匿禪寺下院，距船廠二十餘里。次日，抵鼓山之彭田鄉，適有廷寄到，督撫覓張佩綸不得，遣弁四探，報者賞錢一千，遂得之。何如璋奔快安施氏祠，鄉人焚祠逐之，寅夜投洋行宿焉，晨入城，棲兩廣會館，市人又逐之，後踉蹌出就張佩綸於彭田鄉，張佩綸恐敵蹤跡及之，紿何如璋出廠，自駐彭田鄉。累日偵知敵出攻長門，將謀竄出，始回。此張佩綸何如璋狼狽出奔之情形也。何璟，張兆棟，平日狃於和議，於海防毫無布置。藩司沈葆靖，尤以戰事爲非，凡屬防饟，輒拒不發款，兵無主帥，饟無專責，議者固知閩事之必敗也。所恃爲長城者，以張佩綸平日侈談兵事，中外戰局伊始，身膺特簡，臨事必有把握，及閱閩信，陳其種種謬戾情形，則喪師辱國之罪，張佩綸實爲魁首，何如璋次之。何以言之？朝廷以督撫不知兵，簡張佩綸偕劉銘傳往，劉銘傳渡臺，卽封煤廠，逐法人。張佩綸出都，卽聞其意頗怏怏，到閩

後，一味驕倨，督撫畏其氣燄，事之維謹，排日上謁，直如衙參，竟未籌及防務。至法船駛入馬尾，倉卒乃以入告，張得勝緝得引港奸民，請辦，張佩綸竟置不理，衆益駭然。而張佩綸尙侈然自大，漫不經心，水陸各軍，紛紜號召，迨各將請戰，又以奉旨禁勿先發爲詞，臣等不知各口各擊之諭，何日電發，不應初三日以前，尙未到閩。卽使未到，而諭旨禁其先發，非倂輪船起椗管駕請軍火而悉禁之也，一概不允，衆有以知張佩綸之心矣。身爲將帥，足未登於輪船，聚十一艘於馬江，環以自衛，各輪船管駕，疊陳連艦之非、張佩綸斥之。入白開戰之信，張佩綸又斥之。事急而乞緩師於敵，如國體何？開砲而先狂竄，如軍令何？中岐卽馬尾，彭田卽鼓山後麓，張佩綸自諱其走，欲混爲一，如地勢迴隔何？敵攻馬尾，張佩綸於是日始竄彭田，而冒稱力守船廠，如不能揜閩人耳目何？且何如璋實賚戰書，張佩綸與之同處，知耶不知耶？臣等不能爲張佩綸解也。臣聞張佩綸敗匿彭田，以請旨逮問爲詞，實則置身事外，證於外間風聞，張佩綸所恃爲奧援之人，私電函致，有閩船可燼，閩廠可燬，豐潤學士必不可死之語。（按此語暗指李鴻章）是則張佩綸早存不死之心，無怪乎調度乖謬，聞

戰脫逃，肆無忌憚如此也。何如璋實督船政，旦夕謀遁，棄廠擅走，已有罪矣，而謀匿戰書，意尤叵測。復於六月一日，將船政局存銀二十六萬，藉名採辦，私行兌粵，羣議其盜國帑，言非無因。張佩綸素以搏擊爲名，何如璋荒謬至此，幷無一疏之劾，謂非狼狽相依，朋謀罔上，所不敢信。若不嚴予懲辦，何以謝死事二千餘人，何以儆沿海七省之將帥，何以服唐炯、徐延旭之心，何以塞泰西挪揄之口。請密派公正大臣，如彭玉麟等馳往查辦，澈底根究，自可得其罪狀。』得旨派左宗棠、楊昌濬查辦。滇督岑毓英自請赴前敵，已革滇撫唐炯檻送至京，下刑部獄，嚴訊。吏議張兆棟、何如璋，皆褫職。諭『此次法人肆意要挾，先開兵釁，中國屢予優容，已屬仁至義盡。現在戰局已成，儻再有以賠償等詞進者，卽交刑部治罪。』法人攻蘇元春關外之軍，元春擊沈法艦一艘，斃法酋一人，連戰屢捷，奏入，獎元春孤軍當勁敵，賞賚有差。王德榜久無功，朝旨切責。提督方友升、總兵周壽昌與法軍戰於郎甲，敎民導法軍襲入，友升等大敗。劉永福命黃守忠、吳鳳典進規宣光，法船擾臺南，澎湖危甚，劉銘傳乞援於北洋，李鴻章以北洋艦小，不足當巨艦，無從赴援入告。諭旨但勉銘傳固守，不能

救也。以劉銘傳爲臺灣巡撫。左宗棠議援臺，派南洋兵輪五艘，北洋兵輪五艘，會於滬上，命楊岳斌統之入閩，爲援臺之師，曾國荃電告鴻章，言南洋兵艦脆弱，不能當巨艦，鴻章以聞，朝旨言：『臺灣信息不通，情形萬緊，曾國荃意存漠視，不遵諭旨，可恨已極，着交部嚴加議處，卽着妥派兵輪與李鴻章派出之兵輪，迅赴福建，交楊昌濬調遣。該大臣等倘再遷延，致誤戎機，自問當得何罪。左宗棠楊岳斌，迅速赴閩，無稍遲延。』國荃旋革職留任。法兵攻基隆，踞之，旋攻滬尾，提督孫開華章高元劉朝祐，候其登岸擊之，斃法酋一人，奪其旂，劉銘傳以聞，賞賚有差。初法人之攻臺灣，劉銘傳自守基隆，孫開華守滬尾，八月十三日，法攻基隆，銘傳戰却之，滬尾警急，銘傳以滬尾爲基隆後路，離府城三十里，僅恃一線之口，藉商船以通聲問，軍裝盡在府城，如滬尾有失，則前軍不戰而潰，府城必危，乃移師專守滬尾，遂勝法軍。時論以基隆之失，歸咎於營務處知府李彤恩，三次飛書乞銘傳棄基隆而保滬尾。朝旨力敦促諸帥，逐基隆法軍，左宗棠乃奏『法軍不過四五千，我兵之駐基隆滬尾者數且盈萬，劉銘傳係老於軍旅之人，何至一失基隆，遂困守臺北，日久無所設施。後詳加

訪詢，始知基隆之戰，劉銘傳已獲勝，因知府李彤恩，以孫開華諸軍爲不可戰，三次告急，銘傳乃拔隊往援，基隆遂不可復問。其實滬尾之戰，仍孫開華諸營之功。知府陳星聚，屢請攻基隆，劉銘傳謝之。獅球嶺法兵，不過三百，曹克忠所部八九營，因劉銘傳有不許孟浪進兵之語，不敢仰攻臺北。諸將領多願往攻基隆，劉銘傳坐守臺北，不圖進取。恭譯電旨，劉銘傳仍應激勵兵勇，收復基隆，不得懦怯株守，致敵滋擾。臣思劉銘傳之懦怯株守，或一時任用非人，運籌未協所致。李彤恩虛詞惑衆，致基隆久陷，厥惟罪魁，請旨卽行革職，遞解回籍，不准逗留臺灣，以肅軍政。』諭楊岳斌迅速赴閩援臺，李彤恩先行革職，交楊岳斌查辦。劉銘傳以左宗棠未加詳察，遽劾李彤恩，亦上疏抗辯言：『基隆滬尾，駐軍四千餘人，左宗棠疏稱數且盈萬，不知何所見聞？基隆疫作，將士病其六七，不能成軍，八月十三日之戰，九營僅選一千二百人，尙有扶病應敵者。當孤拔未來之先，屢接警電，滬尾兵單，礮台尙未完工，無險可扼，危險不待言。臣先函致孫開華，李彤恩，如敵犯滬尾，臣卽撥基隆之守來援。及法船犯滬尾，迭接孫開華，李彤恩，劉朝祐先後來信，俱稱法船直犯口門，升旗開礮。臣

與孫開華等早有成約，無用李彤恩虛詞搖惑。左宗棠前據劉璈稟報，稱孫開華所部，並淮軍士勇三路迎戰，獲勝，此次又奏孫開華數營戰勝，不獨於臺事未加訪察，即奏報中亦自相矛盾。臺北知府陳星聚，每見必請攻基隆，其人年近七旬，不諳軍務，經詳細告以不能進兵之故，該府隨言隨忘復稟請進攻。臣手批百餘言，告以不能遽進之道，該府復慫恿曹志忠進攻，並有危言激之，曹志忠一時憤急，遂有九月十四日之挫。陳星聚妄聽諸言，謂基隆法兵病死將盡，故日催進攻，自十五日以後，始自言不諳軍事，不再妄言。基隆靠近海口，敵船入口，即不復可守，我之所恃者山險，敵之所恃者器利，彼來攻我，我得其長，我往攻彼，彼得其長，且敵營據山傍海，兵船往泊其下，若不能逐其兵輪出口，縱窮陸軍之力，攻亦徒攻，克猶不克。臣治軍十餘年，於戰守機宜，稍有閱歷，惟事之求實，不務鋪張粉飾，若空言大話，縱可欺罔於一時，能不遺笑於中外，臣實耻之。』旋經楊岳斌奏覆，李彤恩第知滬尾兵單，不知孫開華諸將之足恃；第知臺北爲重，不知基隆一失，難以速收，未免貽誤戎機。其三次飛書告急，實由未嫻軍旅，臨事倉皇，與虛詞搖惑者有別，請照原擬革職回籍，不

准逗留臺灣，追其餘罪。是時朝廷方倚銘傳，又不欲正左宗棠之誤，楊岳斌遂以囫圇之詞覆奏。張佩綸既敗，閩人攻之急，亟欲離閩，請鴻章代乞還京，不許。鴻章命德國水師總兵式百齡，偕林泰曾、鄧世昌，率快船援臺。八月，提督蘇元春，與法軍戰於陸岸縣，總兵陳嘉，副將蘇元瑞戰甚力，敗之，賞賚有差。曾國荃遵旨派南洋快船五艘，會式百齡援臺，內閣學士周德潤，奏官軍進取越南，宜以正兵牽制河內之師，別用奇兵由車里趨老撾，直走哀牢，以暗襲順化，募用滇邊土人，必能得力，得旨交滇督詳察籌辦。當時朝士以談兵爲能，每戰事起，恒交章論兵事，朝廷亦不專倚閫外，得封章付將帥籌議，或徑采行之，蓋士夫慕曾左之功名，恒思因事自効，或空言以博時名，朝廷亦喜用書生，故張之洞、張佩綸、陳寶琛、吳大澂，皆同時並出也。是時朝鮮內亂，提督吳兆有率同知袁世凱等，統兵入王宮，代平其亂，朝命吳大澂偕慶裕續昌往籌善後，命李鴻章調回援臺之兵輪，隨丁汝昌赴朝鮮，別遣吳安康帶船入閩。劉銘傳以軍餉不繼，請就地開捐實官助餉，許之。與德國訂購軍械，並商借美款。徐延旭檻送至京，下獄嚴訊。法兵久佔基隆，嚴諭劉銘傳迅圖攻拔，銘傳奏法增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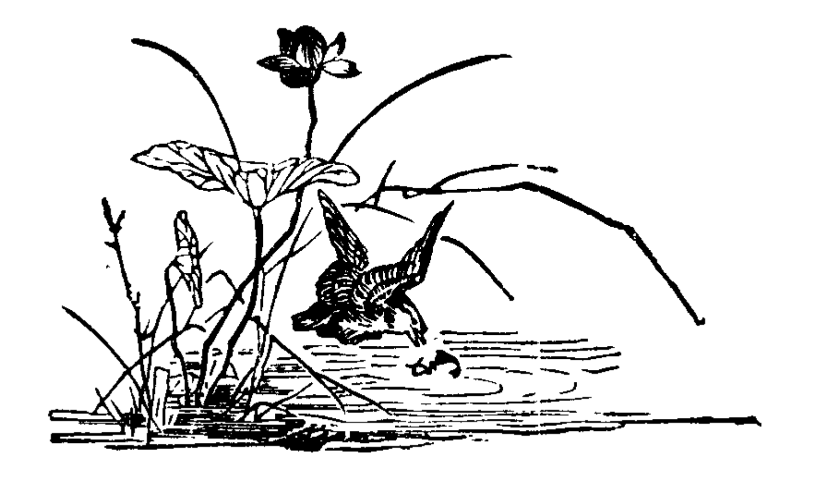
集基滬，乞援兵。朝命楊岳斌程文炳馳救。彭玉麟，張之洞，以粵防饟絀，請暫弛闈姓賭博之禁，徵饟濟軍，報可。蘇元春陳嘉與法軍戰於紙作社，陣斬法兵官四人。先是詔士民上書言事，知縣王文超奏江南防務疏懈，從九品李昌振奏劉錦棠，金順，張曜等侵蝕軍饟，朝廷畏擾，乃除士民言事之例，罪李昌振。吏議唐炯徐延旭，斬監候，命秋後處決。李鴻章，左宗棠，於唐炯罪名未定之先，輒以人才廢棄可惜，奏請錄用。丁寶楨臚舉唐炯從前戰蹟，代爲乞恩，均分別議處。張之洞保薦徐延旭文武兼資，實屬失當，姑念在粵，頗著勤勞，從寬察議。陳寶琛張佩綸，力舉唐炯，徐延旭，堪任軍事，貽誤非輕，陳寶琛嚴加議處，張佩綸於馬尾一役，尤屬調度乖方，卽行革職，來京聽候查辦。前軍機大臣恭親王，寶鋆，李鴻藻，景廉等，亦昧於知人，業於本年三月，降旨懲儆，從寬免議。廣東以購械商借英款，報可。左宗棠，楊昌濬，查辦張佩綸棄師潛逃，何如璋乘危盜帑案，爲之辯護，僅請交部議處。得旨佩綸如璋從重戍邊，左宗棠，楊昌濬夙負人望，乃意存袒護，蹈此惡習，均傳旨申斥。張之洞以援臺兵艦不能達臺，遙泊無益，請調粵防海，付李鴻章左宗棠議。浙撫劉秉璋，又請將兵船調回南洋，

不許。諭鴻章仍飭赴臺。十一月，王德榜軍大敗於豐谷。蘇元春軍不往援，唐景崧與劉永福丁槐軍攻宣光，力戰大捷，優詔奬之。法兵攻谷松，王德榜恐蘇軍不救，以致豐谷之敗，亦不往援，蘇軍敗退威埔，諒山戒嚴。馮子材幫辦廣西軍務。十二月，法軍攻諒山，據之，潘鼎新等退駐南關，龍州大震。唐景崧劉永福丁槐攻宣光，月餘不能拔。諒山失守，岑毓英慮景軍等斷後援，令勿拚孤注，景崧不可。馮子材與法軍戰於文淵，互有殺傷，法兵攻鎭南關，轟毁關門而去。提督楊玉科戰歿。鼎新退駐海村，朝命戴罪立功。元春退駐幕府。王德榜自負湘中宿將，與督師不洽，屢催援不至，鼎新劾之落職，所部歸元春轄之。鼎新意氣自用，與諸將不和，而獨袒蘇軍，故蘇軍雖敗，朝議不及。法軍攻劉永福於宣光，永福軍潰，唐景崧等退駐牧馬，欽廉防急，彭玉麟請調馮子材軍防粤，朝旨令鼎新議，鼎新素不協於子材，乃命子材行，子材以關外防緊，不肯退，玉麟乃令專顧桂防。潘鼎新師久無功，褫職，以李秉衡護理廣西巡撫。蘇元春督辦廣西軍務。馮子材自以老將久爲督辦，元春新進，乃踞己上，怚怚怚。法兵既毁鎭南關，逃軍難民，蔽江而下，廣西全省大震，子材至，乃力爲安輯。子材久駐

粵西，素有威惠，桂越民懷之，人心始定。乃築長牆扼守，命王孝祺屯其後，爲犄角，法兵揚言某日犯關，子材逆料其必先期至，乃決先發制敵，鼎新止之，子材力爭，乃率王孝祺軍夜犯敵壘，殺敵甚多，法起諒山之衆，撲鎭南關。子材誓衆曰：法再入關，吾有何面目見粵人，必死拒之，士氣皆奮。法攻長牆急，砲極猛烈，子材使諸統將屹立，遇退後者，皆刃之，自開壁率兩子直犯敵軍，諸軍以子材年七十，奮身陷敵，皆感奮殊死戰，王孝祺、陳嘉率部將潘瀛、張春發等，隨其後，王德榜軍側至，夾擊之，斃法兵極衆，鏖戰兩日，法軍大敗，潰遁。子材率兵攻文淵，法軍棄城走，諸軍三路攻諒山，孝祺、德榜戰尤力，連戰皆克，遂破郎甲。王孝祺進軍貫門關，盡復昔年所駐邊界，越民立忠義五大團二萬餘人，皆建馮軍旗幟，關外肅清，自海通以來，中國與外國戰，惟是役大捷，斃法兵官數十，法軍受鉅創，全國震駭，皆子材之功也。子材從張國樑軍於江南，久著戰功，國樑歿，子材統其餘衆，治軍四十餘年，嚴明愛士卒，自廣西提督辭職，老於家。張之洞至粵，禮起之，率粵軍防邊，建此殊績，亦之洞知人之效也。法提督孤拔以兵船窺浙之鎭海，提督歐陽利見，扼北岸砲臺，率吳安康三船拒之，澄慶

馭遠兩兵輪爲法艦所逼，駛入象山之三門灣，法船封圍港口，轟擊之，二船沈焉。利見轟傷孤拔坐船，船退出口，屢以魚雷突入，皆被擊退。法船併力猛進，復沈其一，法艦遂遁。事後，知法將孤拔，於是役斃焉。法兵六千犯臨洮府，復分兩隊，一北趨珂嶺，安平，一南趨緬旺，猛羅。滇督岑毓英命岑毓寶李應珍等，扼北路，王文山扼南路，而自率軍當中路，皆有斬獲。法軍遂合趨臨洮府，滇軍拒戰，南北路迴軍夾攻之，陣斬法將五人，法軍大潰，奪獲器械無算。法兵艦窺臺灣之澎湖，據之，諒山既大捷，法人乃介英人赫德，在天津，向鴻章求和，言彼此撤兵，不索兵費，鴻章既始終持和議，天津約成，鴻章曾奏言法人必無翻覆，及法人毀約開戰，鴻章負重謗，今法人來求和，鴻章亟欲護前約，乃奏言澎湖既失，臺灣必不可保，當藉諒山一勝之威，與締和約，則法人必不再要求，朝廷遽納其議，立命停戰。臨洮之戰，乃在停戰後，電諭未達前也。鴻章遽請籤約，令諸軍皆退還邊界，將士皆扼腕憤痛，不肯退兵。彭玉麟張之洞屢電力爭撤兵，朝旨以津約斷難失信，嚴諭遵旨辦理。又電鴻章分諭各督撫統將言『桂軍甫復諒山，法兵即據澎湖，馮子材等若不乘勝回師，不惟全局敗壞；且恐

孤軍深入。戰事一無把握，縱再有進步，越地終非我有，而全臺隸我版圖，援斷餉絕，一失難復，彼時和戰兩難，更將何以爲計，此時既已得勝，何可不圖收束，著該督分電各營，如有電信不到之處，卽發急遞飛達，如期停戰撤兵，不得違誤，致生他變。」當時關外餉道大通，士氣激昂，法軍已大挫，法國至兩罷其外部，乘勝而逐法軍於越南困臺之師，自當速退，而朝臣習於苟安，又偏信鴻章之言，倉卒而成和議，雖關外大捷，而仍失越南，灰士心而長敵燄，皆苟且誤之也。自諒山一役後，中國不復有此榮譽矣。日本以朝鮮亂事遣伊藤博文來津議，要求懲治吳兆有袁世凱等，鴻章拒之，而與訂彼此派兵互相知照，若公同保護之約，日後朝鮮之失，已伏於此。是歲鴻章所訂兩約，蓋並失越南朝鮮矣。法人要逐劉永福於越南，張之洞乃擬令永福駐思欽，永福堅不肯行，唐景崧危詞脅之，朝旨嚴切，乃勉歸於粵，授總兵。而馮子材奉督　廉欽邊防之命。約既成，越南歸法國保護，而法人交還基隆澎湖，各還其俘，海疆解嚴，滇越通商焉。



# 八　中日兵事本末

羅惇曧

甲午兵事，以丹徒姚君錫光所著東方兵事紀略爲最詳盡，而筆墨頗病冗碎，余旣略有異聞，更就當時在軍中者考證焉，乃取姚略變易簡括之，遂成斯編，著者志。

朝鮮自前明，隸中國藩服，脩職貢甚謹，與日本並國於東海。明萬曆間，日本豐臣秀吉大舉入朝鮮，覆其八道，朝鮮幾亡，明竭中國兵力，不足救之，會秀吉死，兵遽罷，八道復入於朝鮮。滿清入主中夏，鄭芝龍据臺灣，唐王魯王，憑海隅以謀恢復，疊乞援日本，皆拒之。自康乾以來，商船東趨日益衆，日本乃設奉行三員於長崎，以領華商。道咸後，中國旣與泰西互市，立約開諸口岸，尙未與日本互市也。同治元年，日本長崎奉行，遣其屬附荷蘭船載貨達上海，因荷蘭領事言於上海道吳煦，請依西洋無約諸小國例，專至上海貿易，幷設領事官照料完稅，不敢請立約通商，大臣江蘇巡撫薛煥許之，聞於朝，是爲日本互市之始。三年，因英國領事巴夏禮，請許其商

民自報吾海關完稅。七年，英國領事代請，許其商民至內地，給護照驗行，皆其大將軍德川時事也。

明治三年，遣外務權大丞柳原前光，謁直督李鴻章於天津，請依泰西諸國例立約，總署僅許通商而拒立約，前光力請於鴻章，卒許之。十年，其大藏卿伊達宗城來議約，前光爲之副，與鴻章議於天津，定通商條約三十三款。而禁運貨入內地，與西約蓋殊焉。十一年，前光復來求改約，鴻章卻之，是冬復遣外務卿副島種臣爲全權大臣，要改約，遂允之。十二年四月改約成，互換於天津。先是琉球船遇颶漂抵臺灣，死於生番者五十四人，日本商民四，亦漂至遇禍，種臣既成約於天津，入都呈國書，命前光至總署，言生番事。總署大臣毛昶熙、董恂答之曰：『番民皆化外，猶貴國之蝦夷，不服王化，亦萬國所時有也。』前光曰：『生番殺人，貴國舍而不治，敝國將問罪於生番，以盟好故使某來告。』昶熙曰：『生番既我之化外，伐與不伐，惟貴國自裁之。』前光歸報，日本遂有征臺之役。同治十三年三月，日本以陸軍中將西鄉從道爲都督，征臺灣生番，先命廈門領事致書廈門道，呈閩浙總督李鶴年，言：『去

年副島大使，得請於貴國，今將興師問罪於貴國化外之地，若貴國聲教所暨，則毫不敢犯。』鶴年復書拒之，不聽。蓋自聞昶熙等答前光言，知中國不足畏矣。日軍薄社寮澳登陸，熟番迎降。熟番於生番，世讎也，導擊生番，敗之，進焚村落，深入至牡丹社，生番伏叢莽間，時起狙擊，日兵不敢進，從道退守龜山，建都督府，闢荒蕪屯田，爲久駐計。閩督聞於朝，詔海疆戒嚴，徵發旁午，命船政大臣沈葆楨爲欽差大臣，督福州水師赴臺，戒毋輕動。別遣閩藩潘霨，臺灣道夏獻綸，就西鄉從道議，至琅璠灣日兵露刃夾道立，霨等嚴詰從道，論辨久不決，霨作色行，從道挽之，謂：『我國暴師海隅，爲貴國征化外，闢荒穢，寧獨無報耶?』霨曰：『若速退師，寧償軍費』，與草約三款而還。柳原前光以公使至京師，與總署議，久不協，將決戰。閩撫王凱泰率兵二萬五千將渡臺，日軍之屯龜山者，受暑瘴多死亡，思退兵，聞大軍至，益思言和，乃以內務卿大久保利通爲全權大臣，來議和約，辨番地界兩月不決，英使威妥瑪居間，要償兵費三百萬元，巡視臺灣大臣沈葆楨電奏力爭，謂：『倭備雖增，倭情漸怯，大久保之來，中情窘急，而故示整暇，我當堅持之。』廷議不欲遽啓戰事，乃允償金五十

萬。九月，鈐印換約，日兵歸國，行凱旋禮，進從道爵，蓋自是益輕中國矣。

光緒元年秋，日本以兵艦突入朝鮮江華島，毀其礮台，焚永宗城，殺朝鮮兵，掠軍械以去，復以兵艦駐釜山要盟。方副島種臣之來議約也，乘間語總署，朝鮮是否我屬國，若爲屬國，則包我主朝鮮通商事。總署答以『朝鮮雖我藩屬，而內政外交，聽其自主，我朝向不與聞。』當時大臣闇於國際法，對外惟知自大，洎屢遘英法之役，惕於兵釁，遇事退讓，凡所要求，無不如志，其明告日本以朝鮮自主，實尚省事也。至是日本以兵脅朝鮮，而遣開拓使黑田清隆爲全權大臣，議官井上馨副之，赴朝議約。二年，春，約定，認朝鮮爲獨立自主國，互派使臣，並開仁川元山兩埠通商，日艦得隨時測量朝鮮海岸，中國視之漠然也。是年春，始派侍講何如璋充日本使臣，設橫濱神戶長崎等領事。三年，朝鮮以天主教事，與法國有違言，介日本駐釜山領事調停，書稱中國爲上國，言候上國指揮。日本以交際敵體，何得獨尊中國，如朝鮮爲中國屬，則大損日本國體，嚴詞詰責。朝鮮上其事，總署致辯日本，謂：『朝鮮久隸中國，其爲中國所屬，天下皆知，卽其爲自主之國，亦天下皆知，日本豈能獨拒。』其語

不倫，日人弗顧也。

五年，日本人琉球，滅之，夷為沖繩縣，虜其主而還。（參看琉球國紫巾官向德宏稟稿）琉球久在藩服，職貢甚謹，其王即位，輒命專使冊封焉，至是詰日本滅我屬國，日人拒焉。是時以伊犂邊界，與俄羅斯爭甚烈，方備戰，不能復與日本啟釁，琉球遂永為日有，日人復以長崎假俄泊兵輪，中國不能引公法以爭也。泰西諸國，皆援日本通商朝鮮例，請通商朝鮮，中國諭朝鮮以相機因應，勿固拒。八年春，朝鮮遂與美國議互市之約，請涖盟，鴻章派道員馬建忠，水師統領提督丁汝昌，率兵輪偕美國全權公使東渡，朝鮮國王先以國書致美總統，自明為中國藩屬，所以請中國涖盟之故，美使許之，乃定約於濟物浦，汝昌建忠監之。約成，朝鮮命其臣齎美約，幷致美國書，呈禮部轉總署備案。未幾，英法德三國皆遣使先後東渡，建忠為之介，皆依美國例，先後成約，日本亦遣兵輪至，詗約事，其駐朝鮮公使屢詰約文，朝鮮不之告，乃叩於建忠，建忠秘之，約文及與西使磋議，皆主於建忠，朝鮮奉行而已，日人滋不悅，然無如何也。（參看薛福成代李伯相答朝鮮國相李裕元書）

朝鮮國王李熙，以支派入繼，其父是應柄國，號大院君，頗拒外交。及王年長，親政，王妃閔氏，强宗專柄，裁抑大院君，大院君悒鬱思逞。六月，朝鮮軍士以軍糧蠹腐，殺倉吏，執軍士數人置法，軍譁將變，大院君乘機使殺執政，率兵入宮，將殺閔妃，脅王及世子不得通朝士，遂殺日本練兵教師崛本以下七人，焚日本使館，有預告者，日使花房義質逃而免，走歸長崎。時建忠歸國，鴻章以憂去，張樹聲署北洋大臣，聞朝鮮變，命建忠會丁汝昌率三兵艦東渡觀變，抵仁川，而日本海軍少將仁禮景範已率兵艦先至，朝鮮惶懼，望中國援兵甚急，建忠上書樹聲，請迅入王京，執逆首，緩則亂深，而日人得逞，損國威而失藩封。汝昌內渡請增兵，是時日艦先後泊仁川，陸兵分駐濟物浦，花房義質將率師入王京，朝人大恐，樹聲命汝昌統七兵艦至於仁川，命提督吳長慶率所部三千人援東，便宜行事，朝命尅五日期，以七月初四日航海，初七日抵朝鮮馬山浦，師既濟，薄王京，長慶汝昌建忠入城，同候大院君，減騶從示坦，率大院君來報謁，從者五百人，長慶命部將納其衆而守之，與大院君筆談，設食禁從官不得諏白事，大院君疑焉，語長慶使召從者還取衣，長慶出朝旨宣其

罪，執而致之天津，朝命安置保定，乃幽之於蓮池書院，凡四年。其王李熙再上書請歸大院君，不許，仍許歲遣吏省問，熙亦不遣也，（參看薛福成上張尚書論援護朝鮮機宜書）長慶既平朝鮮亂，駐師漢城，日人大失望，花房義質要挾不遂，聲言決絕去，朝鮮懼，介建忠留之仁川，派全權就仁川議，朝鮮使請命於建忠，建忠授之辭，使磋議，乃朝人畏日甚，卒償金五十萬，開揚華鎮市埠，推廣元山釜山仁川征程地，宿兵王京，與長慶對鎮，若公同保護焉。是年秋，給事中鄧承脩，翰林侍讀學士張佩綸，請乘兵威，伐日本，責琉球事，付鴻章議，鴻章以海軍未備，渡遼遠征非計覆奏，不果行。

朝鮮志士，奮起言新學，號維新黨，目執政爲守舊黨，相持甚急。光緒十年，維新黨金玉均洪英植朴泳孝徐光範徐載弼等，謀殺執政而代之。玉均等曾游日本，暱日人，至是倚爲援。英植時總郵政，延中國商務總辦，及各國公使，與朝鮮各官宴於郵署，日人預其謀。公使竹添進一郎不至，預運械入使館，酒間火起，亂黨入傷禁衛大將軍閔泳翊，殺朝官數人於座，外賓驚散，日本兵排門入景祐宮，金玉均等直入

寢殿，挾其王矯令速日兵入衛，殺其輔國閔台鎬等八人。次日，亂黨自署官，洪英植爲右參政，泳孝等管兵，議廢立，欲幽王於江華島，而日使欲致諸日京，議未決，而勤王兵起。朝鮮臣民籲長慶靖難，長慶責日使撤兵，不答，其臣民固請長慶兵赴王宮及闕，日兵發槍拒焉。長慶疑國王在正宮，恐傷王，未還擊，而日兵連發槍斃華兵甚多，乃進戰於宮門外，金玉均等皆出助戰，王乘間避至北關廟，華軍偵知之，迎王歸於軍，斬洪英植及其徒七人以徇。泳孝光範載弼奔日本，而日使自焚使署，走濟物浦。朝民彌仇日人，長慶聚其官商妻孥，衞之出王京。朝鮮具疏告變，命吳大澂爲朝鮮辦事大臣，續昌副之，赴朝鮮籌善後。日本派全權大使井上馨至濟物浦，以五事要朝鮮：一，修書謝罪；二，卹日本被害人十二萬圓；三，殺其大尉磯林之兇手處以極刑；四，建日本新館，朝鮮出二萬圓充費；五，日本增置王京戍兵，朝鮮任建兵房。朝鮮皆聽命成約，而日本怨中國乃愈深矣。

光緒十一年春，日本遣宮內大臣伊藤博文，農務大臣西鄉從道，來津議朝鮮約，鴻章爲全權大臣，吳大澂副之，與議定約三款：一，兩國屯朝鮮兵，各盡撤還；二，朝

鮮練兵，兩國均不派員爲敎練官；三，將來兩國如派兵至朝鮮，須互先行文知照。當時鴻章左右，皆不習國際法學，有此巨謬，成公同保護之條約，鴻章不之知，舉國亦無人詰其謬誤，猶泰然曰朝鮮我屬國也，以至於甲午遂啓大爭，成中國之巨禍，皆此約成之也。先是俄人以伊犂界務糾葛，將失和，以兵艦駛遼海，英人亦以兵艦至，踞朝鮮之巨文島，以泥俄人。及伊犂約成，英人慮擾東方大局，冀中國始終護朝鮮，屢爲總署言，總署漫不爲備。至是日人謀朝鮮益急。光緒十二年，秋，駐英法德俄使臣劉瑞芬，致書李鴻章，謂朝鮮毗連東三省，一有搖動，震撼邊疆，宜乘其內敝，收其全國，改建行省，此上策也。如以久脩職貢，不忍利其土地，則約同英美俄列强公同保護，亦足以保安全。鴻章韙之，上之總署，總署不可，事遂寢，鴻章亦深惜焉。

光緒十五年，朝鮮饑，其咸鏡道觀察使趙秉式禁糶，日人訴焉。至明年禁弛，日人謂其元山米商折本十四萬餘元，責償於朝鮮，朝鮮爲罷秉式官，許償六萬元，不可，日人至三易公使以爭償金。至光緒十九年，卒償金十一萬元，事乃寢。今總統袁公世凱時充朝鮮商務總辦，朝鮮倚中國，其執政尤善袁公，日人深忌之，償金之役，

久乃決，日人疑袁公陰持之。朝鮮執政閔泳駿，閔妃之族也，素疾日本，而國中新進，厚自結於日人。朝鮮亂事，金玉均朴泳孝等，皆逃於日本，日人深庇之，朝鮮極欲得玉均等，李逸植洪鍾宇乃分往刺之。鍾宇，英植子也，痛其父爲玉均所煽被誅，欲甘心於玉均，乃佯交歡之，光緒二十年，二月，鍾宇偕玉均來游上海，同寓於東和館，日人所設旅館也，鍾宇擊斃玉均於旅舍，滬官捕繫之，以詰朝鮮，朝人謂玉均叛黨，鍾宇其官也，請歸其獄自讞之，乃以鍾宇暨玉均屍歸於朝鮮。朝鮮戮玉均屍，以鹽漬其首，而擢鍾宇官，日人大譁，乃爲玉均發喪，赴者數百人，李逸植亦刺泳孝於日本，未中，日人捕獲逸植斃之，朝鮮不敢問，朝日之隙日深，而日人怨中國亦愈甚，圖朝鮮之謀乃益亟矣。

洎朝鮮東學黨變起，東學者，起於崔福成，剌取儒家佛老論說，轉相衍授，當同治四年，朝鮮禁天主教，捕治教徒，並捕東學黨喬某戮之，其黨卒不衰。至光緒十九年，黨人詣王宮訟喬寃，乞昭雪，不許，請益亟，乃捕治其魁數人，憤益思逞，民久怨政府，思暴發，黨人乘機煽之，光緒二十年春，乃倡亂於全羅道之古阜縣，朝主以洪啓

勳爲招討使，假中國平遠兵艦，蒼龍運船，自仁川渡兵至長山浦，擊亂黨於全州，初戰甚利，亂黨逃入白山，朝兵躡之，中伏大敗，幾覆師，亂黨由全羅犯忠淸兩道，兵皆潰，城陷，揚言直搗王京。朝鮮大震，來乞援師，鴻章派直隸提督葉志超，太原鎭總兵聶士成，率蘆榆防兵東援，屯牙山縣。按光緒十一年條約，電諭駐日公使汪鳳藻，告日本外部，以朝鮮請兵，中國顧念藩服，遣兵代平其亂。日本外務卿陸奧宗光復鳳藻書，謂貴國雖指朝鮮爲藩服，而朝鮮從未自承爲屬於貴國，鳳藻以聞。日本旣聞中國出師援朝，亦以兵北渡，其駐朝公使大鳥圭介適歸國，因命其以兵八百先入王京，大隊繼至，前後八千餘人，命其駐京公使小村壽太郎，以出師平朝鮮亂，照約告於中國。總署復書，謂：『我朝撫綏藩服，因其請兵，故命將平其內亂，貴國不必特派重兵，且朝鮮幷未向貴國請兵，貴國之兵，亦不必入其內地。』日使復書，謂：『接本國復電，本國尙未認朝鮮爲中國藩屬，今照日朝兩國濟物浦條約，及中日兩國天津條約派兵至朝鮮，兵入朝鮮內地，亦無定限。』朝鮮亂黨，聞中國兵至，棄全州遁，朝兵收會城，亂平，而日兵至不已，中國約日本退兵，日人要改朝鮮內政，約兩國

各簡大臣至朝代其更革。駐日使臣汪鳳藻復書謂：『整頓內治，任朝鮮自爲之，我中國不願干預貴國既認朝鮮爲自主之國，尤不應預其內政，至彼此撤兵，請稽和約專條行之。』中國屢以朝鮮自主之文，彰諸公牘，而又屢稱朝鮮爲藩服，背馳已極，而總署以及外交官不悟其大謬，至啓大爭，以迄喪敗，國中尙鮮明此義者。日本堅不肯撤兵，復書謂：『中日兩國同心預其內治，則朝鮮足以安全，萬不料中國概置不講，而但要我國之退兵。英政府善意調停，而中國膠執殊甚，若因此而啓兵端，實惟貴國執其咎。』蓋其意已決用兵矣。日本以朝鮮請兵中國，皆閔族所爲，惡其執政閔泳駿，遂惡王妃，以執政親中國，疑朝鮮拒日，皆中國駐朝總辦袁世凱所爲，殊怨袁公，欲藉兵力改革其內政，去泳駿等，收其國權，以遏中國，故堅不肯撤兵。日兵皆據王京要隘，而中國屯牙山兵甚單，袁公屢約志超，電請北洋發戰艦至仁川，並增陸軍駐馬坡以備日本，鴻章始終欲據條約，要日本退兵，恐增兵益爲日本藉口，終不許，並戒志超勿以兵近王京，妨啓釁，各國使臣居間調停，皆無成議。日使大鳥圭介逼朝鮮完全自主，謝絕中國，朝鮮不敢從，鴻章屢議與日和，而日本索賠款

三百萬，朝士大譁，以日本蕞爾，敢抗大邦，宜大張撻伐。樞臣翁同龢握大政，脩撰張謇其門生最親者也，力主戰，並力言北洋軍之可恃，乃決備戰，而鴻章意仍不欲失和。朝野益詆鴻章，謂鴻章貳心於日本，其子經方久旅日本，曾納日婦，時論謂經方爲日本駙馬，鴻章與日本姻婭，乃始終言和，及喪敗賠款，猶謂鴻章有意賣國也。當海軍衙門建立時，醇親王奕譞爲總理，孝欽后大建頤和園，撥海軍經費三千餘萬，供建築費，奕譞向將順后，故后尤信任之，海軍費絀，設備多不完，惟鴻章知之深，朝野皆不習外事，謂日本國小不足平，故全國主戰，獨鴻章深知其强盛，逆料中國海陸軍，皆不足恃，故寧忍詬言和，朝臣爭劾鴻章誤國，樞臣日責鴻章，乃不得已而備戰，時日軍已久踞朝鮮矣。日兵既據朝鮮王京，徧布水雷漢江口，以兵塞王京諸門，凡華人出入必搜索，華僑乃爭內渡，袁公赴仁川還國，駐朝華員均逃歸。六月二十一日，大鳥圭介率兵入王宮，殺衞兵，擄朝鮮王李熙，以大院君主國事，大院君於光緒十一年釋歸，方閒居也。矯王令流閔泳駿等於惡島，凡朝臣不親日本者皆逐之，事無鉅細，皆決於日人。袁公歸力言於鴻章，以不能不用兵之故，乃以大同鎮總兵

衛汝貴，率盛軍十三營發於天津，盛京副都統豐伸阿，統盛京軍發於奉天，提督馬玉崑統毅軍發於旅順，高州鎮總兵左寶貴統奉軍發於奉天，四大軍奉朝命出師，慮海道梗，乃議盡由陸路自遼東行，渡鴨綠江入朝鮮，蓋迂遠甚矣。牙山兵孤懸，援師久不至，鴻章租英商輪高陞，載北塘防軍輔以操江運船，載械赴援。日人預賄中國電報生洩行師期，以兵艦預邀之，截操江船，操江懸白旗任掠去，日艦吉野浪速以魚雷擊高陞沈之。初光緒十年立海軍衙門於京師，建旅順大連灣威海衛礮台。十四年，定海軍經制，以丁汝昌爲海軍提督，海軍大半閩人，汝昌淮人陸將，孤寄其上，大爲閩黨所制，威令不行，左右翼總兵以下，爭挈眷陸居，軍士去船以嬉，每北洋封凍，海軍歲例巡南洋，率淫賭於香港上海，蓋海軍之廢弛久矣。朝鮮變起，鴻章令濟遠兵艦，率揚威平遠，往護朝鮮，及日本兵大集，濟遠管帶閩人方柏謙，以濟遠逃歸，鴻章方冀和，召諸艦悉歸，洎日本虜朝王，絕海道，乃命濟遠，威遠，廣乙，先後赴牙山，遇日艦先擊，廣乙受殊傷逃焉，濟遠繼逃，日艦吉野浪速追之急，方柏謙豎白旗，繼樹日本旗，仍追不已，有水手發礮中日艦，柏謙生還，以捷聞，塞威海東西兩口，而

朝鮮海上遂無中國艦隊，日艦縱橫海上，中國但爲防海計，不復能爭海上之權矣。湖南巡撫吳大澂自請赴前敵，至威海相礮台，汝昌率全軍抵旅順，陸軍四大軍俱集平壤，海軍大發，集於大東溝，鴨綠江口，汝昌自坐定遠爲督船，與日艦相見，戰既酣，定遠擊沉其西京丸一艘，而中艦超勇沉焉，致遠最奮戰，與吉野浪速相當，吉野日艦之中堅也。致遠藥彈盡，督帶粵人鄧世昌，素忠勇，閩人素忌之，致遠戰酣，閩人相視不救，世昌憤痛，決死敵，乃鼓快車撞吉野，思與同盡，吉野駛避，致遠中其魚雷，鍋裂，遂沉焉，世昌死之，全船皆殉，無逃者。而濟遠方柏謙不戰而逃，轉舵誤撞揚威，壞其舵，行愈滯，日艦至，擊沈之。濟遠既逃，廣甲從之，靖遠，經遠，來遠，不能支，經遠管帶陣亡，日人擄焉，諸艦既爭逃，惟鎮遠定遠猛戰，日五艦繞攻之，定遠轟其松島艦，幾沈之，日海軍中將伊東祐亨坐船也，定遠亦受重傷，礮械俱盡，日既暮，日艦解圍去，定遠等脫歸旅順，濟遠已先歸，廣甲已抵大連灣，誤觸礁不得出，越日，日艦至，礮碎之，是役凡失五艦，致遠，經遠，超勇，揚威，廣丙也。其存者惟定遠，鎮遠，來遠，靖遠，濟遠，平遠，廣甲七艘，已不能軍矣。汝昌立定遠敵樓督戰，中彈，傷股仆地，管帶總兵閩

人劉步蟾，聞戰震悚失次，洋員漢納根代其指揮，始能畢戰。汝昌歸於威海，鴻章命斬方柏謙於旅順，以鄧世昌死事上聞，得旨謚壯節。葉志超軍駐牙山，聞高陞被擊沈，聶士成言於志超曰：『海道既梗，牙山絕地不可守，公州背山面江，勢便利，戰而勝可據守以待後援，不勝猶可繞道出也。』志超從之。日兵已逼成歡，士成率五營駐成歡，日前鋒至，迎擊獲勝，日兵大至，以無援敗，趨公州就志超，而志超已先棄公州行，士成追及之，以兵單恐與日軍遇，乃繞道渡大同江，至平壤，與大軍合，兩月始達。志超以成歡之戰，殺敵相當，鋪張電鴻章，乃據以入告，獲嘉奬，奏保員弁數百人，賞軍士二萬兩，遂拜總統諸軍之命。是時中國軍隊並屯平壤，高麗之舊京也，朝民素親中國，聞大軍至，爭獻酒漿餉軍，而軍士殘暴，奪財物、役丁壯，淫婦女，衞汝貴軍尤甚，朝民大失望。志超抵平壤，統諸軍，志超素庸懦不足服諸將，汝貴尤貪縱，左寶貴聶士成，皆忠勇善戰，而志超漫無布置。大軍聚平壤，諸將日置酒高會，築壘環礮爲固守計，日兵偵探隊至大同江，華軍聚而殲之，繼至者均逐去，志超以屢獲大捷聞。盛軍夜出哨與毅軍遇，互疑爲敵，相轟擊，死傷甚衆。志超聚全軍爲嬰城計，日本

分道來攻，馬玉崑守大同江東岸，血戰久，汝貴援之，日兵敗去。而左寶貴扼元武門嶺，日兵大隊至，志超將冒圍北歸，寶貴不從，以兵守志超，防其遁去。日軍猛撲寶貴軍，酣戰久，卒不敵，寶貴矢必死，登城指麾，連中礮墮地，猶能言，及城下，始殞，部將死數人。日兵佔元武門，開城以納大軍，志超徧懸白旗乞緩兵，馬玉崑聞元武門失守，奉志超令速撤軍，乃歸平壤。志超既樹白旗，日人來議受降，志超乞率兵歸，日人拒焉，志超乃率諸將棄平壤北走，日兵邀之於山隘，兵潰，回旋不得出，槍礮齊擊，人馬枕藉，死二千餘人，被擄數百，而將領皆得生逃，軍儲器械，公牘密電，盡委之以去，朝鮮境內，華兵絕迹矣。當大軍屯平壤，朝命諸軍繼發，爲後援：四川提督宋慶，以毅軍發旅順；提督劉盛休，以銘軍發大連灣；將軍依克唐阿，以鎮邊等軍發黑龍江；皆會於東邊九連城。軍未集，而平壤軍已退，志超率殘軍萬餘人過安州，定州，皆棄不守。聶士成時在安州，以安州山川險峻，宜固守以遏日兵，志超不聽，奔五百餘里，渡鴨綠江，入邊止焉。九連城與朝鮮之義州隔水相對，界鴨綠江，大軍既先後集九連城，朝旨奪志超職，衛汝貴逮問，以宋慶接統諸軍。汝貴治淮軍久，以貪謟至提督，援朝

時，年六十矣。其妻貽書曰：『君起家戎行，致位統帥，家既饒於財，宜自頤養，且春秋高，望善自爲計，勿當前敵。』汝貴守婦誡，益避敵軍，敗逃後，日人獲其書，後引諸教科書以戒國人。宋慶忠勇敢戰，然無調度，非大將才，諸將行輩相若，驟稟節度，多不悅，故諸軍七十餘營，散漫無紀。又坐守江北一月以待敵，日軍全據朝鮮，軍實既厚，乃渡江來攻，逮九連城不守，長驅之勢成矣。宋慶駐中路九連城，以聶士成守虎山，九連城要隘也，日軍集於義州，作欲渡狀，中路嚴備之，而日軍乃潛襲上下游，其枝隊出東路渡安平河，依克唐阿棄防走東北奔寬甸，其義州軍乘夜造浮橋達北岸，銘軍竟不覺，侵曉，日軍於南岸列礮隊護其軍渡橋者數千人，銘軍潰，諸軍從之，獨聶士成尙保虎山，日軍環攻之，士成力不支，退而西，宋慶遣援軍來，而虎山已失，退渡靉河，擠而死者相藉也。宋慶棄九連城，北趨鳳皇城，日兵分隊東下，豐伸阿聶桂林棄安東奔岫巖州，於是東起安平河口至安東，沿鴨綠江境，皆爲日據。宋慶以鳳皇城不可守，退握大高嶺，以守遼陽州，日軍遂佔鳳皇城。時旅順圍急，乃詔宋慶回援旅順，而大高嶺之防，專屬於聶士成。日軍趨寬甸，依克唐阿遁，寬甸及蒲石河諸

軍，望風潰，日軍分兵三路撲岫巖州，豐伸阿等棄城奔析木城。是時日第二軍已陷金州大連灣，進逼旅順，據東邊之第一軍，分兵出遼陽之西，與第二軍會，以斷大高嶺後路。宋慶回援旅順之師，屯蓋平，屢擣金州不得進。而豐伸阿聶桂林駐析木城，日軍駐牽馬河以綴宋慶兵，而分兵撲析木城，豐伸阿聶桂林奔海城、日軍幷逼之，復遁去，關外戒嚴。其東路聶士成駐大高嶺之軍，直鳳皇城西北，依克唐阿之軍，直鳳皇城東北，呂本元孫顯寅率盛軍守連山關，日軍至，本元等遁，遂逼大高嶺，士成守備嚴，乃移向草河口，依軍擊敗之，日軍乃棄連山關，聚兵草河口，橫斷聶依兩軍、聶士成屯分水嶺、以拊日軍之背，依軍夾攻之，陣斬一中尉。鳳皇城日軍以大隊來援、依軍連戰勝之、日軍退守鳳皇城、依克唐阿遣軍會士成趨鳳皇城，大戰於通遠堡．死傷相當。依軍逼靉河而軍，日軍夜襲之，多傷亡。翌日大戰於一面山、右翼兵擊死日軍甚衆、左翼兵先潰、右翼兵不支，遂退，中途遇伏，馬隊統領永山死焉。安東之日軍已西陷海城、遼西危急，詔依克唐阿移軍援遼陽，吉林將軍長順會宋慶軍與日軍相持，互有勝敗，聶士成請自率精銳出敵後，往來游擊，截其饟道，令彼首尾兼

顧，敵乃可克也。諸帥不許。士成自率兵過逼遠堡，逼雪裏站而陣，日軍至，伏兵起擊走之。鳳皇城日軍大隊至，士成預伏兵，張疑軍以待之，復敗日軍。是時遼東金復海蓋，盡爲日本有，山東之威海衞亦熠焉，依克唐阿、長順、宋慶、吳大澂諸軍屢敗於海城，畿疆危迫。詔士成入關衞畿輔，以江蘇臬司陳湜率湘軍二十營代士成守大高嶺。鳳皇城日軍以兵單，故不復出兵四犯，而鳳皇城以北，遂鮮戰事矣。鴨綠江之戰，海軍敗後，不復能軍，日軍以兵艦至金州東之貔子窩登岸，以襲旅順。旅順形勢之險，爲海疆最，自光緒六年經營軍港，建礮台凡十六年，置重兵守焉。東事起，旅順守將宋慶，大連灣守將劉盛休，並率所部赴防九連城，鴻章別命提督姜桂題、程允和，募新兵守旅順，總兵徐邦道以馬礮隊協守。銘軍分統趙懷益，募新兵守大連灣。日軍襲據花園港，餌土人導至貔子窩，運馬礮，閱十二日，海陸軍無阻者。徐邦道謂金州失，則旅順不可守，請分兵逆之，諸將各不相統，莫之應。邦道自率所部行，懷益部將請往備戰，懷益不許，曰：『吾奉命守臺，不出赴後路備敵也。』邦道至，固請兵，乃分步隊隨邦道行，日軍大隊至，兵單將不守，電懷益告急，懷益方督所部運輜重渡

海作逃計，弗之應也。日軍遂佔金州，進逼大連灣，懷益奔旅順。大連險隘蔽旅順後路，軍儲最厚，懷益預括艭逃，大礮百二十尊，彈礮槍械無算，盡資敵矣。日軍駐大連灣十日，始向旅順，旅順諸將皆倉皇備逃計，懲大連軍儲之資敵，乃先輦糧餉還煙臺，不復作守備矣。營務處道員龔照璵聞金州陷，陸路絕，大懼，渡煙臺至天津，鴻章斥之，乃還旅順。自照璵之逃，軍民皇擾，船塢工匠，奪庫款大掠而行，軍中弗問也。旅順六統領不相轄，乃共推姜桂題主之，桂題闇於調度，相顧無措。徐邦道率殘卒歸旅順，憤痛思自效，請增兵，不許，請械，許之，乃率所部拒戰於土城子，大挫日軍。及大隊繼至，邦道軍饑疲，無援，乃退兵。照璵先一日，乘魚雷艇遁於煙臺，黃仕林，趙懷益，衛汝成，先後遁，其部卒肆掠，奪民船而渡，日軍未至，而旅順墟矣。徐邦道孤軍再拒戰，傷殘殆盡，日艦已縱橫海面，其陸軍分踞礮臺，守兵皆逃，徐邦道，張光前，姜桂題，程允和四將，雜亂軍中而奔，旅順遂陷焉。宋慶與日軍相持於海城，日軍攻缸瓦寨破之，宋軍退守田莊臺。旅順陷後，諸軍均奔復州依宋慶，宋慶命章高元，徐邦道，張光前，守蓋州，自率軍北援，日軍撲蓋平，與章高元相持蓋平河上，高元鏖戰甚烈，日

軍乃繞攻鳳皇山，張光前聞敵至先潰，日軍遂佔蓋平，分軍夾攻高元，徐邦道方自牛莊移師還，合高元拒戰，不敵，敗退。姜桂題率銘軍來援，邦道請夜擣蓋平，謀克復，桂題辭焉，諸軍皆退營口，宋慶自率徐邦道、馬玉崑兵萬二千人屯太平山，日軍猛攻之，邦道玉崑皆力戰，卻之，日大軍並集，邦道等敗退，日軍據太平山，依克唐阿、長順以兵三萬人圖收復海城，屢戰不利，李光久以湘軍至，會邦道攻海城，皆不克，日軍踞海城，僅六千人，而宋慶所部四萬人，益以提督唐仁廉駐奉兵萬六千人，凡五攻海城，不能拔，日軍堅守海城，綴中國大軍，以便海道擾山東也。自平壤敗後，朝廷慮淮軍不可恃，乃思用湘軍，故湘將魏光燾、陳湜、李光久等，皆令募軍北援，召兩江總督劉坤一至，授欽差大臣，督辦東征軍務，駐山海關，湖南巡撫吳大澂、及宋慶副之，大澂已先駐山海關也。大澂率軍圖海城，環海城而軍者六萬餘人。日軍逼遼陽，依克唐阿託詞援遼東，移軍迺，長順隨之，魏光燾敗於牛莊，李光久棄軍逃，死二千餘人，虜八百餘人，軍械甚富，吳大澂棄田莊臺，夜奔入關，將士從風而靡。宋慶方以三萬人屯營口，而軍資皆在田莊臺，及大澂逃，宋慶回軍援之，留蔣希夷守營口，希

夷遽棄營口遁去。宋慶扼遼河北岸，日隊盡以所獲礮列遼河南岸，猛攻，守岸兵不支，日軍踏冰渡河，宋軍潰而西，於是遼河以東，盡爲日有矣。旅順陷後，海軍提督丁汝昌褫職，仍統海軍駐威海，兵艦既弱，坐守而已。朝廷逮問汝昌，鴻章請以戴罪立功，日艦集大連灣，將襲威海，先攻登州，陷榮城，日艦二十五艘環威海口外，海軍方新敗，並匿不出，道員戴宗騫統綏鞏軍駐守北幫礮臺，以分統劉朝佩駐南幫礮臺，日軍奪楓嶺攻南幫後路，朝佩敗奔北台，汝昌恐礮臺不能守，命卸巨礮機件以歸，免資敵，宗騫持不可，無何南臺陷，宗騫奔劉公島，日軍踞礮臺，以臺之巨礮俯擊澳內兵艦，別以魚雷艇入口，襲擊中定遠，傷甚，駛泊劉公島沈焉。復以魚雷襲來遠、威遠，沈之。時來遠管帶邱寶仁，威遠管帶林穎啟，方登陸冶游未歸也。魚雷管帶王登瀛率雷艇十二艘，欲逃出口，日艦追之，並擄焉。海軍水手並登岸譟出，鳴槍過市，聲言向提督乞生路，劉公島中大擾，諸洋員請姑許乞降，以安衆心，汝昌不可，諸洋員與兵輪管帶等已密有成議，欲以衆挾汝昌降，靖遠已爲礮擊沈，汝昌駐鎮遠，軍士擁護軍統領張文宣至汝昌所，譟閧之，營務處道員牛昶炳及各管帶至，相向泣，乃

集洋員計事，皆主降。德員瑞乃爾入艙密告汝昌曰：『兵心已變，勢不可爲，不如沈船燬礮臺，徒手降敵，計較得。』汝昌從之，乃令諸將候令同時沈船，諸將不應；汝昌復議命諸艦突圍出，亦不奉命。軍士露刃挾汝昌，汝昌入艙仰藥死。牛昶炳乃集諸將推英員浩威作降書，仍託汝昌語鈐印，命廣內管帶程璧光乘鎭邊艇懸白旗詣日軍乞降。日軍既受降，乃以康濟艦載汝昌櫬送於煙臺，海軍掃地盡矣。（參看威海記潛師）方東事初起，李鴻章已主和議，及諸城邑相繼陷，朝意亦思言和。十月，侍郎張蔭桓至津，就鴻章議，未決。鴻章命稅務司英員德璀琳東渡，齎鴻章致日相伊藤博文書抵神戶，日官電達內閣，內閣謂私函非國書，德璀琳非中國大員，非欽派不能與議。璀琳歸，日人謂議和須割地，並償兵費四萬萬元，由美國公使居間，乃命侍郎張蔭桓、巡撫邵友濂，爲全權大臣，赴日本會議，瑞良、顧肇新、伍廷芳、梁誠等從。至廣島，日本命內閣總理大臣伊藤博文、外務大臣陸奥宗光爲全權大臣，互校敕書於廣島縣廳，日人謂中國全權之敕書非全權通例，以書告絕，蔭桓等力爭不得，遂歸國。日人致書美使謂中國如誠意求和，當派位望素隆之大員，畀以全權，仍

可隨時開議，蓋陰指鴻章也，正月十九日，命鴻章爲頭等全權大臣，赴日議和，以王文韶代爲直督。美使函告鴻章，言日本來電云除先償兵費，並朝鮮自主外，若無商讓地土，及畫押全權，則使臣可無庸前往。鴻章請諸朝，許之，鴻章乃行。挈其子經方，及美員福世德，參贊羅豐祿，馬建忠，伍廷芳等，從抵馬關。日本全權伊藤博文，陸奧宗光等集馬關，以春帆樓爲會議所，互勘勅書，伊藤博文要以大沽，天津，山海關爲質，始允停戰。鴻章不可、伊藤執愈堅，鴻章謂若不允停戰，請勿攻大沽，天津，山海關三處，先議和約，伊藤不可，乃先議約。二十八日，鴻章自會議所歸，遇刺客小山豐太郎狙擊，彈傷顴，創甚，日皇深致歉意，遣醫慰治，歐亞輿論頗沸、乃允停戰，不索質地、訂停戰約，惟奉天、直隸，山東，暫停戰，以二十五日爲限。伊藤以和約十款相要，限四日議覆。鴻章電告總署，言日款最要者：一，朝鮮自主；二，奉天南邊各地臺灣澎湖各島，均割棄；三，賠償兵費三百兆兩；所索過奢，請密告英俄法三國公使調停。鴻章先覆伊藤，一，朝鮮自主，須改日本所擬約文；二，奉天南境難割棄；三，賠款三萬萬，非力所及；伊藤復書拒駁，仍促速議。鴻章乃允割奉天之安東，寬甸，鳳凰城，岫巖州，四地，

及澎湖諸島，賠款一萬萬兩。鴻章創已癒，復會議於春帆樓，伊藤再交約稿，於割地款內減去寬甸，賠款減至二萬萬兩，分六期，七年償清。謂此次約稿中國但允不允兩言而決，勿靡時日。鴻章辨久，伊藤持愈堅，且限四日覆。鴻章電奏，得旨允可，乃互簽約，展停戰期二十一日，約互換於煙臺。約文大略：一，朝鮮完全自主。二，奉天南界從鴨綠江溯江抵安平河口，至鳳凰城，海城，營口，臺灣，澎湖，及所屬島嶼，均割讓日本。三，割讓界務限一年畢事。四，賠款二萬萬兩，分八次交清。五，人民遷徙，限二年以內，逾期不遷，永爲日民。六，開沙市，重慶，蘇州，杭州四口通商。七，換約後三月內撤兵。八，暫佔守威海衛，候賠款清償後撤兵。九，俘虜不得虐待。十，本約批准互換罷兵。十一，定期在煙臺互換。既簽約，鴻章還天津，稱病不入都，而遣伍廷芳齎和約至。當鴻章未發時，朝命諸臣議和戰，及割地議起，朝野大憤，臺灣臣民爭尤力。及鴻章成約歸，中外諸臣章奏凡百十上，康有爲等數千人上書尤激昂，朝意頗爲動，命鴻章改議。鴻章以全權簽約，無更改理，慮騰笑萬國，堅不從。樞臣孫毓汶，徐用儀主速換約。主事何藻翔，羅鳳華上書請戮毓汶等以謝天下，不報。和局之成，美國爲介紹，英人

頗陰袒日，而俄法德三國滋不平。日據遼東，俄引爲大害，三國駐日公使，力阻其議，而俄兵艦已紛集日本之長崎及遼海，勢張甚。日俄本不敵，又新戰中國，斷無餘勇以戰俄，乃隱忍還遼東。三國公使告總署，遼東地不悉歸，毋批准換約。時朝廷意猶豫，乃命王文韶、劉坤一，議決和戰。文韶等言瀋陽京師兩地，所關重大，務策萬全。以直隸言，如提督聶士成，總兵吳宏洛，章高元，陳鳳樓等軍，均堪一戰，其榆關以迄遼瀋諸軍，未敢臆斷。今勢成孤注，與未議約前不同，乞飭下諸臣熟議，朝意乃決簽約。命道員伍廷芳聯芳，爲換約使，赴煙換約。日本換約使伊東美久治至煙，謂更易割遼條約，未奉國命，馬關約不可改。俄艦泊煙臺十艘，將備戰，伊東恐，電請國命，乃從歸遼議，夜半換約。時王之春，以赴俄弔賀專使歸，道出法京，說法干預和約，以臺灣質法，議無成。駐法使龔照瑗，密以電鴻章，鴻章慮破和約，乃電促伊藤博文，遂據換約。四月二十五日，命李經方爲割臺灣使，日本以樺山資紀爲臺灣總督，於日艦中交割。（參看割臺記）時日兵尚據遼東，俄法德三國，嚴詰退兵，日乃索贖遼東費一萬萬兩，徐減至五千萬兩，八月，三國公斷爲三千萬兩，日人要贖款償淸後三月始

撤兵，仍命鴻章與日使林董議還遼約，林董要約四條，一，償款三千萬兩；二，俄法德永不得佔東三省中國亦不得割讓；三，大連灣通商；四，大東溝大孤山開商埠，議未定，而三國嚴責日本速撤遼東兵，乃僅償款三千萬，定約互換於京師。和議既大定，乃先輸贖遼費三千萬兩。十月，日本撤遼東兵，交還奉天南邊諸城，兵事乃告終焉。

當中國盛時，日本不敢與抗，咸豐庚申中英之戰，敗衂，開五口通商，英法俄美並爲有約之國，日本不得與。及伊藤博文來議約，謁李鴻章於天津，李鴻章卑視日本，其貴倨之態，伊藤不能堪，不敢與較。至馬關議約時，伊藤爲廷芳言，猶有餘憤。海軍之力倍於日本，以將校驕淫，結黨以脅其帥，丁汝昌非習海軍，不足統馭，平時訓練不力，士卒嬉游成性，臨戰不能調度，方柏謙翟遇敵先逃，一戰而海軍熸焉。旅順威海，皆天險，經營十餘年，敵至皆委之以去。其後日俄之戰，殫士卒十餘萬，攻四閱月，僅乃克之，而是役失旅順僅數日，威海相繼陷，軍心先變，汝昌僅以一死免生降之辱。及海軍部立，乃鳩集當時生降逃竄之士，以謀海軍，率先請追䘏汝昌，復其官。葉志超以便滑致統帥，屯師平壤，望風先逃，諸軍雲集遼東，散漫無紀，以成敵軍長驅之

勢。鴻章始終主和，而樞臣翁同龢與鴻章不睦，軍事既一以責鴻章，而樞臣又陰持其後，鴻章既倉猝備戰，而將帥又皆非才，是役敗後，乃一蹶不復振矣。日人懾於俄法德三國之威，忍辱以還遼東，全國引為大恥，責中國賠款以興百政，培力既厚，遂有報俄之役。俄法德以仗義歸遼，責報殊奢，而中國復乖於應付，於是俄據旅順，大連灣，英據威海衛，德據膠州，法據廣州灣，以互為鈐制，均權之說昌，中國乃不國矣。

## 威海衛熸師記

羅惇曧

余所著中日兵事本末，多据姚君錫光東方兵事紀略，有天津王君平者，與威海之役，謂所記威海事不實，迭書相告，而文冗長，乃据書旨別記如右。王君名登雲，原略稱登瀛，誤。　著者志

旅順失後，威海衛孤危，陸海軍將不和，互相詆，日兵由成山龍鬚島登岸，犯榮城文登，提督丁汝昌慮南岸三臺不守，礮資敵為軍艦患，欲毀龍廟嘴礮臺，陸軍統將戴宗騫譏之，電告北洋大臣李鴻章，詆汝昌通敵誤國，鴻章嚴電責汝昌，不果毀，時日兵已逼南岸，魚雷船管帶王登雲言於汝昌，謂趙北嘴礮

臺若失，全衞不守，臺礮鉅利，若以資敵，害更大，請亟毀之，汝昌納之，以屬登雲，登雲乃選敢死隊往，而日兵已踞後山，以臺礮擊趙北嘴臺後，分兵襲沿岸三臺，軍艦猛擊之，乃退。登雲率雷艇三艘守近岸備戰，俄而鹿角臺陷，日兵蔽山而下，登雲方力戰，其僕李奎元以身翼登雲，不令受彈，旋中彈仆而死，靖遠懸旗令退，登雲不從，敢死隊方燬礮，而日兵逼之急，登雲礮擊日軍稍退，而臺方燬，不復能近岸，艇亟退，而巨石盤空下，當泊艇處，墜水激波，入空際，退稍緩，人艇並碎矣。登雲避敵兵，繞島北入口，謁汝昌覆命，汝昌獎之。正月十五日，南臺陷，戴宗騫棄臺走，汝昌恨極，親追捕之，置諸劉公島，痛責之，宗騫畏罪，仰藥死。汝昌雖爲統帥，而扼於閩人，不用命，汝昌已懷死志，事浸急，閩人相向泣，有先期乞病離島者，是夜大風雪，礮或凍裂，汝昌悉拘沿岸民船毀之，防資敵也。二月初八日，日軍艦悉攻東口，南北岸已爲敵據，軍艦殊危，仍悉力守東口，日艦屢以深夜竊進。第三夜，日艦猛攻定遠，受重傷，汝昌命駛東岸，俄沈焉，全軍大震，軍律盡弛，兵士皆昌言向統帥乞生路，汝昌佯不聞。既登岸，島民跪求息戰

汝昌拒之，自登靖遠巡海口，而日軍乘夜攻燬來遠威遠二艦，餘軍益震恐，兵民環跽岸左丐餘生，官弁哀請罷戰，不可，則遙詈汝昌，汝昌弗顧也。兵弁多思逃，汝昌命登雲監之，汝昌與護軍統領張文宣，皆主人船同盡之議，登雲主之尤力，而諸將無願効死者，敵艦猛攻東北口，以五艦闖東口至鹿角嘴，諸艦紛逃，無還擊者，福龍艇豎白旗乞降，蔡廷幹被虜，諸艦無一免者。登雲以雷艇奔煙臺，日艦吉野追之急，乃繞崆峒島芝罘山外，西駛奪灘毁艇而逃，敵礮遙轟之，登雲欲自戕，餘兵拽之奔岸，脫之海外，汝昌憑孤島，士無鬬心，仰藥以殉，諸將生降，威海之師熸焉。

割臺記

羅惇曧

臺灣舊隸福建，稱臺灣府，後設臺灣道，光緒乙酉，建行省，升淡水廳爲臺北府，設巡撫駐焉。閩浙總督實兼領臺灣。劉銘傳爲巡撫，振興百務，鐵路，商輪，屯墾，開礦，新政備舉，今日人所經營盡美者，皆本銘傳之舊以爲擴張者也。邵友濂繼爲巡撫，而中日方失和，海疆戒嚴，乃命福建水師提督楊岐珍，廣東南

澳鎮總兵劉永福，率所部防臺，永福増募兵，仍稱黑旗。中法之戰，永福起於越南，以黑旗兵屢挫法軍，唐景崧獨身走越南招之。中法和議成，粵督張之洞薦授總兵，駐欽州。唐景崧以法越罷戰後，由吏部主事授臺灣道，旋擢藩司，朝廷方倚景崧知兵，而提督李本清與之交惡，遂求去，以提督綦高會代守滬尾，旋復以提督廖得勝代高會，兩月之間，滬尾三易將矣。按朝鮮之師既敗，遼東城邑相繼陷，友濂書生，不知兵，密求樞府內調，朝廷亦以景崧才，付以兵事，乃以景崧署巡撫，而調友濂撫湘。景崧與永福共事於越南後，積不相能，景崧既署撫，乃移永福軍臺南，景崧自任守臺北。日兵艦攻澎湖媽祖宮，守將擊之，傷其兩艘，日人將攻文良港，而先攻媽祖宮以牽綴華軍，使不爲備，乃潛登文良港。澎湖至臺北電綫中斷，日軍遂佔澎湖，海道中梗，軍械之購自外洋者盡爲日奪，臺灣乃孤懸矣。時更有李文奎之變，文奎故直隷游匪，從淮軍渡臺，充撫轅親兵，副將方某爲武巡捕，以文奎犯令革退，轉事中軍黃翼德，充什長。翼德募兵於粵，方某署中軍，復以事革文奎，文奎乃大恨，其黨徒偏城中，及署內外，思

伺隙報之。景崧壻余某內渡，文奎率黨刦其裝於道，護勇逃歸署，文奎追之，方副將自撫署出，文奎徑斫其顱，反奔入門，踣而斃。中軍護勇內應，爭發槍，景崧遣差官出視，及儀門中刃返，叛徒將入殺景崧。景崧出，叛兵猝見巡撫慴焉，斂刃立，並告無事，景崧慰之，以文奎徒黨衆，因令文奎充營官以安之。楊岐珍率所部入援，與叛軍對擊，傷居民十餘人，景崧命止之，以文奎募緝捕一營屯基隆，而張示別緝殺方副將之賊，爲掩飾計，將領多離心，兵浸驕不可制矣。及割臺議起，臺灣舉人以會試在都，上書力爭，不報。割臺信益急，主事邱逢甲建議自主，臺民爭贊之，乃議建民主國，開議院，製藍地黃虎國旗，議戴景崧爲總統。四月和議成，卒割臺灣。朝命景崧率軍民內渡，臺民乃決自主，上臺灣民主國總統印綬於景崧，鼓吹前導，紳民數千人，詣撫署，景崧朝服出，望闕九叩首，謝罪，旋北面而受任，大哭而入，即撫署爲總統府，電告自主，有遙奉正朔，永作屏藩語。命陳季同介法人求各國承認自主，皆不答。設內部外部軍部以下各大臣，省官不願留者，聽其內渡，提督楊岐珍等歸於福州。日本兵艦大集，先攻基隆，

吳國華守三貂嶺，遇日偵探隊，擊之，斃日兵官一，營官包幹臣奉命來助戰，奪日兵官首級以歸，遽報大捷，吏民皆賀。國華方逐日軍，遽回兵追幹臣，日軍遂佔三貂嶺。分統李文忠等方會師援基隆，而日軍已大集，文忠等戰皆敗。景崧命黃義德屯八堵，爲胡友勝後援，義德遽馳歸，詭言獅球嶺已失，八堵不能駐軍，日人懸金六十萬購總統頭，故馳歸防內亂，景崧不敢詰也。是夜義德所部軍索餉，大譁。翌晨，日軍佔獅球嶺，城中驚擾，幕客熊瑞圖請退守新竹，巡捕吳觀庭以槍擬瑞圖，禁之言。傍晚，潰兵爭入城，客勇土勇互鬭，屍徧地。總統府火發，景崧微服挈一子，妾易男服雜逃民中，竄出城，附英輪至於廈門。游兵大掠三日，日軍尙未至，德商畢狄蘭以書告日軍，日軍乃以兵來收城，景崧歸老於鄉。庚子勤王軍謀起事漢口，約景崧舉事於桂林，漢口事敗，亦無發景崧者。光緒壬寅，客死廣州。劉永福守臺南，臺北既陷，鎮道以下官吏相繼內渡，臺民上民主總統印綬於永福，永福不受，仍稱幫辦，設防守，部署稍定，而日兵艦下，窺安平口，永福自擊日艦，幾沉之。日軍攻新竹，相拒月餘，大小二十餘戰，互有傷亡。日

人購奸民導僻徑抄臺軍後路，分統楊紫雲戰歿，吳彭年赴援不及，乃守大甲溪，義民長徐驤之軍，爲日軍追入深箐中，徐驤繞出其後擊之，日軍礮無所施，大敗，獲日兵數十。時庫帑既匱，僅恃鈔票爲挹注，軍餉益不支，永福先遣員渡廈門求款，並電乞沿海督撫助餉，絕無應者。餉絕械罄，永福憂惶無策，臺南土匪爲內間，引日軍深入，匪集愈衆，日軍用爲前鋒，吳彭年伏兵大甲溪，候日軍至，猛擊之，日軍敗渡河，徐驤伏兵乘其半渡奮擊之，日兵大敗。七月，日大隊攻大甲溪，相持未下，忽譁傳大營陷，軍皆驚退，蓋新楚軍統領李惟義，奉命爲後援，日軍以金啗土匪，冒稱日軍襲之，惟義驚遁，營遂潰，前敵乃大挫，袁錫清力戰死之。日軍據大甲溪。永福令諸軍嚴守彰化。徐驤屢以伏兵撓日軍，義民亦迭起抗之，日軍屢窘，多傷亡。日軍仍利用土匪導攻八卦山，吳彭年死守，力竭殉之，日軍奪八卦山，俯瞰彰化城，彰化降，日軍連陷雲林苗栗二縣，進逼嘉義，誤入山谷，民團林義成等塞谷口盡殲之，臺南山谷險阻，深菁叢雜，民團潛伏，遇敵猝起，日軍不習地勢，屢戰恆敗衂。臺北臺中各城邑聞臺南義聲，皆思奮

起，圖恢復，日大軍乃嚴備之。臺南援絕饟竭，相持數月，軍皆飢困，日軍以全力攻臺南。徐驤等尙力戰，驤每戰必居前敵，卒中礮死。嘉義守將王德標以地雷達日營，夜半地雷發，日軍死七百餘人，日軍驚退，以死將士多，大憤，聚巨礮猛轟嘉義，破之。僅餘臺南孤城，永福猶死守。日本臺灣總督樺山貧紀貽書永福，謂公以孤軍持絕地，數月不下，公已無負於臺民，今困守孤城，尺地以外，皆敵軍，徒傷民命何益，倘率所部去臺，當以禮送公去。永福拒之，詞甚峻，日軍乃大攻城。永福自發礮殪日軍數十人，相持數日，城中軍饑甚，譁潰，土匪蠭起，奪城，迎日軍。永福逃登德國商輪，日兵大索四次不獲，蓋德人深佩永福，秘藏之也。永福內渡至厦門，旋歸於廣東之欽州。永福守臺南數月，以饟糈並絕而敗，世猶諒之。

琉球國紫巾官向德宏稟稿光緒五年五月

具稟琉球國陳情孤臣紫巾官國戚向德宏，爲泣血呼天立救國難事。竊照本年閏三月，有漂風難民來閩，據稱敝國業於本月間被日本滅亡，聞信之

下，心神迷亂，手足無措，業經瀝血具稟閩省各大憲在案。爾時卽欲躬赴憲轅叩懇救難，但恐事益彰露，轉速非常之禍，乃著蔡大鼎等先行北上，密陳苦情，當蒙中堂恩准速爲函致總理衙門定奪，並承道憲鄭傳示訓詞，宏等感涕零，焚香碰頭。詎於四月十七日，倭回閩商交到敝國王世子密函，內云業於本月初三日有日本內務大書記官松田道之率領官員數十名，兵丁數百名到琉，咆哮發怒，備責國主何以修貢天朝等事，又不從日諭，乃敢籲請天朝勸釋，如此行徑，甚屬悖逆，應卽廢藩爲縣，現雖合國君臣士庶，誓不甘心屈服，而柔弱小邦，素無武備，被其兵威脅制，國主萬不得已退出城外，舉國驚駭。松田又限定日期，欲敝國主赴日候令，當有官民人等再三哀請，敝國主染病臥牀，乞免赴日，松田不允。敝世子思欲延緩日期，以待天朝拯救，已於閏三月間前抵日京，具稟日國政府，號泣哀懇，暫緩敝國主赴日之期，該政府不允所請，敝世子擬卽稟明欽差大臣，而日人查禁甚嚴，不能通達消息，不得已託閩商帶回密函，飭宏迅速北上，瀝血呼天，萬勿刻緩，如不能收復，惟有絕食而死，不能辱

國負君，淚隨筆下。宏泣讀之餘，肝膽幾裂，痛不欲生，溯查敝國自前明洪武五年隸入版圖，至天朝定鼎之初，首先效順，納款輸誠，疊蒙聖世懷柔，有加無已，恪遵大淸會典，間歲一貢，罔敢愆期。不意光緒元年日本禁阻進貢，又阻慶賀皇上登極各大典，當卽具備情由，百般懇請，該日本不肯允准，敝國主特遣宏等捧咨赴閩陳明，荷蒙福建督撫列憲具奏，欽奉上諭：『着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卽傳示出使日本大臣相機妥籌辦理，欽此』，欽遵在案。嗣於欽差大臣抵任之日，敝國駐日法司官等屢次瀝稟，懇求設法，節蒙欽差大臣與日國外務省剴切理論，冀可勸釋。詎料日人悍然不顧，竟敢大肆凶威，責滅數百年藩臣之祀，主憂臣辱，主辱臣死，宏等有何面目，復立天地之間，生不願爲日國屬人，死不願爲日國屬鬼，雖糜身碎首，亦所不辭。在閩日久，千思萬想，與其曠日持久，坐待滅亡，曷若薙髮改裝，早日北上，與其含垢忍辱，在琉偷生，不如呼天上京，善道守死，合國臣民及商人鄉農，雪片信至，催宏上道，效楚國申包胥之痛哭，爲安南裴伯耆之號求，用敢不避斧鉞，來津呼泣，伏維中堂威惠播於天下，

海島小邦，久已奉若神明，必能體天子撫綏之德，救敝國傾覆之危，籲請據情密奏，速賜拯援之策，立興問罪之師，不特上自國主，下及臣民，世世生生，永戴皇恩憲德於無旣，卽日本欺悖之志，亦不敢復萌，暹羅朝鮮越南臺灣瓊州，亦可皇圖永固矣。再此番北上情節，應先稟明閩省各大憲再行啓程，祇恐枉需時日，緩不濟急，故敢星夜奔馳，徑趨相府，犯法之罪，諒不容辭，宏等在上海聞得日本之黨，密防敝國來華請救，遇必拏捉，宏等爲此薙髮更服，延邀通事等同伴，以作貿易赴京，然謠多言雜，心怯神迷，且風土不悉，飲食艱難，可否恩賜保護憐祭，或可有人照料，以全孤臣，臨詞苦哭，稽顙延頸待命之至，須至稟者。

琉球國紫巾官向德宏二次稟稿 光緒五年六月

具稟琉球國陳情孤臣紫巾官國戚向德宏，爲感泣瀆稟，求解倒懸事。竊宏於五月十四日冒叩相府，泣懇救難，經蒙憲諭，准爲辦理，復荷憲恩體卹，憐念孤臣，格外矜全，飭爲安插善地，常加存問，美領事又敬傳恩諭，下情感激，形於夢寐。惟敝國自光緒元年間慘遭日本阻貢，敝國主命宏齎咨赴閩，陳明國

難，稟請督撫列憲大人，據情具奏，復飭宏即日進京匍籲，當於光緒三年五月十四日，奉到上諭：『着何丁飭令統行回國，毋庸在閩守候，將此由四百里諭令知之，欽此。』以致宏不能陳情北上，請旨定奪，又不能早叩相府，預請設法辦理。慮延歲月，致日本無所顧畏，大肆憑陵，派官派兵，前來敝國，將敝國主驅出城外，將敝世子擁去，國危君辱，皆宏不能仰副敝國主進京匍叩之命所致。回憶宏齎咨赴閩時，敝國主臨行泣諭，何啻倒懸，望解之情，慘迫急切。宏乃稽閩日久，迄無成事，誤國誤君，已屬死有餘罪。近承美領事交閱西報，中有敝國主被日迫赴日京，革去王號，給予華族從三品職，着令歸國，敝世子留質日京等語。伏思敝國主忍辱至此，無非以敝國素無武備，難與抗拒，故暫屈辱其身，上以延敝國一綫之命脈，下以全敝國百姓之生靈，斷非甘心容忍屈從倭令，其所以懇懇屬望於宏，冀能籲請天朝拯救，知猶是飭宏齎咨赴閩時慟哭望援之心也。儻宏仍復需時曠日，坐失事機，敝國主臥薪嘗膽，宏乃苟活偷安，負爲罪上加罪，爲此不揣冒昧，再行稽首相府。前月中堂據情密奏之後，大皇帝

允否興師問罪？日人之在敝國者，如何驅逐？敝世子可否召入內都，詳察被難之苦情？泣求恩示端倪，如得興師問罪，卽以敝國爲鄕導，宏願充先鋒，使日本不敢逞其兇頑。宏於日國地圖言語文字，諸頗詳悉，甘願効力軍前，以洩不共戴天之憤，或須兵敝國，堵禦日本，如前明洪武七年間命臣吳楨率沿海兵至琉球防守故事，使日本不敢萌其窺伺。敝國官民仰仗天朝兵威，必能協力齊心，盡逐日兵出境，自無不克者。愚瞽之見，是否有當，統懇立賜裁決施行，則敝國上自國主，下及臣民，世世生生，永沐皇恩憲德於無旣矣。臨詞苦哭，惶恐待命之至，須至稟者。

向德宏登覆寺島來文節略光緒五年六月二十四日到

六月二十一日，琉球紫巾向德宏准鈔日本寺島外務大臣來信，逭諭謹將逐件詳細條陳開列於左，仰祈憲鑒。

一，日本謂敝國屬伊南島久在政敎之下，引伊國史謂朝貢日本事實在中國隋唐之際，此謊言也。考敝國在隋唐時漸通中國，嘗與日本朝鮮暹羅爪哇緬

句通商往來，至明萬歷間，有日本人孫七郎者，屢來敝國互市，頗識地理，因日本將軍秀吉著有威名，孫乃緣秀吉近臣說秀吉曰：儻赴琉球告以有事於大明，彼必來聘，秀吉聽之，致書琉球，略曰：『我邦百有餘年，羣國爭雄，予也誕降，以有可治天下之奇瑞，遠邦異域，款塞來享，今欲征大明國，蓋非吾所爲，天所授也。爾琉球宜候出師，期明春謁肥前轅門，若懈怠期，必遣水軍悉鏖島民。』敝國懼其威，因修聘焉。若據日史所言，則敝國隋唐時已屬日本，何以至大明萬歷年間尙未入聘，其言之不實，不辨自明矣。國史附會，何所不至，至引所載太宰府遣使於南島以下云云，安知非日本人在敝國爲市者將敝國地圖畫歸，送呈日使館，故鋪揚而張大其說乎？且赤木爲敝國地產木，至今尙無進與日本，如當隋唐時有貢，何今日反無之事，隔千餘年，久遠無稽，日本任意揑造，那有窮乎？

一，敝國距閩四千里中，有島嶼相綠亙，八重山屬島近臺灣處相距僅四百里，志略所謂去閩萬里中道無止宿之地者誤也。距薩摩三千里中，有島嶼相綠，

敝國所轄三十六島之內，七八島在其中，萬歷三十七年被日本占去五島，亦在其中，志略所謂與日本薩摩州鄰，一葦可杭者誤也。今日本以敝國當薩摩州一郡邑，謂久屬伊南島，實屬混引無稽之詞，成此欺人之譚。

一，敝國世紀載開闢之始，海浪汜濫，時有男名志仁禮久，女名阿摩彌姑，運土石植草木以防海浪，穴居野處，是爲首出之君。迨數傳而人物繁殖，智識漸開，間出一人分羣類定民居，稱天帝子，天帝子三男二女，長男稱天孫氏，爲國君始，二爲按司官始，三爲百姓始。長女爲君君，次女爲祝祝，均掌祝祭之官。天孫氏傳二十五世，爲權臣利勇所弒，浦添按司名尊敦者，起兵誅利勇，諸按司推戴尊敦爲君，即舜天王。舜天王父源爲朝，乃日本人，遭日本保元之亂，竄伊豆大島，嗣復浮海至琉球，娶大理按司之妹，生尊敦，即舜天王也。自舜天王至尚泰王，凡三十八代，中間或讓位於人，或爲所奪，如此者幾易五六姓，舜天王之統，三世已絕矣。察度王洪武年間賜琉球名，巴志王永樂年間賜姓尚，至尚泰王或雖有嗣承，同係大朝賜國號受姓之人，尚泰王之祖尚圓王，伊平屋島之

人，乃天孫氏之裔也，日本何得認爲日本之後耶？總歸時異世遷，斷不能妄援荒遠無稽之論，爲此神人共憤之事。如按此論，則美國百年前之君爲英吉利人，刻下英吉利能强要此美國之地乎？地球內如美國者極多，紛紛翻案，何有窮乎？

一，尙寧王被擒事固有之，蓋因豐臣氏伐朝鮮之後，將搆兵於大明，以敝國係日本鄰邦，日本前來借兵糧，敝國不允所請，日本强逼甚嚴，尙寧更不承服，嗣後義久召在薩摩球僧，親諭日本形勢，還告尙寧王，速朝德川，尙寧王不從，遂被兵，尙寧王爲其所擒，此逼立誓文之所由來也。厥後歲輸八千石之糧於薩摩，以當納款，此蓋尙寧王君臣被困三年，不得已屈聽之苦情也。今據日本伐朝鮮事，蓋不便以騷擾中國爲言耳，然事在明萬歷三十七年，是時敝國久已入貢中朝，卽以所逼誓文法章而言，亦無不准立國阻貢天朝之事，且天朝定鼎之初，敝國投誠效順，迄今又二百餘年，恪遵會典，間歲一貢，嗣王繼立，累請册封，日本向來亦稱琉球國中山王甚爲恭順，皆無異說。乃自同治十年以來，

謬改球國曰球藩，改國王曰藩王，派官派兵前來，此乃起釁天朝之所由來也。

一，神教則自君君祝祝掌祭祝之官時，敝國已有神教，據云島祀伊勢大神等出自日本，不知敝國亦祝關聖觀音土地諸神，何嘗出自日本也。

一，風俗則敝國冠婚喪祭均遵天朝典禮，至席地而坐，設具別食，相沿已久，亦天朝之古制，經典詳載也，焉知非日本之用我球制乎？如日本以古制私爲己物，則日本亦可爲天朝之物矣。至云蒸饗用伊小笠原氏之儀，尤爲無據，如按此論，亦可云小笠原氏之儀乃引用敝國之儀矣。

一，四十八字母，敝國傳自舜天王，舜天王雖日國人所生，然久已三傳而絕，何得據此爲日本之物，且敝國亦多用漢文字，並非專用四十八字母也。如以參用四十八字母爲據，則日本之向用天朝漢文，不止四十八字母者，日本亦可爲天朝之物矣，有此牽強之理乎？

一，言語，敝國自操土音，間有與日本相通者，係因兩國貿易往來，故彼此耳熟能道，若未經與日本通商，則日本不能通敝國人之言語，敝國亦不能通日本

人之言語。據日本以敝國稱國爲『屋其惹』爲『冲繩』形似浮繩，故曰冲繩，始祖天孫氏，天孫氏天帝子所生，非日本人也，此言語與日本何涉，不待辨而誤見矣。如按此論，則日本能操敝國言語，敝國亦可云日本爲敝國之物也。

一，日本謂敝國有饑則發帑賑之，有仇則興兵報之，以爲保庇其島民，此語强孰甚焉。敝國荒年雖嘗貸米貸粟於日本，而一値豐年，便送還清楚無短欠，在日本祇爲卹鄰之道，在敝國祇循乞糴之文，如卽以此視爲其島民，則泰西各國近年效賑天朝山西地方，以及天朝商人之施賑敝國，則天朝可爲泰西之地耶？敝國可爲天朝之地耶？至臺灣之役，彼實自圖其私，且將生端於琉球，故先以斯役爲之兆，何嘗爲敝國計哉？敝國又何樂日本代爲啟衅哉。

一，日本謂敝國國體國政，皆伊所立，敝國無自主之權。夫國體國政之大者，莫如膺封爵，錫國號，受姓奉朔，律令禮制諸鉅典，敝國自洪武五年入貢，册封中山王，改流求國號曰琉球，永樂年間賜國主尚姓，歷奉中朝正朔，遵中朝禮典，用中朝律例，至今無異，至於國中官守之職名，人員之進退，號令之出入，服制

之法度，無非敝國主暨大臣主之，從無日本干預其間者。且前經與佛米蘭三國互立約言，敝國書中皆用天朝年月，並寫敝國官員名，事屬自主，各國所深知，敝國非日本附屬，豈待辨論而明哉。

## 代李伯相答朝鮮國相李裕元書（光緒五年）

薛福成

橘山尊兄太師閣下：正月杪，裁復寸函，旋於二月間接到客臘望日惠書，反覆於邦交一事，推究得失，剖晰情勢，忠謨碩畫，傾佩無涯。比諗頤養脩齡，平章大政，保疆禦侮，措注咸宜，至爲企頌。承示日本與貴國交涉各節，倭人性情，桀驁貪狡，爲得步進步之計，貴國隨時應付，正自不易。客歲駐倭公使何侍講來書，屢稱倭人倩爲介紹，願與貴國誠心和好，兩無虞詐。鄙人思自古交鄰之道，因應得其宜，則仇敵可爲外援；因應未得其宜，則外援可爲仇敵。倭人之言雖未必由中，尚冀迎幾善導，杜彼爭端，永相輯睦，是以曾寓書奉勸，勿先示以猜嫌，致令藉爲口實也。近察日本行事乖謬，居心叵測，亟宜中爲之防，有不能不密陳梗概者。日本比年以來，宗尚西法，營造百端，自謂已得富強之術，然因此致

庫藏空虛，國債纍纍，不得不有事四方，冀拓雄圖以償所費。其疆宇相望之處，北則貴國，南則中國之臺灣，尤所注意。琉球乃數百年舊國，並未開罪於日本，今春忽發兵船，刦廢其王，吞其疆土，其與中國與貴國，難保將來不伺隙以逞。中國兵力餉力，十倍日本，自忖可以制之，惟嘗代貴國審度躊躇，似宜及此時密修武備，籌餉練兵，慎固封守，仍當不動聲色，善爲牢籠，凡交涉事宜，恪守條約，勿予以可乘之端，一旦有事，則彼曲我直，勝負攸分。第思貴國向稱右文之邦，財力非甚充裕，卽令迅圖整頓，非旦夕所能見功。近聞日本派鳳翔日進兩戰艦久駐釜山浦外，操演巨礮，不知何意，設有反覆，中國卽竭力相助，而道里遼遠，終恐緩不及事。尤可慮者，日本廣聘西人，敎練水陸兵法，其船礮之堅利，雖萬不逮西人，恐貴國尙難與相敵。況日本詔事泰西諸國，未嘗不思藉其勢力侵侮鄰邦，往歲西人欲往貴國通商，雖見拒而去，其意終未釋然，萬一日本陰結英法美諸邦，誘以開埠之利，抑或北與俄羅斯句合，導以拓土之謀，則貴國勢成孤注，隱憂方大。中國識時務者，僉議以爲與其援救於事後，不如代籌

於事前，夫論息事寧人之道，果能始終閉關自守，豈不甚善；無如西人恃其慓銳，地球諸國，無不往來，實開闢以來未有之奇局，自然之氣運，非人力所能禁遏。貴國既不得已而與日本立約通商，各國必從而生心，日本轉若視爲奇貨。爲今之計，似宜用以敵制敵之策，次第與泰西各國立約，藉以牽制日本。彼日本恃其詐力以鯨吞蠶食爲謀，廢滅琉球一事，顯露端倪，貴國固不可無以備之。然日本之所畏服者西人也，以朝鮮之力制日本或虞其不足，以統與西人通商制日本則綽乎有餘。泰西通例，向不得無故奪滅人國，蓋各國互峙爭雄，而公法行乎其間，去歲土耳其爲俄所伐，勢幾岌岌，迨英奧諸國出而爭論，俄始斂兵而退，向使土國孤立無援，俄人已獨享其利矣。又歐洲之比利時丹馬，皆極小之國，自與各國立約，遂無敢妄肆侵陵者，此皆强弱相維之明證也。且越國鄙遠，古人所難，西洋英德法美諸邦，距貴國數萬里，本無他求，其志不過欲通商耳，保護過境船隻耳。至俄國所據之庫頁島綏芬河圖們江等處，皆與貴國接壤，形勢相偪，若貴國先與英德法美交通，不但牽制日本，並可杜俄人

之窺伺，而俄亦必遣使通好矣。誠及此時幡然改圖，量爲變通，不必別開口岸，但就日本通商之處，多萃數國商人，其所分者日本之貿易，於貴國無甚出入，若定其關稅，則餉項不無少裨，熟其商情，則軍火不難購辦，隨時派員分往有約之國通聘問，聯情誼，平日既休戚相關，倘遇一國有侵占無禮之事，儘可邀集有約各國公議其非，鳴鼓而攻，庶日本不致悍然無忌。貴國亦宜於交接遠人之道，逐事講求，務使剛柔得中，操縱悉協，則所以鈐制日本之術，莫善於此；卽所以備禦俄人之策，亦莫先於此矣。近日各國公使在我總理衙門，屢以貴國商務爲言，因思貴國政教禁令悉由自主，此等大事，豈我輩所可干預？惟是中國與貴國，誼同一家，又爲我東三省屏蔽，奚啻唇齒相依，貴國之憂，卽中國之憂也。所以不憚越俎代謀，直抒衷曲，望卽轉呈貴國王察核，廣集廷臣，深思遠慮，密議可否，如以鄙言爲不謬，希先示覆大略，我總理衙門，亦久欲以此意相達，俟各使議及之時，或可相機措詞，徐示以轉圜之意。從前泰西各國，乘中國多故，併力要挾，立約之時，不以玉帛而以兵戎，所以行之既久，掣肘頗多，想

亦遠近所稔知。貴國若於無事時許以立約，彼喜出望外，自不知格外要求，如販賣鴉片烟傳教內地諸大弊，懸爲厲禁，彼必無辭。敝處如有所見，亦當隨時參酌一二，以盡忠告之義；總期於大局無所虧損。夫政貴因時，治期可久，知己知彼，利害宜權，用間用謀，兵家所尚；惟執事實圖利之。緣迭奉來函，諄諄於交鄰保境之道，用敢不憚覼縷，密布腹心，復候起居，書不盡意，某頓首。

## 上張尙書論援護朝鮮機宜書

薛福成

昨讀大疏，圓暢修潔，布置井井，而見幾之明決，籌辦之迅速，亦爲中外意料所不及，私衷企佩，匪可言喩。退而就事理之曲折，反覆思之，此舉以順討逆，以强制弱，必可迅速成功，所慮者，日本兵船先到耳。日本外務卿井上馨素饒謀略，秩望較崇，有便宜行事之權，今年朝鮮與西洋各國立約，中國不使與聞，彼已深懷忌恨，萬一此次乘朝鮮內亂，逞其狡謀，以與中國爲難，甚屬可虞，不能不豫爲之防也。然猶可冀幸者，日本海道彎環紆曲，井上馨由東京起程，非十餘日不達朝鮮，不若中國兵船由煙臺東駛之捷也。儻倭艘與華輪後先偕到，或

雖先到數日而稍有觀望，未及肆毒，猶可措手。中國宜於此時飆馳電發，爲朝鮮速定內變，內變定而日本無能爲矣。今聞揚威超勇威遠三船，已同時起椗，似宜速告吳軍門，不必俟南洋兵船之會集，可先率一二營東渡，直指朝鮮都城，其餘泰安湄雲登瀛洲澄慶等船，及招商局船之運陸兵者，陸續進發，一則迅赴事機，取疾雷不及掩耳之勢，一則使日本朝鮮見我軍絡繹不絕，莫測其多寡之數，此兵法所謂實者虛之虛者實之也。夫朝鮮之亂，已逾半月矣，近日消息，尙無所聞，若彼但幽其王，奪其柄，未敢顯拒王師，王師既到，宜爲書聲明專討亂黨違命啟釁之罪，檄召李昰應赴兵船問狀，彼如挺身來前，或歸罪他人，或飾辭狡辯，宜一概勿理，不動聲色，暫予羈留，先以威遠一船，載送來華，致之京師，聽候朝命。其大隊官兵，暫駐朝鮮，爲之捕誅亂黨，不數日而大事可立定，此善之善者也。若李昰應伏匿不出，亦不顯然抗拒，宜以代禦外侮爲名，引兵疾入王京，擇地駐營，然後爲之捕治亂黨，嚴究主使，仍遣人開導昰應，諭以出則貸其重戾，不出則罪其親族，彼懾於兵威，不敢不出，出則選精卒衞送兵

船，運赴中國，若彼畏罪出奔，而亂黨不時出沒，官軍一到，彼勢自衰，可卽擒誅餘黨、檄數昰應罪狀，布告遠近，俾所在郡縣執之以獻，敢有藏匿者罪之。抑或竟挾王出走，國都無主，宜以大軍代守王京，分兵邀截要路，稍以精卒驅其後，馳檄解散其脅從，亦許昰應束身歸罪，待以不死，敢有傷損及王者，罪不赦。若此，則彼勢孤黨散，亦必自敗，無足深慮也。抑或彼竟肆然罔忌，矯朝鮮王之命，驅煽徒黨，授兵登陴，力與我抗，朝鮮之民，久已不覩兵革，一聞雄師壓境，火器精利、莫不氣餒心怯，揆彼輿情，必莫肯爲之用也。是宜嚴兵城外，作欲攻圍之勢，仍檄諭闔城官民，示以爲彼除害，不忍玉石俱焚之意，責以擒獻罪人，卽一切勿有所問，不出三日，内變必作，蓋順逆之理，强弱之勢，固如此也。若夫罪人既得，或未及致之中國，而亂黨有刼奪之慮，不能不便宜從事，則臨以天朝之威，重以康穆太妃之命，賜之死可也，雖國王不能爲請也。或罪人既在兵船，而倭人有邀截之意，則慮之不可不周，定計宜密，措注宜速，鼓輪疾駛，徑入大沽可也，雖其黨未必及謀也。然福成所鰓鰓過慮者，則恐日本兵船先到，而井上

馨以狡毒之計行之也。蓋日本之睥睨朝鮮，非一日矣，若井上馨遽以兵船入其國都，或翦除亂黨，而幷廢其王，或與李昰應相合而行廢立之事，或執昰應送東京，藉以市德於朝鮮，此三者皆非中國之利也。夫使其翦除亂黨而幷廢王也，日本必立其素所親厚者爲王，留兵久駐，號稱保護，漸收權利，爲蠶食鯨呑之計。然彼大勢未定，而中國兵船倏至，亦非其意計所及，中國宜乘此時據理力爭，必使前王復辟而後已，彼見衆心不附，公理不與，而中國兵力又較盛也，必有所怯而徐示轉圜，倘中國持之稍緩，則事機一失，後悔難追矣。如其與亂黨合而行廢立之事也，則其意將厚其毒而取之，中國宜專以討亂爲辭，直逼朝鮮，若日本出而排解，告以中國屬藩之事，不願他國與聞，朝鮮官民見我勢壯氣盛，必有應之於內者。如其執送昰應於東京也，日本必張大其辭，夸示諸國，以謂朝鮮朝貢中國二百餘年，未獲纖毫之助，此次剏平內難，必待日本爲之出兵，顯以形中國之短，隱以責朝鮮之報，非多索口岸，卽更立新約，此中國所病也，然猶幸我軍隨後卽到，可以有辭，宜致謝日本曰：朝鮮係中國屬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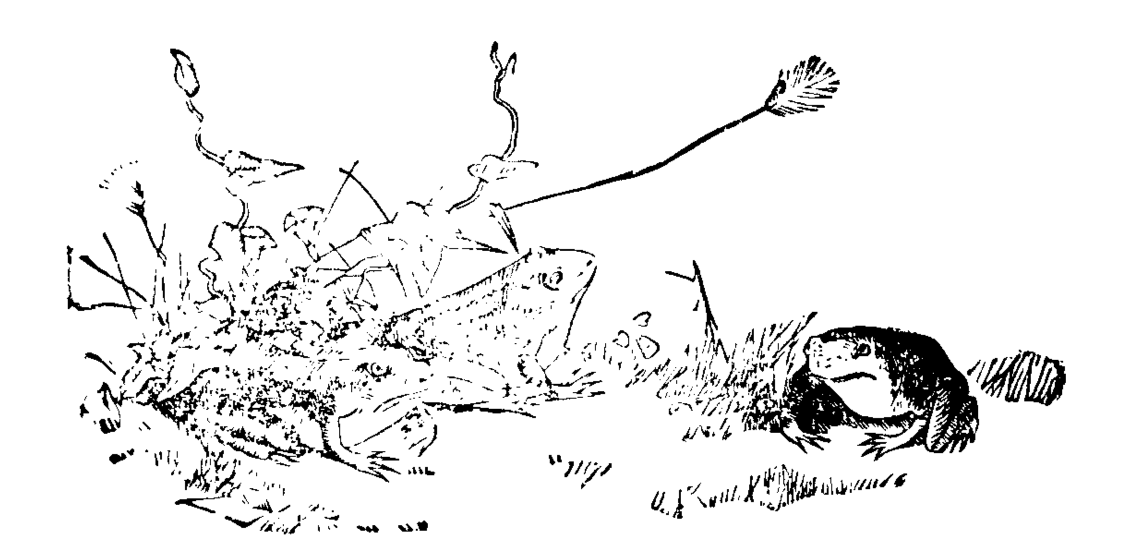
貴國篤念交誼，代平其亂，感謝弗諼，然貴軍勞苦可念，搜除亂黨之事，當由中國任之。如此，則稍杜倭人之口矣。凡此數端，皆隨其機而應之，庶稍化後着爲先着，萬一倭軍雖到，或以兵力未厚，徘徊觀釁，或專理論使館被燬之事，必尚相持未決，中國宜遣使以温語撫綏倭人，許以亂平之後，諸事可代爲清理，仍出其不意，引軍疾入王京，旣踞上游，則百務可代朝鮮主持矣。日本館人被殺，必索抵償，自不妨以捕斬亂黨爲抵償人命之用，所謂一舉兩得者也。大抵數千里外軍情敵勢，瞬息千變，原非可豫爲揣測，然相機利導之方，大旨固不離其宗，倘於函致吳軍門時，授以機宜，或有裨益，是否有當，伏惟裁擇。六月二十九日福成謹上。

光緒八年夏六月初九日，朝鮮內亂，日本使館被燬，倭使花房義質奔還其國。十七日，日本議遣尚書井上馨督兵船駛往朝鮮，制府張公接閱電信，謀之幕僚，欲函請總理衙門奏明請旨發兵往援，余謂輾轉籌商，往反之間已五六日，若倭兵先到朝鮮，彼且虜其王而踞其都，如琉球故事，事機得

失間不容髮，請發超勇揚威威遠三兵輪，即日東駛，仍函商總理衙門，續發陸軍前往，制府頗以爲然，遣提督丁汝昌道員馬建忠督帶超勇等三艘，以二十五日起碇，又豫調南洋及招商局輪船以備運送陸兵，於是丁汝昌等以二十七日辰刻抵朝鮮之仁川口，而倭軍亦於是日未刻有一艘先到，僅遲半日耳。見我兵船已先在，爲之奪氣，遂不敢動，倭官與丁軍門等以禮相見。二十八日，日本續到三艘，共水陸兵一千數百名，花房義質以兵五百人駐王京，與朝鮮議約，開列多款，百端要挾，適總理衙門亦奏明派提督吳公長慶率淮軍六營繼往，余遂於二十九日上是書，制府韙之，寄致軍前，酌度遵辦。我軍以七月初八日抵朝鮮之南陽府，吳軍門接到此議，閱之大喜，與丁提督馬道密商，意見相同，決計遵行。是時倭使與朝鮮大員連日會議，相持未決，頗肆咆哮，朝鮮偵知我大軍將到，拒之益堅，倭使於初十日挈其衆悻悻出王京，示將決裂也。馬道馳詣倭船，告以同心討亂之意，而吳軍門遽於十二日親率大軍疾馳至王京駐營，倭使不虞我軍之突入也，又自覺兵

少而勢孤也，深悔出京之失計，然已無可奈何，遂與朝鮮成約尋盟而退。惟李昰應尙盤踞王宮，亂黨數千，日夜營造兵器，內外勾結，禍且不測，吳丁馬三君密定機宜，十七日巳刻，共入王京，往拜李昰應，以禮周旋，申刻，昰應來營答拜，與之筆談，延至日暮，以計遣其從者，丁汝昌親率小隊以肩輿擁李昰應就道，冒雨夜馳百二十里。十八日，至南陽海口，卽上登瀛洲兵輪，鼓輪疾駛，解送天津，吳軍門親督所部奮攻亂黨，盡殲其渠，朝鮮之亂乃定。壬午八月識

此事樞紐，全在赴機迅捷，時則余友黎君蒓齋爲出使大臣駐日本，偵得確音，急遞密電，制府得與僚吏熟籌豫爲之備，罔誤機宜，余於是役頗盛稱蒓齋爲首功，惜乎制府奏事匆促，未及特筆爲之表章，然其功自不可掩也。又識



# 九　光緒帝與慈禧

## 記咸豐季年載垣端華肅順之伏誅

薛福成

怡親王載垣，鄭親王端華，皆於咸豐初年襲爵，俱官宗人府宗正、領侍衞內大臣，而端華同母弟肅順，方爲戶部郎中，好爲狹邪遊，惟酒食鷹犬是務，無所知名。五年夏，官軍既克馮官屯，剿滅粵賊之北犯者，載垣端華漸以聲色惑聖聰，薦肅順入內廷供奉，尤善迎合上旨，上稍與論天下事。三奸盤結，同干大政，而軍機處之權漸移，軍機大臣皆拱手聽命，伴食而已。惟軍機大臣大學士柏葰，資望既深，性頗鯁直，不甚遷就，三奸畏而惡之。戊午科場之獄，竟置柏相大辟，蓋三奸以全力羅織之，欲以樹威，於是朝臣震悚，權勢益張矣。肅順又借鑄錢局一事興大獄，戶部司員皆褫職逮問，京師自搢紳以至商店，被其株累破家者甚多，皆怨肅順次骨。肅順恃寵而驕，陵轢同列，是時周文勤公祖培，以戶部尚書協辦大學士，而肅順亦爲戶部尚書，同坐堂皇判牘，一日，周相已畫諾矣，肅順佯問曰：『是誰之諾也？』司員答曰：『周

中堂之諸也。』肅順罵曰：『唉！若輩憒憒者流，但能多食長安米耳，烏知公事。』因將司員擬藁盡加紅勒帛焉，並加紅勒帛於周相畫諾之上，累次如此，周相默然忍受，弗敢校也。諸大臣亦往往受其侵侮，無不飲恨於心，而唯諾維謹。惟大學士翁文端公心存引疾乞退以避之。十年七月，英吉利法蘭西兵船犯大沽，陷東西礮臺，入天津，逼通州，焚圓明園，肅順方以協辦大學士兼步軍統領，與載垣端華同勸上舉木蘭秋獮之典，巡幸熱河。熱河行宮本湫隘，內外禁防不甚嚴，三奸益得出入自便，導上娛情聲色，實爲希寵攬權之計。迨和議成，英法兵退至天津，留京王大臣疏請回蹕，上將從之，爲三奸所尼，屢下詔改行期。十一年秋七月，上不豫，十六日，上疾大漸，召載垣等及軍機大臣至御榻前，受遺詔，立皇太子，是日辰刻，文宗顯皇帝崩。三奸輒矯遺詔與御前大臣額駙景壽，軍機大臣兵部尚書穆蔭，吏部左侍郎匡源，署禮部右侍郎杜翰，太僕寺少卿焦佑瀛等共八人，自署爲贊襄政務王大臣。又擅遏禁留京王大臣恭親王等不得奔喪，自是詔旨皆出三奸之意，口授軍機處行之，多未進呈御覽，中外惶惶。八月十日，御史董元醇疏言：『皇上沖齡，未能親政，天步方

艱，軍國事重，暫請皇太后垂簾聽決，並派近支親王一二人輔政，以繫人心。』三奸不悅，明日上奉皇太后召見贊襄王大臣，命卽照董元醇所奏行，三奸勃然抗論，以爲不可，退復以本朝無太后垂簾故事，令軍機處調旨駁還。然恭親王遂得於此時奔赴熱河叩謁梓宮，端華等頗不以近支視之，以爲贊襄政務之權在我，彼雖近支，何足重輕。蓋三奸中肅順尤專橫狂躁，端華之所爲，皆肅順使之，而載垣又爲端華所使，二王實皆庸懦無能，其攬權竊柄，一以肅順爲主謀云。恭親王先見三奸，卑遜特甚，肅順頗蔑視之，以爲彼何能爲，不足畏也。兩宮皇太后欲召見恭親王，三奸力阻之，侍郎杜翰昌言於衆，謂叔嫂當避嫌疑，且先帝賓天，皇太后居喪，尤不宜召見親王。肅順拊掌稱善曰：『是眞不愧杜文正公之子矣。』然究迫於公論，而太后召見恭親王之意亦甚決，太監數輩傳旨出宮，恭親王乃請端華同進見，端華目視肅順，肅順笑曰：『老六，汝與兩宮叔嫂耳，何必我輩陪哉！』王乃得一人獨進見，兩宮皆涕泣而道三奸之侵侮，因密商誅三奸之策，並召鴻臚寺少卿曹毓瑛密擬拿問各旨，以備到京卽發，而三奸不知也。次日，王卽請訓回京，以釋三奸之忌，兼程而行，

州縣備尖宿處，皆不敢輕居，懼三奸之行刺也。及抵京，密甚，無一人知者。先是載垣等自陳職事殷繁，實難兼顧，意在彰其勞勩，詔即罷其所管火器健銳營，外示優禮，實奪其兵柄也。兩宮俟恭親王行後，即下回鑾京師之旨，三奸力阻之，謂皇上一孺子耳，京師何等空虛，如必欲回鑾，臣等不敢贊一辭。兩宮曰：『回京後設有意外，不與汝等相干。』立命備車駕，三奸又力阻，兩宮不允，乃議以九月二十三日派肅順護送梓宮回京，上恭送登輿後，先奉兩宮間道旋蹕。載垣端華皆扈從，於是大學士賈楨周祖培，戶部尙書沈兆霖，刑部尙書趙光合疏稱：『我朝聖聖相承，從無太后垂簾聽政之典，前因御史董元醇條奏，特降諭旨甚晰，臣等復有何議。惟是權不可下移，移則日替；禮不可稍渝，渝則弊生；我皇上沖齡踐祚，欽奉先帝遺命，派怡親王載垣等八人贊襄政務，兩月以來，用人行政，皆經該王大臣等議定諭旨，每有明發，均用御賞同道堂圖章，共見共聞，內外皆相欽奉。臣等尋繹贊襄二字之義，乃佐助而非主持也，若事無鉅細，皆憑該王大臣之意先行議定，然後進呈皇上一覽而行，是名爲佐助，而實則主持，日久相因，能無後患？今日之贊襄大臣，卽昔日之軍機大

臣，向來軍機大臣事事先而奉諭旨，辦駁可否，悉經欽定，始行擬旨進呈，其有不合聖意者，硃筆改正，此太阿之柄不可假人之義也。為今之計，正宜皇太后敷宮中之德化，操出治之威權，使臣工有所稟承，不居垂簾之虛名，而收聽政之實效。昔漢之和熹鄧皇后，晉之康獻褚皇后，遼之睿智蕭皇后，皆以太后臨朝，史冊稱美，宋朝之宣仁高太后有女中堯舜之譽，明代穆宗皇后，神宗嫡母，上尊號曰仁聖皇太后。穆宗貴妃，神宗生母，上尊號曰慈聖皇太后。維時神宗十歲，政事皆由兩宮裁決施行，亦未嘗居垂簾之名也。我皇上聰明天亶，正宜涵泳詩書，不數年即可親政，而此數年間，外而賊匪未平，內而奸人逼處，何以拯時艱？何以飭法度？固結人心，最為緊要，儻大權無所專屬，以致人心驚疑，是則目前大可憂者。至皇太后召見臣工禮節，及一切辦事章程，仍循向來軍機大臣承旨舊制，或應量為變通，擬求敕下羣臣會議具奏請旨酌定，以示遵守，庶行政可免流弊，而中外人心益深悅服矣。』會欽差大臣侍郎勝保，亦奏請簡近支親王輔政，以防權姦之專擅。十月朔，車駕至京師，將至之日，諸大臣皆循例郊迎，兩宮對大臣涕泣，縷述三奸欺藐之狀。周祖培奏曰：『何

不重治其罪？』皇太后曰：『彼爲贊襄王大臣，可徑予治罪乎？』祖培對曰：『皇太后可降旨先令解任，再予拿問。』太后曰：『善。』乃詔解贊襄王大臣八人之任，以恭親王奕訢爲議政王，從民望也。垂簾典禮，令在廷大小臣工集議以聞。先召見議政王大臣，上南面稍東席地坐，兩宮亦南面坐稍北，皇太后面諭三奸跋扈諸不法狀，且泣下，上顧曰：『阿瑪，奴輩如此負恩，即斫頭可也，請勿悲。』遂與王大臣密定計，即另派大學士桂良，戶部尚書沈兆霖，戶部左侍郎文祥，右侍郎寶鋆，鴻臚寺少卿曹毓瑛爲軍機大臣。初二日，恭親王率周祖培文祥等入朝待命，載垣等已先至，尚未知解任之信，蓋三奸解任之旨及召見王大臣等，已在初一日之申酉間特命辦事處勿知會怡鄭二王，故二王皆不知。然已微有所聞，見恭親王等則大言曰：『外廷臣子，何得擅入？』王答以有詔，復以不應召見呵止王，王遜謝，卻立宮門外。俄詔下，命恭親王將載垣端華肅順革去爵職，拿交宗人府，會同大學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嚴行議罪。王捧詔宣示，載垣端華二人厲聲曰：『我輩未入，詔從何來？』王命擒出。復呵曰：『誰敢者！』已有侍衞數人來前，褫二人冠帶，擁出隆宗門，尚顧索

肩輿及從人，或告已驅散矣，遂踉蹌擁至宗人府，幽之。肅順方護送梓宮，次於密雲，逮者至，門已閉，乃毀外戶而入，聞肅順在臥室咆哮罵詈，又毀其寢門，見肅順方擁二妾臥於牀，遂械至京，亦繫宗人府。肅順瞋目叱端華載垣曰：『若早從吾言，何至有今日！』二人曰：『事已至此，復何言。』載垣亦咎端華曰：『吾之罪名，皆聽汝言成之。』故論者謂三凶之罪，肅順尤甚，端華次之，載垣又次之，蓋肅順之鷙悍過於二人。自忖護送梓宮，僅遲數日至京，不至有變，然使俟肅順至而圖之，彼耳目既廣，布置漸密，則措手較難矣。惟車駕至京，而即日下詔，辦理神速，爲中外人情所不料，尤有疾雷不及掩耳之勢云。廷議既上，請均照大逆律淩遲處死。初六日，詔曰：『載垣端華肅順，朋比爲奸，專權跋扈，種種情形，均經明降諭旨，宣示中外。至載垣端華肅順於七月十七日皇考升遐，卽以贊襄王大臣自居，實則我皇考彌留之際，但面諭載垣等立朕爲皇太子，並無令其贊襄政務之諭。載垣等乃造作贊襄名目，諸事並不請旨，擅自主持，兩宮皇太后面諭之事，亦敢違阻不行。御史董元醇條奏皇太后垂簾事宜，載垣等非獨擅改諭旨，並於召對時有伊等係贊襄朕躬，不能聽命於

皇太后，伊等請皇太后看摺，亦屬多餘之語。當面咆哮，目無君上情形，不一而足。且屢言親王等不可召見，意在離間。此載垣、端華、肅順之罪狀也。肅順擅坐御位，於進內廷當差時，出入自由，目無法紀，擅用行宮內御用器物，於傳取應用物件，抗違不遵，並自請分見兩宮皇太后，於召對時，辭氣之間，互相抑揚，意在搆釁，此又肅順之罪狀也。一切罪狀均經母后皇太后聖母皇太后面諭議政王軍機大臣，逐條開列，傳知會議王大臣等知悉。茲據該王大臣等按律擬罪，將載垣等凌遲處死，當卽召見議政王奕訢、軍機大臣戶部左侍郎文祥、右侍郎寶鋆、鴻臚寺少卿曹毓瑛、惠親王、惇親王奕誴、醇郡王奕譞、鍾郡王奕詥、孚郡王奕譓、睿親王仁壽、大學士賈楨、周祖培、刑部尚書綿森，面詢以載垣等罪名有無一綫可原？茲據該大臣等僉稱載垣、端華、肅順跋扈不臣，均屬罪大惡極，國法無可寬宥，並無異辭。朕念載垣等均屬宗支，以身罹重罪，應悉棄市，能無淚下。惟載垣等前後一切專權跋扈情形，謀危社稷，是皆列祖列宗之罪人，非獨欺陵朕躬爲有罪也。在載垣等未嘗不自恃爲顧命大臣，縱使作惡多端，定邀寬典，豈知贊襄政務，皇考實無此諭，若不重治其罪，何以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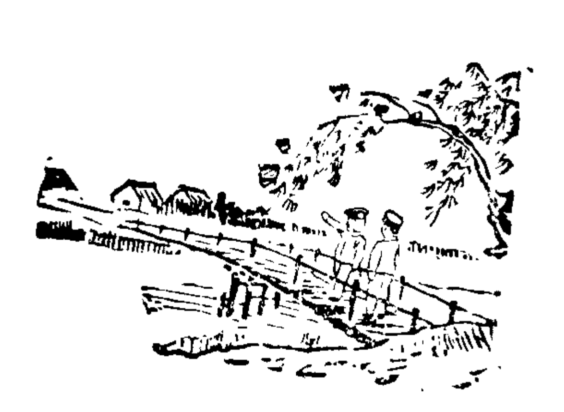
副皇考付託之重，亦何以飭法紀而示萬世。卽照該王大臣等所擬均卽凌遲處死，實屬情罪相當。惟國家本有議親議貴之條，尙可量從末減，姑於萬無可寬貸之中，免其肆市，載垣端華均著加恩賜令自盡。卽派肅親王華封，刑部尙書綿森迅卽前往宗人府空室傳旨令其自盡，此爲國體起見，非朕之有私於載垣端華也。至肅順之悖逆狂謬，較載垣等尤甚，亟應凌遲處死，以伸國法，而快人心，惟朕心究有所未忍，著加恩改爲斬立決。卽派睿親王仁壽刑部右侍郞載齡前往監視行刑，以爲大逆不道者戒。至景壽身爲國戚，緘默不言，穆蔭匡源，杜翰，焦佑瀛，於載垣等竊奪政柄，不能力爭，均屬辜恩溺職，穆蔭在軍機大臣上行走已久，班次在前，情節尤重，該王大臣等擬請將景壽穆蔭匡源杜翰焦佑瀛革職發往新疆效力，均屬罪有應得。惟以載垣等兇燄方張，受其箝制，實有難與爭衡之勢，其不能振作，尙有可原。御前大臣景壽，卽革職，仍留公爵並額駙品級，免其發遣。兵部尙書穆蔭，卽革職，改爲發往軍臺效力贖罪。吏部左侍郞匡源，署禮部右侍郞杜翰，太僕寺少卿焦佑瀛均著卽行革職，加恩免其發遣。欽此。』是日載垣端華自縊。肅順以科場鈔票兩案，無辜

受害者尤多，都人士聞將殺肅順，交口稱快，其怨家皆駕車載酒馳赴西市觀之。肅順身肥面白，以大喪故，白袍布靴，反接置牛車上，過騾馬市大街，兒童讙呼曰：『肅順亦有今日乎？』或拾瓦礫泥土擲之，頃之而目遂模糊不可辨云。將行刑，肅順肆口大罵，其悖逆之聲，皆爲人臣子者所不忍聞。又不肯跪，劊子手以大鐵柄敲之，乃跪下，蓋兩脛已折矣，遂斬之。

少詹事許彭壽疏請治奸黨。詔曰：『前因許彭壽於拿問載垣、端華、肅順時，請查辦黨援，當令指出黨援諸人實迹，嗣據明白迴奏，形迹最著者，莫如吏部尙書陳孚恩；最密者莫如侍郎劉琨、黃宗漢等；平日保舉之人，如侍郎成琦、德克津太、候補京堂富績，外間嘖有煩言，陳孚恩於上年七月大行皇帝發下硃諭巡幸熱河，是否可行，陳孚恩卽有竊負而逃、遯海濱而處之語，意在迎合載垣等，當時會議諸臣，無不共見共聞。大行皇帝龍馭上賓，滿漢大臣中惟令陳孚恩一人免赴行在，是該尙書爲載垣等之心腹，卽此可見。黃宗漢於本年春間前赴熱河，皇考召見時，卽以危辭力阻回鑾，迨聞皇考梓宮有回京之信，該侍郎又以京城情形可慮，徧告於人，希

冀阻止，其爲迎合載垣等，衆所共知。以上二人，均屬一二品大員，聲名如此狼藉，品行如此卑汚，若任其濫厠卿貳，何以表率僚屬，陳孚恩黃宗漢均著革職，永不敍用，以爲大僚諂媚者戒。至侍郞劉琨成琦，太僕寺少卿德克津太，候補京堂富績，與載垣等雖無交通實據，而或與往來較密，或由伊等保舉，或拜認師生，衆人耳目共見共聞，何能置之不議，劉琨，成琦，德克津太，富績，均著卽行革職。許彭壽糾劾各節，朕早有所聞，用特懲一儆百，期於力振頹靡，載垣端華肅順三人事權所屬，諸臣等何能與之絕無干涉，此後惟有以寬大爲念，不咎既往，爾諸臣亦毋須再以查辦奸黨等事紛紛陳請，致啟訐告誣陷之風，惟當各勤厥職，爭自濯磨，守正不阿，毋蹈陳孚恩等惡習，朕實有厚望焉。』未幾查鈔肅順家，得陳孚恩手書，有不臣語，乃復逮戍伊犁。先是載垣等擬進年號曰祺祥，已頒憲矣，有言其意義重複者，遂置不用。初九日，甲子，昧爽，穆宗毅皇帝御正殿卽位，禮成，大赦，以明年爲同治元年，上母后皇太后尊號曰慈安皇太后，聖母皇太后尊號曰慈禧皇太后，垂簾聽政。先是欽天監奏八月朔日，日月合璧，五星聯珠，登極之日，久陰忽霽，八表鏡淸，於是權姦既去，新政

如旭日初升，羣賢並進，內外協力，宏濟艱難，遂啟中興之治。



# 德宗繼統私紀

羅惇曧

同治十三年十二月，穆宗大漸，兩宮皇太后御養心殿西煖閣，召惇親王奕誴，恭親王奕訢，醇親王奕譞，孚郡王奕譓，惠郡王奕詳，等入，孝欽后泣語諸王曰：『帝疾不可爲，繼統未定，誰其可者？』或言溥倫長當立。惇親王言溥倫疏屬不可。后曰：『溥字輩無當立者，奕譞長子今四歲矣，且至親，予欲使之繼統。』蓋醇親王嫡福晉，孝欽后妹也，孝欽利幼君可專政，儻爲穆宗立後，則已爲太皇太后，雖尊而疏，故欲以內親立德宗也。諸王皆愕，不知所對，醇親王大驚哭失聲，伏地暈絕，恭親王奕訢叱之，令內侍扶出，諸王不敢抗后旨，議遂定。是日穆宗崩，帝入居宮中，遂卽位，用兩宮太后旨，皇帝龍馭上賓，未有儲貳，不得已以醇親王奕譞之子載湉，承繼文宗顯皇帝爲子，入承大統，爲嗣皇帝，俟嗣皇帝生有皇嗣，卽承繼大行皇帝爲嗣，改元光緒。醇親王憤鬱成疾，疏言：『臣侍從大行皇帝十有三年，時値天下多故，嘗以整軍經武，期覩中興盛事，雖肝腦塗地，亦所甘心。何圖昊天不吊，龍馭上賓，臣前日瞻仰遺容，五內崩裂，已覺氣體難支，猶思力濟艱難，盡事聽命。忽蒙懿旨下降，擇定嗣

皇帝，倉猝間昏迷，罔知所措，迨舁回家，身戰心搖，如癡如夢，致觸犯舊有肝疾等病，委頓成廢，惟有哀懇皇太后恩施格外，洞照無遺，曲賜矜全，許乞骸骨，爲天地容一虛糜爵位之人，爲宣宗成皇帝留一庸鈍無才之子，使臣受帡幪於此日，正邱首於他年，則生生世世感戴高厚鴻施於無既矣。』諭令王公大學士六部九卿會議具奏，旋詔准開去各差使，以親王世襲罔替。醇親王具疏懇辭，詔不許。兩宮皇太后垂簾聽政。初，穆宗寢疾，時謂宏德殿行走侍講王慶祺導之冶游，致疾不起，御史陳彝假他事劾之，謂其爲『河南考官，撤棘之後，微服冶游，汴省人多知之，并謂街談巷議，無據之詞，未敢瀆陳，要亦其素行不孚之明證。臣久思入告，緣慶祺係內廷行走之員，有關國體，躊躇未發，亦冀大行皇帝聰明天亶，日久必洞燭其人，萬不料遽有今日，悲號之下，每念時事，中夜憂惶，如斯人者，若再留禁廷之側，爲患不細，非獨有玷班行而已。』詔褫慶祺職。封穆宗皇后爲嘉順皇后。李鴻藻，徐桐，翁同龢，廣壽，請開去弘德殿行走，許之。罪總管太監張得喜等，戍黑龍江。內閣侍讀學士廣安奏：『竊維立繼之大權，操之君上，非臣下所得妄預，若事已完善，而理當稍爲變通者，又

非臣下所可緘默也。大行皇帝沖齡御極，蒙兩宮皇太后垂簾勵治，十有三載，天下底定，海內臣民，方將享太平之福，詎意大行皇帝皇嗣未舉，一旦龍馭上賓，凡食毛踐土者，莫不籲天呼地，幸賴兩宮皇太后，坤維正位，擇繼咸宜，以我皇上承繼文宗顯皇帝爲子，並欽奉懿旨俟嗣皇帝生有皇子，卽承繼大行皇帝爲嗣，仰見兩宮皇太后宸衷經營，承家原爲承國，聖算悠遠，立子卽是立孫，不惟大行皇帝得有皇子，卽大行皇帝統緒亦得相承勿替，計之萬全，無過於此。惟是奴才嘗讀宋史，不能無感焉，宋太祖遵杜太后之命，傳弟而不傳子，厥後太宗偶因趙普一言，傳子竟未傳姪，是廢母后成命，遂起無窮斥駁，使當日后以詔命鑄成鐵劵，如九鼎泰山，萬無轉移之理，趙普安得一言間之。然則立繼大計，成於一時，尤貴定於百代，況我朝仁讓開基，家風未遠，聖聖相承，夫復何慮，我皇上將來生有皇子，自必承繼大行皇帝爲嗣，接承統緒，第恐事久年湮，或有以普言引用，豈不負兩宮皇太后詒厥孫謀之至意。奴才受恩深重，不敢不言，請飭下王公大學士六部九卿會議，頒立鐵劵，用作奕世良謨。」奉兩宮懿旨：『前降旨俟嗣皇帝生有皇子，卽承繼大行皇帝爲嗣，業經

明白宣示，中外咸知，茲據內閣侍讀學士廣安奏請飭廷臣會議，頒立鐵券等語，冒昧瀆陳，殊堪詫異，廣安著傳旨申飭。』穆后本失愛於孝欽后，穆宗病，孝欽后以穆后不能防護，掌責之。又以孝欽不爲穆宗立後，以寡嫂居宮中，滋不適，乃仰藥殉焉。二年四月，命翁同龢，夏同善授讀毓慶宮，御史潘敦儼請表揚穆后以光潛德，詔稱：『孝哲毅皇后已加謚號，豈可輕議更張，該御史逞其臆見，率行奏請，已屬糊塗，并敢以無據之辭，登諸奏牘，尤爲謬妄。』下吏議奪職。五年三月庚午，大葬穆宗毅皇帝孝哲毅皇后於惠陵，吏部主事吳可讀，先以御史請誅烏魯木齊提督成祿，言過戇直，落職，穆宗登極，起廢員，用主事，可讀慮大統授受之間，類多變故，鑒宋太宗明景帝之故事，思以尸諫，而堅爲穆宗立後之信，乃請於吏部長官，隨赴惠陵襄禮，還次薊州馬伸橋三義廟，於閏三月五日夜間飲毒畢命，遺疏請吏部長官代奏。疏云：『奏爲以一死泣請懿旨，預定大統之歸，以畢今生忠愛事。竊罪臣聞治國不諱亂，安國不忘危，危亂而可諱可忘，則進苦口於堯舜，爲無疾之呻吟，陳隱患於聖明，爲不祥之舉動，罪臣前因言事忿激，自甘或斬或囚，經王大臣會議，奏請傳臣質訊，乃

蒙我先皇帝曲賜矜全、既免臣於以斬而死，復免臣於以囚而死，又復免臣於以傳訊而觸忌觸怒而死，犯三死而未死，不求生而再生，則今日罪臣未盡之餘年，皆我先皇帝數年前所賜也，乃天崩地坼，忽遭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之變，即日欽奉兩宮皇太后懿旨，大行皇帝龍馭上賓，未有儲貳，不得已以醇親王之子，承繼文宗顯皇帝爲子，入承大統，爲嗣皇帝，俟嗣皇帝生有皇子，即承繼大行皇帝爲嗣，特諭。罪臣涕泣跪誦，反覆思維，以爲兩宮皇太后一誤再誤，爲文宗顯皇帝立子，不爲我大行皇帝立嗣，既不爲我大行皇帝立嗣，則今日嗣皇帝所承大統，乃奉我兩宮皇太后之命，受之於文宗顯皇帝，非受之於我大行皇帝也；而將來大統之承，亦未奉有明文，必歸之承繼之子；即謂懿旨內既有承繼爲嗣一語，則大統之仍歸繼子，自不待言。罪臣竊以爲未然。自古擁立推戴之際，爲臣子所難言，我朝二百餘年，祖宗家法，子以傳子，骨肉之間，萬世應無間然。況醇親王公忠體國，中外翕然稱爲賢王，觀王當時一奏，令人忠義奮發之氣，勃然而生，言爲心聲，豈容僞爲，罪臣讀之，至於歌哭不能已已。倘王聞臣有此奏，未必不怒臣之妄，而憐臣之愚，必不以臣言爲開離

間之端。而我皇上仁孝性成，承我兩宮皇太后授以寶位，將來千秋萬歲時，均能以我兩宮皇太后今日之心爲心；而在廷之忠佞不齊，卽衆論之異同不一，以宋初宰相趙普之賢，猶有首背杜太后之事，以前明大學士王直之爲國家舊人，猶以黃竑請立景帝太子一疏，出於蠻夷，而不出於我輩爲愧，賢者如此，遑問不肖；舊人如此，奚責新進，名位已定者如此，況在未定。不得已於一誤再誤中，而求一歸於不誤之策，惟仰祈我兩宮皇太后再行明白降一諭旨，將來大統仍歸承繼大行皇帝嗣子，嗣皇帝雖百斯男，中外及左右臣工，均不得以異言進，正名定分，預絕紛紜，如此則猶是本朝祖宗來子以傳子之家法，而我大行皇帝未有子而有子，卽我兩宮皇太后未有孫而有孫，異日繩繩揖揖，相引於萬代者，皆我兩宮皇太后所自出，而不可移易者也。罪臣所謂一誤再誤而終歸於不誤者此也。彼時罪臣卽以此意擬成一摺，呈由都察院轉遞，繼思罪臣業經降調，不得越職言事，且此何等事，此何等言，出之大臣重臣親臣，則爲深謀遠慮，出之小臣疏臣遠臣，則爲輕議妄言。又思在廷諸臣忠直最著者，未必卽以此事爲可緩，言亦無益而置之，故罪臣且留以有待。洎罪

臣以查辦廢員內，蒙恩圈出引見，奉旨以主事特用，仍復選授吏部，迴來又已五六年矣。此五六年中，環顧在廷諸臣，仍未念及於此者，今逢我大行皇帝永遠奉安山陵，恐遂漸久漸忘，則罪臣昔日所留以有待者，今則迫不及待矣。仰鼎湖之仙駕，瞻戀九重；望弓劍於橋山，魂依尺帛；謹以我先皇帝所賜餘年，爲我先皇帝上乞懿旨數行，於我兩宮皇太后之前。惟是臨命之身，神志瞀亂，摺中詞意，未克詳明，引用率多遺忘，不及前此未上一摺一二，繕寫又不能莊正。罪臣本無古人學問，豈能似古人從容？昔有赴死而行不復成步者，人曰：『子懼乎？』曰：『懼。』曰：『既懼何不歸？』曰：『懼吾私也，死吾公也。』罪臣今日，亦猶是。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罪臣豈敢比曾參之賢，即死，其言亦未必善，惟望我兩宮皇太后我皇上憐其哀鳴，勿以爲無疾之呻吟，不祥之舉動，則罪臣雖死無憾。宋臣有言：凡事言於未然，誠爲太過；及其已然，則又無所及；言之何益？可使朝廷受未然之言，不可使臣等有無及之悔。今罪臣誠願異日臣言之不驗，使天下後世笑臣愚；不願異日臣言之或驗，使天下後世謂臣明。等杜牧之罪言，雖逾職分，効史鰌之尸諫，祗盡愚忠。罪臣

尤願我兩宮皇太后我皇上，體聖祖世宗之心，調劑寬猛，養忠厚和平之福，任用老成，毋爭外國之所獨爭，爲中華留不盡；毋創祖宗之所未創，爲子孫留有餘。罪臣言畢於斯，願畢於斯，命畢於斯。再罪臣曾任御史，故敢昧死具摺；又以今職不能專達，懇由臣部堂官代爲上進。罪臣前以臣衙門所派隨同行禮司員內，未經派及罪臣，是以罪臣再四面求臣部堂官大學士寶鋆，始添派而來，罪臣之死，爲寶鋆所不及料，想寶鋆並無不應派而誤派之咎，時當盛世，豈容有疑於古來殉葬不情之事，特以我先皇帝龍馭永歸天上，普天同泣，故不禁哀痛迫切，謹以大統所繫，貪陳慺慺，自稱罪臣以聞。』吏部以其疏上，朝野驚愕，詔言：『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降旨，嗣後皇帝生有皇子，卽承繼大行皇帝爲嗣，此次吳可讀所奏，前降旨時，卽是此意。着王大臣，大學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將吳可讀原摺會同妥議具奏。』可讀甘肅皋蘭人，遺命葬於薊州，謂出薊州一步，卽非死所。並遺書誡其子曰：『先皇賓天時，卽擬就一疏，欲由都察院呈進，彼時已以此身置之度外，嗣因一契友見之，勸其不必以被罪之臣，又復冒昧上言，且疏中援引近時情事，未盡確實，故留以有待，今

不及待矣，甘心以死，自踐前日心中所言，以全畢生忠愛之忱，我所以遲至今日者，以國家正有大事，豈可以小臣擾亂宸聽，故不遽引決，正爲俟朝廷大事竣耳。』」徐桐翁同龢潘祖蔭連銜一疏，寶廷黃體芳張之洞李端棻各一疏，均付王大臣併議。

四月禮親王世鐸等奏：『遵旨於本月初一日齊赴內閣，將吳可讀奏摺公同閱看，據奏內有「仰乞我皇太后再降諭旨，將來大統，仍歸承繼大行皇帝嗣子」等語。臣等恭查雍正七年上諭有曰：「建儲關繫宗社民生，豈可易言，我朝聖聖相承，皆未有先正青宮，而後踐天位，乃開萬世無疆之基業，是我朝之國本，有至深厚者，愚人固不能知也。欽此。」跪誦之下，仰見我世宗憲皇帝詒謀之善，超亘古而訓來茲，聖諭森嚴，所宜永遠懍遵，伏思繼統與建儲，文義似殊，而事體則一，建儲大典，非臣子所敢參議，則大統所歸，豈臣下所得擅請。我皇上纘承大位，天眷誕膺，以文宗之統爲重，自必以穆宗之統爲心，將來神器所歸，必能斟酌盡善，守列聖之成憲，奉天下以無私，此固海內所共欽，而非此時所得預擬者也。況我皇太后鞠育恩深，宗社遠慮，前者穆宗龍馭上賓時，業經明降諭旨，俟皇帝生有皇子，即承繼大行皇帝爲

嗣，懿訓煌煌，周詳愼重，是穆宗毅皇帝將來繼統之義，已早賅於皇太后前降懿旨之中，何待臣下奏請。吳可讀以大統所歸，請旨頒定，似於我朝家法，未能深知，而於皇太后前此所降之旨，亦尚未能細心仰體。臣等公同酌議，應請毋庸置議。』徐桐翁同龢潘祖蔭奏：『臣等於四月初一日赴內閣公同集議，竊思吳可讀所陳預定大統，此窒礙不可行者也；我朝家法不建儲貳，此萬世當敬守者也。臣等恭繹同治十三年十二月懿旨於皇子承嗣一節，所以爲統緒計者至深且遠，聖諭煌煌，原無待再三推闡。今吳可讀既有此奏，而懿旨中復有卽是此意之諭，特命廷臣集議具奏，若不將聖意明白宣示，恐天下臣庶，轉未能深喻慈衷。臣等以爲誠宜申明列聖不建儲之彝訓，將來皇嗣繁昌，默定大計，以祖宗之法爲法，卽以祖宗之心爲心，總之紹膺大寶之元良，卽爲承繼穆宗毅皇帝之聖子，揆諸前諭則合，準諸家法則符，使薄海內外，咸曉然於聖意之所在，則詒謀久遠，億萬世無疆之休，實基於此。』又寶廷奏：『竊以爲大統之歸，固已早定，本無異議，無須再降懿旨，請命皇上，惟當引伸前旨以喻天下臣民。恭繹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懿旨之意，蓋言穆宗毅皇

帝未有儲貳，無可承繼，將來卽以皇上所生之皇子，承繼穆宗毅皇帝爲嗣，非言生皇子卽時承繼也，言嗣而統賅焉矣，引伸之，蓋言將來卽以皇上傳統之皇子，承繼穆宗毅皇帝爲嗣也。因皇上甫承大統，故渾涵其詞，含意未伸，留待皇上親政日，自下明詔，此皇太后不忍歧視之慈心，欲以孝悌仁讓之休，歸之皇上也，而惜乎天下臣民不能盡喩也。廣安不能喩，故生爭於前；吳可讀不能喩，故死爭於後；可讀遺摺意亦如此，而詞意未克詳明，可讀不自云臨命之身神智瞀亂乎？不然，我朝夙不建儲，可讀豈未之知耶？奴才竊痛可讀殉死之忠，而又惜其遺摺之言不盡意也。可讀未喩懿旨言外之意，而其遺摺未達之意，皇太后早鑒及之，故曰前降旨時卽是此意也。且皇太后之意，亦卽皇上之意也。就令無當日懿旨，皇上親政，自必首降將來傳統之皇子承繼穆宗毅皇帝爲嗣之諭，況明有懿旨在前乎？皇上天生聖人，入纘大統，豈忍負皇太后撫育深恩，穆宗付託之重，而自私神器哉。遺摺以忠佞不齊，異同不一爲慮，此固可讀之忠心，而實過慮者也。宋太宗背杜太后，明景帝廢太子見深，雖因佞臣妄進邪說，究由二君有私天下之心，故詔佞之言，得乘之而入，伏讀高

宗純皇帝御批通鑑輯覽，謂太宗傳子私念，不待趙普贊成，而早定於胸中；見深之立，旨由太后，至於廢之之際，則不復請命東朝，是並蔑視其母。聖智深遠，燭見隱微，推而論之，明世宗之於興獻，忘所後而重本身，任私恩而棄大義，亦不得專咎張桂諸臣也。我朝聖聖相承，迥邁前代，縱有趙普黃竑之輩，皇上仰遵祖宗彝訓，遠鑒宋明，不惟其言不能入，且必重加之罪，況兩宮懿旨，懸之於上，孤臣遺疏，存之於下，傳之九州，載之國史，皇上若竟信佞臣諂媚之語，違背慈訓，棄置忠言，何以對天下後世，背義自私之事，鄉黨自好者不爲，而謂聖人爲之乎？此固可讀之忠心，而實過慮也。此次廷臣議上，皇太后降旨時，但請將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懿旨之意，詳爲引伸，俾天下臣民，永無疑義，我皇上孝弟仁讓，必能以皇太后之心爲心，無須諄諄申命，並請將前後懿旨與廣安吳可讀及此次與議諸臣奏議，存之毓慶宮，俟皇上親政日，由毓慶宮諸臣會同軍機大臣，恭呈御覽，自必明降硃諭，宣示中外，將來傳統之皇子，承繼穆宗毅皇帝爲嗣，俾天下後世，咸知我朝家法，遠越宋明，皇太后至慈，皇上至孝，至悌至仁至讓，且以見穆宗至聖至明，託付得人也，豈不懿歟？如是

則綱紀正，名分定，天理順，人情安，倫常骨肉，無嫌無疑，又何至違我朝家法，蹈前代覆轍，遺憾於母子兄弟君臣之間哉？本月初一日，恭赴內閣集議，因意微有不合，事關重大，未敢遷就，謹另摺具陳，以備采擇。」又奏：「再王大臣所議，亦非不得體，惜未盡妥，前降懿旨因詞意渾涵，致有吳此請，此事不議則已，既下廷議，豈可仍復渾涵其詞？廷議謂穆宗毅皇帝繼統之議，已早賅於皇太后前降懿旨之中，將來神器所歸，皇上自能斟酌盡善，固也；然懿旨意深詞簡，意存言外，苟泥於其詞，難免害意，不及此時引伸明晰，異日皇上生有皇子，將卽承繼穆宗爲嗣乎？抑不卽承繼乎？不卽承繼，則似違懿旨；若卽承繼，又嫌迹近建儲；就令僅言繼嗣，不標繼統之名，而天下臣民，亦隱然以儲貳視之，是不建之建也。而此皇子賢也，固宗社之福；如其不賢，將來仍傳繼統乎？抑舍而別傳乎？別傳之皇子，仍繼穆宗爲嗣乎？抑不繼乎？就令仍繼穆宗，是亦不廢立之廢立也，豈太平盛事乎？至此時卽欲皇上斟酌盡善，不亦難乎？廷議之意，或以皇上親政，皇子應尙未生，不難預酌一盡善之規；然國君十五而生子，設皇子誕育，如在撤簾之前，又何以處之乎？與其留此兩難之局，以待皇上，何

如及今斟酌盡善乎？且皇太后懿旨，非皇上所當擅改，此時不引伸明晰，將來皇上雖斟酌盡善，何敢自爲變通乎？竊謂諸臣旣奉命會議，當將前降懿旨之意，引伸明晰，預擬一盡善之策，留以備異日皇上御覽，卽以釋今日天下臣民之疑，若仍渾涵其詞，何取此盈廷一議乎？此未妥者一也。廷議又謂繼統與建儲，文義似殊，而事體則一，似也；然列聖垂訓，原言嗣統之常，今則事屬創局，可讀意在存穆宗之統，與無故擅請建儲者有間，文義之殊，不待言矣。今廷議不分別詞意，漫謂我朝家法，未能深知，則日前懿旨卽是此意之謂何？天下聞之，不更滋疑乎？四海九州，莫不觀聽，立言似未盡得體，此未妥者又一也。奴才非有心立異，因廷議實未能詳明允洽，故不顧煩瀆，附片覼陳。』又張之洞奏：『竊謂爲穆宗毅皇帝立嗣，繼嗣卽是繼統，此出於兩宮皇太后之意，合乎天下臣民之心，而卽爲我皇上所深願也，乃萬古不磨之義，將來必踐之言，臣敬呉可讀至忠至烈，然謂其於不必慮者而過慮，於所當慮者而未及深慮也。恭查爲穆宗繼嗣之語，於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光緒元年正月十七日，及本年閏三月十七日，三奉懿旨，炳如日星，從來人君子孫，凡言繼嗣者，

卽指纘承大統而言，天子諸侯，並同一理，蓋人君以國爲體，諸侯不得祖天子，公廟不設於私家，苟不承統，何以嗣爲？下至三代之世卿大夫，漢魏以至本朝之世爵世職，但云以某爲嗣，爲卽是紹封襲蔭，故繼統毫無分別，徧稽羣經諸史，從無異說，其分繼統繼嗣爲兩事者，乃明代張璁桂蕚之怪妄謬說，高宗純皇帝欽定儀禮義疏，早已辟而闢之矣。今懿旨申命至於再三，金匱寶錄，何待他求，設有迷妄小人舞文翻案，則廷臣中凡讀書識字者，皆得執簡而爭，所謂不必慮者一也。前代人君授受之際，事變誠多，然就該主事所舉二事論之，宋太宗背太祖而害其姪沂王德昭，非太宗子也。明景帝背英宗而廢其姪太子見深，非景帝子也。若皇上以皇子嗣穆宗，名曰先朝之繼體，實則今日之麟振，有何嫌疑，有何吝惜，以皇上仁孝之聖質，受兩宮皇太后高厚之殊恩，起自宗支，付之神器，必不忍負皇太后，必不忍負穆宗。且夫遵慈命，孝也，篤天顯，友也，使皇子廣孝思於不匱，慈也，躬膺寶祚而使大統名分歸之於先帝，讓也，無損於實，而四美具焉，中主亦能勉爲之，況聖主乎？所謂不必慮者二也。該主事所慮趙普黃玹之輩，誠難保其必無，然忠佞不齊，數年前曾有請頒鐵

券之廣安矣，大小臣工，豈遂絕無激發，明宗衺大統而昵私親者，以興獻王已沒，故得藉親恩恣爲越禮，羣臣不能抗也。假使興獻而在，必尙能以禮自處，少加裁制，今醇親王天性最厚，忠直恪恭，該主事旣知其賢，萬一果如所慮，他日有人妄進異言，醇親王受累朝之厚恩，必能出一言以救正，所謂不必慮者三也。然竟如該主事所請明降懿旨，將來大統仍歸穆宗之嗣子，意則無以易矣，詞則未盡善也，緣前奉懿旨，謂生有皇子，卽承繼穆宗爲嗣，若參以該主事之說，是一生而已定爲後之義，卽一生而已定大寶之傳，合併爲一，將類建儲，我朝家法，以立儲爲大戒，高宗九降綸音，萬分剴切，今若建之，有違家法，所謂未及慮者一也。前代儲貳，讒搆奪嫡，流弊已多，今被以紹統之高名，重以承繼之形迹，較之尋常主器尤易生嫌，所謂未及慮者二也。然此尙其弊之最甚者也，天位授受，簡在帝心，所以愼重付託，爲宗社計也，帝堯多男，非止一索，聖意所屬，知在何人，此時早定，豈不太驟，所謂未及慮者三也。今者奉命集議，伏讀此次懿旨，卽是此意，四字言簡意賅，至堅至確，天下萬世，誰敢不遵，無可移易者也。獨是聖意宜遵，家法亦宜守，今日之事，約有二說：淺之爲穆宗計

者，則但如諸臣之議，並請一渾涵懿旨，略謂屢次懿旨，俱已賅括，皇上孝友性成，必能處置盡善，似乎無所妨矣。然而生即承繼，即是此意一語，字字當遵，託諸文辭，則可避建儲之名，見諸實事，則儼成一建儲之局，他日誕皇子，命承繼，廷臣中爲公爲私，不可知，皆必將援祖訓以爭之，則承繼之事中止，此日以恐類建儲，而承統之名不能定，異日又以恐類建儲，而承統之旨不能宣，是令皇上轉多難處矣。然則深之爲穆宗計，而即爲宗社計，惟有因承統者以爲承嗣一法，皇子衆多，不必遽指定何人承繼，將來纘承大統者，即承繼穆宗爲嗣，此則本乎聖意，合乎家法，而皇上處此，亦不至於礙難，伏請兩宮聖裁，即以此意明降懿旨，皇上親政之初，循覽慈訓，感惻天懷，自必仰體聖意，再頒諭旨，祇告郊廟，宣示萬方，則固已昭於天壤，堅於金石矣。如此約有五利：守彝訓，一也；待宸斷，二也；無嫌疑，三也；無更變，四也；精擇賢，五也；至於精擇賢而利宏焉，在兩宮慈愛之念，惟期於繼嗣繼統，久遠遵行，豈必急急焉指定一承繼之人而後慰？即穆宗在天之靈，當亦願後嗣聖德，永綏洪祚，又豈必斤斤焉早標一嗣子之目而後安？此固爲我國家億萬年之至計，即使事爲穆宗嗣子策

之，似亦無善於此者矣。或謂禮制精深，動關名義，由此以承統爲承嗣之說，安保日後無泥古聚訟者，臣請得條舉其說而預辨之：一曰禮爲人後者爲之子，三代人君，凡繼先君之統者，卽爲先君之後，雖無父子之名，而用父子之禮，皇上承繼穆宗之統矣，何以又別立後？不知父子之說，漢唐來久已不行，且皇上承繼文宗顯皇帝爲子，已有明文，文宗有子，則穆宗無子矣，豈有御宇十三年，功德溥四海之先帝，而不爲立後者，其不足辨一也。一曰禮嫡子則不得後大宗。不知此爲臣庶言之，非爲天家言之也，古來擇取親屬，入承大統，則本宗不敢私其嫡子，尊尊也；若後君爲先君立嗣，則嗣君亦不得私其嫡子，蓋嗣君與先君當日固有君臣之分者也，亦尊尊也；然入承大統者，既承累朝之大宗，則本支應自爲繼別之宗，並不得以小宗論，於禮於法，當別立嗣者也。嗣君既爲大宗，則雖以子爲先君後，於禮於法，不能別立嗣者也。然則就今日事勢論之，將來皇子雖爲穆宗之嗣子，仍無妨爲皇上之嫡子，尊尊亦親親也。皇朝律令對承繼之文，則曰本生父母，他日稱謂區別，聖心自有權衡，兩宮以聖而行權，皇上以聖而制禮，一舉而忠孝慈友之人倫備焉，尊尊親親之禮意

賅焉，義協而禮起，何爲不可，其不足辨二也。一曰春秋傳云：『君子大居正，』故兄弟叔姪，輾轉授受，每難帖然。不知從父從子，乃生釁隙，若皇子承繼先朝，但存名義，豈判親疏，其不足辨三也。凡此皆羣經之精言，而實不切於今日之情事，設有迂儒引之以撓夫國是，佞夫藉以文其莠言，大智聰明，豈能惑哉？今者往事已矣，惠陵永閟，帝后同歸，既無委裘遺腹之男，復無慰情勝無之女，傷心千古，夫復何言，承繼承統之說，不過於禮制典册之中，存此數字空文，俾穆宗在天之靈，爽雖遠而不遠，幾忘而不忘，庶可稍慰兩宮鬱閔之恩，且伸皇上友于之愛，夫吳可讀區區一貶謫小臣耳，尙且昌言以發其端，致命以期其許，何況子道弟道兼盡之聖主哉？昔漢景帝欲悅竇太后之意，至有千秋萬歲後傳梁王之語，梁王非有應嗣之分者也；宋高宗以太宗之後，乃閔太祖子孫零落，而以太祖七世孫爲嗣，孝宗非有承統之約者也；皇上聖明，遠在二君之上，竊謂今日者惟在責成毓慶宮侍學諸臣，盡心輔導，培養天性，開陳至道，皇上孝悌之心，油然而自生，尊尊親親之等，秩然而不紊，任賢去佞，內修外攘，則所以仰體兩宮上慰穆宗者，固不僅在繼嗣承統一端而已也。即此一

端而論，其沃心正本之方，亦在彼而不在此，伏維皇太后與皇上名分已定，恩誼日篤，皇太后視皇上所生皇子，無論承繼穆宗與否，同爲己子，君臣一德，共濟艱難，此宗社之福，而臣民之願也。臣恭繹懿旨中『即是此意』『妥議具奏』二語文義，是者是其將大統宜歸嗣子之意，議者議夫繼嗣繼統並行不悖之方，臣工應命陳言，豈敢以依違兩可之游詞，貽廟堂他日之籌慮。』又奏：『此次懿旨中「即是此意」一語，乃此議之緊要關鍵，天地神祇，實所共聞，朝野臣民，咸所共喻，諸臣心知其意，而苦於恐涉建儲，不敢發揮，故不便述此四字之文，而專駁吳可讀之摺，以爲如此便可不類建儲矣，豈知聖意已經宣播，若不善爲會通，乘此時畫一長策，究其時勢，轉恐終必類於建儲而後已。且懿旨上言預定，下言即是，語意相連，今不爲之疏解分明，以妥議具奏始，以無庸置議終，傳之四方，實駭聞聽，雖其所謂無庸議者，係指原摺而言，誠恐迂儒以文害辭，誤疑兩宮有游移之意，更恐他日讒佞附會，正藉此議爲翻案之端，一言之微，語病甚大，竊謂此事關係至重，伏望兩宮聖裁，熟思權衡至當，再降懿旨，臣愚不勝大願。』又黃體芳奏：『竊維此事重大，本難置詞，及伏讀

懿旨中『卽是此意』一語，明白無疑，只有恪遵，更有何議。乃申論不一，激烈者盛氣力爭，巽畏者囁嚅不吐，揆其情狀，一似穆宗遺有所生皇子於皇上爲姪，將來必不能纘承大統者；且又似穆宗嗣子，若承大統，則皇上不得以爲子者；在激烈者以爲言非悚切，則說不行，說不行則無以報先帝，人將謂不爲穆宗計也。在巽畏者以爲言之詳盡，則似僭越，則將來必干聖怒，人將謂不爲皇上計也。夫激烈忠也，巽畏謹也，忠與謹皆人臣之盛節，而惜其未深明乎今日之事勢也。臣誠陋，敢敬爲皇太后皇上持平以論之，淺說以明之，譬諸士民之家，長子有孫，次子亦有孫，自其祖父母視之，並無區別，然承襲爵職，必歸長房之孫，卽長房無出，以次房之孫承繼，而承襲亦必歸長房之嗣孫，不能歸次房之他孫，何也？嫡長與嫡次之別也。而況皇上與穆宗，不惟有兄弟之倫，且有君臣之誼乎？此兩宮之意，所以許大統歸於穆宗嗣子之說也。又譬諸士民之家，大宗無子，次宗僅有一嫡子，然小宗以嫡子承繼大宗，不聞有所吝者，以仍得兼承本宗故也。惟人君與臣民微有不同者，民間以嫡子繼大宗，則大宗爲主，本宗爲兼，天潢以嫡子繼帝系，則帝系爲主，本宗可得而兼，親不可得

而兼，若人君以嫡子繼長支，則固以繼長支爲主，而本宗亦不能不兼，蓋人君無小宗，即稱謂加以區別，亦於本宗恩義無傷，此兩宮意在嗣子承大統，慈愛穆宗，亦即慈愛皇上之說也。今日只可讀爲是之懿旨，不敢不遵，不許建儲之家法，不敢不守，而奉命會議，又不敢不議。若非合兩統爲一統，以不定爲預定，就將來承統者以爲承嗣，似亦無策以處之矣。試思此時即不專爲穆宗計，既正名爲先帝承繼之嗣子，豈有僅封一王貝勒者乎？即不專爲皇上計，古來天子之嗣子，豈有以不主神器之諸皇子當之者乎？即僅爲穆宗計，承繼皇子之事，皇上可如民間出繼之子乎？即僅爲皇上計，承繼皇子之稱，穆宗可如前明稱爲皇伯考乎？事理至顯，敢敬縷陳，兩宮聖明，無難立斷。其應如何明降懿旨，自有聖裁，夫奉祖訓，禀懿旨、體聖意，則非僭；先帝今上，皆無不宜，則非悖；明其統而非其人，則非擅；論統系，辨宗法，正足見我國家億萬年無疆之庥，則非干犯忌諱；此即綜前計後，侃侃而陳，固無意氣之可逞，亦無功罪之可言，而諸臣之偏於激，偏於畏，臣竊有所不解也。臣所以不能已於言者，誠恐皇上親政以後，披覽臣工章疏，謂此等淺顯平常之事理，何盈廷諸臣，竟無一人

見及者，以致如此紛紜，則忝參末議之臣，與有責焉。』又李瑞棻奏：『臣於本月初一日，赴內閣會議，諸臣之意，以繼統似涉建儲，不敢參議，不得擅請，不能預擬，以毋庸置議覆奏。諸臣蓋以爲於此固有難於置議者也，然臣謂議者誠難，未若兩宮今日籌此之難，與夫皇上他日處此之難也。初次懿旨，即謂生有皇子，即承繼穆宗爲嗣，此次懿旨，則謂吳可讀請頒定大統之歸，前降旨時『即是此意』。夫繼嗣非建儲，然合兩次懿旨而繹之，則有類乎建儲矣，建儲非祖訓也，此一難也。議者力避建儲之跡，於是立一說曰，懿旨既有『即是此意』之文矣，然則兩宮確有大統歸於嗣子之意矣。若即以將來繼統者爲繼嗣，自可兩全，但如此則承繼之皇子，不能指定，又恐兩宮爲穆宗立嗣之心，未能早慰也，此二難也。議者則又立一說曰，欲定承繼，又非建儲，惟有俟皇子衆多以後，由皇上擇定一人，秘稟慈闈，宮禁外朝，仍不宣播，以符不建儲之舊制。然而神器所歸，最宜愼重，若定之亟，則無以協擇賢之義，定之緩，又無以愜兩宮之心，此三難也。且即使承繼承統，合而爲一，爲先帝謀者盡善矣，我皇上大寶躬膺，亦必無別擇宗子之理，若不籌計及此，則兩宮惓念穆宗之心，與

慈愛皇上之心，尙未能交慰也，此四難也。此時兩宮若不再申一命，羣臣若不更貸一詞，專待親政之年，自行裁度，皇子卽生，而卽宣承嗣之旨，廷臣必爭之曰，此違建儲祖訓也，皇子旣生，而不聞承繼之旨，廷臣又必爭之曰，此違初次懿旨也，此五難也。諸臣知其難，惟以斟酌盡善，昭示無私，望之於皇上，微臣慮其難，則以爲籌及兩全，折衷一是，惟在乎兩宮，伏願皇太后詳思遠慮，並責令王大臣再四思維，如何而聖意可必行，如何而祖訓可不背，如何而穆宗之大統垂於久遠，如何而皇上之孝友利於推行，必在此時，先求一會通無碍之策，以待聖裁，臣知聖慮深淵，不惟有兩全之道，並可貽百世之謀。』奏入，奉兩宮懿旨：『前於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降旨，俟嗣皇帝生有皇子，卽承繼大行皇帝爲嗣，原以將來繼緒有人，可慰天下臣民之望，第我朝聖聖相承，皆未明定儲位，彝訓昭垂，允宜萬世遵守，是以前降諭旨，未將繼統一節宣示，具有深意。吳可讀所請頒定大統之歸，實與本朝家法不合，皇帝受穆宗毅皇帝付託之重，將來誕生皇子，自能愼選元良，纘承統緒，其繼大統者爲穆宗毅皇帝嗣子，守祖宗之成憲，示天下以無私，皇帝亦必能善體此意也。所有

吳可讀原奏，及王大臣等會議摺，徐桐翁同龢潘祖蔭聯銜摺，寶廷張之洞各一摺，並閏三月十七日及本日諭旨，均著另錄一分，存毓慶宮，至吳可讀以死建言，孤忠可憫，著交部照五品官例議卹。」

# 崇陵傳信錄並序

惲毓鼎

自忌諱排比之法行，而國史不皆信，朝野所傳聞，其軼時時見諸野史，雖或愛憎發於恩私，是非生於黨議，而朝局眞相，亦頗存焉。毓鼎事先帝十九年，侍螭頭，領蘭臺，所居皆史職，起居注名記言動，第錄排日諭旨，而以懋勤殿內記注附益之；史館作本紀，根據實錄，稍變其體裁；大臣列傳則綴拾邸抄公牘，不得有所采訪申己意，蓋太史南董之風，墜地盡矣。緬維先帝御宇，不爲不久，幼而提携，長而禁制，終閼損其天年；無母子之親，無夫婦昆季之愛，無臣下侍從讌遊暇豫之樂，平世齊民之福，且有勝於一人之尊者。毓鼎侍左右近且久，天顏戚戚，常若不愉，未嘗一日展容舒氣也。棄臣民之後半月，沖主御法駕升正殿，行即位禮，毓鼎侍班御座前，默思先帝生平遭際困厄，心酸鼻辛，欲制淚不禁涔涔被面矣。後之人稽光緒一朝事，所見者懿旨耳，上諭耳，奏疏耳，先帝一多病柔懦之主而已，庸詎知天挺英明，豁達大度，奮發欲有所爲，處萬難之會，遵養時晦，以求自全，有大不得已之苦衷哉。監國醇親王，以河間東平之親，

居明堂負扆之重，竊謂繼志述事，爲先帝吐氣，此其時矣。荏苒二年，東海逋臣，交章薦之而不召，西市沈寃，遺孤言之而不雪；毓鼎知其無意於先帝矣。乃始反袂吮毫，舉十九年所見所聞，纂爲此錄，無恩私無黨議，可以告先帝而質鬼神，扃之篋笥，傳諸子孫，他日陵谷變遷，函開心史，三十四年之朝局，庶有大明之一日乎。至若赤鳳之謠，楊華之歌，怨口流傳，幾成事實，宮廷隱秘，姑從闕如。

宣統三年辛亥四月湖濱舊史惲毓鼎

德宗景皇帝爲宣宗之孫，醇賢親王之長子，母曰葉赫那拉氏，以同治十年六月二十八日誕於宣武門內西太平街醇王府之槐蔭齋，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穆宗上賓，前星未曜，慈安太后慈禧太后宮中定策，以初六日夜半具法駕迎上入承大統，時年四歲，初七日始發喪，兩宮垂簾聽政，以每歲七月朔日孟秋時享太廟致齋三日，二十八日爲齋戒期，乃移上二日，以六月二十六日爲聖誕節

光緒十五年正月大婚，皇后葉赫那拉氏，滿洲桂祥長女，孝欽顯皇后之內姪女也，納侍郎長敘二女，册爲珍嬪瑾嬪，上始親裁大政。

上讀書之所爲毓慶宮，常熟翁同龢、壽州孫家鼐、仁和夏同善、孫詒經先後充師傅，以松溎充滿文教習，故事授清文者不名師傅，其禮亦殺。夏公出爲學政，薨於外，仁和孫公以失旨出書房，翁相國以罪去，獨孫相國恩禮始終無間云。

惠陵上仙，實係患痘，外傳花柳毒者非也。甲戌十二月初四日痘已結痂，宮中循舊例謝痘神娘娘，擡蓋香花鼓樂送諸大淸門外，是日太醫院判李德立入請脈，已報大安，兩宮且許以厚賞矣；夜半，忽急詔促入診，踉蹌至乾清宮，則見帝顏色大變，痘瘡潰陷，其氣甚惡，德立大驚，知事已不可爲，而莫解其故，未久即傳帝崩矣。嗣後始有洩其事者：孝哲毅皇后爲侍郎崇綺之女，明慧得帝心，而不見悅於姑，慈禧太后待之苛虐，初四日，不知何事，復受譴責，后省帝疾於乾清宮，泣愬寃苦。帝宿宮之暖閣，屋深邃，苦寒，中以幕隔之，慈禧偵后詣帝所，躡尾之，宮監將入啟，搖手令勿聲，去履襪行，伏幕外聽之，適聞后語，帝慰之曰：『卿暫忍耐，終有出頭日也。』慈禧大怒，揭幕入，牽后髮以出，且行且痛抉之，傳內廷備大杖，帝驚恐且悲，墜於地，昏暈移時始甦，痘遂變。慈禧聞帝疾劇，始釋后，而諉以房幃不謹，致聖躬驟危云。德宗嗣

祚，上徽號曰嘉順皇后，后悲鬱不欲生，遂於次年二月二十日呑金以殉，崇侍郎亦因此忤旨閒廢者二十餘年。（參看薛福成記嘉順皇后賢節）

光緒辛巳三月十一日，孝貞皇后崩，時慈禧病甚劇，慈安固健康無恙，凶信出，百官皆以爲西聖也，既而知爲東后。（時兩太后分居東西，卽以東太后西太后別之，宮中則呼曰東佛爺西佛爺。）乃大驚詫。相傳兩太后一日聽政之暇，偶話咸豐末舊事，慈安忽語慈禧曰『我有一事久思爲妹言之，今請妹觀一物。』在篋中取卷紙出，乃顯廟手敕也，略謂葉赫氏祖制不得備椒房，今既生皇子，異日母以子貴，自不能不尊爲太后；惟朕實不能深信其人，此後如能安分守法則已，否則汝可出此詔，命廷臣傳遺命除之。慈安持示慈禧，且笑曰：『吾姊妹相處久，無間言，何必留此詔乎？』立取火焚之。慈禧面發赤，雖申謝，意怏怏不自得，旋辭去。十一日，慈安閒立庭中，倚缸玩金魚，西宮太監捧盒至，跪陳曰：『外舍頃進克食，（滿洲語牛奶餅之類）西佛爺食之甚美，不肯獨用，特分呈東佛爺。』慈安甚喜，啟盒拈一餅對使者嘗之，以示感意，旋卽傳太醫，謂東聖驟痰厥，醫未入宮而鳳馭上昇矣。慈安沈默

寡言笑，守家法，知大體，同治初年，戡定海內大計，慈安主持於上，恭忠親王文相國翊贊於下，以成中興之功，慈禧素嚴憚之，辛巳後，土木游宴之風始盛。（或傳咸豐時大學士肅順曾密疏請文宗行鉤弋故事，故孝欽聽政首除肅順，而摭拾跋扈罪狀以成其獄）（參看薛福成記慈安皇太后聖德）

德宗既理萬幾，有意右文之治，元和陸相國時值南齋，上語之曰：『天祿琳琅初集之書，向儲圓明園，庚申燬於兵火，二集各書，聞在宮中，汝可詣宮中藏書處試檢之。』陸相往檢，書雖多，俱與二集目錄不合。覆命，上沈吟良久曰：『昭德殿尙有書數屋，恐是矣。』昭德殿宮中最後殿也。常熟翁師傅在側，請於上，願與陸潤庠同往。殿扃鐍久，凝塵數寸，無從措手足，二公共出銀十兩，給守殿太監，爲掃除費，次日復往，則宋元明鐫本頗多，且有精鈔本，然以二集目錄證之，亦非也。有舊閹知其事者，謂聞諸前輩，此蓋嘉慶初欲編天祿琳琅三集而未行者。翁陸乃擇最精數種，呈上，置玉案，備乙覽焉。（有乾隆朝翰苑分書袖珍昭明文選一部，皆詞臣工書者，第一册首葉有純皇御容，聞德宗以此書置案頭，時展覽，頤和駐蹕，亦携以自隨）

癸巳甲午間，上習聞翁師傅之說，頗究碑版目錄之學，翁亦時以新出板本進上。猶憶甲午五月初，毓鼎因考試翰詹，由編修擢贊善召見，上首問翰林院藏書，及永樂大典所存册數，又問近有新出金石否，諭毓鼎在家宜多看書，不可專習詩賦，此足以覘聖學矣。（明修永樂大典凡二部，一置乾清宮，一賜翰林院，明亡後宮中一部不知存否，其儲院者一萬二千餘册，國初開四庫，館臣就大典所錄搜輯佚書甚夥，其後漸有亡失，毓鼎初入詞館，猶見有八千餘册，光緒庚子兵攻使館，翰林院後墻正界英館，亦燬於火，大典散入英館，焚毀遺失者過半，院中所存僅八百餘册，最後由院移送學部，則僅數十册，金題玉躞，散在好古者之家，煌煌鉅編，無復能窺全豹，此亦書林一大掌故也。壬寅年聞廠肆有大典十餘册出售，每册價三十兩二十兩不等，毓鼎急往求之，則已爲捷足者所得，至今思之猶耿耿。）

上幼畏雷聲，雖在書房，必投身翁師傅懷中。大婚後，迄無皇嗣，或謂有隱疾，宮掖事秘，莫知其詳也。體氣健實，三十四年無疾病，未嘗一日輟朝，郊廟大祀必親臨，大風雪無幾微怠容，步穩而速，扈從諸臣常疾趨追隨。性寬厚，侍臣或偶失儀，不究

也。

故事廷試貢士，閱卷大臣擬前十本進呈，候欽定，然後拆彌封姓名宣布，往往如所擬名次，不更動也。乙未殿試，上念國步多艱，思得氣節之士而用之，四川駱成驤名在第十，上見其卷中有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二語，大賞之，拔置第一。

上既親政，以頤和園爲頤養母后之所，間日往請安，每日章疏，上閱後皆封送園中。丁酉年，毓鼎附片劾太監牛姓在外招權納賄，請嚴懲以符祖制，牛姓者，頤和園親近小奄也。上謂翁師傅曰：『此疏若爲太后見，言官禍且不測，朕當保全之。』乃撤去附片，僅以正摺呈園。翁傅後語毓鼎，感激聖慈，至於流涕。

是時權操於上，亦頗有通內營進者；玉崑者，木廠商人也，以入貲助園工，得道員，忽授四川鹽茶道，召見日，上見其舉動粗鄙，心惡之，因詢其曾否讀書，玉對曾讀百姓及大學。上授以筆，命書履歷，良久僅能成玉崑二字，上怒斥出，即日罷之。一日，蘇松太道缺員，樞臣列單請簡，上海道兼筦海關，膏腴甲天下，上命授魯伯陽，且申之曰，是李鴻章所保，樞臣聞命相顧錯愕，徧稽舊籍，始得其人，嘗以微勞列保案，李

所奏也。先是魯以道員需次金陵，制府及司道皆輕之，魯頗不平，乃輦鉅金輸倖門，期必得斯缺，既有成說，揚揚意得甚，預誇示同僚，咸嗤其妄，命下果然。制府劉坤一大驚詫，奏改常鎭通海道，旋劾降爲通判。方請謁之言得入也，未嘗不以人才可用欺上，迨覺其不稱，立斥之而不稍一護前，此如日月之食，何足爲聖明之累耶？

甲午遼東喪師，上憤外難日迫，國勢阽危，銳欲革新庶政，致富強，環顧樞輔大臣，皆選耎玩愒無動爲大，無足與謀天下大計者。南海康有爲，甲午公車一再上書，上固心識之；戊戌四月，常熟罷去，朝局漸變，張閣學百熙，徐學士致靖先後疏薦有爲，召見，以日本改制維新之說進，上大悅，是時二品以上大員黜陟，皆須詣頤和園取進止，上不得自專，故康僅以工部主事在總理事務衙門行走，其門人舉人梁啟超，僅領譯書局，而樞輔閣部大臣固無力去之也。其時廣開言路，庶民皆得實封言事，禮部主事王照疏陳四事，請上游歷東西洋各國，尙書懷塔布許應騤等抑不爲代奏，堂司交鬨，事聞於朝，上正思藉事黜一二守舊大臣以厲威而風衆，聞之震怒，特詔革禮部六堂職，破格拔少詹事王錫蕃翰林院侍讀學士徐致靖署左右侍郎，

舉朝知上意所在，望風而靡，懷之妻素侍頤和宴遊，哭訴於太后，謂且盡除滿人，太后固不善上所爲矣。會上特擢譚嗣同楊銳劉光第林旭參贊軍機事、專理新政，時謂之四貴，樞輔咸側目，譚楊憤上之受制，頗有不平語，上手詔答之，大略謂：『頑固守舊大臣，朕固無如之何，然卿曹宜調處其間，使國可富强，大臣不掣肘，而朕又上不失慈母之意，否則朕位且不保，何有於國。』（此詔宣統元年楊銳之子繳呈，監國命付實錄館）於是蜚語寖聞西朝，御史楊崇伊龐鴻書揣知太后意，潛謀之慶親王奕劻，密疏告變，請太后再臨朝，袖疏付奕劻轉達頤和園。八月初四日黎明，上詣宮門請安，太后已由間道入西直門，車駕倉皇而返。太后直抵上寢宮，盡括章疏攜之去，召上怒詰曰：『我撫養汝二十餘年，乃聽小人之言謀我乎？』上戰栗不發一語，良久囁嚅曰：『我無此意。』太后唾之曰：『癡兒，今日無我，明日安有汝乎？』遂傳懿旨以上病不能理萬幾爲辭，臨朝訓政，凡上所興革悉反之。（政變各節，凡已見官書及外間記載者，概略之，以此錄非政紀也）譚楊劉林及康廣仁之死，御史黃桂鋆實促之，疏謂該員罪狀已明，可無事審訊，說者謂桂鋆恐對簿時牽及聖躬

也，於是士大夫畏新政如虎，談之色變，八月前內外所保人才，不能不入都，至者猶召見，見後皆報罷云。

兩宮之垂簾也，帝中坐，後蔽以紗幕，孝貞孝欽左右對面坐。孝貞旣崩，孝欽獨坐於後。至戊戌訓政，則太后與上並坐，若二君焉。臣工奏對，上嘿不發言，有時太后肘上使言，不過一二語止矣。遷上於南海瀛臺，三面皆水，隆冬冰堅結，傳聞上常携小奄踏冰出，爲門者所阻，於是有傳匠鑿冰之舉。上常至一太監屋，几有書，取視之，三國演義也，閱數行，擲去，長歎曰：『朕並不如漢獻帝也。』

己亥十月，毓鼎自江南回京，銷假日，召見於儀鸞殿，太后偶語及豫省疏報雹災事，而忘其縣名，顧上曰：『皇帝記爲何處？』上即應曰：『鞏縣也。』時馬家埠抵永定門新設電車，太后問及焉，復顧上曰：『此何國所爲？』上應曰：『德使海靖也。』因歎雖一循例報災之摺，數年前所興之工，上猶留心不忘如此。常熟罷相爲四月二十七日，常熟誕辰也，黎明尙入朝，寂無消息。上冲齡典學，暱就翁師傅，或捋其鬍，或以手入懷撫其乳，故常熟在書房二十五年，最爲上所親。嘗乞假回虞山省墓，

上雅不願其去，不得已，始允一月假。陛辭日，堅與約曰：『下月今日朕與師傅相見於此矣。』先是錢塘汪侍郎鳴鑾奏對當聖意，屢召見有所陳，太后聞而惡之，忽傳懿旨以迹近離間，褫汪職，因此尤忌翁，猝用硃筆逐之，蓋不欲其在上左右也。八月政變，復坐以舉康有為之罪，下詔編管。是年四月二十四日，新進士傳臚，狀元為貴州夏同龢，恰與常熟同名，未三日而常熟罷，亦異事也。

懋勤殿在乾清宮西廊屋五楹，列聖燕居念典處。咸豐中葉，何秋濤福建主事以進朔方備乘，（原名北徼彙編文宗賜今名）詔在懋勤殿行走。同治後殿久虛，惟南書房諸臣時就其中應制作書，以其與南齋毗連也。戊戌六月，上有意復古賓師之禮，將開懋勤殿擇康有為梁啟超黃紹基等八人待制，燕見賜坐，討論政事，聞者謂為二千年未有之盛舉，竟未及開而罷。

八月以後，內外籍籍，謂將有桐宮之舉，每日造脉案藥方傳示各衙門，人心恟懼。於是候選知府經元善在上海聯合海外僑民，公電西朝，請保護聖躬，雖奉嚴旨名捕元善，而非常之謀竟寢，次年己亥，上春秋三十有九矣，時承恩公崇綺久廢在

私第大學士徐桐覬政地綦切，尙書啟秀在樞廷與徐殊洽，威思邀定策功，而大學士榮祿居次輔，雖在親王下，最爲孝欽所親信，言無不從，大權實歸之。三公者，日夕密謀，相約造榮第，說以伊霍之事，崇徐密具疏草，要榮署名同奏永寧宮。十一月二十八日，啟朝退，先詣榮，達二公意，榮大驚！佯依違其詞，速啟去，戒閽者毋納客。二公至，閽者辭焉。次日朝罷，榮相請獨對，問太后曰：『傳聞將有廢立事，信乎？』太后曰：『無有也，事果可行乎？』榮曰：『太后行之，誰敢謂其不可者，顧上罪不明，外國公使將起而干涉，此不可不愼也。』太后曰：『事且露，奈何？』榮曰：『無妨也，上春秋已盛，無皇子，不如擇宗室近支子，建爲大阿哥，爲上嗣，兼祧穆宗，育之宮中，徐纂大統，則此舉爲有名矣。』太后沈吟久之曰：『汝言是也。』遂於二十四日召集近支王公貝勒御前大臣內務府大臣南上兩書房翰林部院尙書於儀鸞殿，上下驚傳將廢立，內廷蘇拉且昌言曰：『今日換皇上矣。』迨詔下，乃立溥儁爲大阿哥也。康熙末年，諸皇子陰謀奪嫡，理密親王再立再廢，諸子各樹黨羽，互相傾軋，聖祖因此憂憤而殂，泰陵旣以智數登大寶，有鑒於前，遂垂永不建儲之諭，臣下有請者立斬，

晚年金盒緘嗣皇帝名，藏正大光明匾上，憑几末命，乃啟鐍，傳遺詔立之，繼此傳爲家法。穆宗之崩，不嗣子而立弟，光緒戊寅，惠陵奉安，吏部主事吳可讀在陵次疏言異日今上有皇子，當後穆宗，草疏後，卽仰藥死，懿旨下廷臣，卽當日所稱大禮議也，且予可讀卹贈。德宗儲貳久虛，至是乃立大阿哥，兼祧穆宗，以符前議。溥儁者，宣廟之曾孫，惇愼親王之孫，父爲端郡王載漪，其時恭親王溥偉貝子溥倫依倫次皆可當璧，而載漪平日得太后歡心，故立其子，年十五矣，入居阿哥所。（在景運門外，卽青宮也）闢弘德殿，西苑則在萬善殿，命崇綺充師傅，召陝西陝安道高賡恩入京，與翰林院侍讀寶豐崇壽俱授讀，命徐桐照料弘德殿。大阿哥素不說學，有所喜二犬，次日卽宣索入宮，識者早有以慮其不終。徐相是日適考校八旗官學，遽以『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命題，蓋隱寓推戴之意云。

義和拳之爲邪教，卽八卦白蓮之支與流裔，勞玉初京卿考證最詳。顧朝廷所以信之者，意固別有所在，邵陵高貴之舉，兩年中未嘗稍釋，特忌東西鄰責言，未敢倉卒行，載漪又急欲其子得天位，計非藉兵力懾使臣，固難得志也。義和拳適起，詭

言能避火器，以仇教爲名，載漪等遂利用之，以發大難，故廷臣據理力爭，謂邪術不足信，兵端未可開，皆隔鞾搔癢之談也。甲午之喪師，戊戌之變政，己亥之建儲，庚子之義和團，名雖四事，實一貫相生，必知此而後可論十年之朝局。

京師演拳，始於三月間，不一月，其勢漸盛，淶水至戕彈壓武官楊福同。朝廷雖屢嚴諭拏辦，復命樞臣趙舒翹往涿州，名爲宣旨解散，實隱察其情勢也。舒翹見其皆市井無賴乞匃窮民，殊不足用，回京，揣太后意嚮之，不以實對。五月十五日，戕日本使館書記杉山彬於馬家埠，日日燬教堂，殺教民，株連無辜，二十日，復縱焚正陽門西，火及城樓，二百年精華，一朝而盡。其時使館街西兵擐甲實鎗，嚴守東西街口，如臨大敵。午刻忽傳旨召王大臣六部九卿入見於儀鸞殿東室，約百餘人，室中跪滿，後至者乃跪於檻外，殿南向，上及太后背窗向北坐；樞臣禮親王世鐸榮祿王文韶趙舒翹跪御案旁，自南而北，若雁行，諸臣皆面南。樞臣剛毅則出京察看拳民未歸。既跪，行一叩禮，上首詰責諸臣不能彈壓亂民，色甚厲，翰林院侍讀學士劉永亨跪在後，與毓鼎相接，默語毓鼎，適在提督董福祥許，董自任可驅拳匪出城外。毓鼎

促其上聞，永亨膝行而前，奏云：『臣頃見董福祥，欲請上旨令其驅逐亂民。』語甫半，端王載漪伸大指厲聲呼曰：『好！此卽失人心第一法！』永亨懾，不能畢其詞，太后默然。太常卿袁昶在檻外高呼『臣袁昶有話上奏！』上諭之入，乃詳言拳實亂民，萬不可恃，就令有邪術，自古及今，斷無仗此成事者。太后折之曰：『法術不足恃，豈人心亦不足恃乎？今日中國積弱已極，所仗者人心耳，若併人心而失之，何以立國？』太后又曰：『今京城擾亂，洋人有調兵之說，將何以處之？爾等有何見識，各據所見，從速奏來。』羣臣紛紛奏對，或言宜勦，或言宜撫，或言宜速止洋兵，或言宜調兵保護，隨而派侍郎那桐許景澄出京勸阻洋兵，一面安撫亂民，設法解散，遂麾羣臣出。毓鼎與光祿卿曾廣漢大理少卿張亨嘉侍讀學士朱祖謀見太后意仍右拳匪，今日之議未得要領，亂且未已也，乃行稍後，留身復跪曰：『臣等尙有言。』亨嘉力言拳匪之當勦，但誅數人，大事卽定。張閩人，語多土音，又氣急，不盡可辨。祖謀言皇太后信亂民敵西洋，不知欲倚何人辦此大事？太后曰：『我恃董福祥。』祖謀率然對曰：『董福祥第一卽不可恃。』太后大怒，色變，厲聲曰：『汝何姓名？』對曰：『

臣爲翰林院侍讀學士朱祖謀。』太后怒曰：『汝言福祥不足恃，汝保人來。』祖謀猝不能對，毓鼎應聲曰：『山東巡撫袁世凱忠勇有膽識，可調入京鎮壓亂民。』曾廣漢曰：『兩江總督劉坤一亦可。』軍機大臣榮祿在旁，應曰：『劉坤一太遠，袁世凱將往調矣。』毓鼎復言：『風聞鑾輿有西幸之說，根本重地，一舉足天下搖動矣。』太后力辨並無此說。四臣遂起，太后於祖謀之出，猶怒目送之。

二十一日未刻，復傳急詔入見，申刻召對儀鸞殿。上先詰問總理事務衙門大臣尚書徐用儀，用儀奏辨語細不可聞，惟聞上厲聲拍案曰：『汝如此搪塞，便可了事耶？』太后隨宣諭：『頃得洋人照會四條：一，指明一地，令中國皇帝居住；一，代收各省錢糧；一，代掌天下兵權。……今日釁開自彼，國亡在目前，若竟拱手讓之，我死無面目見列聖，等亡也，一戰而亡，不猶愈乎？』羣臣咸頓首曰：『臣等願効死力。』有泣下者。惟既云照會有四條，而所述祇得其三，退班後，詢之榮相，其一勒令皇太后歸政，太后諱言之也。其時載漪及侍郎溥良力主戰，語尤激昂，太后復高聲諭曰：『今日之事，諸大臣均聞之矣，我爲江山社稷，不得已而宣戰，顧事未可知，有如戰

之後，江山社稷仍不保，諸公今日皆在此，當知我苦心，勿歸咎予一人，謂皇太后送祖宗三百年天下。』羣臣復叩首言：『臣等同心報國。』玉音一則曰諸大臣，再則曰諸公，羣臣咸震動。於是命徐用儀立山聯元往使館，諭以利害，若必欲開釁者，可卽下旗歸國。立山以非總理衙門辭。上曰：『去歲各國使臣瞻仰頤和園，非汝爲之接待乎，今日事亟，乃畏難乎？』太后怒曰：『汝敢往，固當往；不敢往，亦當往。』三臣先出，卽諭榮祿以武衞軍備戰守，復諭曰：『徐用儀等身入險地，可派兵遙護之。』羣臣既退，集瀛秀門外，以各國照會事質之譯署諸公，皆相顧不知所自來；或疑北洋督臣裕祿實傳之，亦無之。嗣乃知二十夜三鼓，江蘇糧道羅某遣其子扣榮相門，云有機密事告急，既見，以四條進，榮相繞屋行，旁皇終夜，黎明遽進御，太后悲且憤，遂開戰端。其實某官輕信何人之言，各國無是說也，故二十五日宣戰詔，不及此事。

二十二日申刻復傳入見，籌議和戰，少頃卽退。二十三日未刻再召見於儀鸞殿，太后決定宣戰，命許景澄等往告各國使臣，限二十四點鐘內出京，派兵護行。上雅不願輕開釁，搴景澄手曰：『更妥商量。』太后斥曰：『皇帝放手，毋誤事。』侍郎

聯元諫曰：『法蘭西爲傳教國，釁亦啟自法，卽戰，祇能讎法，斷無結怨十一國之理，果若是，國危矣。』言且泣，額汗如珠，聞有與辨論者。卽派載瀾等加意扞衛宮牆，備不虞，賞內膳房飯食，不必下班，諸臣皆退。旋傳諭二十四日辰刻更入見，次晨俱集瀛秀門外，使臣來照會，要慶端二王往議，召二王及樞臣先入見，剛毅適還朝，亦召入，二王旋出，命譯署復使臣：『有言，但以書來，二王不能往也。』須臾，樞臣下，傳旨撤全起（內呼召見曰叫起）蓋戰議成，無事諮謀矣。是爲庚子御前四次大會議。方事之興，廟謨蓋已預定，特藉盈廷集議，一以爲左證，一以備分謗，始也端王主之，西朝聽之，厥後勢浸熾，雖西朝亦無可如何，親暱如立山，視其駢誅，莫能阻也。當宣戰之日，固逆計異時之必歸於和，使館朝夷，皇位夕易矣，大事既成，盲風怪雨不轉瞬而月星明概，雖割地以贖前愆，亦所不恤，無如一勝之不可倖邀也，天也。

六月，詔莊親王載勛大學士剛毅提督義和團，褒團爲義民，月賜太倉粟，在虎坊橋湖廣館發米，拳民裕發舒，紅帕首腰刀，游行街市，莫敢誰何。一紙書可啓內城門，王公府第皆設壇，勢張甚。擒翰林院侍讀學士黃思永，囚莊王府三日，送刑部獄；

殺編修劉可毅，京朝官紛紛南遁曹部闃無人。武衞軍大掠東城，入東單牌樓頭條衚衕壽州相國宅，剽刼一空，相國衣短衣舁出，居安徽會館。侍郎陳學棻朝回，馬驚而馳，甘軍鎗擊之，彈穿車中過，輿夫立斃。榮相遣材官持令箭彈壓，兵以鎗擬之，跳而免。

使館皆在東交民巷，南迫城墻，北臨長安街，武衞軍甘軍環攻之，竟不能克。或云榮相實左右之，隆隆者皆空礮，且陰致粟米瓜果，爲他日議和地也。法國天主教堂在西安門內西什庫，剛相嘗督兵攻之，亦不能破。拳實不敢前，譁譟而已。拳匪既不得志，無以塞后意，乃噪而出永定門，鄉民適趨市集，七十餘人悉縶以來，僞飾優伶冠服兒童戲物，指爲白蓮敎，下刑部一夕，未訊供，駢斬西市。有婦人寧家亦陷其中，雜誅之，兒猶在抱也。是日風霾晦冥，見者寃痛，毓鼎上疏力爭之，謂：『謀亂當有據，羸翁弱婦，非謀亂之人；優裝玩具，非謀亂之物；而不分首從，不分男女，尤非我皇上好生如天之德，應飭刑部詳讞分別以聞。』疏入，獄已具；時趙舒翹長秋官，未慮囚，遽結正附成其獄，法司爲失職矣。

二十日下戶部尙書立山於獄。先是立山眷西城口袋底一妓，莊親王載勛爭之，不能得；立山久長內務府，家豪於財，載勛貸鉅貲，亦不能得，積忿，遂誣奏立山家有地道通西什庫，潛爲接應，故教堂久不下。矯詔率拳匪至酒醋局第中，大索，無所獲，乃囚之。詔文荒誕鄙俚，官文書所不載，特錄存之，以爲此詔非出宮廷之證。其文曰：『欽命義和團王大臣奉懿旨，聞戶部尙書立山藏匿洋人，行蹤詭秘，着該大臣查明辦理。該大臣至該尙書宅搜查，並無洋人，當將該尙書拏至壇中，焚香拜表，神即下壇，斥以勾通洋人，行蹤詭秘，該尙書神色倉皇，着即革職，交刑部牢圈監禁，倘有疏虞，定惟該王大臣是問。』孝欽顧立山厚，雖下獄猶諭趙舒翹曰：『立山素吸洋煙，汝其善視之。』故立山不自意遽死也。七月初三日，逮吏部左侍郎許景澄，太常寺卿袁昶，初四日詔數其辦理洋務，各存私心，莠言亂政，語多離間，大不敬，斬西市。袁太常詆拳匪最力，致書慶親王奕劻，請其勸載漪勿爲禍首，中有云：『端郡王所居勢位，與醇賢親王相同，尤當善處嫌疑之地。』書爲載漪所得，遽上聞，諭旨所謂離間，指此也。外傳太常有諫止信拳開釁三疏，或云疏雖草爲儕輩所阻，實未上。

許侍郎則帝黨也。十七日辰刻，逮兵部尚書徐用儀，內閣學士聯元，申刻，併立山皆斬於市。徐以辦理洋務，貽患甚深，立聯皆以離間罪之。自十五日至是日，沈陰慘霧，徵雨時作，正陽崇文宣武三門俱晝閉，氣象蕭條，士民愀然，知大禍之將至矣。徐許袁皆浙人，立山內務府旗人，本姓楊，聯閣學既廷阻戰事，退與朝臣言，激昂不平，往往流涕，又為帝所信，故及於禍。先是載漪力主外攘，果攻戰，不得逞，欲襲桓溫枋頭故智，多誅戮大臣，以示威而逼上，將以次及大學士王文韶，尚書廖壽恒，侍郎那桐等，諸大臣咸岌岌自危，未三日，而聯軍陷京師，乃免。復矯詔殺已革侍郎張蔭桓於新疆，蔭桓廣東人，用小吏致位九卿，才捷有機變，有清沿明制，吏禮二部，漢堂上官，非科甲不得預，蔭桓獨以監生貳宗伯，戊戌新政，康有為時主其家，密疏藉以上達，孝欽深恨之，謫戍伊犂。初蔭桓嘗以西藥進御，事頗聞於外，至是載漪訟言上奉天主教，宮闈多入教者，率大師兄（拳匪呼團長曰大師兄。）入宮大索，幾及聖躬，卒無左證，追坐蔭桓罪，賜死。（按庚子御前會議及殺五大臣事，公私記載皆不得其詳，余故悉著其實，備後世秉史筆者取材焉。）

拳匪攻使館，久無功，法亦不効，日妄言乾字團將至，或謂山東老團且至，以誑上而欺衆，太后寖厭之。六月十七日天津失守，寇氛日迫，朝廷始有講和意。二十二日詔保護敎堂敎士，除戰事外，所殺洋人及焚毀房屋什物，均俟查明辦理，以全權大臣畀李鴻章。詔已具，會有言李秉衡自淸江入援，待其至徐議和戰者，后意稍移。七月初一日李督師到京，朱學士祖謀馬編修吉樟先要諸途，述京師亂象，宗社之危如累卵，公入見，當力爲太后言拳匪恣謾狀，苟議和，大禍紓矣。督師深以爲然。迨入朝，徐相首迎之，大聲曰：『鑑翁、萬世瞻仰，在此一舉。』鑑翁者，督師字鑑堂也。復見剛相，知太后旨所在，意遂變。奏言：『外國多，不可滅，異日必趨於和，然必能戰而後能和，臣請赴前敵決一戰。』太后大喜，命統率武衛全軍及陳澤霖等各營。武衛軍實不成軍，十五日始出都，至通州，聞敵將至，師潰，督師吞金自盡，隨員王編修廷相投河死之，皆藁葬通州東關外。

二十六日，上三旬萬壽，猶御乾淸宮受賀，東華門不啟，羣臣皆入神武門，冠裳寥落，僅成朝儀，紅巾滿都市，服飾詭異，持刃悩悩殺人，諸臣入賀者咸有戒心。

七月二十日，英軍陷京師，翌日，聯軍繼之，兩宮黎明倉皇乘民車出德勝門，甫出門，白旗徧城上矣。太后御夏衣，挽便髻，上御青綢衫，皇后及大阿哥隨行，妃嬪罕從者。瀕行，太后命崔閹自三所出珍妃，（三所在景運門外）推墮井中。初珍妃聰慧，得上心，幼時讀書家中，江西文廷式爲之師，頗通文史。廷式以庚寅第三人及第，妃屢爲上道之，甲午大考翰詹，上手廷式卷授閱卷大臣，拔置第一，擢侍讀學士，充日講官。廷式感奮，驟言事，遼東敗問亟，廷式合朝臣聯銜上疏，請起恭親王主軍國事，太后素不善恭王所爲，上力請而用之。丙申，或搆蜚語譖妃干預外廷事，太后怒，杖之，囚三所，僅通飲食，妃兄禮部侍郎志銳謫烏里雅蘇台，上由是悒悒寡歡。聯軍入，日本軍護禁城內庭晏然，乃出妃屍於井，淺葬京西田村。（朱學士祖謀王給諫鵬運賦落葉詞紀其事，余亦賦詩云：金井一葉墮，淒涼瑤殿旁，殘枝未零落，映日有輝光，溝水空流恨，霓裳與斷腸，何如澤畔草，猶得宿鴛鴦。）

徐相宅在使館街，與法館對宇，兵事起，燬焉，遷居故相國寶文靖園中。聯軍入城日，徐相謂其子承熊曰：「我爲首輔，遭國難當死，汝三兄位卿貳，當知所以自處，

我死汝可歸隱易州丙舍，課子孫耕讀，勿仕也。』三兒指刑部侍郎承煜也。老僕於屋梁繩兩結一左一右，徐相就其左，既承頸，猶以目視右結，意固在承煜，承煜竟不死，且不敢行服，草草殮其父。承煜刻深矯情，五大臣之死，承煜實主之，徐尙書等刑西市，承煜監斬有得色，或請用誅大臣禮，怒斥曰：『此漢奸，殺之猶輕，何恤爲？』數姓孤兒銜之甚，或告日本軍官發其奸，與尙書啟秀同被囚，啟秀憤自經，承煜呼人救之。次年議和條約懲禍首，詔俱斬西市，就刑日，西人用快鏡攝影去。

京師既陷，承恩公崇綺走保定，其子葆初在宅作大坑，自瘞死，併老母幼子皆生葬土中。崇公聞變自縊蓮池書院，竟絕嗣。兵部主事安徽王鐵珊跌宕有奇氣，憤時事危亂，七月十八日賦絕命詩，自縊於所居六安會館，遺書曰：『吾不忍見白旗也！』御史江蘇宋承庠，二十一日覩北城火發，疑爲宮禁旁皇終夕，亦縊死。前侍郎景善朝服將投井，徘徊井闌旁，子恩某自後推之墮，或謂將以邀卹廕也。事爲日本軍官所聞，榆斃之。祭酒山東王懿榮投井死。祭酒熙元，大阿哥師傅寶豐，崇壽皆自經死。熙祭酒直隸總督裕祿子，父子俱死國難。崇公謚文節，王謚文敏，熙謚文貞，寶

謚文潔，崇謚文勤。（城內旗官恐受戮辱闔門自焚者頗多）。

戊戌新政，各國盛稱上英明剛斷，拳匪之亂，皆知非出帝意，使聯軍入時，上獨留，出而與西帥相見，治首禍諸臣罪，事當易了。孝欽慮帝留之不爲己利也，挾之俱西，既達西安，惴惴然恐天下不直其所爲，頗有意復辟。已而鄂督張之洞，在籍侍郎盛宣懷貢使首至，所以媚茲者甚備，太后乃大悅，知天下未予叛也，意潛輟然，上覦在京日稍發舒矣，議和締約，用平原函首故事。剛毅已病死中途，遣尚書葛寶華誅莊親王載勛於蒲州，載勛讀詔訖，從容再拜謝罪，負闔戶自經。命布政使何福堃殺毓賢於長安市。命巡撫岑春煊賜趙舒翹自盡。舒翹故健實，吞金不死，服洋藥不死，春煊迫待覆旨，有老刑卒獻策，以桑皮紙浸燒酒，閉口鼻，氣始絕。安置端郡王載漪於寧夏，鎭國公載瀾於安西。載漪既譴，大阿哥法不當立，遂宣詔廢之，襆被出宮門，居八旗會館，士民無憐之者，時辛丑四月也，蓋至是而戊己之局始結。

辛丑和議成，中外交章請回鑾，太后躊躇未敢歸，召尚書敬信赴行在，詢知宮廷無恙，十月始啟鑾，駐蹕開封者十餘日，十一月二十一日入永定門，正陽門經拳

匪縱火後，樓堞殘缺，垣棟傾頹，無復承平舊觀，太僕少卿陳璧凭將作，皆粉堊而新之，識者謂雖足安聖母之心，而河北蕪蔞之意則晞矣。次日上告謝太廟，三品以上進名起居，先是車駕在保定，詔詢禮部謁廟服色，曹郎議當素服，而尙書徐郙主朝服，上閱奏怒，擲諸地，乃改常服行事，樂設而不作，並祀太廟後殿。上還宮，卽召見乾清宮，太后曰：『我不意猶能見爾等。』失聲哭。諸臣伏地痛哭。太后歷數出都日途中艱苦狀，淚與聲俱。又曰：『予聞爾等在危城中，多有損失，不知爾等近狀如何，家口均平安否？』諸臣對曰：『皇太后皇上垂詢及此，眞天地父母之恩，臣等託賴安福，得保餘生，感激無可言報。』上復溫諭數語而退。隨傳諭給事中御史暨各衙門實缺司官排日入見，見之日諸臣輒先哭數聲，若舉哀焉，慈顏則稍霽矣。

光緒初年，承穆廟中興之後，西北以次戡定，海宇無事，想望太平，兩宮勵精圖治，彌重視言路，會俄人渝盟，盈廷論和戰；惠陵大禮議起，一時棱棱具風骨者，咸有以自見，吳縣潘祖蔭，宗室寶廷，南皮張之洞，豐潤張佩綸，瑞安黃體芳，閩縣陳寶琛，吳橋劉恩溥，鎭平鄧承脩，尤激昂喜言事，號曰清流，而高陽李文正公當國，實爲之

魁。疏入多報可，彈擊不避權貴，白簡朝入，鞶帶夕褫，舉朝爲之震竦。松筠庵諫草堂，明楊椒山先生故宅也，言官欲有所論列，輒集於此，赤棒盈門，見者驚相傳，次日必有文字。南皮畏見客，惟同志四五得入門，豐潤喜著竹布衫，士大夫爭効之，侍郎長敍布政使葆亨以國忌日嫁娶，鎮平素服往賀，座客疑且詫，俄而彈章上，兩親家罷官矣。尙書賀壽慈演皇槓過琉璃廠寶名堂茗話，諸公合數人之力傾之，至撫拾曖昧爲罪案，卒罷去。二張蒙眷注特厚，南皮以閣學撫晉，豐潤以庶子攝都堂，知癸未科貢舉，駸駸大用矣。當是時，法蘭西窺安南，中朝懷柔藩服，銳用兵，豐潤以欽差大臣視師福建，閩縣會辦南洋，鎮平使桂定邊界，豐潤過上海，中外人士仰望丰采。旣而海疆不競，豐潤主持重，爲敵所乘，聞礮聲先遁，狼狽走鄉村，賴海軍學生礮擊法帥孤拔殲之，敵始退。豐潤猶疏辨，朝廷震怒，削職戍新疆。閩縣鎮平相繼謝病去，寶侍郎典閩試，歸途納江山船女爲妾，上疏自劾罷官，言路名望銳減，孝欽知諸臣好大言實不足用，自此遂輕視言官矣。

甲申以後，羣臣務爲愼重，以奉公守職爲賢，論事更張者多報罷，自聖祖提倡

理學，持宋明諸儒學說範圍天下，名臣多出其中，士重廉恥知自愛，女子葆名節，風俗蓋蒸蒸焉。常熟輔政，紹明漢學，號復古，吳縣潘文勤錢塘汪侍郎治之尤勤，場屋士不明小學，不能中程式，鄙夷程朱之學，斥爲迂陋，屏不談，道德之防漸弛。歲甲午，日本攘我朝鮮，當是時國家練海軍垂二十年矣，歲糜金錢無算，孝欽修復圓明故事，營頤和園，水衡錢不供，醇賢親王乃移海軍費奉之，戎實大虛。遼事起，常熟用游客言，力主戰；合肥李文忠久鎮北洋，知海軍軍容雖盛，實窳弱不可恃，力主和；顧無如樞府何，不得已而戰。羣帥渡鴨綠江，莫相統一，又不戢士卒，韓人離心，日本窺朝鮮久，地理軍謀皆夙備，大軍屢挫，總兵左寶貴死之。湘撫吳大澂早官詞林，有才名，負大志，心慕李合肥，欲以邊功邀封拜，上疏請纓，常熟力薦之，命領一軍出關助戰，吳携書畫古玩自隨，日與掾屬雅歌投壺示整暇。提督宋慶兵敗田莊台，吳軍望風潰，軍資輜重盡棄之，槍械有未啟封者。吳遁入關，詔仍回湘任，軍法不舉蓋如此。恭王起當國，授兩江總督劉坤一督師，盡護諸軍，劉耄而怯，久之始出關，時海艦皆熸，沿海城島戒嚴，道員龔照瑗守旅順，旅順夙稱天險，水雷礮臺甚嚴備，照瑗悉毀之

而遁，日人不自意得之。旅順爲北洋門戶，京師大震，時十月初十日正孝欽后六旬萬壽也。遼瀋盡失，王師不能軍，烽火迫三輔，乃棄朝鮮，割臺灣，以銀二百兆兩議和，度支大困。中國無海軍，處列强間，貧弱幾不國，於是有心者，視爲奇辱，知閉關自封，不足以自立也，稍稍講救亡之策，而公卿大臣，猶姝姝守敝法，視日影朝暮，假息圖存，上乃毅然伸乾斷，更新庶政矣。上雅不善八旗所爲，頗思黜滿人倚漢人，又欲革舊習，冠漢姓，融洽無間，爲子孫久遠計，滿人多怨之，萋菲之言日聞，改制纔數月，遽遘仲秋之變，上幾蹈不測禍，新政悉廢閣，鈎稽黨人，朝野諱言西學，時局爲之一變，當丁戊之際，士大夫講改革者，類學具根柢，有士君子之行，一二激烈者流，憤淪胥之日深，亦志皆在救亡而已。誅鋤之後，或逋伏海外，或戢影荒江，俊彥宿儒，摧折殆無生氣，厥後步趨東瀛，以新政之名揭櫫天下，而黨錮諸賢，終帝世不復召，論者不能不爲人才悲也。孝欽后當同治時，倚漢大臣削平大難，故特重漢臣，敬禮有加，而滿臣則兒子畜之相親也。恭忠親王重漢人，醇賢親王則反之，章皇初入關，朝廷大政事，皆范文肅洪文襄所定，懲奇渥溫氏以蒙古色目人壓漢人之害，制爲滿漢雙

行之法，閣部卿寺分缺若鴻溝，不相侵越，惟將軍都統專屬焉，而王公不親吏事，陽尊之，陰爲漢人保登進之路。辛丑回鑾，孝欽內慙，始特詔天下議改革，定新官制，少年新進不深維祖宗朝立法本意，第覺滿洲人士以八旗區區一部分，與我二十一行省漢人對掌邦政，其事太不平，欲力破此局以均勢，滿漢之界既融，於是天潢貴胄，豐沛故家，聯翩而長部務，漢人之勢大絀，乃不得一席地以自煖。先是諸皇子讀書之所，曰上書房，選翰林官敎之，其制較弘德毓慶稍殺，光緒中葉，師傅闕不補，書房遂無人，近支王公年十五六，卽令備拱衞扈從之役，輕裘翠羽，日趨蹌於乾清景運間，暇則臂鷹馳馬以爲樂，一旦加諸百僚上，與謀天下事，祖制盡亡，中外側目，於是革命排滿之說興矣。二十年前，嘉定徐侍郎致祥嘗語毓鼎曰：『王室其遂微矣。』毓鼎請其故，侍郎曰：『吾立朝近四十年，識近屬親貴殆徧，異日御區宇握大權者，皆出其中，察其器識，無一足當軍國之重者，吾是以知皇靈之不永也。』其言至是而信。綜計光緒三十四年，朝局凡四變，而甲午庚子，尤爲變局所從出，夫垂裳萬里，束手於三島，樓櫓十重，不能以一戰，臨朝發憤，烏能已乎。南宮坐錮，骨肉之情益

乖，相激相乘，遂搆滔天之禍，蒙塵之恥中於上，歲幣之繁窮於下，大勢所趨，立憲之名以立，孝欽自顧倦勤，畏後世之議己，姑以塗飾耳目，幸免及身，豈眞爲子孫苞桑計哉。語曰：『殷憂啟聖，多難興邦，』德宗之世固殷憂多難矣，聖非不啟，若或尼之，邦不足興，適以斂之，且虛名實禍，孝欽大漸時亦悔之矣，神器至重，遂遺大投艱於我沖主。

孝欽后爲葉赫那拉氏，天命朝，大兵定葉赫，頗行威戮，男丁罕免者。部長布揚古臨歿憤言曰：『吾子孫雖存一女子，亦必覆滿洲。』以此祖制宮闈不選葉赫氏。孝欽父任湖南副將，卒官，姊妹歸喪，貧甚，幾不能辦裝，舟過淸江浦，時吳勤惠公棠宰淸江，適有故人官副將者，喪舟亦檥河畔，勤惠致賻三百兩，（或傳二千兩非也。）將命者誤送孝欽舟，覆命，勤惠怒，欲返璧，一幕客曰：『聞舟中爲滿洲閨秀，入京選秀女，安知非貴人，姑結好焉，於公或有利。』勤惠從之，且登舟行弔，孝欽感之甚，以名刺置奩具中，語妹曰：『吾姊妹他日倘得志，無忘此令也。』既而孝欽得入宮，被寵幸，誕穆宗，妹亦爲醇賢親王福晉，誕德宗。孝欽垂簾日，勤惠已任知府，累擢至

方面，不數年督四川，勤惠實無他材能，言官屢劾之，皆不聽，薨於位，易名曰惠，猶志前事也。或傳副將嘗繫獄，孝欽以眷屬入視，故沈少司寇家本召見太后詢獄中情狀甚悉云。孝欽年七十餘，望之如四十許人，髮無一莖白者，聞同治年間李閹連英曾得大何首烏獻於孝欽，蒸製不如法，融化類粥糜，併汁啜之，相傳千年何首烏九蒸九曬，服之能延年。

歷史載僞太子事，若漢若明多有之，至出亡之建文帝，則故主也，從未有僞託萬乘者，若庚子武昌之事，眞人妖矣。己亥年湖北有巡檢某赴內閣驗看，出東華門，誤觸中貴車，爭持久不解，倏一騎自門出，儀觀甚偉，中貴執禮維謹，其人指揮數語，立散去，巡檢心異之。逾歲黃州忽來一男子，自詣府廨，驕倨不可一世，問姓名不答，知府驚異莫測，傳致武昌。其時上困瀛臺，或傳有遜荒說，總督張文襄自光緒初出鎭山右，歷擁旄節，未入朝，初不識天顏，遲疑不敢決。始羈禁江夏獄，陰囑守令善視之，徧徵各官辨識，巡檢一見則大驚，即東華門策騎人也，馳告文襄。於是各官皆入獄瞻仰，男子微示意爲光緒皇帝，避太后凶威而出，巡檢典史深信之，日朝服往起

居。男子書一紙，巡檢可守武昌典史可守漢陽，此二人則詣督署傳恩命，文襄已疑之，無何男子復書一紙，諭張之洞，吾在獄困甚，速致銀三千兩，文襄決知其僞，會兩司嚴鞫，乃供爲御前侍衞，北京漢人也，貧甚，謀假託攫金遁耳。文襄不敢上聞，陰斃之獄中，別摭他事革巡檢典史職。

上天表靜穆，廣額豐下，於法當壽，穎悟好學，有以聖學叩翁師傅者，則以魯鈍對，蓋知太后忌之，不敢質言也。上素儉，衣皆經澣濯縫紉，聲色狗馬之好，泊如也。孝欽嗜梨園曲，上不能不預，或傳上善撾鼓，事亦無徵。畏太后甚，上本口吃，遇責問益戰栗不能發語。歸自西安，尤養晦不問事，寄位而已。左右侍奄俱易以長信心腹，上枯坐無聊，日盤辟一室中。戊申中秋，突傳聖躬不豫，徵京外名醫雜治之。請脈時，上以雙手仰置御案，默不出一言，別紙書病狀，陳案間，或有所問，輒大怒，或指爲虛損，則尤怒。入診者僉云六脈平和無病也。七月二十一日日初夕，有大星從西北來，掠屋檐過，其聲如雷，尾長數十丈，光爍爍照庭宇，至東南而隕，都市喧傳紫微星墮，羣訝其不祥。十月初十日上率百僚晨賀太后萬壽，起居注官應侍班，先集於來薰風門

外，上步行自南海來，入德昌門，門鑰未闔，侍班官窺見上正扶奄肩，以兩足起落作勢，舒筋骨，爲拜跪計。須臾忽奉懿旨，皇帝臥病在床，免率百官行禮，輟侍班，上聞之大慟。時太后病洩瀉數日矣。有譖上者，謂帝聞太后病，有喜色，太后怒曰：『我不能先爾死。』十六日尙書溥良自東陵復命，直隸提學使傅增淯陛辭，太后就上於瀛臺，猶召二臣入見，數語而退，太后神殊憊，上天顏黯澹。十八日慶親王奕劻奉太后命往普陀峪視壽宮，二十一日始返命，或曰有意出之。十九日禁門增兵衞，譏出入，伺察非常，諸奄出東華門淨髮，昌言駕崩矣。次日寂無聞，午後傳宮中教養醇王監國之諭，二十一日皇后始省上於寢宮，不知何時氣絕矣，哭而出，奔告太后，長歎而已。以吉祥轎舁帝屍，出西苑門，入西華門，吉祥轎者，似御輦而長，專備載大行，若古之轀輬車也。皇后被髮，羣奄執香哭隨之。甫至乾清宮，有侍奄馳告太后病危，皇后率諸奄踉蹌回西苑，李蓮英睹帝屍委殿中，意良不忍，語小奄曰：盍先殮乎？乃草草舉而納諸梓宮。時禮臣持殮祭儀注入東華門，門者拒不納，迨回部具文書來，乃入乾清門，則殮事久畢矣。故事，皇帝卽位數年，卽營壽兆，上御宇三十四年，竟無敢議

及者。鼎湖既升，始命溥倫卜地，西陵附近舊有絕龍峪，孝欽曾指以賜醇賢親王爲園寢，嗣乃置之至是倉卒擇吉壤不得，欲用之，改名九龍。有謂自世祖至德宗，恰九世，疑於數終，似不祥，遂定名金龍，上尊號曰崇陵。逾年三月十二日，奉移梓宮於去陵六里之梁格莊暫安殿，以時致祭焉。帝崩之明日，太后乃崩。

## 嘉順皇后賢節

薛福成

國朝家法，遠軼漢唐宋明之上，而尤有亘古所未睹者，一則開創之功與中興之業，皆出皇太后訓政之力，一則以椒房之貴，而殉大行皇帝於百日之內，如穆宗毅皇后是也。后爲今承恩公崇文山尚書之女，幼時卽淑靜端慧，崇公每自課之，讀書十行俱下，容德甚茂，一時滿洲蒙古右族，皆知選婚時必正位中宮。同治十一年，穆宗皇帝將行大婚禮，后與鳳秀之女俱選入宮。當是時，后年十九，慈安皇太后愛其端莊謹默，動必以禮，欲立之；鳳秀之女年十四，慈禧皇太后愛其姿性敏慧，容儀婉麗，欲立之。兩宮意雖各有所屬，而相讓未決，乃召穆宗俾自定之。穆宗對如慈安旨，於是乃立后爲中宮，而封鳳秀女爲慧

妃。大婚之夕，后應對頗稱旨，穆宗使后背誦唐詩，無一蹇字，穆宗甚悅。慈禧皇太后憐慧妃之未得尊位也，召穆宗諭以慧妃賢慧，雖屈在妃位，宜加眷遇，皇后年少，未嫺宮中禮節，宜使時時學習，帝毋得輒至中宮，致妨政務。穆宗性至孝，重違太后意，而又憐皇后之不得寵于太后也，乃不敢入中宮，亦竟不幸慧妃。常在乾淸宮獨居無聊。既而有疾，慈安皇太后偵知諸太監越禮狀，於是兩宮太后輪流省祝，帝疾稍瘳，太后回宮，亦召皇后留視之，皇后權素輕，不能以威讋諸太監，又性羞澁，守禮法，帝亦命皇后回宮，每苦口極諫然後去。無何疾復大作，龍馭上賓，慈禧皇太后召皇后訓責備至，蓋本朝家法最嚴，又値太后哀痛之餘，故不覺有疑于皇后而責之過深也。今上卽位，皇太后懿旨封爲嘉順皇后，而后自穆宗之崩，慟極，誓以身殉，遂不復食，以光緖元年二月二十日崩，年二十二，距穆宗大行未百日也。嗟乎！自古烈婦殉夫者多矣，若以椒房之貴，猝遭變故，攀龍偕逝，則前古所未聞也，豈不懿歟？

## 慈安皇太后聖德

薛福成

慈安皇太后以咸豐初年正位中宮，當時已有聖明之頌。顯皇帝萬幾之暇，偶以遊宴自娛，聞中宮婉言規諫，未嘗不從；外省軍報及廷臣奏疏寢閣者，聞中宮一言，未嘗不立即省覽；妃嬪偶遭譴責，皆以中宮調停，旋蒙恩眷。顯皇帝幸熱河，逾年龍馭上賓，當是時肅順專大政，暴橫不可制，太后與慈禧皇太后俯巨缸而語，計議甚密，於是羈縻肅順，外示委任，而急召恭親王至熱河，與王密謀兩宮及皇上奉梓宮先發，俾肅順部署後事，既至京師，則降旨解肅順大學士之任，旋革職拿問，遂誅之。肅順素蓄異謀，以皇太后渾厚易制，故忍而少待，不意其先發制之，臨刑時頗自悔恨云。於是兩宮太后垂簾聽政，首簡恭親王入軍機處議政事。當是時，天下稱東宮優於德，而大誅賞大舉錯實主之。西宮優於才，而判閱奏章，裁決庶務，及召對時諮訪利弊，悉中窾會。東宮見大臣，吶吶如無語者，每有奏牘，必西宮爲誦而講之，或竟月不決一事，然至軍國大事，所關及用人之尤重大者，東宮偶行一事，天下莫不額手稱頌。

同治初元，鑒曾文正公之賢，自兩江總督簡授協揆，以正月朔日下詔，凡天下

軍謀吏治，及總督巡撫之黜陟，事無不諮，言無不用，中興之業，於是乎肇矣。何桂清失陷封疆，厥罪甚重，刑部已論斬矣，陰祈同鄉同年及同官京朝者十七人，上疏救之，朝廷幾爲所惑。東宮太后獨納太常寺卿李棠階之奏，命斬桂清以警逃將，天下爲之震肅。尋以李棠階碩望名儒，命爲軍機大臣，一歲中遷至尙書，其後頗多獻替。勝保以驕蹇貪淫逮下刑部獄，亦用棠階言賜死，天下頗以爲宜。金陵蘇浙之復也，曾李左三公，錫封侯伯，實出東宮之意，而西宮亦以爲然。及太監安得海稍稍用事，潛出過山東境，巡撫丁公寶楨劾奏之，東宮問軍機大臣以祖制，大臣對言當斬，即命就地正法，天下皆服丁公之膽，而頌太后之明。西宮太后性警敏，銳於任事，太后悉以權讓之，頹然若無所與者。後西宮亦感其意，凡事必諮而後行。穆皇帝孝事太后，能先意承志，太后撫之亦慈愛備至，故帝亦終身孺慕不少衰，雖西宮爲帝所自出，無以逾也。穆皇后之立，實太后以其端淑選中之，蓋其聖德爲相近云。邇年以來，太后益謙讓未遑，事無鉅細，必待西宮裁決，或委樞府主持，或者以天下大定，可以垂拱而治，故益

## 光緒帝與慈禧務韜晦歟?



# 十　戊戌政變

## 戊戌日記

袁世凱

光緒二十四年七月二十九日，予奉召由天津乘第一次火車抵京，租寓法華寺。上駐蹕頤和園，卽託友代辦安摺膳牌，定於八月朔請安。次日早起，檢點衣冠各件，先派人赴海淀，覓租寓所，午後至裕盛軒，遂宿焉。初一日四鼓詣宮門伺候，黎明在毓蘭堂召見，上垂詢軍事甚詳，均據實對。候間，卽奏曰：『九月有巡幸大典，督臣榮祿飭臣督率修理操場，並先期商演陣圖，亟須回津料理，倘無垂詢事件，卽請訓。』奉上諭候四日後請訓，可無大躭擱等語。退下，回軒少食就寢，忽有蘇拉來報，已以侍郞候補，並有軍機處交片，奉旨令初五日請訓。自知非分，汗流浹背，立意疏辭。旋有郭友琴諸友來賀，備告以無寸功受重賞，決不爲福，焉用賀，卽商擬疏稿，將力辭，諸友均力阻，遂託友人代辦謝恩摺。午後謁禮邸不遇，謁剛相國、王裕兩尙書，均晤，備述無功受賞，萬不克當，並商王尙書擬上疏辭。尙書謂出自特恩，辭亦無益，反

着痕跡，甚謂不可，然此心怦怦，殊不自安。次早謝恩召見，復陳無尺寸之功，受破格之賞，慚悚萬狀。上笑諭：『人人都說你練的兵辦的學堂甚好，此後可與榮祿各辦各事』等語。退下，在宮門外候見慶邸，匆匆數語，卽回寓，會大雨，至午，始回法華寺，憊甚酣睡。至晚食復睡，次日初三晨，謁合肥相國，久談兵事，飯後赴慶邸府，邸在園，閽人囑稍候，卽在回事處候。將暮，得營中電信，謂有英兵船多只游弋大沽海口，接榮相傳令，飭各營整備聽調。卽回寓作復電。適有榮相專弁遺書，亦謂英船游弋，已調聶士成帶兵十營來津駐紮陳家溝，盼卽日回防。當以請訓奉旨有期，未便擅行，因囑幕友辦摺敘明緣由，擬先一日詣宮遞摺，請訓後，卽回津。正在內室秉燭擬疏稿，忽聞外室有人聲，閽人持名片來，稱有譚軍機大人有要公來見，不候傳請，已下車至客堂，急索片視，乃譚嗣同也。

余知其爲新貴近臣，突如夜訪，或有應商事件，停筆出迎。渠便服稱賀，謂有密語，請入內室，屏去僕丁，心甚訝之。延入內室，敘寒喧，各伸久仰見晚周旋等語。譚以相法，謂予有大將格局，繼而忽言：『公初五請訓耶？』告以現有英船游弋海上，擬

具摺明日請訓，卽回津。譚云：『外侮不足憂，大可憂者，內患耳。』急詢其故。乃云：『公受此破格特恩，必將有以圖報，上方有大難，非公莫能救。』予聞失色，謂：『予世受國恩，本應力圖報稱，況己身又受不次之賞，敢不肝腦塗地，圖報天恩，但不知難在何處？』譚云：『榮某近日獻策，將廢立弑君，公知之否？』予答以：『在津時常與榮相晤談，察其詞意，頗有忠義，毫無此項意思，必係謠言，斷不足信。』譚云：『公磊落人物，不知此人極其狡詐，外面與公甚好，心內甚多猜忌，公辛苦多年，中外欽佩，去年僅升一階，實榮某抑之也。康先生曾先在上前保公，上曰，「聞諸慈聖，榮某常謂公跋扈不可用」等語。此言甚確，知之者亦甚多，我亦在上前迭次力保，均爲榮某所格。上常謂袁世凱甚明白，但有人說他不可用耳。此次超升，甚費大力，公如眞心救上，我有一策，與公商之。』因出一草稿，如名片式，內開榮某謀廢立弑君，大逆不道，若不速除，上位不能保，卽性命亦不能保。袁世凱初五請訓，請面付硃諭一道，令其帶本部兵赴津，見榮某，出硃諭宣讀，立卽正法。卽以袁某代爲直督，傳諭僚屬，張掛告示，布告榮某大逆罪狀，卽封禁電局鐵路，迅速載袁某部兵入京，派一半圍頤和

園，一半守宮大事可定。如不聽臣策，卽死在上前各等語。予聞之魂飛天外，因詰以『圍頤和園欲何爲？』譚云：『不除此老朽，國不能保，此事在我，公不必問。』予謂：『皇太后聽政三十餘年，迭平大難，深得人心，我之部下，常以忠義爲訓戒，如令以作亂，必不可行。』譚云：『我僱有好漢數十人，並電湖南招集好將多人，不日可到，去此老朽，在我而已，無須用公，但要公以二事，誅榮某，圍頤和園耳。如不許我，卽死在公前。公之性命，在我手，我之性命，亦在公手，必須今晚定議，我卽詣宮請旨辦理。』予謂：『此事關係太重，斷非草率所能定，今晚卽殺我，亦決不能定，且你今夜請旨，上亦未必允准也。』譚云：『我有挾制之法，必不能不准，初五日定有硃諭一道，面交公。』予見其氣燄凶狠，類似瘋狂，然伊爲天子近臣，又未知有何來歷，如顯拒變臉，恐激生他變，所損必多，只好設詞推宕。因謂：『天津爲各國聚處之地，若忽殺總督，中外官民，必將大訌，國勢卽將瓜分，且北洋有宋董聶各軍四五萬人，淮練各軍又有七十多營，京內旗兵亦不下數萬，本軍只七千人，出兵至多不過六千，如何能辦此事？恐在外一動兵，而京內必卽設防，上已先危。』譚云：『公可給以迅雷不及掩

耳，俟動兵時，卽分給諸軍硃諭，並照會各國，誰敢亂動？』予又謂：『本軍糧械子彈，均在天津營內，存者極少，必須先將糧彈領運足用，方可用兵。』譚云：可請上先將硃諭交給存收，俟布置妥當，一面密告我日期，一面動手。』予謂：『我萬不敢惜死，恐或洩露，必將累及皇上，臣子死有餘辜，一經紙筆，便不愼密，切不可先交硃諭。你先回，容我熟思，布置半月二十日方可覆告你如何辦法。』譚云：『上意甚急，我有硃諭在手，必須卽刻定准一個辦法，方可覆命。』及出示硃諭，乃墨筆所書，字甚工，亦彷彿上之口氣，大概謂：『朕銳意變法，諸老臣均不順手，如操之太急，又恐慈聖不悅，飭楊銳劉光第林旭譚嗣同另議良法』等語。大概語意一若四人請急變法，上設婉詞以却之者。予因詰以『此非硃諭，且無誅榮相圍頤和園之說。』譚云：『硃諭在林旭手，此爲楊銳抄給我看的，確有此硃諭，在三日前所發交者。林旭等極可惡，不立卽交我，幾誤大事。諭內另議良法者，卽有二事在其內。』予更知其挾制捏造，不足與辯，因答以：『靑天在上，袁世凱斷不敢辜負天恩，但恐累及皇上，必須妥籌詳商，以期萬全，我無此膽量，決不敢造次爲天下罪人。』譚再三催促立卽會

議，以待入奏，幾至聲色俱厲，腰間衣襟高起，似有凶器，予知其必不空回，因告以『九月卽將巡幸天津，待至伊時軍隊咸集，皇上下一寸紙條，誰敢不遵，又何事不成？』譚云：『等不到九月卽將廢弑，勢甚迫急。』予謂：『既有上巡幸之命，必不至遽有意外，必須至下月方可萬全。』譚云：『如九月不出巡幸，將奈之何？』予謂：『現已預備妥當，計費數十萬金，我可請榮相力求慈聖，必將出巡，保可不至中止，此事在我，你可放心。』譚云：『報君恩，救君難，立奇功大業，天下事入公掌握，在於公。如貪圖富貴，告變封侯，害及天子，亦在公，惟公自裁。』予謂：『你以我爲何如人？我三世受國恩深重，斷不至喪心病狂，貽誤大局，但能有益於君國，必當死生以之。』譚似信，起爲揖，稱予爲奇男子。予又說：『以我二人素不相識，你夤夜突來，我隨帶員弁必生疑心，設或漏洩於外人，將謂我們有密謀。因你爲近臣，我有兵權，最易招疑，你可從此稱病多日，不可入內，亦不可再來。』譚甚以爲然，又詰以兩宮不和，究由何起？譚云：『因變法罷去禮部六卿，諸內臣環泣於慈聖之前，紛進讒言危詞，懷塔布、立山、楊崇伊等，曾潛往天津，與榮相密謀，故意見更深。』予謂：『何不請上將必

須變法時勢，詳陳於慈聖之前，並事事請示，又不妨將六卿開復，以釋意見。且變法宜順輿情，未可操切，緩辦亦可，停辦亦可，亦何必如此亟亟，至激生他變？』譚云：『自古非流血不能變法，必須將一羣老朽，全行殺去，始可辦事。』予因其志在殺人作亂，無可再說，且已夜深，託爲趕辦奏摺，請其去。反復籌思，如痴如病，遂亦未及遞摺請訓。細想如任若輩所爲，必至釀生大變，危及宗社，惟有在上前稍露詞意，冀可補救。初五日請訓，因奏曰：『古今各國，變法非易，非有內憂，卽有外患，請忍耐待時，步步經理。如操之太急，必生流弊。且變法尤在得人，必須有眞正明達時務老成持重如張之洞者，贊襄主持，方可仰答聖意。至新進諸臣，固不乏明達猛勇之士，但閱歷太淺，辦事不能愼密，倘有疏誤，累及皇上，關係極重，總求十分留意，天下幸甚。臣受恩深重，不敢不冒死直陳。』等語。上爲動容，無答諭。請安退下，卽赴車站，候達佑文觀察同行，抵津日已落，卽詣院謁榮相，略述內情，並稱皇上聖孝，實無他意，但有羣小結黨煽惑，謀危宗社，罪實在下，必須保全皇上以安天下。語未竟，葉祖珪入坐，未幾，佑文亦來，久候至將二鼓，不得間，只好先退，晚餐約以明早再造詳談。次早榮相

枉顧，以詳細情形備述，榮相失色，大呼冤曰：『榮某若有絲毫犯上心，天必誅我，近來屢有人來津通告內情，但不及今談之詳。』予謂『此事與皇上毫無干涉，如累及上位，我惟有仰藥而死耳。』籌商良久，迄無善策，榮相回署，復約佑文熟商，是晚榮相折簡來招，楊莘伯在坐，出示訓政之電，業已自內先發矣。榮相復撫茶杯笑曰：『此非毒藥，你可飲之。』惟耿耿於心，寢食難忘者，恐累及上位耳。越四日：『榮相奉召入都，臨行相約，誓以死保全皇上。予曰：『趙盾弑其君，並非趙盾，中堂世篤忠貞，現居要津，而皇上萬一不安，天下後世，其謂中堂何。我亦世受國恩，倘上有不安，惟有以死報之。』榮相曰：『此事在我與慶邸，決不至累及上位，勿慮也，良以慈聖祖母也，皇上父親也，處祖母父親之間，爲子孫者惟有出死力以調和，至倫常之變，非子孫所忍言，亦非子孫所敢聞。』謹述大略，五衷如焚。時在八月十四日記於天津督署。

編者按：此日記見十五年二月中報，記者云得自蘇州張仲仁君，宜若可信。

# 保國會演說辭

康有爲

我中國四萬萬人，無貴無賤，當今日在覆屋之下，漏舟之中，薪火之上，如籠中之鳥，釜底之魚，牢中之囚，爲奴隸，爲牛馬，爲犬羊，聽人驅使，聽人割宰，此四千年中二十朝未有之奇變。加以聖教式微，種族淪亡，奇慘大痛，眞有不能言者也。吾中國自古爲大一統國，環列皆小國，若緬甸朝鮮安南琉球之類，吾皆鞭箠使之，其自大也久矣。故在國初時，視英法各國皆若南洋小島，雖以紀文達校訂四庫，趙甌北箚記二十二史，阮文達爲文學大宗，皆博極羣書，而紀文達謂艾儒略職方外紀南懷仁坤輿圖說如中土瑤台閬苑，大抵寄托之辭；趙甌北謂俄羅斯北有準葛爾大國以銅爲城，二百方里；阮文達疇人傳，不信對足抵行。今人環遊地球，座中諸公有踏遍者，吾粵販商估客，視爲尋常，而乾嘉時博學如諸公，尙未之知。至道光十二年，英人輪舟初成，橫行四海，以輪船二艘犯廣州，兩廣總督盧敏肅以三千師船二萬兵禦之而敗，盧公曾平猺匪趙金隴者。宣宗成皇帝詔謂盧坤昔平趙金隴，曾著微勞，不料今日無用至此，盧敏肅雖言洋船極大，而旣無影鏡燈片，宣宗無從見之，無能

自白也。暨道光二十年，林文忠始譯洋報，爲講求外國情形之始，敗於定海舟山，裕謙牛鑑劉韻珂繼敗，艦入長江，而砲震天津，乃開五口，宣宗乃知洋人之强，在船堅砲利，命仿製之，西人如何，實未知也。道光二十九年，咸豐六年八年十年，屢戰屢敗，輸數千萬，開十一口，乃至破京師，文宗狩熱河，洋使入住京師，亦可謂非常之變矣；然而士大夫以犬羊視之，深閉固拒。同治五年斌椿遍遊各國，等於遊戲，無稍講求之者。曾文正與洋人共事，乃始少知其故，開製造局譯書，置同文館方言館，招商局。文文忠乃遣美人蒲安臣與志剛孫嘉穀出使各國，首用洋人，如古之安史那金日磾，實爲當時絕異之事。欲遣京官五品以下正途翰林六曹出身入同文館讀書，最爲通達，而倭文端阻之。自是雖軺車歲出，而士大夫深惡外人，蔽拒如故。甲申之役，張南關之功，日益驕滿，鄙人當時考求時局，以爲俄窺東三省，日本講求新治，驟强示威，必取朝鮮，曾上書請及時變法自强，而當時天下皆以爲狂。壬辰年，傅蘭雅譯書事略言上海製造局譯出西書售去者僅一萬三百餘部，中國四萬萬人而購書者乃只有此數，則天下士講求中外之學者能有幾人，可想見矣，非經甲午之役，割

台償款，創巨痛深，未有肯翻然而改者。至此天下志士，乃知漸漸講求，自强學會首倡之，遂有官書局時務報之繼起，於是海內繽紛，爭言新學，自此舉始也。然甲午之後，仍不變法，間有一二，徒爲具文，卽如海軍，電線，鐵路，船局，船廠，間效一二，然變其甲不變其乙，變其一不變其二，牽連相累，必至無成，其他且勿論，卽如被創之後，而兵未嘗增練，鐵艦不再購一艘，吾綠營兵六十餘萬，八旗兵三十餘萬，實皆老弱，且各有業，托名伍籍中，泰西以民爲兵，吾則以兵爲民，何以敵之？若夫泰西立國之有本末，重學校，講保民養民敎民之道，議院以通下情，君不甚貴，民不甚賤，制器利用以前民，皆與吾經義相合，故其致强也有由。吾兵農學校皆不修，民生無保養敎之之道，上下不通，貴賤隔絕，此皆與吾經義相反，故宜其弱也。故遂復有膠州之事。四十日之間，要挾逼迫者二十事：一，德之强租膠州，人所共知也；其二，則英欲借我款三釐，起息而俄不許矣；其三，欲開大連灣通商，俄不許矣；其四，欲開南寧通商，俄不許矣；其五，借英款不成，而內河全許駛行輪船矣；其六，西貢燒敎堂，法索我償款十萬矣；其七，姚協贊調補山東道，德人限二十四點鐘撤去矣；其八，津鎭鐵路過山東，

三電德廷，德不許矣；其九，改道過河南，德亦不許，後請英美使言之乃許矣；其十，聶軍請俄教習而訂明不歸統領節制矣；其十一，俄教習去留，須候俄皇旨矣；其十二，俄人勒逐德教習四人矣；其十三，直隸山西東三省練兵，必須請俄教習矣；其十四，長江左右釐金盡歸稅務司矣；其十五，德人既得膠州百里，復索增廣矣；其十六，既得增廣，又索鐵路矣；其十七，既得鐵路，又索全省矣；其十八，既得鐵路，又索全省商務矣；其十九，俄人要割旅順大連灣金州矣；其二十，法人索廣州灣，又訂兩廣雲貴不得讓與他國矣；此皆今年二月以前之事，其此後英之索威海，日本之訂福建不得讓與別國矣等事，尙未及計也。夫路待商之德廷，道員聽其留逐，是皇上之權已失，賈誼所謂何忍以帝皇尊號，爲戎人諸侯。二月以來失地失權之事已二十見，來日方長，何以卒歲？緬甸安南印度波蘭吾將爲其續矣。觀分波蘭事，脅其國主，辱其貴臣，荼毒縉紳，眞可爲吾之前車哉，必然之事，安能僥倖而免也。印度之被滅，無作第六等以上人者，自乾隆三十六年至光緒二年百餘年，始有議員二人。香港隸英人，至今尙無科第，人以買辦爲至榮，英人之窶貧者，皆可爲大班，吾華人百萬之富，

道府之衙，紅藍之頂，乃多爲其一洋行之買辦，立侍其側，仰覩顏色。嗚呼哀哉！及今不自强，恐我四萬萬人他日之至榮者，不過如此也。元人始來中國，嘗廢科舉矣，其視安南之進士抱布貿絲，有以異乎？故我士大夫設想他日，眞有不可言者卽有無恥之輩，發憤作貳臣，前朝所極不齒者，而西人必不用中人以西人之官必有專門，非專學不能承乏也。若使吳梅村在他日，將並一教官不能得，安敢望祭酒哉？卽欲如熊開元作僧，而西教專毀像教佛教，佛殿將無可存，僧於何依？卽欲蹈東海而死，吾中國無海軍，卽無海境，此亦非我乾淨土矣。做貳臣不得，做僧不得，死而蹈海不得，吾四萬萬之人，吾萬千之士大夫，將何依何歸，何去何從乎？故今日當如大敗之餘，人自爲戰，救亡之法無他，只有發憤而已。窮途單路，更無歧趨，韓信背水之軍，項羽沈舟之戰，人人懷此心，只此或有救法耳。然割地失權之事，旣忌諱秘密，國家又無法人師丹之油畫院，繪敗圖以激人心，薄海臣民，多有不知者，或依然太平歌舞，晏然無事，尙紛紛求富貴，求保舉，或乃日暮途遠，倒行而逆施之。孟子曰，國必自伐，然後人伐之，故割地失權之事，非洋人之來割脅也，亦不敢責在上者之爲也，實吾

輩甘爲之賣地，甘爲之輸權，若使吾四萬萬人皆發憤，洋人豈敢正視乎。而乃安然耽樂，從容談笑，不自奮厲，非吾輩自賣地而何？故鄙人不責在上而責在下，而責吾輩士大夫，責我輩士大夫義憤不振之心，故今日實人人有亡天下之責，人人有救天下之權者。考日本昔爲英美所凌，其弱與我同，今何以能取我臺灣，滅琉球而制朝鮮，得我償欵二萬萬？此日本之兵强爲之耶？非也。其相伊藤，其將大山爲之耶？非也。嘗推考知此大事，乃一布衣高山正芝之所爲，高山正芝哀國之衰，不能變法，憤大將軍之擅政，終日在東京痛哭於通衢，見人輒哭，終以哭死，於是西鄉吉田藤田蒲生秀實之流出而言尊攘，大久保利通岩倉具視木戶孝允板桓退助三條實美大隈重信出而談變法，日本乃盛强至明治以後，日人賞維新之功，乃贈高山正芝四品卿，賜男爵。凡物作始也簡，將畢也鉅，嗚呼！誰知日本之治盛强之效，乃由一書生無權無勇無智無術而成之耶？蓋萬物之生皆由熱力，有熱點故生諸天，有熱點故生太陽，太陽熱之至者，去我不知幾百萬億里，而一尺之地，熱可九十四馬力，故能生地，能生萬物，被其光熱者，莫不發生。地有熱力，滿腹皆熱汁火汁，故能運轉不

息。醫者視人壽之長短，察其命門火之衰旺，火衰則將死，至哉言乎。故凡物熱則生，熱則榮，熱則漲，熱則運動，故不熱則冷，冷則縮，則枯，則乾，則夭死，自然之理也。今吾中國以無動爲大，無一事能舉，民窮財盡，兵弱士愚，好言安靖而惡興作，日日割地削權，命門火衰矣，冷矣，枯矣，縮矣，乾矣，將危矣，救之之道，惟增心之熱力而已。凡能辦大事，復大仇，成大業者，皆有熱力爲之，其心力弱者，熱力減故也。胡文忠謂今日最難得者，是忠肝熱血人；范蔚宗謂桓靈百餘年傾而未顛，危而未墜者，皆由仁人君子心力之爲。凡古稱烈士，志士，義士，仁人，皆熱血人也，視其熱多少以爲成就之大小，若熱如螢火，如燈，則微矣，並此而無之，則死矣；若如一大火團，至百二十度之沸度，則無不灼矣；若如日之熱，則無所不照，無所不燒，熱力愈大，漲力愈大，吸力愈多，生物愈榮，長物愈大，故今日之會，欲救亡無他法，但激厲其心力，增長其心力，念茲在茲，則爝火之微，自足以爭光日月，基於濫觴，流爲江河，果能合四萬萬人，人人熱憤，則無不可爲者，奚患於不能救。

編者按保國會開於戊戌三月，此篇即三月二十七日南海在北京粵東會館

第一次集會之演辭也。其述戊戌以前國人對外觀感變遷之梗概，可資參考，且可明戊戌一舉完全緣於外力之壓迫，故錄之。

# 記南海先生出險事

梁啓超

嗚呼，先生之被嚴捕而不死，蓋有天焉。自新政行後，滿朝守舊黨疾先生甚矣，千方百計欲排之，謗誣繁興，親友咸憂及於大禍，皆勸勿言變法，早出京，先生曰：『死生有命，吾嘗在粵城步經華德里，飛磚掠面幾死，若死，蓋亦無所避矣。中國危亡如此，今躬遇聖主，安可計較禍患而不救？』先生之行政，蓋早舍身忘生矣。六月，孫家鼐承軍機大臣意，奏請派先生出上海督辦官報局，而先生感激知遇，且聞九月閱兵廢立之陰謀，深知皇上之危險，義不可捨去，欲留京設法，有所補救，故遲未行，而皇上亦令軍機大臣傳旨命將所編列國强盛弱亡記一書盡寫成進呈，然後出京，蓋示意命其留京也。至七月二十九日，而『朕位不保』之密詔忽下，康乃發憤思救護，而初二日旋降明詔，命其『迅速馳往上海，毋得遲延』矣。先生奉詔後，猶欲布置數日乃行，而初三日又由林旭交到第二次密諭，促行益急，乃於初四日上摺告行。初五日天未明出京，時雖極知事之危險，然仍以爲大變當在九月也，故尚從容而行。及初六日，忽步軍統領衙門率兵役來寓舍逮捕，而先生已在途中，不知

事變，當時京師諸同志聞變爲先生大憂，而無從通遞消息，咸以爲必死，故譚嗣同曰：『皇上既無從救，今先生亦無從救，我已無事可辦，惟有待死期而已。』初五晚，先生由鐵路至塘沽，搭招商局某輪船赴上海，既已登舟，息于艙矣，因無一等艙位，且須翌午乃動輪，心忽動，於是復登岸宿塘沽一夕，改乘英公司重慶輪船，遂於初六早十點鐘動輪，其夕榮祿派飛騎在天津塘沽逮捕，大搜不得，知已乘船去，乃發電往烟臺道上海道，大搜各輪船協拿，又發兵艦飛鷹往追。飛鷹者，每點鐘行二十九海里，比重慶輪船速率倍之，而飛鷹以貯煤不足，僅行六點鐘煤即盡，因追不及重慶輪船。既到烟臺，停泊一點鐘有餘，時先生絕不知政變事，猶登岸游覽，並購五色石子兩筐，徜徉良久乃歸舟。先一時許，烟臺道員某已接到天津密電，適有急事須往膠州，因未將其電信看視，藏之懷中而去，及到膠州，譯而視之，則命其截搜重慶船密拿也。因從膠州馳歸烟臺，則船又已開矣，遂不及。先是上海道蔡鈞既奉到密拿之電，連日親乘小輪船到吳淞，凡有船自天津到者，必上船搜畢，然後許搭客登岸。當時上海之志士十數人，聞變後共謀設法救先生，密乘小船往吳淞，將相機

行事，見此情形，以爲萬無生理，痛哭而返。初九日下午二點鐘，重慶船將到吳淞，上海道等艤船以俟，乃該船未入口數里許，時先生在船頭與客談笑，方閱浙士姚某奏疏而論議之，忽一英人乘小輪到船，持先生之照片，徧認舟中旅客見先生，携手入房問之曰：『君是康某乎？』先生曰：『然。』又問曰：『君在北京曾殺人乎？』先生曰：『異哉！吾何爲殺人哉！』又問曰：『然則君何爲出京乎？』先生曰：『吾奉我大皇帝密旨令出京。』其人曰：『密旨云何？』先生乃命取筆墨書以授之，其人乃在懷中出一紙，則北京政府密電諭上海道，謂皇上已大行，爲康某進丸所弑，卽可密拿，就地正法云云也。先生視畢，駭然泫然。英人曰：『我乃上海領事遣來濮蘭德也，君可卽隨我行。』乃携手下小輪船，登英兵艦，甫到艦，而上海道搜拿之小輪船已到矣。先生與英使館及上海英領事無一面之識，故英人之相救非惟出中國官吏之意外，並出先生意外也。英領事所以得此消息及先生之照片者，因上海道奉到密旨後，卽抄錄數十分，並購先生照片數十分，照會各國領事，請其協拿。英人素知先生爲變法之領袖，故特救之。先生旣由重慶下小輪，因北京政府密電之語言皇上

已大行，竊意皇上已爲西后榮祿所弑，肝腸寸斷，痛不欲生，乃成一詩曰：『忽灑龍漦翳太陰，紫薇移座帝星沈，孤臣辜負傳衣帶，碧海波濤夜夜心。』又作訣家人弟子數書，蓋尚備死所也。英領事又告以皇上大行之事尚不確，故留此身以有待。當初六至初十四日之間，榮祿等疑先生尚在北京，凡閉城門兩次，停鐵路車三次，發兵三千，緹騎四出，密電紛馳，大搜數日。至初十日，啟超與日本領事自天津下塘沽，猶派小輪船來追捕，疑爲先生云。幸捕者人寡，不然，啟超亦不免。蓋天羅地網，既廣且密，中國數千年捕一匹夫未有之大舉也。而先生乃從容購石，吟嘯論文，不知事變，未嘗少避，以常理論之，蓋萬無生理矣，而卒獲不死，豈不異哉。是役也，先生有十身不足死：皇上無兩重詔書敦促，則先生不出京，必死；榮祿之變早作一日，則先生無論在京在途必死；若先生遲一日出京，則在南海館被捕，必死；若宿天津棧，則不及搭船必死；若初六日船不開必死；既搭招商局船，常例必不復登岸，無從搭英船，則英人無從救必死；飛鷹兵艦速率既倍，若非缺煤，則必追及，被捕必死；（或者曰飛鷹艦長仗義釋放云，亦未可知。）烟臺之道員若非往膠州，則截搜被捕必死；到

上海不遇救必死；上海道不請各國領事協拿，則英領事不知此事，無從救，必死；有此十必死，當是時也，智者無所施謀，勇者無所施力，愛者無所施恩，人事俱窮，能救其一，不能救其他，死矣死矣，而竟不死，豈非天哉！豈非天哉！天之曲爲保全先生，曲線巧奇，若冥冥中有鬼神呵護之，俾留其生以有待者，豈無故歟？或有責先生不死者，蓋未知先生出京實在事前先奉詔命而行，非私逃也，及出險後，上又生存，安有舍密詔之重而徇僞命者哉，此不待辨。特于其必死而不死之異，可記之以告天下志士之舍身以救君國者發起意氣焉。

## 翁同龢與袁世凱康有爲之關係

孫師鄭

翁文恭與袁項城康南海二公交際，世人每多訛傳，齊東野語，道聽塗說久矣。茲將文恭日記中數節附錄於左方，悉依原本，不爲增損一字，以存眞相，至恩怨是非，千載後自有公論，今日不宜著一字也。

甲午七月十六日。袁世勳敏孫爲袁慰廷事來見，慰廷奉使高麗，頗得人望，今來津不得入國門，（李相仍令赴半壤）欲求高陽主持，因作一札與高陽，卽令敏孫持去。

七月十九日。北洋電奏十五日葉志超帶二千五百人，到黃海道，（在王京北三百三十里）余與高陽另擬派袁世凱帶數營，而以已革知州陳長慶，交其委用，同人皆以爲可，遂寫入奏單請旨。

乙未五月二十九日。溫處道袁世凱（慰亭，來引見）來見，此人開展而欠誠實。

戊戌五月十三日。晨起盥洗告辭祠堂，並北向叩頭，寅正一刻，出前門永定門，回望觚稜，能無依戀。午初抵紫竹林，沿途有投謁者，皆不記。袁慰亭專函令其戚部

司務祝廷琛（小蘭，行四，蘅畦先生姪。）來見。貽厚贐，即覆書交祝君，告以斷不受也。（此一節係十四日日記）

甲午五月初二日。看康長素（祖詒，廣東舉人，名士）新學僞經考，以爲劉歆古文，無一不僞，竄亂六經，而鄭康成以下，皆爲所惑云云。眞說經家一野狐也，爲驚詫不已。

戊戌四月初七日。上命臣索康有爲所進書，令再寫一分遞進。臣對：『與康不往來。』上問：『何也？』對：『以此人居心叵測。』曰：『前此何以不說？』對：『臣近見其所著孔子改制考知之。』

四月初八日。上又問康書，臣對如昨，上發怒詰責，臣對傳總署令進，上不允，必欲臣詣張蔭桓傳知。臣曰：張某日日進見，何不面諭，上仍不允，退乃傳知張君，張正在園寓也。

己亥十一月二十一日。新聞報紀十八日諭旨，嚴拏康梁二逆，並及康逆爲翁同龢極薦。有其才百倍於臣之語。伏讀悚惕。竊念康逆進身之日，已微臣去國之後，且

屢陳此人居心叵測，臣不敢與往來。上索其書，至再至三，卒傳旨由張蔭桓轉索，送至軍機處，同僚公封遞上，不知書中所言何如也？厥後臣若在列，必不任此逆猖狂至此，而轉以此獲罪，惟有自艾而已。

# 十一 八國聯軍

## 庚子國變記

羅惇融

亡友湘鄉李希聖亦元，庚子在圍城中，所爲日記極詳雅，以觸犯多，不肯示人。有竊錄之者，託名日人小山重信著，稱庚子傳信錄，付印，較原著不及十之四五。壬子夏，余爲朝野僉載，輯庚子拳變事，乃取而聯貫之，成傳記體，傳以所聞，又十之二三焉。原錄至兩宮出都止，西狩以後，則以余所聞足成之，刊北京新中華報中。今任公先生欲取以入庸言報，乃復刪繁補漏，更付手民。十一月初一日著者志。

『義和拳』起嘉慶時，民間私相傳習，其時禁令嚴切，犯者凌遲死，燕齊之間，猶有秘傳其術者。光緒庚子，毓賢爲山東巡撫，民間傳習『義和拳』以扶淸滅洋爲幟。時各省多鬧敎案，外人逼我甚，民情益憤，聞滅洋說，爭鼓吹之。『義和拳』自山東蔓延及於直隸，聚衆稱『義和團』，遂圍淶水縣令祝芾請兵，直隸總督裕祿遣楊

福同勸之，福同敗死。『義和團』進攻涿州，知州龔蔭培告急，順天府何乃瑩格不行，以蔭培召變免其官。慈禧太后以戊戌政變，康有為逝，英人庇之，大恨。己亥冬，端王載漪謀廢立，先立載漪之子溥儁為大阿哥，天下震動，東南士氣激昂，經元善連名上書至千數人，太后大怒，逮元善，元善走入澳門，屢索不與；載漪使人諷各國公使入賀，各公使不聽，有違言，載漪憤甚，日夜謀報復。會『義和團』起，以滅洋為幟，載漪大喜，乃言諸太后，力言義民起，國家之福，遂命刑部尚書趙舒翹，大學士剛毅，及乃瑩，先後往，道之入京師，至者數萬人。『義和拳』謂鐵路電線皆洋人所藉以禍中國，遂焚鐵路，燬電線，凡家藏洋書洋圖皆號二毛子，捕得必殺之。城中為壇場殆偏，大寺觀皆設大壇，其神曰洪鈞老祖，梨山聖母。謂神來皆以夜，每薄暮，什百成羣，呼嘯周衢，令居民皆燒香，無敢違者。香煙蔽城，結為黑霧，入夜則通城慘慘，有鬼氣。神降時，距躍類巫覡，自謂能祝槍礮不然，又能入空中指畫，則火起，刀槊不能傷。出則命市人向東南拜，都人崇拜極虔，有非笑者，則僇辱及之。僕隸廝圉皆入『義和團』，主人不敢慢，或更藉其保護，稍有識者，皆結舌自全，無有敢訟言其謬者矣。

『義和團』既徧京師，朝貴崇奉者十之七八。大學士徐桐、尙書崇綺等，信仰尤篤。『義和團』既藉仇敎爲名，指光緖帝爲敎主，蓋指戊戌變法，效法外洋，爲帝之大罪也。太后與端王載漪，挾以爲重，欲實行廢立，匪黨日往來宮中。匪黨揚言欲得一龍二虎頭，一龍指帝，二虎指慶親王奕劻及李鴻章也。奕劻時充總理衙門大臣，鴻章則時論所稱通番賣國者也。時各國公使均自危，俄使上書言：『他國將藉亂事圖不利於中國，俄與中國親睦二百餘年，義當告。』總署得書不敢上，俄使欲請入見不許。五月，以啟秀、溥興、那桐入總理衙門，以載漪爲總理。日本書記杉山彬出永定門，董福祥遣兵殺之，裂其尸於道。拳匪於右安門焚敎民居，無老幼男女皆殺之。繼焚順治門內敎堂，城門晝閉，京師大亂。有旨：『義和團』作亂當勦，而匪勢愈熾。正陽門外商場爲京師最繁盛處，拳匪縱火焚四千餘家，數百年精華盡矣，火延城闕，三日不滅。時方稱拳匪爲義民，莫敢捕治之。載漪等昌言以兵圍攻使館，盡殲之。太后召大學士六部九卿議，諸臣相顧逡巡，莫敢先發。吏部侍郎許景澄首言：『中國與外國結約數十年，民敎相仇之事，無歲無之，然不過賠償而止。惟攻殺外國使

臣，必召各國之兵，合而謀我，何以禦之？主攻使館者，將置宗社生靈於何地？』太常寺卿袁昶，力言：『拳匪不可恃，外釁必不可開，殺使臣，悖公法。』聲振殿瓦。太后怒目視之。太常寺少卿張亨嘉，力言拳匪宜剿，亨嘉語雜閩音，太后未盡晰，姑置之。倉場侍郎長萃在亨嘉後，大言曰：『此義民也，臣自通州來，通州無義民不保矣。』載漪載濂均言長萃言善，人心可不失。帝曰：『人心何足恃，徒滋亂耳。士夫喜談兵，朝鮮一役，朝議爭主戰，卒至大挫，今諸國之強，十倍日本，若偏啟釁，必無倖全。』載漪言：『董福祥善戰，勦回大著勞績，夷虜不足僇也。』帝曰：『福祥驕而難馭，各國器利而兵精，非回部之比。』帝自戊戌幽閉後，每見臣工，恆循例三兩言而止，絕不言政事，是日獨峻切言之，蓋知啟釁必足以亡國也。侍講朱祖謀班在後，力言福祥無賴，萬不可用。太后厲聲言『汝云董福祥不可用，誰其可者？』祖謀言：『若必命將，則袁世凱可，匪拳亂民，必不可用。』載漪叱之。載漪語狂恣，帝默然而止，廷臣皆出。載漪剛毅合疏言義民可恃，其術甚神，雪恥強中國，在此一舉。聞者太息，然畏禍莫敢言也。是日遣那桐許景澄往楊村，說敵兵令無入，遇拳匪刼之，景澄幾死。洋兵援使

館者，以兵少不敢進，至落岱而還。太后復召見大學士六部九卿議，太后曰：『皇上意在和，不欲與夷戰，爾等可分別爲上言。』帝曰：『我國積弱至此，兵不足戰，用亂民以僥倖求勝，庸足恃乎？』載漪曰：『義民攄忠憤以衞國家，不因而用之以雪國耻，乃目爲亂民而誅之，人心失，將不可以爲國。』帝曰：『亂民皆烏合耳，各國兵利，亂民豈足當之？奈何以民命爲戲？』太后慮載漪辨窮，戶部尚書立山，爲內務府大臣，最得太后歡，思得立山以助載漪，乃問立山：『汝言如何？』立山曰：『拳民雖無他，然其術多不效。』載漪憤然曰：『用其心耳，奚問術乎？立山必與夷通，乃敢廷辨，請以立山退夷兵，夷必聽。』立山曰：『首言戰者載漪也，漪當行，臣主和，又素不習夷事，不足任。』載漪詆立山漢奸，太后兩解之，乃命兵部尚書徐用儀，內閣學士聯元，及立山至使館，告勿調外兵來，兵來則決裂矣。次日復開御前會議，載漪請圍攻使館，殺使臣，太后許之。聯元力言不可，倘使臣不保，他日洋兵入城，雞犬皆盡矣。載漪怒，斥聯元方自使館還，懷貳心，罪當誅。太后大怒，立命斬聯元，左右力救之而止。大學士王文韶言：『中國自甲午以後，財盡兵單，今偏與各國啟釁，衆寡强弱，顯然

不倖，將何以善其後，願太后三思』。太后大怒而起，以手擊案罵之曰：『爾所言吾皆熟聞之，爾為夷人進言耶？』帝持許景澄手而泣曰：『一人死不足惜，如天下何？』太后陽慰解之。景澄牽帝衣而哭，太后怒叱之曰『許景澄無禮。』既罷朝，太后已決意主戰，載漪、載勳、載濂、剛毅、徐桐、崇綺、啟秀、趙舒翹、徐承煜、王培佑又力贊之，遂下詔褒拳匪為義民，給內帑十萬兩。載漪於邸中設壇，晨夕虔拜，太后亦祠之禁中。城中焚劫，火光蔽天，日夜不息，車夫小工棄業從之，近邑無賴紛趨都下，數十萬人，橫行都市，夙所不快，指為教民，全家皆盡，死者十數萬人。殺人刀矛並下，支體分裂，被害之家，嬰兒未匝月亦斃之，慘無人理。京官紛紛挈眷逃，道梗則走匿僻鄉，往往遇劫，屢瀕於險，或遇壇而拜求保護，則亦脫險也。太后召見其大師兄，慰勞有加，士大夫之諂諛干進者，爭以拳匪為奇貨。知府曾廉、編修王龍文，獻三策，乞載漪代奏：『攻交民巷，盡殺使臣，上策也；廢舊約，令夷人就我範圍，中策也；若始戰終和，與銜璧輿櫬何異。』載漪得書大喜曰，此公論也。御史徐道焜奏言：洪鈞老祖已命五龍守大沽，夷船當盡沒。御史陳嘉言，自云得關壯繆帛書，言夷當自滅。編修蕭榮爵，言

夷狄無君父二千餘年，天將假手義民盡滅之，時不可失。曾廉，王龍文，彭清藜，御史劉家模先後上書，義民所至，秋毫無犯，宜詔令按戶搜殺，以絕亂源。郎中左紹佐請僇郭嵩燾丁日昌之尸以謝天下。主事萬秉鑑，謂曾國藩辦天津教案，所殺十六人，請議卹。主義民者恒十九湘人也。侍郎長麟，前以附於帝爲太后罷斥，久廢於家，至是請率義民當前敵，太后棄前憾而用之。當時上書言神怪者以百數，王公邸第，百司廨署，拳匪皆設壇，謂之保護。士夫思避禍，或思媚載漪者，亦恒設壇於家，晨夕禮拜焉。當僞詔命各省焚教堂殺教民，諸疆臣皆失措，李鴻章久廢居京師，方起爲粵督，乃各電商鴻章，請所向，鴻章毅然復電曰：『此亂命也，粵不奉詔。』各省乃決劃保東南之策，鴻章領銜，偕江督劉坤一，鄂督張之洞，川督奎俊，閩督許應騤，福州將軍善聯，巡視長江李秉衡，蘇撫鹿傳霖，皖撫王之春，鄂撫于蔭霖，湘撫俞廉三，粵撫德壽，合奏言亂民不可用，邪術不可信，兵釁不可開，言至痛切；東撫袁世凱亦極言朝廷縱亂民至舉國以聽之，譬若奉驕子，禍不忍言矣；皆不省。義和拳既縱橫都下，因派載勳剛毅爲總統，比於官軍，然拳匪專殺自如，載勳剛毅不敢問。都統慶恒一

家十三口，皆死，載漪素暱慶恆，不能庇也。尚書立山不附載漪，侍郎胡燏芬，學士黃思永，通永道沈能虎，皆以談洋務著稱，拳匪皆欲殺之，燏芬逃，沈能虎以賄免，立山思永並下獄，指爲通夷。編修杜本崇，檢討洪汝源，主事楊芾，皆指爲敎民，被傷幾死。太后諭各國使臣入總理衙門議，德使克林德先行，載漪令所部虎神營伺於道，殺之，後至者皆折回，徐桐崇綺聞之大喜，謂夷酋誅，中國强矣。太后旋命董福祥及武衛中軍攻交民巷，砲聲日夜不絕，拳匪助之，披髮禹步，升屋而號者數萬人，聲動天地，洋兵僅四百，董福祥所部萬人，攻月餘不能下，武衛軍死者千人。董軍武衛軍，與拳匪混合，恣意刦掠，貝子溥倫，大學士孫家鼐，徐桐，尚書陳學棻，閣學貽穀，副都御史曾廣鑾，太常張邦瑞，皆被掠，僅以身免。徐桐貽穀，皆附和拳匪，亦不免也。溥倫等爭告榮祿，祿榮不能制，民居市廛，數里焚掠一空，獨東交民巷使館，以塞門德士爲垣，嚴拒守，不能破也。尙書啓秀奏言：『使臣不除，必爲後患，五台僧普濟，有神兵十萬，請召之會殲逆夷。』曾廉，王龍文，請用決水灌城之法，引玉泉山水灌使館，必盡淹斃之。御史彭述，謂義和拳咒礮不然，其術至神，無畏夷兵。太后亦欲用山東僧普

法，余蠻子，周漢，三人者，王龍文上書所謂三賢也。曾法本妖僧，余蠻子以攻剽爲盜魁，至盡發蜀中兵，乃捕得之，周漢則狂夫也。朱祖謀請勿攻使館，言甚痛切，不報。曾廉聞之曰，祖謀可斬也，載漪亦欲殺祖謀，未發，及城破而免。御史蔣式芬，請戮李鴻章，張之洞，劉坤一，以其貳於夷，不奉朝命也。載漪爲匪黨論功，封武功爵者數十人，賞賚無虛日。載漪每出，扈從數百騎，擬於乘輿，出入大淸門，呵斥公卿，無敢較者。五月二十五日下詔宣戰，軍機章京連文冲筆也。詔曰：「我朝二百數十年，深仁厚澤，凡遠人來中國者，列祖列宗，罔不待以懷柔。迨道光咸豐年間，俯准彼等互市，並乞在我國傳教，朝廷以其勸人爲善，勉允所請。初亦就我範圍，詎三十年來，恃我國仁厚，一意拊循，乃益肆梟張，欺凌我國家，侵犯我土地，蹂躪我人民，勒索我財物，朝廷稍加遷就，彼等負其凶橫，日甚一日，無所不至，小則欺壓平民，大則侮慢神聖。我國赤子，仇怒鬱結，人人欲得而甘心，此義勇焚燒教堂，屠殺教民所由來也。朝廷仍不開釁，如前保護者，恐傷我人民耳。故再降旨申禁，保衛使館，加䘏教民，故前日有拳民教民，皆我赤子之諭，原爲民教解釋宿嫌。朝廷柔服遠人，至矣盡矣。乃彼等不知

感激，反肆要挾，昨日復公然有杜士立照會，令我退出大沽口礮臺，歸彼看管，否則以力襲取。危詞恫喝，意在肆其猖獗，震動畿輔。平日交鄰之道，我未嘗失禮於彼，彼自稱教化之國，乃無禮橫行，專恃兵堅器利，自取決裂如此乎？朕臨御將三十年，待百姓如子孫，百姓亦戴朕如天帝，況慈聖中興宇宙，恩德所被，浹髓淪肌，祖宗憑依，神祇感格，人人忠憤，曠代所無。朕今涕淚以告先廟，慷慨以誓師徒，與其苟且圖存，貽羞萬古，孰若大張撻伐，一決雌雄？連日召見大小臣工，詢謀僉同，近畿及山東等省，義兵同日不期而集者不下數十萬人，至於五尺童子，亦能執干戈以衞社稷。彼尙詐謀，我恃天理，彼憑悍力，我恃人心，無論我國忠信甲冑，禮義干櫓，人人敢死，卽土地廣有二十餘省，人民多至四百餘兆，何難翦彼兇燄，張國之威？其有同仇敵愾，陷陣衝鋒，抑或仗義捐貲，助益餉項，朝廷不惜破格懋賞，獎勵忠勳；苟其自外生成，臨陣退縮，甘心從逆，竟作漢奸，卽刻嚴誅，決無寬貸。爾普天臣庶，其各懷忠義之心，共洩神人之憤，朕有厚望焉。』詔書以外人索大沽口爲詞，而大沽口已先於二十一日失守矣。敵兵之攻大沽也，提督羅榮光守礮台，礮傷英兵艦一，俄而兵大至，榮

光走，臺遂陷。榮光至天津仰藥死，而直隸總督裕祿，謬報大捷，太后及載漪皆喜，發帑金十萬兩犒將卒，京朝士大夫附拳黨者皆喜，謂洋人不足平也。時有詔徵兵，羽書絡繹，海內騷然，以載漪，徐桐，崇綺，奕劻主兵事，軍府專恣，所請無不從，奕劻心知其誤，枝梧其間，不敢發一言。徐桐以道學自任，每朝奏事，太后輒改容禮之，自戊戌以後，大事皆決於桐，然康有爲盛時，桐亦不敢言也。詔遣倉場侍郎劉恩溥至天津，招集拳匪，直督裕祿亦極言拳民敢戰，夷甚畏焉。拳匪驅童稚爲前敵，直犯敵軍，排槍起，恆斃數百人。初直隸提督聶士成奉命勦拳匪，有所誅鋤，既而朝議大變，直督又袒拳匪，深恚士成，朝旨嚴責士成勦夷，時論又多所責讓，士成憤懣無所洩，乃連戰八里台，陷陣而死，任李鴻章爲直隸總督，鴻章自粵行，留於滬。以廷雍爲直隸布政使，廷杰罷，以廷杰不主義民故也。聶士成既死，馬玉崑代統其衆，攻紫竹林，死者三千人，天津陷，裕祿走北倉，從者皆失，欲草奏無所得紙而罷，久之乃上聞，京師大震。彭述曰：『此漢奸張夷勢以相恫喝也，姜桂題殺夷兵萬餘，夷方窮蹙，行乞和矣，』時桂題方在山東，未至天津也。崇綺授戶部尚書。崇綺以穆后父貴，封公爵，穆后

既殉穆宗，崇綺卽乞病免，及光緒己亥，爲穆宗立嗣，將圖廢帝而代以大阿哥溥儁，乃起崇綺於家，使傅溥儁，若太子太傅也。崇綺再出，與徐桐比而言廢立，得太后歡，恩眷與桐等。六月二十二日，有旨保護教士，及各國商民，殺杉山彬克林德者議抵罪，大學士榮祿意也，王文韶附之，載漪大怒，不肯視事，太后强起之。董福祥之攻使館也，太后問幾日可克，福祥曰：『五日必殲之。』既而言不驗，提督余虎恩與福祥論事榮祿前，語侵之，福祥怒，欲殺虎恩，榮祿以身翼蔽之，乃免。李秉衡至自江南，太后大喜，召見甯壽宮，語移日，秉衡力主戰，且言義民可用，當以兵法部勒之。太后詰與李鴻章等公奏何以主和？秉衡言：『此張之洞入臣名耳，臣不與知也。』太后聞天津敗，方旁皇，得秉衡言，乃決戰，遂命總統張春發陳澤霖萬本華夏辛酉四軍。七月初四日，殺許景澄袁昶，秉衡有力焉，天下寃之。刑部侍郎徐承煜監斬，色甚喜。徐桐曰：『是死且有餘罪。』王龍文曰：『可以懲漢奸，令後無妄言者。』拳匪攻交民巷西什庫教堂，既屢有殺傷，教民亦結寨自衛，拳匪不得逞，乃日於城外掠村民，謂之教民，以送載勳，載勳請旨交刑部斬於市，前後死者男女百餘人，號呼就戮，皆不

知何以至此也。既而北倉失，裕祿自戕死，聯軍方佔天津，晝地而守，兵久不出，一夕大至，攻北倉，玉崑力戰三晝夜，大敗至楊村，不復能軍，榮祿以聞，太后泣問計於左右，以新誅袁許，無敢言者。洋兵既將逼京師，乃變計欲議和，以李鴻章爲全權大臣，停攻使館，使總理衙門章京文瑞齎西瓜問饋之，以桂春陳夔龍送使臣至天津，使臣不肯行，覆書詞甚慢，彭述請俟其出，張旗爲疑兵，數百里皆滿，可以怵夷，聞者笑之。是日李秉衡出視師，請義和拳三千人以從，秉衡親拜其大師兄，各持引魂旛，混天大旗，雷火扇，陰陽瓶，九連環，如意鉤，火牌，飛劍，擁秉衡而行，謂之八寶。北人思想，多源於戲劇，北劇最重神權，每日必演一神劇，封神傳，西遊記，其最有力者也。故拳匪神壇所奉梨山聖母，孫悟空等，皆劇中常見者，愚民迷信神權，演此劫運，蓄醞釀百年以來矣。及戰，張春發萬本華敗於河西塢，死者十之五六，潞水爲之不流，御史王廷相走渡河，溺死。廷相故與曾廉王龍文張季煜從秉衡軍，廷相詔附拳匪，載漪剛毅聯名之疏，廷相屬草焉。陳澤霖自武淸移營，聞礮聲，全軍皆潰，秉衡走通州，載漪請斬榮祿王文韶，太后未許。載漪復令董福祥余虎恩急攻使館，武衞軍，虎神營，

神機營諸軍，皆會誓必破之以洩憤，無何通州陷，李秉衡死之，是日殺徐用儀，立山，聯元，仍以徐承煜監斬，用儀尸橫道二日，無收之者。旬日之內，連殺五大臣，詔書皆曰通夷，又欲殺奕劻榮祿王文韶廖壽恒那桐，會城破而免。載漪謀弒帝，御醫姚寶生洩之，乃下寶生獄，欲殺之以滅口。城破，與龔照璵徐致靖，何隆簡，黃思永，席慶雲，皆逸出。是日太后聞秉衡軍敗而哭，顧廷臣曰：『余母子無所賴，甯不能相救耶？』廷臣相顧皆莫對。議遣王文韶趙舒翹至使館，文韶以老辭，舒翹曰：『臣資望淺，不如文韶，且拙於口，不能力爭。』榮祿曰：『不如與書覘其意。』乃遣總理章京舒文持書往，書達使館，約明日遣大臣來，以午相見，及期皆不敢出。時方攻使館，舒文至，董福祥欲殺之，稱有詔乃免。敵兵自通州至，董福祥戰於廣渠門，大敗，時日暮北風急，礮聲震天，風雨暴至，乃休戰。七月二十日黎明，北京城破，敵兵自廣渠朝陽東便三門入，禁軍皆潰，董福祥走出彰儀門，縱兵大掠而西，輜重相屬於道。彭述方徧諭五城，謂我軍大捷，夷兵已退天津矣。及城破，印度兵屯於道，都人尙謂回部救兵來也。是日百官無入朝者，徐會澧授工部尙書，謝恩至神武門，聞哭聲，宮中人紛紛竄

出，知城破，乃走還。二十一日，天未明，太后青衣徒步泣而出，帝及后皆單袷從，至西華門外，乘騾車，從者載漪、溥儁、載勳、載瀾、剛毅等，妃主宮人，皆委之以去。珍妃帝所最寵，而太后惡之，既不及從駕，乃投井死。宮人自裁者無數，或走出安定門，道遇潰兵，被劫多散。王公士民四出逃竄，城中火起，一夕數驚，滿洲婦女懼夷兵見辱，自裁者相藉也。京師盛時，居民殆三百萬，自拳匪暴軍之亂，劫盜乘之，所過一空，無免者，坊市蕭條，狐狸晝出，向之摩肩擊轂者，如行墟墓間矣。是日駕出西直門，馬玉崑以兵從，暮至貫市，帝及太后不食已一日矣，民或獻麥豆，至以手掬食之，須臾而盡。時天漸寒，求臥具不得，村婦以布被進，濯猶未乾也。岑春煊為甘肅布政使，率兵來勤王，奉命往察哈爾防俄，至於昌平，入謁，太后對之泣。貫市李氏者，富商也，以保標為業，北道行旅均藉之，從取千金，帝及太后乃易騾轎而行。太后倉皇出走，驚悸殊甚，得春煊，心稍安。春煊勤護從，一夕宿破廟，春煊纓刀立廟門外徹夜。太后夢中忽驚呼春煊，則朗應曰：『臣春煊在此保駕。』春煊於危難之中竭誠扈從，以達西安。太后深感之，泣謂春煊：『若得復國，必無敢忘德也。』次日行至岔道，延慶州知州秦

奎良進食從者不能徧，奎良懼，太后慰遣之。太后易秦奎良轎行，暮至懷來，縣令吳永供張甚備，左右皆有餽遺，塞外已嚴寒，而太后方御葛衣，永進衣裘，太后大喜，立擢永通永道。王文韶與其子追駕出西直門，及於懷來，乃入見，太后垂涕勞之，趙舒翹亦至。帝及后至沙城，乃易轎行，車駕至太原，總兵何金鼇率兵迎駕，駐於太原。時聯軍入都，各國劃界分屯軍隊，美日兩國兵均嚴守紀律，不擾居民。德軍憤使臣之被害，其出師時，德皇誓於軍，謂破都城時當以入野蠻國之法待之，故德兵淫掠殊甚，其他國軍隊，亦略同焉。聯軍既佔北京，分兵追駕至保定而還。太后聞洋兵將追至，甚皇懼，江蘇巡撫鹿傳霖以勤王兵至，及於太原，入謁，言太原不可居，西安險固，僻在西陲，洋兵不易至，乃定入陝之策。至於西安，陝西布政司端方署巡撫，迎駕，設行在政府於撫署，授岑春煊陝西巡撫，榮祿至於行在，命長樞垣，載漪剛毅輩，不敢言國事矣。聯軍舉德大將瓦德西爲統帥，入居儀鸞殿，整隊入宮，見穆宗瑜妃，猶致敬禮，殿宇器物，戒勿毀掠，逮回鑾時，尙無恙也。城內外居民，則恣意搜括，廟觀曾設拳匪壇者，則焚之。拳匪亂時，積屍於道，聯軍則驅華人負屍出城，有達官貴族，被驅

遺負屍，不順則鞭之，其掠人筐篋，則奪大車載之行，牲口不足，則執華人於道以代騾馬。陳璧方官御史，亦被執，使負縴焉。侍郎李昭煒所居，有小童擲石傷洋兵，則入執昭煒至營，痛撻之，復驅出，暈墮於玉河橋下，于式枚方居賢良寺，趨救始獲甦。聯軍以非李鴻章來不能言和，乃命鴻章與奕劻同爲議和全權大臣至於京師，奕劻一以讓鴻章，不敢置一詞。聯軍索罪魁，載漪，載勳，載瀾，剛毅，趙舒翹等數十人，鴻章屢與辯護，瓦德西曰：『吾等所列罪魁，皆其從者，爲全中國體面，其首罪名，尚未提出也，此而不允，則吾將索其爲首者，』其意蓋指太后也。鴻章亟以電告，乃允以載勳等賜死，而特原載漪配新疆，并黜溥儁大阿哥，使出宮焉。鴻章與各國磋議，已歷數月，心力交瘁，行在政府屢傳電諭授意駁辨，鴻章謂樞臣不明敵情，徒亂意，閱竟旋毀之，幕僚不及見也。鄂督張之洞亦迭電干議。鴻章笑曰：『張某作官數十年，猶書生也，』之洞深恨之。各國持之堅，久未定議，而鴻章積勞病深，不起，瀕危，猶口授計畫，秩然不紊，各國聞鴻章逝，皆感愴，乃悉如鴻章議，卒簽約，而鴻章不及見矣。先逝一日，口授于式枚草遺疏，保今總統袁公繼直督任，謂：『環顧宇內人才無出袁

世凱右者。』并力請回鑾，保外人無他，電達行在，太后及帝哭失聲，輟朝，立授袁公直督。既定約交還北京，太后尚未敢還都，王公大臣既漸趨行在，其留京者，合辭請回鑾，疆臣復連名力請，乃下詔還都。命都御史張百熙爲蹕路大臣，先馳還，逮蹕路成，車駕發於西安，改岑春煊山西巡撫，而以端方爲陝西巡撫。至于保定，謁西陵，乃還京師。初太后藏金宮中，闢達三千餘萬，聯軍護存之，及還宮，金無恙，太后則大喜。自經巨變後，羣臣爭言新政，乃開經濟特科，詔天下辦學，命張百熙爲學務大臣，改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爲外務部，以瞿鴻機爲尚書，新政漸繁興焉。當在行在時，下詔罪己，榮祿幕客樊增祥筆也。太后每見臣工，恆涕泣引咎，臣下請行新政，多所采納，及還都，中外漸安輯，漸益奢恣，大脩頤和園，窮極奢麗，日費四萬金，歌舞無休日，已忘喪亂矣。惟惕於外人之威，凡所要求，曲意徇之，各國公使夫人得不時入宮歡會，問與內政，日本內田公使夫人解華語，尤濃洽。內監李蓮英最用事，與白雲觀高道士拜盟，而華俄銀行理事璞科第交高道士厚，因緣結於蓮英，多所密議，外交尤有力焉。帝既久失愛於太后，當逃亂及在西安時，尚時詢帝意，回鑾後，乃漸惡如前，公

使夫人入宮有欲見帝者，召帝至，但侍立不得發一言，帝不得問朝政，例摺則自批之，蓋借庸闇以圖自全也。

# 拳變餘聞

羅惇曧

余既爲庚子國變記，復搜集記載，及連年旅京津所聞較確者，錄爲拳變餘聞，興至卽書，不復次其先後，視國變記尤詳盡矣。惇曧志。

甲午中日之戰，津郡驚擾，官民遷徙；時適北鄉挖支河，獲殘碑一，字漫漶，惟二十字可讀。文曰：『這苦不算苦，二四加一五，紅燈照滿街，那時纔算苦。』類讖語，輿莫能明也。及曹州匪起，今總統袁公方撫山東，獲匪首朱紅燈戮之，時謂應紅燈之讖，然津郡尙無擾也。庚子四五月間，忽傳有『紅燈照』者，皆十餘齡幼女，紅衣袴，挽雙丫髻，稍長者盤高髻，左手持紅燈，右手持紅巾及朱色摺疊扇，扇股皆朱髹。始老孀設壇授法，集閨女數十輩，環侍受法，四十九日，術成，稱大師姐，轉教他女，術成，持扇自扇，漸起漸高，上躡雲際，擲燈下，其從嫗拾繳壇內，女身植立空際，漸化爲明星，較星差大，其光晶晶，或上或下，或近或遠，或攢聚如聯珠，或迤邐如貫魚，津民狂走聚觀，僉云目覩，有終夜升屋而瞭者。女子自言能於空中擲火焚西人之居，呼風助火，焚無餘，津民深信之。入夜，家家懸紅燈，迎『紅燈照』仙姑也。城內外列炬高

懸，若萬星之齊耀，爭傳拳隊所至，紅燈隨之，每焚洋樓，皆言仙姑擲火也。又有『沙鍋照』者，以饗神團人挾一鍋，遇拳民戰時，析薪淅米，炊飯饗之，沙鍋僅如巨鉢，自言飯百人不盡。此團皆乞丐也，沿門索米濟軍，無敢拒者。五月中，有黃蓮聖母，乘舟泊北門外，船四周皆裹紅綢，有三仙姑，九仙姑，同居舟中，自言能療疾，拳匪傷者舁舟傍，傅以香灰，數日而蛆出焉。直督裕祿迎入署，朝服九拜，弗為動；乃製黃旗兩桿，大書黃蓮聖母，鼓吹一部，送侯家後某神堂居焉。聖母坐神櫥中，垂黃幔，香燭清供，萬衆禮拜，城陷逃去。拳匪散為盜，刼聖母於舟中，審為聖母也，縛而獻諸都統衙門，獲重賞。一仙姑投水死，一仙姑與聖母同被執，皆僇之。或云，西人載之游歐洲，而『紅燈照』皆復其居，大半為娼焉。

『義和拳』稱神拳，以降神召衆，號令皆神語。傳習時，令伏地焚符，誦咒，令堅合上下齒，從鼻呼吸，俄而口吐白沫，呼曰神降矣，則躍起操刃而舞，力竭乃止。其神則唐僧，悟空，八戒，沙僧，黃飛虎，黃三太。庚子四五月間，津民傳習殆徧，有關帝降壇文，觀音託夢詞，濟顛醉後示，皆言滅洋人。忽傳玉帝敕命關帝為先鋒，灌口二郎神

為合，後增財神督糧，趙子龍，馬孟起，黃漢升，尉遲敬德，秦叔寶，楊繼業，李存孝，常遇春，胡大海，皆來會師。其所依据，則西遊記，封神傳，三國演義，綠牡丹，七俠五義，諸小說，北中所常演之劇也。洋人教士教民，分『大毛子』『二毛子』『三毛子』，遇之殺無赦。禮神以頂著地，叩首三十六。練術，有渾功，清功；渾功百日，清功四百日，渾功避槍礮，清功能飛昇，然習者利速成，多渾功也。臨陣佩小黃紙畫像，有首無足，銳指，頭四周有光，耳際腰間，作狗牙詰屈狀，不名何神，心以下書一行，文曰：『雲涼佛前心，玄火神後心。』誦咒曰：『左青龍，右白虎，雲涼佛前心，玄火神後心，先請天王將，後請黑煞神。』誦此祝槍礮不然，誦聲未絕中彈斃。其焚教堂，大師兄率衆握刀來，轉向東南跪伏，突立起呼殺，其聲動天，大師兄焚香擲堂中，俄而燄發矣。有張天師擁衆橫殺，俄別出一張天師，不相下，時互鬥，後其一誑鉅金遁，其一仍專橫，大師兄曹福田至，獲天師，斬之。

『義和拳』源於『八卦教，』起於山東堂邑縣，舊名『義和會，』東撫捕之急，潛入直隸河間府景州獻縣，乾字拳先發，坎字繼之。坎字拳蔓延於滄州靜海間，

白溝河之張德成爲之魁，設壇於靜海屬之獨流鎭，稱天下第一壇，遂爲天津之禍。乾字拳由景州蔓延於深州冀州而淶水而定興固安以入京師。天津北京，拳匪本分二系，皆出於『義和會』，其後皆稱『義和團』。坎字拳爲林清之餘孽，乾字拳爲離卦敎部生文之餘孽，故皆尙紅，其後有黃色一派，則乾字拳所創也。坎字乾字，授法各殊：坎字拳傳習時，令焚香叩拜後植立而仆，仆而起，跳躍持械而舞；乾字拳則令閉口伏地，少時白沫滿口，則呼曰神降矣，亦起躍持械而舞。又有震字，則山東王中之遺孽，中於乾隆間被戮。坤字拳不詳所自，震字拳見諸永定河南岸，坤字拳見諸京西，從者蓋鮮；惟坎字乾字最勢大矣，乃分擾於京津。京師從授法者，敎師附其耳咒之，詞曰：『請請志心歸命禮，奉請龍王三太子，馬朝師，馬繼朝師，天光老師，地光老師，日光老師，月光老師，長棍老師，短棍老師。』要請神仙某隨意呼一古人，則孫悟空，猪八戒，楊香，武松，黃天霸等也。又一咒云：『快馬一鞭，西山老君，一指天門動，一指地門開，要學武藝請仙師來。』一咒云：『天靈靈，地靈靈，奉請祖師來顯靈，一請唐僧猪八戒，二請沙僧孫悟空，三請二郎來顯聖，四請馬超黃漢升，五請濟

顚我佛祖，六請江湖柳樹精，七請飛標黃三太，八請前朝冷于冰，九請華陀來治病，十請托塔天王金吒木吒哪吒三太子，率領天上十萬神兵」。諸壇所供之神不一，如姜太公，諸葛武侯，趙子龍，梨山老母，西楚霸王，梅山七弟兄，九天玄女；又有供紀小唐者，則小說之年羹堯；最奇者爲山西祁相國，則祁文端也。大約祀神無規定，意中所欲奉，則祀之耳。自乾隆時高宗恆以小故殺人，詩詞戲劇，皆足殺身，供奉者乃雜取封神傳西遊記諸小說，點綴神權，以求絢爛而免禍也。浸淫百年，蒸爲民俗，愚民受戲劇之教育，馴至庚子，乃釀此巨變，豈得曰非人爲哉。

津郡拳匪，始於靜海屬之獨流鎭，稱天下第一壇，直督裕祿不之禁，漸延入郡城，張旗挾刃，游於市，轉相煽誘，旬日之間，壇林立。業冶鐵者，家家鑄刃，丁丁之聲，日夜相續，若鈴鐸之互答。官不敢禁挾械，但禁冶鐵，示甫下，匪紛集縣署，露刃逼官弛禁，不得已從之，冶鑪徧衢巷矣。匪誦言滅洋，租界戒嚴，敎堂尤汲汲。津保之間，迭燬電線，鐵路。五月，朝旨嚴勦拳匪，裕祿承端剛意，故縱之，匪燄益熾。敎士皆避居租界，官臨視各敎堂，加鑰焉，匪猶揚言敎堂藏地雷火藥，定期轟燬津城。鼓樓東敎堂洋

樓特高，夜半忽傳中有火光，游民漸聚漸衆，匪率衆焚之，燼焉。破獄出獄囚，洋貨店及藏洋書器者，皆焚燬之。禁民間著白衣，謂其近洋派也。以河東民居鄰租界，謂藏奸細，焚殆盡。令民家焚香供淸水一盂，饅首五枚，靑銅錢數枚，家置一秫稭，粘紅紙供五日，持以揮敵，首自落。匪紛集督轅求槍礮，裕祿命赴軍械所自擇焉，盡攫以去。又令居民喊大得勝以助威。有閉火門神咒，徧張通衢，其詞曰：『北方洞門開，洞中請出鐵佛來，鐵佛坐在鐵蓮臺，鐵盔鐵甲鐵壁寨，閉住礮火不能來。』旣而洋兵槍彈屢及，神咒不驗。又令居民焚香叩首時，以拇指掐中指，男左女右，力掐不放，曰避火訣也。已而又不驗。匪揚言海口起沙，橫亙百里外，阻夷船，閩中海乾神師爲之也。旣而一僧來，自稱海乾，衆虔奉之，着黃緞服，手念珠，持禪杖，受衆供養，城陷後，不知所終。復有一道士來謁大府，自號天滅，謂天滅洋人也。官吏恭送入壇，團匪與語不合，斬之，懸首西門，曰：『此僞天滅也。』匪刼掠無虛日，富戶一空，及城陷，匪首張德成挾重貲遁。日本兵先至，津民大書大日本順民，或揭諸門，或纏諸臂，以求保護，拳民一時絕迹焉。

拳匪之禍，成於匪首張德成曹福田，皆直督裕祿所曾奏保也。德成白溝河人，業操舟，往來玉河西河間。時『義和拳』已傳至靜海縣之獨流鎮，有童數輩，方習拳，德成睨之而笑，衆詰之，德成曰：『此僞神拳也，』衆叩其術，德成乃取一秫稭以黃紙擲地上，令衆拾之，壯夫數人不能舉，羣大驚，羅拜曰：『眞神師也，』擁之入巨宅，設壇焉，遠近拳匪爭來附，遙受節制，德成居獨流，聲勢甚雄。曹福田爲天津拳匪之魁，其自署門牓曰：『署理靜津一帶義和神團』曹蓋以本任屬德成也。德成語其衆曰：『頃睡時，元神赴天津紫竹林，見洋人正剖婦女，以穢物塗樓上，爲壓神團法也。』他日又言元神赴敵，盜得洋礮機管，礮不得然矣。更率衆周行鎮外三匝，以杖畫地，曰：『此一周土城，一周鐵城，一周銅城，洋人卽來，無能越者。』五月，直隸四道員結伴夫津，舟過獨流，遇匪，將手刃之，皆叩首乞命，牽赴神壇，德成審爲大官，釋之，延坐，自衒其術，使達諸總督，請餉二十萬，自任滅洋，皆受命上書裕祿。裕祿乃馳檄召德成，不至，屢檄之，德成怒曰：『吾非官吏，何得以總督威嚴凌我耶？』裕祿謝過，命使以八人輿禮迎之。德成至，以敵體禮見，啓中門迎之入。次日，宴於節署，德成

忽若睡，呼之不應，俄欠伸起，袖出鐵礮機管數事，云元神出，新從敵中竊來者，敵礮皆廢矣，裕祿深敬之。德成恆出入節署，以耀其曹。裕祿表薦諸朝，稱其年力正强，志趣向上，復屢報戰功，賞頭品頂戴，花翎，黃馬褂，無何城陷，張匪挾鉅貲行，至王家口索鹽商王姓具供張，王以二人輿至，德成怒曰：『吾在津，制軍以八人輿迎我，猶不時至，汝乃如是褻神耶？』不得已，假關帝廟綠輿迎焉。既至，盛宴之，德成猶謂不能下箸，推席而起，王不能堪，村人憤甚，乃共謀刺之，共捕德成，餘匪盡逃。德成叩頭乞饒，衆曰：『試其能避刀劍否？』共斫之，成血糜焉。餘匪至白溝河後，推德成之弟張三，稱三師父，挾至獨流鎮，仍立天下第一壇，謂張三神力過德成十倍。聯軍已踞天津，將勦餘匪於諸村，村人共逐張三，餘匪乃四散焉。

曹福田天津靜海縣人，本游勇，嗜鴉片，無以自存，乘亂煽惑。初至津，登土城樓詢租界何處，土人言東南方，即伏地向東南叩首，良久起曰：『洋樓燬矣』，以東方烟起，萬衆悚然，蓋適河東民居被焚也。既入城，商民跪迎，福田坐馬上指揮令起立，曰：『無須跪也。』聞拳壇令闔郡持白齋，諭無須言『我亦飲酒食肉也。』聞洋貨

店多被燬，亦云：『無須，洋貨入中國久，商民何罪？』津民以是尤信奉之。福田室中懸神像，關帝，趙子龍，二郎神，周倉也。另供木主，曰聖上楊老師。福田整隊赴前敵，以洋鐵造鼓吹，大螺，紅旗大書曹字，側書扶清滅洋天神天將義和神團。福田騎馬，戴大墨晶眼鏡，口銜洋烟捲，長衣繫紅帶，緞靴，背負快槍，腰挾小洋槍，手持一秫稭，語路人往觀戰。至馬家口，謂前有地雷不可進，繞道歸。又令商民備蒲包麻繩，各數千，麻繩備縛洋人，蒲包蒙其首也。福田不敢與洋人戰，日列隊行周衢，遇武衛軍則縛而僇之，報聶士成落垡一戰之讎也。直督裕祿奏保賞頭品頂戴花翎黃馬褂，實虛保戰功也。紳商慮開戰則全城糜爛，力請於裕祿議和，裕祿令請命於福田，福田不可，曰：『吾奉玉帝勅命，率天兵天將，盡殲洋人，吾何敢悖勅命。』紳商哀之急，則怒，命殺之，羣哀請乃免。和議既阻，乃請別擇戰地，福田不可，曰：『若別擇地，當先以租界歸我。』張德成至，衆復哀請，德成許之，福田不可，衆以商民生命爲請，福田曰：『死者皆刼數中人，吾掃蕩洋人後，猶當痛戮不忠不孝不仁不義之人，完此刼數。』及馬玉崑兵敗，津城陷，福田易裝遁。冬間私至靜海境，衆呼捕之，鶩走。次年正月，潛

歸里，里人縛送之官，磔之於靜海縣。

拳匪之變，以聶提督士成死事最烈。士成安徽合肥人，爲淮軍宿將，髮捻諸役，及勦朝陽匪，皆有功。甲午中日之戰，據大高嶺，阻日兵，尤著名。葉志超逮後，士成代爲直隸提督，率武衞軍駐蘆台。庚子四月，拳匪毁保定鐵路，直督裕祿命副將楊福同，馳往鎭之，及易州，爲匪戕死，朝廷方議用拳匪，不賜䘏。匪焚黃村鐵路，聶軍一小隊馳至，突被拳匪迎擊，傷數十人。士成奉相機勦撫之命，軍至落垡，拳匪三千人，方燬郎坊鐵軌，士成諭禁不止，仍撲聶軍，士成命擊之，匪多死，乃大恨士成。匪黨訴諸朝，朝旨嚴責士成，裕祿命士成軍回蘆台，士成至津，遇拳匪於道，匪持刀奔馬首，士成避入督署，裕祿爲之緩頰乃止。時拳匪在津及二萬人，遇武衞軍，輒縛而戮之，士成不敢與抗。端王載漪剛毅等，深恨士成，思乘間除之。榮祿慮聶軍激變，馳書慰之，謂：『貴軍服制頗類西人，遂致尋釁，團民志在報國，願稍假借。』士成得書，慷慨復書曰：『拳匪害民，必貽禍國家，某爲直隸提督，境內有匪，不能勦，如職任何？若以勦匪受大戮，必不敢辭。』聶軍守楊村，遇洋兵屢戰，互有殺傷。洋兵以饟紬兵單折回，

裕祿張拳匪功，賞拳匪鉅萬，聶軍不與。旋奉命攻天津租界，血戰十餘次，租界幾不支，西人謂自與中國戰，無如聶軍悍者。拳匪恨士成甚，詆聶軍通夷，朝旨又嚴督之，士成憤甚，謂上不諒於朝廷，下見逼於拳匪，非一死無以自明，每戰必親陷陣。一日，戰方酣，拳匪擁入其家，縶其母妻女以去。士成聞報分軍追之。部下新練軍一營，多通拳匪，見聶軍追匪急，大呼聶軍反，齊開槍橫擊之。士成內外受敵，被數十槍，乃麾其軍還攻拳匪，自突戰於八里台，期死敵。麾下執轡挽之回，士成手刃之，將校知不可回，乃隨士成陷敵陣。士成中數彈，裂腸死，麾下奪屍歸，拳匪將戮其尸，洋兵追及，拳匪逃，乃免。裕祿以死事上，朝議賜卹，載漪、剛毅力阻，乃下詔責其誤國喪身，實堪痛恨，姑念前功，准予卹典。士成死三日而天津陷焉。

拳禍始於毓賢，成於載漪、剛毅，人所習聞，然最初實爲李秉衡。光緒乙未，秉衡撫山東，仇視西人，山東有大刀會，主仇西教，秉衡恒獎許之。丁酉十月，大刀會殺二教士，德人請褫秉衡職，不允，轉秉衡川督，德人憾不已，乃命開缺。德人堅謂不足蔽辜，卒革職去。毓賢以曹州府知府至臬司，秉衡所最親善也。及爲東撫，循秉衡之舊，

護大刀會尤至。己亥，剛毅入樞府，力薦秉衡，令查辦盛京案，歸卽命巡視長江水師。秉衡過武昌，語鄂督張之洞曰：『朝廷將痛除西人，公當默體此意。』毓賢旋授山西巡撫，語其屬曰『義和團魁首有二，其一鑑帥，其一我也。』庚子五月，匪勢大熾，東南督撫連名請勦匪，粵督李鴻章領銜，約秉衡署名，不得已從之。旋密奏請募兵北上，謂西兵專長水技，不善陸戰，引之深入，必盡殲之。朝命統兵北上，乃募湘勇十六營行，中途逃散，乃返南京，另率隊北上。比至京，而天津陷，孝欽后正憂悒無策，思與西軍言和，秉衡入對，力以退敵自任，后大喜，命統張春發，陳澤霖，萬本華，夏辛酉四軍，出屯楊村，河西塢。及至，而楊村已失，西軍勢甚銳，秉衡一戰而潰，自維無以對朝廷，乃呑金死。事聞，照總督例賜卹。聯軍入京，奕劻李鴻章與議和，聯軍請懲辦罪魁，得行在朝旨云：『李秉衡固執釀禍，應定爲斬監候，惟念已臨難自盡，着革職撤銷卹典。』秉衡負清名三十載，自佐貳致開府，及死，人無惜之者。

毓賢以山東曹州府知府至藩司，繼李秉衡爲巡撫。山東大刀會，仇視西敎，毓賢獎借之，匪首朱紅燈倡亂，以滅敎爲名，毓賢命濟南府盧昌詒查辦，匪擊殺官兵

數十人，自稱『義和拳』建保清滅洋旗，掠教民數十家，毓賢庇之，出示改爲『義和團』。匪樹毓字黃旗，掠教民，焚教堂，教士屢函乞申理，總署令保護，毓賢均置不問，匪勢愈熾。法使屢責總署，乃召之來京，以今總統袁公代爲巡撫。時拳匪出沒於東昌，曹州，濟甯，兗州，沂州，濟南之間，勢甚盛，袁公至，力勦拳匪，獲朱紅燈戮之，數月而匪勢大衰。山東境不能容，乃竄入直隸境。庚子三四月間，蔓延各屬矣。毓賢入都，見端王載漪，莊王載勛，大學士剛毅，盛誇『義和團』忠勇可恃，載漪等信之，据以入告，遂拜巡撫山西之命。毓賢至，任衞軍數十人，皆拳黨也，自稱『義和團』統領，拳術漸被於山西，浸猖獗，平陽府教堂被燬，府縣以聞，稱曰團匪，毓賢痛斥之，郡縣承風，莫敢詆拳匪矣。毓賢命製鋼刀數百柄，分賜拳童，勉以殺洋人；大師兄出入撫署，若貴賓。五月，朝旨令保護教民，毓賢承端剛旨，仍置不問。六月，匪焚教堂，毓賢登高觀之，曰：『天意也。』營官將施救，毓賢不許，英教士逃出，號於衆曰：『昔晉省大祲，吾輸財五六萬，活數千人，今獨不能貸一死耶？』卒戕之。一英婦挾兒出，跪言吾施醫歲活數百人，今請貸吾母子，語未絕，一兵以挺擊之，仆，推置火中，復奮身出，仍

推入，與其子同燼焉。毓賢以兵守城門，禁教士出入，復移教士老幼於鐵路公所，以兵守之。他日復驅入撫署，毓賢坐堂皇，命行刑，殺英教男女老幼三十餘人，服役二十餘人，梟首示城門，剖心棄屍，積如邱山。又驅法天主堂教女二百餘人至桑棉局，迫令背教，皆不從，令斬爲首二人，以盎承血，令諸女徧飲，有十六人爭飲盡之，毓賢令縛十六人懸高處，迫其餘背教，皆不從，求死益堅，兵士擇貌美者掠數十人去，皆不屈，死焉。各屬教民，富者皆爲拳匪掠奪，其被逼背教抗而死者，先後數千人，被禍最慘者，爲大同，朔州，五臺，太原，徐溝，榆次，汾州，平定，匪勢蔓全省矣。聯軍破天津，毓賢自請勤王，朝旨命統軍入京、毓賢實不欲行，陰使晉民籲留、朝旨再促，不得已就道，猶告拳黨曰，教民罪大，焚殺任汝爲之，勿任地方官阻止也。七月，毓賢始去晉，而聯軍已破京師，遇兩宮於途次。李鴻章奉命議和，德皇要懲辦罪魁，鴻章以聞、閏八月，有旨命毓賢開缺另候簡用、以錫良代爲晉撫。各國以罪魁未懲辦不允議約，駐德使臣呂海寰，駐俄楊儒，駐英羅豐祿，駐美伍廷芳，駐法裕祥，駐日李盛鐸，合電請懲辦罪魁、首李秉衡，次毓賢，剛毅、趙舒翹，董福祥，載漪，載瀾，並述各國堅決之意。鴻

章與劉坤一，張之洞，盛宣懷，亦先後電劾得旨，毓賢褫職，配極邊，永不釋回。各國意猶不慊，十二月，得旨，毓賢遣發新疆，計已行抵甘肅，着即行正法，派何福堃監視行刑。署甘督李廷簫，爲晉藩時，附和毓賢，縱拳戕教，既得毓賢正法之命，持告毓賢，毓賢曰：『死吾分也，如執事何？』廷簫慮不免，元旦仰藥死。蘭州士民謂毓賢伏法爲冤，集衆代請命，毓賢移書止之，并自輓曰：『臣罪當誅，臣志無他，念小子生死光明，不似終沈三字獄。君恩我負，君憂誰解，願諸公轉旋補救，切須早慰兩宮心。』毓賢有母八十餘，留太原，一妾隨行，逼令自裁。正月初六日，何福堃至什字觀，呼毓賢出，武員舉刀斫之，傷頸未殊，毓賢連呼求速死，其僕憐之，助斷其項，收葬焉。

拳匪之入京師，剛毅實導之。剛毅識字不多，以清正自詡，由部曹外任巡撫，內召爲尙書，入樞府，后眷甚隆。奉命江南查案，旋之廣東，歛浮賦，括四百萬，歷東南諸省，括千萬歸於京師。得梁啓超所撰清議報，進於孝欽后，后大怒，憤外國之庇康梁，必欲報此讎，益恨德宗。思廢之，立端王載漪之子溥儁爲大阿哥，將於庚子正月，行廢立，剛毅實主之，力引載漪居要職，寵眷在諸王上。后命榮祿告李鴻章，私以廢立

意詢各國公使，皆不協，后益大恨。剛毅日言仇洋，見談洋務者皆斥爲漢奸。過金陵，見劉坤一所立之儲才學堂，立命閉之。董福祥以殺洋人自任，剛毅力譽於后前，恩寵日渥。及拳匪據涿州，朝議勦撫不決，乃命兼管順天府事尙書趙舒翹，偕府尹何乃瑩，馳往解散。剛毅慮舒翹或戾己意，自請繼往。舒翹至，召匪首諭朝廷德意，令解散，匪首堅請褫聶士成職。舒翹難之。剛毅至，許以先退聶軍。及復命，力言團民忠勇有神術，若倚以滅夷，夷必無幸。舒翹本以剛毅力貴顯，益附剛毅說。后乃命剛毅導拳匪入京，旬日至數萬人，壇場徧城內外，王公貴人爭崇奉之，漸出入宮禁，莫敢究詰。剛毅與載漪合疏請用團民，乃奉統率團民之命。董福祥率武衞軍攻使館，剛毅日坐城樓觀戰，曰：『使館破，夷人無噍類矣，天下自此當太平』。舒翹起爲壽曰：『自康有爲倡亂，天下擾擾，公起而芟夷之，上病失天下心，幸繼統有人，定策之功，公第一』。剛毅大喜。及聯軍破京師，兩宮倉皇出走，剛毅隨扈至太原。李鴻章電劾肇禍諸王大臣，后召見載漪，痛斥之。自出狩後，剛毅憂懼，不復有所言。及隨扈西安，中道病，折回侯馬鎭，病死。十二月，懲辦罪魁，剛毅以先死免戮，追奪原官。

趙舒翹以刑曹熟習刑律，剛毅援引致位尙書。拳匪据涿州，奉命解散，甫抵涿州，而剛毅繼至，遂導拳匪入京師。剛毅力言拳民忠義可用，舒翹附和之。及聯軍破京城，隨扈兩宮狩西安，各國索懲辦罪魁，舒翹革職留任，各國憾不已，乃改爲斬監候，囚西安獄。次年正月，各國要加重懲辦，西安士民，連合數百人爲舒翹請命，樞臣以聞，乃賜令自盡，派陝撫岑春萱監視。舒翹猶以爲必有後命，其妻謂之曰：『君無冀也，吾夫婦同死耳。』乃以金進。舒翹吞少許，逾三時不死，猶處分家事。又痛九十餘老母見此奇慘。既而自恨曰：『剛子良害我』。春萱迫於復命，乃更進鴉片烟，兩時仍不死；再進砒霜，始偃臥而呻，夜半猶未絕；乃以厚紙蘸熱酒，連蔽其七竅，乃絕，其妻仰藥殉焉。

徐桐以漢軍翰林至大學士，以理學自命，日誦太上感應篇，惡新學如讎。門人李家駒充大學堂提調，嚴修請開經濟特科；桐榜二人之名於門，拒其進見。其宅在東交民巷，惡見洋樓，每出城拜客，不欲經洋樓前，乃不出正陽門，繞地安門而出。庚子，年八十矣，孝欽后以耆臣碩望，每見恆改容禮之，大政必詢焉，故晚年尤驕橫。拳

匪起京師，桐大喜，謂中國自此強矣。其贈大師兄聯云：『創千古未有奇聞，非左非邪，攻異端而正人心，忠孝節廉，祇此精誠未泯。爲斯世少留佳話，一驚一喜，仗神威以寒夷膽，農工商賈，于今怨憤能消。』聯軍破京城，桐皇遽失措，其子侍郎承煜，請曰：『父庇拳匪，夷人至，必不免，失大臣體，盍殉國？兒當從侍地下耳。』桐乃投繯死。承煜逃焉，爲日本軍拘獲，後奉旨正法，乃拘回刑部僇之。

董福祥以回中梟傑，降於左宗棠，歷保至提督。召對時，孝欽后奬之，福祥對曰：『臣無他能，惟能殺洋人耳。』榮祿、剛毅等皆極重之。徐桐逢人譽福祥，謂他日強中國必福祥也。福祥益自負，遂浸驕。拳匪擾京師，董軍與拳匪比而焚掠，奉命攻使館，月餘不下，使館守兵僅四百餘人，兵匪死二千餘人。聯軍入京，董軍大掠而西。及懲辦罪魁，以福祥有強力於回部，慮激回叛，不敢戮之，革職留任，仍統回軍駐甘肅，西人猶以爲言，乃革職錮於家。榮祿在西安，綜大政，福祥移書讓之曰：『祥負罪無狀，僅獲免官，手書慰問，感愧交并。然私懷無訴，不能不憤極仰天而痛哭也。祥辱隸麾旄，忝總戎任，軍事聽公指揮，固部將之分，亦敬公忠誠謀國，故竭駑力，排衆謗，以

效馳驅。戊戌八月，公有非常之舉，七月二十日電，命祥統所部入京師，實衛公也。拳民之變，屢奉鈞諭，撫囑李來中命攻使館，祥以茲事重大，猶尙遲疑，以公驅策，敢不承命。疊承面諭，圍攻使館，不妨開礮；祥猶以殺使臣爲疑，公謂戮力攘夷，禍福同之。祥一武夫，本無知識，恃公在上，故效犬馬之奔走耳。今公巍然執政，而祥被罪，竊大惑焉。夫祥之於公，力不可謂不盡矣；公行非常之事，祥犯義以從之；公撫拳民，祥因而用之；公欲攻使館，祥彌月血戰；今獨歸罪於祥，麾下士卒解散，咸不甘心，多有議公反覆者，祥惟知報國，已拚一死，而將士憤怨，恐不足以鎭之，不敢不告。』端王載漪宥死配新疆後，屢傳福祥挾回部之衆，擁端王爲叛，卒不果，老死回中。

啟秀以翰林至尙書，自附於理學，大學士徐桐深喜之。徐桐以仇視新學見重於孝欽后，戊戌政變後，徐桐尤被優禮，以過老不令入樞府，有大事則諮之而已。桐薦啟秀入樞廷，時剛毅方貴用事，啓秀遂附於剛毅。庚子五月間，修撰駱成驤典貴州試，謁啟秀辭，啟秀謂之曰：『俟爾還京時，都中無洋人迹矣。』其時政府已蓄意滅洋，偶一流露也。袁昶許景澄之殺，詔書出啟秀手。及兩宮出走，啟秀未及從，與侍

郎徐承煜，同爲日本軍拘去。承煜，徐桐之子，官刑部侍郎，袁昶許景澄及立山徐用儀聯元之殺，皆承煜監斬，承煜殊自得。聯軍破京師，承煜紿其父引決而已逃焉，日軍執之，與啟秀同拘于順天府署，日軍所屯地也。辛丑正月，詔命僇之，奕劻等傳詔旨至，日軍官置酒餞之，酒次，傳中國正法之旨，承煜色變，極呼寃，詈洋人不已。啟秀曰：『即此已邀聖恩矣，吾深悔從前之謬誤，今已矣，願貴國助吾中華光復舊物也。』次日，刑部派員提之，日軍官曰：『徐侍郎頑鈍如故，啟尚書心地明白，惜其悟之太晚，二人皆貴國大官，已代備輿送之矣。』至刑部署，衣冠至菜市，啟秀下輿小立，氣度猶從容，監斬官出席禮之。承煜已昏不知人，西人集視者咸拍照畢，並就戮焉。

端郡王載漪，爲惇親王之子，惇王宣宗之子，文宗之兄也。孝欽后謀廢德宗，先擇近支王公之子爲皇嗣，其溥字輩最親而最長者，爲溥倫溥侗兄弟。溥倫爲孚郡王之孫，孚郡王宣宗之第九子也，穆宗崩無子，溥倫以次當立。孝欽后以爲皇帝繼穆宗後，則穆皇后當爲皇太后，而已當爲太皇太后，不足持大柄，乃不爲穆宗立嗣，謂溥倫之父已出繼遠支，溥倫兄弟皆不當立，溥字輩無人，不得不選載字輩，於是

譞醇親王奕譞之子，入嗣大統，是爲德宗，德宗之母，孝欽后之妹也。孝欽以內親故，冀其長而親我，又利立少主，則攬權之日長，故載湉以至親最長不得立。及德宗親政，思變法自強，內厭於孝欽，不能行其志，漸失愛於孝欽。戊戌八月之變，孝欽突自頤和園還宮，持帝手，哭詈曰：『我自爾數歲，以帝位授汝，辛勤鞠育，至於長成，汝乃負心欲廢我耶？』乃幽帝於瀛臺，復出訓政。日言帝病重，求醫海內，謀廢立，聞各國違言而止。己亥冬，剛毅等謀益亟，乃立載漪之子溥儁，爲大阿哥。清世家法，不立太子，其立大阿哥，即已決行廢立，謂德宗久病不能君天下，欲遂廢之，而立溥儁爲穆宗嗣也。崇綺者，穆皇后之父也。當穆宗崩，不得立嗣，穆后自以皇嫂寡居宮中，又失太后歡，不足自存，乃仰藥以殉，及決立溥儁，乃召崇綺出爲師傅，隱示以大阿哥筳繼穆宗也。孝欽慮廢德宗各國有違言，先命榮祿私於李鴻章，使密詢各國意。鴻章自甲午敗後，入總署，復被逐出，閒居京師賢良寺。鴻章謂：『我以閒廢，與使署少所往還，若外任我總督，各國必來賀，當乘間詢之。』蓋慮廢立京師生變，思避之也。榮祿諾之，數日而鴻章授粵督。其時康有爲倡保皇會於海外，勢甚大，慮粵或生變，故命

鴻章鎭之也。各國使臣來賀，鴻章乘間言：『我國現立大阿哥，行將爲帝，君等入賀否？』皆言未洞內情，不知所賀，惟今帝以二十餘年君主，歷與我立約，將焉置之？隱示以不認廢帝意。鴻章默然，走告榮祿曰：『各國拒我矣。』孝欽后乃大恨。載漪自以將爲天子父，方大快意，聞各國阻之，乃極恨外人，思伺時報此讎。適義和團以滅洋爲幟，載漪乃大喜。剛毅趙舒翹何乃瑩，先後導拳匪入京師，日以仇敎爲名，斥德宗爲敎主，載漪欲引以謀廢立，屢導匪首入宮演術，孝欽后深信之。載漪兄載濂，弟載瀾，并以漪故，深被寵任，附和拳匪。五月，以載漪管理總理衙門兼管虎神營，外交權兵權並在掌握。拳匪焚掠殊甚，各國以兵艦至，因開御前會議，許景澄，袁昶，力言釁不可開，載漪恨之，遂戮袁許。徐用儀立山聯元，皆以通夷被戮。每廷議，帝皆言匪不可信，釁不可開，載漪語不遜。載漪旣倚拳匪及董福祥，尤驕橫，孝欽后亦曲意就之。各國公使赴總署給，載漪遣虎神營兵伺於道，殺德使克林德，後至者皆逃歸。及通州失，李秉衡死，載漪仍兇暴，欲殺奕劻榮祿，王文韶，廖壽恒，那桐。俄而城破，兩宮出走，載漪與奕劻剛毅，溥倫，那彥圖等，隨扈至西安。各國索罪魁急，李鴻章等電劾

肇禍諸王大臣，載漪革職，交宗人府圈禁，俟軍務平定後，再行交往盛京，永遠圈禁，各國憾不已，乃定爲斬監候，以懿親加恩發新疆，永遠監禁，即日起解。載漪自以罪重，計當被戮，奉發配極邊之旨，大喜過望。又詢左右曰：『阿哥有罪乎？』衆曰『未聞也。』載漪曰：『本無預渠事，當可免也。』乃兼程赴配所，慮西人之續請正法也。大阿哥頑劣無狀，在西安日携數內監至劇院，其父戍邊，亦無戚容，旋斥退出宮，回鑾後閒居京師。載漪家屬皆隨至配所，去年甘肅獨立後，載漪將家屬移至蘭州，貧極不能自存，今仍居隴中不得還京也。

許景澄袁昶徐用儀之寃戮，稱浙之三忠。三人中，袁昶最以氣節學問著，以部曹外任皖南道，內轉太常卿。許景澄以翰林歷使外國，通知時事，至吏部侍郎，並在總署。徐用儀以軍機章京，敏給工酬應，至尚書，無矯矯之節，拳匪之擾，心弗善也，亦未嘗廷爭，許袁被戮，端剛有餘怒，家人不敢收尸，翌日，用儀往視，涕下，收而殯焉；端剛出而深惡之，後數日，遽發拳匪捕之於家，亂刃戕焉，與立山聯元皆先殺斃，後請旨正法者也。立山以部員至兵部尙書，爲內務府大臣，侵蝕內帑，致富千萬，以心計

得孝欽后歡。廷辯時，帝不欲啟釁外國，謂人心安足恃，后度載漪辨窮，乃問立山，思藉以助載漪也。立山謂拳民術多不驗，載漪色變，斥爲通夷，后亦不釋。立山居宅近西什庫敎堂，載漪等圍攻使館敎堂久不下，疑立山穴地道濟其粮，使拳匪圍搜之，無所獲。拳匪利其富，乃肆掠毀其家，擁立山以去，載漪命付諸獄，數日請旨戮焉。聯元以內閣學士，在總署，滿人之號明通者也。廷詢時，聯元言：『前史兩國失和，無戮使臣者，公法以不能保護使臣爲野蠻之國。今使署洋兵，不過千餘人，聚而殲之，固非難事，然各國合而報我，不幸而京師不守，則其禍極烈。』后大怒，命斬之，諸臣跪求始免。及歸，載漪命拳匪捕殺之。景澄與袁昶厚，過從最密，景澄時督辦鐵路，兼管理大學堂事務大臣，拳匪所稱二毛子者也。廷詢時，景澄昶陳奏皆慷慨，帝執景澄手而泣，后怒叱之曰：『許景澄無禮。』袁昶連上二疏，力言拳匪宜勦，使臣不當殺，皆不報。復與景澄連名上第三疏，劾大學士徐桐，剛毅，啟秀，趙舒翹，疆臣毓賢，裕祿，更暗指載漪等袒匪，詞甚痛切。疏曰：『竊自拳匪肇亂，甫經月餘，神京震動，四海響應，兵連禍結，牽動全球，爲千古未有之奇事，必釀成千古未有之奇災。昔咸豐年間

之髮匪，負嵎十餘年，蹂躪十數省，上溯嘉慶年間之川陝教匪，淪陷四省，竊據三四載，考之方略，見當時興師振旅，竭中原全力，僅乃克之，至今視之，則前數者皆手足之疾，未若拳匪爲腹心之疾也。蓋髮匪捻匪教匪之亂，上自朝廷，下至閭閻，莫不知其爲匪，而今之拳匪，竟有身爲大員，謬視爲義民，不肯以匪目之，亦有知其匪不敢以匪加之者，無識至此，不特爲各國所仇，且爲各國所笑。查拳亂之始，非有槍礮之堅利，戰陣之訓練，徒以扶清滅洋四字，號召不逞之徒，烏合肇事，若得一牧令將弁之能者，蕩平之而有餘。前山東巡撫毓賢，養癰於先，直隸總督裕祿，禮迎於後，給以戰具，附虎以翼，扶清滅洋四字，試問從何解說？謂國家二百餘年深恩厚澤，浹於人心，食毛踐土者，思効力馳驅，以答覆載之德，斯可矣；謂若國家多事，時局艱難，草野之民，具有大力，能扶危而爲安，曰扶之而先傾之，其心不可問，其言尤可誅。臣等雖不肖，亦知洋人窟穴內地，誠非中國之利；然必修明內政，愼重邦交，觀釁而動，擇各國之易與者，一震威權，用雪積憤。設當外寇入犯時，有能奮發忠義，爲滅此朝食之謀，臣等無論其力量何如，要不敢不服其氣概。今朝廷方與各國講信修睦，忽創滅

洋之說，是爲橫挑邊釁，以天下爲戲。且所滅之洋，指在中國之洋人而言，抑括五洲各國之洋人而言，僅滅在中國之洋人，不能禁其續至，若盡滅五洲各國，則洋人之多於華人奚啻十倍，其能盡與否，不待智者而知之。不料毓賢裕祿，爲封疆大員，識不及此，裕祿且招攬拳匪頭目，待如上賓，鄉里無賴棍徒，聚衆千百人，持義和團三字名帖，卽可身入衙署，與該督分庭抗禮，不亦輕朝廷而羞當世之士耶！靜海縣之拳匪張德成曹福田韓以禮文覇之王德成等，皆平日武斷鄉曲，蔑視官長，聚衆滋事之棍徒，爲地方巨害，其名久著，士人莫不知之，卽京師之人，亦莫不知之。該督公然入諸奏報，加以考語，爲錄用地步，欺妄君上，莫此爲甚。又裕祿奏稱五月二十夜戌刻，洋人索取大沽礮台屯兵，提督羅榮光堅却不允，相持至丑刻，洋人竟先開礮攻取，該提督竭力抵禦，擊壞洋人停泊輪船二艘，二十二日，紫竹林洋兵，分路出戰，吾軍隨處截堵，義和團民分起助戰，合力痛擊，焚燬租界洋房不少。臣詢由津避難來京之人，僉謂擊沉洋船，焚燬洋房，實無其事，而吾軍及拳匪被洋兵轟斃者，不下數萬人，異口同聲，決非謠傳之訛，甚有謂二十八日洋人攻擊大沽礮台，係裕祿令

拳匪攻紫竹林，先行挑釁等語。此說或者衆怨攸歸，未可盡信，而誑報軍情，竟與提督董福祥，詐稱使館洋人焚殺盡淨，如出一轍。董福祥本係甘肅土匪，窮迫投誠，隨營効力，積有微勞，蒙朝廷不次不擢，得有今職，應何等束身自愛，仰酬厚恩；乃比匪爲奸，行同寇賊，其狂悖之狀，不但辜負天恩，益恐狼子野心，或生他患。裕祿歷任兼圻，非董福祥武員可比，而竟憒憒乃爾，令人不可思議，要皆希合在廷諸臣謬見，誤爲吾皇太后皇上聖意所在，遂各倒行逆施，肆無忌憚，是皆在廷諸臣，欺飾錮蔽，有以召之也。大學士徐桐，素性糊塗，罔識利害。軍機大臣協辦大學士剛毅，比奸阿匪，頑固性成。軍機大臣禮部尙書啟秀，謬執己見，愚而自用。軍機大臣刑部尙書趙舒翹，居心狡猾，工於逢迎。當拳匪入京師時，仰蒙召見王公以下內外臣工，垂詢勦撫之策，臣等有以團民非義民，不可恃以禦敵，無故不可輕與各國開釁之說進者，徐桐剛毅等竟敢於皇太后皇上前，而斥爲逆說，夫使十萬橫磨劍，果足制敵，臣等凡有血氣，何嘗不願聚彼族而殲旃，否則自誤以誤國，其逆恐不在臣等也。五月間，剛毅趙舒翹，奉旨前往涿州，解散拳匪，該匪勒令跪香，語多誣枉，趙舒翹明知其妄語

其隨人等，則太息痛恨，終以剛毅信有神術，不敢立異，僅出示數百紙，含糊了事，以業經解散覆命。既解散矣，何以羣匪如毛，不勝獮薙，似此任意妄奏，朝廷盡一責詰之乎？近日天津被陷，洋兵節節內逼，曾無拳匪能以邪術阻令前進，誠恐旬月之間，勢將直撲京師，萬一九廟震驚，兆民塗炭，爾時作何景象，臣等設想及之，悲來塡膺。而徐桐剛毅等談笑漏舟之中，晏然自得，一若仍以拳匪可作長城之恃，盈廷惘惘，如醉如癡，親而天潢貴胄，尊而師保樞密，大半尊奉拳匪神而明之，甚至王公府第，亦設有拳壇。拳匪愚矣，更以愚徐桐剛毅等，徐桐剛毅等愚矣，更以愚王公，是徐桐剛毅等實爲釀禍之樞紐。若非皇太后皇上，立將首先袒護拳匪之大臣，明正其罪，上伸國法，恐朝臣僉爲拳匪所惑，外臣之希合者接踵而起，又不止毓賢裕祿數人。國家三百年宗社，將任謬妄諸臣，輕信拳匪，爲孤注之一擲，何以仰答列祖在天之靈。臣等愚謂時至今日，間不容髮，非痛勦拳匪，無詞以止洋兵；非誅袒護拳匪之大臣，不足以勦拳匪。方匪初起時，何嘗敢抗旨辱官，毀壞官物；亦何嘗敢持械焚劫殺戮平民；自徐桐剛毅等稱爲義民，拳匪之勢益張，愚民之惑滋甚，無賴之聚愈衆。使

毓賢去歲能力剿，該匪斷不致蔓延至直隸。使今春裕祿能認眞防堵，該匪亦不至闖入京師。使徐桐剛毅等不加以義民之稱，該匪尙不敢大肆其焚掠殺戮之慘。推原禍首，罪有攸歸，應請旨將徐桐、剛毅、啟秀、趙舒翹、裕祿、毓賢、董福祥，先治以重典，其餘袒護拳匪與徐桐剛毅等謬妄相若者，一律治以應得之罪，不得援議貴議親爲之末減。庶各國恍然於從前縱匪肇釁，皆謬妄諸臣所爲，並非國家本意，棄仇尋好，宗社無恙，然後誅臣等以謝徐桐剛毅諸臣。臣等雖死，當含笑入地，無任流涕具陳，不勝痛憤惶迫之至。』疏入，剛毅載漪等大怒，必欲殺之以洩憤，適李秉衡自南京奉命帶兵入衞，載漪令其沿途搜捕奸諜，至淸江浦北四十里，獲二人，自京來者，一爲景澄致江督劉坤一書，一爲袁昶致鐵路督辦盛宣懷書，皆力詆端剛，及太后受愚，語極憤痛。秉衡繫之北上，以書呈載漪，載漪大恨，請旨捕逮。七月初四日上諭：『吏部左侍郎許景澄、太常寺卿袁昶，屢次被人參奏，聲名惡劣，平日辦理洋務，各存私心，每遇召見時，任意妄奏，莠言亂政，且語多離間，有不忍言者，實屬大不敬。許景澄袁昶，均着即行正法，以昭炯戒。』押赴菜市口，拳匪塞途聚觀，拍掌大笑，端剛

趙董等，相賀於朝。景澄在獄中，以鐵路學堂辦理情形，欵存何處，詳列付所司，至刑場，刑部侍郎徐承煜爲監斬官，見景澄昶咸衣冠，叱役去之。景澄曰：『吾等雖奉旨正法，未奉旨革職，況犯官就刑，例得服衣冠，爾作官久，尙未聞耶？』承煜赧然。袁昶問曰，吾二人死固無恨，然何罪而受大辟，請以告？承煜怒叱曰：『此何地，尙容爾曉辨耶，爾罪當自知，何煩吾言。』昶曰，『爾何必如此作態吾二人死當有公論，洋兵行破京師，爾父子斷無生理，吾等待於地下可也。』臨刑，皆神色不變，及京城破，兩宮狩西安，李鴻章請旨昭雪，上諭：『本年五月間，拳匪倡亂，勢日鴟張，朝廷以剿撫兩難，迭次召見臣工，以期折衷一是。乃兵部尙書徐用儀，戶部尙書立山，吏部左侍郎許景澄，內閣學士聯元，太常寺正卿袁昶，經朕一再垂詢，詞意均涉兩可，而首禍諸臣，遂乘機誣陷，交章參劾，致罹重辟，惟念徐用儀等宣力有年，平日辦理交涉，亦能和衷，尙著勞績，應加恩徐用儀，立山，許景澄，聯元，袁昶，均着開復原官。』辛丑二月，徐許袁遺骸南下，江督以下官吏，暨南數省士夫，並致祭焉。

聯軍旣陷楊村，乃進向北京，以日英美三國兵爲左軍，法俄德奥意五國兵爲

右軍，計四萬餘人。至通州，與李秉衡戰於河西塢，秉衡敗死。七月十七日，破通州，皆息焉。約十八日進向北京，而日俄兵乘夜發，英美繼之。日軍先至，壁東直門外五里，俄隊壁東便門外三里，英美兵屯通州河南岸，距城七里，法兵二十晚始至，去東城十里，駐焉。而俄兵已於午刻攻東便門，翌晨破之，俄兵先入城，土人見哥薩克兵猶以爲回部援兵至也。

日軍攻東直朝陽二門破之，亦昧爽入城，法兵駐城南，聞城破，始發，餘半入城，英兵由廣渠門入，皆陸續至使館。二十一日，日兵先入宮，途與華兵接戰甚力，日軍不欲轟擊宮殿，乃暫退，兩宮已於二十一日侵晨出走，諸軍俱散，二十二日，聯軍乃佔守各宮門。

聯軍入城後，北堂圍未解，法兵攻順治門，英軍置二礮於大淸門助夾攻，華軍不支，皆遁，法軍直至西華門，日軍方攻西華門未下，法兵至，開門納日軍，乃解北堂之圍，時被圍已二月矣。日軍先入宮，法兵繼之，過三橋，皆豎法旗，法總兵據煤山，俄英兩總兵據其旁二廟，宮中珍玩重器皆盡矣。

聯軍諸帥，協議分理區域，由朝陽門至宮城劃一直線，俄法佔其東，英美佔其西，日本佔其北，各設民政廳轄民事，聯軍搜殺拳匪，尸山積焉。

城內外，民居市廛，已焚者十之三四，聯軍皆大掠，鮮得免者，其袒匪之家，受傷更烈，珍玩器物，皆掠盡，其不便匣藏者，皆賤值售焉。婦女慮受辱，多自經，朝衣冠及鳳冠補服之屍，觸目皆是，有自經久項斷屍墜者，其生存者，多於門首插某國順民旗，求保護。

德帥瓦德西至，聯軍舉爲統帥，入宮居太后之儀鸞殿，後忽火，全殿燼焉。

尙書崇綺奔保定，居蓮池書院，仰藥死。皖撫福潤全家自盡，其母年九十餘，以哀痛死。祭酒王懿榮夫婦子婦共投井死。主事王鐵珊，祭酒熙元，及滿官百餘人，皆及難。是役滿人死數千人，宗室庶吉士壽富，有文學，尙氣節，侍郎寶廷之子，閣學聯元之壻也。聯元被戮，家屬匿壽富家，聯軍入城，壽富與弟富壽皆仰藥未死，其兩妹及婢皆死焉，壽富自經，富壽從容理諸尸，乃自經死。

聯軍日逼京師，七月十六日，兩宮已有西狩之志，以車輛未備緩行。十九夜，礮

聲急，知聯軍已至城外。二十日，召見王大臣五次，末次惟王文韶剛毅趙舒翹三人，太后言：「今祇餘爾等三人，餘均自爲計，不復卹吾母子矣，爾等當隨吾行。」復詔文韶曰：「汝老矣尙長途苦汝，吾心不安，汝以輿後來，彼二人騎以從，必同行也。」帝亦顧文韶必當行。二十一日，黎明，兩宮聞洋兵已入城，倉猝出宮，妃主均委之以去。兩宮皆乘道傍騾車，王公內侍皆步行，出德勝門，礮聲不絕，趣行至貫市東，光裕駝行獻駝轎三乘，帝與貝子溥倫同一乘，太后皇后同一乘，太后衣藍布夏衣，尙未櫛也。帝衣黑紗長衣，黑布戰裙，臥具皆不及携，是日勺水未入口，晚宿於民居。隨扈者端親王載漪，慶親王奕劻，肅親王善耆，蒙古王那彥圖，貝子公爵數人，剛毅，趙舒翹，溥興等，暨神機虎神營練兵千人，馬玉崑兵千餘人，兵無所得食，沿途掠於民間。時酷暑途行甚苦，暮抵居庸關，延慶州知州秦奎良來迎，太后易奎良轎而行。二十四日抵懷來縣，令吳永聞駕至，倉皇出跪迎大堂側，太后入居吳夫人室，皇后居其子婦室，帝居簽押房，太后手拍梳桌，命進食，蓋出京三日，僅進三雞子也。隨啓匳自取梳櫛焉。吳夫人，曾襲侯紀澤女也，爲太后梳頭，太后乃命帝書硃諭，命吳令往東

南各省催饟糈，以典史攝縣印，吳令進燕席，並漢裝女衣，並進帝及大阿哥衣，蓋兩宮出京三日始得安食易衣也。二十五日諭言不得已西幸，派榮祿，徐桐，崇綺，留京辦事，迅籌辦法，其時尙未知徐、崇已死也。二十六日下詔罪己，令各省保護教民。二十七日，抵宣化府城，駐蹕四日。八月初六日，抵大同府，駐總兵署，駐蹕四日。初十，續派留京辦事各員，其餘令赴行在。十三日，過雁門關，十五日駐忻州，換黃轎。十七日，抵太原，駐巡撫署，陳設周備，多高宗幸五臺時舊物也。江蘇巡撫鹿傳霖，以兵六千勤王，聞京師陷，繞道河南至於太原，謂聯軍將掠保定，追駕西來，太原不可居，力請幸西安，乃下詔閏八月初八日西行，江督劉坤一，聯東南督撫電阻，謂陝西貧瘠，逼近强俄，甘肅尤爲回教所萃，內訌外患，在在堪虞。如謂陝西地險，可阻聯軍，則我能往，寇亦能往，山川之險，既不可恃，偏安之局，亦不能幸成，京師根本重地，不可輕棄。各國倘肯退兵，不佔土地，回鑾斷無他變，萬不可局促偏安，爲閉關自守之計。詞甚切摯，而太后終慮聯軍之逼，仍決西行，初八日啓蹕，二十六至潼關，以錦舟渡河，太后欲登華山，以道險，又亟西行而止，僅登萬壽樓禮聖祖龍牌。九月初四日，車駕至

西安，改巡撫署爲行宮，儀制略備。帝時服布袍，王公皆衣布，太后胃痛時作，屢泣，夜不成寐，各省紛進方物，時賚羣下。御膳日費二百金，太后謂岑春煊曰：『向在京師膳費數倍於此，今亦可謂省矣。』京師以兩宮器服至，鹿傳霖授尚書入樞府，彌執拗用事。榮祿旋至西安，與王文韶仍筦樞要。內侍兵衞，日擾民間，秦民苦之。大修戲園，諸臣娛樂如太平時。帝見貢物至，必垂涕。各省協解款，已五百餘萬，每解款至，內監需索尤苛。諸臣漸趨行在，百物漸集西安，遂興盛矣。

拳擾方亟，李鴻章方爲粵督，召速來京。六月，德使克林德被戕，大沽礮台爲西兵攻陷，以鴻章督直隸，辭不至。總署電各國駐使，向各國議和，法外部言匪首未誅，端王等尙在樞府，言和不易，如罷端王等，剿拳匪，當可介各國議和。德外部言使臣被害，淸帝無一言引咎，豈能遽及和議。英外部言駐華公使脫險，當可復電。美外部要西軍與華軍合救公使，可開議。七月，天津陷，聯軍逼楊村，以鴻章爲全權大臣。鴻章自滬致美國電，願護公使至津，請聯軍勿入京。美電言公使不能通電，無可商之餘地。鴻章請護各公使出津，乃遣桂春陳夔龍護公使，各使以無西兵來護，不肯行。

德皇通電各國，請以瓦德西爲聯軍統帥，俄皇謂德使被戕爲大辱，願推德將，各國贊成之。七月二十日，聯軍破京師。八月，俄皇謂使臣既脫險，當撤兵議和，美國贊之，法奧均不可，德皇拒益堅。朝旨促鴻章入都議和。鴻章至自滬，西軍將帥定議，困鴻章於兵艦，俟准開議釋之，各國政府不可。鴻章請加派王大臣會議，乃命慶親王奕劻，幷爲全權，劉坤一，張之洞會同辦理。鴻章至大沽，俄軍提督派員禮迎，美提督來謁，言奉政府命以使臣禮接。鴻章至塘沽赴俄營談甚洽，聯軍方攻北塘，俄以兵隊護鴻章至津，入居海防公所。法廷擬六款：一，懲辦罪魁，由各使臣指定；二，禁軍械入華；三，賠兵費暨諸損失；四，西兵常駐北京衞使館；五，毀大沽礮臺；六，京津要處西兵屯守。各國皆贊之。閏八月初六日，諭革肇禍諸王大臣，各國始允議和。英德協議四款：一，中國商埠，皆得通商，他處擇開商埠；二，保全中國疆土，不取尺寸；三，如有援他故取中國土地者，英德兩國別商保兩國之利權；四，通告各國，請贊議。各國並從之，和議綱領遂定。各國使臣索慶王李鴻章全權憑證，電請行在頒發勑書，乃擬約稿送領袖公使。閏八月十四日，添派榮祿爲議和大臣，各公使以榮祿曾遣董福祥攻

使館，拒不與議，鴻章止榮祿勿來京。慶王一以付鴻章。磋議數月，定大綱十二款：一，德國公使克林德被害，派親王充專使謝罪，立碑於遇害地；二，懲辦罪魁，由各公使指出，被害城鎮，五年內不得考試；三，日本書記被戕，須向日本謝罪；四，各國墳塋發掘之處，立碑雪恥；五，軍火不得運入；六，賠償各國人民損失；七，駐兵衞使館，中國人不得居界內；八，毀大沽礮臺；九，京師至海道，擇要屯西兵；十，人民肇亂，罪其長官，不得借端開脫；十一，改通商條約；十二，改總署及覲見禮節。電達行在，得旨照准，乃照議和大綱商定約章。一，派醇親王載澧赴德充謝罪使，克林德牌坊已鳩工；二，懲辦罪魁，端郡王載漪，輔國公載瀾，斬監候，加恩貸死，戍新疆，永不釋回；莊親王載勳，尙書趙舒翹，左都御史英年，均賜死；尙書剛毅，大學士李秉衡，身死奪官；巡撫毓賢，尙書啓秀，侍郎徐承煜，均正法；提督董福祥，革職；被害之尙書徐用儀，立山，侍郎許景澄，閣學聯元，太常卿袁昶，均復官昭雪；三，派侍郎那桐赴日謝罪；四，被掘墳塋，撥帑立碑；五，禁軍火入口二年；六，償款四百五十兆兩，年息四釐，分三十九年，本息清還，賠款由上海辦理，以關稅鹽政作保；七，劃崇文門大街以西，正陽門城垛，歸使館管

理，留兵保護；八，大沽礮臺剷平；九，諸國駐防之處，爲黃村，郎坊，楊村，天津，軍粮城，塘沽，蘆臺，唐山，灤州，昌黎，秦皇島，山海關；十，有違約事，罪其長官；十一，北河改善河道，各國派員興修，歲撥帑六萬兩；黃浦河道，各國派員興修，歲費四十六萬兩，一半由中國支付，中國派員會修；十二，改總署爲外務部，班列六部之前。此約在簽押後，除留防使館兵隊，約期撤兵，各國使臣會同全權曉示士民，交還北京。

兩宮在太原，時李鴻章入京議和，各國公使請帝還京主議，李鴻章以聞，帝欲從之，太后不可，東南疆臣多籲請回鑾，太后尚猶豫，鹿傳霖言北京危地，西安去海遠，可阻西兵，力請入陝，太后然之，遂幸陝。及和議成，各國撤兵，內外臣工紛請回鑾，四月二十一日諭言：『和局已定，經諭令內務府大臣掃除宮禁，本欲卽日回鑾，惟溽暑難於跋涉，俟秋涼再行回鑾，定於七月十九日，由河南直隸一帶回京。至七月初一，陝撫升允奏言關中炎熱，大雨泥深，豫撫松壽奏河水驟發，蹕路衝毀，請展期回鑾，乃改於八月二十四日啓蹕，蠲所過地方本年錢糧。十月初十日，太后萬壽，祝於開封。十一月初四日，自開封啟鑾，至順德府，今總統袁公方爲直隸總督，迎駕，十

六日啟行，袁公扈蹕。恭親王溥偉等自京赴正定府接駕。二十四日，兩宮乘火車回京，西人登城牆觀者數百，官僚軍隊皆肅跪道傍，英奧兩國馬隊肅列左右，各國公使暨夫人皆出觀，太后遙揖之，皆答禮，復一揖，登輿遂還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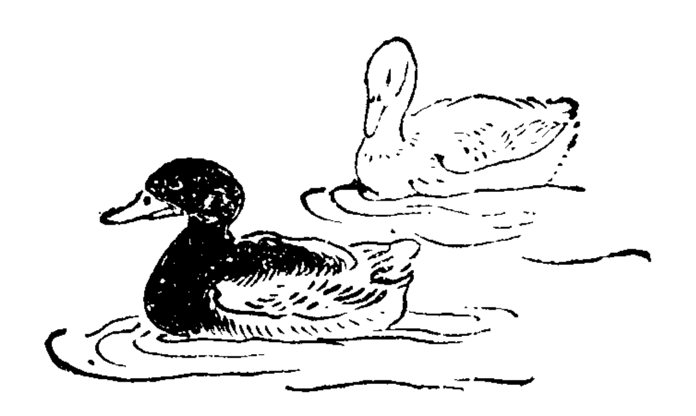
# 書庚子國變記後

酬鳴

庚子之亂，凡北士稍事新學書報者，咸爲團黨所惡，或被難，五月至八月，猶蟄蟲之逾冬也。顧均以畏蹈滅亡，刺國聞轉切，記中事，或飫聞，或目覩，清景帝臨朝諸言不誣，然尙有軼於記之外者。憶扈從某官云：『西后自出險，恒語侍臣云：「吾不意乃爲帝笑」。』至太原，帝稍發舒，一日召載漪剛毅痛呵，欲正其罪。西后云：「我先發，敵將更要其重者」。帝曰：「論國法彼罪不赦，爲論敵如何」。漪等顙亟稽。時王文韶同入，西后曰：「王文韶老臣，更事久，且帝所信，爾謂如何？」文韶知旨，婉解之。帝退，猶聞咨嗟聲，漪等出步猶慄慄也。未幾剛毅恚而死。已定議再西，帝尤憤，抵潼關，帝云：「我能往，寇奚不能，卽入蜀無益。太后老，宜避西安，朕擬獨歸，否則兵不解，禍終及之」。西后以下咸相顧有難色，顧無以折帝辭，會晚而罷。翌晨，乃聞扈從士，嘈雜戒行，聲礮駕竟西矣，帝首途淚猶溢目也。』某官又聞某黃門云：『聯軍之礮擊宮城也，帝冠服欲往使館，西后亟止之，帝曰：「彼軍法文明，朕往必無害，且可議欵」。西后以爲狂發，疾擁之行，珍妃泣而從，道井旁，西后推墮之，珍妃非自盡也。』

吾國雖易世，平心而溯新運，帝不得謂無提振功，而市語頗傳帝不慧，實西后左右詆蔑之也。然毀語往往見帝識，合上述各言觀之，其智不祇中主，徒以幼為后軛，又拘於家法，不能自樹羽翼，以行其志，遂無異庸君，而朝野睽絕，其賢否究莫能周知，乃以曖昧終身也。顧前清之祚，遂由此斬矣。庚子禍人皆知成於數亂臣，顧使團黨充斥京畿，迫之以不得不亂者，實由直省數大吏，而臬司廷雍為罪魁。雍之得以恣其毒者，則由制軍藩司，初起時輕視其事。己亥冬，團黨在山左，為今總統所剿，紛紛入直境，吳橋令勞乃宣嚴禁傳習，且為書上督院。正月，藩司廷杰及廷雍謁院，制軍示勞書議辦法。二廷云：「勞令能吾儕何所賚」事乃格。蓋廷雍已與團通，廷杰亦惡勞之不先白司也。事急，廷杰懼，始議禁之，廷雍已陰掖各團起，勢長聲高，不復能遏，反據以軋杰，取藩司，制軍亦折而從團矣。時遠近各團，均恃廷雍為主，奉之拒官殘民，勞乃宣以計走免，豐潤令盧靖，獻縣令吳燾，均以不附團為所困，聯軍來，乃解。樂亭令李映庚，糾丁與團戰，亦解。蓋團技劣，遇槍彈卽披靡，教民亦以拒之之故，多免。其過無助之士，及孤弱教徒，則恣其焚殺，雍亦不問焚殺事，時旌異之，冀藉以暢

其所志。維最惡杰，既去之，尤惡蓮池書院長吳先生摯甫，以其勸生徒研新學，且嘗議時政，與西人洽也。六月，團悉殺在保之西人，而焚其居，遂鳴槍擁衆，剗書院，吳先數日避去，則執生徒數人，提調懇廷雍，乃訕笑而釋之，曰：『是殆保國會諜之也。』時人謂閱新書者即保國會，會即祆教徒，教徒即漢奸，蓋不能區別保國會戊戌新黨所創者也。當是時，有識者均誅竄韜匿，勇者或假練丁以自保，然舉不敢公持時事可否，亦北方士民一浩刼也。廷雍時行市，騶從喧赫，顏面洋洋浮喜色，雖戰勝四夷，不啻也。聯軍既破京津，八月來保府，雍方護督，遂見執，并及保紳各軍公訊其事，雍云：『保紳夙從令可釋，若焚殺汝人，皆我也。』叩以何爲。雍曰『道光以還，汝曹欺我甚，倘得勢，孰不報汝，今至此，斧鉞由汝，問何爲？』遂見殺。今地方人尙多哀之。是後學校大建，教育多用再生之士，民智張，風習一變，善變者或湔洗爭先，競附排革，以成今日之烈，前之以求新搆禍者，歷事久，間互融學說事實以爲言，不專專推移時尙，持論轉平，頑固之名歸之，又岌岌乎爲身累矣。



# 十二 蒙藏交涉

## 俄蒙交涉始末

唯剛



### 一 俄蒙協約之通告

民國元年十一月八日,駐京俄使,以俄蒙新訂協約,通告我外部,於是政界震駭,失措,總統府連日會議,至今又數日矣,迄無解決之法。參議院於協約發表後數日,乃由某議員提議要求國務員出席說明方針,而一般輿論則攻擊政府,主張宣戰,激昂憤慨,與虛憍浮動之氣,囂然而并起。夫俄之經營蒙古,非一日矣,而庫倫之獨立,與俄人之要求,又非一朝一夕之事,乃舉國上下,無一人焉能先事預料於禍

機未發之前，復無一人焉，能主持國是於事變既發之後，束手相視，坐待宰割，而乃呼號於刀鋸既下之後，嗟乎，使我國人平日能稍留心於外交失敗之所由來，則固不待此次協約發表後，而始爲此事後之張皇也。用特就吾所知者，羅舉數年以來，俄蒙交涉之進行，與我國對待之態度，以爲今日研究蒙事者之一助，並以證俄人之無理要求，與我國之毫無方針，因循貽誤，遂有今日，爲可嘆也。

## 二 俄蒙接近之原因

自日俄戰後，俄人一轉其侵略滿洲之方針，專注意於蒙古新疆方面，一面利用宗教籠絡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卽庫倫活佛）一面則擴張商力，利用蒙人之貧困，貸以資本而厚取利息，或以財產地皮等爲抵押，故於生計方面，則蒙人久已隸屬於俄國勢力範圍之下。計庫倫一隅，俄商之數，已達三千六百餘人，此外尙有定期往來之隊商，每年亦在七八千人內外，其餘各地，俄商及游歷探險隊等，每年平均總數，恒五六萬人，而俄人在蒙古一帶之勢力，遂駸駸駕我而上。

漢商之在蒙古者，因資本缺乏，復無政府保護之故，其勢遂不敵俄人。政府所

派邊吏，歷任以搜括聚斂爲務，正供之外，又有各種雜項差徭，蒙人受其魚肉，道路以目，而一入俄籍，則悉免一切負擔，故近年蒙人之掛籍俄國者日以多，而對於中國之感情日以壞，中國邊吏之驅民政策，實爲俄蒙接近之第一原因。

我國對於蒙古，既失其撫馭之策，而一面又欲實行干涉主義，特派專員，在庫倫招練新軍，設兵備處，建新式營房，擬練馬隊，機關礮等隊，又創辦新式巡警，蒙人不諳警章，動受處罰，軍警倚勢凌人，其待蒙民尤酷。清宣統三年八月，外蒙商民全體呈請軍諮府理藩部外務部，請求撤去擾害商民之巡警及兵備處，雖由蒙地風氣未開，致舉辦新政動多阻礙，而此舉之根本錯誤，在於不知以收拾人心爲急，乃欲以形式上之改革，極少數之軍警，維持其事實上已失墜之統治權，轉使俄人得以藉詞挑動中蒙惡感，益促其外向之念，是爲俄蒙接近之第二原因。

杭達多爾濟王者，略通外事，常往來聖彼得堡，爲親俄派之領袖。宣統三年，俄人之要求六款也，外蒙蠢蠢欲動，杭達運動尤力，嗣因商卓特巴反對聯俄，杭達謀稍沮。商卓特巴者，活佛之所親信，而握有外蒙之實權者也。彼欲得帶膝貂褂之賞，

而舊例外藩王公，方得斯賞，駐庫大臣三多，因欲絡籠商卓特巴，乃設辭爲請於朝，果得賞，商卓特巴則大喜過望，告三多曰：『我極饜足，無他求矣，惟公如欲得活佛喜，必須結好於佛之內嬖名扣肯兒者，彼之言佛無不聽從，扣常以不獲黃輪車爲憾，如能於十月佛生日以前，爲扣請得黃車，則諸事皆可如公意矣。』三多乃以從前某項報効舊案，爲扣請得黃車，扣肯兒果大喜，謂佛爺本無聯俄意，亦思與北京政府親好，惟杭達等謂清朝不可恃耳。其時杭達與二達喇嘛私赴俄京，愬中國官吏諸不法事，請俄出爲干涉，適武漢事起，杭達於十月十一日，由俄歸，抵庫入謁活佛，語扣肯兒曰：『清有內亂，各處皆已獨立，我蒙古本可自立爲一國，佛爺卽爲大皇帝，其尊無對，何爲自卑爲清屬。』於是活佛暨其左右扣肯兒等，咸爲所動，是晚有俄官到庫倫辦事大臣署，密告以蒙人已獨立，勸清官吏速出境，其翌晨卽有外路蒙兵千餘人入境，所攜皆新式俄國快槍，蒙兵所過，毀市場，逐官吏，公然宣告獨立矣。（時爲辛亥年十月十二日）其時統兵者爲柏兎公爵，後陶什陶到庫，遂改歸其統率，反對取消獨立，煽動扎賚特旗，攻取科布多，皆陶之力爲多。陶什陶者，東

省著名鬍匪頭目，前數年屢犯案，東督嚴捕之，乃逃入俄境，舊外務部屢與俄使交涉，索還懲辦，并由駐俄清公使與俄外部嚴重交涉，始終不肯交，庫倫事起，陶乃到庫報効活佛，大喜，封爲公爵，充領兵將軍，現與其內閣總理海珊氏，均握有庫倫政府之實權。海本內蒙古喀喇沁旗人，向在北京那王府供差，因犯案逃避俄國，其人通習中國情形，陰鷙有權略，既積憾於中國，乃爲活佛謀叛清甚力，庫倫獨立後，所有置軍械，聘俄員，賣礦產，練蒙兵，招致馬賊，聯絡蒙衆，皆出其一人之計畫，現封公爵，稱松彥克汗。此次活佛自立，其慫恿之者，雖尙有圖什公達賴，貝子崔倫琪迷，大喇嘛那木薩賴公諸人，而實以杭達王松彥克汗及陶什陶三人爲之魁，是三人者，皆素仇視中國，而持親俄主義者也。自去冬杭達歸庫後，而親清派之商卓特巴遂失勢，活佛惟杭達言是從，是爲俄蒙接近之第三原因。

三　俄人干涉蒙古之動機

淸光緒七年（卽一八八一年）之伊犁條約，以宣統三年七月二十五日滿期，按約如欲改訂，應於滿期之六個月前，預先知照。我國以伊犁條約，損失甚大，其

中如自由貿易免稅權，家屋建築權，土地所有權等，皆爲各國條約所無，急應修改，此外俄人尙有種種踰越條約範圍舉動，亦應於修約時聲明制限，如俄人出入邊卡，往往不照條約指定路線，任便由小路入界，甚至竟不呈驗路照，入界之後，又不遵行官道，所持護照，並不照例謄寫漢蒙俄三體文字，僅執俄文票據，卡官不通俄文，無從稽查。又內地商民，前往各蒙旗貿易，尙且限定地界，而俄商則任便往來，所持俄文護照，但書前往蒙古一帶字樣，漫無查考。俄商之入蒙古者，既享有不納稅之權，近年以來，殷實俄商來蒙者日多，不用從前之貨物交易，概用紙幣，放給蒙民，預定次年毛皮牲畜等貨，到期交貨，或有短欠，則由俄領照飭地方官嚴追。又有奸商包攬索債，字據眞僞莫辨，華官追比偶緩，則指爲侵害俄商利權，要求參撤。俄領在蒙古一帶者，又往往藉詞條約有許由台站行走之語，所有出界分巡遞送函件，並派差赴各蒙旗辦事，均飭台供給駝馬，肆行要索。以上各節，皆應於修約時，聲明制限者也。宣統二年二月，外務部設有俄約研究處，將伊犂條約之應行修改及制限者，分別討論，又派部員二人，到新疆蒙古一帶，視察陸路通商情形。其後討論及

視察，均無結果，而俄人以爲中國政府，業有預備，將來提出改正條件，必難交涉，適其時俄梭巴利夫之蒙回探險隊，與哥斯羅夫之蒙藏探險隊，皆於宣統二年冬竣事返國，對於俄蒙通商皆主張應根據伊犂條約，益求擴張。哈爾濱俄商會，又上書該國政府，極言中國將提議改約，急應設法抵制，而其財政大臣哥弗沓孚氏，新巡閱極東而歸，俄政府對於改約一事，遂決定先機制勝之策，突於宣統二年十二月十二日，提出三十五款，（詳後）復於三年正月十八日，提出六大款，（詳後）聲稱不全然承認，則俄國自由行動，示將決裂。蓋以千鈞壓潰瓤之勢，使我屈於示威運動之下，更無提議改約之餘暇。俄人之在蒙古一帶，其注重實在於生計的方面，故其干涉之動機，實由於抵制修改伊犂條約而起，而我國在蒙古新設伊塔茶葉有限公司，附設皮革各公司，俄商大受影響，俄政府遂藉口條約上俄人應有西北一帶之自由貿易權，不能由中國壟斷，此亦其干涉之一原由也。

四　庫倫獨立以前俄人對於蒙事之要求

第一次要求（即三十五款之要求）

俄人要求六款，幾將宣戰，此爲前清最後一年劈頭之大問題，至今尙懸於一般人士之腦筋，而要求六款之先，有所謂中俄交涉三十五款者，據當時某報所載，茲摘其關係於蒙古者如下。

科布多設領事問題，阿爾泰地方官拆毀俄商房屋問題，華官侵奪領事裁判權並虐待俄民問題，華官侵害俄商免稅權征收皮革鬃毛茶葉各稅又抽收俄貨釐金問題，科布多俄人居住建造問題，禁止俄商售賣土貨問題，部拒俄領往返於所管地方行走驛站問題，華官不將交界人民懸案與司雅孜會辦問題，東蒙開墾禁止俄商任便往來貿易問題，東蒙運出牲口重徵子口稅問題，華官限制牛羊出口問題，華官不准俄華人民相互結婚問題，華官設法阻礙俄商前往蒙古問題等是也。（其關於新疆及東三省者概從略）從來中外交涉，以一次照會，而要求至數十款之多者，此實爲其第一次。蓋俄政府對於蒙古一帶方針，已決定於是年冬間，故特提出一極複雜之問題，以覘我國之態度，及應付之手段。而我政府闇於外界大勢，以爲俄人特彙集其歷年之積案，來相糾纏耳，以是延宕如故，其毫無解決

之決心，又毫無交涉決裂之預備亦如故。於是遂有翌年正月自由行動的準宣戰書之大交涉。

第二次要求（卽宣統三年正月十八日六款之要求）

（一）一千八百八十一年，中俄條約，及他項條約，除交界百里外，並未限制俄政府在中俄交界貿易徵稅之自由，惟在兩國陸路邊界百里內，彼此運出物品，一概免稅。

（二）俄人在中國境內，按照應有治外法權，（卽指領事裁判權）如遇民事訴訟，華俄人之交涉，華官須請俄員會審解決。

（三）蒙古及長城以外，暨天山南北，俄人有權自由往來居住，及貿易貨物，一概無稅，華人不得專利，更不得禁止或限制其貿易之自由。

（四）俄政府除已設之領事外，有權在科布多、哈密、古城設立領事，雖此權須經中政府認可，惟現在各該城華俄商人交涉之案甚多，顯然不能不實行此權。

（五）凡設有領事之處，華官應確實聲明承認遵照條約，遇有華俄商人爭辯之事，

須與俄員會同裁判，不得設辭推諉。

（六）蒙古暨天山南北路，即伊犁、塔城、庫倫、烏里雅蘇台、喀什噶爾、烏魯木齊、科布多、哈密、古城、尚有設領事之權，且於各該處及張家口，均准俄民置買土地、建造房屋，如中政府不承認以上各款，即爲中國不願遵守條約永敦睦誼之證據，則俄政府只可自由進行，以便保有約章所享之權利云云。

綜繹該照會之內容，第一爲俄界百里外自由徵稅問題，蓋俄近年於輸入華貨抽收進口等稅，我外部曾提出抗議。第二設置領事問題，蓋照約有科布多等處，俟商務興旺得設置領事，俄既要求設領，又要求將科布多領事移至承化寺，其理由則以科布多辦事大臣移駐承化寺，該處作爲阿爾泰建治貿易總匯之處故也。第三裁判權問題，第四土地與家屋所有權問題，蓋蒙古新疆地方官，對於此項問題，多與俄領事所主張不能一致故也。第五自由貿易問題，蓋對於伊塔茶葉各公司及某項蠹捐而發。總之，俄人所斷斷爭論者，無非條約解釋問題，而我外部於正月二十二日所答復，亦係解釋約文，語氣頗示

讓步，俄政府不滿意，復要求將俄人於蒙古及關外各處貿易毫無限制，並不納稅一節，切實聲明，科布多暨承化寺設領事，亦應備文聲明，即速允准實行。又請將光緒七年伊犁條約擬改之處，互換意見以前，中政府對於此約，加以切實明晰之解釋。外務部覆文，於不納稅一節，爭之頗力，蓋照約科布多等三處，必俟商務興旺，始允設領，而該約第十二款，伊犁等處，俄商暫免納稅，異日商務興旺，可將免稅條文註銷，今俄既請求設領，則是該處商務已興旺，而免稅條文即當註銷，此亦解釋上當然之結果，以爲提出註銷免稅條件，以抵制其設領之要求也。二月十三日俄使照復，又爲準宣戰的通告，彼謂約章上並無註銷免稅與設置領事合作一事之條文，中政府必將二者同時並提，顯係無意協議，如此恐兩國和好，礙難仍舊，中國若不誠實完全允諾，則俄國自由進行一節，恐屬不免云云。外務部復文，於各項均承認，而隨時提議加稅一節，仍不退讓。二月二十二日，俄使發最後之通牒，限至華歷二月二十八日爲期，如屆期不完全答復，則本國應爲自由之進行云云。其時黑龍江，吉林，奉天各

處，警電紛至，均云俄兵紛紛南下，東清鐵路沿途居民，聞有俄人定期宣戰之信，異常驚亂，駐外各使，亦有電到京，云歐報均云俄已決戰，於是政府始大駭，限期之前一日，全部允諾，而驚天動地之俄蒙交涉，遂成一小結束。

第三次要求（反對練兵移民等事）

是年七月五日，俄使照會，稱中政府近年以來，在外蒙一帶之舉動，俄政府頗視為於兩國睦誼有危險之處，如練兵移民各節，中政府切須注意。此舉卽蒙古人民，亦甚為驚疑，現有喀爾喀各盟王公及庫倫喇嘛等，已四次遣人赴俄京，訴告中國官吏欺凌擾害之狀。俄政府因顧念中俄兩國極親睦之邦交，故不願出而干涉，已拒絕蒙古各代表之請。務望中國政府，將對於外蒙所行政策之眞意，誠實相告云云。政府因電飭庫倫辦事大臣將新政酌量緩辦，而武漢之事起，庫倫遂宣告獨立矣。

五　庫倫獨立以後俄人之要求

一協訂五款之要求　清宣統三年十一月十二日，俄使照會，稱中國政府，對於外

蒙之舉動，俄政府已屢次勸告，現當南部有事之際，庫倫活佛，竟脫離中國，宣告獨立，俄政府甚願帮助中國，所有外蒙問題，中政府如允與俄政府協訂下列各款，則俄國甚願勸告庫倫活佛，仍復從前關係云云。其提出協訂條款如下：

甲、中國可在外蒙古與庫倫訂約，聲明第一不駐兵外蒙界內，第二不移民外蒙界內，第三不干涉外蒙古内政，惟中國有治理外蒙古之權，仍設辦事大臣管轄蒙人。

乙、俄國承認中國在外蒙古之主權，俄人均歸辦事大臣管轄，惟中俄兩國，關於蒙古之交涉，則仍由北京政府與聖彼得堡政府協商。

丙、中國如將來在外蒙古建設鐵路，應先通知俄國，並承認俄國有建設由俄邊至庫倫鐵路之權。

丁、中國將來在蒙古，有何項改革，均應預先得俄政府同意。

戊、俄國應飭駐蒙領事等官，協助擔保蒙人對於中國應盡之義務。

一協訂三款之要求　民國元年六月，俄庫使復提出中俄協商蒙古事，所要求三

款：第一，民國政府，不得在外蒙古駐兵；第二，不得移民；第三，外蒙如取銷獨立以後，內政應由蒙人自治，民國政府，不能視外蒙爲行省，干涉其自治之權。蓋仍根據去年十一月五款中甲款之三項，而建築鐵路及一切改革，須得俄國同意等節，則未提及。時我閣議，則以爲外蒙係中國完全領土，斷無聽令俄人干涉反與蒙人訂約之理，若中國政府，自認在外蒙不得駐兵移民，及干涉內政，則是明明拋棄其宗主權，此後俄人益有所藉口，而分我治理蒙古之權。不若置之不理，一面先著手西藏及東西蒙各處，（其時西藏及東西蒙古情形亦極危急）而庫倫一隅，無論俄人如何勾結，我但不明予承認，則將來自有抗議之餘地，如一時即與俄人協商，則全國輿論，必起反對，而政府先立於被攻擊之地位，遂決議不與俄協商，而俄人自此以後，亦不復再提調停外蒙事矣。

三 阻止進兵之要求　自庫倫獨立後，烏里雅蘇台呼倫貝爾，相繼獨立，蒙兵攻取臚濱府，俄派西比利亞十五號隊武員，帶隊助之。我國與俄政府屢次交涉，彼堅稱嚴守中立，不肯承認，而一面要求我國不得由東清鐵路運兵進剿呼倫，並不

准於中立之東清鐵路界內，有華兵與蒙兵接戰之事。且宣言路界內不得容留中國官吏，限期迫令出站，及我政府特任那彥圖王爲烏里雅蘇台將軍，俄使復於八月八日，照稱探聞那將軍有帶兵赴任之意，又聞華軍擬由新疆及黑龍兩路，東西幷進，攻取庫倫，如中政府確有此種舉動，則俄政府亦不能嚴守中立，自當自由行動云云。最近伊犂新疆援阿軍隊，合以阿爾泰本有之兵，共有馬礮步隊三千餘人，預備進攻科佈多，而俄使復要求中國不得進兵，而一面派遣俄隊，陸續入洮南府界，經我政府詰問，則答以中國現方用兵東蒙，不納俄國平和善意之勸告，故俄國不得不酌派軍隊，保護商民。而一面又在伊犂及新疆喀什噶爾各處，要求增設領署衛隊，藉口新疆屢有戕官兵變。（指本年五月間喀什噶爾道袁鴻祐被亂兵戕害事）之事。經我政府再三聲明，自行擔任保護，請其撤退軍隊，均置不理。蓋俄人野心，固不限於庫倫一隅，而西起新疆伊犂，東至黑龍江，節節佈置，無一處不爭先著，一旦決裂，則東西兼進，殆操必勝之算，而猶復遲迴瞻顧，如不欲戰者，蓋既限於列強均勢之局，而又欲以外交手段，不費代價，而

獲相當之利益，徐待機會，再爲得寸得尺之舉。彼蓋無一日不注視我國內部之動靜，及列邦之態度爲因應，而以我之毫無方針無政策無實力無預備而復孤立無援於世界之上，又安往而不危哉。

六　今茲協約之發表與密約之推測

本年十月四日，俄政府派赴庫專使廓索維慈，即前北京駐使要求吾六款宣告自由行動者。廓使到庫後，宣言俄政府承認庫倫政府有自治之權，并提出協約條件。外蒙王公，多以此約於蒙無所利，會議時均有難色，惟杭達王圖什公二人贊成甚力。我政府得信，密囑章嘉呼圖克圖及喇嘛沁王等，分電庫倫活佛暨杭達王等，嚴詞勸阻，而俄使在庫，百計運動，卒於十月二十一日簽字，十一月八日由駐京俄使將協約四款正式發表，其約文如左：

第一條　俄國政府，爲維持外蒙古現已成立之自治起見，願極力贊助之，蒙古政府，編練常備軍，暨禁止中國軍隊及移民入境各事，俄政府均允極力扶助。

第二條　蒙古首長及蒙古政府，爲報酬俄國起見，允准俄屬人民及俄國商務，照

舊在蒙古領土內享用此約另設專條中所載之一切權利及特權。
蒙古政府應將他外國人在蒙古所享權利，不得優于俄國人之條件，與俄政府確實協定。

第三條　如蒙古政府，以爲須與中國或他外國訂約時，無論如何，其所定之約，若未經俄政府允許，不能違背或變更此次協約及專條內各件。

第四條　俄國與蒙古之友誼，以本協約簽押之日，認爲有絕對之効力。

此俄蒙協約四條之明文也。除通告中國政府外，尙將協約全文通知歐美及日本各國，蓋俄政府對於外蒙問題，已得有關係各國不反對之保證，其四條之協定，特爲一種外交上形式之發表而已，固不問中國之承認與否，蓋我中國於世界外交上，久已喪失其發言權矣，嗚呼。

此約專條所載秘密條款，未經發表，固無從知悉，惟據吾人所推測，以爲密約內所必有者：其一俄政府允代蒙古訓練新式兵隊並接濟軍械，所有練兵購械經費，由俄國借給者，蒙古應以礦產各項抵押；其二蒙古兵官除聘用俄國人外，不得

別請他國人；其三，蒙古財政部，（現由親俄派之圖什公為該部部長）應聘請俄國人為最高顧問；其四，設立俄蒙銀行，與俄政府合辦，未設立以前，暫以俄銀行鈔票為蒙古通行紙幣；其五，設立郵政，由俄國派人襄助開辦；其六，承認俄國建設由俄邊至庫倫或其他各處之鐵路；其七，蒙古政府如須籌借外債，及辦理各項事業，均須先與俄國商議。此外凡中俄舊有條約所許俄人在蒙古權利，如免稅權，裁判權，土地家屋所有權，設領權，自由來往貿易權等，自均在此約專條之內。近日日本順天時報所傳秘密條約：（一）俄蒙協約効力範圍，遍及於長城以北一帶之地，俄國極力襄助蒙古，在各該地之自主獨立權；（二）俄國於長城以北一帶地方，對于築路開礦，以及開荒各事，均享有絕對優先之權云云。所稱協約範圍，是否屬實，未敢確信，姑錄之以備一說。

七 俄蒙協約與日俄協商之關係

本年七月中旬，俄國與日本新定關於滿蒙問題之協商，雖日俄兩國政府，均未承認，而外國重要報紙，早已詳細登載，故此種協商，在今日已成為公然之秘密，

以其與俄蒙協約有密切關係，特將重要各西報所載日俄協商事，摘譯如下。

維也納之那伊耶呼拉葉普列塞報：「在聖彼得堡所訂之日俄新協商，是實行分割支那之領土也，據最確消息，南滿洲及與南滿接境之東蒙古歸日本，其他蒙古之各部分均歸俄國。（中略）近年以來，日俄關係，益加親密，此爲顯著之事實，而日本在滿洲及附近蒙古一帶之勢，已出中國之上，此亦事實之不可掩者。近日俄國已侵入中國西部之領土，以中國微弱之抵抗力，固不足排去俄國之勢力，而其他方面，又將爲俄所染指。今者俄日兩國聯合同盟，則以極乏防禦力之中國，其必至喪失廣大之領土，殆無疑義。」

該報又載十七日倫敦所發專電云：「太晤士所載得有聖彼得堡確實消息，日俄協商業已定議，桂太郎公爵俄都之行，不過加最後之一點而已。此協商內容，即俄國承認日本在南滿洲有行動之自由，而俄國如有應得日本援助時，則日本對俄有應援之義務。」

羅耶烏勒美亞報（俄國極有信用之報）七月十七日載：「日本桂公爵來

俄，實帶有締結一種密約之使命，此約卽以補充日俄戰後之朴玆模斯和約，其內容實以分割滿洲及蒙古爲目的，日本可得以松花江爲界之滿洲，及托勒河爲界之蒙古各地。」

那伊耶呼拉葉普列塞報七月二十二日，又詳載日俄新協商云：「日俄兩國新訂之約，其內容業已詳細探悉，自此次協商後，日俄前訂朴玆模斯和約中所有尊重中國主權及開放門戶之語，均行取銷，日俄自爲滿洲之主人翁，自解除一切之制限，而他國人民在滿洲所有生計上利益，均被剝奪。滿洲以外之蒙古各地，亦由日俄兩國，劃定利益範圍，惟蒙古之大部分，均歸俄國，（閱者注意）日本所得者，惟接近南滿洲之一小部分而已。日俄爲預防中國之抗議，故於此約中，聲明如於兩國利益範圍內，有一國受中國之襲擊，則他一國必以兵力援助之，使中國之抵抗，歸於無效。此新協商，蓋以訂正日俄戰爭之結果，俄國拋棄南滿洲，而代以蒙古大部分，日本則取得朝鮮及南滿洲並蒙古東部各地，而一九零二年與日訂約保全中國領土之英國，對於此約，亦已默示承認之意。」

日本外交時報。（第十六卷第五號）載有賀長雄博士之說云：「日俄新協商，定於本年七月十六七日之交約中，所謂內蒙古者，指開原以北，自長栅外至寬城子間，如昌圖鐵嶺等地皆是。余前年從軍滿洲，知所謂內蒙古外蒙古之分界，頗不明晰，將來爲預防日俄衝突起見，必須確實劃淸境界，實爲不可少之舉。溯自日俄戰後，已有兩次協商，其第一次則明治四十年七月三十日之協商，其目的在於融洽兩國戰後之感情，使日本於巴黎倫敦兩度募集公債，不生障礙，此約尚未深入滿蒙實地問題。其第二次則爲明治四十三年七月十三日之協商，其目的在於合併朝鮮，亦未深入滿蒙問題。惟此時日本欲合併朝鮮，而得俄國之默許，則日本承認俄國蒙古之自由行動權，以爲酬報，此則爲余之所確信，必有其事者也。近日俄在蒙古，日在南滿，其經營均極有進步，適際淸國革命，肅親王依賴日本，爲蒙古獨立之運動，故此時日俄兩國，急宜訂立第三次詳細之協商，以謀雙方之利益，爲一致之行動，此事明若觀火，實無堪疑之餘地，而其所以秘密不公布者，其理由有

三：

(一)對于中國之關係　中國正在革命之中途，政府尚未完全成立，此時若將滿蒙分割之事，實行發表，將引起中國人民激烈排外之風潮。

(二)對於滿洲之關係　滿洲中國官吏，如趙爾巽張作霖諸人，頗熱心於中國領土之保全，或者聞協商之事，而以兵力相抗。

(三)對於德國之關係　日本現屬於三國協商之系統中，(三國協商指英俄法)三國對於日本所爲，必無異議，所最可慮者爲德國。故關於滿蒙之協商，秘不發表，實使德人無從藉口於維持極東均勢而發生割取領土之舉動。

據以上各報所論，則此次俄蒙協約，實早已決定於本年七月日俄第三次協商之日，觀於日本桂太郎公由俄返日後，即有法國首相遊歷俄京之舉，當時各西報所傳，均云法國對於英日俄三國，極願取一致之行動，則俄人此舉已得法國同意，自不待言。德與俄素有歷史的國交，今年七月間，德俄兩帝會見，雖表面僅聲明兩國國交之賡續，而徵諸近世外交史蹟，凡俄德會合，則俄人必將有事於東方，前者三國相約還遼，未幾遂有膠州旅順之役，團匪事變，俄德相約，俄遂在滿洲不撤

兵。俄德協約，解釋保全中國領土一語，謂滿洲不在內，以上事實，皆可爲德國在極東外交，向與俄國提携之證，然則俄此次在蒙古之舉動，其已得德之同意，又可斷言耳。

## 八　俄蒙協約與英藏協約之比較

俄人自一九零六年後，對於西藏，始拋棄其歷來所經營。其先俄人之視西藏，猶之視滿蒙與朝鮮也。常以重賂運動達賴喇嘛及其左右，又嘗遣其國人特爾遮氏夤緣爲堪布，（西藏高級行政官名）每年給鉅額之秘密費，聯絡藏人，故達賴之親俄，實較甚於親英。當其第一次被革時，遊歷庫倫，曾慫恿活佛聯俄，後事雖未成，而外蒙與俄人，暗中遂生密切之關係。迨一九零六年，（即清光緒三十二年）英俄因種種之關係，特定關於西藏協約，於是俄遂脫離西藏之關係，亦猶之朴茲模斯和約以後，俄人脫離朝鮮與南滿之關係，近年以來，英人在西藏之行動，有與俄在蒙古頗相類者，用特比較其相類之點如下。

西藏蒙古與中國之關係，均無自由與外國訂約之權，而清光緒三十年　月，

英人突遣其邊務大臣榮赫鵬以兵力脅訂印藏十條，其大旨亦在通商利益。如原約第二條，設立亞東江孜噶大克三處商埠，聽英國商民任便往來貿易，如有商務興旺之地，應再行商議，開設商埠。第三條，所有光緒十九年訂立之通商章程，有不妥之處，西藏須派掌權藏官，與英國會商妥改。第四條，英貨不得加稅。第五條，印度邊界至亞東江孜噶大克邊界，沿途不得設立關卡。第九條，西藏土地，英國如未應允，無論何外國，一概不能有讓賣租給情事，西藏一切事宜，無論何外國，皆不准干涉；無論何外國，皆不許派員或派代理人進入藏境；無論何項鐵路道路電綫礦產，或別項利權，均不許各外國或隸各外國籍之民人享受，若允此項利權，則應將相抵之利權一律給與英國政府享受。西藏各進款，或貨物或金銀錢幣等類，皆不許給與各外國或籍隸各外國之民，抵押撥兌。以上各款，其注重貿易獨立權，禁止他國干涉西藏內政等，皆與俄人對待蒙古同一手段，而其蔑視中國主權，逕行直接定約，二者亦如出一轍。特藏人定約於戰敗之後，而蒙古則定約於獨立之時，爲不同耳。光緒三十二年四月，唐紹儀與英使薩道義，在北京開議改英藏條約爲中英

條約，而以英藏原約列入附約，即今之中英續訂藏印條約是也。三十四年三月，復由張蔭棠與英全權韋禮敦，定中英修訂藏印通商章程十五款，於是英藏交涉問題，遂以解決。此數年間，英人對於西藏，所以放棄干涉者，蓋彼方吞併布丹廓爾喀爲其藩屬，而布廓皆爲我朝貢之國。時政府亦頗提出抗議，英人既攫取布廓，故於藏事略示讓步。而自蒙古問題發生後，英人復持干涉態度，本年八月，英使要求中國不得進兵西藏，（已在藏地華兵均輸送出境）不得干涉西藏內政，殆與俄人所要求者同。吾記蒙俄交涉，所以旁及藏事者，誠以我中國今日之邊患，固不僅在外蒙一方也。

## 九　俄蒙交涉與俄國之輿論及態度

**國民俱樂部之決議**　俄國國民俱樂部，以將軍安德烈夫梅羅福等爲其黨魁，提倡俄羅斯主義，其平日所主張，雖爲一部政治家所反對，然於社會上則極有勢力，此次對於蒙古問題，其決議五款如左：

一、俄國承認蒙古爲獨立國。

二、修正俄蒙及中俄邊境，使西伯利亞與俄國間之交通，於軍事安全無礙。
三、俄國與蒙古，直接改訂通商條約。
四、俄國設法輔助蒙古之行政。
五、俄國於北部滿洲，宜要求下列各項權利：(甲)黑龍江，烏蘇里，松花江，額爾克尼河四處，不准中國及他國航運；(乙)自一千九百年至一千九百零六年，俄國在黑龍江右岸曾經占領之地方，應重行占據；(丙)中國非得俄國同意不得在渤海灣敷設鐵路向俄國國境；(丁)限制中國在北滿洲之軍隊；(戊)不准中國在俄滿交界處，建築要塞。

倍尼遜伯爵之演說　俄伯爵倍尼遜，遊歷蒙古回國，在聖彼得堡國民俱樂部，演說蒙古現狀及解決法，錄其結論如下。

俄國今日，不可袖手旁觀，當着力援助蒙古之獨立，使活佛於一切行政，克如其意，無或阻礙，指導維持，責無旁貸，吾俄於蒙古北部，既握有實權，則東南部蒙古之利權，自不能不讓與日本云云。

俄國半官報之言論　俄國極東政策，所當取之方針如下：（一）近三十年來中國在日俄邊境之行動，實使俄國對於國境問題，不能不加變更；（二）自天山山脈至海參崴之界線，於俄國有重大之利害，故若以戈壁沙漠，劃爲日俄國界，則滿洲外蒙及新疆等地，當然歸入俄國勢力範圍之內；（三）現在中國所發生種種問題，實俄國變更國境之絕好機會，此時如俄國欲爲此事，必易著手；（四）滿洲皇室既推覆，北滿自易併合於俄；（五）蒙古獨立，則其結果自使俄國勢力遍及於蒙地；（六）即瓜分中國之本部，亦決無害於俄國之利益。重言將來俄國當用武力，解決中國問題。

俄外部大臣沙遜納夫之演說　沙外部在議院，演說對於蒙古問題，其大旨如下：（一）外蒙喀爾喀，此次脫離中國，自行獨立，俄國對此問題，頗覺爲難，將斷然占領之乎，抑任令華人之侵入乎；（二）就俄國利害言，惟冀近邊蒙境，於軍事關係上，無偏起强國，爲之阻撓，故吾俄對於蒙古，惟望其保持獨立，並無吞併蒙土之意，如此辦法，既足以貸蒙人之權利，而仍無傷中國之友誼，俄國之目的，仍可得達；（三）內

蒙古之東部與南滿鐵路相連，與日本有直接利害關係，故就地理及政治上言之，應作爲滿洲之一部；(四)中國與蒙古，如有協議，應由俄國參預，俄爲保全喀爾喀之財政及秩序起見，應助以相當之兵力云云。

俄國那維烏蘭密報之言論 蒙古獨立，俄國雖無正式協助，然非正式之應援，則固無時無地無之。俄國有多數在野政治家，參預其事，僅費兩月之功，竟代蒙人練成最新式之戰鬬兵隊，其中可用之士，不讓俄軍，現方陸續抽練，以爲他日編成四個中隊之預備云云。

十 俄蒙協約發表後我國對待之態度

對於此問題之一般輿論，具見於京外各報紙，而政府對待方針事屬秘密，惟據某某報所登載，比較的稍近於事實，姑摘錄如下，以爲本記之結論。

(一)所有此次蒙俄交涉事宜，專任陸徵祥君辦理。

(二)政府擔負責任，於本問題解決以前，苟無意外之變故，則除梁總長外，各閣員一律不得辭職。

(三)要求俄政府取消所定蒙古協約。

(四)和平交涉,如不能解決,則不得已以武力從事,亦所不惜。

(五)電告各省,徵求各都督之意見。

(六)電飭東三省新疆綏遠察哈爾阿爾泰等處,竭力防守,一面設法勸諭活佛,一面嚴整軍備,爲雙方並進之舉。

總之多數政治,其行動之原動力在乎全國之國民,而政府之能力及地位,至爲薄弱,故當外交有危迫問題,其對付極爲困難。蓋對外情形,瞬息萬變,既貴果決,又須秘密,斷無徵集衆見從容討論之餘暇,而果決與秘密,皆含有少數專斷性質,與多數政治之合議公開二大元原相反,使上有强固信用之政府,下有國民外交之能力,則對於重大問題,尙可進行無阻,如法美等國是也。而我中國則改革伊始,完全正式之政府,尙未成立,而遇有此種困難問題之發生,我國民宜自覺其居於政治原動力之地位,以極鎭靜之腦筋,强毅之精神,穩重之計畫,縝密之布置,而行之以忠實誠懇之熱心,勿流於浮弱寡識,爲感情所驅使,發爲一種無責任之行動,

而益陷國事於不可收拾也。嗚呼，我國民使誠知此際爲我國存亡絕續之交，則豈容復有毫末之客氣，存於其間哉？此困難問題之解決如何，則吾敢斷言之曰以我國民之自覺心爲斷。

十一月十八日稿

# 藏事紀略

羅惇曧

西藏於漢爲西羌，唐宋爲吐蕃，元爲烏思藏，以吐蕃僧帕克斯巴爲大寶法王，帝師領之，明初以攝帝師拉木監巴藏卜，爲熾盛佛寶國師。永樂間，封番僧等八王，有宗喀巴者，居拉薩，始興黃帽之教，相傳其二世始立第巴以治國事，三世始稱達賴喇嘛。（清高宗御製喇嘛說，西番語謂上爲喇，謂無曰嘛，喇嘛者，謂無上，卽釋僧爲上人之意。）滿清崇德七年，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並遣使至盛京，尊清帝爲文殊菩薩大皇帝。順治九年，達賴來朝，世祖宴之太和殿，建西黃寺居之，及行，餞之於南苑德壽寺，封西天大善自在佛，領天下釋教。西藏最尊者爲達賴喇嘛，主前藏；班禪額爾德尼，主後藏，相傳爲宗喀巴二大弟子。繼爲達賴班禪者，互相爲師。又有汗，則蒙古部長爲之。其代達賴喇嘛理事者曰第巴，康熙三十二年，達賴入貢，言已年邁，國事決諸第巴桑結。乞錫之封爵，乃封第巴爲圖伯特國王。達賴歿，桑結匿不以聞；及召班禪來京，桑結又阻之不至。四十四年，固始汗曾孫拉藏誅桑結以聞，聖祖褒封，嗣爲汗，復立六世達賴喇嘛。五十三年，準噶爾侵藏，攻殺拉藏而據其地，毀

滅黃教，達賴移居西寧塔兒寺。五十七年，命皇十四子允禵為撫遠大將軍，駐師青海，將軍傅爾丹等討藏。五十九年，平逆將軍延信等，護達賴進征，定西將軍噶勒弼等，獲偽藏王達克咱，西藏悉平，以土地人民賜達賴，居於布達拉。雍正初撤兵，五年封康濟鼐為貝子，鎮全藏，噶布倫阿爾布巴等作亂，殺康濟鼐，命左都御史查郎阿討平之，並遷達賴於打箭鑪惠遠寺。七年封後藏台吉頗羅鼐為貝子，總藏事，留大臣正副二人領川陝兵分駐前後藏鎮之，是為大臣駐藏之始。十三年準噶爾求成，乃送達賴歸於前藏。乾隆元年、章嘉呼圖克圖入都，四年，封頗羅鼐為郡王，領藏事如故。十二年頗羅鼐卒，子珠爾墨特襲封。十五年，謀叛，殺駐藏大臣拉布敦，川督策楞以兵入藏，平之。詔除西藏王爵、設四噶布倫分其權，而總於達賴喇嘛，以全藏地與之，凡衛藏政事由駐藏大臣會同達賴裁決。二十二年，蕩平伊犂，藏地始無準夷患。四十五年，班禪入都，五十三年，廓爾喀侵藏，令成都將軍鄂輝等討之，廓爾喀乞和，許之，遣使入貢。五十六年，復擾後藏，班禪奔前藏，命大學士嘉勇公福康安為將軍、超勇公海蘭察為參贊大臣，由青海援藏。五十七年，授福康安大將軍，戰屢捷，廓

爾喀窮蹙乞降，拒之，班禪歸於後藏，廓王再遣大頭人送還俘虜，並乞降，福康安以聞，諭令廓王拉特納巴都爾親自來營，帶同進京，否則仍乘勢進兵，廓爾喀四次乞降，遣使入貢，納之，福康安等整師入後藏，乃班師，復廓爾喀王封號，五年一貢，御製十全記以彰武功，蓋二次平準噶爾，一平回部，二次平金川，一靖臺灣，一降緬甸安南，二次受廓爾喀降也。以所貢馴象五賜達賴班禪，藏地始無廓夷患。廓爾喀至光緒二十六年，尙修職貢，其後貢使不至，光緒三十四年，廓使來朝。自琉球緬甸安南朝鮮，相繼外屬，中國不復見貢使矣，此其最末次也。哲孟雄接壤後藏，與布魯克巴同爲藏屬，其地半爲廓併，（乾隆五十六年，駐藏大臣和琳奏哲孟雄作木郎二部落，在藏邊界外，不過每年與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通問書信，不聽藏中調遣，被廓爾喀侵佔，已有十年，去歲經福康安檄令協勦，又復藉稱天熱，畏懦不前，迨聞廓爾喀歸順，復思藉天朝威勢，斷還六輩達賴喇嘛所定舊界，經福康安等駁斥。光緒十四年，駐藏大臣升泰奏，隆吐山南北本皆哲孟雄地方，英人雖視爲保護境內，其實哲孟雄，布魯克巴，皆西藏藩屬，每屆年終，兩部長必與駐藏大臣呈遞賀禀，駐藏

大臣，厚加賞賚，以撫綏之。在唐古忒，則自達賴喇嘛以次，均有額定禮物，商上亦回賞緞疋銀茶，與兩部回信底稿，均呈送駐藏大臣查核，批准，照繕，始行回覆。哲布兩部，遇有爭訟，亦稟由藏酌派漢番辦理，此哲布爲藏地屬藩之實在情形也。兩說互異，茲從後說。）英併印度，與哲布接壤。光緒二年，哲布兩部長，均稟駐藏大臣，以英人有窺藏之心，籲請籌備，寘弗理，哲人漸昵英人，以捻納爲英租界，英漸視爲保護地。藏人漸覺英之逼己，頌言哲人私結英約，屢議伐之，哲乃益親英矣。光緒十三年，藏人於隆吐設卡，遂與印度兵戰，敗焉。朝旨屢諭駐藏大臣文碩，令藏人撤卡，文碩謂實藏地，卡無可撤，嚴旨責焉，以升泰代之。總署與英使議邊界通商，戒印兵毋進藏，藏番据新圖以隆吐日納宗爲藏地，堅勿讓，文碩並請備兵，嚴責之令印兵即到，藏番亦不得接戰。藏兵攻印營復敗，印兵毀其卡，乃伯令議通商約，嚴旨再責文碩。英使告總署以藏衆退回原界，不在隆吐駐兵，當不侵藏地。藏人屢思復仇，諭升泰嚴止之。藏人誓衆曰，凡我藏衆男女，誓不與英人共天地，有渝此誓，衆共殛之，乃大集兵於帕克哩，將痛擊印軍。升泰搜得乾隆五十三年舊擋，哲孟雄受逼於廓爾喀，

達賴乃以日納宗地給之，以雅拉支木兩山爲藏界，持示藏人，藏人復以該地雖給哲人，令哲私通英人，地應收回，升泰屢諭不從。印兵攻熱勒巴拉山，藏兵傷亡數百，印兵追入徵畢坌，印度政府令勿窮追，諭駐藏大臣赴邊界與印官會晤。英外部告駐英使臣劉瑞芬，商和平了結。藏人謂英若據有哲地，則誓不共立。光緒十四年八月，印兵大隊收哲孟雄全境，攻藏兵於捻都納，藏兵敗退，狂追逐北，咱利亞東朗熱諸隘並失，藏兵萬餘盡潰。印兵追噶布倫等於仁進岡，與駐藏大臣所遣止戰之武員蕭占先遇，占先豎漢字旂，阻印兵，印兵止搶約相見。占先約勿窮追，印兵官欲轟仁進岡民居，占先告以此爲中國土，藏番違旨用兵，中國當嚴爲處寘，請勿燒。印兵官諾之，要約速辦，乃退兵。藏兵既大敗失地，仍志在復仇，升泰屢嚴止之，不聽。藏人目漢官爲洋黨，屢欲暴動，終有所慴而止。印官以天寒不能再緩，促升泰卽至邊界議約，而藏衆以噶布倫中一二人主和，有壞黃教，羣議投之藏江，力要駐藏大臣代索回哲孟雄布魯克巴全境，否則傾藏衆一戰。印兵復集大隊備四路撲藏，升泰力阻之，仍百計諭藏僧戒藏番毋妄動，乃馳赴邊界議約。時冱寒，人馬多凍斃，抵咱克

哩隘外，藏兵尙有萬人駐仁進岡，升泰命撤退，藏官言大臣尙未與印官晤，未敢遽撤，乃退紮數十里。哲孟雄部長，命其弟來謁，言本欲來見，爲印兵所阻。升泰與英官保儞會於納蕩，英官言哲孟雄與印度互立約已二十七年，應由印度保護，藏與印搆兵，藏旣屢敗，我兵何難長驅捲藏全土，以邦交故，按兵靜候，并索藏賠兵費。升泰言哲爲藏屬，從前印哲立約，並未見印督照會，藏番亦未赴印境滋擾，索費無名。英人又在布魯克巴及後藏干壩修路，藏人又大震。英官要求甚奢，升泰力折之。藏人漸就範，升泰屢要英撤兵，英不可，而藏衆已成軍之三大寺僧兵，及駐仁進岡之兵萬餘，皆撤退。噶布倫及領袖僧官十餘，其他番官數十員，隨升泰至邊，皆駐仁進岡，不敢與英官晤。升泰以哲事未能即竣，大雪封山，運糧無所，亦退駐仁進岡。總署派英人赫政赴藏，充通譯，總稅司赫德之弟也。哲孟雄部長之母，率所屬親族連名上稟；言英官當年立約，不得過日喜曲河，哲孟雄租地與英，歲應納一萬二千囘，英人倚其國勢，歲久不給，印藏搆釁，復致殃及伊母子親族，實不願歸英，乞勿將哲境劃出版圖之外。英人旣掠哲地全境，復押哲部長安置噶倫綳，以重兵駐哲境，招印度

及廓爾喀游民闢地墾荒，廷議以哲事無從挽救，慮梗藏議，諭升泰勿問。布魯克巴地，數倍哲孟雄，西人呼爲布丹國，光緒間尚入貢，升泰至邊，布部長遣兵千七百人護衞，升泰慮爲英口實，謝去。幷乞印綬封號，升泰允代請諸朝。藏哲舊界，本在雅納支木兩山，其後商人往來之咱利，爲新闢捷徑，西人稱熱勒巴拉嶺，升泰議於咱利山先分藏哲界，以符前案，其印哲之界在日喜曲河，擬於約中注明。印哲立約在咸豐十一年，無案可稽，寘勿論。哲部長土朶朗思，印度稱爲西金王，既被幽於噶倫綳，其母及子尚居春丕，即英人所稱徵畢也。印營假部長書，取其兩子赴噶倫綳，部長母堅不可，挈其兩孫至升泰營哭訴，丐中朝作主，升泰無以援之也。英人又欲易寘其部長，升泰婉止之。赫政阻爭久不達，十五年二月，藏兵盡撤歸，升泰請總署告英使，電印兵速撤。三月，赫政至邊，藏兵盡撤，藏人言藏哲本有舊界，日納宗地既賜哲孟雄，其隆吐山之格壓傾倉地，實有藏民游牧場，確爲藏哲舊界，至咱里山本無鄂博，不過上年實於此限止印人耳。通商極非所願，然不敢違朝命，惟咱利以內，洋人萬不可來。赫政赴印營與議，英人謂咱利之界萬不能移，至哲孟雄與商上及駐藏

大臣著有禮節，均可仍之，惟西金界內，藏番不得有權，允此方可開議，升泰諾焉。印兵旣撤退，英人尙久不訂約，升泰奏云：『聞藏人言，與有仇之英議和，孰若與無仇之俄通好，俄人前次來藏，我等備禮勸阻，俄卽退去，今英謀吾地，倘俄戰勝，遂恣欺凌，實所不甘。査去年俄人有由和闐至藏之請，如英再延宕，則藏吏生心。本年蒙古人由草地禮佛，絡繹不絕，隨來者頗類俄人，設藏番私與通款，則稽察不易，邊事久不定局，俄或私行勾結藏番，英俄互相猜忌，則後患方長，乞告英使催印督速定藏約。』十月，升泰奏：『英人擬撤兵之後，悉照向章，不必辦理通商，不必另立新約。通商一事，本英官初次會議，卽行提出，又屢言西人欲至藏貿易，答以番情疑詐，萬難辦理，然後許退至江孜，力言再四，又許退至帕隘，仍復力拒，英官意甚怫然，彼時首重通商，否則萬難了結。臣力諭藏番，通商萬不可免，始據藏番出具遵結。今英人忽不言通商，亦自有故，當日英人深知藏番於此事力拒數年，意謂藏番必不遵行，故借以爲難，今知出結遵辦，恐定約以後，他國援以爲請，則藏地不能入其範圍，是以忽議中止。然英人不議通商，藏人實所深願，但能不自啓釁端，未嘗不可暫保無

事，俄人亦不能有所干求，目前亦可免生枝節，惟日後防範宜嚴，未可再涉疏懈耳。現藏印均已退兵，前怨已釋，自應彼此立約以昭信守，彼族恐一經定約，卽不能狡焉思逞，故任意延緩。惟自入夏至今，曠日持久，虛糜時日，萬難再延，請速商英使迅電印督速行議結。』哲孟雄部長言願棄地居春丕，升泰嚴止之，慮英人責言也。十六年二月，以升泰爲全權大臣，與印督定約八款，自布坦交界之支莫摯山起，至廓爾喀邊界止，分藏哲界，哲孟雄歸英保護，其內政外交，皆英主之，藏印通商交涉游牧三款，俟後議簽約於印度孟加拉城，鈐印後，由使英大臣薛福成在倫敦互換。十九年十月，派四川越巂營參將何長榮，稅務司赫政，與英國政務司保爾，在大吉嶺議定藏印通商，交涉，游牧，條約九款，亞東開關通商，印度遞駐藏大臣文件，由印度駐哲孟雄之員交中國邊務委員驛遞，藏人至哲孟雄游牧，遵英國定章，與原約一律奉行。

嗣以藏人堅執，未能遵約，朝廷亦置不問。藏人仇英久，隙愈深，至二十九年，藏印以爭界故，英員帶兵入藏。電令駐藏大臣帶同藏員赴邊會議，並電駐英使臣商

英外部阻其進兵，達賴始終堅拒。英兵深入，藏兵屢敗，駐藏大臣有泰至藏，英軍猶駐堆郎，約赴帕克里議和，照十六年條約辦理，願卽休兵。有泰藉口商上不肯支應烏拉，不能啓程，僅以李福林往，怯不進，英軍至江孜，盼有泰赴議，有泰仍不敢行，日挈藏姬五六人，赴柳林子備酒跳唱納涼，藏人極怨之。三十年六月二十二日，英軍據拉薩，達賴逃，英員榮赫鵬列條約十款，迫藏衆畫押，有泰往見榮赫鵬，自言無權，受制商上，不肯支應夫馬，以自明無罪，榮赫鵬笑頷之，英人卽據爲中國在藏無主權之確證。其先有泰電外務部，言番衆再大敗，卽有轉機，冀英軍進拉薩圖懾服藏衆，及英軍至，與藏衆定約，誘有泰畫押，朝旨切責，有泰謂已與英官籌商至再，先行簽約，朝旨嚴斥之。八月，以津海關道唐紹儀改三品卿，加副都統銜，赴藏全權議約，時議以藏事危急，宜經營四川土司，及時將三瞻收回，諭川督錫良等籌辦。錫良擬改土歸流，泰甯寺喇嘛以兵抗，朝命駐藏幫辦大臣鳳全馳往剿辦，至巴塘爲番衆所戕，命四川提督馬維騏剿平之。三十一年正月，紹儀至印度，參贊張蔭棠梁士詒等從，赴印外部議約，英議約專使費利夏，以榮赫鵬致有泰條約交閱，促令畫押，紹

儀言奉命議約，約尙未議，何言畫押。費言駐京使臣薩道義來書，言中國本無改約之意，中國權旣不能及藏，藏番屢失信，故英以兵力自護利權。若言廢約，無可再議。紹儀言英旣接待議約，則旣認吾有議約權，中英所以會議者，以西藏主權在中國也，藏約有侵犯主權之語，自當解晰申明之。費諱言廢約，故易言申明也。費旣允商訂，紹儀取原約易其七八，費謂無異廢約，堅拒焉。費雖名全權，而約事多主於印度總督寇仁，紹儀面揭之，費乃允商訂第九款，並言英本無據藏之意，第慮中國不能拒俄，貽後患，今之據藏，亦爲防俄計耳。費止認中國爲藏上國，西藏若華屬國，與昔日之朝鮮越南琉球緬甸同。紹儀力辯中國爲藏主國。費言中國於西藏向不能盡主國之責，苟能盡主國之責，則英亦何至以兵入藏。紹儀援達賴班禪籤掣冊封，藏缺請旨除授，藏兵由駐藏大臣歲操，皆主國之據。會印督費使皆避暑森羅，要紹儀往議約，紹儀拒之。紹儀以印督狡展，英使堅持，乃電告外部言『主權旣不稍讓，空談又類於哀求，謹循見機不俟之義，自請遣撤回國，以避一時之鋒，而收他日之效。蓋撤使換使，本外交應變之常，如維也納會議，英召還卡斯列理，代以威爾頓，法罷

他列蘭，代以利霎留，伊犂之約，曾紀澤初次送稿，俄即遣布策到京，半途召還，外交常藉此以留地步，而不損他國之和平，比之普魯大司特之法，較為深穩。五月初三日以末次稿寄費使，惟上國一層，初因費使不肯廢拉薩約，另訂新約，故必須聲明西藏為我屬地以伸主權。費祇認為上國，而不肯認為主國，彼既靳而不許，我亦萬無可讓之理，不如刪去此款，默許較勝於明認，免生他國波瀾，且拉薩藏約第九款既已更改，又聲明每事由我國督率藏衆辦理，則主權自不外移，故復費使函，第一條擬改為英國允認中國在西藏原有及現時享受之權利，如此則主權不替，於我國毫無損失。費使復書，意在辯明主國上國，以為將來扶殖西藏獨立之基，我所爭者，督率藏衆，彼則曰貴國不宜實力干預，空言申辯，反成不認主國之鐵證，後來翻駁愈難。查屬國無與他國締約之權，況藏係我屬地，不能以一國視之，去歲我雖未畫押，惟有大臣不能阻止藏人越權締約，故英獲此意外之利，英今日之視藏，與光緒初年日本與韓立約之意相同，稍與遷就，貽害無窮，不得不另籌他計，以冀異日之轉圜也。」時日俄休戰，日本遣小村壽太郎來議遼瀋約，乃召紹儀還國。紹儀乃

挈梁士貽等歸國，留張蔭棠續議。三十三年，外部與英人結印藏續約六條於北京，而以三十年之英藏條約為附條，一切承認之，惟改稱中英條約而已。蔭棠初以續議約留印度，至是奉命入藏，專辦開埠事。時英軍尚駐春丕，照約俟三埠開妥，賠款清交，三年始撤兵，故開埠尤亟也。先是班禪貳於英，與達賴迕，自印藏搆釁，經有泰奏派兼管藏事，志益驕。蔭棠抵江孜，班禪遣扎薩克迎謁，語次有欲自王之意。蔭棠用參贊何藻翔謀，甘言餂之，要其入覲，毋失藩屬禮。商上聞之，亦請達賴先期由西甯入覲，蔭棠俱為奏請，別將班禪受英唆使屢與達賴牴牾，而全藏實權仍歸達賴替身掌握各情電告外部，請以恩澤籠絡班禪，並羈縻達賴，勿遽回藏，惟迅派重兵收回政權，免英人斥我不負主國義務。因劾駐藏大臣有泰貪庸誤國，有旨革職。頒善後辦法二十四條，創財政督練路礦鹽茶學務巡警農務工商交涉九局章程，粗備，終未實舉。僅與英政府代表韋禮敦訂埠章十五條，匆匆內渡，時三十四年二月也。蔭棠在藏，凡所規畫，皆倚藻翔，藻翔擘畫宏大精詳，蔭棠僅從十之四五。奏上，樞臣雖韙其議，未能實行，時論惜之。三十四年，達賴至自西甯，館於雍和宮，時有建議

留不遣，別遣重臣經營全藏，樞府畏事不敢用此議。會孝欽后與德宗大喪，乃遣歸。達賴既久跋扈，入覲後見清政不綱，益輕朝廷，志乃益肆。宣統元年，達賴歸途與俄使私晤，叛志益決。二年，川邊大擾，遣趙爾豐率川兵入藏，達賴奔印度，廷旨褫達賴封號，藏人益怨。英人將以兵納達賴，英使來告，乃不得已復其封號，命回拉薩。中朝威信，全墜地矣。川軍既抵拉薩，駐焉。三年十月，駐軍聞革命軍起，乃逐駐藏大臣聯豫，推管帶官鍾穎代之。清室退政，達賴自印歸拉薩，又逐鍾穎，儼然獨立矣。

# 十三　中國革命之經過

孫　文

夫事有順乎天理，應乎人情，適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羣之需要，而爲先知先覺者所決志行之，則斷無不成者也，此古今之革命維新興邦建國等事業是也。予之提倡共和革命於中國也，幸已達破壞之成功，而建設事業雖未就緒，然希望日佳，予敢信終必能達完全之目的也，故追述革命原起，以勵來者，且以自勉焉。夫自民國建元以來，各國文人學士對於中國革命之著作，不下千數百種，類多道聽途說之辭，鮮能知革命之事實，而於革命之原起，更無從追述，故多有本於予之倫敦被難記第一章之革命事由。該章所述，本甚簡略，且於二十餘年之前，革命之成否，尙爲問題；而當時雖在英京，然亦事多忌諱，故尙未敢自承興中會爲予所創設者，又未敢表示興中會之本旨爲傾覆滿淸者，今於此特修正之以輔事實也。茲篇所述，皆就予三十年來所記憶之事實而追述之；由立志之日起至同盟成立之時，幾爲予一人之革命也，故事甚簡單，而於贊襄之要人皆能一一錄之無遺。自同盟會

成立以後，則事體日繁，附和日衆，而海外熱心華僑，內地忠烈志士，各重要人物不能一一畢錄於茲篇，當俟之修革命黨史時，乃能全爲補錄也。予自乙酉中法戰敗之年，始決傾覆清廷創建民國之志，由是以學堂爲鼓吹之地，借醫術爲入世之媒，十年如一日。當予肄業於廣州博濟醫學校也，於同學中物識有鄭士良號弼臣者，其爲人豪俠尚義，廣交游，所結納皆江湖之士，同學中無有類之者。予一見則奇之，稍與相習，則與之談革命，士良一聞而悅服，並告以彼曾投入會黨，如他日有事，彼可爲我羅致會黨以聽指揮云。予在廣州學醫甫一年，聞香港有英文醫校開設，予以其學課較優，而地較自由，可以鼓吹革命，故投香港學校肄業。數年之間，每於學課餘暇，皆致力於革命之鼓吹，常往來於香港澳門之間，大放厥辭，無所忌諱。時聞而附和者，在香港祗陳少白尤少紈楊鶴齡三人，而上海歸客則陸皓東而已。若其他之交游，聞吾言者，不以爲大逆不道而避之，則以爲中風病狂相視也。予與陳尤楊三人常住香港，昕夕往還，所談者莫不爲革命之言論，所懷者莫不爲革命之思想，所研究者莫不爲革命之問題。四人相依甚密，非談革命則無以爲歡，數年如一

日，故港澳間之戚友交游，皆呼予等爲四大寇，此爲予革命言論之時代也。及予卒業之後，懸壺於澳門羊城兩地以問世，而實則爲革命運動之開始也。時鄭士良則結納會黨，聯絡防營，門徑既通，端倪略備，予乃與陸皓東北游京津，以窺清廷之虛實，深入武漢，以觀長江之形勢。至甲午中東戰起，以爲時機可乘，乃赴檀島美洲，創立興中會，欲糾合海外華僑以收臂助。不圖風氣未開，人心錮塞，在檀鼓吹數月，應者寥寥，僅得鄧蔭南與胞兄德彰二人，願傾家相助，及其他親友數十人之贊同而已。時適清兵屢敗，高麗既失，旅威繼陷，京津亦岌岌可危，清廷之腐敗盡露，人心憤激，上海同志宋躍如乃函促歸國，美洲之行，因而中止，遂與鄧蔭南及三五同志返國，以策進行，欲襲取廣州以爲根據，遂開乾亨行於香港爲幹部，設農學會於羊城爲機關，當時贊襄幹部事務者有鄧蔭南楊衢雲黃詠商陳少白等，而助運籌於羊城機關者，則陸皓東鄭士良並歐美技師及將校數人也。予則常往來廣州香港之間，慘淡經營，已過半載，籌備甚週，聲勢頗衆，本可一擊而生絕大之影響，乃以運械不愼，致海關搜獲手鎗六百餘桿，事機乃洩，而吾黨健將陸皓東殉焉，此爲中國有

史以來爲共和革命而犧牲者之第一人也。同時被株連而死者，則有丘四朱貴全二人，被捕者七十餘人，而廣東水師統帶程奎光與焉，後竟病死獄中，其餘之人或囚或釋，此乙未九月九日，爲予第一次革命之失敗也。敗後三日，予尚在廣州城內，十餘日後，乃得由間道脫險出至香港，隨與鄭士良陳少白同渡日本，略住橫濱，時予以返國無期，乃斷髮改裝，重遊檀島，而士良則歸國收拾餘衆，布置一切，以謀捲土重來，少白則獨留日本，以考察東邦國情，予乃介紹之於日友菅原傳，此友爲往日在檀所識者，後少白由彼介紹於曾根俊虎，由俊虎而識宮崎彌藏，即宮崎寅藏之兄也，此爲革命黨與日本人士相交之始也。予到檀島後，復集合同志以推廣興中會，然已有舊同志以失敗而灰心者，亦有新聞道而赴義者，惟卒以風氣未開，進行遲滯，以久留檀島無大可爲，遂決計赴美，以聯絡彼地華僑，蓋其衆比檀島多數倍也。行有日矣，一日散步市外，忽遇有馳車迎面而來者，乃吾師康德黎與其夫人也，吾遂一躍登車，彼夫婦不勝詫異，幾疑爲暴客，蓋吾已改裝易服，彼不認識也。予乃曰：『我孫逸仙也，』遂相笑握手，問以何爲而至此？曰：『回國道經此地，舟停而

登岸流覽風光也』予乃趁車同遊，爲之指導，遊畢登舟，予乃告以予將作環繞地球之遊，不日將由此赴美，隨將到英，相見不遠也，遂歡握而別。美洲華僑之風氣蔽塞，較檀島尤甚，故予由太平洋東岸之三藩市登陸，橫過美洲大陸，至大西洋西岸之紐約市，沿途所過多處，或留數日，或十數日，所至皆說以祖國危亡，清政腐敗，非從民族根本改革，無以救亡，而改革之任，人人有責，然而勸者諄諄，聽者終歸藐藐，其歡迎革命主義者，每埠不過數人或十餘人而已。然美洲各地華僑多立有洪門會館，洪門者，創設於明朝遺老，起於康熙時代，蓋康熙以前，明朝之忠臣烈士，多欲力圖恢復，誓不臣清，捨生赴義，屢起屢蹶，與虜拚命，然卒不救明朝之亡，迨至康熙之世，清勢已盛，而明朝之忠烈亦死亡殆盡，二三遺老，見大勢已去，無可挽回，乃欲以民族主義之根苗，流傳後代，故以反清復明之宗旨，結爲團體，以待後有起者，可藉爲資助也，此殆洪門創設之本意也。然其事必當極爲秘密，乃可防政府之察覺也。夫政府之爪牙爲官吏，而官吏之耳目爲士紳，故凡所謂士大夫之類，皆所當忌而須嚴爲杜絕者，然後其根株乃能保存，而潛滋暗長於異族專制政府之下，以此

條件而立會將以何道而後可，必也以最合羣衆心理之事跡，而傳民族國家之思想，故洪門之拜會則以演戲爲之，蓋此最易動羣衆之視聽也；其傳布思想，則以不平之心，復仇之事導之，此最易發常人之感情也；其口號暗語，則以鄙俚粗俗之言以表之，此最易使士大夫聞而生厭遠而避之者也；其固結團體，則以博愛施之，使彼此手足相顧，患難相扶，此最合夫江湖旅客無家遊子之需要也；而最終乃傳以民族主義，以期達其反清復明之目的焉。國內之會黨，常有與官吏衝突，故猶不忘其與清政府居於反對之地位，而反清復明之口頭語，尚多了解其義者，而海外之會黨多處於他國自由政府之下，其結會之需要，不過爲手足患難之聯絡而已，政治之意味殆全失矣，故反清復明之口語，亦多有不知其義者。當予之在美洲鼓吹革命也，洪門之人，初亦不明吾旨，予乃反而叩之反清復明何爲者，彼衆多不能答也。後由在美之革命同志鼓吹數年，而洪門之衆乃始知彼等原爲民族老革命黨也。然當時予之遊美洲也，不過爲初期之播種，實無大影響於革命前途也，然已大觸清廷之忌矣，故於甫抵倫敦之時，卽遭使館之陷，幾致不測，幸得吾師康德黎竭

力營救，始能脫險，此則檀島之邂逅，眞有天幸存焉，否則吾尙無由知彼之歸國，彼亦無由知吾之來倫敦也。倫敦脫險後，則暫留歐洲，以實行考察其政治風俗，並結交其朝野賢豪，兩年之中，所見所聞，殊多心得，始知徒致國家富强，民權發達，如歐洲列强者，猶未能登斯民於極樂之鄉也，是以歐洲志士，猶有社會革命之運動也，予欲爲一勞永逸之計，乃採取民生主義，以與民族民權問題，同時解決，此三民主義之主張所由完成也。時歐洲尙無留學生，又鮮華僑，雖欲爲革命之鼓吹，其道無由，然吾生平所志，以革命爲唯一之天職，故不欲久處歐洲，曠廢革命之時日，遂往日本，以其地與中國相近，消息易通，便於籌畫也。抵日本後，其民黨領袖犬養毅遣宮崎寅藏平山周二人來橫濱歡迎，乃引至東京相會，一見如舊識，抵掌談天下事甚痛快也。時日本民黨初握政權，大隈爲外相，犬養爲之運籌能左右之，後由犬養介紹，曾一見大隈大石尾崎等，此爲予與日本政界人物交際之始也。隨而識副島種臣及其在野之志士如頭山平岡秋山中野鈴木等，後又識安川犬塚久原等，各志士之對於中國革命事業先後多有資助，尤以久原犬塚爲最，其爲革命奔走始

終不懈者，則有山田兄弟宮崎兄弟菊池萱野等；其爲革命盡力者，則有副島寺尾兩博士，此就其直接於予者而略記之以識不忘耳。其他間接爲中國革命黨奔走盡力者尙多，不能於此一一悉記，當俟之革命黨史也。日本有華僑萬餘人，然其風氣之錮塞，聞革命而生畏者，則與他處華僑無異也。吾黨同人有往返於橫濱神戶之間，鼓吹革命主義者，數年之中而慕義來歸者，不過百數十人而已，以日本華僑之數較之，不及百分之一也。向海外華僑之傳播革命主義也，其難固已如此，而欲向內地以傳布，其難更可知矣。內地之人，其聞革命排滿之言而不以爲怪者，只有會黨中人耳，然彼衆皆知識薄弱，團體散漫，憑藉全無，只能望之爲響應，而不能用爲原動力也。由乙未初敗以至於庚子，此五年之間，實爲革命進行最艱難困苦之時代也，蓋予既遭失敗，則國內之根據，個人之事業，活動之地位，與夫十餘年來所建立之革命基礎，皆完全消滅，而海外之鼓吹，又毫無效果，適於其時有保皇黨發生，爲虎作倀，其反對革命，反對共和，比之淸廷爲尤甚，當此之時，革命前途黑暗無似，希望幾絕，而同志尙不盡灰心者，蓋正朝氣初發時代也。隨予乃命陳少白回香

港，創辦中國報以鼓吹革命；命史堅如入長江，以聯絡會黨；命鄭士良在香港設立機關，招待會黨；於是乃有長江會黨及兩廣福建會黨幷合於興中會之事也。旋遇清廷有排外之舉，假拳黨以自衞，有殺洋人圍使館之事發生，因而八國聯軍之禍起矣。予以爲時機不可失，乃命鄭士良入惠州，招集同志以謀發動，而命史堅如入羊城，招集同志以謀響應，籌備將竣，予乃與外國軍官數人繞道至香港，希圖從此潛入內地，親率健兒組織一有秩序之革命軍以救危亡也。不期中途爲奸人告密，船一抵港，卽被香港政府監視，不得登岸，遂致原定計畫不得施行，乃將惠州發動之責委之鄭士良，而命楊衢雲李紀堂陳少白等在香港爲之接濟，予則折回日本，轉渡臺灣，擬由臺灣設法潛渡內地。時臺灣總督兒玉頗贊中國之革命，以北方已陷於無政府之狀態也，乃飭民政長官後籐與予接洽，許以起事之後可以相助，予於是一面擴充原有計畫，就地加聘軍官，蓋當時民黨尙無新知識之軍人也，而一面令士良卽日發動，並改原定計畫，不直逼省城而先占領沿海一帶地點，多集黨衆，以候予來乃進行攻取。士良得令，卽日入內地，親率已集合於三洲田之衆出而

攻撲新安深圳之清兵，盡奪其械，隨而轉戰於龍岡淡水永湖梁化白芒花三多祝等處，所向皆捷，清兵無敢當其鋒者，遂占領新安大鵬至惠州平海一帶沿海之地，以待予與幹部人員之入，及武器之接濟。不圖惠州義師發動旬日，而日本政府忽而更換，新內閣總理伊藤氏，對中國方針，與前內閣大異，乃禁制臺灣總督不許與中國革命黨接洽，又禁武器出口及禁日本軍官投效革命軍者，而予潛渡之計畫，乃爲破壞。遂遣山田良政與同志數人往鄭營報告一切情形，並令之相機便宜行事。山田等到鄭士良軍中時，已在起事之後三十餘日矣，士良連戰月餘，彈藥已盡，而合集之衆已有萬餘人，渴望幹部軍官及武器之至甚切，而忽得山田所報消息，遂立令解散，而率其原有之數百人間道出香港，山田後以失路爲清兵所擒被害，惜哉，此爲外國義士爲中國共和犧牲者之第一人也。當鄭士良之在惠州苦戰也，史堅如在廣州屢謀響應，皆不得當，遂決意自行用炸藥攻燬兩廣總督德壽之署而殲之，炸發不中，而史堅如被擒遇害，是爲共和殉難之第二健將也。堅如聰明好學，眞摯懇誠，與陸皓東相若，其才貌英姿，亦與皓東相若，而二人皆能詩能畫，亦相

若，皓東沉勇，堅如果毅，皆命世之英才，惜皆以事敗而犧牲，元良沮喪，國士淪亡，誠革命前途之大不幸也。而二人死節之烈，浩氣英風，實足爲後死者之模範，每一念及，仰止無窮，二公雖死，其精靈之縈繞吾懷者，無日或間也。庚子之役，爲予第二次革命之失敗也。經此失敗而後，回顧中國之人心，已覺與前有別矣。當初次之失敗也，舉國輿論莫不目予輩爲亂臣賊子大逆不道，咒詛謾罵之聲不絕於耳，吾人足跡所到，凡認識者，幾視爲毒蛇猛獸，而莫敢與吾人交游也。惟庚子失敗之後，則鮮聞一般人之惡聲相加，而有識之士，且多爲吾人扼腕歎惜，恨其事之不成矣。前後相較，差若天淵，吾人睹此情形，中心快慰，不可言狀，知國人之迷夢已有漸醒之兆，加以八國聯軍之破北京，清后帝之出走，議和之賠款九萬萬兩而後，則清廷之威信已掃地無餘，而人民之生計從此日蹙，國勢危急，有岌岌不可終日，有志之士，多起救國之思，而革命風潮自此萌芽矣。時適各省派留學生至日本之初，而赴東求學之士，類多頭腦新潔，志氣不凡，對於革命理想，感受極速，轉瞬成爲風氣，故其時東京留學界之思想言論，皆集中於革命問題，劉成禺在學生新年會大演說革命

排滿，被清公使逐出學校；而戢元成、沈虬齋、張溥泉等，則發起國民報，以鼓吹革命。留東學生提倡於先，內地學生附和於後，各省風潮從此漸作，在上海則有章太炎、吳稚暉、鄒容等借蘇報以鼓吹革命，爲清廷所控，太炎、鄒容被拘囚租界監獄，吳亡命歐洲。此案涉及清帝個人，爲朝廷與人民聚訟之始，清朝以來所未有也。清廷雖訟勝，而章、鄒不過僅得囚禁兩年而已。於是民氣爲之大壯。鄒容著有革命軍一書，爲排滿最激烈之言論，華僑極爲歡迎，其開導華僑風氣，爲力甚大，此則革命風潮初盛時代也。壬寅癸卯之交，安南總督韜美氏托東京法公使屢次招予往見，以事未能成行，後以河內開博覽會，因往一行，到安南時，適韜美已離任回國，囑其秘書長哈德安招待甚殷，在河內時，識有華商黃龍生、甄吉亭、甄璧、楊壽彭、曾齊等，後結爲同志，於欽廉河口等役，盡力甚多。河內博覽會告終之後，予再作環球漫游，取道日本檀島而赴美歐，過日本時，有廖仲愷夫婦、馬君武、胡毅生、黎仲實等多人來會，表示贊成革命，予乃托以在東物識有志學生，結爲團體，以任國事，後同盟會之成立，多有力焉。自惠州失敗以至同盟會成立之間，其受革命風潮所感與起而圖舉

義者，在粵則有李紀堂洪全福之事；在湘則有黃克強馬福益之事；其事雖不成，人多壯之，海外華僑亦漸受東京留學界及內地革命風潮之影響，故予此次漫游所到，凡有華僑之處，莫不表示歡迎，較之往昔大不同矣。乙巳春間，予重至歐洲，則其地之留學生已多數贊成革命，蓋彼輩皆新從內地或日本來歐，近一二年已深受革命思潮之陶冶，已漸由言論而達至實行矣。予於是乃揭櫫吾生平所懷抱之三民主義五權憲法以號召之，而組織革命團體焉，於是開第一會於比京，加盟者三十餘人；開第二會於柏林，加盟者二十餘人；開第三會於巴黎，加盟者亦十餘人；開第四會於東京，加盟者數百人；中國十七省之人皆與焉，惟甘肅尙無留學生到日本，故闕之也。此爲革命同盟會成立之始。因當時尙多諱言革命二字，故祇以同盟會見稱，後亦以此名著焉。自革命同盟會成立之後，予之希望則爲之開一新紀元，蓋前此雖身當百難之衝，爲舉世所非笑唾罵，一敗再敗，而猶冒險猛進者，仍未敢望革命排滿事業能及吾身而成者也。其所以百折不回者，不過欲有以振起旣死之人心，昭蘇將盡之國魂，期有繼我而起者成之耳。及乙巳之秋，集合全國之英俊

而成立革命同盟會於東京之日，吾始信革命大業可及身而成矣，於是乃敢定立中華民國之名稱，而公布於黨員，使之各回本省，鼓吹革命主義，而傳布中華民國之思想焉，不期年而加盟者已逾萬人，支部則亦先後成立於各省，從此革命風潮一日千丈，其進步之速，有出人意表者矣。當時外國政府之對於中國革命黨，亦多刮目相看，一日予從南洋往日本，船泊吳淞，有法國武官布加卑者奉其陸軍大臣之命來見，傳達彼政府亦贊助中國革命事業之好意，叩予革命之勢力如何，予略告以實情，又叩以各省軍隊之聯絡如何，若已成熟，則吾國政府立可相助，予答以未有把握，遂請彼派員相助，以辦調查聯絡之事。彼乃於駐紮天津之參謀部，派定武官七人，歸予調遣。予命廖仲愷往天津設立機關，命黎仲實與某武官調查兩廣，命胡毅生與某武官調查川滇，命喬宜齋與某武官往南京武漢，時南京武昌兩處新軍皆大歡迎，在南京有趙伯先接洽，約同營長以上各官相見，秘密會議，策畫進行，而武昌則有劉家運接洽，約同同志之軍人，在教會之一知會堂開會，到者甚衆，聞新軍鎮統張彪亦改裝潛入，開會時各人演說，大倡革命，而法國武官亦演說贊

成，事遂不能秘密，而湖廣總督張之洞乃派洋關員某國人尾法武官之行蹤，途上與之訂交，亦偽為表同情於中國革命也者，法官以彼亦西人，不之疑也，故內容多為彼探悉，張之洞遂奏報其事於清廷，其中所言革命黨之計畫，或確或否，清廷得報，乃大與法使交涉，法使本不知情也，乃請命於政府何以處分布加卑等，政府飭彼勿問，清廷亦無如之何，未幾法國政府變更，而新內閣不贊成是舉，遂將布加卑等撤退回國，後劉家運等則以關於此事被逮而犧牲也，此革命運動之起國際交涉者也。同盟會成立未久，發刊民報，鼓吹三民主義，遂使革命思潮彌漫全國，自有雜誌以來，可謂成功最著者。其時慕義之士，聞風興起，當仁不讓，獨樹一幟以建義者，踵相接也，其最著者如：徐錫麟熊成基秋瑾等是也。丁未萍醴之役，則同盟會會員自動之義師也。當萍醴革命軍與清兵苦戰之時，東京之會員莫不激昂慷慨，怒髮衝冠，亟思飛渡內地，身臨前敵，與虜拚命，每日到機關部請命投軍者甚衆，稍有緩却，則多痛哭流涙，以為求死所而不可得，苦莫甚焉，其雄心義憤，良足嘉尚，獨惜萍鄉一舉，為會員之自動，本部於事前一無所知，故臨時無所備，然而會員之紛紛

同國從軍者，已相望於道矣。尋而萍醴之師敗，而劉道一、甯調元、胡英等竟被清吏拿獲，或囚或殺者多人，此爲革命同盟會會員第一次之流血也。由此而後，則革命風潮之鼓盪全國者，更爲從前所未有，而同盟會本部之在東，亦不能久爲沉默矣。時清廷亦大起恐慌，屢向日本政府交涉，將予逐出日本境外，予乃離日本而與漢民、精衛二人同行而之安南，設機關部於河內，以籌畫進行，旋發動潮州黃岡之師不得利，此爲予第三次之失敗也。繼又命鄧子瑜發難於惠州，亦不利，此爲予第四次之失敗也。時適欽廉兩府有抗捐之事發生，清吏派郭人漳、趙伯先二人各帶新軍三四千人往平之，予乃命黃克强隨郭人漳營，命胡毅生隨趙伯先營而游說之以贊成革命，二人皆首肯，許以若有堂堂正正之革命軍起，彼等必反戈相應。於是一面派人往約欽廉各屬紳士鄉團爲一致行動，一面派萱野長知帶款回日本購械，並在安南招集同志，並聘就法國退伍軍官多人，擬器械一到，則占據防城至東興一帶沿海之地，爲組織軍隊之用。東興與法屬之芒街，僅隔一河，有橋可達，交通甚爲利便也。滿擬武器一到，則吾黨可成正式軍隊二千餘人，然後集合欽州各鄉

團勇六七千人，而後要約郭人漳趙伯先二人所帶之新軍約六千餘人，便可成一聲勢甚大之軍隊，再加以訓練，當成精銳，則兩廣可收入掌握之中，而後出長江以合南京武昌之新軍，則破竹之勢可成，而革命可收完全之效果矣。乃不期東京本部之黨員忽起風潮，而武器購買運輸之計畫爲之破壞，至時防城已破，武器不來，予不特失信於接收軍火之同志，並失信於團紳矣，而攻防城之同志至時不見武器之來，乃轉而逼欽州，冀郭軍之響應，郭見我軍之薄弱，加以他軍爲之制，故不敢來，我軍遂進圍靈山，冀趙軍之響應，趙見郭尙未來，彼亦不敢來，我軍以力薄難進，遂退入十萬大山。此爲予第五次之失敗也。欽廉計畫不成之後，予乃親率黃克强胡漢民並法國軍官與安南同志百數十人襲取鎭南關，佔領三要塞，收其降卒，擬由此集合十萬大山之衆，而會攻龍州，不圖十萬大山之衆，以道遠不能至，遂以百餘衆握據三礮台而與龍濟光陸榮廷等數千之衆連戰七晝夜，乃退入安南，予過諒山時，爲清偵探所察悉，報告清吏，後清廷與法國政府交涉，將予放逐出安南，此爲予第六次之失敗也。予於離河內之際，一面令黃克强籌備再入欽廉，以圖集合

該地同志，一面令黃明堂窺取河口，以圖進取雲南，以爲吾黨根據之地，後克强乃以二百餘人出安南，橫行於欽廉上思一帶，轉戰數月，所向無前，敵人聞而生畏，克强之威名因以大著，後以彈盡援絕而退出，此爲予第七次之失敗也。予抵星洲數月之後，黃明堂乃以百數十人襲得河口，誅邊防督辦，收其降衆千有餘人，守之以待幹部人員前往指揮，時予遠在南洋，又不能再過法境，故難以親臨前敵以指揮之，乃電令黃克强前往指揮，不期克强行至半途，被法官疑爲日本人，遂絕留之而送之回河內，爲清吏所悉，與法政府交涉，乃解之出境，而河口之衆以指揮無人失機進取，否則蒙自必爲我有，而雲南府亦必無抵抗之力，觀當時雲貴總督錫良求救之電，其倉皇失措可知也。黃明堂守候月餘，人自爲戰，散漫無紀，而虜四集，其數約十倍於我新集之衆，河口遂不守，而明堂率衆六百餘人退入安南，此爲予第八次之失敗也。後黨人由法政府遣送出境，而往英屬星加坡，到埠之日，爲英官阻難，不准登岸，駐星法領事乃與星督交涉，稱此六百餘衆，乃在河口戰敗而退入法境之革命軍，法屬政府以彼等自願來星，故送之至此云云，星督答以中國人民而與

其本國政府作戰，而未得他國承認爲交戰團體者，本政府不能視爲國事犯，而祇視爲亂民，亂民入境，有違本政府之禁例，故不准登岸。法國郵船停泊岸邊兩日，後由法屬政府表白，當河口革命戰爭之際，法政府對於兩方曾取中立態度，在事實上直等於承認革命黨之交戰團體也，故送來星加坡之黨人，不能作亂民看待等語，星政府乃准登岸此革命失敗之後所發生之國際問題也。由黃岡至河口等役，乃同盟會幹部由予直接發動，先後六次失敗，經此六次之失敗，精衞頗爲失望，遂約合同志數人入北京，與虜酋拚命，一擊不中，與黃復生同時被執繫獄；至武昌起義後乃釋之。同盟會成立之前，其出資以助義軍者，不過予之親友中少數人耳，此外則無人敢助，亦無人肯助也。自同盟會成立後，始有向外籌資之舉矣，當時出資最勇而多者，張靜江也，傾其巴黎之店所得六七萬元盡以助餉；其出資勇而摯者，安南提岸之黃景南也，傾其一生之蓄積數千元，盡獻之軍用，誠難能可貴也。其他則有安南西貢之巨商李卓峯曾錫周馬培生等三人，曾各出資數萬，亦當時之未易多見者。予自連遭失敗之後，安南日本香港等地與中國密邇者，皆不能自由

居處，則予對於中國之活動地盤已完全失却矣。於是將國內一切計畫，委托於黃克强胡漢民二人，而予乃再作漫游，專任籌款以接濟革命之進行，後克强漢民回香港，設南方統籌機關，與趙伯先倪映典朱執信陳炯明姚雨平等謀以廣州新軍舉事，運動既熟，擬於庚戌年正月某日發難，乃新軍中有熱度過甚之士先一日因小事生起風潮，於是倪映典倉卒入營，親率一部分從沙河進攻省城，至橫枝岡爲敵絕擊，映典中彈被擒死，軍中無主，遂以潰散，此吾黨第九次之失敗也。時予適從美東行，至三藩市聞敗而後，則取道檀島日本而回東方，過日本時，曾潛行登陸，隨爲警察探悉，不准留居，遂由橫濱渡檳榔嶼，約伯先克强漢民等來會，以商捲土重來之計畫，時各同志以新敗之餘，破壞最精銳之機關，失却最利便之地盤，加之新軍同志亡命南來者實繁有徒，招待安插，爲力已窮，而吾人住食行動之資，將虞不繼，舉目前途，衆有憂色，詢及將來計畫，莫不唏噓太息，相視無言。予乃慰以一敗何足餒，吾曩之失敗，幾爲舉世所棄，比之今日，其困難實百倍，今日吾輩雖窮，而革命之風潮已盛，華僑之思想已開，從今而後，只慮吾人之無計畫，無勇氣耳，如果衆志

不衰，則財用一層，予當力任設法，時各人親見檳城同志之窮，吾等亡命境地之困，日常之費每有不給，顧安得餘資以爲活動。予再三言必可設法，伯先乃言如果欲再舉，必當立速遣人攜資數千金回國，以接濟某處之同志，免彼散去，然後圖集合而再設機關以謀進行，吾等亦當繼續回香港與各方接洽，如是日內卽需川資五千元，如事有可爲，則又非數十萬大款不可。予乃招集當地華僑同志會議，勗以大義，一夕之間，則醵資八千有奇，再令各同志擔任到各埠分頭勸募，數日之內，已達五六萬元，而遠地更所不計，既有頭批的款，已可分頭進行，計畫既定，予本擬遍游南洋英荷各屬，乃荷屬則拒絕不許予往，而英屬及暹羅亦先後逐予出境，如是則東亞大陸之廣，南洋島嶼之多，竟無一寸爲予立足之地，予遂不得不遠赴歐美矣。到美之日，遍游各地，勸華僑捐資以助革命，則多有樂從者矣，於是乃有辛亥三月二十九廣州之舉。是役也，集各省革命黨之精英，與彼虜爲最後之一博，事雖不成，而黃花岡七十二烈士轟轟烈烈之概，已震動全球，而國內革命之時勢，實以之造成矣。此爲吾黨第十次之失敗也。先是陳英士宋鈍初譚石屏居覺生等既受香港

軍事機關之約束，謀爲廣州應援，廣州既一敗再敗，乃轉謀武漢，武漢新軍，自予派法國武官聯絡之後，革命思想，日日進步，早已成熟，無如清吏防範亦日以加嚴，而端方調兵入川，湖廣總督瑞澂則以最富於革命思想之一部分交端方調遣，所以然者，蓋欲弭患於未然也。然自廣州一役之後，各省已風聲鶴唳，草木皆兵，而清吏皆盡入恐慌之地，而尤以武昌爲甚，故瑞澂先與某國領事相約，請彼調兵船入武漢，倘有革命黨起事，則開礮轟擊。時已一日數驚，而孫武劉公等積極進行，而軍中亦躍躍欲動，忽而機關破壞，拿獲三十餘人，時胡英尚在武昌獄中，聞耗，即設法止陳英士等勿來。而礮兵與工程等營兵士已多投入革命黨者，聞彼等名册已被搜獲，明日則必拿人等語，於是迫不及待，爲自存計，熊秉坤首先開鎗發難，而蔡濟民等率衆進攻，開礮轟擊督署，瑞澂聞礮，立逃漢口，請某領事如約開礮攻擊，以庚子條約，一國不能自由行動，乃開領事團會議，初意欲得多數表決，即行開礮攻擊，以平之，各國領事對於此事，皆無成見，惟法國領事羅氏，乃予舊交，深悉革命內容，時武昌之起事第一日，則揭櫫吾名，稱予命令而發難者，法領事於會議席上，乃力言

孫逸仙派之革命黨，乃以改良政治爲目的，決非無意識之暴舉，不能以義和拳一例看待而加干涉也，時領袖領事爲俄國，俄領事與法領事同取一致之態度，於是各國多贊成之，乃決定不加干涉而並出宣布中立之布告，瑞澂見某領事失約，無所倚恃，乃逃上海，總督一逃，而張彪亦走，清朝方面已失其統馭之權，秩序大亂矣。然革命黨方面，孫武以造炸藥誤傷未愈，劉公謙讓未遑，上海人員又不能到，於是同盟會會員蔡濟民張振武等，乃迫黎元洪出而擔任湖北都督，然後秩序漸復，厥後黃克强等乃到，此時湘鄂之見已萌，而號令已不能統一矣。按武昌之成功，乃成於意外，其主因則在瑞澂一逃，倘瑞澂不逃，則張彪斷不走，而彼之統馭必不失，秩序必不亂也，以當時武昌之新軍，其贊成革命者之大部分，已由端方調往四川，其尙留武昌者只轍兵及工程營之小部分耳，其他留武昌之新軍，尙屬毫無成見者也，乃此小部分以機關破壞而自危，決冒險以圖功，成敗在所不計，初不意一擊而中也，此殆天心助漢而亡胡者歟。武昌既稍能久支，則所欲救武漢而促革命之成功者，不在武漢之一着，而在各省之響應也，吾黨之士，皆能見及此，故不約而同，各

自爲戰，不數月而十五省皆光復矣。時響應之最有力而影響於全國最大者，厥爲上海，陳英士在此積極進行，故漢口一失，英士則能取上海以抵之，由上海乃能窺取南京。後漢陽一失，吾黨又得南京以抵之，革命之大局因以益振，則上海英士一木之支者，較他着尤多也。武昌起義之次夕，予適行抵美國哥羅拉多省之典華城，十餘日前，在途中已接到黃克强在香港發來一電，因行李先運送至此地，而密電碼則置於其中，故途上無由譯之，是夕抵埠，乃由行李檢出密碼，而譯克强之電，其文曰：『居正從武昌到港，報告新軍必動，請速滙款應急』等語。時予在典華，思無法可得款，隨欲擬電覆之令勿動，惟時已入夜，予終日在車中體倦神疲，思慮紛亂，乃止。欲於明朝睡醒精神淸爽時再詳思審度而後覆之，乃一睡至翌日午前十一時，起後覺餓，先至飯堂用膳，道經迴廊報舖，便購一報擕入飯堂閱看，坐下一展報紙，則見電報一段曰：『武昌爲革命黨占領』如是我心中躊躇未決之覆電，已爲之冰釋矣。乃擬電致克强，申說覆電延遲之由，及予以後之行蹤，遂起程赴美東。時予本可由太平洋潛回，則二十餘日可到上海，親與革命之戰，以快生平，乃以此時

吾當盡力於革命事業者，不在疆場之上，而在樽俎之間，所得效力爲更大也，故決意先從外交方面致力，俟此問題解決而後回國。按當時各國情形，美國政府對於中國則取門戶開放機會均等領土保全，而對於革命則尚無成見，而美國輿論則大表同情於我。法國則政府民間之對於革命皆有好意。英國則民間多表同情，而政府之對中國政策，則惟日本之馬首是瞻。德俄兩國當時之趨勢，則多傾向於清政府，而吾黨之與彼政府民間皆向少交際，故其政策無法轉移。惟日本則與中國最密切，而其民間志士不獨表同情於我，且向有捨身出力以助革命者，惟其政府之方針實在不可測，按之往事，彼曾一次逐余出境，一次拒我之登陸，則其對於中國之革命事業可知。但以庚子條約之後，彼一國不能在中國單獨自由行動，要而言之，列强之與中國最有關係者有六焉。美法二國則當表同情革命者也，德俄二國，則當反對革命者也，日本則民間表同情，而其政府反對者也；英國則民間同情，而其政府未定者也。是故吾之外交關鍵，可以舉足輕重爲我成敗存亡所係者，厥爲英國，倘英國右我，則日本不能爲患矣。予於是乃起程赴紐約，覓船渡英，道過聖

路易城時，購報讀之，則有武昌革命軍爲奉孫逸仙命令而起者，擬建共和國體，其首任總統當屬之孫逸仙云云。予得此報，於途中格外愼密，避却一切報館訪員，蓋惡虛聲而圖實際也。過芝加古時，則帶同志朱卓文一同赴英，抵紐約時，聞粵中同志圖粵急，城將下，予以欲免流血計，乃致電兩廣總督張鳴岐，勸之獻城歸降，而命同志全其性命，後此目的果達。到英國時，由美人同志咸馬里代約四國銀行團主任會談磋商停止清廷借款之事。先清廷與四國銀行團結約，訂有川漢鐵路借款一萬萬元，又幣制借款一萬萬元，此兩宗借款，一則已發行債票，收款存備待付者，一則已簽約而未發行債票者。予之意則欲銀行團於已備之款停止交付，於未備之款停止發行債票，乃銀行主幹答以對於中國借款之進止，悉由外務大臣主持，此事本主幹當惟外務大臣之命是聽，不能自由作主也云云。予於是乃委托維加礮廠總理爲予代表往與外務大臣磋商，向英政府要求三事：一，止絕清廷一切借款，二，制止日本援助清廷；三，取消各處英屬政府之放逐令，以便予取道回國。三事皆得英政府允許。予乃再與銀行團主任開商革命政府借款之事，該主幹曰：我政

府旣允君之請而停止吾人借款淸廷，則此後銀行團借款與中國，只有與新政府交涉耳，然必君回中國成立正式政府之後乃能開議也，本團今擬派某行長與君同行歸國，如正式政府成立之日，就近與之磋商可也。時以予在英國個人所能盡之義務已盡於此矣，乃取道法國而東歸，過巴黎，曾往見其朝野之士，皆極表同情於我，而尤以現任首相格利門梳爲最懇摯。予離法國三十餘日，始達上海，時南北和議已開，國體猶尙未定也。當予未到上海之前，中外各報皆多傳布謂予帶有巨款回國，以助革命軍，予甫抵上海之日，同志之所望我者以此，中外各報館訪員之所問者亦以此，予答之曰，予不名一錢也，所帶回者革命之精神耳，革命之目的不達，無和議之可言也。於是各省代表乃開選舉會于南京，選舉予爲臨時總統，予於基督降生一千九百十二年正月一日就職，乃申令頒布定國號爲中華民國，改元陽歷，以是年爲中華民國元年，於是予三十年如一日之恢復中華創立民國之志，於斯竟成。